

ICELANDIC CULTURE SERIES
冰岛文化丛书

萨迦选集

——中世纪北欧文学的瑰宝

上 册

ICELANDIC SAGAS A SELECTIO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冰岛文化丛书

ICELANDIC CULTURE SERIES



萨迦选集

——中世纪北欧文学的瑰宝

·上　册·

石琴娥　主编

石琴娥　周景兴　金　冰　译

ICELANDIC

SAGAS

A SELECTION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迦选集/(冰岛)佚名著;石琴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冰岛文化丛书/石琴娥主编)
ISBN 7-100-03054-4

Ⅰ.萨… Ⅱ.①佚… ②石… Ⅲ.民间故事-作品集-冰岛-古代 Ⅳ.I53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3723号

本书由冰岛文化教育部赞助出版

SÀJIĀ XUǍNJÍ

萨 迦 选 集

(全 两 册)

石琴娥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054-4/G·404

2000年5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37 5/8 插页2
印数:5 000册

定价:(平)60.00元
(精)70.00元

中世纪北欧文学的瑰宝(代序)

冰岛驻华大使奥拉夫·埃吉尔松

本书是冰岛萨迦的第一个中文版本。对于创作它们的民族来说,冰岛萨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世界古典文学的殿堂里,冰岛萨迦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由于有了冰岛萨迦以及冰岛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冰岛人——居住在欧洲最西端、位于北极圈上的岛国的居民——比那些对自己的祖先仅有泛泛了解的民族更清楚自己1100年历史的起源以及祖先们的生活。冰岛萨迦使冰岛语得以保存下来。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的语言为冰岛人度过那些饱受外族统治、瘟疫肆虐、气候恶劣、火山爆发之害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毋须赘言,在广播电视出现以前,在每天仅有四小时阳光照射的北方黑暗而又严寒的冬季里,冰岛萨迦还给人们带来了消遣。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塑造冰岛的民族特征方面,冰岛萨迦和冰岛语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比拟的;它们使冰岛人深信,尽管他们在众多的地球居民中属于少数,但他们完全有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下去。

但是,对于其他民族,尤其是对于居住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



人来说，冰岛萨迦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启示呢？这两本书的读者自然会作出最好的评判。我们将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还会想起一位智者的话。他说，冰岛萨迦展示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许多冰岛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萨迦，每次都能获得对人生和人性的新的认识。20世纪冰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托马斯·古德蒙德松(1901—1983)在其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描绘了美丽的中国和她辉煌的皇家宫殿。在这首诗中，他认为人都是相似的，不管居住在什么地方。若果真如此，我们便可期望中国读者也会喜爱冰岛萨迦。在历史上，曾有一些挪威人不愿屈从于暴君的统治、不愿向他纳税，因而逃离了挪威，建立了古老的“冰岛共和国”(930—126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著名诗人范成大(1126—1193)也关注着类似的问题，写下了反对苛捐杂税的诗篇。这也许表明，居住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尽管中国读者可能会对某些方面或细节感到陌生，但我们希望他们将会发现，把自己的哲学和知识与本书所体现的精神进行比较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我们都喜欢感人的语言和优美的文学风格，冰岛萨迦在这两方面都颇为著名。西方小说的传统就根植于冰岛萨迦之中。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作家和文学家都感到有必要阅读冰岛萨迦，既是为了消遣，更是为了接受教育。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冰岛文学为创作基础的。阿根廷著名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曾经指出，古代冰岛文学最著名的作家、据信创作了《埃吉尔萨迦》的斯诺里·斯图鲁松(1178—1241)驾驭文字的技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威廉·莎

士比亚（1564—1616）。博尔赫斯为此举了个例子：在斯诺里的历史著作《海姆斯克林拉》描述的斯沃尔德之战（约公元1000年）中，挪威国王奥拉夫·特莱格瓦松和坚守国王军舰的最后一名弓箭手之间有一段对话。当时，敌方一名士兵瞄准弓箭手的弓弦射了一箭。弓弦断了，并发出一声巨响。“是什么东西这么响？”国王问道。“哦，陛下，是从您手中滑落的挪威。”“可损失并不大啊，”奥拉夫答道。但实际上，在这场战斗中，挪威人战败，国王也阵亡了。

在出版的这些萨迦中，这样简洁的画龙点睛之笔随处可见。我仅举两个例子。一个见于《尼雅尔萨迦》：主人公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的敌人袭击他的农庄，要杀死他。他们派了一个人爬到屋顶，看看贡纳尔是否在家。以擅长使用戟为武器而著称的贡纳尔迅速出击，刺伤了那个人的腰部。那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屋顶上摔下来之后，那些人问他贡纳尔在不在家。“我不知道，但他的那杆戟肯定在家，”那个人说道，然后就倒在地上死了。另一个例子见于《埃吉尔萨迦》：主人公埃吉尔的父亲斯卡拉格里姆对照看他儿子的保姆大发雷霆，吓得她跳进海里企图逃走。斯卡拉格里姆并未就此罢休，朝她扔了一块大石头，打中了她的肩胛骨，结果石头和保姆“哪个都没有再浮上水面”。

以上这些主要都是关于战争的描写。同时在这些萨迦中也不乏关于和解、妥协与高尚品格的传奇，其语言同样令人难忘。这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多个世纪以来在北欧国家——冰岛、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回首过去，他们把维京时代屡次发生的激烈冲突及其后果作为重要的经验教训，从而把维护和平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联合国大会这个承



担着缔造世界和平艰巨任务的全球性机构开会的时候，用来主持会议的木槌是冰岛赠送的礼物，槌头上是一个维京海盗祈祷和平的图案。

在维京时代（793—1066），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追求声望与财富的勇士们足迹遍及四海，向西到过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向东到过俄罗斯，向南到过地中海和君士坦丁堡，他们身后所留下的辉煌的文化传统，现在正倍受世人瞩目。从公元874年起，冰岛人的祖先开始在冰岛定居；公元986年，一些无畏的冰岛人移居格陵兰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他们发现了美洲东海岸，并在那里进行了几次探险航行。在这些事件中，从维京时代发展起来的航海技术及形成的无畏精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目前出版的萨迦中，《红色埃里克萨迦》和《格陵兰萨迦》讲述的就是这些非凡的成就。比如，中国读者将会认识一位名叫古德里德·索尔比约纳多蒂尔的女性，在与其同时代的女性中，据信她走过的路途最远。她曾多次横渡汹涌澎湃的大西洋。她在美洲生了个儿子，名叫斯诺里·索尔芬松，据说他就是在美洲大陆上出生的第一个欧洲人后裔。传奇还讲述到古德里德后来不远万里去了罗马和梵蒂冈以及最终返回她的出生地冰岛的故事。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她要在那里安度晚年。冰岛萨迦尤为不凡的是它们第一次为人类用文字记录了欧洲人和北美土著之间的交往。人类第一次环绕地球，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对这些事件，大多数人依然不甚知晓；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早在秦朝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前221年之前，中国就有人从地球的另一个方向航行到了美洲（《中国日报》1999年8月27日），这一事件也同样鲜为人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与中



国人的早期接触影响了很多美洲土著部落的文化。中国人和冰岛人的这些航行都远远早于哥伦布所生活的时代（1451—1506）；而且，尽管哥伦布曾四次穿越大西洋，到过加勒比地区，但他却从来没有踏上过北美大陆的土地。

今年是冰岛人的地理大发现航行（包括"幸运儿莱夫·埃里克松"的美洲之行）1000周年，冰岛和美洲都将举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市著名的史密斯研究所举行一个重要的展览："维京：北大西洋萨迦"；另外，一艘仿制的维京海盗船将从冰岛启航，经格陵兰驶往美洲。这一庆祝活动也是为了颂扬今天依然存在的、关乎人类在地球及太空未来命运的那种勇于开拓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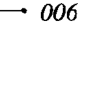
在文章的最后，我必须以深切的感激之情提及我们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合作。在我们同他们联系之后不久，他们就大胆地决定出版这套萨迦，这是使冰岛文学遗产走向世界的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该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副总编辑徐世谷先生以及外语编辑室主任韩文殿先生对萨迦中文版的出版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责任编辑鲍静静小姐在指导出版的每个细节上都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冰岛萨迦的中文译者们从事了一项开拓性的、远非简单的事业，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其中一位是年轻的口译译员周景兴先生，在访问冰岛之后，他被冰岛萨迦深深地吸引住了。正是他对冰岛萨迦的浓厚兴趣才促使冰岛驻华大使馆和商务印书馆开始商谈该书的出版事宜。主编石琴娥女士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对冰岛及其他北欧文学的长期研究为本套书的审定作出了贡献。另外，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有林桦先生、陈文荣先生和金冰小姐，他们为本



书的翻译倾注了不少心血，其中林桦先生已经从事北欧文学译介多年。阿尔尼·马格努森所长韦斯泰恩·奥拉松博士为本书写下了详尽透彻的序言,并介绍了每部萨迦的内容,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跃然纸上。六位冰岛画家专为萨迦的中文版创作了精美插图，为本书添色不少。这里要特别感谢为这项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冰岛房地产基金公司。最后，还应感谢为本项目提供宝贵支持和帮助的、在比约恩·比亚尔纳松部长领导下的冰岛教育文化部，以及该部常秘古德里德·西古尔达多蒂尔女士和处长凯瑞塔丝·古纳思多蒂尔女士。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把冰岛人民的骄傲——冰岛文化传统——介绍到世界上最大的、拥有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并将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国家。冰岛大使馆的有关人员，拉格纳尔·鲍德松参赞、翻译兼秘书张琳女士及我本人为能够参与到这一项目中感到由衷地高兴。

2000年1月于北京





中文版前言

韦斯泰恩·奥拉松①

一 冰岛和萨迦

冰岛社会的由来和特征

博学者阿里·索吉尔松在 1125 年前后所著的《冰岛人记》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冰岛语的文字记载，他在书中写道：

“冰岛最初系金发王哈拉尔德在位期间由来自挪威的移民所定居……当时，多毛的拉格纳尔的儿子伊瓦尔已将英格兰国王圣埃德蒙德弑杀。这是基督降生后的八百七十年。”

9 世纪中叶后不久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者们发现了冰岛。约公元 870 年之后，从挪威迁徙而来的移民们开始抵达。到了公元 930 年左右这个国度已人满为患。前来冰岛拓殖定居的人数大约在一万至二万之间，而自公元 1100 年以后人口的总和按保

① 韦斯泰恩·奥拉松（Vesteinn Ólason, 1939—）教授，自 1999 年起任冰岛古籍手稿馆馆长。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冰岛语讲师（1968—1972）、挪威奥斯陆大学冰岛语教授（1985—1991）、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88—1989）和冰岛大学冰岛文学教授（1991—1999）等。曾获瑞典乌普萨拉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皇家学院奖（1990）和冰岛文学奖（1993）。著有冰岛文学史（I - II，1992—1993）等。



守的估计约在四万至七万之间。这些人居住在沿海或者峡湾谷地的农庄上。由于以前未曾被开垦种植,渔场亦未曾遭过捕捞,因而物产十分富饶，这就无疑使得早期的定居者生活容易得多。冰岛受到墨西哥湾流的影响,那时(并且至今如此)天气相对来说颇为温和,然而气候变化无常,再加间歇性的火山喷发,还有北冰洋飘流过来的浮冰堆积，以至于人畜在忍受日常的困苦之外还会遇到突如其来的灾祸。幸好最初的定居者和他们的子嗣在前几个世纪都遇上了比较温和的好天气,可是从 12 世纪以后天气就开始大大地变坏。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基督教化大抵发生在 10 至 11 世纪。公元 999 年或 1000 年冰岛人在冰岛的阿耳庭(即国民大会或议会)正式接受基督教。皈依基督教彻底改革了文化,不仅是宗教亦涉及世俗社会。然而,这些变革并不是朝夕之间就发生的,人们亦不会突然一下子就把头脑里的异教思想彻底肃清。相反地,基督教只薅除那些容不得他人的思想,因而对基督教的理解和接受无疑地总是受到思想上以前的习惯所制约。

从拓殖定居伊始直至 12、主要在 13 世纪冰岛人着手撰写文学作品之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陆上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以自由农为主体阶级而中央集权仅仅萌生于原始概念之中的各地小王国逐渐兼并成为全民族的王国，其疆域大致和今日诸国国界相同。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得到稳步加强，而与此同时自由农阶级却分裂成为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而在其顶端则是一个类型各异的贵族。挪威在 13 世纪后半叶老王哈康·哈康纳尔逊(卒于公元 1263 年)以及他的儿子和孙子在位期间,这一发展达到了高潮。

正当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发生这一连串变革时，冰岛社会却独辟蹊径另走自己的道路。自由农保持住了他们的自由，直到1262年，它的社会特征是既没有王室也没有号令天下的君威王权，更未设立各种制度机构。全国居民仅仅靠一部不成文的习惯法律联系结合在一起。这部法律给予“戈多尔德”(按字面上的本意是:神圣的话)的拥有者戈狄以特有的权利。戈狄们也许有某些宗教上的职司，但是他们可以任命当地法庭的法官也可以任命阿耳庭的法官，他们拥有立法的职能。每个农夫务必宣布他效忠于某个特定的戈狄，不过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放弃这一效忠而去依附另一个戈狄。除了在法律上规定的职司之外,戈狄们常常在解决怨仇纠纷中起重大作用,或是作为诉讼双方中的一方领袖，或者是作为仲裁者。这样的政治制度必然很不稳定牢靠。在12和13世纪里,真正的权力聚集到不多几个家族手里，于是权力均势被扰乱了。这个国家还十分依赖于对外贸易，才能保持住他的人民尤其是头领们所须臾不可缺的那种文化,而贸易却逐渐地被挪威人所接手过去,其实或多或少被挪威国王所控制住了。冰岛内部的倾轧冲突造成了政局混乱不堪,而恰恰在这段时期里挪威的君主政体正在日益加强,国家机构得到了发展。这种形势为哈康·哈康纳尔逊国王提供了方便,使他终于在1262—1264年期间成功地迫使冰岛人宣誓臣服于挪威国王。自此之后,冰岛便朝着封建主义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进程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某些方向,尽管从未走得很远。

旧的社会和伦理秩序意味着:不论地位高低,自由人的生命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可是每逢他们自己的,或者是家族或戈狄的利益和荣誉处在危急之中时，他们常常不得不挺身而出用他



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风险。众所周知，凡是在行政权力薄弱甚至毫无行政的权力的社会里，男人们英雄行为的严密准则很可能为编写故事产生出许多素材，而冰岛的情况恰恰如此。

由挪威徙迁来的定居者们所带到冰岛来的诗歌和传奇流传下来能被我们念到的，都只是后来几个世纪里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可是，它们谅必都是更早时候在挪威、或者挪威人所到的任何地方、甚至是其他日耳曼人所创作的。到了这些口头传说终于被笔录成文的时候，它们早已由冰岛人经过几世纪的改编和重新创作，毫无疑问受到了这个国度的自然条件、社会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因而无法得知在把定居者们所带来的口头传说笔录成文这段时期里究竟有多少文化遗产得到了切实的保存。毋庸置疑，有不少内容是后来才流传开来的，也肯定有些别的东西是在这个国度里增添进去的，更何况基督教的传播引发了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在异教时代里，集政治和宗教功能于一身的戈狄们在基督教普及之后仍然保持住了对世俗事务的影响力。这个国家里最重要的一些家庭派出他们的子弟前往欧洲大陆或不列颠群岛在那里的教权机构里留学，冰岛不久（1056 年）就有了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的本地出生的主教。不消多久，学问便如同斑斓的鲜花般地在这个国家里繁茂起来，而且从 12 世纪初叶以来开始结出了文学作品的丰实硕果。

冰岛虽然面临种种不利条件然而它的口头文学极其丰富多彩。根据对历史所作的比较分析表明它拥有深远的渊源。众多的线索可以追溯到日耳曼各民族邈远的往昔，不仅北欧海盗时代的初期（约公元 800 年）甚至民族大迁移时期（约公元400

年)。在这个僻居一隅而自然条件十分严峻的岛屿上竟然有如此众多的诗歌不仅以口头吟诵得以保存下来，而且还笔录成为书面的文学作品,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奇事!

冰岛古诗乃是日耳曼各民族的先基督教时期的神话以及日耳曼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和传奇的得以保存至今的最为丰富的来源。从挪威徙迁到冰岛来的定居者们非但将古诗和古传奇爱惜珍藏下来，他们亦抱着强烈的兴趣关注着斯堪的纳维亚和周围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并且用这些事情来创作出新的诗歌和故事。直接专注于用当代事件为题材创作出新诗的是那些号称为“行吟诗人”的歌者,这些冰岛诗人往来于斯堪的纳维亚各个国王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宫廷之中,吟唱出赞美他们的诗歌,这些诗歌的诗体独突、诗节与众不同而音韵格律异常抑扬顿挫。他们诗篇的有些章节得以保存到书面写作的年代。有一种论证断言：这些诗节常常伴有与诗中描叙的国王和英雄有关的简短散文,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各种类型的萨迦

中世纪冰岛的手稿保存了数目众多的叙事散文，有些作品篇幅相当冗长,所有这些作品统统被称为“萨迦”。在这个概括性的类别之中还可以分成几个重要的类型,其中有:国王萨迦、主教萨迦、北欧古代传奇英雄萨迦、武士萨迦和圣贤萨迦等等。还有一种称为《冰岛人萨迦》或是冰岛人的家族萨迦,所有这些作品都统称为冰岛萨迦。

冰岛语中的“萨迦”一词是由动词“说、讲”衍变而来,它的本意简而言之就是“叙述”或者是“讲故事”,姑且勿论它的长短、新



旧、是真事还是杜撰。这个名词有时候也用来作为描写一个故事中按顺序讲述到的一连串事件。在许多欧洲语言中，“萨迦”已成为一个标准名词，用来指描写中世纪冰岛或者挪威的英雄故事，或者指的是讲述一个家庭超过一代人以上重大事件的长篇记叙作品。

由佚名作者所著，叙述一个特定时期的冰岛人的故事已被称为《冰岛人萨迦》而闻名于世。在现代学术的应用之中发现，“冰岛人萨迦”这一名词已不敷囊括中世纪手稿保存着的卷帙浩繁的所有冰岛人的故事。它只能用于专指有相当长度的、集中于描述相对来说一小批冰岛家族的人物生活的记叙故事。这类记叙故事的情节重要部分发生在约公元930年随着阿耳庭的设置旧社会得以确立,直至约公元1030年基督教开始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这一段时间里。然而开场的楔子片段可能会述及挪威和冰岛在金发王哈拉尔德和他的儿子们在位统治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也就是约公元870—930年来冰岛拓殖定居的主要时期。萨迦中的英雄或许会遨游外国，最频繁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不列颠群岛，但主要情节通常发生在冰岛而且扎根于男人们殚精竭虑进行仇杀所用的方式手段，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时最终可能通过司法审判系统来解决他们的冲突，尽管它的法庭并没有任何公众行政权力机关撑腰。虽然偶尔也有女人们卷进仇杀活动，然而在械斗冲突中和继之而来的解决则往往由男人们出面代替她们行动。任何一个自由人都可以在一场仇杀起始阶段扮演主动攻击或者受害牺牲的角色，然而愈是到后来愈是由有势力影响的人来率众行事,此类人物通常是一位戈狄。

大约有四十部左右的萨迦可以从讲述冰岛事情的记述作品

中区分出来，它们都是较为简短的故事，通常称为“塞蒂尔”，主人公都是冰岛人，情节更为集中。还有神职人员和教堂里讲述的萨迦。最后，还有一种讲述12和13世纪冰岛头领们之间冲突的萨迦，它们大多被搜集在以《斯图隆萨迦》而闻名的汇编之中。如果把这些作品划归成为单独的流派类别，前文提到的对“冰岛人萨迦”所下的定义几乎无法自圆其说。不过总起来看，它们独特的面目特征对其他冰岛萨迦和传说显然并没有多大影响，因而有充分理由按照存在已久的传统让这批萨迦另立门户自成一个单元，把它们看成是同一部落里的离群索居的一个家庭。这些理由在下文中自会见到分晓。

《冰岛人萨迦》的由来

除了有少数残篇断章已查明系来自13世纪下半叶之外，《冰岛人萨迦》或是保存在14、15、16世纪的小牛皮手稿里，或是在更晚时候的纸张手稿里。所有这些版本都是抄本，有时候甚至是按一个早期抄本几经辗转誊录，因而没有一个萨迦的幸存版本可以说成是作者原著的手抄本。然而，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多数的萨迦，也许几乎占全集的三分之二的版本，尤其是主要作品的大部分，都是在1262年冰岛人宣誓臣服于挪威哈康国王之前，也许更为经常的是稍后的这段时间里著写出来的。因而现在留存下来的版本是在14世纪里誊写出来的，偶尔也有的甚至是15世纪誊写而得的。

萨迦学者们久已非常关注《冰岛人萨迦》同口头传说之间的关系。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萨迦究竟是否或多或少地逐字逐句地体现了早先存在的口头传说，抑或它们是另起炉



灶的独立文学创作。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了一两个世纪，尚未能达成共识,然而它仍然作为争端的中心问题而继续存在。

在 13 世纪的冰岛,描叙 10 世纪和 11 世纪初期的口头传说谅必依然生气蓬勃地存在着。《冰岛人萨迦》的许多叙述素材，诸如人物的姓名、他们之间的关系,事件的详情细节以及它们的发生地点等等,都是从这类口头传说中因袭而来,并且沿用成为萨迦的叙事常规。虽然这些叙述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是讲解历史,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神话和民间故事影响,而技巧炉火纯青的说书人亦势必会留下他们技艺的痕迹,对叙述的素材或是增添内容或是修饰风格。至今尚无迹象表明存在某种口头讲述的萨迦，其长度和情节的错综复杂足以同书写成文的萨迦相提并论而它的讲述却僵化固定一成不变的。似乎很有可能这类传说是随机应变的。讲故事者或者萨迦说书人一边讲述一边就顺口把"口述萨迦"创作出来。他们会十分注意按当时场合和听众的性质，将这些片断掺融到传说之中再以传统的方式讲述。书面萨迦所形成的体裁乃是一种文学著作现象，它衍生于冰岛人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中所得知的叙事格式，这种体裁深受书面文字交流的基本性质所制约，在讲故事者与听众之间缺少直接的沟通。

十分必然会作出这样的设想,即是:口头传说和文学著作活动并肩繁荣了很长一段时间,彼此影响相得益彰,然而从长远来看终究是书籍以及笔录成文的思想赢得了胜利。那些得以保存流传到我们手中的萨迦无一不是文学述著的作品，亦即由作者来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有哪些事情需要收录入篇,并且由这个作者字斟句酌著写成文。尽管后来流传的抄本也许会作出重

大的修改然而原著仍然功不可没。不过，我们在承认萨迦的基本文学性质的同时，应该注意到萨迦的"文学著作"同另一个文学作品类型——长篇小说之间的差异，因为现代读者几乎会本能地把这两者相互比较。萨迦的作者并不是构思创作出一个故事，而是编排复述一个他并不拥有最终权威的故事。他挖空心思运用想像力进行加工时，不论是增添独白、对话，还是对人物地点的描写、或者是讲述事件的补白表叙，他或许并不觉得自己在构思出什么新东西，而是"发现"或者挖掘出他的故事里本来就潜藏内在的段落而把它添加进去，不管情况如何，均可以此类推。这些加工是使得他的讲述从表达形态到实质内容都更为精彩，甚至同他的表演风格互相呼应从而把某一个特定的主题烘托得更为鲜明突出。显然有的作者会比他的同行或者竞争对手更为技巧娴熟和才华横溢，他编写萨迦时能够将必需的素材发现出来并且描述得淋漓尽致，即便如此仍然不可以把记叙的成品算成是他自己的。没有一个萨迦作者敢于自称说哪一部萨迦是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亦不会直截了当地在手稿里署上自己的大名，或者更为重要的是不敢迂回间接地试图在萨迦里硬打上自己个人特征的烙印。

上述对萨迦和口头传说两者关系的描叙，以及萨迦的文学性质均可以在萨迦的主体部分得到印证，这些萨迦数量很大并可以假设是在大约不迟于 13 世纪所写成的。然而，在 13 世纪左右到 14 世纪所写的萨迦之中，自由创造发挥的因素十之八九被萨迦作者更广泛地和更有意识地运用。不过在表面上，这些萨迦继续因袭沿用 13 世纪里形成的常规表现手法。

如同上文所说，《冰岛人萨迦》主要讲述 10 世纪和 11 世纪



初期所发生的事件。在许多部此类作品里，到冰岛拓殖定居成了一个重要的早期历史参考点，而基督教的来到已赫然耸现在“萨迦时期”的末尾,标志出了新时代的曙光。看来正因如此,新社会里的异教年代及其由于皈依基督教而结束才会在冰岛人的头脑里具有神话般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在13世纪里亲眼目睹了定居时期才刚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崩溃倒坍。于是,在13世纪的动荡骚乱的几十年里，那些接受过教育而又愤世嫉俗的人士便着手编写《冰岛人萨迦》，这是一种讲述他们祖先的新的萨迦类型，它受到当时见得到的各种文学雏型的启示鼓舞又汲取了传统的叙事素材。在这些作品里他们反映了对往昔的理想主义观念；而且较为旁敲侧击地表达出他们面对变化无常的未来所抱着的不断滋长的忡忡忧心。这些萨迦描绘出——常常是相当细腻详尽地,旧社会的内在活动方式,几乎仿佛是打开钟表的后盖把齿轮的运转展示给大家观看。最终结局的画面并不能容许凭想像力自由地任意摆布,因为这类作品所叙述的故事的基本面貌并不仅仅由所有的《冰岛人萨迦》来分摊,它们也要被那些对历史真实性有更强烈要求的出处所使用,如法律和编年史。

故事和情节

构成《冰岛人萨迦》脊梁骨的故事情节核心存在于荣誉甚至性命存亡攸关的冲突争斗之中。萨迦的人物往往是十分生疏而又引人瞩目的个人。他们的行动(如同叙述中所揭示的)完全同他们的性格相一致，至于人物虽具有而不能在情节中直接开花结果的那些气质则很少提及。地点环境用来为事件的展开提供框架，而它们本身并不引人瞩目。事件的功能在于使得人物个

人的品格和当时流行的社会制度得以进行活动，而恰恰是事件本身才使得讲述这个故事成为必要。

无论冲突的起因如何，它们总会给人物的荣誉和社会地位施加基本的影响。这类冲突一律总是由受害者的荣誉被认为是遭到损害的大小争端或事件所引起，不管它是不是肇事者的初衷本意。这些冲突的性质受到故事所描绘的那个社会的社交和伦理规范的条件制约。我们所见到的画面大约已经被传说所理想化了。13 世纪的冰岛人在回首往昔时，谅必看到的是一个有可能荣誉地活着或者死去的社会，虽则如愿以偿的代价决不低廉和轻而易举的。他们之中多半人或许已经觉察出来，想在他们自己那个骚乱的时代里荣誉地生存下去的机会十分渺茫。

古典的家族萨迦是在冰岛社会历经深刻危机之后正在彻底变革的年代里写成的。在定居之后不久建立起来的社会机制尽管似乎曾有效地运行了三个世纪也遭到了扰乱，冰岛通过将自己臣服于挪威国王而举步朝向欧洲形式政府的主流迈进。家族萨迦从整体上看体现了一个神话，即冰岛是那些不肯要国王和国家的经常是英雄般的自由农夫的坚固堡垒。这一神话的根源已难于追溯，不过人们觉得一个纪元行将终结之际，这个神话便自然而然地更趋于强劲。

对于一个萨迦英雄人物来说，追求和保持家族的和他自己的荣誉乃是一项绝对必须履行的责任，远比保全身家性命重要得多。如同其他应酬交际一样，荣誉亦是一个家庭中成年男人的责任，而女人也许是因为受到活动范围有限的阻挠，经常是在紧要关头站出来按荣誉准则的要求点破迷津的那个人。萨迦描绘出一个在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差异的



社会。然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自由人都有权选择光荣地活下去，或者起码是光荣地死去。毋庸讳言，并非萨迦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实践这一理想的。

在维护荣誉之时，一个男人也许被迫使用暴力甚至动手杀人。然而凌辱谩骂或者不正当地虐待他人借以挑起一场冲突则不会被看成是荣誉体面的。凡有此类行径者在冰岛语中被称为“乌雅夫纳瑟尔”人（即“不正大光明的人”），而且被认为是大可卑视的。一个正直高尚的体面人不会轻易自乱方寸狂躁冒进，他通常能够处之泰然并不急于报复，要一直等到当地的公众舆论开始对他的韬光养晦啧有烦言时，他才毫不留情地出手打击，不过总是为求得可能的解决而敞开活路，只要这种解决不会招致大丢脸面的话。萨迦里的冲突通常是由那些狂妄、贪婪、鲁莽或者是轻率的人所挑起的。最初的起因是各种各样的争执，如关于财产、使家庭的女成员蒙垢受辱的行为、无缘无故的寻衅攻击、出口伤人等等。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这类纠纷几乎立即被按照同荣誉攸关的思路来作出解释。

必须强调就在荣誉准则成为萨迦伦理学的核心之际，有些萨迦已显露出来它们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基督教价值观念的影响，这部选集中也有几篇这样的萨迦，它们反映出基督教的宽容饶恕思想同陈旧的报仇责任之间的抵触。

在大部分萨迦里，我们看到了个人或者同胞兄弟之间的冲突，往往先发生磕碰撞击再痛下决心两者互相更迭交替，通常以杀戮人命和随之而来的报仇来达到高潮，而又以通过中间人调解斡旋或者在法庭上冲突得以解决为结局。在一场仇杀过程中纠纷也会得到解决，但是往往被当事的一方认为不能满足从而

使得冲突进入新的阶段。不管怎样,到了一部萨迦结尾时,所有的仇杀都已经得到和解。一般来说,中间人和调解者在解决典型的仇杀之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萨迦里,冲突发生在近亲或者在姻亲之间,创造出了所谓的"悲剧性的血亲仇杀"。描叙这类仇杀的萨迦是同英雄史诗密切相关的,大概还受到了它的影响。在这些萨迦里主人公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局面:非此即彼的或者是可供选择的所有出路都在他们面前畅通无阻,然而却又全是灾难性的。在《拉克斯峡谷萨迦》里,克雅尔丹一再向他的堂兄弟(也是螟蛉兄弟)伯利挑衅,直到伯利的妻子和内兄内弟逼得伯利将克雅尔丹杀害。出于报仇,他又遭到他的堂弟们袭击杀害。在《尼雅尔萨迦》里,报仇的渴望和友谊以及养育之恩所结成的纽带之间发生了冲突,从而创造出了类似的悲剧感觉。

为了实行仇杀行动,同一位戈狄或者一位有权势的头领结成同盟乃是必不可少的。通常仇杀的最终结局都会将这类人物卷入进来,虽然冲突也许从社会的较低层次开始。不平等的人物之间的冲突总是在一个重要人物被杀之前就已结束,或者是以身份较低的人物遭到失败而告终。在《埃吉尔萨迦》里,描叙了克维尔杜尔夫一家同挪威几代国王之间的冲突,然而它只是非典型性的,因为国王们由于这个头领家庭的种种行动而蒙受沉重损失,却并非真正得到一笔赔偿。不管怎样双方毕竟在约克达成了装扮门面的和解,埃吉尔提头去见血斧王埃里克,并且以一首诗歌赎买回了自己的头颅。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子孙们并不承认那种君临天下的新类型的国王,在他们眼里国王只不过是同僚侪辈中居于首位者而已,如同以前占地自立的老式国



王们那样。于是他们便逃离开去，因为他们在冰岛找到了避难所，亦因为他们在王宫里有权势强大的援手。

在尼雅尔被烧死之后，尼雅尔的亲戚和纵火者之间曾谈判一项解决办法。然而，他的女婿卡里，也就是在伯格索斯沃尔庄园罹难的男孩子索尔德的父亲，却拒绝参与和解。他自行其事残酷地进行报仇，直到萨迦结尾时卡里同纵火者们的首领弗洛西·索达尔松才达成了和解。

当有人被杀害而血债血还的要求依然气焰嚣张，尽管这桩公案已经了结，事情到了这个阶段仇杀便会继续下去。直到双方所遭受的伤害如此严重以至不得不罢休，这时候最后的解决终于姗姗来迟。只有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萨迦才可以收尾结束。

萨迦的命运

萨迦原先书写在犊皮纸上再一次又一次誊写出抄本，到了1600年以后当需要新书时，便誊写在纸张上。这些手抄本十之八九由富有的农庄主和头领制作和收藏，并且在他们的农庄上或者是民众集会的所在朗诵评说供作助兴娱乐。这样一来那些自己添置不起一部手抄本的人们亦可聆听到萨迦，对它们的内容亦耳熟能详。到了18、19世纪，对《冰岛人萨迦》的兴趣大大增长，于是它们被翻译成了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它们对读者最有感染力之处在于清晰地毫不感情用事地勾勒出难忘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以及他们在一个同其余地方迥为殊异的社会里所遭遇的命运。直到20世纪萨迦始终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读者们已愈来愈僻好品味鉴赏它们的面面俱到的叙事艺术，这种艺术以难以觉察的手段捕捉住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使得他们

上瘾着迷。

为什么这些起源于僻隅之地的为数很少的人群之中的故事能吸引住公元2000年前后的现代读者，或者说这些故事著写成篇七百年之后和事件发生一千年之后依然会有感染力呢？至今尚作不出明确的回答。仅仅说是伟大的艺术所具有的吸引力并不能够充分地作出解释。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传统的讲叙艺术同13世纪欧洲流行的文学技巧碰巧结合得天衣无缝，于是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类别。在那些最上乘的萨迦佳作之中，作者们得心应手地把这门讲叙艺术运用自如，用以回顾一个行将消亡的年代和文化。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它生来与俱的问题足以把心地善良的好人摧残殆尽，而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容许个人不失尊严地活着，为他自己的和那些他身边最贴近的人的生命而承担起责任的世界。这个世界毫无疑问是昔日那个真实世界的理想化了和简单化了的画面。可是它的基本价值观念却对世间人生十分重要，直到写作成篇时亦未曾被忘诸脑后，尽管另一种观念，即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正在把它取而代之。

萨迦的感染力是无法令人满意地描写出来的，只能通过阅读各个萨迦作品才能亲身体会得到个中滋味。本书所收录的各篇萨迦便会证实上文的论述并非虚妄之词。

二　这部选集中的萨迦

驶往渺茫未知的远航——《文兰萨迦》

关于去西半球远航的萨迦《文兰萨迦，或称红色埃里克萨



迦》和《格陵兰萨迦》无疑是选集中最古老的萨迦。它们写成于公元1200年左右或稍后，两者自成篇章互不依存，均在口头传说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两者都讲述红色埃里克在10世纪末被卷入一场仇杀纠纷遭到放逐，于是便向西航行去寻找陆地。他发现了一块陆地，起名为“格陵兰”，便返回冰岛，率领了一些人前去这个新国度定居。后来，人们在去格陵兰途中朝西南飘流得更远，发现了另一块新的陆地。格陵兰人，亦即埃里克的子孙和其他的人多次远航前往，对这片被他们称为“文兰”(意为“产葡萄之地”)的陆地进行勘察，这就是两篇萨迦的主题。其内容包含了对富饶而吸引人的土地和到达那里路途艰辛的描述。它们也描写了同那块陆地上的土著人的邂逅遭遇。那些土著人起先十分友好，并且对交易买卖饶有兴趣，可是后来变得抱有敌意寻衅滋事起来。他们同土著人众寡过于悬殊，于是这些从格陵兰去的人只得撤走离去。他们终究未能成功地在文兰建立起一个永久的定居点，而这段经历只能存活在到那里去过的人们子孙后代的记忆之中。

鉴于这些萨迦中最动人心弦的活动多半发生在这个社会的疆域之外的地方，我们并未在其中发现仇杀行动的惯常不变的模式，即：寻衅滋事、报复雪耻和调解讲和等，除了在开端描述埃里克徙迁移居的原因之时。《文兰萨迦》是一部海外奇谈式的游记，通篇充满了种种荒诞不经的异国怪事的描写。我们可以念到有个人发现了葡萄，他竟然被醺得酩酊大醉！在一个地方，探险者们看到了海岸上有一条腿的人，萨迦里还描写了那些身著皮衣的土著人的怪僻行径。探险者们在对付大自然时有他们自己的种种困难，而且羁旅他乡，久留在如此遥远的天涯海角未免

使有些人滋长出残忍心情和野蛮行为。

在《红色埃里克萨迦》里有一个主要的正面人物起了特别杰出的作用，而且在《格陵兰萨迦》里亦占有重要位置，这是一位冰岛女性名叫古德里德·索尔比约纳多蒂尔。她从冰岛来到格陵兰，嫁给了红色埃里克的一个儿子为妻。在她的丈夫死后，她又再醮嫁给了一个把她带出去远航到文兰的冰岛人，并且在那边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夫妻俩后来回到了冰岛，据《格陵兰萨迦》记述说她在过了不惑之年后还前往罗马去朝圣。据说有不少个主教都是她的子嗣。有不少关于文兰的回忆似乎是由她的子孙所保存下来的。倘若萨迦的记载着实不谬的话，谅必她比她那个时代的任何别的欧洲妇女到过更远为辽阔的地区。

农庄主、头领——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和他的萨迦

《埃吉尔萨迦》是一部关于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的扣人心弦而又饱经沧桑的传记萨迦。然而细细探究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它通过男主人公的一生展现出束缚个人的所有社会联系和一个聚居地区的所有社会反差，而正是这些反差才以按年代顺序的横切面形式刻画出北欧海盗时期和中世纪冰岛的聚居区的社会特征。这部萨迦是以农庄主、头领的观念来写作的，他们对自己的家族、祖传的土地和功业成就抱有强烈的认同感觉。他们自以为地位显赫又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连国王都无能力向他们提出挑战。可是他们更无法容忍地位较卑贱的人悖逆这些权利。在这部萨迦所描叙的骚乱年代里，家族已风光不再，早已不是毕生围绕着祖传土地而运转的那时候一样的毫无破损的完整统一体了。北欧海盗时期打乱了它的稳定，松弛了确立已久



的人和土地的联系，开辟了攫取财富活动的新领域和新来源，而正是由于如此才导致了兄弟相残、父子失和一类的纠纷冲突，同时也为用金钱和交情来拉拢新关系而建立了外部环境。

这部萨迦的前三分之一篇幅叙述了埃吉尔的祖父、父亲尤其是他的伯父索罗尔夫。所有这些过场楔子都是用于介绍和确认潜在的冲突的特性。这部萨迦一开头讲述了克维尔杜尔夫的海盗生涯和转而经营农庄，尤其着重强调了他同贝尔勒的卡里之间的友好情谊，此人曾经是他充当海盗的搭档后来又成了他的岳父。直到金发王哈拉尔德成为一统挪威的国王之前一切倒还顺遂。开场的篇章将主要焦点集中在国王与这个农庄主、头领的交往状况上。索罗尔夫求仕心切想伺候哈拉尔德国王一段时间就能使他施展抱负飞黄腾达。然而他的亲身经历却并不成功，他同国王君臣失和反目成仇，以至于遭来杀身之祸。索罗尔夫的父亲一直反对他儿子去为王室效命的决心，因而索罗尔夫的弟弟斯卡拉格里姆宁愿在家隐居。这标志着家庭之内已不和谐协调，尽管一个家庭成员对另一个的最深刻的义务依然完整地存在，最惹人瞩目的就是血亲报仇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事情。这部萨迦展示了家庭内不和谐的根源是在于北欧海盗时期的经济性质。出任头领的农庄主本人也是个海盗，他并不束缚在他家庭所拥有的土地上，而是汲汲于通过海盗行为或者买卖交易在海外攫取名誉和大发横财。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儿子索罗尔夫就是这样地度过他们的青年时代。相反地，斯卡拉格里姆却埋头于耕耘土地，寄信赖于祖传的基业，成为农夫们的旗手。当他们父子俩在为索罗尔夫复仇之后不得不仓皇从挪威出逃时，正是斯卡拉格里姆才建立起了新的农庄之际，这部萨迦把

这些反差描绘得淋漓尽致。

这些反差在埃吉尔自己一生的故事里反映得更为清晰透彻。他身上体现出了家族内部和那个年代的紧张关系，他集农庄主、海盗和诗人于一身，是一个国王的朋友却又是另一个国王的敌人，最后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出身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依赖。时常有论证说《埃吉尔萨迦》对挪威的国王们基本上都抱有敌意。这部萨迦无疑着笔于揭示国王对任何一个不情愿无条件地臣服于君主权威的人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可是他们也确实值得令人肃然起敬。金发王哈拉尔德不擅长政治权术，似乎也还识不透人，以至于听信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所进的谗言，然而他在攻击索罗尔夫时却显出了王者的风范气度。血斧王埃里克很容易摇摆不定恩威莫测，不过他毕竟宽恕了埃吉尔饶下他的性命，这一举动维持住了他的尊严，而且一旦他宣布表明了他的打算便容不得任何人横加阻挠。埃吉尔从父辈手里承袭了同国王家族的争执抗衡，挪威的头领们里有两个人挺身出来充当调停人力图化解这场争端，他们是索里尔·赫罗尔德松和他的儿子阿里恩比约恩，然而争端却屡次三番地迸发出刺眼的火焰。十分重要的是这部萨迦从总体上看，尤其是在描写埃吉尔其人的时候，写出了他从不曾起过念头要把自己的权利屈从于君主的淫威强权，但并不能因此说埃吉尔仇恨所有的国王。他是英国国王阿特尔斯坦的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而这位国王也俯允埃吉尔可以任意来去自由，从而证明他是一个宽厚为怀的真朋友。《埃吉尔萨迦》揭示了这些既是影踪飘忽的江洋大盗又是耕耘稼穑的农庄主的杰出人物身上的好坏各个方面，它们构成了冰岛全体国民的思想意识的中心，当然也不仅囿于冰岛的思



想意识。它的根源和由来需要追溯到埃吉尔的祖辈，而且毫无疑问必定以某种形式在周围各国民众之中留存下来，很有可能留存在封建时期欧洲的贵族思想意识之中。

如果将《埃吉尔萨迦》和同时期其他欧洲文学作品或者和冰岛早些时候写成的文学作品相比较的话，它的独到之处尤其在于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个敢于面对国王抗命违从的农庄主、头领的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在书中两段情节里特别回肠荡气令人无法忘怀。其一是：埃吉尔出席了阿特尔斯坦国王在他的兄长死后所举行的一次酒宴，在阿特尔斯坦体力不支而逊让王位时接受了国王为索罗尔夫之死所付的赔偿，从而同国王释隙言欢并且向他致意问候。情节之二是：埃吉尔作为一个已经判以死罪的阶下囚徒出现在埃里克国王面前。如同埃吉尔的《阿里恩比约恩颂歌》所表达的那样他“在黑暗的头颅上戴上一顶勇敢大胆的帽子”，他居然顺口朗诵了一首歌颂国王的长诗，而这首诗歌的报酬便是饶恕了他的性命。这桩事情显示出埃吉尔独特个性的力量，同时也显示出了世上没有人是如同孤岛一般不可沟通。阿里恩比约恩既是国王的宠臣又是埃吉尔的姻亲，埃吉尔同阿里恩比约恩的交往和友谊搭救了他的性命。

这部萨迦强调了埃吉尔一家世代务农。我们注意到他们父子俩不仅在他们庄园上组织经营各色活计，而且他们自己亦身体力行参与劳动。不过他们不是寻常的农夫而是农庄主、头领，他们要求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其他农夫们接受他们的领导并且顺从他们的权威。也许在描写了埃吉尔如何同海外的有财有势者如何发生冲突和其他交道往来之后，这部萨迦的作者有了要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主题进一步发挥下去的想法，所以便增

添了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和斯坦纳尔·斯约纳松之间发生冲突的一段叙述，以及最后由埃吉尔出面干预平息事端。这一段情节的描叙固然显示出了索尔斯坦恩尚不堪与其父相提并论，然而亦是诸多陪衬因素之一，更有助于烘托出埃吉尔作为神话般的定居时期的象征，本身应是一个何等令人可敬可畏的人物，而且也旁衬表明在涉及对付不论身份高低的闯入者保卫家族地位的时候，这一家族的自豪感和齐心团结仍然是最为强大的势力。

《埃吉尔萨迦》的思想性十分鲜明清晰，即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的农庄主、头领的英勇事迹。书中思路脉胳如此地层次分明足以给启迪，令人不禁联想到在这部萨迦编写成篇的时候，这些首领们的地位或者毋宁说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大概已岌岌可危了。倘若没有某个知道另有一条出路可以取而代之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冷眼旁观的话，想把这个社会的真实状况反映得如此有条有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部萨迦大概是 13 世纪上半叶的作品，那时候定居年代的旧社会基础早已遭到侵蚀损坏，可是变更之后的社会究竟前途凶吉如何，一时尚还看不清楚。在这样动荡不定的时势下，人们禁不住要对那些他们以往从没有觉得需要想一想的问题认真反思起来，这是十分顺乎自然的。

《埃吉尔萨迦》的思想轮廓并不装腔作势地要对整部著作进行巨细无遗的分解剖视。在这部萨迦里，埃吉尔这个人物具有多重性性格，而且并不符合于任何一种类型。这部萨迦的喜剧因素和男主人公的反英雄传统的平淡而颇为窝囊的死法，这两者都给故事的叙述投下了暧昧不明的光束，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对故事的不同理解，在这里就不逐一详作介绍。那首名为“苏



纳托雷克”的长诗传统上是在故事展开到描述创作出这首诗的环境之际归在正文主体之中的。诗篇为埃吉尔的一生增添了精神生活的一面，也把他同管辖诗歌和北欧海盗的主神奥丁联系在一起。尽管几乎已是众所周知，这首诗歌大概并不是这部萨迦原著的文字，因而作者也许不曾打算过增添上同奥丁主神心灵相感应的情节。不过从更冗长的篇幅里不难察觉出来比信奉古北欧神祇们更为原始的，或许是存在得更长久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何等之大。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子孙后代似乎同大自然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关系，而且从这一来源吸取得到他们的超自然的力量。这就使我们断定这部萨迦中的人物所信仰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或许也包括他们的祖先，因为斯卡拉格里姆竟然拜托其父克维尔杜尔夫的亡灵来为全家选择盖房的宅基地点，而不是去向异教的神祇们祈求禳助。

埃吉尔性格中的半超自然因素反映在他通晓北欧的鲁纳古文字知识，还有他在战斗之时会被突如其来的强烈的狂暴情绪所支配。这在阿特尔斯坦的酒宴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他同贡希尔德王后交往时的那副腔调也十分引人瞩目。因而只把埃吉尔当作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必然是过于简单化了。他固然起到了这个作用，然而他也代表了来自超越日常世界的各种古老势力。当然，在一个中世纪的基督徒眼里看来，这类势力本身和它们的来源必定都是十分邪恶的。《埃吉尔萨迦》的作者在描写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子孙斯卡拉格里姆和埃吉尔的时候，居然敢于显示他们的半兽性的性格在为生存而斗争时为他们提供了力气，虽然这类蛮力之中也可以包含着毁灭性的破坏力，如斯卡拉格里姆竟然要亲手杀害自己的儿子。

埃吉尔和阿里恩比约恩之间的真诚友谊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同埃吉尔同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祖孙三辈人之间狂风骤雨般的关系形成了对照。他们父子之间在斯卡拉格里姆生命即将终结之时重新言归于好，那至多只不过可以被称为是一种武装的休战——各人手里依然紧握着不管什么样的武器。尽管他们都有强烈的家族观念，可是这对父子的个性却迥为各异。埃吉尔无法向他亲生儿子要求他做父亲就要像个父亲样子的愿望作出任何让步。他最疼爱的儿子一心想要同他和好，可是年纪轻轻便死于非命。埃吉尔从孩提时代起就同他的哥哥索罗尔夫争个高低，直到他被大家公认为首领时，他们兄弟关系才和睦起来。曾经有过论证说是埃吉尔必存愧疚，觉得对索罗尔夫之死自己难辞其咎。至于究竟是否如此尚有争议并无定论，不过他娶了他的寡嫂为妻之后，对索罗尔夫身后的遗孀和孤女倒的确当好了丈夫和父亲，非常疼爱怜惜她们寡母弱女。这部萨迦着力描叙的纷争不已的父子或者兄弟关系，使我们得以通过揭示一个由自我为中心而又具有令人可怕的智力和体魄的个人所组成的家庭，观察到了一个以家族血统为基础的社会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顽疾。

埃吉尔和他的儿子索尔斯坦恩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把克维尔杜尔夫和埃吉尔的半神话时代甩到后面去，而使得整个故事同世间人生的现实联系到一起。索尔斯坦恩是一个出色的头领，而且在维护自己的财势去对付那些缺少钱财的人的时候总是足够幸运屡屡得手，可是他却没有他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那种狂暴斗士的气概。他缺乏那股超自然和神话般的魄力，因而也未必敢于同国王作对。随着他的出现，冰岛的迁徙定居年代一去



不复返，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新的均衡，不管是多么不牢靠。

头领作为对付邪恶的保护者——瓦特恩峡谷萨迦

《瓦特恩峡谷萨迦》叙述了冰岛北部瓦特恩峡谷一个头领之家的五代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9世纪的挪威，主人公英吉蒙德·索尔斯坦恩松的英雄祖先乃是挪威国王的亲信盟属，深受国王的宠爱。有预言启示说他将会移民到冰岛去，他果然迁徙而去，这部萨迦便描叙了他和他的子孙后代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的荣枯兴衰由极盛到败落的经过。

这部萨迦着重勾画了一个富贵之家的命途多舛。显贵的头领英吉蒙德竭力保护一个无赖使他免遭自己儿子的正当惩罚，然而到头来却被那个无赖所杀死。英吉蒙德的几个儿子继承了他的逆来顺受和与世无争的超然态度，以至于他们中最勇敢的那一个想要忍气吞声而不得，成为飞来横祸的牺牲。这部萨迦描写了英吉蒙德家族出的最后一个头领，据说他的气质和英吉蒙德和他儿子索尔斯坦恩如出一辙，虽然他远优于他们，因为他已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从这位基督教徒的作者的观点看来，他必定是个称心如意的头领。

《瓦特恩峡谷萨迦》比大多数冰岛人萨迦更为松散而不精练。书中为数众多的事件多半互不关联仅靠主要人物串连到一起，可是又缺少旷时日久的冲突情节把那些主要人物捏合起来。书里开头介绍挪威发生的事件颇为矫揉造作以至令人难于置信，还沿袭着往昔的萨迦和传奇故事的俗套。其后续部分似乎也是套用了口头传说中描写当地的零碎龃龉口角的叙述手法，可是它们杂乱无章难于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统一

整体。

《瓦特恩峡谷萨迦》中所描述的冲突的主导类型是好人们齐心戮力将盗匪、窃贼、无赖等异己和破坏性分子从这个国度里清除出去。这类分子接二连三地在主人公的家族所控制的地盘上出现，并且胡作非为起来。这个家族的头领们成功地将这些为非作歹者们驱赶出去或者就地将他们消灭，不过通常是在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这个家族的两个首领就是被这类人物所杀害的。书中描叙的许多事件读来饶有兴趣，因为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民间相信的不同种类的法术存在的证据。

《瓦特恩峡谷萨迦》要比大多数冰岛人萨迦更少抑制情感，有时甚至流露出多愁善感的伤感味道；而人物性格的塑造却多少有点肤浅表面，他们得到不少溢美之词的夸奖然而却总不大有机会能让这些赞美得到证实。作者把他们描绘成为传统的英雄,却如此半心半意以至令人一眼看透,因为他自己的价值观念根本上是基督教的，所以他更留神关注那些以和为贵的人们而并不是那些打打杀杀的武士们。

《瓦特恩峡谷萨迦》大概是近13世纪末在事件发生的地方的一个修道院里写成的。

相互抵触的命运——《拉克斯峡谷萨迦》的结局和情节

《拉克斯峡谷萨迦》被邪恶势力的巨大幽影所笼罩,整个萨迦的中间部分都为无妄灾祸和乖蹇时运所支配，我们在这部萨迦里看到了如同《瓦特恩峡谷萨迦》里的同样嘴脸的张牙舞爪的命运闯入者。可是旧世界的黑暗毕竟在衰退，这部萨迦宣扬了基督教，书中所讲到的事件延伸到冰岛皈依基督教以后第一个



世纪的前一二十年。对书中人物角色的理解演释，是可以用古代英雄史诗作为框架来参照，然而亦无法以此来解释每一桩事情。孔雀奥拉夫·霍斯库尔德松这个给整个家族带来好运气的人物就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他母亲的娘家是爱尔兰的基督教徒。他的儿子克雅尔丹是个远比史诗谣曲中所歌唱的传奇英雄更具复杂心理的人物。作为基督教徒，克雅尔丹和古德隆这对情侣的命运结局也不同于屠龙壮士西古尔德和瓦尔基里氏仙女布隆希尔德。克雅尔丹之死部分地是英雄就义而部分地是烈士殉教，而古德隆·奥斯维夫斯多蒂尔的暮年岁月使人回想起圣徒们所生活的世界。

《拉克斯峡谷萨迦》的作者似乎十分卖力地想把他的英雄们升华到贵族和国王的水准之上。把克雅尔丹打倒击垮的并不是那个社会,亦不是别人的妒忌,就像《尼雅尔萨迦》里所描述的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那样。在这部萨迦的世界里，如同在英雄史诗的世界里一样,有一种坚定不变的观念,即是运气的轮子总是不会停止旋转,最交好运者也是最脆弱易损者。在《拉克斯峡谷萨迦》里凡是着力落笔描叙深厚友谊、巨大荣誉或者众望所孚时便潜藏着即将到来的不幸。好事情本身也孕育着邪恶的种子。个人性格上的微小瑕疵、抑制不住的感情冲动或者急功近利的抱负和决心都足以把一个好人摧毁掉。

这部萨迦说克雅尔丹是一位谦谦君子，然而这种谦虚似乎是建立在十分强烈的自尊情结上的。他来到挪威之后发现自己处在身在异国的全新环境之中，他的优越地位根本不是不言而喻的。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一次莫大的打击，于是谦虚转化成为可怕的狂狷恣傲，幸而聪颖睿智而又相貌英伟的奥拉夫·特莱



格瓦松国王不露痕迹地将这个年青人的进取抱负引导到积极方面，以至有一段时间事情发展得比似乎应该出现的模样更好些。他在挪威受到了像他父亲以往那样地被当作贵族来尊重的款待，而当他满怀着这种辉煌踌躇满志地返回故里时，他这才不得不面对他生平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那个曾经同他订了婚的、全冰岛最出色的佳人竟已另嫁他人，而嫁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螟蛉兄弟、堂弟伯利·索尔莱克松。随之而来的在洛加庄园和赫尔霍尔特庄园之间所爆发的冲突是在《冰岛人萨迦》的世界里所绝无仅有的。在所有别的萨迦之中(或许除了《贡恩劳格萨迦》之外)我们还没有发现为荣誉而冲突这个老生常谈的主题如此细腻而水乳交融地同恋爱和妒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可以想像，克雅尔丹丧生的故事对人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为他们自觉地(也许宁可说是不自觉地)察觉到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族享有过多好运和成功将会使得整个社会走向不稳定，然而造成克雅尔丹毁灭的却并不是人们的妒忌而是在单一一个家族里的不和谐。克雅尔丹和伯利既是嫡堂兄弟又是螟蛉兄弟。孔雀奥拉夫抚养伯利为的是试图治愈家族的心腹之患：雄心勃勃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乃至同室操戈，他下定这个决心之后伯利的惹事生非的父亲便抽身撤离出这部萨迦，从舞台上倏然消失掉了。而这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儿子又生活在一起而且是兄弟和战友，这对克雅尔丹和伯利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倾轧争斗必定会严重地威胁到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然而在萨迦里，兄弟之间亲睦谐和实在是稀罕少见的，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兄弟总要用他的优势来凌驾在别的兄弟之上并且控制支配他们，不管这个人的血亲关系是



多么令人钦佩。克雅尔丹和伯利之间所显露出来的也正是这样的一场冲突。除了具有先见之明的盖斯特·奥德莱夫松之外，这场冲突的结果如此深藏不露以至于人人都觉得它在意料之外。克雅尔丹在如此彻底地控制支配伯利之前恐怕亦未曾想到过到头来竟是这一个把另一个杀掉，从而犯下了骨肉相残的可耻行径。他们两人之死理所当然地使我们感觉到一个家庭对其他所有家庭作威作福的社会危险得以消弭，然而好运和厄运总是交迭地在这个家庭里来回转悠。有很好的理由表明，《拉克斯峡谷萨迦》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受到恶运所支配。霍斯库尔德·达拉考尔松，孔雀奥拉夫以及萨迦结尾部分的主要角色伯利都受到了好运的庇佑。再者，在萨迦的开端和结尾时显得十分突出的那些令人敬畏的妇女，如沉思者乌恩和古德隆·奥斯维夫斯多蒂尔，都有各自的哀怨悔恨，然而她们却端庄尊严地走向她们自己生命的终结。

克雅尔丹之所以忽视了伯利和伯利的情感从人际交往上其道理是完全显而易见的。克雅尔丹被他自己的卓尔不群和频交好运弄得眼花缭乱眩惑得不能自持。他把伯利身上的种种美德长处都看成是他自己的延伸部分，所以对他的这位伙伴的独立的意志和抱负根本不屑于一顾。这两个男人都被古德隆·奥斯维夫斯多蒂尔的媚力所魅惑住。而克雅尔丹却并不肯让古德隆跟随他一起去海外。答案大概在于这次远航将为他的崇高声望提供明确的实证，而他的荣誉对他来说是远比任何一个别人更为重要。按照古老的英雄社会的传统观念，克雅尔丹无须斤斤计较同一个女人争出风头，虽然婚礼本身总是要拿双方荣誉作比较来看的，就像孔雀奥拉夫和索尔盖尔德·埃吉尔斯多蒂尔

在婚礼前再三推拒相互试探那样。古德隆自己在几个方面都是不符合常规的。她曾经两次当过寡妇，在人生阅历上远较克雅尔丹丰富。她要比大多数别的妇女享有更多的独立自主，而且看来往往代替她的兄弟们说话。其实克雅尔丹的挪威之行部分地是为了增添他的荣誉,使他足以与古德隆相互匹配,正因如此他只得独自前去，或者至少不让她偕行——克雅尔丹虽有伯利作为搭挡伙伴，可是他心目中仍认为是他独自去远航。而古德隆或许把克雅尔丹的行为看成是他需要重新确信他是包括她在内的冰岛人之中最卓越杰出的人物的一种反映。

在他出海远行期间，克雅尔丹显露出自己是个骄恣专横而又乳臭未干的公子哥儿。他在同有才华的年青人不止一次的对质交锋中生平头一回弄得狼狈不堪，幸亏国王已经认定了他的才华,而且相信他自己能提携克雅尔丹成熟起来,各桩事情才变得顺遂起来，而且很可能会导致这个年青的英雄赢得更为巨大的好运气。这时候厄运已开始露面，伯利对于被笼罩在那个拥有超凡魅力的堂兄弟的阴影之下已经不胜厌烦，他不情愿再屈居人下充当帮闲了。他改弦更张，按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先把古德隆娶到了手。这一下骰子掷得又准又妙，恰好利用了克雅尔丹延误返回冰岛的这段空隙。接踵而来的冲突之中，克雅尔丹和古德隆是主要角色而伯利则重新退居到配角的位置上。《拉克斯峡谷萨迦》这段情节在所有冰岛人萨迦之中显得异常精彩夺目,因为在这一部分里,人物角色的内心情绪被白描勾勒得淋漓尽致,其着笔落墨之处在于描绘人物的一举一动,而通过这些行动将人物的喜怒哀乐感情好恶展示无遗。且看这一段落：

“古德隆很少谈起这桩事情，但是显而易见，她十分难过。



大多数人都觉得她必定仍为失去克雅尔丹而悔恨抱憾，虽则她将此事埋藏在心里。”

这里如同在《冰岛人萨迦》所写到的其他许多紧要时刻一样，书中人物的心绪状态和外表的行为举止之间浮现出明白无误的区别，虽则如同通常一样很难于辨别出来这种心绪究竟是爱情上的失意还是自尊心遭受创伤。

赫尔霍尔特和洛加两个庄园之间发生冲突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由受人尊敬的体面人所一手操纵的，然而却使出了有损尊严的卑劣手段。古德隆唆使她的兄弟们去把克雅尔丹出游海外携带回来的宝物偷盗到手，仿佛她真的相信只要把这些荣誉的象征物毁掉，她就可以把在海外所发生的一切统统化为乌有，从而在他们两人之间重新建立起平衡均势。而克雅尔丹将洛加庄园的人反锁在屋里，使得他们无法到外屋茅厕去解手方便，后来他又横生枝节阻拦伯利和古德隆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土地。他毫不含糊地声称这样做无非在于显示一下谁是确凿无疑的占支配地位的人物。而一旦正当的体面人物开始采用不正当的武器来战斗之时，厄运便会控制住他们的生命，而等待着他们的也只有死亡。

在许多萨迦里都写到好运和厄运的神力触及个人的一生。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一个命运劫数是无所不能的世界里，用厄运降临的措词来解释一个人物的丧生未免是毫无意义的，因而十分顺乎自然的是从人物个人的性格上去寻求解释。在《拉克斯峡谷萨迦》里我们不难找到途径，使我们能够铁面无情地对克雅尔丹和古德隆作出判断，如果我们运用时至今日仍然是世俗道理的基石的基督教道德标准来评判的话。他们两人都犯有致命



的罪孽，那就是骄横恣肆（或者说是唯我独尊），克雅尔丹虽则虔诚斋戒，却并没有把他的这个大毛病戒掉。古德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娇艳而意志坚强，能够勇敢地面对她自己的人生。她想要什么就非要弄到手不可，毫不在乎别人的情感如何。为了要嫁给她的第二个丈夫，她竟然密谋策划唆使那个男人同他的妻子离异。她一生之中仅有过一次克制住了自己，那就是她同意不跟随克雅尔丹远行去挪威，可是她生平未曾对自己的几个丈夫屈服退让过。然而，《拉克斯峡谷萨迦》尽管毫不讳言地揭示了她所有的显而易见的缺陷过失以及一些不光彩的勾当（诸如她指使盗窃等等），但是古德隆仍被描写得非常不同于某些劝喻世人避恶扬善的告诫性故事里的那种因袭俗套的邪恶刻毒的女人。

《尼雅尔萨迦》里，哈尔盖尔德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一段十分暧昧的情节之中，她同斯卡普赫丁发生争吵，她被人骂作婊子。而古德隆却十分光荣体面地告别这个世界。且看这一段：

“古德隆如今年事已高，而且被悲痛压得不堪负重，如同前文早已表述过。她是冰岛第一个成为修女和女修道士的女人。广为传诵的说法是：古德隆是这个国家里和她地位相同的妇女之中的最高贵者。”

在回答她儿子伯利时，她讲出了她那句含意晦涩的至理名言：

“那个我对待他最狠心的，便是我爱得最深的男人。”

古德隆·奥斯维夫斯多蒂尔一生之中忍受过许多巨大的悲哀，其中有一部分或许要归咎于她自身的毛病，尤其是她的飞扬跋扈。不过她是个才华出众的奇女子，没有在厄运困境面前怨



天尤人或者逆来顺受。她尊严地面对她的命运，从来不同任何人商量有关她命运的事，除了上帝，正如书里所说："夜间她在教堂里呆得很久，长时间地祈祷。"

尽管《拉克斯峡谷萨迦》比起大多数萨迦来说，要更为注意人物的感情生活，然而即使在《拉克斯峡谷萨迦》里描写情绪也只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我们是从有先见之明的贤哲作出预言，或者是参照印证了民间的舆论和传闻，才能够对人物的心绪知道得稍多几分。显而易见的是，在紧要关头支配人物作出行动的是强烈的情绪冲动而不是理智良知。在这方面，《拉克斯峡谷萨迦》要比许多别的萨迦更为接近于同时代的中世纪欧洲文学的理性概念世界。它是按照贵族式的思维方式来描绘塑造书中主要人物的。因而对外在的表明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爱情和妒忌如同雄心抱负一样地显著突出；尚可争议的是这部萨迦从未拿定主意究竟书中最高贵的人物应该作为一个英雄还是作为一个烈士而死去。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重点放在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遭遇身上就势所难免和有些比《拉克斯峡谷萨迦》更为古老的萨迦有雷同类似之处，尽管这部萨迦大概写成于13世纪中叶。

尼雅尔萨迦——自相矛盾的报仇

正如我们所见，冰岛人萨迦里有许多例证表明在非履行不可的报仇义务面前，内心充斥种种似是而非的反论。有复仇权乃是一个想过和平生活的家庭的必不可少的防御手段和安全保障，因而应该是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可是它也能驱使人们用一些足以招致他们自己和家庭毁灭的方式去进行，从而威胁



危及社会整体。这个问题以及它对个人和家庭等等所形成的威胁，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已在《吉斯拉萨迦》里表述得十分明白。可是《尼雅尔萨迦》更为深入地探讨了厄运的起因和后果，而且揭示出它对社会的侵染影响，而在这部萨迦的稍后部分我们瞥见了另一个世界的曙光，那是另一个价值观念相当不同的社会。

《尼雅尔萨迦》是冰岛家族萨迦之中篇幅最长也最受到广泛赞扬的杰作。它是一个描述冰岛南部两个朋友，贡纳尔和尼雅尔以及他们家庭的故事，可是有一大批别的人直接地或间接地卷入进来，故事情节也在冰岛许多地方，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英伦三岛等地徐徐展开。这部萨迦在开端部分介绍了通加的"庭"的大会领袖和精通法律的诉讼能手。随后话题一转，立即引到西部的布雷扎湾峡谷，我们在那边同《拉克斯峡谷萨迦》中已为读者和听众所熟悉的头领们相遇会面。于是我们便可说道这部萨迦从第一页起便展示了视野十分广阔的冰岛全貌，而且也把已经或者不曾笔录成文的冰岛萨迦口头叙事传统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部萨迦的第一部分描叙了三门婚事，而每门婚事结果都很糟糕。假如我们把婚姻看成是打算用以确保家庭兴旺发达和社会繁荣昌盛的最为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这类婚变事故必定是预示凶兆的。

《尼雅尔萨迦》共有一百五十九章。书中主要人物赫利扎伦迪庄园的贡纳尔·哈蒙达尔松和伯格索斯沃尔庄园的尼雅尔·索尔吉尔松直到第十九和二十章才得以露面。贡纳尔被杀殒命于第七十七章，而尼雅尔、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子们在第一百三十章里才活活地被烧死在他们家里。这部萨迦余下的章节用以



叙述纵火案引起的报复行动的后果，而以这场冲突的主要幸存者，斯温纳费尔的弗洛西·索尔达松和尼雅尔的女婿卡里·索尔蒙德松远行前去罗马忏悔他们的罪孽并获得赎罪之后两人重新释隙和好来结束这部萨迦。这一和解更为一门婚事所进一步敲定：仇家的一方卡里娶了他的死对头霍斯库尔德的一心想替夫报仇的遗孀为妻。

因而，这部萨迦在它的篇幅冗长的开场楔子和结尾部分涉及到十分广泛的范围。书中有两场旷时日久的漫长冲突，而以贡纳尔被杀和尼雅尔举家被焚达到高潮。贡纳尔招来杀身之祸是由于同他邻居的一场冲突，冲突的星星火花被他的兄弟莫德煽动点旺起来，尽管莫德他自己并没有亲身参与这些行动。那些点燃这场冲突火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动机显然或是出于对贡纳尔所享有的成功和荣誉怀有妒忌，或者纯粹出于恶意伤害，虽然最后领导突击的人是白色吉祖尔，此人是当地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仅仅突出地表明那种认为在所有萨迦叙述的冲突之中都是好人整齐划一地摆开阵势去对付坏人的想法是多么令人产生误解的。在冲突的双方我们都可以找出一些令人钦佩的人物违心情愿地被拖进争执中去。往往是卑劣小人的坏心眼挑起事端而好人却被迫违反他们的善良性情去淌浑水。

这一连串坏事的演变在导致尼雅尔被烧死的事件中重复发生了。其实，在这部萨迦的开端部分很早就埋下了杀机，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贡纳尔和尼雅尔两人的妻子都各自用唇舌作刀枪格斗起来。只要两个男人尚还活着，他们有能力遏制住冲突。可是贡纳尔一死，再加尼雅尔的儿子们对他们的父亲愈来愈桀骜悖

逆，厄运便愈来愈得势，控制了事态的发展，直到最后尼雅尔的儿子们犯下了一个令人惊骇的罪行，他们竟然把赫维塔内斯岬角的头领霍斯库尔德杀掉了。这就转过来向另一个杰出的头领，斯汶纳费尔的弗洛西·索尔达松挑衅叫阵，以至激怒得他发动突击把他们活活烧死在伯格索斯沃尔庄园。尼雅尔、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孙子全都葬身火窟，因为虽然提供给他们逃生的机会，他们却拒不肯逃离已经熊熊燃烧的房屋。他们的三个儿子不是在厮杀中毙命便是在火窟中丧生。

为何像白色吉祖尔和弗洛西·索尔达松这类杰出的头领们竟然肯挺身而出去攻击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和尼雅尔的儿子们这类人物，其中的道理同个人之间的憎恶仇恨无关，而是更多地同旧社会的意识观念有关系，这种意识观念要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家庭和兄弟必须站在一起，而且相信在危急时刻替血亲报仇是毫无选择余地的唯一出路。也正是同一意识观念控制支配着尼雅尔的思路，驱使他最终选择了慨然赴死而不情愿屈辱含垢地偷生，因为他明白自己没有能力为他的儿子们报仇。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类报复性文化乃是一个没有行政权威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那个社会的根本结构所造成的。可是在尼雅尔自己对他的行为所作出的解释背后却还蕴藏着更为意味深长的激昂情绪，他知道凡是能听见他的话的人必定能理解他这番举动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想要同他儿子死在一起，希望他们因此而全都能够得到赦免他们罪孽的宽恕。他的死亡是抛弃旧社会的信号，也是朝向新秩序迈出一步的标志。

在《尼雅尔萨迦》里，我们看到了对许多战役和其他悲剧事



件的难忘的描叙，不过全都没有比那场大火描叙得更为出神入化的。然而所有这些暴力场面应该不会把在萨迦里许多场合可以见到的为和平奔走和为调解所作的主动努力遮蔽掉。《尼雅尔萨迦》比其他任何一部《冰岛人萨迦》更为明确地显示出在旧社会里好人情愿不遗余力地为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而奋斗。若是两个真正的朋友卷入了争端之中是最容易重新和解言归于好的。当贡纳尔和尼雅尔的妻子各自派人去把对方的雇工杀死之后，丰厚的赔偿金立即支付而两个丈夫之间的诚笃友谊得以继续保持。当贡纳尔和他的仇家之间出现冲突时，尼雅尔既精明机灵又劲头十足地致力于调停纠纷，纵然这些相同的仇家总是成功地使争端死灰复燃，直到最后和解的条件变得如此苛刻以至贡纳尔不堪其苦只得愤而拒绝遵照他们的索取行事。这部萨迦第一部分可得出的结论大概是：只要报仇的需要仍是社会的基础，人类的本性归根到底是过于邪恶以至于仲裁公断无法持久有效。

这部萨迦的后面一部分有迹象看得出来尼雅尔已意识到传统方法毫不灵验。所以当斯卡普赫丁杀死了斯莱恩·西格福松之后，尼雅尔便动了念头要收领霍斯库尔德为养子，用作一劳永逸解决争端的另一条出路。他打算让霍斯库尔德成为他的儿子们的一个兄弟，大体上就如同孔雀奥拉夫希望克雅尔丹和伯利之间的关系那样。可惜这两对难兄难弟的命运竟然同出一辙，这大概因为尼雅尔的儿子们在他们心目里无法认为或者相信，正统规矩的报仇已经被舍弃不用，而这种缺乏信任恰恰是旧文化的病态。

在《冰岛人萨迦》之中，一心报仇的愿望和想要和解的冲动

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像赫维塔内斯岬角的戈狄霍斯库尔德遇害引起的一连串轩然大波的那几段情节一样，描叙铺垫得如此扣人心弦又令人回肠荡气。显现在我们眼前，一边是霍斯库尔德身份高贵虽清白无辜却蒙冤屈死，听凭希尔迪贡鼓起如簧之舌进行令人骇然的煽动唆使，另一边是许多好人孜孜不倦地折冲撙俎为求得解决而汲汲奔走。而存亡攸关的，一方面是缔造和平避免更多好人送命的愿望，和另一方面是直接卷入事端之中的那些人的荣誉。希尔迪贡在煽风点火之中把目标对准弗洛西，使出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所有威势，以至于不难看出他在到达“庭”的大会会场时，他的荣誉和好汉气概已危如累卵。然而尼雅尔的儿子们的荣誉也同样处于一触即溃的地步。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他们为杀害霍斯库尔德付出巨大丰厚的赔偿来达成折衷妥协以至他们的荣誉不遭受损害呢?

在阿耳庭的大会上，这出戏分成三幕来演出，它对整个冰岛社会的重要性由于全岛各地最有权势的领袖们都赶来参加而变得十分突出。在第一幕里，我们见到尼雅尔的儿子们到处寻找援手以增加他们的支持者。他们的地位难于经受得住同有权有势的头领持续较量，因而他们若是不想让事情出现对他们不利的逆转，他们必须尽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可是他们寻求支持的努力已表明要比起初预计的结果相去甚远。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卡普赫丁对于暗示的过于敏感以至他的殊为可耻的行径败露，结果导致头领们加快了他们的行动。第一幕看来不大有指望能最后以重新和好而得以解决纠纷。接下来一幕详情细节地陈述了正式法庭的诉讼官司。这桩公案终于因为莫德施展了阴谋诡计而不了了之，而莫德·瓦尔加尔德松自始至终一直



扮演着一个两面派的角色。因而,弗洛西丢脸出丑,不得不含辱蒙垢退出这场官司,看来逼得他除了铤而走险报仇雪耻之外已别无退路可走。最后一幕以尼雅尔自己出面要求发言开始。他提出把这桩官司交由仲裁公断,这表明他愿意接受条件求得解决,并且为此而向双方最可尊敬的头面人物呼吁求助。判决终于如期作出,在“庭”的大会上应该支付的赔偿金额幅度也确定下来。头领们和平民们对这桩官司和解决办法的重视程度可以从这件事情上看得出来。他们都情愿往尼雅尔的儿子们带到“庭”的大会的金钱上再增加数目。最后解决的支付金额终于确定下来:在立法会议的空地上六百马克白银垛成一大堆。

事态仍然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弗洛西的正派体面的意识观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斯卡普赫丁在这件事情上使得自己十分丢脸,他倾向于厮杀一场而不是忍受耻辱,不过出于对他父亲的尊敬他仍能控制得住自己。尽管已经发生了这一切,尼雅尔的荣誉仍然是同他儿子们不可分割的,也无法分得开的。

尼雅尔怀着最善良的意愿在那一堆愈积累愈多的钱财上增添了一件丝绸长袍和一双靴子。他无意之中造成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局面。那堆银子是象征着和解的标志,在那些在场的人目光之中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物,它一方面代表了金钱,而另一方面代表了荣誉和精神价值。尼雅尔放到那堆银子上去的馈赠固然增添了看得见的信物然而却使得它变得不稳定。那件猩红色的长袍放在那堆银子旁边似乎格格不入,它看起来代表了奢侈豪华和懒散优闲而不是厮杀搏斗和英雄主义。添加上去的东西使得整个赔偿的含意都发生了问题。弗洛西不免疑窦顿生,怀

疑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会将它理解成使他蒙垢受辱的信号。他同斯卡普赫丁口角顶撞起来，随后接着是滔滔不绝的破口辱骂。脆弱的和平被摧毁夭折，而事到如此尼雅尔被烧死也就不可避免了。

《尼雅尔萨迦》里有许多起在法庭上正经八百地打官司到头来却是毫无结果一场空。全体国民通过的法律不再能够带来和平，于是人们转而寻求仲裁公断。在《冰岛人萨迦》之中，没有任何地方作出如此许多努力来诉诸于法律和通过法庭以求达成和平解决，也没有任何地方这种努力像尼雅尔被烧死之后那样密集强烈。我们可以说《尼雅尔萨迦》的作者情绪激昂地企图在叙述之中使法律的法典法规条文通过艺术加工能生动形象地运行起来，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正在狂热地力图运用法律带来它按理应该保卫住的和平。可是大概只能说两者都没有取得成功，一场全武行的大打出手在“庭”的大会上就爆发了。在尼雅尔被烧死之后新的一轮讲和活动马上着手进行，部分地是由于来自锡扎的哈尔主动提出他儿子之死不必支付赔偿便可了结。这种甘心情愿给予饶恕的宽容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态度。哈尔是从布伦德传教士①手上接受洗礼的第一个头领，紧随其后尼雅尔也作了仿效。

尼雅尔寻求和平的努力终于在同弗洛西的和解一筹莫展之时出现了转折点。在此之后，尼雅尔被烧死已不可避免而这部萨迦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也随之毁灭。在那举家纾难的大火之前所发生的预兆凶祸的咄咄怪事烘托出一种气氛，令人不禁缅怀

① 德意志传教士，曾到冰岛传教，对冰岛全国于公元1000年改信基督教起过作用。——译注



联想到史诗《女占卜者的预言》①(瓦洛斯帕)所预测的世界末日②(拉格纳罗克)的来临。可是历史和生活本身毕竟在滚滚向前,《尼雅尔萨迦》向我们揭示了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新世界的根苗可以在旧世界里寻找到,正如我们所见:贡纳尔不情愿参与杀戮,尼雅尔渴求和平与博爱,并且身体力行作出范例即收领了霍斯库尔德·索莱恩松为养子。可是停留在荣誉和报仇意识观念基础上的旧世界是和持久和平水火不相容的。新世界是随着基督教进入冰岛而得以展开的,这就说明了这部萨迦何以不惜笔墨地详尽描叙皈依基督教的细节。基督教通过几个途径展现出它的轮廓:在和解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之中、在尼雅尔解囊捐助之中、尤其在他热切劝说他的儿子们陪他一起活活烧死的农舍之中、还有在来自锡扎的哈尔拒绝为儿子之死索取赔偿以利于求得和平之中。

尽管大火过后随之而来的报复篇幅冗长而且本身尚嫌过分激烈,可是读者们依然能够觉察得出来那股崇尚暴力的劲头却正在从萨迦里拔除掉。这一报仇的过程从艺术加工上来看有其重要性,因为萨迦中已形成了对尼雅尔和他的一家所产生的巨大同情心。在这部萨迦的范围之内似乎每个人都承认这场报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那些遭受它荼毒伤害最深的人亦如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段情节象征体现出血亲复仇的旧世界的终结。除了尼雅尔在他临死之前所讲的那些话之外,新的基督教

---

① 冰岛著名的埃达神话诗,它描述了北欧多神教的神的由来、创世和毁灭。——译注

③ 即《女占卜者的预言》史诗中所预言的众神祇创造的旧世界的末日,众神的乐园被大火焚毁,众神亦全都被大火烧死。——译注

意识观念支配了萨迦的结尾部分，它的高潮可以从弗洛西和卡里的行动之中观察出来。这两个主要的死对头都去了罗马，获得了对自己罪愆的赦免，在此之后终于尽释前隙重新和解。那个毫不留情的复仇者卡里同那个愤怒无法平息的仇根煽动者希尔迪贡竟然结成连理，和平这才终于得到了保障。

然而除了这一基督教景象之外，在这部萨迦的最后几个章节里并未为传教士们节节胜利而高唱凯旋的曲调。相反地，我们倒可以察觉到对已发生的一切所抱有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尼雅尔萨迦》论述的是一个失去的社会，它将一去不复返。它毁灭的种子是深埋在它的根基之中，而同一的种子又发芽抽长成一棵茁壮的参天大树。《尼雅尔萨迦》展示出这棵大树是如何被折断推倒的。萨迦作者毫不怀疑宁可丧失掉一个人的性命而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要远比为了追求个人和家族的荣誉而牺牲灵魂好得多。这一观念最为明显地贯穿于处置尼雅尔和他的全家在大火烧死之后所遗留下来的骨殖残骸的对话之中。可是这部萨迦似乎要让这种思想给人留下激动人心的印象，即是旧社会的生活里充满了辉煌和神效，它们随着那个社会灭亡而烟飞灰灭。贡纳尔和尼雅尔以及他们惨遭横死的英雄传奇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这部著作可以当作新旧交迭的风云际会的记载来阅读，讲到了正式接受基督教之后旧世界的立即崩溃，以及这个联邦式的国家的垮台在那些仍旧要在新的变更了的时代里生活下去的人们心底里触发的感情。这部萨迦仿佛是公元 1300 年的冰岛同它生活在第一个千年末期的祖辈们的那些冰岛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对话。

《尼雅尔萨迦》描绘到的人物数目浩繁众多，而且三教九流



无所不包，人物的个性性情都勾画得轮廓分明往往还带有几分幽默感，在这方面它胜过其他萨迦而居于鳌首。甚至贡纳尔这个接近于金发英雄陈调俗套的人物，但是却通过他所表达出他对残杀的憎恶反感以及阐明虽已被宣布放逐而仍呆在家里不走的那几番激情洋溢而活力充沛的言论，使得这个人物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尼雅尔则是一个非英雄主义的，可是精明而有时甚至狡黠的人物，恰好与贡纳尔形成了对照。斯卡普赫丁亦是如此，他那巨人般的身材、他那丑陋难看的龇牙咧嘴、还有妙趣横溢而又讽刺挖苦的言辞使得他成为这部萨迦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居然保守住他的秘密直到在火里烧死都不曾泄露出半句。这几个庄园的主妇们，哈尔盖尔德和贝格索拉，也是使人无法忘怀。她们两者都不是无瑕可谪的，而哈尔盖尔德其实是坏人之一，可是她们都是骄傲自尊而又积极灵敏的女人，毫无畏惧去干对她们自身有好处的事情。性行为被视作洪水猛兽般的危险或导致毁灭的力量，在这部萨迦里议论得比大多数、甚至所有的萨迦更为公开。

不管是什么人写成的《尼雅尔萨迦》，那个作者谅必对于他的年代里的叙述体传说，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人笔录的，都能够逐句背诵。贡纳尔和尼雅尔确有其人这已毫无疑问，而绝大可能是关于贡纳尔和尼雅尔的故事亦早已在讲述流传。萨迦的作者大概是讲述这个故事的说书人之一。不过显而易见，这部作品是作者呕心沥血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从大多如今已无从查考的素材里凝练精华而创作出来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这部萨迦里关于法律和司法诉讼显示了自 1271 年冰岛采用法律以来所产生的影响。最古老的手稿抄本和手稿残卷所注

明的日期是 1300 年。因而这些手稿连同其他一些论据都被用来确定这部萨迦成篇于 1275—1290 年之间。中世纪的手稿抄本几乎有 20 部，而后基督教改革运动年代（16 世纪——译注）留下的纸张稿本数量非常多。这证实了一个事实：《尼雅尔萨迦》一书始终是家族萨迦之中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扛鼎之作。

爱情悲剧——贡恩劳格萨迦

蛇舌贡恩劳格和金发美女海尔嘉萨迦写的是一对杰出的年青情侣的悲剧性爱情故事。他们俩在年纪很轻时就坠入爱河。这部萨迦在形容当时海尔嘉的容貌时这样写道：

"海尔嘉是如此美丽，以至于见多识广的博学者们都说她是冰岛从古至今最绝色的佳人。她一头秀发长得足以完全盖住周身，而且闪闪发光仿佛是一片金箔。大家都觉得无论是走遍博尔加峡谷还是别的更远的地方，都难以找得出可同金发美女海尔嘉相匹配的佳偶。"

贡恩劳格既是个诗人又是个海盗，他在相貌和性情两方面都远非如此完美。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同他的父亲有过几次厉害的冲突。他要忤逆反抗他的父亲，却又缺少完全地我行我素的力量和智慧。后来他在生活中同海尔嘉的父亲还有外国的王子们发生了冲突。他的勇气是不消怀疑的，然而他有勇无谋，鲁莽得屡屡惹是生非。他向海尔嘉求婚有点粗鲁无礼，甚至放出口风说在她的求婚者远航海外时她必须等候三年。可是到了约定的日子贡恩劳格却仍羁旅异乡未能及时赶回，于是海尔嘉便出嫁给了贡恩劳格的情敌赫拉弗恩，一个在大多方面似乎比贡恩劳格更出色的人物。可是萨迦却写道："这样的婚事安排一点也



不合海尔嘉的心意。”贡恩劳格对自己的命运怨天尤人之余便殚精竭虑来阻挠破坏这门婚事，而且还得到了海尔嘉的从旁相助。萨迦的读者们往往忽视了海尔嘉在这桩事情上执拗任性到何等程度，她已经尽其所能地蔑视违抗夫权的威势。不妨引用一些这部萨迦中的段落来作出解释，而这些引文同时还向我们揭示清楚：萨迦并非只是一味地因袭俗套沿用陈词滥调，萨迦有时也会相当周密仔细地留心注意它们的人物的感情生活。且看海尔嘉和赫拉弗恩的婚礼是怎样写的：

> 大多数人都在说道新娘的神情沮丧郁闷。有句谚语说道：年纪轻时学会的东西在心里记牢得最长久，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而这正好符合那时候她的心情。

在婚礼过后不久，赫拉弗恩梦见自己躺在妻子的怀里便被人杀死，伤势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不消再包扎裹伤，而她却对这个梦甚以为然。他用诗句讲出了梦幻所见：

> “我决计不会为此而哭泣，”海尔嘉说道，“你们人人都心怀恶意对我玩弄花招，我料定贡恩劳格谅必已回来了。”说罢便号啕痛哭起来。

果真如此，不久之后便传来贡恩劳格已经返回故里的音讯。海尔嘉闻听之后对赫拉弗恩变得脾气如此强犟以至于他根本无法把她留住在家里。于是他们俩便到博尔加去。赫拉弗恩亦不曾享受到多少肌肤亲昵的乐趣。



不久有一场婚礼盛典，贡恩劳格和海尔嘉两人都出席了。在这个婚礼上,他们两人倾诉衷情,最后海尔嘉终于接受了贡恩劳格馈赠的珍贵信物：一件长袍。从那时候起她似乎完全同她的丈夫离心离德、形同陌路。正因如此,故所以她毫不看重自己的婚姻而独善其身，或者换言之根本不考虑对她丈夫应尽的义务。结果终于逼得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彼此残杀同归于尽而海尔嘉再次婚嫁。她同她新的丈夫生儿育女，然而这是一场没有爱情的姻缘。她郁郁而终，对她自己的爱情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坚贞不渝,且看这部萨迦是怎样写的：

> 海尔嘉最大的乐趣就是把贡恩劳格送给她的那件长袍取出来，铺展抻平之后目不转睛地对它凝视良久……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海尔嘉坐在生了火的房间里,她把头倚靠在丈夫索尔凯尔的双膝上。她叫人去把贡恩劳格送给她的那件长袍拿来。当那件长袍拿来之后,她坐起身来,把它摊开在她的面前。她瞪大了眼睛,盯住长袍一动不动。然后她身体往后一仰猝然倒在她丈夫的双臂里，已经气息全无香消玉殒了。

海尔嘉可以说成是体现热恋之中(或者被人热爱)的妇女的化身,她决不容许自己怯弱而被人吓倒,她终生不渝坚贞于自己的爱情至死方休。她对爱情的赤忱至诚是容不得怀疑的。她始终处于火热奔放的情欲所支配掌握之中。可是萨迦文学作品都因袭依从这样的惯例俗套，即是萨迦中的主要事件或功迹必须由男人出头露面或者由他们来担当：于是我们看到了贡恩劳格



同父辈之间的争执过节，同他自己的父亲伊鲁吉、同海尔嘉的父亲博尔加的索尔斯坦恩，还有挪威的埃里克雅尔，后来贡恩劳格又同赫拉弗恩发生了冲突。就《贡恩劳格萨迦》写到男人的情节来看，一方面是由抱负和荣誉所支配的，而另一方面是受爱情和妒忌所影响的事件，这两者是容易区别开来的。十分清楚的是，贡恩劳格直到生命结束之时都非常难于控制住他的妄尊自大，而这也正是他无法通过婚姻来得到海尔嘉的一个原因。然而他也忠贞于他的爱情，决不始乱终弃作诗玷污亵渎她的名声，从未像别的萨迦里有些诗人在向他们曾作诗颂扬的女子求婚时所作的轻浮勾当。

《贡恩劳格萨迦》的构思相当简单，情节主要集中在爱情故事上。整个情节用叙述表白手法从故事开端就在索尔斯坦恩的梦境里概括扼要地描述出来并且将那段爱情着重突出。这种叙述表白手段也把这部萨迦同《拉克斯峡谷萨迦》联系起来。《贡恩劳格萨迦》大概写成得较晚，约在13世纪的最后30年里成篇。

这本选集中所收集刊印的几部萨迦将13世纪写成的冰岛人的萨迦以线条清晰而又类型多样的形象介绍给读者，而且这几部萨迦都是所有萨迦之中最有价值的珍品。无论如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选集都无法将这个风格类型五花八门的文学流派勾画出一幅逼真的画面，所以人们应该希望在不太长久的时间里这些作品全都有中文版本可供阅读。

（石琴娥 译）



主 编 序

石琴娥

《萨迦选集》在新千年里出版了，这真令人十分高兴，因为它是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中翘待企盼已久的一桩大事。既是“十分高兴”，又是“翘待企盼”，莫非是故作隆重之状聊表祝贺之意的客套辞令耶？不是，并不是题跋作序的应景文章，而是欣逢文坛盛事心里确有所感的由衷之言。

冰岛萨迦是一种散文叙事文学，这类作品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它们的内容多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依据，反映了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的各族部落和家庭的生活，歌颂了部落的贵族英雄。大部分萨迦叙述的是部落或氏族，甚至家庭内部的仇杀纠纷，而英雄的悲剧性格十分突出。这些故事大多在民间口头久为流传，写定的人往往无从考稽。

冰岛萨迦虽然具有这个名称然而它的意义和价值决不局限于冰岛，仅表明反映欧洲氏族社会末期生活的文学以冰岛最为丰富，这是因为最早从挪威迁徙来的定居者把古代北欧和日耳曼人地区的历史英雄传说带到这里，形成独特的冰岛文学。从形式上它可分成诗歌和散文两种，诗歌就是埃达，散文则是萨迦。北欧海盗时期甚至在此之前亦即公元 9 世纪之前在斯堪的



纳维亚地区和日耳曼人地区广泛流行讲故事或吟诵，逐渐形成了民间喜闻乐见的口述萨迦传统，它比由行吟诗人吟诵带韵律的埃达诗歌更易为人接受亦更能发挥讲故事者的才能，而且经过表演者的加工，故事情节更跌宕起伏，脉络更错落有致，而人物更鲜明突出。简而言之，口述萨迦大致类似我国从宋朝到清朝广泛流行的而且至今仍保存这一传统的韵散文兼用连讲带唱的说唱文学或者是说书，而萨迦作品则相当于说唱的底本，比方说是:《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等一类的话本。其实，冰岛萨迦和宋代话本在表达叙述艺术上确有异曲同工之妙，非但两者写成的年代相去不算太远，而且后来也殊途而同归：萨迦开创了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长篇小说的先河，而宋代话本则发展成为演义小说。当然两者也存在着不同，冰岛萨迦叙述的故事中心内容仍不外乎仇杀纠纷，因为氏族社会末期血缘关系依然高于一切而氏族社会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便是冲突和仇杀；而宋代话本则更着重宣扬忠君报国，因为那时候早已进入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

《萨迦选集》所收辑的都是冰岛人的萨迦，这些家族萨迦都是叙述冰岛的人和事，这些萨迦都是产生于北欧海盗时期的文学作品，颂扬的人物上至国王下到农夫都是身兼海盗或者当了海盗才发迹起家的，因而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形态和人物的观念全是北欧海盗式的。它们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大宋宣和遗事》，两者讲的都是“强人好汉”的故事，前者叙述冰岛海盗驾舟出没横行于海上，后者讲的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结拜聚义梁山泊的前后经过。

冰岛萨迦是欧洲中古年代独秀一枝的文学瑰宝，在它的身

上融合保存着欧洲古代多神教文化的精髓。基督教势力的扩张和对“异教”文化的排斥压制以及这些地区的动乱和战争使得保留明显“异教精神”的氏族社会文化在欧洲大陆上消亡殆尽，而冰岛受到基督教的侵袭时间很晚，因而这些文化遗产得以较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且对后来欧洲文艺产生重大影响。正因如此，冰岛萨迦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占有十分显眼的地位，而“萨迦”一词在后来欧洲许多民族的语汇中成为通用名词，意为长篇英雄冒险故事，或写家族兴衰的长篇小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萨迦选集》的出版是件令人高兴的大事，因为它填补了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中的一项空白。

严格地讲“填补空白”的说法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被斥之为谬误与无知，因为这部选集中的一篇——《尼雅尔萨迦》已在198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侯焕闳先生翻译的《尼亚尔传说》功底深厚，语言朴实，不失大家风范，惜乎根据转译的俄译本似乎有点先天不足。《萨迦选集》收辑了久负盛名的三部长篇、一部中篇和二部短篇，它们都是冰岛散文叙事文学中熠熠发光的精萃珍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冰岛萨迦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看填补空白的说法好像还讲得过去。如果说冰岛萨迦的题材大多是仇杀纠纷的话，也不尽然每篇都以仇杀为内容。选集中的《贡恩劳格萨迦》便是一部近似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爱情悲剧作品。《红色埃里克萨迦》更是别开生面叙述了整整一千年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冰岛人驾着原始的木船行驶在汹涌浩瀚的大海上，不但发现了格陵兰还远到美洲东海岸。这类探险壮举持续了前后近三十年之久，冰岛人的足迹踏上了北美洲的巴芬岛和纽芬兰，据说还南下弗吉尼亚、乔治亚和佛罗里达，冰岛人发



现新大陆比哥伦布1492年才抵达巴哈马群岛要早出几乎五百年之久。这真是何等了不起的丰功伟绩。而冰岛人的这些业绩除了见诸于《王鉴》、《冰岛人记》这类编年史料外,主要是记载在《红色埃里克萨迦》之中,使我们能够在一千年后又能亲历其境般阅读到这类探险壮举,岂不是值得拊掌而笑的赏心乐事?

冰岛萨迦以往虽则在我国译介不多,但是我国的文人学者、骚士墨客对它并不陌生。早在40年代中叶,上海、重庆等地出版物中已经有关于冰岛萨迦的介绍。记得大概是1979年阳春,著名诗人冯至先生有一天晚上留笔者在他家吃便饭。就像往常一样,饭后清茶一杯促膝长谈,这是令人向往而兴奋的时刻,可以如同醍醐灌顶般蒙受先生谆谆教诲启蒙。那天晚上先生谈到他1977年访问北欧五国之行,讲到他在旅途上写的两首关于冰岛的诗章。(后来拜读了这两首诗:《冰岛养羊歌》和《小广寒》。《小广寒》诗云:

明月何年陨一角?
大洋拥向北极圈。
冰川流下清凉水,
地热喷出蒸气泉;
雾港晴时招远客,
熔岩隙处建家园。
嫦娥回首应含笑,
喜见尘寰小广寒。

附 注

冰岛地面大部分被熔岩覆盖，据云与月球表面相似。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有“雾港”意义，冰岛居民的祖先多系挪威、爱尔兰的移民。

1977 年 9 月 25 日，冰岛①

这首律诗寥寥数笔便把冰岛那个奇特而遥远的国家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来，活龙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真不禁令人拍案称绝。）

我们也谈到了冰岛的埃达和萨迦，笔者对尚无中文译本颇失诸于焦躁。说来汗颜，笔者虽忝列门墙，并且本人又从事北欧文学研究工作，却想不到先生对冰岛萨迦如数家珍，有精辟深堪的真知灼见，原来先生 30 年代负笈德国研究德国文学之余还涉猎北欧文学，尤其是冰岛的埃达和萨迦。在谈及如何译介冰岛萨迦时，先生表示看起来还是以先出一部选集为好，等时间较适宜些即可着手选题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拖延下来，想不到一耽搁便拖过千年之交，这真是始所未料的。如今《萨迦选集》首次在国内付梓，而哲人却已乘鹤归去，缅怀先师之余，不禁想到正是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使这部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得以翻译出版。宏愿既酬，亦可告慰冯至先生一二。

《萨迦选集》的翻译出版是有关各个方面通力合作的硕果。资深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家们在电视文化和俗文化夹击之下文学书籍市道不振的今天，决定出版这样一部欧洲中古文学作品

---

① 见《冯至选集》第一卷《诗 · 梦幻剧 · 历史故事》第 243 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于成都出版。

② 冯至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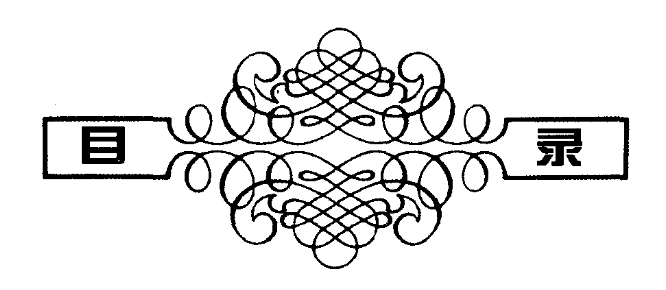


是需要深远的眼光和果敢的胆识，是为了振兴事业而并不着重于急功近利的效益。这本选集的责任编辑鲍静静可谓人若其名，像空谷幽兰一般文静娴雅。说实话，笔者在起初时颇为担心这样年青的姑娘能否担当起皇皇巨著的责编重任，亦不免有几分埋怨商务印书馆既然决定出版萨迦，怎么不派一位老成的长者来主持其事。孰料这位文静的年青姑娘好生了得，工作起来风风火火，钉是钉、铆是铆地一丝不苟，而且认真得几乎近于苛求，岂止“不让须眉”简直让须眉折腰。这才让人安下心来竟至刮目相待，不由得从心底里称赞：如今后生果真可畏！

《冰岛萨迦选集》的翻译出版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冰岛共和国驻华大使奥拉夫·埃吉尔松先生（H. E. Amb. ÓLAFUR EGILSSON）和大使馆参赞拉格纳尔·鲍德松先生（Mr. RAGNAR BALDURSSON）的积极推动和亲切关怀。虽说这也部分地可算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不过他们高素质的文化修养和学识，以及待人接物的诚恳坦率和经百问犹不惮其烦的工作热忱都给人留以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本选集的顺利出版是和他们两位来自冰岛萨迦的故乡的使者鼎力相助分不开的。在此谨向奥拉夫·埃吉尔松大使先生和拉格纳尔·鲍德松参赞致以衷心感谢和良好祝愿。

2000年1月12日于北京





上　　册

下　　册



文兰萨迦

石琴娥 译



一 格陵兰萨迦

1 从前有个人名叫索尔瓦尔德，他是红色埃里克的父亲。因为伤了人性命，埃里克父子俩不得不从挪威的雅德伦弃家出走，逃到冰岛谋求生路。那时候冰岛拓殖日久，凡可居住的地方早已都有人定居。他们只好在德伦加尔的霍恩荒滩上栖身。索尔瓦尔德经受不住风霜之苦，竟然染病亡故。红色埃里克娶了个名叫肖德希尔德的姑娘为妻，往南迁徙到瓦特恩岬角的埃里克农庄上安置下来。夫妻俩有一个儿子，名叫莱夫。

埃里克又杀了埃约尔夫·索尔和决斗者赫拉弗恩，于是他被放逐出赫伊卡峡谷。他只得朝着布雷达岬湾一路西行，后来总算在奥克森岛上定居下来，重新盖造了埃里克农庄。他曾经把一些可用来打造高背座椅的雕花木板借给了布雷达博尔农庄的索尔盖斯特。当他前去索回这些木板的时候，却遭到那人一口拒绝。由此引起了他们之间争吵，而后又动手厮杀。埃里克的支持者是：斯蒂尔·索尔格里姆松、斯汶岛的埃约尔夫、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以及阿尔普塔岬湾的索尔布伦德的儿子们；索尔盖斯特得到希塔尔峡谷的索尔盖尔和索尔德·吉列尔的儿子们的支持。

在索尔海湾“庭”的大会上，埃里克被判处放逐。于是他在埃里克峡湾购买船只准备出海亡命。一切就绪之后，斯蒂尔和别的几个人前来相送，他们陪伴着他驶出沿海岛屿群。埃里克告诉他们说他要去寻找乌尔夫·克劳的儿子贡比约恩曾经看见



过的那片陆地，那次贡比约恩被风吹得驶离航线朝向西行发现了贡比约纳尔礁石岛群，并且在远处瞥见那片土地。他又加上一句话说：倘若他能够找得到那片土地便可以重返乡里遍访故旧。

他绕过斯纳弗尔冰川①向大海驶去。他终于找到了那片梦寐寻求的土地。他在被他命名为"中冰川"的那处冰川附近弃舟登陆，这片土地如今名叫布莱塞尔克。他又从那里沿海岸南下，想要弄清楚这片土地究竟是否适乎居住。第一个冬天他在"东移民区"中部附近的埃里克岛上度过。到了开春后，他来到埃里克峡湾，并且决定在此处安家。那年夏天他向西部旷野荒原跋涉探险，并且为许多标界性的地点起了名字。第二年冬天他在瓦尔弗峰不远处的埃里克霍尔姆群屿度过。第三个夏天他扬帆北上一直驶到斯纳弗尔并驶进赫拉弗恩岬湾，他这才发觉自己已不再是在埃里克岬湾的岬角上，按照估计大概已深入腹地。于是他便转身折回，并且在埃里克岬湾入海口外的埃里克岛上度过了第三个冬天。

来年夏天他驾舟返回冰岛驶进布雷达岬湾。他把已经发现的那片土地取名为格陵兰（绿岛），因为他认为起了个有吸引力的名字便会有更多的人抵挡不住诱惑而甘愿冒险一行。埃里克在冰岛过冬之后，来年夏天又前去格陵兰拓土殖民，这一回他在埃里克岬湾的布拉特里德安了家。

据学问渊博的人士言之凿凿，那年夏天红色埃里克动身去格陵兰殖民的时候，从布雷达峡湾和博加尔峡湾追随他启碇出

① 当时利用堆垛层积有如山丘般浮现海面上的冰川作为起始或终点的识别标志是北欧人惯常使用的航海术之一。由于北极漂浮下来的冰层不断南移，这种识别航线的方法于14世纪起逐渐被废弃。

(Valgerður Bergsdóttir)

那年夏天红色埃里克动身去格陵兰殖民，从布雷达峡湾和博加尔峡湾追随他启碇出海的船只共有二十五艘。



海的船只共有二十五艘。然而到达彼岸的却只有十四艘，有些在中途折回，也有些在海上遇险罹难。这一壮举发生在冰岛通过法律皈依基督教之前十五年左右①，那时候弗里特里克主教和索尔瓦尔德·考德拉伦松都已远飏海外②。

跟随埃里克出海的那些人都在格陵兰占有了土地：赫尔约夫·巴达尔松占有了赫尔约夫岬湾，并且在赫尔约夫岬角安了家；凯蒂尔占有了凯蒂尔岬湾；赫拉弗恩占有了赫拉弗恩岬湾；索尔维占有了索尔维峡谷；海尔吉·索尔布伦德松占有了阿尔普塔岬湾；索尔比约恩·格罗拉占有了西格鲁弗岬湾；埃纳尔占有埃纳尔岬湾；哈弗格里姆占有哈弗格里姆岬湾和瓦特纳地区；阿恩劳格占有阿恩劳格岬湾。别的一些人则到西移民区去了。

2 赫尔约夫·巴达尔松以前曾经在德雷普斯托克居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妻子名叫索尔盖尔德，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比约恩尼。

比约恩尼是个大有出息的人。从年青时候起他就急切渴望出海到外国去。他为自己挣得了财富并且赢得了好名声。冬天他或是在海外度过，或是回到冰岛陪伴父亲，年年如此轮流交替。他很快就拥有了一艘属于他自己的商船。

比约恩尼在挪威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里，他的父亲赫尔约

① 这次航行在公元985或986年，而冰岛正式皈依基督教在公元1000年。

② 据博学者、冰岛历史学家阿里·索吉尔松（1067—1148年）记载：从德国来的弗里特里克主教在冰岛北方移民索尔瓦尔德·科德拉伦松的协助之下在冰岛建立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前后共存在5年（981—986年）。索尔瓦尔德在阿耳庭上杀了两人后即同弗里特里克一起逃往海外。



夫卖掉了农庄，跟随红色埃里克移居格陵兰。在赫尔约夫的船上，有个从赫布里底群岛来的基督教徒，他是著写《大海翻腾的谣曲》的那个诗人。这首谣曲的迭句唱道：

> 我恳求圣洁的僧侣之主，
> 为我指点出旅程的航向，
> 但愿崇高的上帝在天空，
> 伸出有力的手将我庇护。

赫尔约夫在赫尔约夫岬角建造起了家园，他是个很有身份的头面人物。

埃里克居住在布拉塔里德。他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在格陵兰人人对他莫不肃然起敬，并且承认他的权威。他有三个儿子：莱夫、索尔瓦尔德和索尔斯坦恩，还有一个女儿名叫弗蕾迪丝。弗蕾迪丝早已出阁，嫁给一个名叫索尔瓦尔德的人为妻，夫妻俩居住在加尔达尔，如今主教宅邸就在那里。弗蕾迪丝是个蛮横无礼、事事要由她作主的悍妇，好在她的丈夫是个优柔寡断的孱头。她之所以肯下嫁给他无非看中了他的钱财。

那时候格陵兰仍然是个异教徒的国度。

比约恩尼那年夏天来到冰岛在艾尔拉尔靠岸之时，他的父亲早已动身去了格陵兰。比约恩尼闻听到这一音信震惊得非同小可，他拒绝将他船上的货物卸下。他手下那帮人问他究竟有何打算，他坦然回答说他仍打算一成不变地保持历来的习惯，同父亲在一起过冬共享天伦之乐。“所以我打算把我的船驶向格陵兰，如果你们情愿跟我一起闯闯的话。”



他们回答说愿意唯命是从，只要他觉得这是最佳出路。可是比约恩尼说道:“我们的这次航行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莽撞的蛮干,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在格陵兰海航行过。”

不管怎样，他们草草收拾就绪便启碇出海。在大海上行驶三天之后，陆地完全沉没到地平线下在视野中消失殆尽。这时候顺风徐徐停止，代之而来北风大作浓雾迷茫。他们在海上飘流了不知多少时日，也不知航向路线朝向何方。直到有一天忽然雾散天晴,太阳露出脸来,他们方始弄得明白方向。他们赶紧升起风帆,又航行一天之后,终于隐隐约约瞅见陆地。

水手们之间嘁嘁喳喳议论起来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比约恩尼说道他以为决对不会是格陵兰。水手们问他想不想靠岸登陆,比约恩尼回答道:“我想我们应该更靠近一点再说。”

他们如此做了,不久之后入目所见那片陆地林木茂盛,丘岗连绵,然而并无高山峻岭的踪影。于是他们掉转船身重返深海,那片土地在他们的左舵船尾渐渐不见。航行两天之后，他们又一次见到了陆地。

比约恩尼的手下人问他说，他是否认为到了格陵兰。他说道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格陵兰,如同上一回也不是。“因为据说格陵兰堆满了高大的冰川,”他说道。

他们很快靠近那片陆地，极目眺望但见地势平坦且无树木覆盖。这时候风信止息，水手们说道他们以为最好还是在此地靠岸登陆，可是比约恩尼断然不许。他们又口口声声说船上已经断水缺柴。比约恩尼却斩钉截铁说道：“这两者船上都不短缺。”为此众皆哗然,他被非难抨击得体无完肤。

他吩咐他们升起风帆，他们遵命照办无误。他们掉转船头

驶向深海，抢在一阵西南风前头航行了三天，终于第三次见到了陆地身影。这一回见到的陆地都是陡峭壁立，山高岭险，峰顶上有一个冰湖。他们又询问比约恩尼是否要登陆。可是他回答说："不，在我眼里这片土地似乎毫无用处。"

他们这一回没有落篷收帆，而是顺着海岸线绕了一圈，看出这是一个岛屿。于是他们又把这片土地弃之身后，想再搭上那同一阵顺风驶回深海，却不料陡然刮起了狂风。比约恩尼吩咐他们赶紧降低风帆，免得被风吹坏船只和帆缆索具。他们减速缓行，又足足航行了四天这才第四次见到陆地。

水手们问比约恩尼这块陆地是不是他心目中的格陵兰。

"它的模样倒同我听说到的格陵兰差不多，"比约恩尼回答道，"我们不妨在此地登陆上岸。"

他们遵命而行，在薄暮黄昏之际登上了一个岬角。岬地上有一艘船只拖曳到陆上停泊。原来这里就是比约恩尼的父亲赫尔约夫栖身的所在，正是这个缘故那个地方自此之后被人叫做赫尔约夫岬湾。

比约恩尼放弃了海上的营生陪伴在他父亲身边，在他父亲死后他仍居住在那里耕作不辍。

3 过了一段时间后，比约恩尼·赫尔约夫松从格陵兰乘船驶至挪威，并且谒见了埃里克雅尔①。他被待若上宾，在交谈中比约恩尼向那位雅尔叙说了他的旅程还有他途中见到的那些陆地。然而大家都认为他太缺少好奇心，竟然过门而不入，以至

① 雅尔为挪威最高官员职称。埃里克·哈康纳逊雅尔于公元1000—1014年治理挪威。



于对那些陆地的地形地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为此他落了许多不是。比约恩尼在雅尔的宫中充当侍从家臣，直到来年夏天才返回格陵兰。

发现新的陆地的消息不胫而走，被议论得沸沸扬扬。居住在布拉塔里德的红色埃里克的儿子莱夫登门拜访比约恩尼·赫尔约夫松,从他手里买下他的那艘船,并且招募了一支大约三十五人的水手队伍。

莱夫还请求他的父亲埃里克来率领这次探险，可是埃里克却不太情愿。他说道他已渐入老境，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轻易地忍耐得住艰难困苦。莱夫回答说道：埃里克亲自出海仍然要比他的随便哪个至亲骨肉都会带来好运气。埃里克推辞再三最后仍只得依从了莱夫所言。

他们收拾停当一切就绪。埃里克骑马驰向那艘大船，路途很短却不知怎地骏马忽然闪失前蹄，他从马上摔了下来扭伤腿脚。

“除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之外,我无意于想再发现更多的陆地,”埃里克说道,“这里是我们父子俩所一起来到的最远之处。”

埃里克折身返回布拉特里德，可是莱夫仍率领着他的三十五名水手登上了那艘船。在他们之中有一个是南方人名叫蒂尔基尔。

他们把船只收拾就绪便启碇出海。他们在海上行驶许多天，第一次靠岸登陆的地点就是比约恩尼最后见到的那块陆地。他们把船笔直驶到岸边再抛锚下碇，旋即放下一艘舴艋小艇划水登岸。岸上濯濯童山，见不到寸草茎缕，悬岩壁立，危岩



嶙峭，极目望去但见高山峻岭都被皑皑冰川所覆盖。在冰川与海岸之间是一大片砾石巉岩。看样子，这片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

于是莱夫说道："就这块陆地来说，我们起码做得远远胜过比约恩尼，我们毕竟脚踏实地站在这里了。我要给这片土地起个名字，把它叫做'赫卢兰'①。"

他们回到船上，继续在海上航行，过了许多日子又瞅见第二片陆地。他们又一次笔直驶到岸边抛锚下碇，然后放下小艇登陆上岸。这片土地地势平坦，树木丛生，他们所到之处都是大片的白沙沙滩，海滩缓缓倾斜入海。

莱夫说道："这片土块应该依据它的自然资源而命名，不妨叫它'马克兰'②。"

他们匆匆返回到船上，抢在一阵东北风之前又行驶了两天，直到又有一片陆地映入他们的眼帘。他们如法炮制又放下小艇登陆，来到陆地以北的一个岛屿上。

他们走上岛屿，环视四周。天气晴朗融和，青草上仍然露华凝结。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伸出双手，舀一些露水放到双唇上去吮吸它的芬芳，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生平从未尝到过的最甜的甘霖。然后他们回到船上，将船驶到这个岛岬和北面突出在外的岬头之间的海峡里。

他们把船朝西驶去，绕过岬头，这里景色更是怡人：到处是宽阔的浅滩。时值落潮，海水低得把船帮显露在水面之上，又高又干燥。而大海几乎消失在视野之外。可是他们如此性急想要

---

① 石板地之意，如今的巴芬岛。

② 森林平原之意，如今的内恩岛。



早点踏上陆地，以致他们失掉耐性，等不及涨潮把大船再飘浮起来。他们蜂拥奔向岸上有一处豁口，一条河流从湖泊里缓缓流过来。当潮水把大船重新飘浮起来之时，他们就乘上小艇，划到大船旁边，把船拖曳进那条河里，逆流而上将船停泊在湖里，然后将船抛锚下碇。他们把吊床扛到岸上，立即动手搭了几间草棚。过不多久，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冬，于是盖造了几座大的房屋。

河流湖泊里都是鲑鱼，他们从未见过有如此大的鲑鱼。那地方的气候如此温和，冬天不必为牲畜积攒起干饲料，因为整个冬天都没有霜冻，青草几乎不会枯萎。

在这片土地上昼夜的长度要比格陵兰或者冰岛更加均匀。一年中最短的那一天早上九点钟就露出脸来，直到下午 3 点钟才落山。

当他们把房屋盖造起来之后，莱夫便向他的伙伴们宣布说道："现在我把我们全体分成两半去探查这片土地。有一半人要留在营地里看守房屋，另一半人出去探测。可是他们决计不可以走得太远，务必要在当天天黑之前赶回营地。还有他们不能分散行动。"

有很长一段时日，他们遵照这一训令行事。莱夫本人则轮流外出探查，或者留在营地看家。

莱夫身材高大魁梧，强健有力，而且相貌堂堂。他是个精明干练的人，行为举止却处处谦虚克制。

4 一天晚上，有人来报告了一个消息，说是丢失了一个人而失踪者正是南方人蒂尔基尔。莱夫一听顿时非常生气，因为蒂尔基尔在他家伺候了很多年头，莱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



很听他的话。莱夫把他手下人狠狠训斥一番，然后带上十二个人去搜寻他的下落。

他们刚出房屋走不多远，但见蒂尔基尔消消停停朝他们走来。他们向他打招呼热情地欢迎他归来。莱夫一眼看出蒂尔基尔兴高采烈情绪高涨。

蒂尔基尔前额凸出、双目歪斜、面貌丑陋。他身材矮小，看样子颇为瘦弱，可是双手却十分灵巧。

莱夫对他说道："你为什么这样晚才回来，养父？你怎么会同大家分散？"

起先蒂尔基尔用德语说了长长一串，眼睛朝向四面翻动，还做出种种鬼脸，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过了半晌他才用冰岛语说道：

"我其实没有比你走得更远，"他说道，"我带来了新鲜事儿。我找到了蔓藤和葡萄。"

"是真的吗，养父？"莱夫问道。

"当然是真的，"他回答说道，"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满山遍野都生长着蔓藤和葡萄。"

一宵无话，第二天早晨莱夫吩咐他的手下人说道："我们手头上有两件任务要做。从现在起我们隔天就去采集葡萄和割蔓藤，还有砍树木，把我的船装满。"

他们按照吩咐行事，把那艘舴艋小艇装满葡萄，又装载了满满一船的木材。开春之后他们收拾停当便扬帆出海掉棹返归。莱夫按照它的自然特征命名这个地方为"文兰"①。

---

① 即"葡萄酒之地"，如今的纽芬兰岛。

他们在大海上行驶，一路上都是顺风，直到他们瞥见格陵兰的陆地踪影和它的严冰覆盖的山峰。忽然有一个船员高声喧嚷，对莱夫说道："你怎么掌的舵，竟然把船引向如此靠近大风中央？"

"我一直在留神着航向，"莱夫答道，"可是我还注意到了别的事情，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有件不寻常的东西？"

他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周围并无特殊的动静。

"我亦看得不大真切，"莱夫说道，"看不清楚究竟是一条船还是一条触礁遇险的破船。"

如今他们已看清楚，说道那是一艘破船，而莱夫的目光要比手下人犀利得多，他不仅看到了破船，还能数出破船上站着的人数。

"我之所以想要如此靠近大风中央航行，为的是行驶到这些人的身边，"他说道，"倘若他们需要帮助救援，我们责无旁贷。可是如果他们怀有敌意，那么好处尽在我们一边，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

他们驶近那艘破船，降低帆篷，抛下碇石，然后放出他们船上携带的另一艘小艇。蒂尔基尔高声询问他们的头领是何人。

那个头领回答说道他名叫索里尔，生来是个挪威人。"请问你的尊姓大名？"他询问道。

莱夫亦礼尚往来，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莫非你是布拉特里德的红色埃里克的儿子？"

莱夫回答说他正是。"如今之计，"他说道，"我邀请你们船上所有的人都到我的船上来，随身尽量携带行李细软，只要我的船能装载得下。"



(Valgerður Bergsdóttir)

“幸运儿”莱夫从“文兰”返回途中搭救了一批船只失事遭受海难的水手。他说：“我邀请你们船上所有的人都到我的船上来……”





他们求之不得便欣然接受这番美意。于是那艘船满载人货沉甸甸地朝向埃里克岬湾进发。不消多时便驶抵布拉特里德，将船上货物卸下。

莱夫邀请索里尔和他的妻子古德里德还有别的三个人与他同住。并且为船上其余人张罗住处，直到索里尔和他自己的手下人都安排停当馔食歇息的地方。

莱夫又从破船的那一帮人里招收了十五个人手。从此以后他便被人称呼为"幸运儿莱夫"。他既发了一笔大财又博得了名声。

那年冬天索里尔带来的水手之间突然发生了严重的疫病，索里尔自己还有好几个手下也都殁于疫病。红色埃里克亦在那个冬天亡故。

如今莱夫的文兰之行成了人们奔走相告的话题。他的弟弟索尔瓦尔德以为那片土地尚未广泛地进行探测。

莱夫对索尔瓦尔德说道："如果你想要去，你可以用我的船驶往文兰。不过我先要派它去把索里尔留在那艘破船上的木材装运回来。"

兄弟俩依计而行。

5 索尔瓦尔德在他兄长莱夫的指导之下着手准备探险之行的一切事宜，并且招收了三十名水手。在船只准备就绪之后他们便启程出海。他们途中的行程未见有记载叙说，直至有一天他们抵达莱夫在文兰盖造的那几座房屋。他们把船拖曳上岸，安顿下来过冬，并且捕捞游鱼为食。

来年开春，索尔瓦尔德吩咐众人把船只收拾停当，同时派出

一小部分人乘大船上的舴艋小艇沿海岸往西而行。夏天便在那一带地区展开探测。

他们发现十分吸引人的土地:林木葳蕤繁茂,枝桠往四处伸展,几乎低垂匝地,沿海岸白沙沙滩一望无际。那里有数不清的小岛屿,还有宽阔的浅滩。他们没有发现人类居民或者动物的踪迹,只有在西边一个岛屿上他们发现了一个木制的棚架。这是他们所发现的唯一的人工制造物。到了秋天他们才返回莱夫斯布迪尔营地。

第二年夏天索尔瓦尔德乘着大船往东驶去,然后又沿海岸折向北行。不料他们在一处角地附近撞进了猛烈的狂风里,船被冲到岸上,龙骨被震得散架,他们不得不在那里逗留很长一段时间把船修好。

索尔瓦尔德说道:“我要在这块角地上把古老的龙骨竖立起来,所以这地方叫做克雅拉海湾。”

他们把船修复后沿海岸往东行驶。不久就发现他们来到了两个岬湾交汇的入海口,他们驶至突出在两个岬湾之间的那块角地。那里树木无数,森林连绵,浓阴茂密得遮蔽天日。他们把船横靠过去系泊停当放下跳板。索尔瓦尔德与手下一众人等舍舟登岸。

“这里风光旖旎无比,”索尔瓦尔德说道,“我务必在这里安家。”

在他们返回船上去的时候,他们猛可注意到在那块角地前面的沙滩上隆起了三个小圆丘。他们走近一看,这才看出原来是三艘皮划子,每艘皮划子底下躲藏着三个男人。索尔瓦尔德和他的手下人立即分散队伍前去兜捕,只有一个人驾舟逃走外,

其余的全都被逮住。他们杀掉了那八个人，重新返身回到那块角地，细细搜索探寻附近四周。他们发现在岬湾上首的远处竟然星罗棋布着许多个小圆丘，于是得出结论说这里早已有土著居民定居。

四周沉寂,天气融和,一切都那么懒洋洋,令他们顿生睡意，于是他们个个觉得困倦不堪，竟自盹睡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们被一个声音的怒喝所惊醒。那个声音说道:"快醒醒,索尔瓦尔德和所有你的手下人!若是你们想要活命,赶快退回到大船上去,同其余的人汇合,尽快离开此地!"

但见一大群皮划子正从岬湾的溪流里直扑他们蜂拥而来。

索尔瓦尔德吩咐道:"我们赶快在船舷上缘筑起胸墙，尽量保全我们自己,愈少反击愈好。"

他们遵令而行,那些土著斯克莱林人①朝他们围了上来,一时间利箭如飞蝗般飕飕地射了过来，他们掉转船头尽快地逃之夭夭。

索尔瓦尔德询问他的手下人是否有人受伤。他们回答说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

"我在腋窝里有一处创伤,"索尔瓦尔德凄然说道,"有一支箭从船舷上缘和我的盾牌之间的缝隙里穿进来射到我的腋下，就在这里。这处创伤将使我身亡。"

"我奉劝诸位从速返回家去。可是在此之前,我要你们把我运载到那块我觉得十分适宜于安家的角地。我似乎不幸言而中之,因为我说要在那里安居下去。把我埋葬在那里,在我头顶和

---

① 北欧海盗时代对美洲印地安土著人的贬称,原意为"尖叫者"或"丑陋者"。

双脚都放上十字架，并且自此之后那块地方永远叫做克洛萨海湾。”

（格陵兰此时已皈依了基督教，而红色埃里克死于皈依之前。）

言罢索尔瓦尔德气绝身亡。他的手下人分厘不差地遵照他所要求的那样办理了丧事。然后他们掉棹而返，同看守营地的那些人汇合在一起，相互叙述了这次探测的种种消息。

他们在那里过了冬，采集了葡萄和蔓藤作为装船的货物。开春之后便动身返回格陵兰。他们在埃里克岬湾停泊靠岸，他们确实有不少沉痛的消息要及时禀告莱夫。

6 与此同时在格陵兰，埃里克岬湾的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娶了索尔比约恩的女儿古德里德为妻，她就是前文提到的东方人索里尔的遗孀。

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十分渴望到文兰去把他哥哥索尔瓦尔德的遗骸运回来。他弄到了同样的船只，挑选了可以招收到的最高大强健的好汉。他组成了一支二十五人的水手队伍，他的妻子古德里德也偕行同往。

他们准备就绪后就启碇出海，过不多久从陆地上便看不见他们的踪影。说也可怜，整个夏天他们都任凭天气摆布，说不出究竟朝着何处去。后来终于在冬天来到前一星期才抵达格陵兰的西移民区并且在吕苏岬湾登陆上岸。索尔斯坦恩为寻找食宿之处而碌碌奔走，总算给所有的船员都找到了房子住，可是他和他妻子却找不到房屋，这俩口子只得在船上暂住数日。

在这时候，基督教在格陵兰还处于幼婴时代。

一天清晨,有几个人来到他们俩口的圆形小帐篷跟前,为首的那一个开口询问帐篷里住着何人。

“住着两个人,”索尔斯坦恩回答说,“问话的是何人?”

“我的名字是索尔斯坦恩,”另一个说道,“人人都叫我黑色索尔斯坦恩。我特地前来邀请你和你妻子去和我同住。”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他要同他妻子商量一下,可是古德里德要他来作主,于是他接受了邀请。

“那么明天我套车来接你们,”黑色索尔斯坦恩说道,“我家里什么都不缺足够你们俩吃用。不过你们会觉得我家里生活很沉闷,因为只有我和我的妻子两个人居住,而我又很孤僻不大同人家交往。再说我和你们又信仰不同,虽说我以为你们的信仰要比我们的好得多。”

翌日清晨,他果然套着马车前来迎接他们。于是他们夫妻俩便搬到他的家里去住,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

古德里德是个容貌艳丽、引人注目的女人,而且慧黠聪颖,知道在陌生人面前如何言谈举止。

入冬后不久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的手下人染上了瘟疫,许多人都病死。索尔斯坦恩吩咐为死者做了棺材,把尸体停放在船上。“因为今年夏天我要把所有的尸体都运回埃里克岬湾。”

过不多时瘟疫蔓延到黑色索尔斯坦恩的家里。最先病倒的是他的妻子格里姆希尔德。她是个高大硕美的女人,同任何男人一样粗壮有力,可是这场疾病照样使她趴下。不久之后,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亦染上了瘟疫。有一段时间,这两个人都卧床不起,直到格里姆希尔德咽气身亡。她的丈夫黑色索尔斯坦

恩便走出屋去找块木板来放置尸体。

“不要去得太久，亲爱的朋友，”古德里德说道。

他回答说马上就回来。

片刻后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忽然说道：“且看看格里姆希尔德，真是怪得出奇。她居然用手肘撑着抬起身来，把双脚伸出床外去寻找鞋子。”

就在这时候，黑色索尔斯坦恩回到了屋里。格里姆希尔德立即仰面往后倒在床上，如此沉重以至每根房梁都吱嘎作响。

黑色索尔斯坦恩给格里姆希尔德钉了口棺材，把她杠出去准备下葬。他是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可是也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把尸体扛出门外。

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病入沉疴，不久便病殁身亡，他的妻子古德里德为他的亡故而哀痛不已。他断气之际，三个人都在屋里，古德里德坐在矮凳上守在她丈夫的病榻前。待到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刚一咽气，黑色索尔斯坦恩立即张开双臂把古德里德抱了过去，拥坐在自己的双腿上，他坐的长凳刚好在她死去的丈夫的正对面。他千方百计安慰她，用尽了他所想得出的一切办法来劝她顺变节哀。他答应她要把她丈夫和他手下人的遗骸运回埃里克岬湾。

“我会找几个仆佣到这里来，”他说道，“既伺候你又使你得到宽慰。”

她向他表示感谢。两人正在说话之间，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的尸体猛然坐起身来说道：

“古德里德在哪里？”

他一迭声说了三遍，可是古德里德却不吱声。俄而她转过



身体问黑色索尔斯坦恩说:“我究竟要回答他还是不吭声。”

他告诉她不要接茬答话。他穿过房间走到床前那张矮凳上将身坐定,古德里德仍坐在他的双膝上。他说道:

“你想干什么,我的同名者?”

停顿片刻之后,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回答说:“我急于要告诉古德里德她今后的命运,这样她同我生死诀别亦会好受一些,因为我毕竟得到解脱长眠于地下。我有这几句话告诉你,古德里德:你将会嫁给一个冰岛人为妻,夫妇俩厮守到白头,都会活得很长寿。你将会子孙满堂,他们个个都魁梧健壮、聪明而且大有出息,个个讨人喜欢孝顺父母。你和你的丈夫将从格陵兰去挪威,再从那里到冰岛去。在冰岛你们把家安顿下来,要居住很长岁月。你的丈夫将先你而去,你独自一人去罗马朝圣,然后再返回冰岛,在你的农庄上兴建起一座教堂。你将被委任为本堂修女,一直在那里主持直到寿终正寝。”

话刚说完,索尔斯坦恩便往后仰倒下去。他的尸体被扛出去,停放在船上。

黑色索尔斯坦恩果然说到做到,言出必行。来年开春他卖掉了他的农庄和牲畜,把古德里德连同她的随身细软都运到船上。他把船打点停当,招收了水手人等,便驾舟直驶埃里克岬湾。所有亡灵的遗骸得以返回故土,埋葬在那里的一个教堂墓地里。

古德里德回到布拉特里德住在她的大伯子莱夫·埃里克松家里。黑色索尔斯坦恩在埃里克岬湾重新安了家,他后半辈子就一直居住在那里,是一个受到器重的人。



7 同年夏天有一艘船从挪威来到格陵兰，船东名叫索尔芬·卡尔塞夫尼。他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当年冬天他住在布拉特里德同莱夫·埃里克松作伴。

卡尔塞夫尼对古德里德一见钟情不能自已，便向她求婚。可是她却要莱夫替她作出回答。她终于同卡尔塞夫尼订了婚，同年冬天他们举行了婚礼。

那时候，文兰仍像以前一样是人们的热门话题。所有人，包括古德里德在内，都极力劝说卡尔塞夫尼作此一行。他到底给说动了心，最后下决心前去一行。他聚集一批人，总共有六十个男人和五个女人。他同他的船员们达成一个协议：这次远征不管盈利多少必须人人均摊，每人都能拿到相同的一份。他们带上了各种家畜，因为若是做得到的话，他们打算在那里长久定居下去。

卡尔塞夫尼询问莱夫他是否可以占用在文兰的那些房屋。莱夫回答说他乐于出借，但是不情愿奉送这些房屋。

他们出海航行，一路上顺利。平安抵达莱夫斯布迪尔营地后，便把吊床运到岸上。不久之后他们便得到充足而良好的食品供应：有一条鳁鲸被冲上岸，他们来到搁浅的地方把鳁鲸宰割开来。再说这里也不会有缺少食物的后顾之忧。

牲畜都放牧在青草地里。那些雄性牲畜不久就精力旺盛春情勃发，以至很难驾驭。他们带了一头公牛来。

卡尔塞夫尼吩咐众人去伐树，把树干砍短到适宜于船上装载的长度，然后放置在岩石上晾晒吹干。他们尽量把这块土地上能够取得的统统都利用起来，如葡萄、各种野味猎物、还有其他种种出产。

第一个冬天过去，夏天来到，他们这才第一次同土著斯克莱林人偶然相遇。有一天，他们成群结队从森林里跑了出来。那时牲畜在附近草地吃草，那头公牛起先哞哞地叫，后来就大声吼叫起来，声震原野惊天动地，那些斯克莱林人吓得不知所措，便拿起装着裘毛、貂皮和各色兽皮的捆束逃了出来。他们直奔卡尔塞夫尼的房屋而来，而且想要推门而入，可是卡尔塞夫尼早已有备把大门上了门栓。双方都听不懂彼此的语言。

于是，斯克莱林人放下捆束，把它们打开，展示一件件的东西，看样子大概想要作交易换回武器。可是卡尔塞夫尼早已有令在先，不许手下人出卖武器。他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告诉女人们把牛奶抬出来给斯克莱林人。斯克莱林人一见牛奶别的什么东西都不想买了。这次交易的结果是：斯克莱林人用肚皮装走了他们买进的货物，而把成捆成束的皮毛留给了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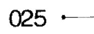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卡尔塞夫尼吩咐在房屋四周竖起一圈高大结实的栅栏，这样他们可以安心居住。

大概就在这时候卡尔塞夫尼的妻子古德里德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叫斯诺里。

来年初冬，斯克莱林人去而复来，这一回人数要多得多，携带着和以前相同的货物。卡尔塞夫尼关照女人们说："你们不妨将上一回需求最多的货物抬出来给他们，用不着别的。"

那些斯克莱林人一见牛奶便纷纷把他们的捆束从栅栏上抛了进来。

古德里德坐在门口，身边的摇篮里躺着她的儿子斯诺里。一个人影遮住了门洞，原来有个土著女人溜到房前。她身材短

(Valgerður Bergsdóttir)

古德里德坐在门口，身边的摇篮里躺着她的儿子斯诺里。一个人影遮住了门洞……



小，穿着一件黑色紧身的束腰外衣，栗褐色头发上箍着带子，皮肤很苍白，一双眼睛是她所见到过的人类之中最大的。她径直走到古德里德眼前，开口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古德里德。你叫什么？"

"我的名字叫古德里德，"她回答说。

于是卡尔塞夫尼的妻子古德里德招呼那个女人过来坐到她身边。就在这片刻之间，她耳中传来一阵喧声，那个女人倏忽不见了。原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斯克莱林人企图偷窃兵器，被卡尔塞夫尼的手下人杀了。斯克莱林人一哄而散，尽快逃跑，他们的捆束和衣物抛了一地。除了古德里德之外，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那个女人。

"现在我们必须画策设谋，"卡尔塞夫尼说道，"我预计他们还会第三次找上门来，不过这一次是来寻仇作对，人数会非常多。我们必须这样做：这里留下十个人在岬头一带招摇耳目。我们其余的人全都撤走，在树林里砍伐出一片空地来隐蔽我们的牲畜。当斯克莱林人一走出大森林，我们就依计埋伏起来，还要带上那头公牛，让它打头阵。"

他们打算埋伏起来对付斯克莱林人的地点一边是湖泊，另一边是树林。

卡尔塞夫尼的计谋付诸实施果然奏效。斯克莱林人径直来到卡尔塞夫尼选定埋伏的战场。鏖战一场，许多斯克莱林人被杀死。在斯克莱林人之中有一个身材颀长、面貌英俊的人，卡尔塞夫尼猜度他谅必是他们的头领。有个斯克莱林人捡到了一把战斧，他翻来覆去查看了半晌便朝着站在身边的人挥舞过去，这

一劈不打紧，那人却应声而倒。于是那个身材颀长的人一把抓起战斧,用足力气把它扔进水里。这一回厮杀,斯克莱林人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只好远远地逃进大森林。

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人整个冬天都是这样度过。到了开春,他宣布说已经毫无兴致,不想再在这地方久呆下去,打算还是返回格陵兰。于是他们为航行准备就绪,把诸如葡萄、皮毛等值钱的土产装到船上。他们扬帆而归,平安抵达埃里克岬湾,并且在那里过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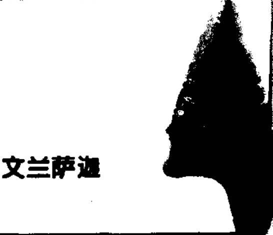
8 文兰之行重又成了挂在人们嘴头上的话题，因为这些远征都被看成是发财成名的大好手段。

卡尔塞夫尼从文兰返回的那年夏天，有一艘船从挪威驶抵格陵兰,船上由兄弟俩指挥,他们名叫海尔吉和芬博基。他们在格陵兰过了冬,兄弟俩其实是冰岛人,都出生在伊斯特岬湾。

有一天，红色埃里克的女儿弗蕾迪丝从她在加尔达尔的家来登门拜访海尔吉和芬博基兄弟俩。她询问他们是否情愿用他们的那艘船同她合伙去文兰作一次远航，若是此行盈利则同她平均分摊。他们俩表示愿意效劳。于是她去看她的哥哥莱夫,央求他把在文兰盖造的那几幢房屋送给她，可是莱夫的答复和以前一样:他乐意借给她用,但不奉送。

那两兄弟同弗雷迪丝达成一项协议，即是每一方各自在船上有三十名身强力壮的船员，妇孺不计算在内。可是弗蕾迪丝从一开始就破坏这项协议,她多带了五个人,把这些人藏匿在船上。那兄弟俩毫不知情,直到他们抵达文兰才觉察出来。

他们出海航行，在启程之前他们一致同意旅途中结队而行



可以相互有个照顾。他们的船只之间相距并不很远，不过那两兄弟还是比弗蕾迪丝稍早一点抵达文兰。当弗蕾迪丝登陆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货物搬运进了莱夫斯布迪尔营地的那几幢房屋。弗蕾迪丝的手下人也照样卸货并且将货物搬运到那几幢房屋去。

“你们为什么要把你们的东西放到这里来?”弗蕾迪丝厉声喝道。

“那是因为,”兄弟俩回答说,“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整个协议会得到切实兑现。”

“可是莱夫只把房屋租借给我用,而没有给你们,”她说道。

这时海尔吉说道:“早知你心眼如此邪恶，我们兄弟俩决不会同你合伙。”

他们把自己的货物搬了出来，在一个湖泊的湖岸上为自己另盖起了一座房屋，安顿得倒还舒适惬意，不过却更深入腹地，离海岸更远。与此同时,弗蕾迪丝吩咐她的手下去砍树伐木,来补充她的货物。

入冬之后闲来无事，两兄弟提议举行游艺比赛和其他娱乐活动。这些活动热闹了一阵子,可是不久就引起了纠纷,闹得不欢而散伤了和气。游艺比赛不再举行，两家的房屋之间断绝了一切往来,这种局面延续了几乎整个冬天。

有一天清晨，弗蕾迪丝早早起床，穿着整齐，但没有穿鞋。屋外露水很大,她披上丈夫的披风,径直走到那两兄弟的房屋跟前。有人似乎刚从房里出去,房门虚掩半开。她排闼直入,在门口站立半晌默默无言。芬博基睡在离门口最远的一张床上，他早已醒着,张口问道:“你到这里来有何贵干,弗蕾迪丝?”

“我要你起来陪我出去走走，”她回答说，“我有话要同你说。”

他立即起身，他们走到屋墙旁边横放着的一根树干跟前坐了下来。

“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她问道。

“我喜爱这块富饶的土地，”他回答道，“可是我不喜欢我们之间失和，彼此抱有戒心，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要这样做。”

“你说得很对，”她叹息说道，“我和你一样亦抱有同感，可是我来找你是因为我想同你和你哥哥互换船只，因为你们的船要比我的大一些，我想要离开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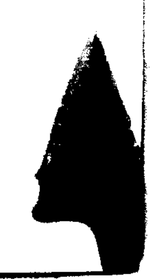
“我会同意交换的，”他说道，“只要能使你高兴的话。”

他们这样说定之后就分手了。芬博基回到他的床上，弗蕾迪丝走回家里。当她爬上床去的时候，她的双脚如此冰冷以至她丈夫索尔瓦尔德一下子惊醒过来，问她为什么身上这般冰凉潮湿。她怒气冲天地回答说道：

“我登门去拜访那两兄弟出好价钱买他们的船，因为我想要一艘大点的。想不到这就触犯了他们，他们暴跳如雷，还用拳头拼命揍我。而你，你这个窝囊的草包，你决计不敢为我或者你自己吃亏受辱而站出来找人家算账。我现在才明白过来我离开格陵兰自己的家有多遥远。除非你替我出了这口恶气，否则我要同你离婚①。”

他无法再忍受她的讥嘲辱骂，立即吩咐他的手下人马上起床拿好兵器。他们遵命行事，这支队伍直扑那两兄弟的房子，他

① 按照当时冰岛法律，女人在婚姻中具有同等权利，可以向“庭”的大会申诉离婚，若判决同意，她可索取丈夫一半的财产。



们冲了进去，那些人个个都在睡梦之中便被生擒活捉了。他们把那些人捆绑结实，一个个地拖出屋外。弗蕾迪丝叫他们拖出来一个便杀掉一个。

所有的男人都被用这种办法杀个精光，临到后来只剩下妇女,没有哪个人愿意杀戮妇女。

弗蕾迪丝说道:“给我一把战斧。”

斧头拿来了,弗蕾迪丝亲自动手把妇女杀死,一共有五个女人,一个不剩。

干完了这桩罪恶滔天令人发指的血案之后，他们返回到自己的营地去。弗蕾迪丝以为这一手干得非常聪明而自鸣得意。她对众人说道:

“若是有人敢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走漏半点风声,等我们回到了格陵兰我必定叫人将他杀掉,不管他是谁。我们的故事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些人仍逗留在这里。”

早春刚到，他们便动手将曾经属于那两兄弟的船只准备出来，在船上载满他们能到手而船只又装载得动的各种土产。于是他们启碇出海,一路上风平波静,在初夏时分就抵达埃里克岬湾。

他们抵达之时卡尔塞夫尼仍在格陵兰。他的船只早已收拾停当随时准备出海，只是在等待顺风。据说从格陵兰驶出去的任何一艘船只都比不上卡尔塞夫尼所指挥的这艘船那样满载着值钱的宝物。



9 弗蕾迪丝返回她的农庄，在她离开期间这个农庄倒丝毫没有窳败荒芜。她赏赐给所有的手下人大笔金钱，她借此来

要大家对她的罪行严守秘密。此后她就一直居住在她的农庄上。

可是她的手下人却不大谨慎，对那桩滔天罪行忍不住脱口而出讲上一言半语。渐渐地有些话传到了她的哥哥莱夫的耳中。他起初不大相信这桩骇人听闻的可怕血案真有其事。他抓住了三个弗蕾迪丝的手下人，严刑拷打追查审问此事。那三个人忍受不住酷刑便全都招供了。他们所讲的事情经过竟完全一模一样。

“我不忍心，”莱夫说道，“给我妹妹罪有应得的惩罚。不过我可以预言她的子孙后裔人丁不会兴旺。”

自此之后，没有人再对她和她家趋之若鹜，说道的也都是她和她家作恶多端的行径。

与此同时，卡尔塞夫尼准备停当船只出海远航。他一路顺利，平安无恙抵达挪威。他在那里过冬，脱手了他的货物。他和他妻子受到当地最显贵的人物的推崇，同他们结交往来。来年开春他收拾船只准备远航去冰岛。正当一切就绪整装待发，他的船只也停泊在码头上静候顺风之际，一个南方人前来登门造访，那个人来自萨克森的不来梅。

那人询问卡尔塞夫尼是否愿将船上精雕细刻的山墙前端部分出售。

“我没有打算将它卖掉，”卡尔塞夫尼回答说道。

“我愿意出半个金马克买下它，”那个南方人说道。

卡尔塞夫尼斟酌一番，觉得这是个好价钱，于是买卖成交，南方人便把那雕刻的山墙前端取走。卡尔塞夫尼根本没有弄明白那是什么木头做的，其实那是槭木，产自文兰。



卡尔塞夫尼启碇远航，抵达冰岛北部，在斯卡加岬湾靠岸登陆，他把船只拖上岸来过冬。第二年开春他买下了格劳姆比的土地，在那里安了家，后半辈子就一直在那里经营农庄耕耘为生。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许多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是他和他妻子古德里德的子孙后代。

在卡尔塞夫尼去世之后，古德里德和出生在文兰的儿子斯诺里接手经营农庄。斯诺里娶亲成婚之后，古德里德便远赴海外到罗马去朝圣。当她重返故里回到儿子的庄园的时候，他已经在格劳姆比建造起一座教堂。自此之后古德里德便成为修女，潜心隐居于教堂之中直到寿终正寝。

斯诺里生下一个儿子，名叫索尔盖尔。他的孙女英格维尔德日后生下的儿子便是布伦德主教①。斯诺里还有一个女儿，名叫哈尔弗里德，嫁与鲁诺尔夫为妻，生下的儿子是索尔拉克主教②。

卡尔塞夫尼和古德里德老俩口还有一个儿子名叫比约恩。他的女儿索鲁恩日后生下的儿子便是比约恩主教③。

卡尔塞夫尼的子孙后裔人丁兴旺，香烟绵绵不断，他成了一个人广众众的家族的祖先。

卡尔塞夫尼本人才能巨细无遗地娓娓道来，将这些远航的故事讲述得比任何别人更为脉络清楚。本文记载必定挂一漏万，语不焉详。

---

① 布伦德·塞蒙德松(1163—1201)，冰岛北部霍拉尔地区的主教。
② 索尔拉克·鲁诺尔弗松(1118—33)，冰岛南部斯卡霍尔德地区主教。
③ 比约恩·吉尔松(1147—1162)，霍拉尔地区主教。



二　红色埃里克萨迦

1 从前有个挪威海盗国王名叫白肤王奥拉夫①，他乃是英杰尔德国王②之子。奥拉夫前往英伦三岛进行海盗远征。他征服了都柏林和毗邻的地区，便自立为王成为统治这些地方的君主。他娶了扁鼻子凯蒂尔的女儿沉思者奥德为妻。他们夫妻俩生下一个儿子，名叫红色索尔斯坦恩。

奥拉夫在爱尔兰阵亡殒命，奥德带着红色索尔斯坦恩逃亡到赫布里底群岛。索尔斯坦恩在那里娶了东方人埃温德之女苏里德为妻，他们生了许多子女。

红色索尔斯坦恩亦成长为一个海盗国王，他同权势者西古尔德雅尔将兵力汇合在一起，共同征服了凯斯内斯、萨瑟兰、罗斯和莫拉一带，还占有了大半个阿盖尔地区。他自立为王统治这大片领土，后为苏格兰人背叛出卖了他，他在战场上死于非命。

沉思者奥德闻听到索尔斯坦恩的死讯之时也在凯斯内斯。她让人在森林里秘密建造一艘船，等到船一造好，她就悄然远飏到奥克尼岛。她在那里把红色索尔斯坦恩的女儿格罗阿嫁了人，算是有个着落。

在办完这件事之后，她就将船驶往冰岛，船上有二十个自由

① 白肤王奥拉夫系英雄传奇中有名的挪威海盗国王，正史中并无此人。他与奥拉夫·阿姆莱布并非一个人，但英雄传奇往往将他们混为一谈，因为后者于853年征服爱尔兰并称王。

② 恶人英杰尔德亦是一个英雄传奇中人物，名不入正史。



民充当水手。抵达冰岛之后，她在比亚尔纳哈根她哥哥比约恩家里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后来她把多古达尔河和斯克劳牟勒奥河之间的达勒溪谷地区全都买了下来，并且在华姆安了家。她叫人在克罗斯山上竖立起许多十字架[①]，她经常到克罗斯山去作祷告，她早已领过洗礼，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那时候英伦三岛有许多出身名门世家的子弟被北欧海盗当作奴隶掳掠到冰岛来。有不少人在她家里当奴隶。他们之中有一个名叫维弗尔的，是个贵族后裔，在英伦三岛上被俘，当了奴隶，直到奥德赐给他自由。

当奥德把土地分赠给她的手下人时，维弗尔问她为什么她不像对待别人一样也分给他一块土地。奥德回答说这无关紧要，因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总会被人认为是个品质高贵的人。她把维弗尔峡谷那块土地送给了他。他就在那里定居下来成家立业。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名叫索尔比约恩和索尔盖尔。他们在父亲身边熏陶成长，后来都大有出息。

2 且说挪威有一个名叫索尔瓦尔德的汉子，他是红色埃里克的父亲。他和儿子埃里克因为伤人性命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从雅德伦亡命到冰岛。他们在德伦加尔重新安了家。索尔瓦尔德老死在那里。红色埃里克娶了肖德希尔德为妻，往南迁徙到霍奥卡峡谷，他在那里开拓垦荒，建造家园，在靠近瓦特恩岬角的埃里克农庄上安了新家。

---

① 据冰岛《拓土记》记载：沉思者奥德在华姆峡湾华姆附近的克罗斯山上立了许多基督十字架，埋葬死者于高水位标志的遍地沙土的无人区。这样她就不致同异教徒死后为邻，长眠在不圣洁的地方。

埃里克的奴隶在垦荒时造成塌方，把瓦尔特约夫农庄庄主瓦尔特约夫的土地压垮毁坏。纠纷之中，瓦尔特约夫的一个至亲埃约尔夫·索尔在瓦特恩岬角上端的斯凯德布雷克将那个奴隶杀掉。为了这个缘故，埃里克在雷克斯卡拉尔把埃约尔夫·索尔杀死，还一口气杀了决斗者赫拉弗恩。埃约尔夫的至亲，约尔维的盖尔斯坦恩和奥德在“庭”的大会上对埃里克无端连伤二命提出诉讼，于是埃里克被判放逐，从霍奥卡峡谷赶了出来。

埃里克转而占有了布鲁克和奥克森岛。第一年冬天他在索德尔岛上特拉迪尔过冬。他把高背座椅的木板借给布雷达博尔农庄的索尔盖斯特。后来，埃里克搬到奥克森岛上去住，并且在埃里克农庄安了家，他便要索回木板，可是有借无还。埃里克赶到布雷达博尔农庄去夺木板，可是索尔盖斯特拒绝交还，于是他们在特伦加尔的农庄附近厮杀起来。索尔盖斯特的两个儿子还有别的几个人在械斗中丧生。

此后，埃里克和索尔盖斯特都在自己庄园上豢养了一支打手队伍。埃里克受到这些人的支持：斯蒂尔·索尔格里姆松、斯汶岛的埃约尔夫、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还有阿尔普塔岬湾的索尔布伦德的儿子们。索尔盖斯特的支持者是希塔尔峡谷的索尔盖尔、兰加峡谷的阿斯拉克和他的儿子伊鲁吉，还有索尔德·吉列尔的儿子们。

索尔海湾“庭”的大会判处将埃里克和他的手下人统统放逐。他在埃里克峡湾收拾停当船只。当索尔盖斯特和他的手下人四出搜寻他的下落时，斯汶岛的埃约尔夫便将他藏匿在迪姆岛纳尔峡湾。



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斯蒂尔和埃约尔夫三人一直把埃里克相送到沿海岛屿之外,他们依依惜别,友情深重。埃里克说道,他将尽力图报他们的大力援助,倘若他日需要他效劳之时只要他力所能及的话,无不听从他们的吩咐。他告诉他们说他此次出海亡命,乃是前去寻找乌尔夫·克劳的儿子贡比约恩曾瞅见过一眼的那片土地。那一回贡比约恩的船被风吹离航道驶向西去,结果发现了贡比约恩礁石岛群。他又加上一句说道,若是能发现这片土地,他将返回乡里遍访故旧相知。

埃里克航海远行,绕过斯纳弗尔冰川,在离开冰川不远处的一处如今被称为布莱塞尔克的地方靠了岸,而后他又从那里往南行驶去探索这片土地究竟能否适合人居住。他第一个冬天在埃里克岛度过,这个岛位于东移民区中部。在春天他到了埃里克峡湾,并且决定把家安在那里。那年夏天他往西探查了广袤的荒原,并且给许多带有明显地形标志的地方起了名字。第二个冬天他在瓦尔弗峰下的埃里克霍尔姆岛屿群上度过。第三个夏天他往北驶入斯纳弗尔,并且驶进埃里克岬湾。转了一个圆圈之后返回身来在埃里克岬湾入海口的埃里克岛上过冬。

来年夏年他驶回冰岛,在布雷达岬湾入港。那个冬天他呆在霍尔姆拉图尔的英戈尔夫家里。到了来年开春,他同布雷达博尔的索尔盖斯特拼搏厮杀一场结果却吃了败仗,后来他们之间经过调解而讲和。

那年夏天,埃里克又动身出海,前往那片他所发现的土地去殖民。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格陵兰(绿岛),他说起个有吸引力的名字,人们就更忍不住要到那里去。

3 索尔盖尔·维弗尔松娶了劳加布雷卡坡地的埃纳尔的女儿阿诺拉为妻。

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则娶了埃纳尔的另一个女儿哈尔维格，他们俩分得在劳加布雷卡坡地上赫里斯威利尔的一块土地，便把家搬了过去。索尔比约恩渐渐成为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他是一位“戈狄”①，手头拥有一个大庄园。他有个女儿名叫古德里德，她非但美艳绝伦，而且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异同凡响的女人。

在阿尔纳斯塔比居住着一个名叫乌尔姆的人，他的妻子名叫哈尔迪丝。乌尔姆是个好农夫，他同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是多年契友，交情深厚，所以古德里德成了乌尔姆的养女，她在阿尔纳斯塔比庄园上生活居住很长时间。

有个名叫索尔盖尔的人，居住在索尔盖尔荒原，他是个获得自由的奴隶，如今已家财不赀很为富有。他有个儿子名叫埃纳尔，是个英俊倜傥、谦恭殷谨的人，对装饰打扮口味很高。埃纳尔对海上贸易很懂门道，经营得法。他轮流在冰岛和挪威过冬。

有一年秋天埃纳尔恰好在冰岛，他沿着斯纳弗尔内斯岬湾顺流而下做生意推销他的货物。他途经阿尔纳斯塔比庄园，乌尔姆挽留他在庄上小住，埃纳尔盛情难却，便接受了邀请。他的货物被堆在正房附近的一间棚屋里。

埃纳尔打开他的货物包，把里面的货物拿出来给乌尔姆和他的眷属逐一观赏，并且请乌尔姆任意拿走他中意的东西。乌尔姆接受了这番好意，夸奖他是个出人头地和财运亨通的生意人。正当他们在观看货色之际，有一个女人从门口走过。埃纳尔

① 冰岛独特的世俗教士的称号，意为“神圣的人”。930年冰岛的中央权力归36个戈狄。戈狄亦相当于酋长或头领，一般都管辖一个很大的地区。



便询问刚从门口走过的那个绝色丽姝是何人，并说："我过去来这里从未看见过她。"

"那是我的养女古德里德，"乌尔姆回答说道，"是劳加布雷卡的索尔比约恩的女儿。"

"她真是个梦寐难求的佳偶，"埃纳尔说道，"我料想谅必有一长串求婚者想博取她的青睐。"

"求婚者当然有不少，"乌尔姆回答说，"可是一厢情愿苦苦追求是得不到她欢心的。显而易见她对选择丈夫是十分挑剔的，她的父亲择婿亦颇苛求。"

"这亦是情理中事，"埃纳尔说道，"尽管如此，她正是我物色已久求娶为妇的佳人。我想烦请你代表我去向她父亲提出这门婚事，但求你尽力撮合玉成好事，我必将以最坚定的友谊对你鼎力促成作出补报。索尔比约恩应该明白事理，要知道这两家结亲联盟对彼此都大有好处相得益彰。他是个位高权重的敦厚长者，又经营着上好的农庄，可是我亦风闻他的钱财已花销在农庄上乃至入不敷出，手头上竟十分拮据。而我既不少地又不缺钱，我父亲亦是家财雄厚，所以这门婚事果然能够撮成对索尔比约恩说来亦未必不无小补。"

"我当然自认为是你的朋友，"乌尔姆说道，"可是要我前去作媒却令人犯难，因为索尔比约恩不大好说话，他既骄傲又雄心勃勃。"

埃纳尔仍央求不已，定要提出这门亲事，乌尔姆无奈只得同意，于是埃纳尔南下返回家中静候佳音。

不久之后索尔比约恩按照他的惯例举行秋季酒宴，因为他素来是个慷慨大方的人。阿尔纳斯塔比的乌尔姆亦应邀前往，



同索尔比约恩的许多别的朋友欢聚一堂。其间，乌尔姆告诉索尔比约恩说索尔盖尔荒原的埃纳尔最近刚去拜访过他，倒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年青人。乌尔姆旋即代表埃纳尔提出结亲之事，说道这门亲事从诸多原委着眼都颇为适合人意，“对你来说，索尔比约恩，在钱财上亦会有不小的补贴。”

索尔比约恩勃然答道：“我竟未曾料想到这样的求婚出自于你的口中。想叫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奴隶的儿子！既然在你的心目之中她只配嫁给如此出身卑贱之人，那么她就不必再随你返回到你家去。”

酒阑人散，乌尔姆和其余宾客陆续回家，可是古德里德却滞留下来，那年冬天她陪伴着她的父亲。

到了春天，索尔比约恩又大飨宾客，举行一次豪奢酒宴来款待他的朋友，筵席上众皆尽欢，宾主畅饮之际，索尔比约恩忽然叫大家静一静，说有话要讲。他说道：

“我已在此地度过了大半生，得到了别人的情谊友爱，我可以说我们一直和睦相处融洽交往。

“可是如今我钱财亏损陷入困境。这幢房子至今从未被人看成是卑微低贱之地。所以我宁可放弃我的庄园，也不情愿丧失我的尊严；我宁可背井离乡去闯荡天涯，也不情愿使我的亲戚丢脸受辱。所以我已经下了决心，接受我的朋友红色埃里克的好意，我们在布雷达岬湾分手时他曾相邀我一起前去。我打算如果诸事顺遂的话今年夏天便动身去格陵兰。”

这一决定对在座每个人都不啻于晴天霹雳，因为他一直受到众人的热爱。不过他们都心里明白，既然他已如此当众宣布，他便会义无反顾成行而去，决计不会听从别人劝阻。



在说完这番话之后，索尔比约恩向客人们馈赠了礼品。酒宴结束,宾客各自归家,不再赘述。

索尔比约恩卖掉他的土地,买了一艘船,那艘船就停泊在劳恩哈弗纳尔港湾。有三十个人决定跟随他前往格陵兰，其中有阿尔纳斯塔比农庄的乌尔姆和他的妻子，还有不肯同索尔比约恩分开的别的朋友。

他们启碇扬帆,出海之时天气非常好。可是他们刚到深海,天公就作色变脸,顺风倏然消失得毫无踪影,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暴风雨,整个夏天他们几乎都瘫在海上动弹不得,几乎分厘不曾前进。船上疾病传染开来，有半数人包括乌尔姆和他的妻子哈尔迪丝都相继病殁。海上气候愈变愈坏，他们裸露在海面上日晒雨淋，还要忍受其他种种艰难折磨，真是苦不堪言。总算在快要入冬的头几天他们才在赫约尔夫岬湾登陆上岸。

赫约尔夫岬湾居住的那户农夫名叫索尔凯尔,他为人能干,家道殷实。他邀请索尔比约恩和他的手下人在那里度过整个冬天，慷慨大方地接待了他们。索尔比约恩和他手下人对此感激涕零。

4 那时候格陵兰正好遇上一连串严重的饥荒。那些冒着风险外出到远处狩猎的人往往空手而返,甚至一去不归。

移民居住区里有个名叫索尔比约格的女人，她是个女占卜者,素有小西比尔之称。她有九个姐妹，但别人都已相继亡故，只有她一人还活在人世。到了冬天她习惯于到处出席飨筵，因为她总是被人以贵宾之礼邀请去款待一番，尤其是被那些对自

己的流年凶吉或是对季节收成丰歉好奇心十足的人。索尔凯尔既然是赫约尔夫岬湾的首富农户，大家都认为他责无旁贷应该弄个明白眼下这场灾祸究竟到何月何日才能够挨到尽头。

索尔凯尔将女占卜者邀请到自己家里，按照规矩这样的女人到来通常必须礼仪隆重酒宴丰盛排场很大。厅堂正中早已置放一张专供她坐的高背座椅，座椅上还有一只塞满鸡毛的坐垫。

黄昏时分，她随同派去迎接她的那个家丁来到农庄上。但见她穿着装束这般模样：身披一袭用细带和宝石从领口直到下摆全都镶边的蓝色大氅，颈上挂着一串琉璃念珠项链，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羔羊皮内衬白色猫皮裘毛的兜帽、手持一根顶端有个嵌有宝石作装饰的黄铜圆球的棍杖。她腰间围着一根朽木做成的腰带，腰带上挂有一只很大的口袋，里面装着作法施魔时需要用的符咒。她双脚上穿着一双带毛的小牛皮鞋，鞋的尖端饰有宽厚皮带和锡钮扣。她双手戴着猫皮手套，白色裘毛朝外翻出。

当她步入厅堂时，人人肃然起敬对她致词表示欢迎。她则按照自己对每个人的印象作出应答。索尔凯尔搀着她的手把她引领到为她准备的高背座椅上人座。他请求她察看他家的宅第、眷属、下人和牲畜。她却对任何事情都不置一词。

当天晚上大摆筵席，女占卜者的晚餐有这两样菜肴：用山羊奶烹调的薄粥，主菜是当地出产的各色飞禽走兽的心肝。她进食时使用一柄黄铜匙和一把刀，那把刀的海象牙刀柄上镶嵌有两圈青铜圆环，刀刃有一个缺口。

待到饭桌上剩羹残肴撤席之后，索尔凯尔走到索尔比约格跟前，询问她究竟她对他的家和人们的举止行端有何想法，还有



他所提出的问题大家也想要知道她究竟作何回答。她答复说如今先安歇睡眠,一切等来朝再说。

第二天稍晚时分,她要求为施展法术作好准备,一切皆安排就绪。于是她请求女人们帮忙在她作法时需要她们吟唱那种古老的咒语,可是竟然无人会唱。于是又遍问农庄上所有的人,看看究竟有没有人知道这些歌。

问到古德里德的时候,她回答说:“我既不是女占卜师,也不是女巫,可是我在冰岛的时候,我的养母哈尔迪丝曾经教会我唱这些歌。”

索尔比约格大喜说道:“你的知识正好派上用场。”

“这类知识和仪式恰恰是我最不愿与闻的,”古德里德说道,“因为我是个基督教徒。”

“那倒没有关系,”索尔比约格说道,“反正你这样做了便是助人为乐,再说这也无损于你做一个女人。可是我还是去找索尔凯尔要他提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索尔凯尔来对古德里德施加了压力,她只得同意按照他的愿望行事。

女人们围在仪式的祭台四周形成一个圆圈,索尔比约格端坐在中央。于是古德里德便唱起那几首歌,歌声如此优美动人,以至在场的人们都觉得从未听见过如此可爱的歌声。女占卜者为她的歌唱对她表示感谢。

“许多神灵精怪已经下凡降临,”她念念有词,“他们被咒语的歌声所魅惑弄得心醉神迷。他们过去都避开我们,不情愿听从我们的吩咐行事。如今许多事情已经显露出端倪,以前这些事情对我还有对诸位都神秘隐晦弄不明白的。



(Valgerður Bergsdóttir)

古德里德对着女占卜者索尔比约格唱起那几首歌……



"我如今可以明白直说这场饥荒不会持续得太久长,开春之后条件会渐渐改善。一直流行至今的瘟疫已经拖了很久，它马上就会渐渐减退,销声匿迹得比人们预料得要快得多。

"至于你,古德里德,你帮了我们大忙我马上就会酬报你,因为我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你未来的命运。你在格陵兰将会有一桩显赫的婚事，可惜这场婚姻不会持续太长久。你的人生道路注定要回到冰岛,在那里你重新嫁人,组成一个人多势众而又名声显赫的家族，有一道明亮耀眼的光芒会照耀着你的子孙后代。如今我们分手告别吧,我的孩子。"

每个人都拥到女占卜者面前，问她自己急于想知道的一生凶吉祸福。她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他们。后来她所预言的事情果真几乎多半应验。

仪式刚刚完毕,邻近农庄派来迎接她的使者已经抵达,她便跟随他而去。这事结束之后，他们打发人去把索尔比约恩叫回来,因为在这类异教活动进行之际他不情愿呆在这幢屋子里。

果真如同索尔比约格预言所说，随着春天来到天气迅速变好起来。索尔比约恩把他的船只打点收拾停当，驶往布拉特里德,红色埃里克在那里张开双臂欢迎他们,说道有他来到此地真是天大的好事。索尔比约恩和他全家同埃里克住在一起过冬。

第二年春天，埃里克把斯托卡岬湾的土地给了索尔比约恩。索尔比约恩在那里修盖一幢精舍,从此终生居住在那里。

5 红色埃里克娶了一个名叫肖德希尔德的女子为妻,生有两个儿子索尔斯坦恩和莱夫。他们两人都是很有出息的年青人。索尔斯坦恩陪着他父亲住在家里，当时在格陵兰没有比他

更有指望的年青人。

莱夫远航到挪威，侍奉在奥拉夫·特莱格瓦松国王①身边。可是当他扬帆从格陵兰驶到中途，他的船曾被大风吹离航线驶到赫布里底群岛。他和他的手下人在那里度过了大半个夏天直到等来了顺风。

莱夫在那里同一个名叫索尔贡娜的女子热恋。她出身于高贵门第，莱夫逐渐才明白过来她不仅美丽而且才智非同凡响。在他即将动身起程之前，索尔贡娜询问她究竟能否随他同行。莱夫反问说她的至亲是否赞成这一举动。她回答说她已顾不得许多。莱夫说道，在外国诱拐一个出生于如此名门的妇女，他认为这不是明智之举，“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了。”

“我敢肯定你宁可作另一种取舍，”索尔贡娜说道。

“我愿意冒冒风险，”莱夫回答说。

“那么我必须告诉你，”索尔贡娜说道，“我已身怀有孕，我身上怀的孩子便是你的亲骨血，种种迹象表明分娩时我会生下一个儿子。尽管你眼下怕惹出麻烦而不肯过问此事，可是我还是要把孩子抚养成人，等他长大到能同别人一起远行时我自会打发他到格陵兰去找寻你。我有个预感：我们分手在即，你既然能硬起心肠撇得下我，对我生的孩子必定也不会顾惜，不过我还是打算我终究要到格陵兰去找你的。”

莱夫给了她一枚黄金戒指，一件家织布做的格陵兰大氅和一根海象牙的腰带。

那个孩子名叫索尔吉尔斯，后来果真到了格陵兰，莱夫承认

① 奥拉夫·特莱格瓦松（约995—1000年在位），挪威国王，以海盗掠劫活动闻名。



他是他的儿子。按照有的记载说是索尔吉尔斯先到了冰岛再去格陵兰。不过,这个人及他的一生似乎神秘得不可思议。

回过头来再说那一年莱夫和他手下人困居赫布里底群岛许多时日,终于等到了顺风驶离了赫布里底群岛,当年秋天抵达挪威。他曾居住在奥拉夫·特莱格瓦松国王宫中当了相当一段时间侍从,国王赏赐给他莫大的荣誉和恩宠,并且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有一次见面时,国王同莱夫交谈了几句,说道:"你打算今年夏天远航去格陵兰?"

"是的,"莱夫回答道,"若是蒙您恩准的话。"

"我想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国王说道,"我将派个布道团与你同行,到格陵兰去传布基督教。"

莱夫说道一切听从国王旨意,可是又加了一句话说在他看来这个布道团在格陵兰恐怕很难大有作为。国王回答说道他认为最胜任的人选非莱夫本人莫属,"你的好运气必将使你通行无阻。"

"倘若果真如此,"莱夫回答说。"那也托福于我得到您的恩宠。"

待到准备就绪莱夫启程出海远航,不料一到海上便遇到连绵不断的困难,后来总算登陆上岸,可是那片土地莱夫却从未猜想到它的存在。那里沃土绵延,野生小麦生长得喜人,葡萄到处可见,在各类树木之中还有槭树。他们采集了一些这类东西的标本。

在驶离那片不知名的土地前往格陵兰途中,莱夫搭救了一批船只失事遭受海难的水手,把他们带回家来,慷慨大方地招待他们度过冬天。从把基督教传播到格陵兰和搭救这些遇险船这

两件事已可以看出他善良高尚，宽容大量的品德。当时他被称为“幸运儿莱夫”。

莱夫抵达格陵兰后便在埃里克岬湾登陆上岸，径直前往布拉特里德。他回到家中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立即着手布道，把基督教和对天主的信仰传布到各地。他把奥拉夫·特莱格瓦松的口谕晓示一众人等，并告诉大家这个信仰优越完美，无比荣耀。

埃里克对放弃旧教态度十分勉强，可是他的妻子肖德希尔德却立即皈依了新教，她还叫人在离开农庄不太靠近的地方兴建起一座教堂。这座建筑物便是肖德希尔德教堂，她和别的已经接受基督教的信徒们一起在这座教堂里祈求祷告。自从肖德希尔德皈依新教后，她便不肯再同埃里克一起生活，这使得埃里克大为烦恼。

这时候大家议论纷纷，想要去寻找莱夫发现的这片土地。最起劲带头的便是他的弟弟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一个消息灵通、人缘很好的人物。红色埃里克十分为难，人们一再规劝他出来率船远航，因为大家都对他的运气和卓识远见抱有莫大信心，他起初十分勉强，可是朋友们竭力催促之下，他不便一口拒绝，逆拂他们的好意，终于勉为其难答允下来。

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从冰岛驶来的船只如今已检修收拾停当，他招收了二十个水手作此远航。他们携带很少的牲畜，却带足了武器和给养。

那天清早，埃里克离家前往船上。他悄悄地在胸前塞了一捧黄金白银，他把这些财物隐藏得很严密家人都不知晓。他策马疾驰，刚走不多远便从马上摔了下来，几根肋骨断裂，肩胛亦有损伤，他疼痛得龇牙咧嘴，哇哇大叫。结果只好派人去给他妻



子送了个音讯，叫她前来把他秘密藏匿起来的钱财再运回去。他说道他不该隐匿钱财,为此他已受到上苍惩罚。

他们扬帆驶出埃里克岬湾,船上每个人都情绪高涨,对美好前景憧憬不已。可是他们却陷入连绵不断的逆风和气候困扰之中，根本没有驶进他们想去的海域。有时候他们驶在冰岛的视野之内，另一段时候却又看到了爱尔兰的海鸟在翱翔。这艘船被风浪推搡得前后打来回，到了秋天他们只好掉棹而归返回格陵兰，在初冬时分抵达埃里克岬湾。船上人人都被日晒雨淋和辛苦劳累折磨得疲乏不堪。

于是埃里克发话说道:“你们夏天从这个岬湾开船出海之时未免太兴高采烈，而眼下却又过于无精打采。其实还有不少好事情在等着我们哪。”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对于眼下生计无着的船员来说，为他们提供饮食和找到过冬的寓所,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这类谚语里包涵着不少真理，你起先或许并不知道，等到对方答话这才恍然大悟,”埃里克说道,“眼下的情形就是如此。你说该怎么办?”

结果凡是无处可去的船员都上了岸，跟随埃里克父子俩回家去。

6 话说索尔斯坦恩返回家园后便向索尔比约恩的女儿古德里德提出求婚。这门婚事得到了古德里德和她父亲的应允,达成了婚约。于是索尔斯坦恩便迎娶了古德里德。婚礼是秋天在布拉特里德举行的,婚宴宾客如潮,凡有头有脸的人物无不前来贺喜,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索尔斯坦恩在西移民区的吕苏岬湾有一处农庄。这个农庄的合伙拥有者是另一个也叫索尔斯坦恩的人。他的妻子名叫西格里德。

在秋天，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偕同新婚燕尔的娇妻古德里德搬迁到吕苏岬湾来和他的同名者一起居住。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安顿下来准备过冬。

岂知刚入冬不久，一场疾病在农庄上迅速蔓延开来。最先患病死去的是农庄监工，一个名叫加尔蒂的很不得人心的家伙。很快许多人染上疾病，接二连三地死去。后来，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和他同名者的妻子西格里德也病倒了。

有一天傍晚西格里德要出屋外到正门对面的厕所去。古德里德陪她一起去。当她们走到屋外,面朝大门时,西格里德忽然打个寒噤,“哇”地一声叫了起来。

古德里德说道:“我们委实太粗心大意,你病体虚弱不应该到寒风中来。我们务必快点回屋去。”

“我现在不回屋里去,”西格里德说道,“所有的死人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躺在门前。我看到你丈夫索尔斯坦恩亦在其间。我甚至看见自己也在这堆尸体里。多么可怕的景象!”

而这仅仅是一闪而过的事情,接着她又说道:“现在我看不见他们了。”

刚才她似乎还看见那个死去的工头在举着鞭子抽打身旁的死人,顷刻间也已倏然消失踪影。两个女人折身返回到屋里。

天亮前后，西格里德咽气身亡。众人为她钉造棺材准备入殓。

那天庄上男人出海捕鱼，吕苏岬湾的索尔斯坦恩引领他们

到上船地点。黄昏时分他又去到那里验看捕捞的鱼类，正在此时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派人送来口信说是家里出了麻烦叫他火速返回，那是西格里德的僵尸忽然竖起身体想要钻到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的床上。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已经快爬到索尔斯坦恩的床边。于是他的同名者一把抓住了她，并且在她胸前揳入一把斧头。

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在黄昏时分死去。另一个索尔斯坦恩叫古德里德去躺下睡觉，说道那两具尸体由他来看守值夜。她躺下后很快就睡熟了。入夜不久，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的尸体忽然坐起身来开口说话。他说道他要找人去把古德里德找到他身边，因为他有话要同她讲："这是上帝的旨意，恩准我重新返回人生片刻。"

另一个索尔斯坦恩匆匆走到古德里德房里把她叫醒。他告诉她赶快往身上划十字并且祈求上帝庇护。"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告诉我他要同你谈谈，"他说道，"你务必自己来决定，我无法越俎代庖，要你这样或者那样做。"

古德里德回答说道："这类极少发生的咄咄怪事说不定会引出什么永志于后世的大事来，亦未可知哩。不过我总相信上帝会保护我。仰仗上帝怜悯，我甘冒风险同他谈谈，因为他倘若果真打算伤害我的话，我即便想躲过祸祟亦难免遭受荼毒。至少我可以要他的僵尸走到远处去，听说以前也曾有过这类事情。"

古德里德走进去招呼索尔斯坦恩，看样子他大概刚流过眼泪。他朝她耳中低声细语说了几句话，那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听得见，然后又说道：只有真心信仰上帝才会成为有福之人，因为这样上帝才会赐予保佑和宽恕。他说道：可是眼下有不少人尚

未一本正经地遵循这一信仰。

“尽管基督教已经传到了此地,然而格陵兰沿袭已久的坏习俗却仍旧照搬不误依然故我。人死之后草草掩埋，葬在不圣洁的土地上，下葬时几乎没有仪式可言。我和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要抬到教堂里去埋葬,只有加尔蒂除外,我要你们把他尽快放在火堆上烧掉,因为他是今冬这一带地方遭殃的祸首。”

他还向她叙述了她的未来,说道她的命运富贵得不可言,但是他告诫她千万不可以嫁给格陵兰人。

他还鼓励她把他们的钱财捐献给教堂或者给穷人。说完之后,他又第二次往后倒下咽气身亡。

当时虽则基督教已在格陵兰得到传播,可是仍因循旧习,沿袭约定成俗的做法:人死之后在农庄附近草草埋掉,而且是埋在未经圣化的不洁之地。埋完之后，在死者胸口上面的地面上打下一根木桩,等到牧师来到时,把木桩拔掉,顺着洞穴朝下灌注圣水并且举行殓葬仪式,不管那时已离开下葬有多么久远。

索尔斯坦恩·埃里克松和其余人的遗体被抬到埃里克岬湾的教堂,由牧师为他们举行了安葬仪式。

过了一段时间后,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去世,古德里德继承了全部家当。红色埃里克仍让她居住在布拉特里德，他把她的一切事务照料得井然有条。

7 话说有个名叫索尔芬·卡尔塞夫尼的人，他是马头索尔德的儿子，居住在北部斯卡加岬湾的雷纳岬角的一个名叫斯塔德的地方。卡尔塞夫尼出身名门,十分富有,他的母亲名叫索鲁恩。



卡尔塞夫尼是个经营海上贸易的商人，而且还是个信誉卓然的公平买卖人。有个夏天，他准备好船只打算远航前往格陵兰。阿尔普塔岬湾的索尔布伦德松也合伙参与，他们俩招收了四十个人手上船。

事有凑巧，当时有个名叫比约恩尼·格里莫尔弗松的人，来自布雷达岬湾，他同来自伊斯特岬湾的一个名叫索尔哈尔·加姆拉松的人合伙打造了一艘船，在那年夏天也准备停当要远航去格陵兰,船上也是四十个人。

当诸般事宜皆已就绪之后，这两艘船启碇出海。他们在海上究竟飘流多少日子已无记录可查，反正这两艘船都在秋天抵达埃里克岬湾。

红色埃里克和别的移居者都骑马前往那两艘船的停泊地。交易买卖进行得十分顺利，两艘船的船东都邀请埃里克任意拿走他所看得中意的货色。埃里克当然亦不肯别人在慷慨大方上胜过自己一筹，于是他邀请那两艘船的所有船员都作为他的客人到布拉特里德过冬。这些商人们恭敬不如从命，都跟随埃里克回家去了。他们的货物亦搬运到那里去，因为农庄上有足够的宽敞高大的棚屋可以堆放货物。

那些商人在埃里克家里过冬，生活得很愉快。可是随着圣诞节临近,埃里克却没有往常那样高兴。有一天,卡尔塞夫尼同埃里克交谈说道:“莫非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埃里克?我觉得你不像以往爽朗，心情似乎十分低沉。你一直殷谨周到地款待我们,我们责无旁贷理应尽我们所能来报答你的仁慈。快告诉我，究竟什么事情使你烦恼不已?”

“你们在我家作客谦恭有礼、通情达理,”埃里克回答说,“我

亦然坚信无疑我们之间的交易买卖不曾使你丧失对我的信用。我如今心里发愁而又不便启齿的是:我不情愿被人家说三道四,说道即将来临的圣诞节是他们所不得不忍受的最寒酸匮乏的过节。”

“不必为此而烦恼,埃里克,”卡尔塞夫尼说道,“我们的货物包里有的是麦芽、面粉和小麦,你要用多少只管去拿。这样你可以按照你慷慨好客的需要准备出丰富的节日酒宴。”

埃里克接受了他的这番好意,圣诞节酒宴得以着手准备。那一年圣诞节的筵席如此丰盛以致有不少人说他们过去不曾见过这般豪华的大场面。

欢度圣诞之后,卡尔塞夫尼找埃里克商量,说是想求娶索尔比约恩之女古德里德为妻,既然埃里克是监护她的长辈,所以他不揣冒昧提出这门婚事。他说他对这个女人爱慕已深,觉得她非但姿容绝色而且精明强干。埃里克回答说他愿意全力支持这一求婚并且她亦是难于寻觅的佳偶,“再说若是她嫁给了你,似乎亦是她命中注定的。”他说据他所知卡尔塞夫尼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

求婚之请提到她的面前,她略作权衡便接受了埃里克的劝说。长话短说,细节略过不表,这次求婚的结果是很快举行婚礼,圣诞酒宴还未结束喜庆酒宴就接连下去,众人好不快活。

那年冬天布拉特里德庄园里喜气洋洋,众人个个兴高采烈,下棋、讲故事还有其他许多娱乐活动,庄园里真是热闹非凡。

8 那年冬天布拉特里德庄园一带议论纷纷,人们都在商谈去寻找文兰的事情,说是那里有上好的膏腴土地等着去占

有。结果卡尔塞夫尼和斯诺里·索尔布伦德松收拾停当船只准备当年夏天就去寻找文兰。

比约恩尼·格里莫尔弗松和索尔哈尔·加姆拉松亦决定参加这次远征,他们使用自己从冰岛带来的船只和船员。

闻讯而来的还有红色埃里克的女婿索尔瓦尔德。

还有另一个人,名字亦叫索尔哈尔,人称狩猎者索尔哈尔。他在埃里克手下当差已有许多年头,夏天替他照料猎犬和围场,还担当其他许多杂役差使。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魁梧汉子,肤色黝黑、相貌粗鲁。如今他已上了点岁数,平素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但一开口又往往出口伤人语带辱骂,再者他为人狡诈且脾气暴烈乖戾,是个惹事生非的行家。虽则基督教已在格陵兰传播开来,他却置若罔闻亦不去理睬。此人的人缘很坏,可是埃里克同他却是亲密的朋友。他亦跟随了索尔瓦尔德和其他一众人等上船远航,因为他对毫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很有经验。

他们乘坐的船只是索尔比约恩·维弗尔松从冰岛行驶前来的那一艘。当他们同卡尔塞夫尼汇合时船上几乎都是格陵兰人,虽则这次远征共有一百六十人参加。

他们先航行至西移民区,然后再驶至比亚尔恩群岛稍作停留。从那里趁着一股北风航行两天后,他们看见海面上浮出一脉陆地。于是他们放下小艇划到岸边前去探测。他们看到海岸上大片砾石堆星罗棋布,砾石堆大得足够两个人脚对脚地伸直身体仰卧其上。陆地上有无数狐狸出没。他们给这片土地起了名字,叫做赫卢兰。

从那里他们又顺着北风继续航行两天,前头又浮现出陆地,这里森林茂密,草木葱茏,飞禽走兽无奇不有。他们在东南面的

一个小岛上看见了熊，于是便把那座岛屿起名为比约恩岛（熊岛），而把这片森林茂盛的内陆叫做马克兰。

从那里再航行两天后他们又见到了陆地，便拨转船头朝它驶去，原来这是一个突出在外的岬角。他们顺风转舵陆地便到了他们的右舷，他们沿着海岸行驶过去。

这是一片宽广开阔的土地，海滩漫长铺着极细的白沙。他们划着小船上岸，在角地上发现有一艘船只的龙骨，所以他们把那个地方起名为克雅拉岬角，把那一段海滩叫做佛都斯特海滨，因为它很漫长，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驶离开去。后来海岸线呈锯齿形，海水和海湾犬牙交错。他们便选了一个海湾将船驶了进去。

当年莱夫·埃里克松在奥拉夫·特莱格瓦松国王身边伺候的时候，他曾接受国王的谕旨叫他到格陵兰来传播基督教，国王还送给了他一对苏格兰夫妻，男的名叫哈基，女的名叫赫克雅。国王告诉莱夫说倘若他有万分紧急之事需要火速办理可以差遣他们，因为他们奔跑得比鹿还要快。此次莱夫和埃里克把他们俩转让给了卡尔塞夫尼，让他们参加远征。

当船驶过佛都斯特海滨时，他们把苏格兰夫妻俩人放到岸上，叫他们往南奔跑去探查这片土地的出产，并且限令他们在三日之内务必返回。那夫妇俩人各自穿了一件名为“比雅法尔”的大氅，顶端有兜帽，两侧开叉而无袖，下摆在两腿之间用纽扣扣住还用细带扎牢。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装束。

所有的海船都在那里抛锚停泊，静候等待。三天之后，那对苏格兰夫妻果然如期归来，疾步流星般奔下海滩，一人手里捧着葡萄，另一个拿着野小麦。他们告诉卡尔塞夫尼说道，他们已经



寻找到膏腴沃土。

他们回到船上，整个船队朝着他们所指引的方向进发，直到他们来到一处岬湾。他们把船径直驶入岬湾之中。在岬湾的入海口，有一个岛屿，四周水深浪急，湍流汹涌。他们把这个岛命名为斯特劳姆岛。岛上各种飞禽海鸟多得令人吃惊，以至于他们举步艰难，竟在鸟蛋之间找不到插足的缝隙。

他们驾船在岬湾里转了一圈之后将它命名为斯特劳姆岬湾。于是他们便卸船上岸，在这里安营扎寨。各种牲畜他们都已带来，如今之计要赶快察看四周寻找当地的出产。这里远山如黛近峰尖仞，风光委实旖旎美丽，可是他们却无心观景赏致，只想探明它的物产，因为举目所见，身边毕竟只有高可及人的蓬蒿杂草。

他们在那里过冬，殊不料冬天严寒竟然会出奇地酷冷。在夏天的时候，由于动身仓促，粮食给养未免贮备得不足。这时候便有了缺粮断炊之虞。他们四出狩猎，然而所得到的猎物，亦不足以果腹。于是他们搬到那个岛上去居住，冀希那里能寻找到猎物，或者有鲸鱼搁浅。可是那里也难找到多少食物，而他们的牲畜倒是添犊长膘一派兴旺气象。他们只好祈求上帝降恩赐福来缓解缺粮之急，然而一时之间似乎亦听不到他们所盼的回音。

在此同时狩猎者索尔哈尔忽然失踪，他们便四出搜寻。他们寻找了三天，却找不见踪影。直到第四天，卡尔塞夫尼和比约恩尼才在一个峭壁顶上发现了他。他双目凝视仰望着天空，嘴巴张开，鼻孔翕动，若有所思般出神发呆，不时抓搔自己或者拧自己一把，嘴里念念有词。他们问他在那地方做什么。他回答道

这不关他们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又说道他已这般年纪用不着有人看着他。他们劝他跟随他们回家去，他倒听从了。

过不多久，一条鲸鱼被海浪冲了过来。他们赶紧过去将它屠宰，切割成小块。没有人认识这是一条什么鲸鱼，连捕鲸行家卡尔塞夫尼也说不出个名堂。厨子便煮了鲸鱼肉给大家吃，众人饱啖一顿甚为欢畅，却不料过不多久个个腹痛肚胀呻吟不已。

这时候狩猎者索尔哈尔走过来，大声说道："且看看红胡子雷神岂不比你们的基督更有能耐？这场无妄之灾便是他的神灵显圣，我方才给他吟唱了咒歌，托尔神果真不辜负我，使我亲眼看到了结果。"

其余人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后，都拒绝吃鲸鱼肉，把那条鲸鱼的残骸扔到一处巉岩背后。他们还为这次罪孽祈求上帝宽恕。于是天气忽然好转，他们可以出海捕捞，这样他们便不再有缺顿断炊的后顾之忧。

到了开春之后，他们又回到斯特劳姆岬湾。在那里收集食物、到腹地去狩猎还到岛上拣鸟蛋和出海捕鱼。

9 如今他们聚在一起商讨下一步该往何处去，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方案。狩猎者索尔哈尔要北上越过佛都斯特海滨和克雅拉岬角去那里寻找文兰，而卡尔塞夫尼主张沿着海岸再往南去，因为他相信愈往南走土地会愈肥沃。他还认为北上南下都有好处，不妨兵分两路把这两面的地方都探查一遍。

索尔哈尔在小岛的避风处收拾好船只，只有九个人跟随他前往北方，其余人都追随卡尔塞夫尼南下。



有一天，索尔哈尔把水抬到船上，他喝了点水唱起歌谣：

这些栎木般黑心肠的武士，
哄骗诱惑我来到这块地方，
答应说是各种美酒喝不完。
可是我这个戴头盔的武士，
在春天就卑恭屈膝不争气，
竟然拎着一个水桶到处跑，
我的嘴唇一滴酒都未喝到。

于是他们启碇出海，卡尔塞夫尼相送他们到小岛尽头之处。在升起帆篷之前，索尔哈尔唱道：

让我们回首极目眺望远方，
看看家乡父老梓里和同胞。
让我们劈波斩浪的大海船，
把四周的海域都探查明白。
这些战士渴望着翻江倒海，
他们曾经赞美过这片土地。
在佛都斯特海滩安居下来，
却只落得吃煮鲸鱼肉充饥。

歌曲唱毕，两支人马各自分手。索尔哈尔率领他的船员扬帆北上，越过佛都斯特海滩和克雅拉岬角，想要从那里顺着冲浪掉棹西去。可惜他们命运乖蹇，竟自落入猛烈的顶头风暴之中，

这股强劲风暴把他们笔直吹到了爱尔兰。他们在那里惨遭重创，活着的人则被俘当了奴隶。索尔哈尔亦是这样在那里终其一生。

10 卡尔塞夫尼沿海岸南下，跟随他的有斯诺里和比约恩尼，还有远征队的部众。他们航行了很长时间才来到一条河流跟前，那条河流注入一个湖泊，再从那个湖泊流入大海。河流入海口外面有广阔的沙洲，只有在涨潮之时船只才能驶入。

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众人驶入那个河口湾，并且起名叫霍比湖（潮汐湖）。在这里他们发现低地上到处长遍野小麦，谅必是非常肥沃的土地而高地上满山满谷是葡萄。每一条溪流里都有鱼儿游来涌去。他们在潮水最高处的水痕附近挖了沟壕，待到潮水退去沟壕里填满了被海潮冲进来的比目鱼。在森林里还见到了各类野兽。

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半个月，享受大自然给予的各种乐趣而没有觉得有任何不惬意之处。他们带着牲畜住在那里。可是有一天清早当他们举目环顾时，他们视线之中忽然多了九个皮筏，站在皮筏上的人们挥舞着棍杖，那些棍杖都顺向转动发出像连枷一般的噪音。

卡尔塞夫尼问道："那些动作表示什么意思？"

"大概是和平的表示，"斯诺里说道，"我们不妨拿一面白色盾牌前去会见他们。"

他们依计行事。刚来的土著人把皮筏划到他们面前，土著人走上海滩时惊愕地瞪大了双眼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们看。土著



人的身材很矮小，相貌十分邪恶猥亵，头发粗硬、双眼巨大、颧骨高耸、面孔宽阔。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对一切都啧啧称赞，然后就绕过角地往南而去。

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人在朝向湖边的一个斜坡上安下营寨，建立移民区。有些房屋紧靠在湖边，而另一些房屋则要稍远些。他们在那里过冬，而整个冬天连一场雪都未下，所有的牲畜都能找到吃食，养得十分肥壮。

11

开春过后有一天清晨，他们看见一大群皮筏子自南而来，围绕在角地四周。它们结集得如此稠密以至于河口湾看起来仿佛铺满了一层木炭。每只皮筏上的人都在挥舞棍杖。卡尔塞夫尼手下人举举他们的盾牌，于是双方开始交易买卖。

土著人最想买到手的是红布，他们也想买利剑和长矛，可是由于卡尔塞夫尼和斯诺里严禁出售，只得作罢。他们用未经鞣制的灰色生皮来换回布匹，每块生皮换一拃宽①的红布。他们买到红布后就立即缠在头上。交易进行不大功夫，布匹就显得拮据不足起来。于是卡尔塞夫尼把布裁成只有一个指头宽窄的布条来出售，可是那些斯克莱林人照样乐此不疲地交易，愿意支付同样多的生皮来换布，到了后来甚至支付更多生皮。

这时忽然有一条属于卡尔塞夫尼和他部众的公牛从森林里蹿出来，激怒得暴烈异常，哞哞狂澜吼不已。斯克莱林人被惊吓得魂不附体，赶快飞奔到他们的皮筏子上，绕过角地往南划去逃命要紧。

① 一拃之距为手掌张开时，大姆指和小指两端的距离，通常为9吋或23厘米。

在这以后足足三个星期，土著人没有露面。后来卡尔塞夫尼手下人又看到无数皮筏自南而来，如同激流狂澜汹涌奔腾。这一次斯克莱林人把棍杖逆向挥舞，他们高声尖嚎，喧闹震天。卡尔塞夫尼率领众人高举起红色盾牌迎上前去。

两军相遇各不退缩，一场鏖战只杀得天昏地暗。大小石块如同冰雹飞蝗凌空呼啸，因为斯克莱林人使用的是投石器。卡尔塞夫尼和斯诺里看见他们抬起一块足足有羊胃大小的暗蓝颜色巨石放到投石器的发射杆上。那块巨石呼啸飞过卡尔塞夫尼部众的头顶，砰然砸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一下把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人吓慌了神，他们只想到逃命要紧，于是他赶快撤离那条河流向纵深腹地逃去，直到奔至一处峭壁方才止住脚步，他们准备在那里再坚决抵抗。

弗蕾迪丝早已走出屋外，亲眼目睹了这场狼狈的撤退。她高声喊叫道："你们为什么在这些可鄙的坏人面前逃跑，像你们这样勇敢的人难道不觉得可耻？你们应该像屠宰家畜一样把他们杀戮干净。如果我有武器，我保准比你们任何一个战斗得更勇猛。"

那些男人们对她说的话不予理睬。弗蕾迪丝想要跟上他们，却追赶不上脚步，因为她身怀有孕。她紧随在他们后面进入森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斯克莱林人追上来将她团团围住。在她面前横陈着一具尸体，那是索尔布伦德·斯诺拉松，他的头顶上楔入了一片燧石，他的利剑撂在他身边。弗蕾迪丝一把捡起利剑准备殊死抵抗。当斯克莱林人朝她蜂拥过来时，她撩开背心袒露出一只乳房，用利剑猛掴袒露的胸乳。斯克莱林人见此情景，大感不解顿生恐惧，便逃回到皮筏上匆匆离去。



卡尔塞夫尼和他手下都来到她面前，交口称赞她的勇气。他们有两个人被害，斯克莱林人死了四个，尽管卡尔塞夫尼这一边同土著人的人数悬殊很大。

他们返回到自己营地里。进屋之后，便议论探讨起来，究竟是一股什么兵力在这块陆地上从背后攻打他们，使他们吃了大亏。渐渐地他们明白过来：原来唯一的进攻力量只有乘皮筏来的人，另一股兵力只是他们的虚妄幻觉。

斯克莱林人在另一个阵亡的北欧人身边找到了一把战斧。有一个土著人举起战斧朝一块岩石猛劈下去，那柄战斧顿时裂刃断柄。于是土著人便觉得战斧毫无用处，因为它还没有石头硬，经不住石头的碰击，于是他们把战斧扔掉了。

卡尔塞夫尼和他的部众商量之后明白过来，纵然这片土地有千般好，他们决计不会在此地过上太平日子，也不会毫不提心吊胆地生活，因为既然已有土著居民住在此地，他们绝不肯拱手让出地盘。所以他们打算离开此地返回家园。他们沿海岸朝北航行。他们看到有五个斯克莱林人身上披着生皮在睡觉，他们身边的器皿里盛着掺和着鹿血的鹿骨髓。卡尔塞夫尼的手下人料定这五个土著人必定是不法歹徒便把他们统统杀掉了。

他们来到一个角地，那里有无数麋鹿，那个角地看起来似乎像是一个大的粪堆，因为那些动物就在角地上过冬。

过后不久，卡尔塞夫尼一行抵达斯特劳姆岬湾，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供应充裕，没有食品匮乏之虞。

据有些人回忆说，比约恩尼·格里莫尔弗松和弗蕾迪丝裹足不前，率领了一百个人在此地停留下来，而卡尔塞夫尼和斯诺里则率领四十个人往南行驶，在霍比几乎只停留了两个月便在

当年夏天扬帆回来。

卡尔塞夫尼派出一艘船去寻找狩猎者索尔哈尔，而其余部众停留在原地等待他们。他往北驶过克雅拉岬角，然后转弯往西去，陆地在他们的左舷。那是一片寂静无声、荒凉阴森的林地，他们行驶很长路途才来到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大海的河流。他们缓缓将船驶进河流的入海口，并且把船靠南岸停泊。

12 一天早晨，卡尔塞夫尼和他手下人看见森林中的空旷地远处有个东西在蠕动。他们朝它喊叫呼唤，那东西仍在移动。原来那是个尤尼帕德野人，朝着他们停船的地方而来。红色埃里克的儿子索尔瓦尔德恰好坐在掌舵的位置上，那个尤尼帕德野人射出一箭，不偏不倚正中他的腹股沟。索尔瓦尔德拔出箭来，说道："我们发现的这片土地真是丰饶富庶，可是我肚里的五脏六腑倒也淌着肥油。"说毕，由于伤重失血太多，须臾气绝身亡。

那个尤尼帕德野人向北逃窜，卡尔塞夫尼率领众人追赶上去兜捕，可是哪里追赶得上，但只偶尔能瞥见它逃跑的背影。它很快跳进一条小河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追赶者只得无功而返。有一个好汉禁不住悲歌一曲，他唱道：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们的好汉去追逐，
一只尤尼帕德猿人，
一直追赶到大海里。
那怪诞似鬼的畜生，



奔跑得像风一般快，
出没在崎岖的地方，
只能听见它的声音，
卡尔塞夫尼。

他们往北行驶过去，想要亲眼看看尤尼帕德猿人麇集的所在，不过他们已决心不让船员们的生命再冒任何风险。他们推断眼前能见到的那儿座高山大致同霍比那里的山岭互相对应，而且他们估计这两处山脉离开斯特劳姆岬湾是等距离的。

他们返回斯特劳姆岬湾，在那里度过第三个冬天。可是如今生活并不安宁，龃龉口角时常发生，甚至争吵得不可开交。那些没有娶过亲的人对已婚男人羡慕不已，往往同他们纠缠不休。

在那一年初秋时，卡尔塞夫尼的儿子斯诺里呱呱坠地。等到他们离开文兰之时，他已长到三岁了。

他们抢在一阵南风的前头到达马克兰；在那里他们同五个斯克莱林人邂逅相遇——一个长胡须的男人、二个女人和两个儿童。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人逮住了那两个孩子，可是其他人却逃跑了，他们钻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让那两个孩子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教会他们语言，并且还让他们领受了洗礼。那两个孩子告诉说：他们的母亲叫做凡蒂尔德，父亲叫做乌凡吉尔。他们说斯克莱林人的地方由两个国王所统治，一个叫阿瓦达蒙，另一个叫瓦尔迪蒂达。他们说那里没有房屋，大家都居住在窑洞或者地洞里。他们说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越海过去对面有另外一个国度，那里的人都身穿白衣、

手持挂着碎布片杆杖。据说叫做维特拉蒙国①。

最后，他们终于抵达格陵兰，同红色埃里克一起过冬。

13 回过头来再表述一下比约恩尼·格里莫尔弗松的下落。他们的船被狂风吹进格陵兰海。他们发现水里有大批蛆虫，等他们明白过来之前，那艘船已被蛀蚀得七穿八孔船底布满窟窿。那艘船开始渗水，徐徐往下沉。

他们讨论究竟该如何办?船上有一艘小艇，艇身涂敷用海豹脂熬炼出来的焦油。据说用这种焦油涂敷过的木材蛆虫无法蛀蚀。大部分船员说应该让尽量多的人乘坐，把小艇挤满。可是几经试乘，那艘小艇连一半人都容纳不下。

于是比约恩尼说道：哪些人可以登艇应该拈阄来选定，而不能按照地位的高低决定。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要挤上小艇，而小艇无论如何塞不下所有的人。于是他们只得同意早先的建议用拈阄来决定是否能在艇上得到容身之地。当拈阄见出分晓时，比约恩尼和将近半数的船员得到了小艇上的一席之地。于是他们这些人都撤离大船登上小艇。当他们已经在小艇里坐定身躯时，有个一直追随比约恩尼左右的年青冰岛人发话说道：“你就这样离我而去一走了之?”

“看样子不得不如此，”比约恩尼回答说。

那个冰岛人说道：“可是当我离开我父亲的农庄跟随你来的

① 即“白人国”之意。一般认为是指大爱尔兰，即爱尔兰和从那里再往西航行六天可抵达的中欧地区。



时候,你亲口答允却并非那样。”

“我看别无他法,”比约恩尼说道,“你有何高招不妨直说。”

“我建议我们俩互换一下位置,你到船上来,我下去登艇。”

“随你的便,”比约恩尼说道,“我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个偷生怕死之徒。”

结果他们相互更换了位置,那个冰岛人下去跨入小艇,比约恩尼重新回到船上。据说比约恩尼和滞留在船上的人全部在这个布满蛆虫的海域里覆舟罹难。

那些登上小艇的人行驶开去,终于抵达陆地侥幸逃生。这个故事便是他们所叙述的。

14 在这以后的第二个夏天,卡尔塞夫尼全家返回冰岛,来到他在雷纳岬角的农庄。卡尔塞夫尼的母亲嫌恶儿子的亲事门户不当,以为娶了地位卑贱的女子未免有失身份,所以第一年冬天她就搬出去自己在别处举炊独过。可是当她明白过来古德里德是一个何等非凡出众的女子,她就回心转意,搬回来和他们同住,一家人相处融和,共享天伦之乐。

卡尔塞夫尼和古德里德生了儿子斯诺里之后,又生了个儿子名叫索尔比约恩,索尔比约恩的女儿索鲁恩所生的儿子便是比约恩主教。

斯诺里·卡尔塞夫尼松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哈尔弗里德生下了儿子,便是索尔拉克·鲁诺尔弗松主教。儿子索尔盖尔生下女儿英格维尔德,外孙便是第一位布伦德主教。

瓦特恩峡谷萨迦

金　冰　译



1 从前有一个名叫凯蒂尔的人，绰号“大个”。他强壮有力，居住在挪威北部一个叫作罗姆斯峡谷的村庄里。他是赫罗斯比约恩之子“老水手”乌尔的儿子；而乌尔则是来自挪威北部的巨人比约恩的孙子。这篇萨迦故事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挪威地方国王割据的时代。凯蒂尔是一个高贵而富有的人，力大无穷，英勇善战。他年轻时一直在海上劫掠，但随着年事渐高，他开始在自己的庄园过起安定的生活。他娶弓箭手之女莫乔为妻，并与她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索尔斯坦恩。

那时人们已开始确信，一定有强盗恶棍出没于通往罗姆斯峡谷的道路上，因为所有踏上这条大路的人都有去无回，即使十五或二十人结伴同行，也没有一人能幸免于难。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认为那一带必定居住着某个不同寻常的人。凯蒂尔家族的人无论是从人员伤亡还是财产损害来看，遭到强人侵扰的损失都最小。一时责备之声四起，大意是说这片地区的首领名不符实，面对如此恶行竟然束手无策。人们断言，凯蒂尔已经年老体衰。对此议论，凯蒂尔表面不动声色，但暗地却沉思许久。

2 一次，在一个重大的酒会上，凯蒂尔对他的儿子索尔斯坦恩说：“如今的年轻人，行为已大不如前，也无法与我们那时的人相媲美。那时候，人们追求大胆英勇的行为，他们或是出海劫掠，或是通过冒险建功立业获得财富和荣誉。但今天的年轻人却只想在家中的火炉旁消磨时光，靠饮酒作乐来填补空虚。我之所以赢得了财富和荣誉是因为我不畏艰险，敢于单枪



匹马地战斗。而你,索尔斯坦恩,老天没有赐给你高大的身材与力量,很显然你的行为也可能十分平庸,如出一辙。你的勇气和身高是相称的。因为你没有超越前人去建立功业的渴望。你证明了自己就是外表看起来的那副样子,你的精神与你的身材拥有同样的高度。那些与我们地位相同的强大有力的人,国王或者雅尔①们,曾经奉行这样一种习俗:他们外出劫掠为自己赢得财富与名誉。但这些财富既不算作任何形式的遗产,子孙也不能继承,而是随雅尔本人一起埋入坟墓。事实上,如果荣誉也有价值,那么即使子孙继承了地产,他们也无法维护其崇高的地位。除非他们及其族人敢于冒险参加战斗,每个人为自己赢来财富与荣誉,追循亲人的足迹。我相信旧时武士的这种风俗你是不知道的,我希望我能教给你。现在你已经到了让自己去接受考验的适当的年龄了,应该去发现命运为你准备了些什么。"

索尔斯坦恩回答道:"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使人激怒,这就足够了。"

他站起身,生气地走掉了。

在罗姆斯峡谷和奥普兰之间分布着一大片森林。一条公路穿行而过,但却无法通行。因为人们认为那里隐伏着强盗,虽然对此无人能下断言。当时谁若能提出任何一种解决方法似乎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

① 北欧海盗时期国王手下宰辅政务或主持地方行政的高级官吏。他们是贵族,拥有国王封赠的领地,有的还拥有军队。这一头衔往往为世袭。这一称号到13世纪初才被废除。



3 父子二人谈话后不久，索尔斯坦恩就独自离开了酒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验证一下父亲所说的机遇，并且决心不再忍受他的奚落，去做出一番冒险的事业。他牵来马独自骑向那片森林，来到他认为最有可能与强盗遭遇的地方。虽然与如此强大的力量对抗，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此时他宁拼一死也不愿虚枉此行。

他将马拴在树林边上，徒步前行。发现一条偏离大道的小路,沿着小路走了一段时间后,他看见一座构造精美的大房子。索尔斯坦恩确信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使公路无法通行的强盗。索尔斯坦恩随后走进厅房，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大木箱和财宝。在一大堆木柴的对面，是装满各种物品的大麻袋。索尔斯坦恩看见那儿有一张床,比他从前见过的任何一张床都要大,床的四周垂着光彩夺目的帷帐。在他看来，能躺进这张床的人一定十分高大强壮。还有一张铺着干净亚麻布的桌子，上面摆着精美奢侈的食物与上好的美酒。索尔斯坦恩没有碰这些东西。他想设法使自己不被住在房里的人马上发现。因为索尔斯坦恩希望在彼此发现对方之前先弄明白自己面临的究竟是什么。他穿过堆积的麻袋,在杂物堆中坐了下来。

后来直到晚上，索尔斯坦恩听见外面一阵喧闹。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身后牵着一匹马。他身材高大,金黄色的头发一缕缕披在肩头。索尔斯坦恩私下认为,这是一个漂亮的家伙。这个人拨了拨火,先把他的马关进马厩,然后取出一只洗脸盆,洗净双手，在一块白布上擦干。接着他又用一个大的高脚杯从一只木桶中倒酒，然后开始吃饭。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在索尔斯坦恩看来都十分优雅出众。他比父亲凯蒂尔还要高大，似乎也的确



是一个山一般的巨人。

当这间屋子的主人吃完饭之后，他在火边坐下来盯着火苗说:“这儿一定出了什么乱子，火苗比预料的微弱得多。我想一定有人刚刚拨过火，我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有人刚刚来过这儿图谋我的性命——这并非不可能。我要搜查一下我的房子。”

他随即拿起一块燃着的木头开始搜寻，来到堆放货物的地方。但恰巧人从这里可以爬进一条通入房间的烟囱。当这个强盗开始搜查货堆的时候，索尔斯坦恩已经爬到房子外面了，无法找到。因为索尔斯坦恩命中注定不会在此地丧生。房子的主人搜查了三次，却一无所获。

于是他对自己说:“暂时听其自然吧。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俗话说‘是祸躲不过’，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的。”

说完他摘下佩剑上床睡觉了。索尔斯坦恩认定这是一把十分锋利的宝剑。他暗想若能得到这把剑，用起来必然会得心应手。他想起父亲对自己的激励——力量与勇气是成就任何英勇事业所必不可少的，而获得的回报将是荣誉和耀眼的财富。并且那样人们就不会再认为他一事无成，只知道陪着母亲在火炉边消磨时光了。他也记起父亲曾经说过，若论使用武器，他与女人不相上下。家族的系谱即使出现断代也比拥有他这样的人更能为族人增光。这些念头驱使着索尔斯坦恩决心伺机单枪匹马地为人们报仇雪耻，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杀掉这样的人令人惋惜。

房子的主人终于睡着了，索尔斯坦恩弄出些动静试探他是否睡熟。那个人听到声音醒过来，翻了个身又睡了。过了一会

儿，索尔斯坦恩又试了一次，那个人又动了动，但次数明显减少了。第三次索尔斯坦恩走近一些，并用力击打床柱，发现那人依然没有反应。于是索尔斯坦恩把火苗拨旺，走到床边，想看一看那个人是否还睡在那儿。索尔斯坦恩看到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穿着绣金的丝绸衬衫。索尔斯坦恩随即抽出短剑向那个壮汉的胸口刺去，留下一个很深的伤口。那人猛地翻过身，紧紧抓住索尔斯坦恩把他拽到床上，此时那把剑还嵌在伤口上。索尔斯坦恩用力过猛，以至于剑尖都刺进了床板里。但是这个人壮得惊人，他任凭那把剑扎在胸口一动不动，索尔斯坦恩就躺在他和床栏之间。

这个受了重伤的人说道："是谁给了我致命的一击？"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我叫索尔斯坦恩，是"大个"凯蒂尔的儿子。"

那人说："我想我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我认为你没有理由这样对待我。我从未做过伤害你或你父亲的事。你出手太快，而我并未急于回击，因为我已决意放弃这种邪恶的生活。不过现在你的生死完全由我决定。如果我给你应得的惩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恐怕人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吧！但我认为饶你一命才是明智之举。那样，如果一切顺利，或许我还能得益于你。现在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尤库尔，是哥特兰雅尔英吉蒙德的儿子。像所有有权势人家的儿子一样，我为自己赢得财富，虽说是以一种暴力的方式。但现在我去意已决。如果我饶你一命对你还有所值的话，你就去求见我的父亲，但要先见到我的母亲维格迪丝。在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把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告诉她，向她转达我的爱和问候。然后请她为你向雅尔说情，求得和



解，使他同意你娶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妹妹为妻。这块金币你拿去作为信物，证明是我交给你的。尽管我的死讯会令母亲悲痛欲绝，但我相信，念及我的爱她会尊重我的意愿，从而宽恕你的所作所为。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会是一个有福运的人。如果将来你或你的兄弟有幸生了儿子，一定要让我的名字延续下去，这正是我希望从你那儿得到的好处，也是我饶你一命的条件。”

索尔斯坦恩说是生是死，悉听尊便，自己决不会摇尾乞怜。尤库尔说：“你的性命现在掌握在我手里。但肯定是你的父亲激怒了你，你才铤而走险的。他这一招的确触到了我的要害。我知道现在即使我们两人同归于尽你也会心满意足的。但你还有更好的前途，如果由你担任头领，就不会群龙无首，因为你勇敢果决。我的妹妹若能有幸成为你的妻子而不是沦为海盗的战利品，她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此外，即使人们邀请你留在哥特兰主事，你也要坚持返回自己在罗姆斯峡谷的家。因为我父亲的亲戚们在他死后不会把权力交给你，那样等待你的必然是可怕的杀戮，而人们将会失去无辜的亲人。除了在你父亲及我的亲戚面前，不要在公开场合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选择了邪恶的生活，现在罪有应得。作恶的人大多是这种下场。拿着这块金币作为信物，然后把剑拔出来——这样我们的谈话时间就不会太长了。”

于是索尔斯坦恩拔出那把短剑，尤库尔很快就死了。

4 之后，索尔斯坦恩就骑上马回家了。当他快到农庄的时候，看见许多人骑马向他奔过来。他看到父亲和许多他认识的人正在四处找他。见面时，凯蒂尔热情地同儿子打招呼，并感叹他真是死里逃生。父亲说道：“你走后，我马上就对自己的话感

到后悔了，我不该对你冷嘲热讽。”

索尔斯坦恩说，作为父亲，他根本不关心也不知道儿子是否愿意回家，或者何时回来。自己能够安然无恙地返回完全是靠运气好。

尽管他们最初言辞激烈，但很快就和解了。索尔斯坦恩把此行的一切经历都告诉了父亲。不出所料，他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随后，索尔斯坦恩召开了一次地区大会，当地的所有住户都参加了。

会上索尔斯坦恩起身说道：“一度困扰我们并使大路无法通行的劫匪已被我铲除了。大家担惊受怕的日子结束了。我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前来认领自己的财物，剩下的就归我所有了。”

他的话得到在场所有人的热烈欢迎，索尔斯坦恩获得了极大的荣誉。由于他一直没有向外泄露尤库尔的名字，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劫匪究竟是谁。

5

一天，索尔斯坦恩对父亲说，他打算信守对尤库尔的诺言，出发去东部拜见雅尔英吉蒙德。

凯蒂尔说这样自投罗网是不明智的，要他还是留在家里，并且说：“雅尔本人或许不想伤害你，但有些人却可能对你不怀好意。”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我一定要履行对尤库尔的诺言。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之后，索尔斯坦恩做好准备，启程前往哥特兰。他日夜兼程，直到一天早晨到达了雅尔的家。不巧，雅尔已经外出打猎，这是



当时地位显赫之人的一种习俗。索尔斯坦恩走进大厅,和扈从一起坐到一条长凳上。这时,雅尔之妻走了进来。她看了一眼这些不速之客便断定他们是外乡人。于是她问他们是什么人。

索尔斯坦恩说他是一个挪威人——“我给你带来一个私人消息。我们出去走走吧,就我们两个人。”

于是他们走出屋子。

这时索尔斯坦恩说:“我来是为了向你通报你儿子尤库尔的死讯。”

雅尔之妻说:“这对我的确是个噩耗。但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不过是什么使你不惜长途跋涉来告诉我这个悲伤的消息呢?”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真是一言难尽。我曾郑重地答应尤库尔,一定要找到你并把一切如实相告,绝不隐瞒是我把他杀死的事实。因为我们瓦特恩峡谷的人不愿逆来顺受,任其劫杀。不过,实话对你说,我一度落在他手里,若是他想杀我,那简直易如反掌。但他放了我,还托付我找到你并转达他的口信。你也知道,对我来说,呆在家里远比冒险来此求你们宽恕容易得多。他说你会认出这块金币,所以要我带来作为信物,那样你就会为我同雅尔讲和,并让他答应我娶你的女儿索尔迪丝为妻。尤库尔还说,他相信你能尊重他的意愿不会对我耿耿于怀。”

听了这些话,维格迪丝的脸涨红了,她说:“你真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不过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尤库尔不想要你的命,我会尊重他的决定。你看起来像是有福运的人。看在我儿子为你求情的份上,我会替你在雅尔面前辩解。但你必须先藏起来。”



雅尔返家的时候，雅尔之妻前去迎接并对他说："有一个悲伤的消息要告诉你。"雅尔说："一定是我儿子尤库尔的死讯吧！"

雅尔之妻说，是的。

雅尔又说："他不可能是病死的吧。"

雅尔之妻回答说："的确，他是被人杀死的。在弥留之际，他表现得极为高贵。他放过了那个杀他的人，并让他带着可靠的信物来这里由我们发落，这样你就可能宽恕那个人，尽管他的所作所为给我们造成了伤害。如果你能如尤库尔所愿，把女儿嫁给他，从而使他晋身贵族之列，他还可以为你效力。尤库尔相信你会尊重他的遗愿。而且你也看到这个人是多么忠实于自己的诺言，他远离家乡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对他充满敌意的地方，听凭我们发落。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希望你能答应我的请求，宽恕他。这是他带来的信物。"说着她把金币递给了雅尔。

雅尔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道："你真是太过份了，竟然要我善待杀死我儿子的凶手。这种人只配赐死，而不是以礼相待。"

雅尔之妻回答说："我的君主，你应该慎重全面地想一想——尤库尔的嘱托和这个人以身赴命所表现出的正直和勇气；而且你年事渐高，需要有人助你一臂之力。此人正是合适的人选。尤库尔本可以置他于死地，却没有那么做。索尔斯坦恩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仍从尤库尔那儿得到好运。显然，我们也不应让这份好运落空，从而损害了我们儿子的高贵意图。像尤库尔那样宽恕一个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人是一种了不起的德行，而报复一个任凭我们发落的人，那将是极大的耻辱。"

雅尔说："你如此袒护这个人，还认为他大有前途，我当然要见见他然后再作结论。至于我对他的评价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对他的印象如何。”

随即索尔斯坦恩被带到雅尔面前。由于雅尔之妻的巧妙周旋，雅尔的怒气此时已消失殆尽。

索尔斯坦恩说：“我的君主，我的命运全掌握在你手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带来的消息，我希望能与你求得和解。但你若无意于此，我也不会畏缩。头领们通常会宽恕那些自己前来听凭发落的人。”

雅尔说：“我对你印象很好，这足以使我饶你不死了。种种迹象表明你是一个福运亨通的人。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就由你取代我的儿子。这或许是弥补我丧子之痛的最好的方法。伤害一个任凭发落的人是不光彩的。”

索尔斯坦恩感激雅尔饶他性命，于是留下来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彼此开始有所了解；雅尔很快就发现索尔斯坦恩是一个睿智的人，在各方面都很出色。

有一次，索尔斯坦恩对雅尔说：“我的君主，现在我想知道我是否有机会成为你的女婿呢？”

雅尔回答说：“对此我无意拒绝，因为这有可能为我们家族带来好运。但我希望你能留在这里。”

索尔斯坦恩说：“你健在的时候，我乐于留下来。但在你辞世以后，你的族人不会再对我表示尊重，那时每个人的命运就只能靠他自己了。”

雅尔说这话很有道理。

6 不久之后，索尔斯坦恩骑马回到家乡。他把一切安排都告诉了父亲，并请求他与自己同行去拜访英吉蒙德雅尔。凯



蒂尔同意了。雅尔准备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索尔斯坦恩携罗姆斯峡谷的族人及众多地位显赫人士参加了宴会。席间佳肴美酒、觥筹交错。宴会以极高的礼仪结束，客人们得到丰厚的馈赠。凯蒂尔与雅尔言辞友好,互致分别。索尔斯坦恩留下来与妻子一同生活。雅尔对他总是和蔼亲切。索尔斯坦恩与索尔迪丝之间很快就萌生出深厚的感情。

一天晚上,人们带来了“大个”凯蒂尔的死讯,他们还希望索尔斯坦恩能返家掌管家族事务。索尔斯坦恩向妻子和雅尔转达了这个消息。妻子表示一切由他决定，并告诉他无论他打算怎么做自己都没有异议。索尔斯坦恩说他最想做的就是回家，因为在家乡自己子承父业不会招致族人的嫉恨，并且大家都会认可他的身份。

雅尔同意了他们的安排，并说索尔斯坦恩在家乡会比身处异乡更有可能获得成就。

此后不久，雅尔不幸染病。他把女婿索尔斯坦恩和女儿一同叫到床边说道:“现在就准备你们的行程吧！你们会得到大量财富,而我们的族人也会满意地看到,他们将从我手中接管这片地区及隶属于此的一切财产。此外，如果上天能赐给你们一个儿子,就让他随我的名字吧。”

索尔斯坦恩答应了,但表示他不会接受雅尔的头衔,因为他自己的亲属都没有头衔。

7 不久，雅尔英吉蒙德就去世了。索尔斯坦恩返家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每年夏天他都出外打劫以获取财富与荣誉，而冬天则大多呆在家里。人们都认为他很富有。



有一个名叫英杰尔德的人，他住在北部哈鲁加兰一个叫做赫姆内的小岛上。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农夫,夏天外出打劫,但冬天却从不出门。英杰尔德和索尔斯坦恩是好朋友，英杰尔德是种庄稼的好手，同时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索尔斯坦恩与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出世后被抱到他面前。

索尔斯坦恩望着儿子说道:"这个孩子就随他的外祖父叫英吉蒙德吧,我希望他会因此获得好运。"

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十分成熟持重。

每年秋天，英杰尔德和索尔斯坦恩从海上劫掠归来都要举行一次宴会。一次,当英杰尔德与索尔斯坦恩举杯畅饮时,英吉蒙德向他跑过去。英杰尔德对他说："你是一个有福相的孩子,我同你父亲交情很深,所以我想让你到我家里去,并尽我所能地照顾你。"

索尔斯坦恩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孩子就随英杰尔德回家了。英杰尔德有一个儿子叫格里姆,另一个叫赫罗蒙德。他们都是大有可为的青年，并与英吉蒙德结为义兄弟。索尔斯坦恩与英杰尔德一如既往地相互拜访，一同宴乐。人们渐渐感到在索尔斯坦恩身上他们得到了失去凯蒂尔的补偿，尽管他不像他父亲那样高大强壮。

一次英吉蒙德见到父亲时，对他说："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好人家。现在我想让你送我一条船，今年夏天我想像前辈们那样外出打劫。我已经到了立功建业的年龄。我希望由我们二人而不是我的养父来负担这次行程的花费，虽说我知道他愿意为我付出一切。"

索尔斯坦恩说，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请求，"我会送你一条

船。”

英吉蒙德说这最好不过了，随后他回家把事情告诉了养父。

英杰尔德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会为格里姆另外准备一条船,那样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出发了。但一定要小心谨慎。力不敌众时更要慎行,聚沙成塔似地积累财富,远比好高骛远梦想一步登天却摔得鼻青脸肿更为光彩。”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英吉蒙德和格里姆踏上了出外劫掠的行程。此后他们把海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从不攻打那些无实利可图的地方,这样到了秋天他们就已经拥有了五条船,全都装备精良，配有武器、水手及全套作战装置。很快人们就发现,英吉蒙德是一个行动果敢的人,他运用兵器得心应手而且品质高尚值得信赖，对待朋友忠心耿耿，与古代的大头领如出一辙。那年秋天他告诉格里姆打算带二十个人回家看望父亲并在家过冬,事情就这样定了。

但是在他们逗留期间，索尔斯坦恩明显感到有一种骄傲情绪在儿子身上滋生,需要及时的提醒。

英吉蒙德说:“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你也不该这样说。你应当按照古代武士的习惯，尽情享用我们馈赠的战利品并表示适当的敬意,用我们带来的粮食款待我们。”

索尔迪丝说:“你的言辞高贵,就像你的祖父一样。”

索尔斯坦恩说:“你的话令人肃然起敬,我会按你所说的去做。”

那年冬天他们在那儿一直住到圣诞节，并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款待。大家对英吉蒙德评价甚高,无论外表还是风度举止。他



擅长各种游戏，其他方面也都很出色能干。对那些比自己逊色的人,他从不咄咄逼人;但对敌人却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圣诞节过后，英吉蒙德对父亲说:“现在我和这些武士要向你辞行去我养父家。今年冬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将在那儿度过，因为他会十分乐于让我们留下。”

索尔斯坦恩说:“孩子，我想你最好还是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过冬吧！”

英吉蒙德说他决心已定，于是他们就动身了。英杰尔德热情地欢迎他们归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在那儿过完了冬天。

春天来临的时候,英吉蒙德说他希望为外出打劫作好安排,并说在各方面他们都比从前准备更加充分。英杰尔德说的确如此。于是他们又一次在夏天出海劫掠。他们从那些抢劫农民商人财物的强盗、贼人手里截获了大量赃物。整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英吉蒙德说:“既然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行程中还未遇到任何严峻的考验，就不会再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继续大胆地劫掠了。”

大家都对他言听计从。

到了秋天,他们来到斯威斯克。而那儿也有海盗出没,双方都做好了交战的准备。他们用弓箭和石块相互攻击。由于彼此势均力敌,各自都有人员伤亡。交战之日，英吉蒙德声誉大增,他手下的人都坚信,自己是在为一个伟大的首领效力。

天色暗下来之后,战斗暂时停下来。

英吉蒙德说:“虽然在这场冲突中，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



了,但绝不能让对方以为我们放松了警惕。”

这时一艘海盗船上站出了一个身材高大神态果敢的人，他说道:“请问今日与我交战的是何方英雄？彼此一言未发就大动干戈实在是有失礼数。就我所知我们之间并无任何积怨。”

英吉蒙德回答说:“若是你想知道谁是这支队伍的首领,那我告诉你，一个叫英吉蒙德，另一个叫格里姆。那么你又是谁呢？”

那人说:“我是这伙人的首领,名字叫塞蒙德,是苏格讷岬湾人。我听说过你们两兄弟。既然我们是同胞,更应该联合力量而不是拔刀相向。我听到人们对你们赞美有加，我希望能与你们结为朋友,这绝不是由于力量悬殊才谋求和平的权宜之计。”

英吉蒙德说:“我们愿意认真考虑这个提议,绝不会对此妄加菲薄。在不能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意与你对抗，而是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于是他们停战讲和，并一起度过了夏天。他们获得了大量财富并且声名远扬。秋天，他们航行到了苏格讷岬湾附近的地方。

塞蒙德说他们必须就此分手了，但明年夏天还要结伴出行。对此英吉蒙德十分赞同，于是塞蒙德驾船驶入了苏格讷岬湾而英吉蒙德一行则沿着海岸向北驶去。船队浩浩荡荡，携带的财物难以计数,还有五十多人随英吉蒙德一同乘船返家。

格里姆说:“兄弟,难道你不认为你父亲会觉得我们的客人太多了吗？”

英吉蒙德说他认为人数还比较适当不算太多。

索尔斯坦恩热情欢迎儿子归来，殷勤备至。对此英吉蒙德

欣然接受。整个冬天,人们都受到了索尔斯坦恩的盛情款待。他还宣称,拥有这样的儿子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他说,很早的时候他就在儿子身上看到了使家族鸿运高照的吉相,“而当我看到你日益成熟,对你也就更加尊重了。”

英吉蒙德在家度过了冬天，他的声誉也似乎与日俱增。而随着财富的增多,他也愈发乐善好施。

到了春天，义兄弟们开始讨论他们的行程。格里姆说他依然会追随英吉蒙德，不改初衷。于是他们便再次外出劫掠并如约与塞蒙德会面。连续三年夏天他们结伴在西部海面上劫掠,掳得了大量财富,名振四方。英吉蒙德见多识广,性情高贵并极擅与人忠告，他们之间的友情十分深厚。到了冬天英吉蒙德就住在父亲那里。索尔斯坦恩觉得自己对儿子怎样褒奖都不为过,因为在英吉蒙德身上他发现了自己所推崇的品格。

8 据说在英吉蒙德与塞蒙德合伙打劫的最后一年夏天，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满载而归。此时在挪威东部耶伦附近已经集结了一支军队。这地区的几乎所有武士都聚集起来分成两派。一派的首领是绰号“金发”的哈拉尔德，他率队与地方上的头领们作战。哈夫斯湾激战是他一统天下前的最后一仗。

如前所述,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际,英吉蒙德和塞蒙德的船队靠岸了,与军队集结之地仅咫尺之遥。

英吉蒙德说:“各方英雄云集此地，必定要有惊人之举。我认为哈拉尔德国王是其中最值得敬重的，他是我所欣赏的那类人，我要助他一臂之力。因为有人帮他总会比没有任何援助



好。”

塞蒙德说他不愿为了国王而冒生命危险，他不打算参加战斗。

英吉蒙德说：“兄弟，国王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你仔细想一想事态是会有利于国王一边的人还是那些与他作对的人。在我看来，他会报答那些向他表示尊敬和支持的人。若违背了他的意愿，则前途叵测。让我们就此分手吧！”

于是塞蒙德率手下驾船驶入苏格讷岬湾，而英吉蒙德则前往哈夫斯湾加入了哈拉尔德国王的舰队。带头与国王作对的主要有“长下巴”索里尔和“胖子”阿斯比约恩，他们的队伍在数量上占优势，且作风强悍。

英吉蒙德将船停靠在国王船只的一侧并向国王高声致意。

国王答道：“你气度非凡，但不知来自何方？”

“我叫英吉蒙德，是索尔斯坦恩的儿子。我刚从海上劫掠归来，我来此是想助你一臂之力，而且我深信支持你的人会得到好运。”

国王热情地接受了他的致意，并说自己对他已有所耳闻，“我会让你的付出得到回报，因为我将一统挪威天下。到时我会区别对待为我尽忠尽力的人和那些投靠敌人阵营的人，或者如你的朋友塞蒙德那样远离战场、在自己的领地明哲保身的人。你的所作所为才更能体现男子气概。”

英吉蒙德说，塞蒙德身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此后不久，号角响彻军营。士兵们严阵以待。这是哈拉尔德国王最伟大的一场战斗。与国王并肩作战的有莫尔的罗根



瓦尔德，众多头领们以及那些被称作“狼皮”的猛士们——他们身披狼皮大氅充作盔甲在船头激战。而国王本人则身先士卒、奋勇作战来护卫船尾。一时间双方鏖战，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士兵们兵戈相向，奋不顾身地互掷石块。很快双方都有了人员伤亡。英吉蒙德英勇地保卫哈拉尔德国王，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赞誉。如后人所知，战斗以哈拉尔德国王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后他成为一统挪威的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慷慨地回报了那些支持他的首领们以及所有追随他的人。

他赐与罗根瓦尔德雅尔的官职并说道：“你对我鼎力相助，勇气可嘉。你甚至为我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虽然他不能死而复生，但我会尽力报答你，让你无比荣耀。我不但给你封官进爵，还要把延伸到西部海域的奥克尼诸岛赐与你，以此作为你失去儿子的补偿。此外，你还会得到许多其他的荣誉。”

国王信守诺言。罗根瓦尔德把儿子哈拉德派往西部，但他无力抵抗海盗的入侵。于是罗根瓦尔德又派儿子吐尔夫－埃纳前去守岛，并说自己相信他能够不辱使命。吐尔夫－埃纳是奥克尼岛的第一位雅尔，所有后来的奥克尼雅尔都是他的子孙后裔。

哈拉尔德国王封赏了大量土地回报众多帮助过自己的人，他用各种方式酬谢他们。而那些反对他的人则被驱逐出国、罚打致残甚至处以极刑。

国王对英吉蒙德说：“在这次战斗中，你对我十分忠诚，同时也使你自己声誉大增，我将永远视你为朋友。你将从战利品中分得三艘船及所有船员。同时你曾与之交战的海盗们的作战装备也将归你所有。此外，作为你参加哈夫斯湾战斗的纪念，你还

会得到本属于‘胖子’阿斯比约恩的一件宝物。从我手中接受这份馈赠对你将是极大的荣誉。当一切安定下来之后，我再设宴酬谢你的帮助。”

英吉蒙德感谢国王的礼物和夸赞，之后他们互道分别。国王补充说他将派人监视塞蒙德，因为他背叛了自己。

10 哈夫斯湾战役后不久，英吉蒙德见到塞蒙德并对他说，自己的预测证明是十分准确的，“我从国王的话中感到，此后你恐怕不得安宁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远走他乡，因为国王扬言要加害于你。但我们的友情使我不愿看到你遭受打击。我认为去冰岛是个不错的主意，当今许多杰出人士由于无法确保自己不受国王势力的辖制而去了那里。”

塞蒙德说：“在这件事上，你再次表现出你无所不在的忠诚和友谊。我接受你的建议。”

英吉蒙德督促他尽快出发：“如果你当时随我一同参加了哈夫斯湾战斗，现在就不必逃往那个荒凉的小岛了。”

塞蒙德承认在许多方面，英吉蒙德的话都一针见血。他偷偷地卖掉了土地，做好了出发的各种准备。他感谢英吉蒙德的忠告，并希望能够继续与他保持友谊。然后塞蒙德就启程前往冰岛，最终到达了斯卡加峡湾。当时许多地方都有土地无人居住，于是塞蒙德就按着古老的习俗，高举火把四处跋涉，圈占了大片土地，也就是今天斯卡加湾一带被称作塞蒙德里德的地方。他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他有一个儿子叫盖尔蒙德，一个女儿叫雷金莱夫，嫁给索尔罗德·赫尔默特为妻，他们的女儿哈尔贝拉就是斯维劳的埃纳尔及莫德罗维勒的大力士古德蒙德的母



亲。

哈夫斯湾战役之后，英吉蒙德荣归故里。索尔斯坦恩热情地迎接儿子归来并对他说:“你有如此好运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你是英吉蒙德雅尔的孙子,人中尊贵。”

英吉蒙德在家过冬,正好英杰尔德也来看望索尔斯坦恩,于是大家又欢聚一堂。

英杰尔德说,如他所言英吉蒙德果然一帆风顺,“我的孩子,我已竭尽所能为你准备了空前盛大的宴会”。

英吉蒙德答应一定出席。

英杰尔德返家后邀请了许多人参加宴会，所有客人都如约而至。英杰尔德和他的家人按古老的异教方式准备了一个巫术仪式，这样人们就可以预知自己的命运。赴宴的客人中还有一个拉普女巫。英吉蒙德和格里姆携众多扈从来到宴会。那个拉普女人华服盛装坐在首位。人们纷纷离座前去询问自己的命运。她为每个人都做了预测,但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英吉蒙德两兄弟却一直坐在位子上没有上前请她算命，因为他们不相信她的预言。

女巫说：“那两个年轻人为什么不来预测一下自己的未来呢？在我看来,他们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

英吉蒙德答道:“对我来说，将来之事没有成为现实之前无关紧要，而且我也不认为你仅凭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预测我的命运。”

女巫说:“尽管你不愿开口,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将在一个叫做冰岛的人烟稀少的地方定居下来，在那儿你将成为一个极有威望的高寿之人。你的许多亲戚也都将成为那片土地上的首

领。”

英吉蒙德说:“到此为止吧,我早已决定绝不去那种地方,如果我变卖祖传的肥沃土地迁往那片荒芜之地,我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拉普女人说:“我所预言的一切将会发生,你口袋里的护身符不见了,这就是征兆。哈拉尔德国王在哈夫斯湾赠与你的这个礼物,此刻正埋在你将定居之地的树林里。在这枚银制护身符上刻着弗蕾神像,当你在那儿建立了新的家园,你就会知道我的预言没有错。”

英吉蒙德回答说:“若不是怕冒犯我的养父,我早就让你领教一下我的厉害了,但我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我就不再追究了。”

女巫说没有必要如此言辞激烈。英吉蒙德说遇见她真是倒运。而拉普女人说一切都将如她所言,不管英吉蒙德愿意与否。

她接着说:“格里姆与他的弟弟赫罗蒙德命中注定也要迁往冰岛,而且他们会成为出色的农夫。”

第二天早晨英吉蒙德想要寻找护身符却发现它不见了。他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英杰尔德要他振作起来,不要因此垂头丧气坏了兴致,并且说现在许多优秀人物都不再将迁往冰岛视作耻辱——“尽管是我执意邀请这个拉普女人,但我的用意是好的。”

英吉蒙德说,对此他无法心存感激,“但我们之间的友情是永远不会破裂的。”

之后英吉蒙德就回到父亲那儿过冬,春天的时候他问两个义兄弟是否愿意出海打劫。



格里姆认为与命运抗争将一无所获，他说："我打算今年夏天同我弟弟一起去冰岛，许多出身高贵的人都不再以此为耻辱了，我听说那个地方有不少引人之处——冬天家畜自己觅食，湖泊中鱼儿成群，还有大片茂盛的森林，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国王争战，没有强人侵扰。"

英吉蒙德说："我是不会去那儿的，让我们就此分道扬镳吧！"

格里姆说，也许暂时会这样，"但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在冰岛相见，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我相信人是不能违抗天意的。"

英吉蒙德说，与他们分手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那年夏天格里姆与他的兄弟抵达博尔加峡湾，在华内里进港。格里姆说，他要把这片土地据为己有并在此定居，他圈占了大量土地。现今的许多农场就是当时的庄园所在。赫罗蒙德则希望到山区居住，他认为那会很惬意。格里姆说，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将不但拥有上好的土地，还可以在海上打劫获利。赫罗蒙德在思韦拉赫利德定居下来，被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很幸运，子孙后辈都十分优秀，黑色伊鲁吉就是他的后代；而格里姆的后裔中也同样拥有许多德高望重的杰出人物。

11 格里姆兄弟启程前往冰岛的那年夏天，英吉蒙德去看望父亲并留了下来。索尔斯坦恩已开始日渐衰老了。

一次，索尔斯坦恩对英吉蒙德说："知道自己儿子十分幸运，即使死了我也很欣慰，我一生引以为荣的就是我从未咄咄逼人，恃强凌弱。我的生命可能也要这样平平静静地结束了，因为我

已经疾病缠身。现在，孩子，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离开祖传的土地迁往他乡，我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不会为此烦恼的。”

英吉蒙德说他会尽心尽力，谨遵父命。索尔斯坦恩说，他相信不管英吉蒙德在哪儿定居，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还为英吉蒙德做了许多预测，此后不久便去世了。英吉蒙德按照古老的异教方式为父亲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之后，英吉蒙德就接手庄园和家产的管理。他打算从此安定下来，不再外出劫掠。

12 古斯堪的纳维亚的王中之王“金发”国王哈拉尔德逐步建立起稳固的和平与安定。这时他记起了自己对朋友的承诺，便准备了盛大的宴会，以极高的礼仪迎接他们。

他给英吉蒙德发了一份特殊的请柬。英吉蒙德到达后受到热烈的欢迎。国王对他说：“我知道，你现在生活在荣耀之中，但美中不足的是你还未成婚，我已为你想好了一个人选，当你还在为我冒死拼杀时，我就有了这个念头。‘寡言’雅尔索里尔有个女儿叫维格迪丝，她既美丽又富有。我会为你撮合这门婚事的。”

英吉蒙德向国王表示感谢并表达了自己急切的心情。宴会结束后，客人们纷纷踏上归途，英吉蒙德也返家着手准备婚礼。一切就绪后，英吉蒙德如期迎娶维格迪丝。哈拉尔德国王及众多显赫人物前来贺喜，婚礼场面十分壮观，国王赠与他们昂贵的礼物和各种荣誉。

英吉蒙德对国王说：“我对自己的婚姻十分满意。有幸蒙您



恩宠,是我极大的荣誉,但是那个拉普女人为我做的预言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因为我不希望远离家园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国王说:“我不能否认这个预言也许有其实际意义，或许弗蕾神期望他的护身符能留在为他建造荣誉之座的地方”。

英吉蒙德说,他急于知道修建荣誉之座时,是否可以找到那个护身符——“也许这一切都事出有因,所以我恳请陛下派人去寻找那些拉普人。他们可以把我将要定居之地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打算派他们去冰岛。”

国王同意了，他说:“看来你要在冰岛度过余生了，因此我十分关注你是带着我的祝福上路，还是像其他人那样自行离去。”

“我永远都不会未经你的同意就走掉,”英吉蒙德说。

随后他告别国王返回家乡，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他派人去请拉普人,其中有三个来自北部。英吉蒙德说,他想同他们做个交易,“我将给你们黄油和罐头,而你们去冰岛为我寻找护身符,并把所见所闻向我报告。”

他们回答说:“对我们拉普信使来说,这是一项危险的使命,但应你之邀，我们将尽力一试。现在你必须将我们关进一间小棚子,并且绝不要泄露我们的名字。”

一切都按他们要求的那样做了。三天之后，英吉蒙德去看他们。

他们站起身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们经历了长途跋涉，已是精疲力竭,但我们发现了一些标记。如果你去那儿,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认出那个地方，但我们难以找到你的护身符。

由于那个拉普女巫的咒语极具威力，我们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我们所到之处三面海湾向东北延伸，其间有许多湖泊依稀可见。然后我们进入了一条长长的山谷，在一座山脚下发现了大片林地，那是一处适于居住的山坡，你的护身符就在其中一片树林子里。我们试图把它拿走时，它却飞到另一片林子里，我们紧追不舍，它却总是不翼而飞，而且它上面总覆盖着某种保护物，使我们无法得手，因此你必须亲自去那儿寻找护身符。”

英吉蒙德说，他很快就会动身奔赴该地，并感叹与命运抗争是徒劳的。他款待了那些拉普人，他们离开后，他依旧不动声色地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富足且受人尊重。后来他去拜见国王，把事情经过和自己的打算都告诉了他。国王说对此他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天意难违。

英吉蒙德说的确如此——“我已经试过各种办法了。”

国王又说：“无论你在哪儿居住，我都会赐福于你。”

如以往一样，国王又一次给了他极大的荣誉。

此后，英吉蒙德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亲朋好友和众位头领。宴会上他请求大家安静，然后说道：“我已决定改变我的生活，打算近期迁往冰岛，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命运与神秘力量的操纵，不如说是个人意愿使然。愿意追随我的可与我一同前往，愿意留下来的也绝不勉强，无论去留都同样是我的朋友。”

他的话得到众人的喝采，大家都说，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也要离开家乡，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比命运更强大”。许多人做好了随英吉蒙德出发的准备——他们都是些有财产的人，既有农民也有无地绅士。



13 就在人们大规模迁往冰岛期间，维格迪丝生了一个模样清秀的男孩。

英吉蒙德端详着儿子说道:“这孩子眼神沉静,若有所思 。我不必费心为他起名了，就叫索尔斯坦恩吧。我希望祖父的名字会给他带来好运。”

这个孩子长相英俊，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已才华初露。他性情平和,才智出众而又富于远见,对友谊十分忠诚。

很快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他也被抱到父亲面前。这次英吉蒙德只有为他取一个名字了。他看着儿子说道:“这个孩子身体结实,目光锐利,依我看如果他长大成人,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他可能不太擅于控制情绪,但对朋友和亲人会十分忠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武士。我们的亲戚尤库尔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就按我父亲的意愿,给孩子取名叫尤库尔吧。”

这个孩子长成了一个身高力大，沉默寡言的人。他性格坚韧,待人严厉,办事勇敢,但难以同人相处。

英吉蒙德婚后的第三个儿子叫索里尔,他相貌英俊,身材高大，具有商人的头脑。第四个儿子叫霍格尼。第五个儿子是庶出,叫施密德。索尔斯坦恩在所有兄弟中最聪明出众。英吉蒙德的第一个女儿随母亲叫索尔迪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叫尤隆恩。

有一个叫尤隆德的人,是“寡言”雅尔索里尔的儿子,维格迪丝的兄弟,他公开表示要随英吉蒙德一同前往冰岛,并说这既是出于亲情又是出于友情，英吉蒙德对此十分高兴。英吉蒙德的两个奴隶赫瓦蒂和阿斯蒙德也准备随他出发去冰岛，有此打算的还有弗里德蒙德、索里尔、雷弗凯尔、乌尔夫凯尔和伯德瓦尔，

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

14 英吉蒙德准备就绪后便与同伴们出发了，他们一路顺风到达了冰岛西海岸，驶入博尔加峡，直至莱若沃格，他们到达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格里姆骑马来到船上，热情地欢迎螟蛉兄弟，并说对他们的到来自己感到格外高兴——“终于与你在此相聚了，正如俗话所说，人是难以逃避命运的。”

英吉蒙德说的确如此——“命运是无法抗拒的，兄弟。”

格里姆又说：“我邀请你和你的同伴到我家里去。我的所有一切，无论土地还是财宝都可以任你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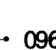
英吉蒙德对此十分感激，并说他会留下来过冬，“但是由于这次远征已使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动身去寻找命中注定的栖身之处。”

于是英吉蒙德便携妻带子随格里姆去了华内里，他的追随者们也散居在附近各处，格里姆慷慨地款待他们，并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度过了冬天。到了春天，格里姆一如既往，让他们尽情享用自己的财富。

英吉蒙德说，不出所料他得到了最好的款待，“但是我必须继续向北行进，当然我们还需要你帮忙解决粮食和车马。”

格里姆说愿意效劳，赫罗蒙德也同样大力支持，因为他们都十分欢迎英吉蒙德的到来。

那年夏天，英吉蒙德继续向北远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上行至诺都拉谷，来到一个无人居住的海湾，那天，他们正沿着海湾行进，突然有两只绵羊沿着山坡向他们跑来，那是



(Thorgerður Sigurðardóttir)

英吉蒙德与同伴们一路顺风到达了冰岛西海岸。



两只公羊，于是英吉蒙德说："看来这个海湾应该叫做赫卢塔湾（即公羊海湾）。"

他们来到海湾后，浓雾消散了。在一处海岬他们发现了一块刚刚被冲上岸的厚木板，于是英吉蒙德又说："一定是天意让我们给这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可以一直沿用下去的。就把这处海岬叫做波德瑞（即木板湾）吧。"

夏天很快地过去了，由于需要搬迁的东西很多而他们动身又晚，所以当他们最终到达一处长满柳树林的山谷时，冬天已经临近了。英吉蒙德说："这个山谷遍布柳林，就叫它维地谷（即柳林谷）吧。我看这里适合我们冬天居住。"

他们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冬天，并修建了一座庄园，现在叫做英吉蒙德霍尔（即英吉蒙德山庄）。

英吉蒙德说："我们在此安家也许不如在挪威生活那么快活惬意，但我们不必为此烦恼，因为许多优秀的人聚集此地寻找快乐。就让我们尽可能地享乐吧！"

大家对此一致赞同，他们在那儿度过了冬天，进行各种游戏，宴乐。

15 到了春天，山坡上的积雪融化了一些的时候，英吉蒙德说："不知道谁能够爬到山顶去看看是否有积雪稀薄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山谷不适于作永久居住之处，那样还不如留在挪威。"

于是有人爬上一座山峰，在那儿可以居高远眺。

他们回来后向英吉蒙德报告说，位于东北方向的山峰几乎没有任何积雪，"并且景色十分宜人，不像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





(Thorgerður Sigurðardóttir)

英吉蒙德继续向北远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地，突然有两只公羊沿着山坡向他们跑来，于是英吉蒙德说："看来这个海湾应该叫做赫卢塔湾(公羊海湾)。"

似乎总是风雨欲来的样子，那儿的土质看起来也比这里好得多。”

英吉蒙德回答说:“那好吧！但愿等待我们的会是一个绿色的家园。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

他们在早春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当他们到达北部的瓦特恩峡谷附近时,英吉蒙德说:“拉普人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因为根据他们的描述我认出了这个地方。它看起来是那么美丽，我看到一片广阔的土地,如果它的土质也丰厚肥沃,那就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好地方。”

当他们到达瓦特恩峡谷萨河时，英吉蒙德的妻子维格迪丝说:“我感到不太舒服,必须在这里休息一下。”

英吉蒙德说:“但愿一切平安。”

维格迪丝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索尔迪丝。

英吉蒙德说:“这个地方就叫索尔迪萨霍尔特(索尔迪丝之林)。”

人们沿着河谷前进,所到之处,草木丰盛,土地肥沃,令人赏心悦目，大家都喜形于色。英吉蒙德圈占了赫尔瓦特湖和厄达瓦特湖上游、瓦特恩峡谷的全部地区,索迪萨湖中的水从西流入斯密德瓦特湖。英吉蒙德选择了一处美丽的河谷建造庄园，他修建了一座长达一百英尺的庙宇，当他挖地基时果然如拉普女人预言的那样,发现了他的护身符。

见此情景,英吉蒙德不禁感叹到:“看来的确如此,人是无法与命运对抗的。我们现在可以安心在此居住了，这个庄园就叫霍夫(“庙宇”的意思)吧。”

英吉蒙德的手下人分布在山谷各处，按照他的安排选址安



家。

那年秋天,地面结了很厚的冰,人们走出来便发现有一只母熊和她的两只幼仔,它们一路跟随英吉蒙德至此,英吉蒙德说,这个湖就叫赫纳瓦特(幼仔湖)吧,"而那个河流汇聚的海湾就叫瓦特恩峡谷湾吧。"

后来他回到家中修建了一座华丽的邸宅,并且很快就成为瓦特恩峡谷及邻近地区人们所推崇的人。他拥有大量家畜——牛、羊和各种动物。那年秋天一些绵羊走失了。第二年春天人们在树林中发现了它们,于是那个地方现在就叫做撒达谷(绵羊谷)。当时所有的绵羊都在户外自行觅食,土地的丰饶由此可见一斑。据说还有一些猪也从英吉蒙德的土地上走失,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才被找到,那时它们已经变成了野猪,一共有一百头。一头野生大公猪四处追逐它们,这头野猪被叫做贝盖德。英吉蒙德召集众人围捕野猪,并宣布每个人负责捕两头。他们追逐野猪,把它们驱赶到一个现在叫做斯维纳瓦特(野猪湖)的湖边,打算在那里进行拦截,但是那头公猪跳进了水里,向对岸游去。它渐渐变得疲惫不堪,游得越来越慢,最终它逃到一座现在叫做贝盖达霍尔(贝盖德山)的小山上并且死在那里。直到这时英吉蒙德在瓦特恩峡谷才感到十分舒心和惬意。许多地区已经有人定居,他们还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和制度。

16 在霍夫居住一段时间之后,英吉蒙德宣布要到国外去搜集建造房屋用的木材,因为他希望自己能住在舒适高雅的环境中,而且他相信哈拉尔德国王会热情地欢迎他。维格迪丝也说国王一定会善待他,于是英吉蒙德指派手下人同维格迪

丝一起管理庄园,他自己则带着那几只熊上路了。

他一路顺利抵达挪威，当时整个国家一派安宁。他向人打听国王的住处，最终见到了哈拉尔德国王并受到热情欢迎。英吉蒙德接受了国王的邀请与他同住，整个冬天他都得到国王的盛情款待。国王向他询问他迁往的那个新地方的情况，英吉蒙德夸赞那儿很不错。他说:“我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寻找一些造房用的木材。”

国王说:“好吧！我准许你到我的树林中去砍伐你想要的木材,而且我会派人把它们运到船上,这样你就不必为搬运的事操心了,可以放心地住在我这里。”

英吉蒙德说:“陛下,您看,这只母熊是我在冰岛捕获的,我要把它献给您。”

国王回答说:“我很乐于接受这礼物并向你表示感谢。”

他们彼此交换了许多礼物,愉快地度过了冬天。到了春天,英吉蒙德的船上装满了他挑选的货物以及最上等的木材。

国王说:“我知道,英吉蒙德,你无意再返回挪威了,所以你应该运走足够的木材以满足需要，仅仅一艘船是不够的。我这里有一些船,选一艘你喜欢的吧！”

英吉蒙德说:“陛下，劳您为我选一艘吧，那会给我带来好运。”

“那好吧,我比谁都更熟悉这些船,这艘叫做‘斯惕甘德’(快跑者)的船是一致公认的能够逆风行驶的好船,而且它比其他船更能航海远征,就选它吧！虽然不大,却绝对是一艘好船。”

英吉蒙德感谢国王的礼物，他带着许多友好的馈赠离开了挪威。



很快他就发现这条船迅疾如风。英吉蒙德说:“国王为我挑选的真是艘好船。称它‘斯惕甘德’的确名副其实,它乘风破浪好似快马奔驰。”

他们顺利到达了冰岛海岸，先向北航行再转向西面。人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走这条路线，英吉蒙德率领两艘船驶入赫纳瓦特索,在那儿他为一些地方命了名,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船只靠岸的地方被叫做斯惕甘罗夫(斯惕甘德岭)。英吉蒙德回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为他安然返回而高兴。英吉蒙德拥有一座物品丰富的庄园,现在由于有了足够的材料建房,他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住宅，同时他还获得了对众人的绝对权威和戈多尔德①。

随英吉蒙德同来冰岛的人中，尤隆德耐克是声望仅低于他的显赫人物。他听从英吉蒙德的建议，在厄达瓦特湖上游直到莫格斯湖一带圈地安家，居住在瓦特恩峡谷内约隆达菲下游的格兰德。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强大有势力。他的儿子叫马尔,居住在瓦特恩峡谷的马斯塔迪尔，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他和英吉蒙德的儿子一同长大。那时瓦特恩峡谷已经人丁兴旺，有一个叫做赫瓦蒂的人随英吉蒙德一同到冰岛。他占据了从莫格斯湖到吉尔加之间的土地。阿斯蒙德则圈占了赫尔瓦特以外、辛格亚附近的地区。撒达谷位于瓦特恩峡谷的东面，然后是斯维纳谷,斯维纳瓦特和贝盖达霍尔就处在这个山谷里。

有一个叫做索罗尔夫的人,绰号“黑皮”,居住在福赛路谷。他是一个惹事生非不受欢迎的人,在当地引起许多磨擦与不和,

① 原词为 Godord,意为戈狄的职位及权利。



他在南部弗瑞兹蒙河附近修筑了一个城堡,距离瓦特恩谷不远,紧邻一个山壑与河流之间延伸出一块岬地，它的边缘是陡峭的悬崖。人们怀疑索罗尔夫用人做祭祀品,对他十分厌恶。赫瓦蒂居住的地方叫做赫瓦特迪尔；阿斯蒙德住在格纳普。有一个叫做奥托的人，居住在格瑞斯坦格。他娶了来自豪卡格尔的奥拉夫之女阿斯迪丝为妻。他们的儿子就是烦恼诗人哈尔弗里德,哈尔弗里德的女儿叫做瓦尔盖尔德,是一个模样好看,但喜好炫耀的女人。

17 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吉蒙德渐渐有些衰老了，但他热情好客的秉性却丝毫未变。从未听说他在大会上与人对簿公堂,因为他和大家相处愉快,从不冒犯别人。虽然附近不乏德高望重之人,但英吉蒙德的善良、慷慨和清醒的头脑使他最受拥戴。他的儿子们也日渐长大,都很出色。

据说,一年夏天,一个叫赫拉弗恩的挪威人乘船来到了赫纳瓦特索。他生性沉默、傲慢而难以相处,他单枪匹马地在海上抢劫已有很长时间,他的武器精良,衣饰华丽。按照惯例,英吉蒙德总是第一个上船挑选他所喜爱的货物。这次也不例外，他见到了船主并与之交谈，还邀请他到家中作客。赫拉弗恩接受了提议，随英吉蒙德一同回家。他一如既往地傲慢无礼，独来独往。赫拉弗恩总是手握一把宝剑，这一举动吸引了英吉蒙德的目光。一次他要求欣赏宝剑,赫拉弗恩同意了。英吉蒙德握住剑柄，将剑拔出。在他看来这把宝剑虽历经磨砺，但依然锋芒不减。他问赫拉弗恩是否愿意将它出卖,赫拉弗恩断然拒绝,并说自己还不至于困难到转让佩剑。英吉蒙德非常生气，觉得自己



受到了侮辱，开始考虑如何对付他。

一次，英吉蒙德去神庙拜祭，他安排那个挪威人与他同去。一路上英吉蒙德装作漫不经心地谈起让他感到高兴的话题——赫拉弗恩总是愿意谈论他在海上抢劫的冒险经历。英吉蒙德走在前面，先进了神庙，紧接着赫拉弗恩佩带宝剑闯了进去。

英吉蒙德转过身对他说："我们的习俗是不准许有人携带武器进入神庙的，冒犯了神灵，这是无法容忍的，除非你能及时赎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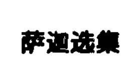
赫拉弗恩回答说："我知道你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地想要加害于我。但如果我违反了你们的法律，我甘愿由你处置，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公正的人。"

英吉蒙德说，他应该向神灵表示敬意，以此来赎罪，还说他并非有意冒犯，但这可以减轻他的罪责。"你可能受到较轻的惩罚，"英吉蒙德说，如果赫拉弗恩同意把宝剑交付给他，事情就会得到圆满解决。因为那样英吉蒙德就可以说宝剑是自己的，以此来平息神的怒气。

赫拉弗恩说，英吉蒙德已经从他身上赚了一大笔钱，这桩交易也同样对自己不利——"你的其他生意才更令人称道。"

他在夏天悄悄走掉了，从此在这篇萨迦中再也未被提及。英吉蒙德父子拥有了这把宝剑，并把它叫做阿塔昂格。

有一个叫做埃温德的人，素以骄傲著称。他跟随英吉蒙德离开挪威，又在一年夏天与朋友索罗姆一起回到那里。英吉蒙德将"斯惕甘德"借给他们，并说虽然自己不能去，但很想知道这艘船是否真的能够破浪疾行。第二年夏天，他们从挪威驾船返回布龙德诺斯，并对英吉蒙德说，这艘船完美至极。他们这次做



生意航行十分顺利。后来埃温德在布龙德谷居住，高特住在高特谷。

18 有一个叫做赫罗莱夫的人，绰号“高个子”。他同母亲约特一起从挪威来到冰岛，在赫维塔河附近安家。约特性情恶劣，行为放纵，与大多数天性善良的人截然不同，他儿子与她如出一辙。赫罗莱夫是英吉蒙德的结义兄弟塞蒙德的侄子，她们母子到斯卡加湾求见塞蒙德，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并说他们是亲戚。

塞蒙德说，他无法否认同赫罗莱夫的亲属关系，“但是恐怕你的母亲远比不上你父亲。我担心你更多地继承了她的秉性。”

赫罗莱夫说他不应受到这样恶意的怠慢。塞蒙德答应给他们提供冬季住所。赫罗莱夫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但是他滥用体力欺负比他弱小的人。他总是挑衅生事，以势欺人，并且受他母亲的影响，以怨报德。他同塞蒙德的儿子盖尔蒙德的关系十分恶劣，无论是游戏还是参加其他活动时都是如此，两人对彼此都十分冷淡。

一次，盖尔蒙德对他父亲说：“我们为他提供食宿，可我们的这位亲戚却用威胁和粗暴的言行作为回报，这是大多数人所不齿的。一些人已经受到他的伤害，被打断了骨头，但没人敢说出来。”

塞蒙德说，赫罗莱夫的确行为恶劣，枉费了自己的一番心意。“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说。

赫罗莱夫说为这种不足挂齿的小事发牢骚、不去维护亲属的利益，实在是有失体面。“我当然不会忍受这样打击我的人，”



他回答道。

塞蒙德说："你可以这么说，但看来你的性情秉性更随你的母亲，而不像我们家的人，我已经想好了，分给你一块地产让你自立门户，就在尤那谷的北面，霍夫迪那边的霍夫达苏尔特德附近。我奉劝你要和那里的邻居好好相处，那里居住着霍夫迪的农民索尔德，尤那谷的乌尼还有其他居民。你要先征得大家同意，然后再建房安家。"

赫罗莱夫说，他不愿低三下四地去求那些人。后来，他和他母亲还是去了那个山谷，在一个现今叫做赫罗莱夫谷的地方住了下来。他们没有兴趣结交朋友，反而四处危言耸听，对邻居们总是怒目而视，极不友好。很快人们开始对他感到厌恶，抱怨说塞蒙德送来的这个游手好闲之徒，简直是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起初大家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歉然，因为赫罗莱夫是塞蒙德的侄子。但是当他们母子的丑恶本性彻底暴露后，人们就想把他们除掉，因为他们宁愿他们母子俩根本就没有来过。

乌尼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有一个正值盛年的儿子叫奥德。乌尼的女儿叫赫罗德内，她是一个好看而能干的姑娘。不久，赫罗莱夫就去拜访乌尼，并对他说尽管人们竭尽所能地自取其乐，但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是无法感到心满意足的。

"我们两家最好能够联姻。如果我娶了你的女儿，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得到改善，"他说。

乌尼说，以赫罗莱夫的品行，他不配得到一个好妻子，"你身上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你是一个品格端正的人。况且我的女儿又不是没有希望嫁个好人家，我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赫罗莱夫说，他这样做十分不明智，"让她做我的情妇吧！



对她来说那也不错了。”

从那以后赫罗莱夫养成了习惯，经常去找乌尼的女儿赫罗德内聊天，虽然遭到乌尼全家的反对，他还是我行我素。

19 一次，赫罗莱夫正准备回家，乌尼对他的儿子奥德说：“看来，我们是太迁就了，竟容忍这个家伙三番五次前来骚扰。我年轻时曾冒着生命危险与考尔贝恩作战并打败了他，而他是一个头领，力量也不可小视。可现在这个家伙独自一人，竟敢来羞辱我们！”

奥德说，对付这个可怕的家伙也并非易事，况且他母亲还会施展妖术，“人们说他有一件大氅，刀枪不入，但我还是要会会他。”

他同赫罗莱夫在两条河谷间的一座山上见面了。

奥德说：“你总是走这条路，我看还是少走为好。”

赫罗莱夫说：“我从九岁起就一直随心所欲，四处游走，今后也不会改变，我才不在乎你说什么呢！即使你亦步亦趋地跟着我，我也照走不误。”

奥德说，他答话应该客气些。

赫罗莱夫回家后告诉他母亲，从今以后他要随身带一个奴隶。他说：“当我出外拜访时，让他陪着我，因为乌尼一家人已经开始讨厌我了。”

约特回答说，陪他出行是奴隶的头等大事，“别理那些乡巴佬。如果愿意你就穿上那件大氅，试试它的威力。”

奥德去看他的父亲，说自己想去拜见塞蒙德，并把一切都告诉他。乌尼说，他希望一刻也不要耽搁了。



于是奥德去拜访塞蒙德并对他说："由于你的缘故，一个给人带来霉运的家伙闯入了我们的生活，他就是你的侄子赫罗莱夫。我们不得不经常忍受他的侮辱，但由于你们的亲戚关系，我们并没有强烈反对。"

塞蒙德说，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如果这种人被铲除，那将是件很不错的事。"

奥德说，如果真那样做，塞蒙德的看法就会不同了，"这个家伙对谁都心怀叵测。出于对你的敬意，我们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付他。"

说完奥德就回家了。

乌尼说："赫罗莱夫似乎没有丝毫收敛，看来对付他的重任只能由你来承担了。因为你年轻，精力旺盛，而我已经年老体衰。虽说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家伙，他母亲又会妖法，但也不能听之任之了。"

奥德回答说，他会想办法的。一天晚上，奥德和四个家人埋伏在路上，准备袭击赫罗莱夫，他和那奴隶正并肩骑马经过。

奥德跳起来说道："你的出行恐怕得暂时告一段落了，赫罗莱夫，你的邪恶已经捆住了你的手脚，这就叫作茧自缚。"

赫罗莱夫说，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还不清楚呢，"尽管你带的人比我多，我不认为有人流血是件坏事。"

随后他们向对方冲去打了起来。赫罗莱夫是一个身强力壮、难以对付的家伙，况且他又身穿他母亲为他制作的铠甲，刀枪不入。

奥德先杀死了赫罗莱夫的随从，然后转向他本人说道："赫罗莱夫，武器伤不到你，你善用魔法，作恶多端。"



奥德挥剑向赫罗莱夫的脚面刺去，正刺在铠甲保护不到的地方。于是奥德说:“你的铠甲魔力失效了。”

赫罗莱夫也用力向奥德砍去，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紧接着他又杀死了一个人,其余的人仓促跑掉了。

这一切发生在一天晚上，在乌尼的农庄附近。赫罗莱夫回家后告诉母亲,交战以对方的失败而告终,约特喜形于色,因为那些粗言秽语辱骂赫罗莱夫的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其后代,都不能妨碍他来去自如。

赫罗莱夫说,他已经报了奥德一箭之仇,“他曾羞辱我,说我绝不是勇士的对手,但我告诉他,我们交手后他只能自取其辱,最后果然如此。”

20

乌尼去拜访霍夫迪的索尔德，并且告诉他儿子奥德死后自己的困境。他说:“我想得到你的支持,为民除害,绝不能让这样的无赖在此地如此猖獗，否则你的荣誉也岌岌可危。”

索尔德十分赞同:“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塞蒙德最应对他侄子的邪恶负责，应该派人把他从这里驱逐出去。”

于是他们去拜见塞蒙德,希望他能主持公道,并说这样做正好能够体现他的威望，塞蒙德说他会采取行动的。他没收了赫罗莱夫的家宅,家产由其他人来管理。这样,他和他母亲只好又和塞蒙德住在一起。在春季的一次讲和会上，这场争端得到了解决。乌尼得到了赫罗莱夫的土地作为补偿，赫罗莱夫被从斯卡加湾附近地区驱逐出去。



这时，塞蒙德想起了他与英吉蒙德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当他们会面时，塞蒙德说："兄长，我现在的处境十分困难。我有一个亲戚叫赫罗莱夫，他来投靠我。但他是个不好相处的家伙，我想请你收留他和他的母亲，在你住处附近为他们安个家。"

英吉蒙德回答说："有关他们的传言不是很好，我不太愿意收留他们。因此这个提议并不合适，况且我自己的几个儿子也绝不是容易相处的人。但如果我执意拒绝，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个不通情理、胸襟狭窄的人。"

塞蒙德说，英吉蒙德是一个有福运的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好运。英吉蒙德说，但愿能借他吉言，一切顺利。随后赫罗莱夫和他的母亲约特便随英吉蒙德去他家，母子二人都是声名狼藉。

21 赫罗莱夫和母亲在英吉蒙德那儿住了二、三年。他们毫无悔意，对待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和对待其他人一样粗鲁无礼。几兄弟对此都耿耿于怀，尤其是尤库尔，他和赫罗莱夫之间总是发生激烈的冲突。尤库尔认定赫罗莱夫是塞蒙德送来的扫帚星，"但是情况是会有所好转的。"他宣称绝不会让这个魔鬼的化身称王称霸。

他同赫罗莱夫无论身高、体力都难分高低，二人都十分强壮有力。

一天，英吉蒙德说："赫罗莱夫，你性情暴躁，对别人的帮助不知感恩戴德，看来我们的刻意安排是枉费了心机。我会在河对面的阿斯一带为你另外安排一处农舍。"

赫格莱夫说："与其和你那些不怀好意的儿子住在一起，还



不如接受你的安排。”

“我以前从未放弃过一个自己曾经收留的人,现在让你走我也很难受,”英吉蒙德说。

索尔斯坦恩说，他估计情况会越来越糟。英吉蒙德把赫罗莱夫和他的母亲约特安置在阿斯的农庄里。他们在那儿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赫罗莱夫认为自己可以完全同英吉蒙德的儿子们相匹敌了。

那时有两兄弟从挪威来到冰岛,一个叫做哈尔乌尔姆,另一个叫做索罗姆。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并住在英吉蒙德家过冬。哈尔乌尔姆请求英吉蒙德把女儿索尔迪丝嫁给他为妻。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英吉蒙德说联姻后哈尔乌尔姆的财富会使自己实力大增。于是索尔迪丝嫁给了哈尔乌尔姆，陪送的嫁妆是位于坎恩斯内的土地。他们婚后生有一子,叫做索尔格里姆。他们居住在瓦特恩峡谷的特安卡低土地，这里后来便被叫做索罗姆特安卡。

22 据说在瓦特恩峡谷河谷可以捕到大量鲑鱼和其他鱼种,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分担了捕鱼工作。因为当时有一种风俗,头领们的儿子也要有自己的事做。于是索尔斯坦恩、尤库尔、索里尔和霍格尼四兄弟轮流出去捕鱼。只有施密德另有安排。他们每次都满载而归，赫罗莱夫则一如既往，行为放纵，危害四邻。英吉蒙德收留他并未听取亲朋好友的建议。他的儿子们对此十分气愤,赫罗莱夫不仅占据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还到处惹事生非，他们说父亲接纳这个人是个大错误。赫罗莱夫和霍夫的人共同拥有在河中捕鱼的权利。按规定他可以在英



吉蒙德的儿子或家人不在的时候去捕鱼。但他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看重的只是自己的邪恶愿望,而不是大家的意见。

一次英吉蒙德的家人去河边捕鱼，他们让赫罗莱夫把网收走，遭到他的拒绝。他们警告他，最好不要同霍夫的人挑起争端。还说尽管他在别处恃强凌弱,但在这儿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赫罗莱夫让他们滚开,说他们不过是些卑贱的奴隶,不要狗仗人势。他卑鄙无耻地命令他们走开。

他们说:“你蒙受我家主人的恩惠,却还做出这样的事,实在是太不应该。他收留了你,不但给你栖身之处,还给了你许多照顾,允许你撒网捕鱼,而此前你根本就不配与高尚的人交往。”

赫罗莱夫说,他才不会听从低贱的下人的命令离开河道,并用石块打中了其中一个人，使他失去知觉倒在地上。赫罗莱夫又说,让他们如此随便地喋喋不休是礼所不容的。

家人们回到庄园时，英吉蒙德一家正坐在桌旁用餐。他们冲进屋子，英吉蒙德问他们为何如此慌乱。他们说自己遭到了赫罗莱夫的辱骂,并被他用石块从河边赶走。

尤库尔说:“他一定是想成为瓦特恩峡谷的霸主,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我们,但这个恶棍休想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索尔斯坦恩也说赫罗莱夫太过份了，但他认为最好还是冷静对待这件事——“和赫罗莱夫交往真是个错误。”

“你说的不错,”英吉蒙德说,“但你们最好还是和他达成妥协,因为你们的处境会更危险,他是个魔鬼一样的人,必然会带来灾难。”

尤库尔说，赫罗莱夫是否会离开河边很快就会见分晓的。说完他从桌边跳起来冲了出去。

英吉蒙德说："索尔斯坦恩，我的儿子，我相信你处事冷静，和你弟弟一起去吧！"

索尔斯坦恩说，他也无法确定是否能管住尤库尔——"如果他与赫罗莱夫交手，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他们赶到河边时，看见赫罗莱夫正在那儿捕鱼。

尤库尔说："你这个恶棍，从河边滚开！量你也不敢与我们争执，否则就让我们分个高低。"

赫罗莱夫说："虽然你们几个人骂声不绝，我还是照样干我自己的事。"

尤库尔说："你这个坏蛋，竟敢孤身一人阻止我们捕鱼，一定是仰仗你母亲的魔法。"

尤库尔冲进河里向赫罗莱夫扑去，但他一动未动。索尔斯坦恩说："不要这样顽固，赫罗莱夫。如果我们不能夺回自己的权利，你就要遭殃。其他的人也要受牵连。你想继续作恶、称王称霸是行不通的。"

尤库尔说："杀死这个恶棍。"

赫罗莱夫迅速冲上河岸找到一处有石块的地方，开始向尤库尔他们进攻。他们也在对岸还击，并投掷长矛，但赫罗莱夫却总是安然无恙。尤库尔想过河换个地方进攻，并说如果不能战胜赫罗莱夫，那将是奇耻大辱。

索尔斯坦恩说："我的意见与你不同。我认为我们应从这里撤离并保持冷静，不要与他们母子纠缠。因为我相信他母亲约特就在附近，与她斗法可不同于和光明正大的人交战。"

尤库尔说，他绝不会为此担心。他侍机进攻，他的兄弟们则向赫罗莱夫投掷石块和长矛。

这时一个家人跑回霍夫向英吉蒙德报告说，情况十分危急，双方正在隔河激战。

英吉蒙德说："给我备马，我要去那儿。"当时英吉蒙德已年老体衰，双眼几乎失明。他已不再管理庄园和族内的一切事务，日常生活由专门指派的仆人服侍。英吉蒙德穿上一件黑色斗篷，仆人把他扶上马。

当他们来到河岸时，他的儿子们看见了他。

索尔斯坦恩说："我们的父亲来了，我们撤回来吧！我们应遵从他的意愿。但他到这儿来，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他催促尤库尔赶快住手。

英吉蒙德骑马趟进河里，喝道："赫罗莱夫，快离开这里，不要太放肆了。"

赫罗莱夫看到他就向他投掷长矛，长矛正刺中他的胸口。

英吉蒙德受伤后，骑马回到岸上，命令仆人立即带他回家。

他避开了自己的儿子们。当他们到家时，已是晚上了。

英吉蒙德下马时说："我现在腿脚不灵便，上年纪的人走路不稳。"

当仆人扶他下来时，伤口发出一种吸气的声音，这时仆人才发现长矛已经刺穿了他的胸部。

英吉蒙德说："你对我一直忠心耿耿，今后我有可能再也不会要求你什么了，现在照我说的去做。快去告诉赫罗莱夫，明早之前我的儿子们就有可能追踪而至，为他们的父亲报仇。让他务必在天亮前离开，因为杀了他也于事无补。无论今后如何，只要我还说了算，我就要保护我曾答应帮助的人。"

他啪的一声折断了矛柄，在仆人的帮助下进屋坐到家长的

(Thorgerður Sigurðardóttir)

英吉蒙德啪的一声折断了矛柄，在仆人的帮助下进屋坐到家长的位子上，死了。



位子上，并告诉仆人，在他的儿子们没有回家前不要点灯。

仆人返回到河边，看见赫罗莱夫捕获了大量鲑鱼。

仆人说："你这条疯狗！你给我们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我家主人受到你致命的一击已经气息奄奄，可他却让我来通知你明早之前离开此地，因为他相信他的儿子们会来找你报杀父之仇。我之所以来给你通风报信，使你逃避一死，是我家主人的要求，而绝非我个人的意愿。"

赫罗莱夫说："我相信你的话。如果你不是来报信的，我早就让你碎尸万断了。"

23

再来说说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到了晚上，他们向家走去，几个人一起咒骂赫罗莱夫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索尔斯坦恩说："我们还不清楚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灾祸，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很为我们的父亲担心。"

他们到家后，索尔斯坦恩率先走进大厅，他脚下一滑，险些跌倒，他伸手摸了摸，向女仆问道："地上为什么这么湿？"

她回答说："我想大概有什么湿东西从你父亲衣服上滴下来吧！"

索尔斯坦恩说："简直和血一样滑，快去把灯拿来。"家人把灯取来点亮。

这时他们才发现，英吉蒙德坐在家长位子上已经死了，利矛已把他的身体刺穿。

尤库尔说道："父亲这样高贵的人竟然被赫罗莱夫这种恶棍置于死地，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们马上去杀了他！"

索尔斯坦恩说："你对父亲的仁慈还不够了解，他肯定已经

帮助赫罗莱夫跑掉了。跟随父亲的仆人哪儿去了？”

可四处不见他的踪影。

索尔斯坦恩说：“我们不要指望赫罗莱夫还会呆在家里了。我们必须订好计划再去寻找他，不要莽撞行事。我们能够聊以自慰的是，父亲的美德是赫罗莱夫所无法企及的。父亲一定会为此而得到造物主的回报。我相信，日月星辰人间万物必定有其伟大的创造者。

尤库尔愤怒已极，谁也无法使他平静下来。这时那个报信的仆人回来了，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尤库尔责备他不应该这样做。

索尔斯坦恩说：“我们不要生他的气，他不过是奉命行事。”

英吉蒙德被安放在大船“斯惕甘德”上面的一艘小船里，他的葬礼同当时许多出身高贵的人一样，非常隆重。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人们都为他默然致哀。

索尔斯坦恩对他的弟弟们说：“在父仇未报之前，我想我们最好不要坐在他的位子上，无论在家还是出门做客。”

他们一直坚持如此，而且他们几乎不再参加任何游戏活动或社交聚会。

当“狂人”埃温德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养子说：“去告诉我的朋友高特，我要以死为英吉蒙德殉葬，而且我认为他也应该这样做。”

说完他从斗篷下拔出一把短剑，卧剑而亡。

高特知道后说：“对于英吉蒙德的朋友们来说，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我要追随我的朋友埃温德而去。”随即他拔剑自杀。

埃温德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做赫尔蒙德和“跛脚”赫罗蒙德，

我们以后将会提及。

24 现在让我们暂时调转话题,来谈谈赫罗莱夫吧!他见到母亲约特后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她说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英吉蒙德已经活得够久了。

“我的建议是,”她说,“首先你必须离开此地。因为血战之夜人们都愤怒得失去了控制。等形势缓和后,你再回来看我。但很难说最终谁会占上风——是索尔斯坦恩的计谋和运气还是我的魔法。”

于是赫罗莱夫出发前往北部的斯卡加湾,最后到达了塞蒙德里德。那时塞蒙德已经去世了,家业由他的儿子盖尔蒙德掌管。他还有一个弟弟叫阿尔纳尔德,盖尔蒙德询问赫罗莱夫为何来此,他回答说是来报告霍夫庄园的英吉蒙德的死讯。

“一个有才干的人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

赫罗莱夫说:“他是被我当作靶子用矛刺死的。”随后他描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盖尔蒙德说:“你真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滚开,你这个无耻之徒!这儿永远都不欢迎你。”

赫罗莱夫说,他才不会走呢,“如果我在这儿被人杀死,那将是你的奇耻大辱。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就是在随你的父亲及英吉蒙德出外征战时丧生的,你和你的全家要对此负责。”

盖尔蒙德说,勇敢的人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上的,“英吉蒙德的儿子们一到这儿,我就把你交给他们。”

赫罗莱夫说他早就料到会受到如此对待,甚至更糟。他在一间马棚里躲了起来。

整个冬天英吉蒙德的儿子们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他们情绪低落地坐在矮凳上,既不外出娱乐,也不参加任何聚会。

夏天就要来临的时候，索尔斯坦恩把兄弟们召集起来。他说:“现在是为父报仇的时候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但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认为应该由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来负责此事。作为回报,他可以从遗产中挑选一件贵重之物。”

大家都说,这正是他们的意愿,“你见多识广,是我们中间最适合的人选。”

25

一天早晨,索尔斯坦恩很早就起床了,并对他的弟弟们说:“现在我们作好出发的准备,动身前往北部地区,无论那儿有什么样的困难等着我们。”他们一行五兄弟，再无外人。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盖尔蒙德的住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在那儿过夜,并得到了主人的精心款待。

第二天早晨,索尔斯坦恩对他的弟弟们说:“今天你们留在这儿下棋,我去同盖尔蒙德谈谈。”

大家都听从了他的安排。

索尔斯坦恩对盖尔蒙德说:“我们几兄弟来此是为了寻找赫罗莱夫,我们相信他在你这儿。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我们,因为是你们一家把那个坑害我们的恶棍托付给我父亲的，尽管这并不是你的意愿。除了你，赫罗莱夫没有其他亲属可以投靠了。”

盖尔蒙德说:“你说的不错,你们也很有眼光,但赫罗莱夫现在的确不在这儿。”

索尔斯坦恩说：“恐怕他现在正躲在你庄园的某个棚子里

吧！把这些银子拿去，然后让他走。我会妥善安排，保证他在你这儿躲避时不被抓住，这样就不会有人指责你了。但我们一定要把他抓住，虽然这也难抵杀父之仇。告诉他你无力保护他不受我们的伤害，也不愿与我们结仇，损害彼此深厚的友谊。”

盖尔蒙德说：“现在我得承认他的确在这儿，而且大家也都明白他来此的目的。我会依你所言让他离开这儿，当他走后，你们就可以去抓他了。”

“好吧，”索尔斯坦恩说。

之后盖尔蒙德去看赫罗莱夫，并对他说：“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已经来这儿找你了，你不能再继续留在这儿了。我不愿由于你的恶行而使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几兄弟全都智勇双全。”

赫罗莱夫回答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要无耻地把我撵走。虽然你曾帮了我的忙，我也不领情。”

盖尔蒙德说：“马上滚吧。”

随后他去见了索尔斯坦恩，并说道：“我看你们最好不要仓促行事，今天就留在我这儿吧！”

索尔斯坦恩同意了。

第二天，他们准备就绪向西出发，翻过山后他们发现那儿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雪地上还留有一个人的脚印。

索尔斯坦恩说：“现在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会吧！我把同盖尔蒙德谈话的经过告诉大家，当时我就知道赫罗莱夫肯定在他那儿。”

尤库尔说：“你真让人捉摸不透，同杀父仇人近在咫尺竟然无动于衷。要是我知道了，一定会把庄园闹个天翻地覆。”

索尔斯坦恩说，他料到尤库尔会这样，“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迫使盖尔蒙德公开卷入此事。看！赫罗莱夫的脚印指向他家的方向。我们上路吧！看看我们是否能比他早到。他的母亲约特此时肯定是在施法祭祀，迎接夏天的到来，这是她所信奉的习俗。如果她的祭祀已经结束，我们就报仇无望了。”

尤库尔说：“那就快点吧！”

他走在前面，一路领先，并回头对大家说：“像索尔斯坦恩这样软弱无力、行动迟缓的人注定是要遭灾的。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就没有机会报仇了。”

索尔斯坦恩答道：“我的精心谋划与你的横冲直撞，到底孰优孰劣，现在还很难说。”

那天晚上他们回到霍夫的庄园，家人正坐在桌旁用餐。

26

索尔斯坦恩在家门外对他的羊倌说：“马上去阿斯，到了赫罗莱夫家先敲门，然后留心过了多长时间有人来开门。等门的时候你可以背诗，对他们说你是去寻找走失的羊。如果有人问你，我们兄弟是否已经返家，你一定要说还没有回来。”

于是羊倌就出发去了阿斯。他敲门后，足足背诵了十二首诗才有人应声。一个农夫走出来问是怎么回事，还问他索尔斯坦恩兄弟是否已经回家了。他回答说，他们还未到家，接着又问那人是否看到他的羊，那个农夫说没有。

羊倌返家后，告诉索尔斯坦恩自己背诵了十二首诗。

索尔斯坦恩说，他在外面等候的时间已足够里面的人做好充分的准备了，“你究竟进去了没有？”

羊倌说他进了屋,还四处看了看。

索尔斯坦恩问:“壁炉里生火了没有?”

羊倌说:“看起来火好像刚刚点着不久。”

索尔斯坦恩又问:“你还注意到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

羊倌说他看见一大堆东西,下面有红色的衣服露出来。

索尔斯坦恩说:“你看到的一定是赫罗莱夫和他祭祀时穿的衣服。大家立刻作好准备。无论有多大危险,我们也要去那搜一搜。”

他们一路疾行来到阿斯, 发现外面没有人。他们看到山墙两侧堆着许多木柴,大门前还竖起了一间小屋,在大门与小屋之间隔着一块空地。

索尔斯坦恩说:“那间屋子肯定就是祭祀的场所。约特完成巫术仪式后就会让赫罗莱夫到那儿去。绝不能让他们如愿! 现在你们去躲在墙角那儿, 我拿一根木棍爬到门上面。赫罗莱夫出来时,我把木棍扔向你们,你们就立刻冲过来。”

尤库尔说:“显而易见,你总是把功劳据为己有。但这次我不同意,我要拿着棍子爬到门上。”

索尔斯坦恩说:“就按你说的办吧! 你总是固执己见, 自行其是,但事情并未因此有什么起色,因为你常常惹麻烦,让大家措手不及。”

尤库尔爬到柴火堆上。不久,一个人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口四处张望,没有发现什么。随后又有一个人走出来,再后面出来的就是赫罗莱夫。尤库尔明白无误地认出了他,不禁一惊而起,身下的柴火堆塌了。但尤库尔仍设法把棍子向兄弟们藏身的地方扔过去,随后他从门上跳下来,奋力抓住赫罗莱夫,使他无法

脱身。他们的体力不相上下，两人在斜坡上滚作一团。

当兄弟们赶到门口时，霍格尼叫道："迎面跑过来的这个怪物是什么？"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是老巫婆约特，她穿得多么古怪！"

约特把衣服卷在头顶，用双腿夹住脑袋倒退而行。她的眼神十分可怕——似乎她可以如巨神一般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

索尔斯坦恩对尤库尔喊道："快杀死赫罗莱夫！这一刻你已经盼望许久了。"

尤库尔说："我现在就动手。"

很快，他砍下赫罗莱夫的头并大声说，以后这家伙再也无法骚扰他们的生活了。

约特连连叹息着说："唉！我差点就能为我的儿子报仇了，英吉蒙德的儿子们真是幸运。"

索尔斯坦恩说："何以见得？"

约特说，她本打算改变那一带的地势，"那样如果在我看到你们之前，你们没能发现我，你们就会变得情绪狂乱、神智不清。"

索尔斯坦恩说，他们各自的运气不同，这不足为奇。女巫约特在狂怒中死去，至死还沉浸在她巫术中。说到这里，有关这对母子的故事就结束了。

27

杀死赫罗莱夫和约特之后，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回到了霍夫，家人看到他们都很高兴。

过了一段时间，索尔斯坦恩对他的弟弟们说："我想，现在该

由我从财产中挑选一样东西了吧！”

大家对此都无异议。

“那么我选择霍夫的庄园、附近的土地及上面的所有家畜。”

几个弟弟说，这已不能算是一样东西了，他们觉得索尔斯坦恩有些过于贪婪。

索尔斯坦恩说，土地和家畜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你们觉得我这样做有些贪婪，但要记住：首先，只有我们兄弟团结和睦，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其次，是我的深谋远虑，才使我们得以顺利地替父报仇。这里还有许多珍贵之物，你们可以随意挑选。”

于是大家开始分摊财产。霍格尼得到了大船“斯惕甘德”，因为他是一个商人。“羊腿“索里尔得到了戈多尔德的位置。尤库尔则分到了宝剑阿塔昂格，此后无论参加游戏还是骑马作战，他都随身佩带。而在秋季大会和“庭”的会议上，则由索尔斯坦恩佩带，这是尤库尔的请求。同样，索里尔也表示尽管他拥有戈多尔德的职位，但在解决任何争端时，索尔斯坦恩都拥有至上的权威。

索尔斯坦恩说：“显然你们在各个方面都向我表示了敬意。尽管我为自己选择了霍夫的庄园，我也很乐意让你们得到一些家财。我看现在我可以坐到父亲的家长位子上了。”

大家听从了他的建议。索尔斯坦恩成为头领，掌管瓦特恩峡谷、威苏特尔霍普及父亲英吉蒙德生前统领的全部地区。索尔斯坦恩娶了索尔蒙德的女儿尤达为妻。索尔蒙德是古德蒙德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杀手”巴尔德。当时人们都认为

与瓦特恩峡谷的人联姻就有可能获得荣誉。尤库尔在特安卡居住。施密德住在施密德斯塔迪尔，而“羊腿”索里尔则住在纳塔布，如今被称作安登菲尔。

28 现在该讲到一个前面提过的叫做“大锤”索罗尔夫的人了。他是个蛮横难缠的家伙，不但偷窃财物，还到处惹事生非。人们对他在当地居住十分不满，说他做出什么坏事都不足为奇。尽管他没有同伙，但有二十只用来防身的猫，全是体形硕大的黑猫，索罗尔夫用巫术操纵它们。

当时不断有人去索尔斯坦恩那儿抱怨他们所处的困境——他们说索尔斯坦恩掌管这片地区，可索罗尔夫却公然偷盗，作恶多端。

索尔斯坦恩说，他们所言不假，“但要想对付这个家伙和他的那些猫也并非易事，我希望大家一起想办法。”

人们说如果索尔斯坦恩对此袖手旁观，他的声望便难以为继。那之后，索尔斯坦恩召集了一些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他的弟弟们和挪威侍从随他一起前往斯雷格加斯塔德，但索罗尔夫不愿与他们打交道，他无法容忍与好人为伍。

当索罗尔夫看到骑马赶来的一行人时，他走进屋子里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得迎客了。我打算让我的猫来对付他们。我要把所有的猫都放到门口去，有它们挡道，那些家伙就不能轻而易举地进来了。”

随后他便用符咒给猫施加魔法，使它们全都如魔鬼附体般两眼放光，狂叫不休。

尤库尔对索尔斯坦恩说：“现在你得想个好办法，不能让这



个恶棍再逍遥无事了。”

他们一共来了十八个人。

索罗尔夫说：“我要生堆火，不管冒不冒烟。因为瓦特恩峡谷的人一来，这儿就要不得安宁了。”

他把一只水壶放到了火上，又不断把羊毛和垃圾扔进壶中，很快屋内便烟气弥漫了。

索尔斯坦恩走到门口，说：“请你出来，索罗尔夫。”

索罗尔夫说，他知道他们此行的用意，来者不善。这时，门口的猫开始嚎叫不止，十分狂乱。

索尔斯坦恩说：“真是一群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尤库尔说：“我们进去吧，别管它们。”

索尔斯坦恩不同意。他说：“索罗尔夫是一个强壮的武士，他有许多武器和各种设施，再加上这些可怕的黑猫，我们很有可能被冲散，无法聚在一处。我想最好还是等他放弃抵抗，自己走出来。因为他添加的燃料过多，火势太旺，不久他就会感到气闷不舒服，无法继续呆在里面。”

索罗尔夫把水壶从火上移开，然后把它紧紧压放在木柴堆上，令人窒息的烟气从屋内奔涌而出。索尔斯坦恩和他的手下无法靠近大门。

索尔斯坦恩说：“注意不要让那些猫近身，我们可以向门口投掷火把。”

尤库尔抓住一块燃着的木头向大门扔去，那些黑猫四散逃去，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风猛烈地拍打着房子，火势越来越大。

索尔斯坦恩说：“大家都站到草堆旁，这儿的烟最大。让我

们看看索罗尔夫怎么办。他把火烧得太旺。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熬不住了。”

索尔斯坦恩此举正中要害。他的话音刚落，索罗尔夫就抱着满满两箱银币穿过浓烟逃了出来。他一露脸，发现那个挪威人恰好站在他的对面。挪威人叫道：“这个恶棍终于出来了——他的样子多么卑鄙呀！”

挪威人在他后面紧追不舍，直到瓦特恩峡谷萨河。最后索罗尔夫逃到一片沼泽地旁。

这时索罗尔夫突然转过身，紧紧抓住那个挪威人，把他拖在腋下，大声说道：“看来你想和我赛跑。那就让我们同归于尽吧！”说完他纵身跳进了沼泽地，两人一起陷进泥潭再未露头。

索尔斯坦恩说：“我的挪威同伴无法生还了，这真让人痛心。作为补偿，就把索罗尔夫的财产归到他的名下吧！”大家同意了。

从那以后索罗尔夫居住过的地方就被叫做斯雷格斯塔迪尔。那儿总能看见野猫出没，是块凶险之地。这儿的农庄从赫尔瓦特起沿山谷而建。

29

尤隆德之子马尔把家从格兰德搬到马斯塔迪尔，他和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关系很好。一年秋天有传言说马尔丢失了一群羊，尽管四处搜寻，却仍一无所获。有一个叫做索尔格里姆的人，绰号“皮帽子”，住在赫加拉地。此人善用法术，但为人刻薄，性情卑劣。

人们纷纷谈论羊群丢失一事，因为在这个山谷定居的大都是诚实正直的人。一天晚上，羊倌回家后，马尔问他是否有羊群



的消息。

他说，羊群已经找到了，并且全都安然无恙，“但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块十分肥沃的土地，羊群就是跑到那儿去了，现在它们已经吃得十分肥壮了。”

马尔问：“是属于我的土地还是其他人的？”

羊倌说，他认为应该是属于马尔的，“但那块地紧临英吉蒙德儿子们的属地，尽管只有通过你的庄园才能进入。”

马尔去查看了一下那块上好的土地，他十分喜爱，便把它据为己有了。索尔格里姆说他们应该禁止英吉蒙德的儿子们靠近这块土地。

索尔斯坦恩听说此事后说道：“看来我们这位亲戚马尔自作主张，损害了我们的正当利益。”

不久，尤库尔来见索尔斯坦恩，他们一起商议对策。尤库尔说如果容忍他们在瓦特恩峡谷巧取豪夺，那将是极大的耻辱，“那个泼皮索尔格里姆竟然胆大妄为，一再无理取闹，激怒我们。他要为此付出代价。”

索尔斯坦恩说，他的确罪不可恕，“但我不敢确定我们是否能把他绳之以法。”

索尔斯坦恩提议他们应该先找到索尔格里姆，尤库尔说他早已准备就绪。索尔格里姆听到消息后，马上跑去求见马尔，见面后两人都十分热情。

索尔格里姆说，他跑到这儿是为了躲避追杀，“英吉蒙德的儿子们马上就要追过来了。”

马尔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索尔格里姆说：“现在他们正赶往我的农庄，想要置我于死

地。但我总能先知先觉。”

英吉蒙德的儿子们来到农庄后，索尔斯坦恩说：“我们真是碰上了一个狡猾的家伙，索尔格里姆不在家。”

尤库尔说：“不管怎样，我们也得给他点厉害。”

索尔斯坦恩不同意，他说：“我不想让人议论说我们抓不到他本人，只好带走他的财物。”于是他们便两手空空地回家了。

不久，索尔斯坦恩又对他的弟弟们说：“我急于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索尔格里姆。”

“我马上就出发，”尤库尔说。

这一次索尔格里姆又跑到马尔那里，对他说：“英吉蒙德的儿子们还惦记着我呢！我想请你和我一同回去。那样他们就会明白我并不害怕在家迎候他们了。”

于是马尔便随他一同回到农庄。

很快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就到了，他们与马尔在草堆旁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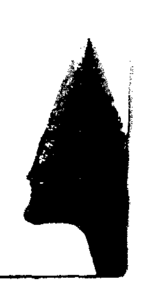
索尔斯坦恩说：“马尔，我们是亲戚，可相互的关系却不尽人意。我希望我们彼此能互相尊重，不要支持那些想同我们作对的好事之徒。”

马尔说他们此行显然居心不良，他宣称绝不会因为他们而放弃自己应得的权利。

尤库尔说看来马尔一伙人是想同他们一比高低了。

索尔斯坦恩说，他不愿意与亲戚交恶，“但如果我们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那就难免发生不愉快了。”

说完他们愤然离开了农庄。由于马尔在场，而索尔格里姆又会施展法术，他们无法得手。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要么索尔



格里姆不在家,要么就是马尔一伙人聚在他那儿。

就在这时,霍格尼乘坐大船“斯惕甘德”回到了冰岛。他在索尔斯坦恩那儿过冬并向他讲述了旅途中的不凡经历。他还说自己从未见过像“斯惕甘德”这么好的船。

瓦特恩峡谷的人纷纷议论索尔斯坦恩兄弟同马尔之间的不和,尤库尔也常常去索尔斯坦恩那儿责备他向马尔妥协。

索尔斯坦恩说:“一直以来我们再三忍让。现在是该铲除索尔格里姆的时候了,尽管我觉得这并非上策。”

一天,兄弟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连五兄弟在内,他们一共有二十五个人。

索尔格里姆得知消息后说:“就要大难临头了,英吉蒙德的儿子们随时都会从天而降。”

他收拾了几件衣服冲出家门。

他跑到马尔那儿告诉他,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已经上路了,“他们居心叵测,妄想抓住我们。我们应该做好迎战准备,让他们为此行感到后悔。”

马尔聚集了一些人,其中有“狂人”埃温德的儿子赫罗蒙德,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武士,娶了马尔的女儿为妻。他说显然霍夫的人是想和他们一试身手了。不算他的两个侄子,马尔一伙共有四十人。他们都是大有前途的年轻人。

索尔格里姆说:“最好的对策是出去迎战英吉蒙德家的众兄弟。”他的建议被采纳了。

见此情景,索尔斯坦恩说:“现在可以让他们领教一下我们的厉害了,希望大家全力以赴。”

尤库尔随即拔出宝剑说他很想在马尔一伙人的脖子上试试

剑刃是否锋利。双方在坎恩斯内遭遇。

索尔格里姆对马尔说，他得躲起来，“也许这样比与你并肩作战更能发挥我的作用。我不擅长打仗。”

马尔没有答话。

随即双方开始交战，战至正酣时，尤库尔说：“这把宝剑实在不能算是锋利。”

索尔斯坦恩说：“我们的剑也不好使，而我们的人却被对方刺伤。”

危急时刻，尤库尔十分机智。他双手握剑，左右冲杀。他强壮而又果敢，但他的剑只能给人皮肉之伤而无法刺进身体。

“阿塔昂格宝剑，难道你不能给人带来好运了吗？”

索尔斯坦恩说：“那些被我击倒的人似乎又都站了起来；你们有谁看到索尔格里姆了吗？”

大家都说没有。

索尔斯坦恩让尤库尔退出战斗去设法找到索尔格里姆，“而你，霍格尼兄弟，要留下来继续同他们交战。”

霍格尼同意了。

于是索尔斯坦恩便同尤库尔一起退出了战斗去找索尔格里姆。

尤库尔说：“我看见那个坏蛋正在那儿探头探脑呢。”

索尔斯坦恩说：“真是只狡猾的狐狸。”索尔格里姆此时正从靠近河边的藏身之处偷偷地向他们张望。

索尔斯坦恩兄弟立即冲了过去；索尔格里姆向河里跑去。尤库尔奔至近旁，挥剑猛刺。剑锋所及之处，血肉飞溅，把他的后背都刺穿了。索尔格里姆跳河的地方此后就被叫做胡夫赫



（帽子湾）。

尤库尔说："这回宝剑好使了。"

索尔斯坦恩说："我想此后它会所向披靡的。"

现在来看看双方交战的情况。赫罗蒙德与霍格尼你来我往，打得十分激烈。最终霍格尼倒在了赫罗蒙德的脚下。这时尤库尔赶到了，他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扑向赫罗蒙德。他的宝剑威力无比，对方也不甘示弱。尤库尔一剑刺在赫罗蒙德的脚上，使他从此成了残废，被人叫做"跛脚"赫罗蒙德。马尔的表兄弟们在激战中也相继倒下。后来附近农庄上的人发现了那儿的激战，便赶来把双方分开了。坎恩萨的索尔斯坦恩是第一个到场的。他是英吉蒙德家的亲戚。很快其他农民也相继赶来。双方都有多人受伤，每个人都感到精疲力竭。

坎恩萨的索尔斯坦恩说："马尔，你在同英吉蒙德兄弟作战时表现得十分顽强。但你们之间力量悬殊。我劝你向他们投降并听凭索尔斯坦恩处置吧。"

马尔接受了建议，双方就这样和解了。索尔斯坦恩说他要等到下次议事庭会议时再做决断。于是人们各自返家了。

大会召开的时候，霍夫的人得到了支持。索尔斯坦恩在会上宣布了和解的条件。

他说："这片地区的人都知道我同我的亲戚马尔之间的冲突是如何收场的，也知道这起争端要由我来断决。我的决定是马尔一方的人遭受的大大小小的伤害与我弟弟霍格尼的死相互抵消。但由于赫罗蒙德亲手杀死了霍格尼，他必须被驱逐，离开斯卡加湾一带赫卢塔河与尤库萨河之间的地区。他的残腿也不能得到任何补偿。马尔将拥有赫加拉地，因为那儿只能经由他的

土地才能进入。但他得付给我们兄弟一百块银币。“皮帽子”索尔格里姆非但得不到任何补偿,还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之后,人们握手言和,各自回家了。“皮帽子”索尔格里姆离开这片地区,迁到北部的莫尔拉卡斯莱塔定居,一直到死。

索尔斯坦恩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英戈尔夫,十分英俊;另一个叫古德布伦德,样子也不错。英吉蒙德的女儿尤隆恩嫁给了“浮躁”阿斯杰尔。他们共有三个孩子:卡尔夫,与克雅尔丹·奥拉夫松结婚的赫莱弗娜,和被称作“农庄骄傲”的索尔比约恩。



谈及“黑皮”索罗尔夫就要从他住到福赛鲁谷说起。当地人对他的看法很不好。

住在霍夫的索尔斯坦恩找到他,对他说不欢迎他在那儿居住——“除非你能痛改前非,否则我们不会容许你住在这儿。”

索罗尔夫说,恐怕该决定去留的是索尔斯坦恩自己吧!“我怎样过日子,别人无权干涉。”

这以后索罗尔夫在弗瑞兹蒙河附近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土堡并搬了进去。他常偷别人的家畜,行为十分恶劣。他还挖筑壕沟用以作法献祭。据说他把人像动物一样当作祭品。正直诚实的人都不愿与他交往。然而还是有九个好事之徒聚集在他周围,全都与他是一丘之貉甚至比他更坏。当这些人得知索尔斯坦恩打算攻打他们时,其中有几个不愿坐以待毙,便匆匆逃离了土堡。当地人纷纷赶到索尔斯坦恩那儿,请求他铲除这个为非作歹的恶棍。因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却又无能为力。索尔斯坦恩说他们所言不错。他随即派人去找他的弟弟尤库尔和索里尔。



索里尔时常会狂躁发怒，这点美中不足有损于他的声望。尤库尔对索尔斯坦恩说："你做得对，绝不能容许任何恶人在瓦特恩峡谷惹事生非。"

于是他们一行十九人便出发了，当他们看到索罗尔夫的土堡时，索尔斯坦恩说："隔着这条河沟，我们寥寥数人如何能攻下这座土堡呢？"

尤库尔说："问题不大，我来告诉大家怎么办。索尔斯坦恩，你和留在这儿的人必须不断向索罗尔夫一伙投掷长矛并高声谩骂。我带一些人沿河而上，看看是否能从后面进入土堡，那样他们就会腹背受敌。"

索尔斯坦恩认为这是冒险之举，但尤库尔还是带着几个人上路了。

索罗尔夫一伙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敦促手下人说："尽管英吉蒙德兄弟骁勇善战，但该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一旦情况危急，我们就躲起来。"

尤库尔在土堡的上游一侧趟过了河，他手持一把大斧悄悄逼近土堡。他先是设法把斧子嵌进土堡墙面，然后抓住斧柄爬到上面，翻入土堡。他四处寻找索罗尔夫，却看不到他的人影。后来尤库尔终于看到索罗尔夫从他常作祭祀的壕沟里探出头来。索罗尔夫拼命逃跑，尤库尔在后面穷追不舍。尤库尔带来的人也发现了索罗尔夫的同伙，把他们撵得无处藏身。

这时索罗尔夫已经逃到沿河的一片沼泽地，尤库尔也追踪而至。当索罗尔夫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脱身时，他坐到地上大哭起来。这块地方从此就被叫做格莱斯梅里(哭泣塘)。尤库尔走到近前对他说，他是一个恶棍却胆小如鼠。说完便给了他致命

的一斧。此时索尔斯坦恩正率人攻打土堡，因为一些亡命之徒重又集结起来。尤库尔身先士卒冲进土堡。里面的人见此情景都胆战心惊,唯恐丧命。其中有两个人转身就逃,一直跑到海岬的尽头仍未能躲过尤库尔的利斧。第三个人被追得跳下了悬崖。人们都说这次战斗尤库尔锐不可挡。英吉蒙德兄弟大获全胜后便动身返家了。他们消灭了“黑皮”索罗尔夫,为当地除掉一害。

31 霍夫的索尔斯坦恩慷慨好客。他总是把自家的物品赠与左邻右舍,还为过往的旅人无偿供应食物,更换马匹,提供各种帮助。外来的人也都一定先去拜访索尔斯坦恩，并告诉他当地发生的新鲜事。埃加兰格是霍夫最好的土地，为了免遭破坏,索尔斯坦恩的家人每年夏天都在那儿搭盖帐篷。

一天，他们注意到有十个人在那儿的草地上喂马，旁边还有一个妇人。这些人衣着鲜艳，其中一人身穿大氅和质地优良的长袍。他们盯着此人的一举一动，只见他抽出佩剑把骑马时弄脏的足有一掌之宽的衣摆割下来扔掉，并声言他可不愿衣着污秽。索尔斯坦恩的家人并没有同这伙人打交道，但觉得他们在别人的草地上喂马实在不妥。一个女仆捡起那块被割下来的衣服,说那人真是个喜好炫耀的家伙。

晚上索尔斯坦恩向他们询问情况。他们说一切正常，只是有一件小事十分奇怪。接着他们向索尔斯坦恩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把那人割下来的衣服给他看。

索尔斯坦恩说,把溅上污泥的衣服扔掉,在别人的草地上喂马,这种事只有傻瓜、骗子或者狂妄自大的人才做得出来。——



“这伙人没有像其他远道来客那样拜访我。我猜那一定是今年夏天来到冰岛的‘大胆’贝格。他是住在维地谷内玻尔格的‘大力士’芬博基的外甥，他强壮而固执。”

索尔斯坦恩的猜测果然不错。

芬博基热情地欢迎贝格到玻尔格来，并向他打听消息。贝格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芬博基。芬博基问他是否已经拜访了英吉蒙德的儿子索尔斯坦恩，贝格说还没有，但曾看见他骑马从草垛旁经过。芬博基说通常应该先去拜访索尔斯坦恩并向他讲述自己的见闻。

贝格说他可不愿这样自贬身份，“因为我的事与他毫不相干。”

32

有一个叫做索尔格里姆的人住在维地谷的小玻尔格。他同斯基迪的女儿索尔比约恩定了婚。索尔格里姆邀请芬博基和贝格参加婚礼；他们说一定会前去助兴。婚宴将在斯基迪的庄园持续几天几夜。

随后索尔格里姆又去拜访了英吉蒙德的儿子们，并邀请他们参加婚礼——“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们不到场，婚礼就会黯然失色。”

英吉蒙德兄弟答应赴宴。

婚礼之日，天气十分恶劣，瓦特恩峡谷萨河很难通行。情况对维地谷的人十分不利，芬博基和贝格只好把马暂时寄放在家住河边的一农民那里。河道中央是畅通的，但沿岸却有大块的浮冰。

贝格说：“我来背大家过河。”说完便开始行动。他的举动让



人们领教了他过人的体力。

由于天气寒冷，他身上的衣服都结了冰。斯基迪和许多来宾都赶去欢迎远道的客人，其中就有索尔斯坦恩和他的弟弟们。人们生起火堆把衣服上的冰烤化，索尔斯坦恩忙着四处招呼客人,以尽地主之谊。他帮大家把衣服烤干,对人十分体贴周到。

芬博基走进屋子坐在索尔斯坦恩对面的家长位子上，随后贝格穿着长袍和兽皮大氅也走了进来。由于衣服全都结冰而变得又冷又硬，他穿在身上好似一个庞然大物。他向火堆走去想把衣服烤干。

经过索尔斯坦恩身边时，他说："你这家伙，快给我让地方。"

他用力撞了一下,以至于索尔斯坦恩失去平衡,险些掉到了火堆里。

尤库尔见此情景十分愤怒。他手握宝剑跳起来,冲向贝格,用剑柄把他打趴在地并且嚷道:"你这个无赖，要干什么？连瓦特恩峡谷的戈狄都敢冒犯！"

贝格也一跃而起,拔刀相向。人们急忙赶来劝解。但由于贝格蛮横无理,两人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最终他们被人强行分开了。

索尔斯坦恩说:"我弟弟尤库尔做事莽撞,又给大家惹麻烦了。我愿意给贝格一个令他满意的补偿。"

贝格说他并不缺钱，还说他要找机会报复。尤库尔说如果他们再次交手，一定会让贝格吃更多的苦头。斯基迪要求芬博基及其手下人马上离开，不愿再和他们有任何交往。索尔斯坦



恩说，中断婚宴是不妥当的，“我们兄弟会带着家人骑马前往马斯塔迪尔。”说完他们便动身了。

33 贝格提议召开议事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控告英吉蒙德兄弟。人们纷纷赶来参加大会，试图找到解决争端的办法。

贝格说他不会接受任何钱财作为补偿。只有尤库尔答应从三块拱形草皮下钻过去，他才会罢手——当时人们常用这种钻草皮的方法来惩治有罪之人。“这样就可以表示他对我的谦恭。”

尤库尔说想让他奴颜婢膝，除非魔鬼附身。

但索尔斯坦恩认为这个提议值得考虑，“我来钻草皮，”他说。

贝格说这样他们就扯平了。

第一道拱门有齐肩高，第二道刚好及腰，第三道刚刚过膝。索尔斯坦恩弓身钻进了第一道拱门。

见此情景贝格说：“我终于使瓦特恩峡谷的头面人物像猪一样俯首贴耳了。”

索尔斯坦恩说：“你不该说这种话，你的污言秽语使我决定不再钻了。”

芬博基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的妥协不足以洗刷贝格在尤库尔那儿所受的耻辱。在你们瓦特恩峡谷谷人看来，其他一切与你们相比都无足轻重。但我要求和你决斗，索尔斯坦恩。一周后在我庄园附近那个小岛上的草堆旁会面。”

贝格说：“尤库尔，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也要在芬博

基指定的时间与你决斗，到时你们霍夫的人就要跪地求饶了。”

尤库尔说：“听听这个混蛋说些什么！竟敢把自己同我们相提并论，还不自量力要和我决斗。我看对付你们两个鼠流之辈，我一个人就够了。我不希望我的兄长索尔斯坦恩卷入此事。芬博基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如果同他交手，索尔斯坦恩就可能受到伤害。那将是很糟糕的事。至于我们两个，就不必客气了。贝格，你这条恶狗，方才我刚一出手，你就被吓倒了。如果你还有点男人的骨气，就不要爽约。决斗之日，谁若不到场，就给他竖一根诅咒柱——咒他遭受上天的惩罚，不能与善良的人交往；不但被所有的人当作懦夫，还要承担毁约的骂名。”

随后双方分道扬镳，各自回家。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地区。决斗之日正是索尔斯坦恩每年秋天在霍夫设宴的时间。

有一个叫做海尔嘉的妇人，随贝格一同来到冰岛，是他的情妇。她身高体大，引人注目；不但能预测未来，还善用法术。

她对贝格说：“情况对你和你的亲戚十分不利。你们竟想同英吉蒙德兄弟较量，这绝对不行。因为索尔斯坦恩足智多谋，又总有好运相助。而尤库尔更是名不虚传，在北方地区无人能敌。尽管你本人也并非等闲之辈，但绝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你还想同他比试，只能是自取其辱。”

贝格回答说：“尤库尔出言不逊，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海尔嘉说：“你这个蠢东西，到时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还是让我设法阻止这场决斗吧！”

“怎么总是你说了算！”贝格说。

芬博基对他们的争论一无所知。



34 据说，在决斗的前一天早晨，下起了鹅毛大雪。天气十分寒冷，无人敢冒险出行，可很早就有人来到霍夫庄园敲门。索尔斯坦恩去开门，原来是弟弟尤库尔。

他问道："索尔斯坦恩，准备好了吗？"

索尔斯坦恩说："天气这么恶劣，你还执意要去吗？"

尤库尔说当然要去。

索尔斯坦恩又说："先进来吧，弟弟，等等看天气是否会有好转。"

尤库尔说他不想进屋，那样落在身上的雪就要化了。"即使你改变了主意，我一个人也要去，"他说。

索尔斯坦恩说："我并不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绝不会自己留下来而让你一个人去，等我一会儿！"

说完索尔斯坦恩进屋去做出发的准备。他请求赴宴的客人留在庄园，待天气彻底好转再离开。他嘱咐妻子和儿子们好好款待客人。之后两兄弟便一起动身了。

索尔斯坦恩问："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尤库尔说："你向我征求意见，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每到关键时刻，我反而提不出什么建议。不过这一次我还是有些想法的。我们先去安登菲尔找弟弟索里尔，他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的。"

于是他们便向安登菲尔的方向行进。在晚上来到了尤库尔的朋友法克西－布伦德的家。他们留在那儿过夜。布伦德有一匹长着彩色鬃毛的马，叫弗雷法克西。他十分喜爱这匹马，将它视作宝贝。这匹马随主人征战时，十分勇敢。在其他方面，也毫不逊色。很多人都相信，对这匹叫做法克西的马，布伦德有着特

殊的虔诚感情。第二天早晨,又是风雪交加,而且情况更糟。尽管天气没有丝毫好转，兄弟俩还是坚持要上路。布伦德先把兽皮铺在雪橇上,然后又把法克西牵来套上,并说只要坐在雪橇上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尤库尔说:“索尔斯坦恩和索里尔坐到雪橇上去，我和布伦德在前面领路。”

那天很早他们就到了草垛旁,但那儿空无一人。那天早晨,芬博基对贝格说:“你认为尤库尔已经到达决斗地点了吗？”

贝格说:“我看不会,这种天气没人会出门。”

芬博基说:“如果他还未到，就不是我所了解的尤库尔了。当初如果没有那样过份地对待他就好了。现在就不必再次遭受羞辱了。”

“你明白得太晚了,”海尔嘉说,“情况会越来越糟的。”

“你认为尤库尔已经来了吗？”贝格问。

“我才不想这事呢，”她说，“但我坚信无论如何你们两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谈话结束了,但他们谁也没有出门。

英吉蒙德兄弟一直等到下午也未见人影。于是尤库尔和法克西布伦德就来到围栏旁边的羊圈里。他们在那儿拿了一根木桩,把它竖在草垛旁的地里。羊圈里还有几匹马在躲避风雪。尤库尔在木桩的一头刻出一个人头的形状，还用当地文字在上面写了前面提到的咒语。他还杀了一匹母马并从胸部剖开，随后把马穿在木桩上，让马头对着玻尔格的方向。做完这一切他们便返回了法克西－布伦德的庄园，并在那儿过夜。整个晚上大家都很兴奋。



尤库尔说:"索尔斯坦恩,一直以来你都比我更受欢迎,也拥有更多的朋友。但事实证明,我的朋友毫不逊色,我认为法克西-布伦德值得我们引以为荣。"

"布伦德的确表现得十分勇敢,"索尔斯坦恩说。

布伦德说:"尤库尔这样的人十分难得,帮助他是应该的。"

布伦德和尤库尔都认为这两天的反常天气是玻尔格的海尔嘉作法所致。之后,英吉蒙德兄弟便回家了。众人相见都十分高兴。玻尔格的人再次遭到羞辱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了。

35 此后不久,芬博基和贝格在维地谷聚集了三十多人,海尔嘉问他们打算干什么。芬博基说他们要出发去瓦特恩峡谷。

海尔嘉说:"你们一定是想找英吉蒙德兄弟报仇吧!但依我看,再次同他们作对结果只能更糟。"

"我们已无路可退,只能冒一次险了,"芬博基说。

海尔嘉又说:"不听劝就去吧!你们走得这么仓促,用不了多久就会铩羽而归。"

消息很快传到霍夫的索尔斯坦恩耳中。他派人送信把弟弟们都召集到自己的庄园,然后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大家一致决定立即召集人马。在芬博基和他的手下从维地谷出发的那一天,已有六十多人集结在霍夫庄园。其中有马斯塔迪尔的马尔,坎恩斯内的埃约尔夫以及众多亲朋好友。

很快大家就注意到芬博基的人马逼近了。

索尔斯坦恩说:"我们还是上马去迎战他们吧,我不想让他们践踏我的领地。"

于是大家纷纷纵身上马。

尤库尔说："让我们冲过去打它个措手不及。"

索尔斯坦恩说："我们不要卤莽行事。让我代表大家去问问他们为何到此，也许根本就没有交手的必要。当然，我知道你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尤库尔回答说："我早就料到你不会一直让我的意见占上风。"

"兄弟，"索尔斯坦恩说，"上次我们采纳了你的建议，一切都很顺利，但这次就没这个必要了。"

芬博基对他的手下说："有为数不少的人正从霍夫骑马向我们赶来。看来的确没有什么事能使索尔斯坦恩惊慌失措。现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差强人意的选择——要么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上马回家，尽管这会使我们丢尽脸面；要么就同他们拼死一战，但在我看来，这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但十分危险，而且胜算不大。"

"是该冒险的时候了，"贝格嚷道，"我们应该勇敢地去面对他们。"

芬博基说："我们先下来把马拴好，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要走散。"

索尔斯坦恩的人见此也纷纷下马，并把马拴住。

索尔斯坦恩说："我们去会一会他们吧，让我来交涉。"

随即他大声问道："谁是你们这伙人的头儿？"

芬博基说他是头儿。

"你们到此来做什么？"

"常有些小事要到这一带来办，"芬博基说。

索尔斯坦恩说："我知道你们在离家之际就已筹划好，此行是来寻找我们兄弟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尽管与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些出入。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切都好。芬博基，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尽管这并不是因为剥夺你的选择权而有什么不妥——要么原路返回玻尔格，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要么让我们倾尽各自的人力、物力来决一死战。尽管你身高力大也无济于事。到时你就会明白你的下场如何。决战之后，你必须离开维地谷，并永远不得在斯卡加湾的尤库萨河与赫卢塔河之间居住，还要记住永远不许同我们兄弟几个作对。至于你，贝格，对我们一直怀有极大的敌意。你刚刚到达这个地区，就十分放肆地在我的草地上喂马。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小气的人，对此会十分恼怒。至于我弟弟尤库尔用剑把你击倒一事，你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当时我们曾提出补偿，但遭到了你的拒绝。此外，你也同样不得进入芬博基居住的地方。那样你们俩就会记住同英吉蒙德兄弟作对的下场了。尽快做选择吧！"

尤库尔手持宝剑站在索尔斯坦恩身边，随时待命。事已至此，贝格、芬博基及其手下纷纷向自己的马走去。他们骑上马一刻不停地赶回了玻尔格，海尔嘉正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她问情况怎样，他们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海尔嘉说："在你们看来或许如此，可一旦人们知道你们两个被当作罪人，从这片地区驱逐出去之后，他们可不会这样看，这回你们注定要倒霉。"

英吉蒙德兄弟骑马回到了霍夫，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属地。索尔斯坦恩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件事上，他再次维护了自己的荣誉。到了春天，芬博基卖掉了他在玻尔格的土地，向

北迁移到特莱克雷斯维克的苏尔特兰德尔，并在那儿定居下来。不久贝格也走了。至于他以后的命运如何，这篇萨迦再未提及。至此，芬博基、贝格同英吉蒙德兄弟间的纠葛也就结束了。

36 据说，一年夏天有两姐妹索莱和格罗阿乘船来到了赫卢塔湾。整个冬天她们都住在霍夫的索尔斯坦恩家中。到了春天，她们请索尔斯坦恩为她们找一处可以长久居住的地方。在索尔斯坦恩的帮助下，索莱买了一块地，在那儿安顿下来。索尔斯坦恩又在附近帮格罗阿置房买地。索尔斯坦恩被格罗阿的巫术迷住了，遭到妻子苏里德的责备与不满。格罗阿买来一些麦芽酒，准备宴请英吉蒙德兄弟，这样就不会有人认为她们姐妹无足轻重了。格罗阿还邀请了马斯塔迪尔的马尔和许多当地人。

在索尔斯坦恩预定出发之日的前三天的夜里，他梦见生前曾照顾过他们家人的老妇人来到他面前，告诉他不要去赴宴，他说自己已经答应要去了。

老妇人说："在我看来，这不是明智之举，此行会给你带来灾祸的。"

连续三夜老妇人都出现在索尔斯坦恩的梦里，极力劝阻他不要去。

瓦特恩峡谷的人有一种习惯。每当索尔斯坦恩要出行的时候，在出发之日，所有同行的人都要先到霍夫集合。那天，尤库尔、索里尔同其他准备赴宴的人一起来到了霍夫。索尔斯坦恩说自己感觉不舒服，让他们都回去。于是大家又都纷纷返回去了。



那天下午太阳落山之际，一个牧羊人注意到格罗阿走了出来，向屋后走去，边走边说道："英吉蒙德兄弟好运不断，真是天意难违呀！"

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山峰，然后拿出一块包着许多金子的头巾不停挥动，说道："让命中注定的一切都发生吧！"

说完她走进屋子，把门关上。紧接着山上岩石塌落，将房屋吞没了，里面的人无一幸免。消息传开后，英吉蒙德兄弟将索莱从当地驱逐出去。而格罗阿住过的屋子似乎总是闹鬼，此后再也无人愿意在那儿居住了。

37

坎恩萨的索尔格里姆同他的情妇生了一个儿子叫内莱德。他的妻子坚持要将孩子置于死地。英吉蒙德兄弟常常相互拜访，关系十分融洽。一次，索尔斯坦恩去看望他的弟弟索里尔，返回时索里尔一直把他送上大路。索尔斯坦恩问索里尔，他认为谁是兄弟们的头儿。

索里尔说："毫无疑问，你见多识广，是我们中间最出色的。"

索尔斯坦恩说："尤库尔是最勇敢的。"

索里尔说，自己是兄弟中最平庸的，"我常常身不由己，被一种狂躁情绪所控制，我希望你能帮我克服这个毛病。"

"我来此是因为听人说，我们的亲戚索尔格里姆在妻子的指使下，把他和情妇的孩子丢弃了，这实在是天理难容。至于你性情急躁，异于常人，我也觉得十分遗憾。"

索里尔说他愿意不惜一切来根除这个毛病。

索尔斯坦恩说自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找到补救的办法。

"但你打算用什么作为回报呢?"

索里尔说:"什么都行。"

索尔斯坦恩说:"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我的儿子取代你的戈多尔德。"

索里尔同意了。

索尔斯坦恩又说:"我将祈求造物主让你远离困扰,因为我相信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作为回报,我们应该收留那个孩子并把他抚养成人,以后造物主自会赐福于他。"

于是他们跳上马,一路疾行来到藏匿孩子的地方。这是索里尔的奴隶在坎恩萨发现了这个孩子后告诉他们的。他们看到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正用小手去抓蒙在脸上的布。他们抱起孩子匆匆赶回索里尔的家。索里尔把孩子养大,并给他起名叫索尔凯尔·斯科莱彻①,而他自己也再未受到狂躁情绪的困扰。就这样索尔斯坦恩得到了戈多尔德的位置。

奥拉夫在豪卡格尔居住,而奥托住在格里姆斯通加。他娶了奥拉夫的女儿阿斯迪丝为妻,于是在议事庭会议上,他们二人共用一个座位。索尔斯坦恩的儿子们渐渐长大了,都很有作为。古德布伦德高大强壮,而英戈尔夫威武英俊,出类拔萃。

在一次秋季大会上,人们组织了一场游戏,英戈尔夫也参加了这场游戏,并再次大展身手。一次他奔跑追球时,球恰巧被踢到奥托的女儿瓦尔盖尔德身边。她的斗篷滑落到球上,于是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会儿。英戈尔夫觉得瓦尔盖尔德十分美丽出众,此后每天他都来和她交谈。这次活动结束后,他还是不断地

① "斯科莱彻"一词意为"抓",指他们发现孩子时,他正用小手抓蒙在脸上的布。



去看望她。

奥托对此十分不满。他对英戈尔夫说，请他不要再做这种使双方都很难堪的事了,还说他愿意把女儿体面地嫁给他,但绝不允许他这样卑鄙地欺骗她的感情。英戈尔夫说只要自己觉得合适,他还会照来不误,并说这样做并未玷辱奥托的名声。于是奥托只好去找索尔斯坦恩请他干预此事，使英戈尔夫不再一意孤行。索尔斯坦恩答应了。他对英戈尔夫说:“你为什么执意要羞辱奥托和他的女儿呢?你做得很不对。如果你不思悔改,双方就会产生不和。”

这之后英戈尔夫不再去奥托家拜访了，但他写了不少情诗献给瓦尔盖尔德,还大声背诵出来。奥托又去见索尔斯坦恩,说自己无法忍受英戈尔夫的诗作,“我认为你应该及时纠正这种作法。”

索尔斯坦恩说，他也不喜欢这些诗，“而且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毫无效果。”

奥托说:“要么你替英戈尔夫做出补偿，要么允许我们把他送交议事庭处理。”

“我劝你不要再对此事念念不忘了,”索尔斯坦恩说,“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控告他。”

于是奥托来到霍夫通告英戈尔夫参加大会，并准备在会上对付他。

尤库尔听说此事十分愤怒,说如果他的亲戚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当作罪人，那将是奇耻大辱，还说索尔斯坦恩的确是上了年纪，“尽管我们不熟悉法规，但我们可以用武力使判决无效。”

到了召开春季大会的时候，英戈尔夫请求索尔斯坦恩给他提些建议,否则他将用斧头劈开奥托的头。

索尔斯坦恩说:“我想让你现在就接任戈多尔德的职位并从中获益。”英戈尔夫同意了。

当大会对这起争端进行决断时，英戈尔夫和尤库尔赶到了。他们用武力使会议无法进展下去,事情只好不了了之了。

38 不久之后,索尔斯坦恩因病去世。尽管人们总是先谈到他的死,但实际上尤库尔是兄弟中最先亡故的。活得最长的是索里尔。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养子索尔凯尔－斯科莱彻已经三岁了，这以后索尔凯尔又被索罗姆家收养。人们不相信有谁能取代索尔斯坦恩和他兄弟们的地位，但认为索尔斯坦恩的儿子们很好地继承了父亲的风范。

英戈尔夫在女人眼中极具魅力,有诗为证:

> 所有成年的姑娘
> 都渴望与英戈尔夫相伴;
> 而无限的忧愁
> 笼罩在少女的心头。

兄弟俩分割了遗产,英戈尔夫住在霍夫,而古德布伦德住在古德布伦德斯塔迪尔。英戈尔夫娶了哈尔迪丝为妻，她是住在豪卡格尔的奥拉夫的女儿,奥托之妻阿斯迪丝的妹妹,而阿斯迪丝是瓦尔盖尔德和烦恼诗人哈尔弗里德之母。英戈尔夫总是在去参加大会或返家的路上与瓦尔盖尔德见面，瓦尔盖尔德还为



他缝制了精美的衣服。奥托十分生气。

39 英吉蒙德之子索尔斯坦恩去世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奥托参加完议事庭大会，骑马穿过布莱斯克荒原时，遇见一个来自东部湾的名叫索里尔的人。据他说他是因为一桩因女人而起的争端遭到驱逐的。他希望奥托能够收留自己。奥托表示可以帮助他，但有一条件——“如果你愿意替我办件事。”

那人问是什么事。

奥托回答说：“我想派你到北部的瓦特恩峡谷去见英戈尔夫，那样你就可以设法杀死他或者他的兄弟。如果这一次他们不再走运，而一切又都顺利的话，杀死他们并非不可能。如果你愿意去，我就会帮助你。”

那人说，他完全能够胜任，“因为我并不缺少勇气。”

于是他随奥托回到家并同他达成协议：他去杀死英戈尔夫——或者古德布伦德，如果接近他更容易的话——而奥托负责帮助他逃到国外。

随后他出发前往北部的瓦特恩峡谷并顺利到达了霍夫。他在那儿过了一夜，请求英戈尔夫招待他，并说自己是个被驱逐的人。英戈尔夫说他不需要外地人，因为这种人很容易就能找到。他让那人马上离开，并说自己不喜欢他那副模样。

索里尔离开霍夫又去找古德布伦德，古德布伦德收留了他。索里尔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早晨，古德布伦德让他为自己准备一匹马，说完就走出了屋子。索里尔悄悄跟在他的后面，当他低头过门槛时，索里尔挥起斧子向他砍去。布伦德听到斧子带着风声向自己打来，他闪身跳到了门外，斧子打在了房梁

上,并牢牢地嵌在里面。索里尔仓惶逃出了院子,古德布伦德在后面紧追不舍。索里尔跳过河沟,直挺挺地摔倒在地。古德布伦德用力把剑向他投去,正扎在他的肚子上。在此之前,索里尔已把马缰绳系在了自己身上,这会儿绳圈恰好被飞剑击中。古德布伦德跳过河沟向索里尔跑去,但那时他已经死了。布伦德从他躺的地方抓起几把土扬在他的身上。布伦德的佩剑上面留下一些凹痕,其中一个有手指那么大。此后这把剑打磨得更加锋利,成为兵器中的上品。

古德布伦德找到英戈尔夫,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并说这一切都是奥托幕后指使的,所以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以防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英戈尔夫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兄弟俩骑马来到南部的博尔加湾向奥托质问此事,但他矢口否认。由于当时有许多人在场,他们无法将奥托抓走。

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由奥托赔付英戈尔夫兄弟一百银币,而索里尔的死不予补偿。协议还规定如果英戈尔夫没有古德布伦德的陪同就擅自拜访瓦尔盖尔德,奥托就可以不必顾忌法律而将他处死。

英戈尔夫说:"你要好自为之,奥托。如果再有类似的不怀好意的举动,你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你若施展诡计只能自作自受。"

他接着说,许多人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奥托就曾多次冒犯过他们。之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有一个叫做斯瓦尔特的人驾船来到了门萨克斯瑞。他系赫布里底血统,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家伙。他没有多少



朋友也不太受人欢迎。他到达时，他的船已经受到了严重损害。但人们知道了他的为人之后，没有谁愿意帮助他。他在当地四处求助，最后来到了奥托家。他请求奥托把自己留下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奥托说:"我觉得你受到了怠慢。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竟然得不到任何款待。我愿意对你表示欢迎，因为你绝不是无足轻重之人，而且我相信你的力量可以为我所用。"

斯瓦尔特说，为奥托效力是值得的。他事实上并不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斯瓦尔特在奥托家住了不久，他的恩主就对他说:"我想派你去北面瓦特恩峡谷的霍夫庄园，有一个叫做英戈尔夫的人住在那里。他是我的仇人，让我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却得不到任何补偿。尽管他才智出众，我相信在我的安排下你完全有机会为我雪耻报仇。因为我很看好你。"

斯瓦尔特说他也曾去过一些人们对事物持不同看法的地方，他相信不会辜负奥托的重托。因为在多年的海上劫掠生涯中，他总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在赫维塔湾有一艘船闲置不用。斯瓦尔特和奥托达成了如下协议——斯瓦尔特应设法砍掉英戈尔夫的手或脚，如果无法得手就把古德布伦德杀掉。而奥托应为斯瓦尔特提供住处，帮他过冬，然后再帮助他离开冰岛。如果不能成功，斯瓦尔特只能自谋生计。但如果他不辱使命，则可以继续住在奥托的庄园。

奥托从船上挑选了一些货物并把它们交给斯瓦尔特保管。他安排一些人与斯瓦尔特同去，还准备了两匹马。他向斯瓦尔特详细讲述了霍夫庄园的情况，并且告诉他往返的最佳路线。

斯瓦尔特骑马来到赫瓦恩谷，在那儿他把货物卸下马，查看了一番。那两匹马跑到一边去吃草。天还很早，斯瓦尔特就徒步来到了霍夫。英戈尔夫正在屋外制作长矛。斯瓦尔特上前同他打招呼，说自己在旅行中遇到了麻烦——两匹马在荒地上跑失了，可货物还堆在那儿，有一只箱子和一条皮袋子。他请求英戈尔夫集合一些人和自己一同去寻找丢失的马匹或者帮助他把货物运到英戈尔夫的住处。他说他想去北部的鲍佳湾，并说自己几年前曾在赫拉弗那格住过。

英戈尔夫说这么早庄园附近没有什么人——“而且我也根本不想和你一起去。你最好马上走开。”

“那么请你陪我走到大路，指给我下一个庄园的方向。”于是英戈尔夫便随他一起向大路走去。但冥冥中似乎有某种预兆使得英戈尔夫对斯瓦尔特十分戒备，因为他总想走在后面。英戈尔夫携带佩剑，手握一根宽头长矛，矛杆上包着铁皮。

斯瓦尔特再次请求英戈尔夫收留自己，并说他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带来的货物——“你是一个声名远扬的人，应该善待远方的来客，尤其是那些有钱交付伙食费的人。”

英戈尔夫说：“我没有收留陌生人的习惯。他们会带来许多麻烦。你神情阴悒，看来也不是个善主。”

说完他把斯瓦尔特匆匆送离了这片地区，并说自己不想和他讨价还价，然后便掉头回家了。

斯瓦尔特离开霍夫来到了古德布伦德的家并编造了同样的遭遇。

古德布伦德说：“你们这些外地人从未给人带来过什么好处。不过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货物运到这里，之后我还可以为你



安排食宿。”

于是他们去找到了货物，本来他们以为马已经跑掉了，但没有想到很快就发现了它们。古德布伦德让人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庄园，并且收留了斯瓦尔特。

英戈尔夫听说此事后找到他弟弟，并对他说他同斯瓦尔特的交往实在是冒险之举——“我希望他会离开此地。”

古德布伦德说，他相信此人对他并无恶意，还说自他来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加害自己。

英戈尔夫说：“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个家伙看起来像是受人雇佣来谋害我们性命的，他无疑是个祸根。我不想让他留在你身边，因为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我觉得他十分邪恶，况且我认为三思而后行胜过事后反悔。”

但事情并未如英戈尔夫所愿，斯瓦尔特还是留下来过了冬天。春夏之交，古德布伦德举家迁往夏季牧场。出发之际，家中的女主人被安排单独骑一匹马，而古德布伦德则和斯瓦尔特同骑一匹马，斯瓦尔特坐在后面。当他们来到一处现今被称作斯瓦尔特菲尔的沼泽地时，他们胯下的马不堪重负陷进了泥沼。古德布伦德让斯瓦尔特从后面滑下马背，他同意了。当他看到古德布伦德并未注意自己时，就把长矛对准了他。

见此情景，女主人喊道：“小心那个狗东西！他要害你。”

话音未落，斯瓦尔特已用长矛将古德布伦德刺穿——从腋下直刺入身体。古德布伦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抽出佩剑向斯瓦尔特刺去，利剑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腹部。

女主人到达牧场后宣告了两人的死讯。众人都认为这是凶信。英戈尔夫得知消息后叹息着说，事情果然像他所担心的那

样发生了。他准备在“庭”的大会上控告奥托图谋杀害他和他的弟弟。人们来到大会后，商定了赔偿条件，尽管英戈尔夫并不十分情愿。但是由于许多善良人的劝说，也由于英戈尔夫一直没有遵守他同奥托达成的关于禁止他拜访瓦尔盖尔德的协议，他最终接受了和解的条件——奥托因谋害古德布伦德需偿付三百银币，对英戈尔夫违反约定拜访瓦尔盖尔德之事不再追究。

就此英戈尔夫与奥托取得了和解，之后他们各自回家。英戈尔夫同妻子生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做苏尔特和霍格尼。他们都很有出息，英戈尔夫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头领。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父亲的风范，令人肃然起敬。这个时期豪卡格尔的奥拉夫已经日益衰老了。

41

当时，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有许多强盗恶人四处出没，以至于人们无法安生。一天晚上，这些人从豪卡格尔偷走了大量食物，因为那儿各种物品应有尽有。奥拉夫找到英戈尔夫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英戈尔夫准备带十四个人一同出发。奥拉夫告诉他要加倍小心，并说与食物的下落相比，自己更关心他是否能够安然返回。英戈尔夫一行骑马向南穿过荒地，一路上大家谈论着奥拉夫家被盗之事。窃贼一共偷走了价值一千五百埃拉的物品。

英戈尔夫和他的手下人发现了窃贼的足迹便循迹追去，但后来足迹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延伸出去，令他们不知何去何从。于是全部人马分成两队，一队八人，另一队七人。他们分头寻找了很长时间。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几个牧羊人住的草棚。他们走过去，看到一个草棚旁有十八匹马。于是大家一致认定这里



就是窃贼藏身之处。他们认为最好的对策就是尽快去寻找同伙。

英戈尔夫说，从某些方面看这样做并非明智之举，“因为那样窃贼们就可能跑到离此不远的山洞躲起来。他们一旦得逞就会安然无恙；而我们此行将无功而返——此外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的人到底在哪儿。”

说完英戈尔夫跳下马，跑到附近的一座山谷里捡来两块扁平的石头。他把一块绑缚在胸前，另一块系在肩头以此来保护自己。随后他手握家传宝剑冲进了草棚。草棚有两个门，但英戈尔夫身边只有一人相助。同伴建议英戈尔夫设法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其他同伴。英戈尔夫让他去找人，自己留下来守门。

同伴说他不会离开英戈尔夫的——“因为我觉得你这里急需帮手。”

英戈尔夫想要马上攻打草棚，他让同伴紧随其后。他刚进门窃贼们就向他扑了过来，但他绑在身上的石块挡开了敌人的攻击。

盗贼们又从四面围攻英戈尔夫，但他勇敢镇定，以一当十。接着他举剑反击。剑的一端正落在他身后那个人的头上，使他即刻毙命。同时站在英戈尔夫前面的人也倒在了剑锋下面。这样，英戈尔夫一剑就结果了两个人的性命。双方打得十分激烈。到战斗结束时，英戈尔夫已杀死了五个盗贼。但他的同伴也被对方打倒在地。之后他们设法从草棚中冲了出来，但英戈尔夫受了重伤。他的人都向这边聚拢过来，盗贼们仓惶逃走了。英戈尔夫的人夺取了他们的赃物，系在自己的马背上。随后他们掉头向北，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那年冬天英戈尔夫一直因伤卧床，后来伤势略有好转。但到了春天，随着天气逐渐变暖，伤口再次恶化，很快就到了生命垂危的阶段。临死前，英戈尔夫请求不要把自己葬在家族墓地所在的山上，并且说如果他的墓靠近大路，瓦特恩峡谷的姑娘们就会更好地记住他，说完他就死去了。他安葬的地方现在被称作英戈尔夫之丘。所有的人都为英戈尔夫的死感到悲伤。在他父亲死后的十二年里，他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尊重。奥托终于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斯塔弗霍特人。

英戈尔夫之死使瓦特恩峡谷谷人失去了自己的头领。英戈尔夫的两个儿子又因年幼无法继承父位。人们设法寻求解决之道。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继承人尚未成年，就由"庭"的成员中最有能力的担任戈狄①的职位。

42

索尔格里姆之子索尔凯尔·斯科莱彻长得又高又结实。上述事件发生时他正好十二岁。索尔格里姆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但索尔凯尔比他的嫡生子们勇敢得多。赫尔瓦特的索尔凯尔·西尔弗是一个经常改头换面的人。他善用法术，而且十分富有，但身边没有朋友，许多人都不喜欢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

就在选举戈狄的大会即将在坎恩萨召开的那一天，索尔凯尔·西尔弗的妻子对他说："你今天有何打算？"

索尔凯尔回答说："我要去参加大会。等今晚回来时，我就

① 戈狄本意为神圣的人，此处意为首领。



是瓦特恩峡谷的新任戈狄了。”

“我不希望你抱着这种想法去参加大会，”他妻子说，“因为这种好事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况且你也的确不胜任。”

索尔凯尔说：“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尊重你的意见，但这件事不行。”

克拉卡-乌尔姆和老英吉蒙德的孙子——坎恩萨的索尔格里姆也打算参加大会。由于同瓦特恩峡谷谷人的亲戚关系，索尔格里姆被认为是头领的最佳人选。但最终结果还要由抽签决定，因为其他人也都认为自己很胜任。大会定于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在位于福赛鲁谷内的克拉卡-乌尔姆的庄园里举行。

大会前一天晚上，索尔凯尔·西尔弗做了一个梦，醒来后他告诉妻子西格内，他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红色的马在瓦特恩峡谷疾驰，“这意味着某种红色的东西正在前方燃烧，我想这是个吉兆，预示着我会获得荣耀。”

西格内说，她不这样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凶梦，”她说，这匹马叫做梦魇，一匹母马就是一个人死后的灵魂，红色预示着要发生血战，“如果你执意谋求戈多尔德的位置，就有可能在大会上被人杀死，因为许多人会因此对你心生嫉恨。”

索尔凯尔对妻子的话不以为然。他开始为出发准备衣服和武器，因为他是一个喜欢浮华的人。他在最后一刻才到达会场。

索尔格里姆很早就到了。他坐在乌尔姆旁边的主位上。此前他从未承认他是索尔凯尔·斯科莱彻的父亲。索尔凯尔正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地上嬉戏，他长得又高又结实，十分英俊。后来他在索尔格里姆面前停下来，久久地凝视着他和他手中的一把

小斧子。索尔格里姆问这个女奴的儿子为什么总盯着他看。索尔凯尔说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值得激动的。

索尔格里姆说:"看得出你很喜欢这把斧子。如果我把它送给你,并且承认与你的亲戚关系,你准备怎么回报我?"

索尔凯尔请他讲出交换条件。

索尔格里姆说:"你必须用这把斧子劈开西尔弗的头,使他永远无法成为瓦特恩峡谷的戈狄。那样你就可以证实自己无愧于瓦特恩峡谷谷人的血统了。"

索尔凯尔接受了他的条件。索尔格里姆让他同其他的孩子一起尽量做出顽劣的举动。西尔弗一直双腿交叠手托下巴坐在那里。索尔凯尔冲到外面的泥地里,然后返回来用西尔弗的衣服擦拭身上的污泥,看看他是否动怒。

这时人们已开始讨论戈狄的人选。但大家各抒己见,无法达成共识。于是把所有的签都放在一小块布里让人们依次抽取。由于西尔弗施用了法术,他的手气特别好。于是索尔格里姆离开众人,在门口找到索尔凯尔·斯科莱彻和那些孩子。

索尔格里姆说:"我想让你现在就付给我斧子钱。"

索尔凯尔说:"我渴望拥有这把斧子,我现在就全部付清。但你不能指望按照你说的方式来付。"

索尔格里姆回答说:"除了钱物,你还可以用其他方式酬谢我。"

索尔凯尔说:"你想让我现在就去杀死西尔弗吗?"

"是的,"索尔格里姆说。

这时西尔弗已经抽中了戈狄的签。

索尔凯尔·斯科莱彻走进大屋,粗鲁地从西尔弗身边擦过,

并且踩了他一脚。西尔弗抬腿把他踢开并骂他是下贱胚。索尔凯尔纵身跳到紧邻西尔弗的位子上，用斧子击中了他的头。西尔弗即刻倒地身亡。索尔凯尔说自己没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想要的斧子。

索尔格里姆说，他知道索尔凯尔一直为自己的身世深感烦恼，"你觉得无法忍受。但现在你已经证明自己无愧于瓦特恩峡谷谷人的身份。我愿意承认我们的父子关系。"

之后，索尔格里姆接任戈狄一职，被称作坎恩萨的"戈狄"。因西尔弗被杀引起的纠纷得到了和解，因为他的儿子当时还都未成年。索尔凯尔随父亲一起回到坎恩萨的家中。他请求父亲允许自己到国外去。他很想知道是否能遇见他们的亲戚——赫洛德维之子雅尔西古尔德。索尔格里姆说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43 有一个叫比约恩的挪威人拥有一艘船，准备出海远行。索尔凯尔·斯科莱彻便搭他的船离开了冰岛。他们到达了奥克尼群岛。当时西古尔德是岛上的雅尔。比约恩与他相熟，因此请求他款待自己和索尔凯尔，并称赞他是一个家世良好、值得交往的人，远比冰岛人高贵。雅尔表示愿意接待他们并询问了索尔凯尔的家世。索尔凯尔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他，但雅尔并未在意。之后雅尔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在雅尔的家人看来，索尔凯尔显得有些固执。他从不擅自走动，除非雅尔要去什么地方，他对雅尔十分忠诚。

到了春天，一次，雅尔的家人都离家去参加游戏。雅尔同少数随从留在后面。他说："索尔凯尔，你没有去参加游戏，看来你

比大多数人都更忠心耿耿。你曾提到过你的身世，现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于是索尔凯尔谈起了他的家人，雅尔听后说道：“你一定同我有亲戚关系，你应该早点让我知道。”

此后雅尔对他的敬意与日俱增。第二年夏天，雅尔打算外出劫掠。他问索尔凯尔是否愿意同去，索尔凯尔表示如果雅尔有意于此，他会欣然从命。

那年夏末他们四处出击。一次他们在苏格兰与人交战。返回船上后，雅尔询问少了多少人。查对人数后发现只有索尔凯尔一人不见了，来的时候他是在雅尔船上的。雅尔的手下人都说失去这种懒人不足为惜。但雅尔让他们立即分头去寻找。他们只好从命。最后他们在一块林间空地发现了索尔凯尔。他正在一株橡树旁与两个人激战。还有四个人已经被他杀死，倒在不远的地方。雅尔的人到达后，与索尔凯尔交手的那两个家伙匆匆逃掉了。雅尔问他因何迟迟不归。

索尔凯尔说：“我听见你命令大家离开船只向岸上进攻，但并未听说可以弃同伴于不顾，争先恐后地跑回船上。”

雅尔回答说：“孩子，你说得对，就应该这样，所有从旗标旁跑开的人都分不到战利品。”

雅尔又问倒在他旁边的那几个人是当地人还是自己人。

索尔凯尔说是当地人。

他告诉雅尔他恰巧从一座城堡下走过，“在我经过的地方，从墙上落下一些石块，我发现里面有数量可观的财宝。城堡里的人发现了我，便向我进攻。交战的结果你已经看到了。”

于是，雅尔当着众人的面表扬了索尔凯尔的勇敢。接着他



又问有多少财宝。索尔凯尔说值二十块银币。雅尔说应该全部归索尔凯尔所有。索尔凯尔说应全部献给雅尔，包括他自己的那一份。于是雅尔说那就由他们二人共有吧，其他人不得分享。

由于他的英勇表现，索尔凯尔得到了雅尔的尊重。他同雅尔一起度过了两个冬天。后来索尔凯尔想要返回冰岛，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雅尔。

雅尔说："我相信你一定会给你的家族带来荣誉。"

雅尔将他收作随从，送给他一把镶金的斧头和漂亮的衣服，并表示永远都会把他当作朋友。雅尔还赠给他一艘商船，让他任意装载货物。他还将一枚重达半马克的金戒指送给索尔格里姆，为内莱德赎取自由。他还以亲戚的身份送给内莱德一套华丽的服装。之后，索尔凯尔启航返家，旅程十分顺利。他将船驶进了赫纳瓦特索。坎恩萨的戈狄索尔格里姆骑马赶到船边，热情地欢迎儿子归来，并邀请他和自己同住，索尔凯尔同意了。如雅尔所愿，内莱德从索尔格里姆那儿获得了自由。不久之后，索尔格里姆患病去世。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的婚生子们继承了家产。

索罗姆是索尔格里姆之父克拉卡—乌尔姆的兄弟，而索尔格里姆又是索尔凯尔的父亲。索罗姆找到索尔凯尔，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索尔凯尔欣然接受了邀请。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好脾气的人。

44

有一个叫索尔吉尔斯的人居住在斯维纳瓦特，他和妻子生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索尔瓦尔德和乌尔姆常被人提起。索尔吉尔斯的弟弟有一个儿子叫格莱蒂尔，他的

母亲就是莫德罗维勒的“大力王”古德蒙德的妹妹。格莱蒂尔是一个喜好夸耀的轻浮之徒，他喋喋不休地四处拨弄是非，愚蠢自大而又仗势欺人。索尔吉尔斯和索尔瓦尔德父子二人来到克拉卡一乌尔姆的家向他的女儿西格里德求婚，他们如愿以偿。婚宴定在冬天于福赛鲁谷内举行。乌尔姆家中人手不多，却有许多差事要做：既要派人上山捕获猪、羊，又要兼顾其他活计。索尔凯尔提出和下人一起上山，乌尔姆对此十分高兴。于是索尔凯尔一行就出发了。由于猎物轻易不露头，他们进展十分缓慢。野猪似乎尤其难对付。索尔凯尔比谁都卖力，他不知疲倦地四处搜寻，并总是自愿负担别人不愿做的差事。

当大家准备食物时，索尔凯尔说：“我们宰只小猪吃好不好？”

说完索尔凯尔取来一只小猪准备宰杀后供大家食用。人们都说索尔凯尔帮了他们大忙，之后他们就出发回家了。

有一个叫做阿瓦尔迪的人与克拉卡－乌尔姆住在一起，他是英杰尔德的儿子。他自己经营农场，他的妻子希尔德操持家务。她是“狂人”埃温德的女儿。

婚礼举行前不久，格莱蒂尔从东部湾赶来。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和有关婚礼的安排。

格莱蒂尔说，他还听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就是索尔凯尔·斯科莱彻的山中之行以及他是如何被选中做牧猪人的。”

格莱蒂尔说他是个下贱胚，这样做很符合他作为女佣儿子的身份，又说他杀死的小猪头天夜里还在吃奶，吃完就躺到公猪旁边，“因为它像母猪一样感到了寒冷。”

索尔吉尔斯说：“你的玩笑粗俗而愚蠢。据说索尔凯尔表现



得十分得体，不论在山上还是其他地方。”

“我觉得这件事是他的耻辱，”格莱蒂尔说。

参加婚礼的人纷纷赶到了。

索尔凯尔对他的养父乌尔姆说：“让我来招待客人，我会随时听候吩咐和差遣。”

乌尔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提议。索尔凯尔将婚宴安排得井然有序，十分精彩。乌尔姆和他的家人坐在主位上，索尔吉尔斯和他的仆从则坐在对面较低的凳子上。索尔凯尔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态度也非常恭顺。斯维纳谷的人不停地嘲弄他，并说这次奴隶的儿子可大出风头了。索尔凯尔说他的热情服侍应该得到善意的回报和感激的言辞，而不是嘲弄或辱骂。

格莱蒂尔说，他的确多次作出不凡之举，“你当然可以为此洋洋自得，但不论你如何吹嘘，你却在不久之前杀死了一只刚刚吃了一天奶的小猪——那就是你所谓的壮举！”

索尔凯尔说：“我的功绩屈指可数，格莱蒂尔，但至少要比你多，所以你无权这样说。”

格莱蒂尔当着索尔瓦尔德的面嘲弄索尔凯尔，说他是准备食物的高手。索尔瓦尔德认为格莱蒂尔这样做不够明智。到了晚上人们纷纷上床休息。

第二天早晨索尔凯尔走到外面的一间小屋里，把雅尔赠他的斧子磨得十分锋利，然后向门廊走去。格莱蒂尔正在那儿洗浴，人们端着盛肉的食槽从他身边走过。

见到索尔凯尔，格莱蒂尔对他说：“今天早晨你一定是在忙农活吧！现在我们可以享用你准备的猪肉了，一定要把最肥的部位留给我。这是女奴儿子该干的活。”

"你为何不先把猪头砍下来为自己选几块肉呢?"索尔凯尔说,"我从不知道你这样贪吃,看来填饱你的肚子不太容易。"

那一天客人们打算骑马返家。索尔吉尔斯询问是否已准备好早饭,索尔凯尔说:"马上就好。"他从仆人出入的门走出去,又从另一扇门进来,拿起放在门边的斧子。当格莱蒂尔走出来时,索尔凯尔悄悄跟在他后面,挥斧向他的头砍去,格莱蒂尔即刻倒地身亡。

索尔凯尔向北门跑去,因为人们已将南门堵住。房子里到处都是食物。索尔吉尔斯身边有许多人,他们在房内四处追堵索尔凯尔,决心不顾一切将他抓获,绝不让他逃脱。索尔凯尔在长凳间跳来跳去躲避追杀。房中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还有一些带锁的床头柜,通过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直接跳进通道。索尔凯尔看见一些女眷正坐在对面戴头巾,于是他向希尔德跑去。希尔德问他为何如此匆忙,索尔凯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她让索尔凯尔从自己的身边跳入通道,索尔凯尔就这样跑掉了。

索尔吉尔斯说:"我们到女眷住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觉得那家伙似乎向那个方向跑了。"

希尔德顺手拿起一把斧子,并说谁也休想从她手中夺走它。见此情景索尔吉尔斯认定索尔凯尔一定藏在那儿,于是他命令手下人拿来衣物充作盾牌,以保护自己不被砍伤。众人按他的吩咐行事,但还是没有发现索尔凯尔。

这时索尔吉尔斯才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用以拖延时间。于是他和手下人向屋外走去。到了外面他们确信瞥见河边有人影晃动。于是索尔吉尔斯命令手下人对那儿进



行搜查，但却一无所获。原来索尔凯尔早就知道河边不远处有一个山洞——现在被称作科洛鲁勒(即抓者洞之意)。他躲到里面才未被发现。

索罗姆和克拉卡一乌尔姆试图寻求和解之道，但索尔吉尔斯拒绝接受任何补偿，谁也无法动摇他的决心。他们一伙扬言格莱蒂尔之死必须血债血还。索罗姆带领新郎一方的宾客离开了庄园。他一直在寻找和解的办法,结果却枉费心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告辞而去。

整个冬天，索尔凯尔轮番住在坎恩萨的兄弟和其他亲戚家。因为大家都想帮助他并希望他能留在当地直至成人，那样他们就不会受到外来人的主宰。随后瓦特恩峡谷谷人又为他向住在斯巴克诺弗的女先知索尔迪丝求助。她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女人,聪明而又有见地。他们请她保护、帮助索尔凯尔,并说此事就指望她的计谋了。索尔迪丝说她会尽力而为。

索尔吉尔斯去求见“大力王”古德蒙德,并说他最有责任为亲戚讨回公道,“我也会全力支持你！”

古德蒙德说:“在我看来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我认为,有众多亲戚相助，索尔凯尔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且我听说索尔凯尔所为确是忍无可忍之举。现在你可以开始准备对索尔凯尔进行控告。我会在今年夏天的“庭”的大会上为你作主。

整个春季索尔吉尔斯都在为控告索尔凯尔作准备。参加大会的瓦特恩峡谷谷人很多，他们的对手也不少。索尔吉尔斯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会场。索尔凯尔也同亲戚们一起骑马赶来，同来的还有女先知索尔迪丝，随后古德蒙德主持审理这起争端。瓦特恩峡谷谷人提出和解条件，但古德蒙德一方的人坚持要将



索尔凯尔驱逐出国。

索罗姆见到索尔迪丝后，与她商议这件事。因为她有见识，能够洞察未来，因此经常被推选参与重大事件的决断。

她说："索尔凯尔一定要到我的棚屋来，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索尔凯尔很快就过来了。

索尔迪丝对索罗姆说："去和古德蒙德谈谈和解的条件，并向他提出由我来断决这起纠纷。"

索尔凯尔给了索尔迪丝二百银币。索罗姆当众提议由索尔迪丝担任裁决人，但遭到了古德蒙德的拒绝。他说他无意接受任何钱财作为补偿。

索尔迪丝说："我无法对古德蒙德心存感激。"

于是，她对索尔凯尔说："去披上我的黑斗篷，然后再拿上这根叫做霍格努德的木杖。你有胆量这副装扮到古德蒙德那伙人中间去吗？"

索尔凯尔表示自己有胆量按她的吩咐去做。"那就让我们冒一次险吧！你要设法接近古德蒙德，然后用这根木杖在他的左脸敲三次。据我测算，你命中注定不会早亡，我想这会得到应验，"索尔迪丝说。

索尔凯尔来到古德蒙德一伙人中间，没有被人发现。他走到古德蒙德身边，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这样，对这起纠纷的审理只好暂缓进行。

索尔吉尔斯问："为什么停下来？"

古德蒙德说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他未能如愿。由于耽搁过久，任何判决都不再有效。

索尔迪丝找到瓦特恩峡谷谷人，请他们到大会上去提议用钱财补偿格莱蒂尔之死，“他们极有可能接受你们的建议，这样就可以使事情得到了结。”

大家依照她的吩咐到了议事庭。见到古德蒙德后，他们提出愿意做出钱财方面的补偿。

古德蒙德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条件，但我听说，这起争端的受害者是由于自己出言不逊才招来杀身之祸的。对此我不会置若罔闻。”

瓦特恩峡谷谷人表示愿意看在他的面上作出补偿，并请他规定赔偿的数额。

古德蒙德意识到这件事无法通过议事庭得以解决。经过一番审时度势，他接受了索罗姆提出的条件——他可以任意规定赔偿的数额，但不能将索尔凯尔流放国外或从本地驱逐出去。他们相互握手，一致同意对此事不再追究。随后索尔迪丝让索尔凯尔再次走到古德蒙德身边，并用木杖击打他的右脸。古德蒙德随即恢复了常态，并对自己一度失忆感到奇怪。

古德蒙德规定索尔凯尔需付一百银币作为格莱蒂尔之死的补偿。索罗姆和索尔迪丝提出异议，但未被接受。他们付清了所有的赔金。双方相互和解，之后就各自回家了。索尔凯尔随索尔迪丝一起回到了斯巴克诺弗。

索尔吉尔斯问古德蒙德：“今天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古德蒙德回答说：“当时我的脑子似乎枯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可能是在同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较量。”

之后，他们离开了“庭”的会议各自回家了。

45 瓦特恩峡谷谷人尽一切可能给索尔凯尔以各种荣耀。他们为他挑选妻子，还把戈狄的位置留给他。因为当时英戈尔夫的儿子苏尔特和霍格尼还分别只有十一岁和十五岁，无法接受戈狄的职位。人们还为索尔凯尔购买了霍夫的土地，这样他就成为瓦特恩峡谷谷人的首领。

奥托的势力在北部地区不断扩大，但人们对此没有留意。奥托的儿子哈尔弗里德和加尔蒂以及他的其他一些子女也都到了北部。哈尔弗里德常去伯德-阿瓦尔迪家拜访并同他的女儿考尔芬娜交谈。这个女人已经嫁给了格里斯·塞明松为妻，但有许多关于她和哈尔弗里德的传言，这在哈尔弗里德的故事中有所记载。一次哈尔弗里德来到冰岛时，恰好格里斯去参加“庭”的大会，那时哈尔弗里德还是一个水手，他找到考尔芬娜，与她在一间草棚里偷情。格里斯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于是哈尔弗里德在那年夏天离开了冰岛。

在瓦特恩峡谷的一次人数众多的秋季大会上，人们纷纷在棚屋的外面搭盖篷布屋顶，因为他们要在那儿住两夜。索尔凯尔的棚屋是最大、最拥挤的一间，伯德-阿瓦尔迪和他的儿子赫尔蒙德共用一间。当奥托之子加尔蒂正忙着料理自己的事情时，他与赫尔蒙德不期而遇。赫尔蒙德想起哈尔弗里德对自己以及家人的冒犯，按捺不住愤怒之情。他冲过去杀死了加尔蒂，随后返回了自己和父亲的棚屋。索尔凯尔听说此事后，立即跳了起来，他要和手下人一起找赫尔蒙德算帐。

赫尔蒙德的母亲希尔德堵在门口，说：“索尔凯尔，最好不要这样冲动。当初我们打交道时，你一定没有想到你要当着我的面杀死我的儿子吧！”



索尔凯尔回答说:“我们当时并未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马上离开这间屋子,那样你就不会目睹儿子被杀了。”

这时希尔德才明白索尔凯尔所言旨在帮助赫尔蒙德。她觉得这个想法既机敏又大胆。于是摘下头巾给赫尔蒙德披上，然后又坐到他的凳子上。这样,不出所料一些妇女走出了屋子。

索尔凯尔催促她们抓紧时间,他说:“别这样站着不动,这个女人已经遭受了许多磨难,不能再让她目睹儿子被杀。”

这时外面有许多人想马上冲进来杀死赫尔蒙德。索尔凯尔走到门口,说:“我们都是当地人又同属一个‘庭’,不应该自相残杀。让我们大家讲和吧。”

于是人们开始商讨和解的条件，最终达成了一项令双方都十分满意的协定。赔偿数额之大使接受赔偿的一方觉得受到了应有的礼遇。索尔凯尔十分得体地解决了这起纠纷，大家都很高兴。此后当地的所有纠纷都要请他裁决。因为,除了英吉蒙德之子索尔斯坦恩,他是瓦特恩峡谷谷人中最有才干的。

46 大约这个时期,弗雷德里克主教和被称作“远行者”的索尔瓦尔德·考德伦松乘船来到了冰岛。紧接着又有两个武士乘船而来，他们的名字都叫豪克。人们很不喜欢这两个家伙，因为他们让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妻子或财产。谁若不从,他们就向他挑战要求决斗。他们像狗一样地大声号叫,把盾牌叼在嘴里，还光着脚在冒烟的木炭上行走。主教和索尔瓦尔德四处布道，带给人们一种与以往的信仰有所不同的新宗教。他们在吉尔加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冰岛人对主教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宣扬的这种新奇的信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考德伦和他的

妻子皈依了这种新宗教，他们最先接受了洗礼。这时豪卡格尔的奥拉夫已经十分老迈，只能终日躺在床上用牛角喝水。

到了秋天，在祭冬的日子里，奥拉夫邀请朋友们，尤其是亲戚索尔凯尔，到他家赴宴。主教和索尔瓦尔德也来了。到达的人当中，只有索尔凯尔对他们表示了欢迎，并让他们二人单独呆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信仰与众不同。宴会召开的第一个晚上，人们谈起了那两个武士。他们马上就要到达，大家对此都十分担心。

索尔凯尔问主教是否能想出什么办法将他们置于死地。

主教再次劝说众人接受新的信仰并允许自己为他们洗礼。他还说，他可以对付这两个作恶多端的无赖，“当然这需要你们的帮助。”

索尔凯尔说：“你最好能给大家一些指示。”

主教说：“在大厅的地上生三堆火。”

人们照他的话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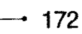
接着主教在火堆前祈祷。

“现在把长凳都堆在一起，然后再挑一些有胆量的人手持木棒站在四周，因为那两个家伙刀剑不入。若要照此安排，他们必死无疑。”

两位“豪克”到达后，走进了屋子。他们穿过了第一堆火，接着又过了第二堆。两人被烧得胆战心惊，急忙跳出火堆，向长凳跑去。于是人们用木棒把他们打死，并把尸体抬到了一座山谷里。此后这座山谷便被叫作豪卡格尔。

主教认为他已经履行了对索尔凯尔的承诺，所以他会接受新的信仰并同意为他洗礼。

索尔凯尔说英吉蒙德之子索尔斯坦恩和养父索里尔信奉的



(Thorgerður Sigurðardóttir)

弗雷德里克主教在火堆前祈祷。



都是创造了太阳并主宰世间万物的造物主。除此之外，他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信仰。

主教回答说："我们的信仰根本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只是他们必须信奉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还要以他们的名义接受洗礼。"

索尔凯尔觉得这种在水中浸礼的仪式十分奇特。他说自己还不想改变信仰，但认为这会是一件好事，"而且我相信这个国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改信这种教义。我的亲戚奥拉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将接受这种新的信仰，另外还有那些有意于此的人。但我还要等待时机成熟。"

于是奥拉夫接受了洗礼，他穿着白色的洗礼服安详地死去了。接着宴会上又有更多的人接受了洗礼。基督教在冰岛被正式承认后，索尔凯尔以及所有的瓦特恩峡谷谷人都接受了洗礼。索尔凯尔是一个杰出的头领。他十分虔诚，在自己的庄园修建了一座教堂。

47 在朗格谷的恩格里德住着两兄弟福斯托尔夫和斯罗托尔夫 。他们都是令人生畏的家伙。他们收留了一个遭到驱逐的人，并把他保护起来。他们打算参加阿耳庭大会期间把他藏在离雷克雅韦利尔不远的科约尔，并在大会上为他辩解。在朗格谷的莫伯格住着另外两兄弟。他们是老维夫罗德·艾瓦尔松的儿子，分别叫做洪罗德和乌尔夫赫丁。两人当中乌尔夫赫丁更受欢迎。

有一个绰号"顽主"、名叫索罗尔夫的人和他们住在一起。乌尔夫赫丁是杜埃勒尔－斯塔里的好朋友。据说当恶棍索拉林



向斯塔里挑战要和他决斗时，乌尔夫赫丁陪他一起前往决斗地点。路上天气突然变得十分恶劣。他们认定是女巫在捣鬼。

随他们同去的还有一个叫巴尔德的人，他被人称作“坏脾气”。由于他会巫术,他们请他设法阻止这种坏天气。于是他让他们拉起手站成一个圆圈,然后他绕着圆圈倒退着走了三次,嘴里念着爱尔兰语。接着他又让他们二人大声说“是的”。他们说完之后他便向山上挥舞手帕,很快天气就变得温和了。

如前所述，斯罗托尔夫和福斯托尔夫前去参加大会而把他们照管的那个人留在了斯约弗谷。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本人不到场就可以交付较少的赔金。洪罗德和“顽主”索罗尔夫也骑马赶去参加大会。快到雷克雅韦利尔时，有几匹马突然从他们身边跑掉了。他们四处搜寻却一无所获。这时他们看见离此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便认定他没干好事,并且相信是他带走了他们的马。他们没有下马询问就冲过去把他杀了。随后他们骑马来到会场把一切都告诉了斯罗托尔夫和福斯托尔夫兄弟。他们非常生气并要求赔偿,还说他们已经为这个人同亲戚们讲和了,并替他付了钱。洪罗德说他认为急需赔付的远不止这些，说完就骑马离开了会场。

斯罗托尔夫兄弟在科尔屈米拉尔一个叫作霍尔特的地方购买了土地。有一个叫索尔芬的人是他们亲戚，住在瓦特恩峡谷的布雷达博尔斯德。他有事要去斯卡加苏尔特朗特，恰巧乌尔夫赫丁也要去那个方向,“顽主”索罗尔夫和他同去。当他们到达布伦德达附近的布雷达瓦德湾，索尔芬和福斯托尔夫兄弟正骑马行进在他们后面不远的地方。

福斯托尔夫兄弟说他们很高兴能在这儿遇见乌尔夫赫丁，



“因为今年夏天他的弟兄杀死了我们的人。现在让我们追上他们。”

索尔芬说:“我不去。”于是他留在了后面。

福斯托尔夫和斯罗托尔夫拼命追赶乌尔夫赫丁兄弟。

“顽主”索罗尔夫发现了他们,说:“快骑,福斯托尔夫兄弟追来了。”

“不,”乌尔夫赫丁说,“我不会那么做,因为那样他们会骂我是只知逃跑的胆小鬼。”

索罗尔夫骑着马跳进了河里，于是福斯托尔夫两兄弟围攻乌尔夫赫丁一人，直到把他打倒在地。随后两兄弟骑马回到索尔芬那儿并把一切告诉了他。索尔芬说，他们这样对待一个好人极不光彩，说完就返回了瓦特恩峡谷的家。乌尔夫赫丁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洪罗德赶去把弟弟背回了家。乌尔夫赫丁请他在自己死后妥善处理这件事,不要去寻仇,“因为我记得上次你们路遇的那个人也并非因病致死。”

说完他就死了。洪罗德非但没有丝毫和解的表示，还准备提请阿耳庭大会对此事进行审判。索尔芬提出讲和以及补偿的条件，但洪罗德坚持要将福斯托尔夫和斯罗托尔夫驱逐出国。得到大会首肯后，他骑马离开了阿耳庭。两兄弟在科尔屈米拉尔的霍尔特修造了一座城堡,洪罗德要想攻打他们十分困难。

有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叫斯库姆,他积聚了不少钱财,变得十分富有。洪罗德花掉了他的钱，斯库姆只好离开冰岛来到了挪威，并继续向北一直到了特隆德赫姆。他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并留在当地，再次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洪罗德花光了自己以



及斯库姆的钱后，最终落得身无分文。他去求见瓦特恩峡谷戈狄索尔凯尔并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他。

索尔凯尔说:“你的兄弟曾告诫过你不要寻求报复。可你执意不肯接受赔偿，这实在是不明智之举。现在你既身无分文又未能报仇。但既然你来我家求助，我会同你一起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于是索尔凯尔找到福斯托尔夫兄弟询问他们，如果有机会是否愿意同洪罗德讲和。他们对此反应冷淡，说现在早已时过境迁,讲和已经失去了意义。

索尔凯尔说:“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履行大会的决定,离开冰岛,否则我不会再给你们任何忠告。”

他们表示会认真考虑他的建议,“因为我们最不愿意与您产生冲突。”

于是他们离开冰岛到了特隆德赫姆。

斯罗托尔夫说:“洪罗德是一个好人。他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地步,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而他的奴隶斯库姆却富比王侯,这实在不公平。”

于是他们去杀死了斯库姆，并夺取他的钱财送给了洪罗德。不久之后,斯罗托尔夫回到冰岛。他去看望索尔凯尔·斯科莱彻并请他为自己同洪罗德讲和。索尔凯尔答应了，随后他去找到洪罗德，并凭借自己的机智和诚意使事情得到了彻底解决。双方对他的判决都很满意。

后来,索尔凯尔渐渐衰老了,卧病在床。临终之际,他把亲戚朋友和族人都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他说:“我希望让你们知道,我已经身染重病,恐怕将不久于

人世。你们一直十分信任我的预见并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和顺从，为此请接受我的感谢。”

说完他就死了。他的死讯令族人和整个地区的居民都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地方首领，并蒙神赐福，好运不断。他具有老瓦特恩峡谷谷人如索尔斯坦恩和英吉蒙德的风范，但在信仰方面又超过了他们。他信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他热爱上帝并以一个基督教徒的方式来迎接死亡。他的死结束了瓦特恩峡谷谷人的故事。





尼雅尔萨迦

周景兴 译

1 从前，有一个人叫莫德，外号叫乱弹琴。他是红色西格瓦特的儿子，住在朗河平原上一个叫沃尔的地方。莫德是一位头领，权力很大，擅长进行法律诉讼。他对法律非常精通，以至于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他的参与，任何判决都是无效的。莫德有一个女儿，名叫乌恩，长相漂亮、举止优雅、天性聪明。人们都把她看作是朗河平原上最优秀的姑娘。

现在，故事的场景向西转到了布雷扎湾山谷。那里住着一个名叫霍斯库尔德的男子，他是达拉-考尔的儿子。霍斯库尔德的母亲叫索尔盖尔德，是红色索尔斯坦恩的女儿。索尔斯坦恩是白色奥拉夫的儿子、英杰尔德·海尔嘉松的孙子。英杰尔德的母亲索拉是蛇目人西古尔德的女儿。西古尔德的父亲叫邋遢鬼拉格纳尔。红色索尔斯坦恩的母亲叫智多星乌恩，是塌鼻子凯蒂尔的女儿。凯蒂尔的父亲叫比约恩·布纳。霍斯库尔德居住的地方叫霍斯屈尔斯塔济，位于拉赫索达尔荒原上的一个谷地里。

霍斯库尔德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名叫赫鲁特，住在赫鲁特斯塔济。赫鲁特的生身父亲名叫赫尔约夫。赫鲁特长得英俊、魁梧、健壮，擅长格斗，骁勇异常，但性格平和。他非常聪明；对待敌人毫不留情；但在重要的事情上，他很愿意听取别人良好的建议。

一天，霍斯库尔德举行宴会招待他的朋友们，他的兄弟赫鲁特也在场，就坐在他旁边。霍斯库尔德有个女儿，名叫哈尔盖尔德，正和几个女孩子在地板上玩儿。她个子高高的，长得妩媚动



人，满头丝一样光洁的秀发一直垂到腰间。

霍斯库尔德向她喊道："到这儿来。"

她马上走了过来。霍斯库尔德抚摸着她的脸蛋儿，吻了吻她。然后，哈尔盖尔德就走开了。

霍斯库尔德问赫鲁特道："你觉得这孩子怎么样？难道你没发现她很美吗？"

赫鲁特没有回答，霍斯库尔德就又问了一遍。

赫鲁特这才说道："这孩子的确很漂亮，也会有很多人为了她的美丽而吃尽苦头。但我弄不明白，我们家族的人怎么会长一双贼眼？"

霍斯库尔德听了很生气。有好一阵儿，兄弟俩谁也不理谁。

哈尔盖尔德的兄弟们分别是：索尔莱克、奥拉夫和巴尔德；索尔莱克生了个儿子，起名叫伯利；奥拉夫的儿子叫克雅尔丹。

2

一天，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一起骑马去参加阿耳庭大会①。那里人山人海的。

霍斯库尔德对赫鲁特说："兄弟，我希望你能娶个妻子，从而提高你的社会地位。"

赫鲁特答道："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但还没拿定主意。我会照你的意愿去做的。可你看我们该找谁呢？"

霍斯库尔德说道："参加'庭'会的人中有很多头领，所以，你面临着很多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已经为你选中了一位，姑娘名叫乌恩，是乱弹琴莫德的女儿。莫德就在这儿参加大会，他的女

---

① 阿耳庭大会，即全岛大会，与下文中的大会、"庭"的会议和"庭"会意义相同并通用。

儿也来了。你要是愿意，可以先看看她。”

第二天，当人们前往立法会议的时候，兄弟俩看到在朗河平原的棚屋外面站着几个衣着华丽的女人。霍斯库尔德对赫鲁特说：“那个女人就是我跟你说的乌恩，你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赫鲁特说，“但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生活会不会幸福。”

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立法会议。莫德跟往常一样，先向人们讲解了一番法律问题，然后，就向自己的棚屋走去。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站起身，跟在莫德的后面，走进了棚屋。莫德在棚屋的尽头坐了下来。兄弟俩向他问候，莫德则起身迎接，并友好地向霍斯库尔德伸出手来。霍斯库尔德挨着他坐了下来，赫鲁特则坐在了霍斯库尔德旁边。

他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后来，霍斯库尔德转入了正题：“我建议我们之间达成一项协议：赫鲁特想同你的女儿达成婚约，作你的女婿。对此我是全力支持的。”

莫德说：“我知道你是位伟大的头领，可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的兄弟。”

霍斯库尔德说：“他比我强。”

莫德说：“你得给他一大笔财产，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将由我的女儿来继承。”

“我会让他拥有坎巴角、赫鲁特斯塔济以及直至斯朗达吉尔的一切财产——这个你不必等得太久；另外，赫鲁特还拥有一艘商船，现在正在海上，”霍斯库尔德答道。

这时，赫鲁特对莫德说：“请记住，我的兄长是出于善意和手足之情才这么大力支持我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件事，那



就请你谈谈条件吧。”

莫德答道:“我已经想好了。一共得给乌恩六十百镒,①其中的一半必须由你来出。要是你们有了后嗣,那么这笔财产就由你们两个人平分。”

赫鲁特说:“我同意这些条件。咱们找证人吧。”

他们站起来握了握手,这样,莫德就把女儿乌恩许配给了赫鲁特。婚礼定在仲夏过后的第三个星期,地点是在莫德的农场。

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双方就离开“庭”会,上马各自回家了。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向西取道“哈尔比约恩的石冢”。住在雷恰达尔的持金人比约恩的儿子斯约斯托尔夫纵马赶来迎接他们。他告诉他们说,赫鲁特的那艘商船已经驶抵惠特河,他的叔叔奥祖尔正在船上,要赫鲁特尽快去见他。听到这个消息,赫鲁特就要求霍斯库尔德陪他一起去。于是,他们俩一同向商船停泊的地方扬鞭飞马而去。

来到船上,赫鲁特热情、高兴地欢迎他的叔叔。奥祖尔请他们到自己的棚屋里喝一杯。有人为他们的马卸下了鞍子,他们走进棚屋,各自取了些喝的东西。

赫鲁特对奥祖尔说:“叔叔,你一定要到西部来,跟我一起过冬。”

“不行,”他说,“我得告诉你,你的兄弟埃温德去世了。他在古拉大会留下遗言,要把他的财产留给你。你要是不去继承,你的敌人就会把它夺走。”

“哥哥,现在我该怎么办?”赫鲁特问,“情况复杂了,因为我

① 百镒系金币单位。

刚刚安排好我的婚礼。”

霍斯库尔德说:“到南部去找莫德,请他改一下婚约,让他承诺婚约在三年之内依然有效。我这就回家，把你的东西搬到船上来。”

赫鲁特说:“我想让你先把这艘船上的面粉和木料搬走，至于其他的,你需要什么就搬什么吧。”

他备好马匹，纵马向南部疾驰而去。霍斯库尔德则上马向西,回到家里。

赫鲁特来到莫德位于朗河平原的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把新出现的情况向莫德讲述了一遍,问他有什么建议。

莫德问:“这笔遗产一共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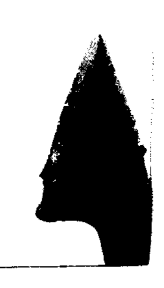
赫鲁特回答说,假设全部归他的话,能有两百金马克。

莫德说:“跟我要留给乌恩的相比还是挺多的。你要是想要这笔财产,自然就一定要去。”

于是,他们把婚约的内容做了修改,莫德答应把婚约延长三年。

随后，赫鲁特上马回到了自己的船上，在那儿度过了夏天，直到做好了出海的准备。霍斯库尔德把赫鲁特所有的必需品都搬到了船上;赫鲁特则委托霍斯库尔德在自己在海外期间,照管他在冰岛的财产。这些事情办妥之后，霍斯库尔德就返回了自己的农场。

过了不久,海上刮起了顺风,他们就扬帆启程了。三个星期之后，他们抵达赫恩群岛，接着，又向东驶往维克（奥斯陆峡湾)。



3 那个时候，统治整个挪威的是灰斗篷哈拉尔德。他的父亲血斧艾里克是美髯公哈拉尔德[①]之子，母亲贡希尔德是奥祖尔·托蒂之女。哈拉尔德和母亲在东部的科侬加海拉施行统治。

一天，有人向维克方面报告说，有一艘船从西面驶抵这里。贡希尔德听了，就问船上都是些什么样的冰岛人。有人告诉她，其中一个是奥祖尔的侄子赫鲁特。

她说："我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是来继承遗产的，但一个叫索蒂的人已经把那笔财产据为己有了。"

于是，她把仆人奥格蒙德叫了过来，吩咐道："我派你前往维克，去见见奥祖尔和赫鲁特。你告诉他们，我邀请他们俩跟我一起过冬，并愿意作他们的朋友。如果赫鲁特听从我的劝告，那么，在他对这笔遗产所提的继承要求方面以及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上，我都会帮助他，而且，我还会在国王面前替他美言几句。"

这位仆人马上出发，找到了他们。得知他是贡希尔德的仆人，奥祖尔和赫鲁特就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奥格蒙德悄悄地把贡希尔德的口信转告给他们。叔侄两人便商量该怎么办。

奥祖尔对赫鲁特说："孩子，在我看来，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她早就替我们作出决定了，因为我了解贡希尔德：如果我们不求助于她，她立刻就会把我们从这块土地上赶走，并抢走我们所有的财产。相反，如果我们向她求助，她就会给予我们她承诺的一切荣耀。"

奥格蒙德上马返回，见到贡希尔德后，就把同赫鲁特他们见

① 在本部传奇中，祖孙、叔侄甚至父子同名的人物较多。这种情况在今天的西方也比较常见。

面的经过向她讲述了一遍，说他们愿意来。

贡希尔德说道："这我早就料到了，难怪人们说赫鲁特精明强干。现在，你要密切注意着他们。等他们一到，马上向我报告。"

赫鲁特和奥祖尔向东前往科依加海拉。赶到那里的时候，亲朋好友都出来热烈地欢迎他们。他们俩问国王在不在城里，人们告诉他们说他在。不久，他们遇到了奥格蒙德；他向他们转达了贡希尔德的问候，并带来一个口信：因为担心流言蜚语，所以，他们应该在觐见国王之后再去见她。奥格蒙德说："她还说：'千万别让人们觉得我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但我还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在国王面前，赫鲁特要大胆直言，请求作国王的侍从。'"

"这儿有一件考究的礼服，"奥格蒙德继续说，"她让你穿着它去觐见国王。"

说完，奥格蒙德就回去了。

第二天，赫鲁特说："我们动身吧，去面见国王。"

"好的，走吧，"奥祖尔说道。

他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都是亲朋好友。他们走进大厅，国王正在那里喝着什么。赫鲁特抢先一步，走到众人前头，向国王施礼问候。国王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衣着华丽的汉子，问他叫什么。赫鲁特作了回答。

"你是冰岛人吗？"国王问道。

他回答说是的。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

"是为了亲眼目睹你的伟大，陛下。另外，在你的王国，我要



处理一件金额巨大的遗产案。要想获得公平的解决，我就需要你的帮助。”

国王说道:“我发过誓,在我的王国内,人人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你到这儿来还有什么其他目的吗？”

“陛下,”赫鲁特说,“我想恳求你,接受我加入你的卫队,作你的侍从。”

国王没有回答。

贡希尔德说:“我觉得这个人在向你表示极大的敬意。你的卫队中要是多一些这样的人，那它就是精锐之师了——在我看来就是如此。”

“这个人聪明吗？”国王问道。

“既聪明又勇敢,”她答道。

“依我看，我的母亲是想让你得到你所谋求的职位。但是，出于对我们的尊严和王国习俗的尊重，你必须在半个月之后再来一趟，到那时候，你就会当上我的侍从。在你再次见到我之前,我的母亲会关照你们的要求的。”

贡希尔德对奥格蒙德吩咐道:“把他们领到我那儿，设宴款待。”

奥格蒙德和他们一起走了出来，把他们领到一座石头建造的大厅里。厅内悬挂着非常漂亮的挂毯，贡希尔德的宝座就设在这座大厅里。

奥格蒙德说:“你们就会明白,我告诉你们的有关贡希尔德的话都是真的。那是她的宝座——就坐那儿吧。即使她来了,你也可以继续坐在那儿。”

接着，他就款待他们吃饭。刚坐下一会儿，贡希尔德就到

了，赫鲁特立即站起身来迎接。

“坐着吧，”她说，“只要你是我的客人，这个座位就是你的。”

贡希尔德挨着赫鲁特坐了下来，两个人推杯换盏地喝了起来。夜幕降临的时候，她说：“你今晚到楼上我的房间里睡觉——就我们俩。”

“听你的，”他说道。

于是，他们就准备上床休息，她则迅速地闩好了门。那天夜里，他们就在那儿睡的觉。第二天早晨，他们又一起下楼去喝酒。这样，整整两个星期，他们都睡在楼上的房间里——就他们两个人。

贡希尔德对她的仆人们说：“你们要是有谁胆敢把我和赫鲁特的事情传出去，我就要他的小命儿。”

赫鲁特送给她一百埃尔①的织布和十二件手工织成的斗篷，她感谢他送礼物给自己。赫鲁特吻了吻她，向她表示感谢，然后就走了。她祝他一切顺利。

第二天，赫鲁特同其他三十个人一起来见国王，向他问候。

国王说：“赫鲁特，看来你现在想让我实现对你的承诺了。”

就这样，赫鲁特当上了国王的侍从。

赫鲁特问道：“我坐在哪儿？”

“由我母亲决定，”国王说道。

贡希尔德让他坐在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上。整个冬天，他都同国王呆在一起，极受尊重。

① 埃尔，旧时量布的长度单位。



4

春天的时候，赫鲁特听到了一则有关索蒂的消息，说他已经带着那笔遗产南下，去了丹麦。赫鲁特找到贡希尔德，把索蒂的去向告诉了她。

她说："我送你两艘长舰，①配齐水手；再送你一员猛将——我们'门客'②的首领虎痴乌尔夫。但在出发之前，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国王。"

于是，赫鲁特就前去觐见国王。见到国王之后，他讲述了索蒂的动向，并说他要去追赶索蒂。

国王问道："我母亲给你提供了什么帮助？"

"两艘长舰，为首的是虎痴乌尔夫，"赫鲁特答道。

"你受到的待遇很不一般，"国王说，"现在，我再送你两艘船。这些兵力你都会用得上的。"

然后，国王把赫鲁特送上了船，并祝他"一帆风顺"。

于是，赫鲁特带着手下扬帆南下了。

5

有一个人叫阿特利，是哥得兰岛③的雅尔阿尔恩维德的儿子，骁勇善战。他的基地设在梅拉伦湖，拥有一支八艘船的舰队。由于他的父亲不再向阿特尔斯坦国王的养子哈康进贡，父子俩就一起从耶姆特兰逃到了哥得兰岛。

阿特利的舰队从梅拉伦湖经斯托克尔松海峡南下丹麦。在那儿，他把舰队驻扎在厄勒海峡。阿特利曾在丹麦和瑞典进行

---

① 长舰，一种大型帆船。

② "门客"是指当时国王的一些特殊侍从，负责内部的间谍活动，并剔除国王的敌人。

③ 今属瑞典。

过抢劫，还杀过人，因此，两国国王都把他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①

此时，赫鲁特正在向南驶往厄勒海峡。驶进海湾的时候，他发现湾内停泊着几艘战船。

乌尔夫问："怎么办，冰岛人？"

"继续前进，"赫鲁特吩咐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和奥祖尔率我们的船冲在前头。至于你的船，你愿意带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我很少让别人作我的挡箭牌，"乌尔夫说道。

他把自己的船同赫鲁特的船并行起来。就这样，他们驶进了海湾。

海湾里的人发现有船向他们冲了过来，就报告给阿特利。阿特利说道："那我们就有机会搞些战利品了。命人把帐篷护罩放下来，船只准备战斗。快点儿！我的船要在舰队的中央。"

他们驾船迎了上去，驶到喊话范围之内的时候，阿特利站了起来，喊道："你们也太大意了，没看见这儿的海湾里有战船吗？你们的头儿是谁？"

赫鲁特报出了名字。

"你是谁的人？"阿特利问道。

"灰斗篷哈拉尔德国王的侍从，"赫鲁特答道。

阿特利说："我和父亲以前支持过挪威国王，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

① 本书下文多处提及"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按照本书所描述的当时的法律，一旦某人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即意味着在他被人打伤或杀害后，无权获得相应的赔偿。



"那你可真不幸,"赫鲁特说道。

阿特利说:"我们这次见面的情景,你是没机会活下来向别人讲述的了。"他抓过自己的长矛,向赫鲁特的船上掷了过去。一个水手被长矛刺中,倒地而死。

战斗开始了,但要冲上赫鲁特的船却并非易事。乌尔夫左冲右突,毫无惧色。阿特利手下有一员猛将,名叫阿索尔夫。他纵身跳到赫鲁特的船上,杀了四个人之后赫鲁特才注意到他。赫鲁特随即转身同他对峙着,交手时,阿索尔夫一矛刺穿了赫鲁特的盾牌,赫鲁特则给了他致命的一剑。

虎痴乌尔夫见到了这一幕,说道:"赫鲁特,你这一剑很漂亮,但这主要应归功于贡希尔德对你的帮助。"

"我有一种预感,"赫鲁特说,"这些话是从一个注定要死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的。"

阿特利瞅准乌尔夫的一个破绽,猛地将长矛扔了过去。不偏不倚,长矛一下子刺穿了乌尔夫。

接着,双方又是一阵激烈的搏斗。阿特利纵身跃到赫鲁特的船上,杀散周围的众人。奥祖尔转身挺矛向他猛刺,但就在这时,有个人向他一矛刺来,奥祖尔身子往后一仰,摔倒了。于是,赫鲁特转身迎战阿特利。阿特利猛砍赫鲁特的盾牌,一下子把它劈为两半。就在这时,一块石头飞来,击中了阿特利的手,他的剑随之滑落在地上。赫鲁特拾起剑来,斩断了阿特利的腿,接着又是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

赫鲁特和他的手下缴获了很多战利品,他们把两艘最好的船据为己有,并在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

索蒂和他的手下设法避开赫鲁特等人,返回了挪威,在利姆

加德靠了岸。索蒂上岸后，遇到了贡希尔德的仆人奥格蒙德。

奥格蒙德一下子就把他认了出来，便问他道："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

"三个晚上，"索蒂答道。

"然后去哪儿？"奥格蒙德问道。

"往西，去英格兰，"索蒂说，"只要挪威还是贡希尔德的地盘，我就永远不再回来。"

奥格蒙德离开索蒂，去找贡希尔德。她正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和儿子古德罗德参加一个宴会。奥格蒙德把索蒂的计划告诉了她，她就吩咐古德罗德去杀掉索蒂。古德罗德立即出发，乘其不备捉住了索蒂，命人把他带到岸上绞死了。然后，他夺了那笔财产，把它带给了母亲。她命人把它们都带往科依加海拉，随后，她自己也赶到了那里。

秋天，赫鲁特回来了，带回来大量战利品；他立即去觐见国王，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他给国王和他母亲送了很多钱财。他们要多少，他就给多少。后来，国王拿了三分之一。贡希尔德告诉他，她已经夺回了他要的遗产，并让人杀了索蒂。赫鲁特向她表示感谢，把遗产的一半分给了她。

6 那年冬天，赫鲁特跟国王呆在一起，极受恩宠。但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却变得非常沉默寡言。贡希尔德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便趁着没人的时候，向他提起了这件事。

"你不高兴吗，赫鲁特？"她问道。

"有那么一句话，"赫鲁特说，"叫作'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



“你想回冰岛了？”她问道。

“是的，”他答道。

“你在那儿有女人？”她问道。

“没有，”他答道。

“但我敢肯定你是有的，”她说道。说到这儿，他们就停止了交谈。

赫鲁特去见国王，向他问了好。

国王问道：“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赫鲁特？”

“陛下，”他说，“我想请你允许我回冰岛去。”

“你在那里的声望会比在这里更高吗？”国王问道。

“可能不会，”赫鲁特回答说，“但男子汉必须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同他进行拔河式的较量你是赢不了的，”贡希尔德说，“他觉得怎么合适，就让他怎么做吧。”

那一年的粮食收成不太好，但国王还是送了他很多面粉，他要多少就给多少。随后，赫鲁特和奥祖尔一起打点行装，准备返回冰岛。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赫鲁特就去觐见国王和贡希尔德。

贡希尔德把赫鲁特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这儿有一个金臂环，送给你吧。”说着，她把它戴在了赫鲁特的手臂上。

“我从你那儿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礼物，”赫鲁特说道。

她搂住他的脖子吻他，说道：“如果我对你的威力能有我想像的那么大，那么我要对你说出这个咒语：你跟你要娶的那个冰岛女人不会有任何性快乐——尽管你可以从其他女人那里得到这种快乐。对此，我们俩都将无能为力，因为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赫鲁特咧开嘴笑了笑,转身走开了。他来到国王面前,向他表示感谢。国王和蔼地对他讲了几句话,祝他一路平安。他说,赫鲁特是个非常勇敢的人，而且知道怎样使自己在行为举止上像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之后,赫鲁特立即上船,扬帆启程了。他们一路顺风地抵达了博尔加峡湾。船刚被拖到岸上，赫鲁特就纵马向西往家赶。奥祖尔则留下来负责卸货。

赫鲁特回到了霍斯屈尔斯塔济。霍斯库尔德热情地欢迎他,赫鲁特向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接着,他们派人到东部去找莫德，让他准备喜筵。随后，兄弟俩上马来到了船边。霍斯库尔德告诉赫鲁特,他不在期间,他的财产又增加了不少。

赫鲁特说:“你实际得到的回报太少了。作为补偿,今年冬天,你们全家需要的全部面粉都由我来提供。”

他们把船拖到岸上,在周围筑起了篱笆,然后把所有的货物都运到了西部的达利尔。

赫鲁特在位于赫鲁特斯塔济的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再过六个星期就是冬天了，他和哥哥以及奥祖尔做好了到东部举行婚礼的准备。他们率领六十个人,纵马径直来到了朗河平原。邻近地区的客人都已经赶到了。男人们坐在侧面的长椅子上，妇女们则占据了后面中间的座位，但新娘却面露忧伤。人们痛痛快快地吃着、喝着,宴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莫德给女儿置办了嫁妆之后，乌恩便和丈夫上马到西部去了。他们一路马不停蹄地径直来到了赫鲁特的家。

赫鲁特把家里的事务全都交给乌恩来管，大家对此都感到高兴。但是,她和赫鲁特之间却缺乏一种亲密。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了整个冬天。

春天到来的时候，赫鲁特得去西部峡湾，把出售货物的钱款收回来。临行之际，他的妻子问他："你会在大家去开'庭'的大会之前回来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赫鲁特问道。

"我想去参加大会，并看看我父亲，"她答道。

"好的，"他说，"我和你一起去。"

"那好吧，"她说道。

随后，赫鲁特离开家，上马赶往西部峡湾，把收回来的钱款贷出去之后，又飞马返回家里。从西部回来之后，他就开始为参加全岛大会做准备，还邀请所有的邻居和他的哥哥霍斯库尔德跟自己一起去。

赫鲁特对妻子说："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去参加大会对你非常重要的话，那你就准备准备，跟我一起去吧。"

她很快就准备好了，他们便上马来到了"庭"会。乌恩径直来到了父亲的棚屋。见到女儿，莫德很高兴，但她却情绪低落。他注意到了，就问她："我以前看到的你可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心事吗？"

乌恩哭了起来，但没有回答。莫德对她说："你要是不愿意相信我，那为什么还要到这儿来呢？难道你觉得住在西部不好吗？"

她答道："真希望当初我没去西部，哪怕为此要我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

莫德说："我不久就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他派人去找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他们马上赶来了。莫德

一见到他们，就热情地起身问好，并请他们坐下。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得也很融洽。

后来，莫德问赫鲁特："为什么我女儿在你们西部那么不高兴呢？"

赫鲁特答道："要是我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不是之处，就让她说出来吧。"

但她并没有指责赫鲁特。赫鲁特又让莫德问自己的邻居和家人，了解他是怎样对待她的。他们向莫德介绍的都是关于赫鲁特的好话，并且说，只要是乌恩想管的事，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莫德对乌恩说："回家去，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吧，因为这些证据对他更有利。"

然后，赫鲁特就和妻子一起上马离开"庭"会回家了。那年夏天，他们过得还很不错。但到了冬天，同样的问题又在他们俩之间出现了；而且，随着春天的来临，情况变得更糟了。这时候，赫鲁特必须得再去一趟西部峡湾，因此，他说，他今年不去参加阿耳庭大会了。他的妻子乌恩对此什么也没说。赫鲁特一准备好就出发了。

7 又快到召开阿耳庭大会的时候了。乌恩问西格蒙德·奥祖尔松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参加大会。他回答说，如果那样做会让他的亲戚赫鲁特不高兴的话，那他就不去。

"我这样恳求你，是因为我觉得在所有这些人当中，你还欠着我一份人情，"她说道。

他答道："那我要提个条件，你得跟我一块儿回来，而且不许



对我或赫鲁特搞什么鬼。”

她答应了。于是,他们上马来到了“庭”会。

她的父亲莫德正在那里。他热情地迎接她，请她在整个会议期间留在自己的棚屋里。这样,她就留了下来。

莫德问道:“关于你丈夫赫鲁特,你想告诉我些什么?”

“在他控制得了的事情上,我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

莫德默默地听着。

“你有什么心事?”他问道,“我看得出来,除了我,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可以相信,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

他们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谁也听不到他们的谈话。

莫德对女儿说:“现在，把你们俩的事全都告诉我。不要夸大其词。”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她说,“我要跟赫鲁特离婚。我来告诉你我对他主要有什么不满:尽管他最具有男子汉的性格,但在性生活中,他却无法给我以快感。”

“怎么会呢?”莫德说,“你再讲详细点儿。”

她说:“他靠近我的时候,他的那个东西变得太大了,从我这儿根本得不到满足。我们俩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从对方那里获得快感,但都不行。可只要我们一分开,他又变得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了。”

莫德说:“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这样做很对。现在,我想好了一个计划,只要你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按计而行,就能对你大有好处。首先,你必须离开这里上马回家。那时候你的丈夫应该已经回去了,他会热情地迎接你。你要高兴起来,对他百依百顺。这样,他就会觉得情况有了好转。你不要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冷淡。春天到来的时候,你必须假装生病,躺在床上。赫鲁特不会对你为什么生病而去刨根问底,也不会找你的碴子。实际上,他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尽心尽力地照看你。然后,他会和西格蒙德一起前往西部峡湾,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弄回来,这样,夏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家。当人们前往'庭'会、那些准备参加会议的达利尔人都已启程了的时候,你就下床叫人跟你一起出发。做好准备后,你就跟将要和你一同出发的那个人上床睡觉。然后,你就在你丈夫的床边指定证人,宣布你跟赫鲁特合法地离婚了。这是'庭'会规则和国家法律所允许的。在大门口,你一定要再次指定证人。然后,你就立刻上马离开家,经过拉赫索达尔荒原,一直赶到霍尔塔瓦德荒原,因为他们是不会追到赫鲁塔峡湾那么远的。接着,你要继续马不停蹄地赶到我这里来。然后,诉讼的事由我来管,你就再也不会落入他的手里了。"

于是乌恩上马离开阿耳庭大会回到了家里。赫鲁特已经回来了,热烈地迎接她。她沉着地应对着,对他笑脸相迎。从夏到冬,他们相处得都很融洽。春天来临的时候,乌恩生病了,卧倒在床上。赫鲁特要去西部峡湾,临行之前,他吩咐别人要好好照顾她。举行"庭"会的日子到了,乌恩做好了出逃的准备,把父亲交代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分毫不差地做了。然后,她就飞马离开家里。人们出来找她,但没有找到。莫德热烈地迎接了女儿,问她是不是严格按照他的计划做的。

"分毫不差,"她答道。

于是,莫德来到法律岩石,宣布他们合法地离婚了。人们都觉得这可是一件大事。乌恩随后就跟父亲回到了家里,再也没有去西部的赫鲁特斯塔济。



8 赫鲁特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不见了。他皱起了眉头，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整个夏天和冬天，他都呆在家里，跟谁也没有谈这件事。第二年夏天，他和哥哥霍斯库尔德率领很多人马前往阿耳庭大会。来到大会后，他向别人询问莫德在不在，人们回答说他在。大家都认为他们俩会谈谈这件事，可是他们却没有谈。

一天，趁人们来到法律岩石的时候，莫德指定了证人，宣布要从赫鲁特那里把属于他女儿的财产拿回来。他说，这笔财产价值九十个百镒，而且，不仅这笔钱需要偿还，还要罚款三个金马克。他在依法受理这一案子的地区法庭中宣布了这件事，还在法律岩石那儿当着众人的面做了陈述。

莫德说完之后，赫鲁特说道："你为你女儿的案子提起诉讼，更多的是出于你的贪婪、好斗，而不是出于什么善意或正派。既然我的财产你还没有拿到手，那我对你的回答是：所有在场的人作证，我在此宣布，我要跟你进行决斗。赌注是所有的嫁妆，其中也包括我给的那一份儿。另外，我还要再加上相同数量的一笔钱。谁赢了，谁就把它们都拿走。要是你不跟我决斗，你就要放弃对财产的所有要求。"

莫德没有回答，转而向他的朋友们询问该怎么办。戈狄尤隆德说："你没必要跟我们谈这件事，因为你自己清楚，要是同赫鲁特进行决斗，那你的性命和财产都保不住。他天赋高，行为正派，而且英勇无敌。"

于是，莫德宣布他不跟赫鲁特进行决斗。法律岩石那里的人们哄堂大笑，嘘声四起。莫德算是丢尽了脸。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们纷纷上马离开大会各自回家了。

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兄弟俩向西来到雷恰达尔，在伦德过了一夜。持金人比约恩的儿子斯约斯托尔夫就住在伦德。那天正下着大雨，大家全身都湿透了。于是，他们在大厅中央点起了高高的柴火。斯约斯托尔夫坐在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之间。

这时，有两个男孩儿正在地上玩儿。他们是斯约斯托尔夫收养的穷孩子。和他们一起玩儿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儿。这些孩子非常饶舌，因为他们还不懂事。其中一个男孩儿说："我来演莫德。我把你叫来，让你放你的老婆走，因为你不跟她过性生活。"

另一个男孩儿说："我来演赫鲁特。我说，要是你不敢和我决斗，你就必须放弃你对所有财产的要求。"

他们这样重复了好几遍，家人们都大笑起来。赫鲁特生气了，用树枝去打那个自称是莫德的男孩儿。树枝打在他的脸上，打破了皮。

霍斯库尔德对男孩儿说："到外面玩儿去，不许拿我们取笑。"

赫鲁特对他说："到这儿来。"

那个男孩儿走了过来。

赫鲁特从自己的手指上退下一个金戒指，送给他说："走开，别再招惹我们了。"

男孩儿走开了，说道："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好处的。"

为此，赫鲁特受到人们极大的赞誉。随后，兄弟俩就回家了。赫鲁特和莫德之间的冲突也就此结束了。



9 现在说说霍斯库尔德的女儿哈尔盖尔德：她已经长大成人，出落得丰采迷人。她个子高高的，人们因此都叫她长腿。她长了一头特别长的秀发，长得都能把自己裹起来。但是，她生性奢侈而又冷酷。

哈尔盖尔德的养父名叫斯约斯托尔夫，是赫布里底群岛①人的后裔。斯约斯托尔夫长得身强体壮，擅长搏击，杀过很多人，却连一笔赔偿费也没付过。据说，有助于改善哈尔盖尔德的性格的事儿他一件也没做过。

有一个叫索尔瓦尔德的人，是奥斯维夫的儿子，住在遥远的费德山的中部海岸。他有很多财产，就连布雷扎湾中的岛屿都是他的。那些岛屿被人们称为比亚德内群岛，为他生产鱼干和面粉。索尔瓦尔德身体强壮，对人很有礼貌，只是脾气有点儿暴躁。

一天，索尔瓦尔德和父亲谈论到哪儿给自己找个妻子。索尔瓦尔德觉得可供选择的范围相当有限。后来，奥斯维夫问道："你想要霍斯库尔德的女儿长腿哈尔盖尔德吗？"

"我想要的就是她，"他答道。

"你们是不会融洽相处的，"奥斯维夫说，"这个女人很有主见，而你则固执、宁折不弯。"

"可我还是想试一试，"他说，"阻拦我是没有用的。"

"那么，承担风险的可就是你了，"奥斯维夫说道。

于是，他们出发前往霍斯屈尔斯塔济，开始了一次长途的求婚之旅。赶到那里之后，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们随即把此

① 赫布里底群岛，英国岛屿。



行的目的告诉了霍斯库尔德，提出和他联姻。

霍斯库尔德回答说："我了解你的名望，不想欺骗你。事实是，我的女儿性格不好，难以与人相处。至于她的长相和举止，你们可以自己看。"

索尔瓦尔德答道："说说条件吧，因为我是不会让她的性格阻止我们达成婚约的。"

于是，他们讨论了婚约的条件。霍斯库尔德没有跟女儿商量，因为他早就下决心要把她嫁出去。一切谈妥之后，霍斯库尔德伸出手去，索尔瓦尔德握住了他的手。这样，索尔瓦尔德就和哈尔盖尔德订婚了。办完这件事以后，索尔瓦尔德上马回家去了。

10 霍斯库尔德把婚约的事儿告诉了哈尔盖尔德。哈尔盖尔德说："我一直怀疑的事情现在终于被证实了：你并不像你一贯声称的那样爱我，因为你竟觉得这件事不值得跟我商量。而且，我觉得这次婚姻也没有你曾经许诺的那么好。"

很显然，她觉得自己是屈尊了。

霍斯库尔德说道："我不会让你的傲慢阻碍我的计划。我们有分歧的时候，说了算的是我，而不是你。"

"你们家族的人都是傲气十足，"她说，"因此，如果我也继承了一点儿傲慢的话也不足为怪。"

说完她就走开了。她找到自己的养父斯约斯托尔夫，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她显得没精打采的。

斯约斯托尔夫说："打起精神来。你会再结一次婚的，到那时候，他们就会跟你商量的，因为我会让你实现自己所有的愿望



——除非你的愿望会损害你的父亲或赫鲁特。"

说到这儿,他们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霍斯库尔德开始着手为喜筵做准备,四处向人们发邀请。他来到赫鲁塔斯塔济,把赫鲁特叫了出来,说要跟他谈谈。赫鲁特走了出来。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之后,霍斯库尔德把婚姻的条件都向他讲了,邀请他参加喜筵,并且说:"另外,商量婚约的时候我没有通知你,希望你不要见怪。"

"我倒宁愿跟这件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赫鲁特说,"因为不管对男方还是对女方,这场婚姻都将意味着不幸。但如果你觉得我会给你的喜筵带来荣耀,那我就参加。"

"我当然是这么认为的,"霍斯库尔德说道。然后,他上马回家了。

奥斯维夫和索尔瓦尔德也邀请了客人,至少有一百人受到了邀请。

在斯滕格里姆斯峡湾以北的比亚德纳峡湾,有一处叫斯瓦恩霍尔的农场,农场上住着一个叫斯瓦恩的人。这个人擅长魔法,是哈尔盖尔德的舅舅,生性傲慢而又恶毒。哈尔盖尔德也邀请了他来参加喜筵,并派斯约斯托尔夫去把他请来。斯约斯托尔夫跟他一见面,两个人就臭味相投起来。

客人们都赶来参加宴会了。哈尔盖尔德坐在中间的位子上,俨然一个快乐的新娘。斯约斯托尔夫不断地走过去跟她说话,还不时地同斯瓦恩聊两句,人们发觉他们的谈话怪蹊跷的。宴会进行得很顺利,霍斯库尔德为哈尔盖尔德拿出了非常体面的嫁妆。

然后,他问赫鲁特道:"我还得再送些礼物吗?"



赫鲁特答道:“你为哈尔盖尔德大笔挥霍你的钱财的机会多着呢,现在先免了吧。”

11 喜筵结束后，索尔瓦尔德和妻子哈尔盖尔德以及斯约斯托尔夫一同离开了宴会,上马回家。斯约斯托尔夫和哈尔盖尔德并辔而行,两个人还不时地交谈几句。

奥斯维夫回过头来，问他的儿子道:“你对这桩婚事满意吗？你跟她谈得怎么样？”

“谈得不错,”他回答说,“她对我只有温柔。这一点你可以从她听我讲话时笑的样子看出来。”

“可我并不觉得她的笑有你说的那么可爱,”奥斯维夫说,“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他们一路上马不停蹄,径直回到了家。那天晚上,哈尔盖尔德在自己丈夫的旁边坐了下来，让斯约斯托尔夫坐在自己的另一边。斯约斯托尔夫和索尔瓦尔德毫不相关,也无话可说。整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哈尔盖尔德贪得无厌,精力充沛;不管邻居有什么,她都要有,而且挥霍无度。这样,春天的时候,他们的面粉和鱼干就不够了。哈尔盖尔德找到索尔瓦尔德,对他说:“你不能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地呆坐着,家里没有面粉和鱼干了。”

索尔瓦尔德说道:“我贮藏的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比往年少,而过去总能维持到夏天。”

“要是你和你父亲为了省那几个钱饿死了,可别怪我,”哈尔盖尔德说道。

索尔瓦尔德生气了,打了她一记耳光。这一下很重,打得她



流血了。索尔瓦尔德带上仆人走了出去。他们把一条小船拖下水，一共有八个人上了船，把它划到了比亚德内群岛。在那儿，他们弄到了鱼干和面粉。

现在说说哈尔盖尔德：她坐在屋子外面，情绪低落。斯约斯托尔夫走了过来，看到她脸上受了伤，就问道："你为什么受到这样的毒打？"

"是我的丈夫索尔瓦尔德干的，"她说，"要是你真的关心我，当时你就不会离我那么远了。"

"当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说，"但我会给你报仇的。"

斯约斯托尔夫来到岸边，把一条六桨船拖下了水。他手里拿了一把巨斧——那是他自己的，斧柄上还包着铁皮。他上了船，向比亚德内群岛划去。赶到那里的时候，除了索尔瓦尔德和他的仆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走了。索尔瓦尔德正在装船，他的仆人正在把粮食往他那里运。趁这当儿，斯约斯托尔夫向他们迎了上去，纵身一跃，跳到小船上，边帮索尔瓦尔德装船边说："干这种活儿，你既没力气，又没用处。"

索尔瓦尔德问："你以为你能干得比我强？"

"对，不管干什么，我都比你强，"斯约斯托尔夫说，"你一点儿也配不上你的妻子，因此，你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应该短一些。"

索尔瓦尔德操起身边的一把短剑，直取斯约斯托尔夫。斯约斯托尔夫早有防备，把斧子举到齐肩高，向他回砍过来，一下子砍断了索尔瓦尔德的胳膊，索尔瓦尔德的剑掉在了地上。斯约斯托尔夫随即再次举斧，由上往下劈向索尔瓦尔德的脑袋。索尔瓦尔德立刻一命呜呼了。

12 此时，索尔瓦尔德的那几个仆人正背着粮食向这边走来，斯约斯托尔夫动作非常迅速：他双手握斧，猛砍小船的船舷，砍开了一个足有三个座位那么宽的口子。然后，他纵身一跃，又跳回到自己的船上。漆黑的海水立时凶猛地涌入索尔瓦尔德的小船，船和所有的货物一起沉入了海底，索尔瓦尔德的尸体也随之沉了下去。他的仆人虽然没能看见他是怎么被杀死的，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已经死了。

斯约斯托尔夫把船向峡湾里面划去。仆人们诅咒他，希望他倒霉。斯约斯托尔夫没有还口，径直划到了家，然后，把船拖上了岸。上岸以后，他朝着索尔瓦尔德的房子走了过去，肩上扛着他的斧子，那上面依然鲜血淋淋。

哈尔盖尔德正在屋外，问他道："你的斧子上有血，你干什么了？"

"我做了一件能让你第二次结婚的事。"

"你是说索尔瓦尔德死了。"

"是的。现在，你得负责我的人身安全了。"

"我会的，"她说，"我要把你送到北部比亚德纳峡湾的斯瓦恩霍尔去，斯瓦恩会热情地欢迎你。他的势力很大，谁也不会追你到那里。"

他给马备好了鞍子，翻身上马，向北部比亚德纳峡湾的斯瓦恩霍尔纵马疾驰而去。斯瓦恩热情地迎接了他，向他询问有什么消息。斯约斯托尔夫就把自己杀死索尔瓦尔德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讲述了一遍。

斯瓦恩说："这样的人我才称之为男子汉。男子汉做事是不会瞻前顾后的。我向你保证，要是他们胆敢到这儿来追你，那他



们是自取其辱。”

现在说说哈尔盖尔德：她吩咐她的亲戚、黑仔约特备马，准备跟她一起出门。她说：“因为我要回家去见我父亲。”

约特为他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哈尔盖尔德走到自己的箱子跟前，打开锁，把所有的仆人都召集起来，送给他们礼物。他们为她的离开感到难过。然后，她上马径直来到了霍斯屈尔斯塔济。她的父亲热情地迎接了她，因为他还不知道这场变故。

霍斯库尔德问哈尔盖尔德：“索尔瓦尔德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他死了，”她答道。

“那一定是斯约斯托尔夫干的。”

她回答说是的。

霍斯库尔德说：“赫鲁特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他曾经说过，这场婚姻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可是，事已至此，责怪自己也没什么用处了。”

再说索尔瓦尔德的仆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船沉了，所以只好一直等着。后来，从梅恩兰岛那边终于来了一艘船。他们解释说，索尔瓦尔德被人杀死了，请求对方借给他们一条船去梅恩兰岛。那些人痛痛快快地就把船借给了他们。于是，他们把船划到雷恰角，找到奥斯维夫，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奥斯维夫说：“种玫瑰得花，种蒺藜得刺。我现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哈尔盖尔德一定是把斯约斯托尔夫打发到了比亚德纳峡湾，她自己则回家到她父亲那里去了。我们召集人马，到北部去追斯约斯托尔夫。”

于是，仆人们按照他的吩咐行动起来，到四处去求助，召集

了很多人手。他们纵马赶到斯滕格里姆斯峡湾和廖塔达尔，从那儿，他们又到了塞拉达尔，接着又赶往巴萨斯塔济；然后，他们打马翻过山脊，来到了比亚德纳峡湾。

就在这时，斯瓦恩打了个呵欠。他宣布说："奥斯维夫一伙追到这儿来了。"

斯约斯托尔夫一跃而起，操起了斧子。

斯瓦恩说："跟我一起出去一趟。这事儿不需要我们大动干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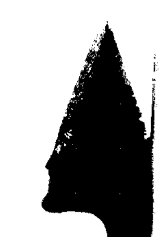
他们俩来到外面。斯瓦恩拿来一张山羊皮，包在自己的头上，说道：

> 让大雾出现吧，
> 让魔鬼出来吧，
> 让那些追你的人
> 看到不可思议的现象吧。

现在说说奥斯维夫和他的同伴们：此时，他们正纵马翻越山脊。忽然，一团大雾向他们迎面涌来。奥斯维夫说："这一定是斯瓦恩干的。要是接下来不发生什么更坏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平安无事的。"

不一会儿，他们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从马上跌落下来，马也跑丢了。有的人陷入了沼泽，还有的人莫名其妙地闯进了树林，都差点儿受了伤，还把武器弄丢了。

奥斯维夫说："要是能找到马匹和武器，我就返回去，不追了。"



话音刚落，他们就能看清一点儿了，还找到了马匹和武器。很多人都强烈要求再追一次。于是，他们就又追了一次，但又碰到了刚才那样的怪事。这种情况一共反复了三次。

这时，奥斯维夫说："尽管这次一无所获，但我们必须得回去了。我们再试试另一个计划，我打算现在就去找霍斯库尔德，要他为我的儿子支付赔偿金。只有在充满正义的地方，我们才有望得到正义。"

他们上马离开那里，赶往布雷扎湾的谷地。一路无话，他们来到了霍斯屈尔斯塔济。赫鲁特已经从赫鲁特斯塔济回来了。奥斯维夫大声地叫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出来。他们走了出来，向奥斯维夫问候。然后，他们就走到一边交谈起来。霍斯库尔德问奥斯维夫从哪儿来。他回答说，他在追赶斯约斯托尔夫，但还没有找到他。

霍斯库尔德说，他有可能已经去了北部的斯瓦恩霍尔。"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儿抓得到他，"他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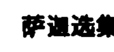
"正因为如此我才到这里来，要你为我被害的儿子作出赔偿，"奥斯维夫说道。

霍斯库尔德答道："我并没有杀你的儿子，也没有策划让人谋害他。但你总得讨个公道，这是可以理解的。"

赫鲁特说："亲爱的哥哥，有句话叫做'唇亡齿寒'。[1]我们得采取行动，避免出现邪恶的谣言。我们得为他的儿子提供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你女儿的声誉。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悄悄地自行了结这个案子，因为这件事人们谈论得愈少愈好。"

---

① 原文为冰岛谚语，直译为"鼻子就长在眼睛附近"。



霍斯库尔德问道:“你愿意仲裁这个案子吗?”

“愿意,”赫鲁特答道,“但在裁决结果上我不会偏袒你的,因为说到底,他的死毕竟是由你的女儿引起的。”

霍斯库尔德的脸涨得通红,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他站起身来,对奥斯维夫说:“握住我的手,同意不对这个案子进行起诉吧。”

奥斯维夫起身说道:“由你的兄弟来仲裁,这对双方来讲并不都是公平的。但是,赫鲁特,由于你刚才讲的话非常得体,因此,我很愿意把这件事委托给你。”

接着,他握了握霍斯库尔德的手。他们商定,赫鲁特应在奥斯维夫离开之前进行仲裁,提出解决办法。

这时,赫鲁特已经拿定了主意。他说:“为杀害索尔瓦尔德一事,我裁定赔偿金额为二百盎司银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赔偿,“兄长,你必须立即支付,而且要爽快。”

霍斯库尔德按照他的裁决,爽快地拿出了钱。

接着,赫鲁特对奥斯维夫说:“我要送你一件上等的斗篷,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奥斯维夫谢了谢他送的礼物,然后就回家了。他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非常满意。

过了些日子,赫鲁特和霍斯库尔德去找奥斯维夫,分割财产。他们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这件事。随后,赫鲁特和霍斯库尔德就回家了。奥斯维夫这个人物则在本部传奇中就此不再出现了。

哈尔盖尔德问霍斯库尔德,斯约斯托尔夫可不可以搬到霍斯屈尔斯塔济来,霍斯库尔德对此表示同意。索尔瓦尔德被害



的事人们谈论了很长时间。哈尔盖尔德的财产增值了，变成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

13 现在，本部传奇中出现了三兄弟。老大叫索拉林，老二叫拉吉，老三叫格鲁姆。他们都是奥莱夫·雅尔蒂的儿子，很受人们的尊重，也很富有。索拉林被人们昵称为拉吉的兄长，他接替赫拉弗恩·亨格松，担任了法律宣讲吏。索拉林智慧非凡，居住在瓦尔马利克，和格鲁姆共同拥有那处农场。

格鲁姆干了很长时间的远航贸易。他长得高大、健壮、相貌堂堂。他的二哥拉吉则擅长格斗，取人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样容易。三兄弟共同拥有南部的恩格岛和乐伊加角。

一天，格鲁姆和索拉林正在聊天。索拉林问格鲁姆是不是打算像以往那样出海。格鲁姆回答说："我倒一直在考虑放弃这些商船。"

"你有什么打算？"索拉林问道，"你是想娶个妻子吗？"

"是的，"他答道，"要是我能安排好的话。"

索拉林把博尔加峡湾的未婚妇女一一列举了一遍，问他愿意娶哪一个。"我陪你去求婚，"他说道。

"这些人我谁都不想娶，"格鲁姆答道。

"那就说说你想娶谁吧，"索拉林说道。

格鲁姆答道："你要是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她的名字叫哈尔盖尔德，是住在西部达利尔的霍斯库尔德的女儿。"

"俗话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你却不想吸取前车之鉴，"索拉林说，"她有过丈夫，但她却让人把他给杀了。"

格鲁姆说："也许她不会有第二次厄运。我敢肯定，她是不



会让人杀我的。你要是想帮助我，那就陪我一起去向她求婚吧。”

索拉林说:“没法儿阻止了,命中注定的事总是要发生的。”

从此以后,格鲁姆经常向索拉林提起这件事,索拉林则长时间地予以回避。但最终,他们还是召集了二十个人,上马前往西部的达利尔，来到了霍斯屈尔斯塔济。霍斯库尔德热情地欢迎他们,他们就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霍斯库尔德派人去请赫鲁特,赫鲁特立刻就来了。他骑着马向房子这边赶来的时候,霍斯库尔德正站在屋子外面。霍斯库尔德告诉他说有人来了。

“他们想干什么？”赫鲁特问道。

“他们还一点儿没谈来的目的,”霍斯库尔德答道。

“但他们来找你,肯定是有目的的,”赫鲁特说,“他们会向你的女儿哈尔盖尔德求婚,你将怎么答复呢？”

“你看怎么答复最好？”霍斯库尔德问道。

“详详细细地回答，把哈尔盖尔德优点和缺点全都告诉他们,”赫鲁特答道。

兄弟俩正谈着的时候,客人们也来到了屋子外面,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便迎了上去。赫鲁特向索拉林和他的兄弟表示了问候。然后,他们就走到僻静的地方,交谈起来。索拉林说:“我陪我的兄弟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他向你的女儿哈尔盖尔德求婚的。你一定知道,我的兄弟很受人敬重。”

“我知道你们俩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操办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可结果却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不幸，”霍斯库尔德说道。

索拉林说:“我们不会让那件事阻止我们达成婚约,因为‘事

情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尽管那次婚姻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也许这一次会有美满的结局。而且，不管怎么说，那次婚姻的失败跟斯约斯托尔夫有很大的关系。”

赫鲁特说：“如果你不想让哈尔盖尔德过去的经历妨碍你，那么我来给你提些建议。要是结了婚，你千万别让斯约斯托尔夫跟哈尔盖尔德一块儿搬到南部。而且，除非格鲁姆同意，斯约斯托尔夫去看望她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晚上；假如超过了，格鲁姆可以把他作为罪犯处死。当然，格鲁姆也完全可以允许他多呆一些时间，但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另外，我们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把哈尔盖尔德蒙在鼓里，不征求她对婚姻的意见。现在就应该让她知道婚姻的所有条件，见一见格鲁姆，让她自行决定是否嫁给他。这样，如果将来有什么不测，她也不能责怪别人。总之，在整个过程中，什么也不要瞒着她。”

索拉林说：“跟以往一样，我们最好是听从你的忠告。”

于是，他们派人去请哈尔盖尔德。她和两个女人一同来了。她身披一件手工织成的黑色斗篷，里面穿着猩红色的束腰外衣，腰系一条银质腰带；头发从双乳的两侧垂落下来，束在腰带里面。她在赫鲁特和父亲之间坐了下来，向大家亲切地问好。她说话得体大方。她问了问有什么新的消息，然后就不再言语了。

格鲁姆说：“我和我的兄长索拉林跟你父亲谈了谈婚约的事。只要你和他们都愿意，我就娶你。因为你是个有主见的人，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桩婚事你愿不愿意。要是你不想跟我们达成婚约，那我们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哈尔盖尔德说：“我知道你们兄弟俩很有声望，我也知道这次婚姻比上一次要好得多，但我想知道你们都讨论了些什么、在

哪些事情上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喜欢你这个人，只要我们俩脾气合得来，我甚至会渐渐地爱上你。”

格鲁姆一五一十地向她介绍了婚约的条件，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然后，他问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他讲的对不对。霍斯库尔德回答说，他讲得分毫不差。

哈尔盖尔德说：“父亲，还有你，赫鲁特，你们在这件事上对我这么好，因此我同意你们的安排。至于结婚的条件，就照你们决定的那样办吧。”

赫鲁特说：“我提议由我和霍斯库尔德指定几个证人，证明哈尔盖尔德自己愿意出嫁——如果我们的法律宣讲吏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的话。”

“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索拉林说道。

于是，他们把哈尔盖尔德的财产做了估价，格鲁姆得拿出同样数目的一笔财产，加在一起。这些财产将由他们俩各自拥有一半。接着，格鲁姆承诺，他将和哈尔盖尔德结婚。然后，兄弟俩就上马南下回家了。霍斯库尔德准备在他的家里举办喜筵。

在人们参加宴会之前，一切都很平静地过去了。

14 格鲁姆和兄弟们召集了一大群人，上马前往西部的达利尔。等他们来到霍斯屈尔斯塔济的时候，很多客人都已经到了。霍斯库尔德跟赫鲁特坐在同一张长椅上，新郎坐在另一张上，哈尔盖尔德则坐在横过来的椅子上，显得光彩照人。斯约斯托尔夫拿着斧子走来走去，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但谁也不去理睬他。喜筵结束之后，哈尔盖尔德和格鲁姆三兄弟去了南方。抵达瓦尔马利克时，索拉林问哈尔盖尔德愿不愿意管理家



务。

“不，我不想管，”她答道。

那年冬天，哈尔盖尔德很注意自我收敛，大家对她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春天的时候，兄弟俩开始讨论财产的分配问题。索拉林说：“我想把位于瓦尔马利克的农场送给你，因为你离那儿最近。我准备到南部的乐伊加角去住。恩格岛还是归我们俩共有。”

格鲁姆表示同意这样分配。于是，索拉林就搬到了南部，格鲁姆和哈尔盖尔德则留了下来。哈尔盖尔德雇了更多的仆人，变得奢侈、贪婪起来。夏天，她生了个女孩，格鲁姆问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得给她起个跟我的祖母相同的名字，就叫她索尔盖尔德吧，因为我的祖母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斩蛇人西古尔德，”她说道。

于是，女孩儿的身上被洒上水，起名叫索尔盖尔德。她在瓦尔马利克长大，长得越来越像她的妈妈。格鲁姆和哈尔盖尔德相处得不错。这样的生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时，从北部的比亚德纳峡湾传来了消息，说斯瓦恩在春天出海打鱼的时候，受到了一股从东部吹来的巨大的暴风袭击。被刮到韦济劳萨湾之后，他们就失踪了。而卡尔德巴克的渔民们却认为，他们亲眼看见斯瓦恩去了卡尔德巴克，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也有人否认这种说法，认为没有根据。但是有一点大家都予以了肯定：他们再也没有找到过斯瓦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哈尔盖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舅舅的失踪是一件大事。

格鲁姆向索拉林建议交换农场，但索拉林不愿意，他说："要是我活得比你长，我会接管瓦尔马利克的。"

格鲁姆把这事告诉了哈尔盖尔德。"索拉林有权这样想，"她说。

15 斯约斯托尔夫动手打伤了霍斯库尔德的一个仆人，因此，霍斯库尔德就把他打发走了。斯约斯托尔夫备好马匹和武器，对霍斯库尔德说："我这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那样大家都会高兴的，"霍斯库尔德说道。

斯约斯托尔夫上了马，径直来到瓦尔马利克。哈尔盖尔德热情地欢迎了他，格鲁姆对他也没有什么敌意。斯约斯托尔夫告诉哈尔盖尔德说，她的父亲把他赶了出来，求她照顾自己。她回答说，如果不跟格鲁姆商量，她就不能对他的去留作任何承诺。

"你们俩相处得好吗？"斯约斯托尔夫问道。

"是的，我们的爱情很顺利，"她答道。

说完，她就去找格鲁姆，跟他谈这件事。她搂着他的脖子，说道："我求你一件事，你能答应吗？"

"能，只要是好事，"他问，"是什么事？"

她说："斯约斯托尔夫被赶出了霍斯屈尔斯塔济，我希望你能让他留在这儿。但如果你不愿意，我也没什么怨言。"

格鲁姆说："你在这件事上既然这么讲道理，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但是我得告诉你，要是他惹乱子，就必须得立即离开。"

她来到斯约斯托尔夫那儿，把情况对他讲了。他回答说："你做得很好，我早就预料到你会这样做的。"



于是,斯约斯托尔夫就留了下来。有一段时间里,他控制住了自己,但后来,他又开始处处捣乱了。除了对哈尔盖尔德,他对谁都不尊重。然而,当他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哈尔盖尔德却也从不替他撑腰。索拉林责怪他的弟弟格鲁姆让斯约斯托尔夫留了下来。他说,要是斯约斯托尔夫继续留在这儿,就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变故,格鲁姆就会重蹈他人的覆辙。对兄长的话,格鲁姆彬彬有礼地作着答复,但依然我行我素。

16 有一年的秋天,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把羊圈起来,但格鲁姆的羊还是少了很多。他对斯约斯托尔夫吩咐道:“你和仆人们一起上山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几只。”

“找羊的事儿我不管,”斯约斯托尔夫说,“而且,我也不想跟你的奴隶一起去。但要是你亲自去找,那我就跟你去。”

这样,他们俩就激烈地争吵起来。

哈尔盖尔德正坐在屋子外面;那天的天气很好。格鲁姆来到她那儿,说道:“我和斯约斯托尔夫产生了分歧,没法再在一起相处了。”接着,他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

哈尔盖尔德替斯约斯托尔夫进行辩解,这样,他们俩又激烈地争吵起来。格鲁姆打了她,说道:“我不想再跟你吵了。”

然后,他就走开了。

她非常爱他,但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斯约斯托尔夫来到她的旁边,说道:“你受到了粗暴的待遇,但今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你别去报复,”她说,“我和他之间的事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斯约斯托尔夫咧开嘴,冷笑着走开了。

17 格鲁姆把仆人们召集了起来，跟他一起去找羊。斯约斯托尔夫也做好了准备，跟着一起出发了。他们登上南雷恰达尔山，然后沿着博尔加尔，一直爬上了斯韦尔山。在那儿，他们开始分头行动:一部分前往斯科拉达尔地区,另一部分则被格鲁姆打发到南部的苏鲁尔丘陵。这两批人都找到了很多羊。

后来不知怎么着，只剩下了格鲁姆和斯约斯托尔夫两个人。他们从斯韦尔向南走,发现了几只羊。那些羊一见他们就跑了。他们一直追到了山前,但那些羊又逃到了山上。他们俩互相埋怨起来,斯约斯托尔夫说格鲁姆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在哈尔盖尔德的肚皮上动来动去。

格鲁姆说:“起于萧墙之祸最为严重。弄得我现在不得不忍受你——一个带枷奴隶的侮辱。”

斯约斯托尔夫说:“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奴隶的，因为我不会向你屈服。”

格鲁姆大怒,挥起短剑向他砍去,斯约斯托尔夫举斧相迎。短剑击在斧刃上，砍进去一道两指深的口子。斯约斯托尔夫迅速地回砍过来,斧子落在格鲁姆的肩膀上,砍断了他的肩胛骨和锁骨，血从伤口处一下子涌了出来。格鲁姆用另一只手用力抓住斯约斯托尔夫,把他摔倒在地上,但他却没力气把斯约斯托尔夫按住，因为死神已经降临了。斯约斯托尔夫把格鲁姆的尸体用石头盖住,并拿走了他的一个金手镯。

斯约斯托尔夫回到瓦尔马利克。哈尔盖尔德正在屋外，看到了他斧子上的血迹。他把那个金手镯扔给她。



"你带来了什么消息?"她问,"你的斧子为什么沾满了鲜血?"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但我必须告诉你,格鲁姆被杀死了,"他答道。

"那一定是你干的,"她说道。

"没错,"他答道。

她大笑起来,说道:"你到底没当局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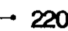
"你现在有什么建议?"他问道。

"去找我的叔叔赫鲁特,"她说,"让他帮助你吧。"

"我弄不准你这个建议是不是有道理,"斯约斯托尔夫说,"不管怎样,我还是照你说的办吧。"

他备好马,纵马疾驰而去。一路上马不停蹄,在夜里赶到了赫鲁特斯塔济。他把马拴在房子后面,自己绕到前门,很响地打了一下大门,然后又来到房子的北面。赫鲁特已经醒了,挺身一跃而起,穿上紧身衣和靴子,拿过宝剑,用一件斗篷包住自己的左手和左臂。他往外走的时候,别的人也都醒了。

他绕到房子的北面,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呆在那里。他认出来是斯约斯托尔夫。赫鲁特问他带来了什么消息。



"我要告诉你,格鲁姆被杀死了,"斯约斯托尔夫说道。

"谁干的?"赫鲁特问道。

"是我,"斯约斯托尔夫答道。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赫鲁特问道。

"哈尔盖尔德让我来找你,"斯约斯托尔夫答道。

"那就说明这件事不是她引起来的,"赫鲁特说道,随即抽出了宝剑。

斯约斯托尔夫看到了,他不想被动迎战。于是,他迅猛地抡起斧子向赫鲁特砍来,赫鲁特敏捷地一闪身,躲了过去。与此同时,赫鲁特伸出左手,猛击斧刃的一侧,一下子把斧子从斯约斯托尔夫的手里打飞了。随即,赫鲁特右手挥剑砍向斯约斯托尔夫的大腿,一剑几乎把它完全斩断,只留下一点儿皮肉连在一起。同时,赫鲁特猛扑过去,把斯约斯托尔夫击倒在地,接着,他挥剑砍向斯约斯托尔夫的脑袋,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这时,赫鲁特的仆人们都跑了出来,看到了战斗的结局。赫鲁特命人把斯约斯托尔夫的尸体拖出去埋了,然后,他去找霍斯库尔德,把格鲁姆和斯约斯托尔夫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霍斯库尔德觉得格鲁姆的死是一个损失,但他感谢赫鲁特除掉了斯约斯托尔夫。

不久,拉吉的兄长索拉林听到了弟弟格鲁姆的死讯,就带了十一个人飞马赶往达利尔,来到了霍斯屈尔斯塔济。霍斯库尔德热情地迎接了他,索拉林就在那里过了夜。霍斯库尔德马上派人去请赫鲁特,赫鲁特立即就赶来了。

第二天,他们就格鲁姆被害的事情谈了很长时间。索拉林说:“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愿意为我的兄弟提供赔偿吗?”

霍斯库尔德答道:“我并没有杀害你的兄弟,我的女儿也没有策划杀害他;而且,赫鲁特知道这件事后,还除掉了斯约斯托尔夫。”

索拉林默默无言,觉得事情糟透了。

赫鲁特说道:“我们还是不要让他白跑这一趟吧。他的确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我们给他礼物,让他成为我们终生的朋友,那我们就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赞扬。”



于是，兄弟俩送给索拉林一些礼物。然后，索拉林就上马返回了南部。

春天，索拉林和哈尔盖尔德相互交换了农场：她搬到南部的乐伊加角，他则搬到瓦尔马利克。在本部传奇中，索拉林就此不再出现了。

18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乱弹琴莫德：他得了一场病，去世了。人们都把他的死看作是一大损失。他的女儿乌恩继承了他所有的财产。她没有再婚。乌恩非常奢侈，大肆地挥霍钱财。后来，她的财产都被挥霍殆尽，只剩下了土地和一些日常用品，此外她便一无所有了。

19 有一个人名叫贡纳尔，和乌恩是亲戚。贡纳尔的母亲名叫朗恩维格，是西格福斯的女儿；西格福斯是红色西格瓦特的儿子。①西格瓦特在桑德霍拉的渡口被人杀了。贡纳尔的父亲名叫哈蒙德，是贡纳尔·鲍格松的儿子，贡纳尔肖尔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蒙德的母亲叫赫拉弗恩希尔德，是斯托罗尔夫·亨格松的女儿。斯托罗尔夫是法律宣讲吏赫拉弗恩的兄弟，他的儿子是大力士乌尔姆。

贡纳尔·哈蒙达尔松②住在弗廖特什立德的赫利扎伦迪。

---

① 乌恩的父亲莫德也是红色西格瓦特的儿子(见第一章)。

② 冰岛人没有固定的姓。男子通常用其父亲的名字后加上一个后缀“松”来代替姓氏。因此，“哈蒙达尔松”意为“哈蒙德之子”(此处“达尔”为“德”之变异，这种变异在本书中较为常见，一般容易辨认，故不再一一说明)，贡纳尔·哈蒙达尔松即指其父亲叫哈蒙德的贡纳尔。女子则在父亲的名字后加上一个后缀“斯多蒂尔”或“多蒂尔”作为其姓氏，意为……之女。

他身材魁梧、健壮，擅长格斗，左右手都能舞剑、投掷长矛。他舞起剑来，身手异常敏捷，看起来好像空中同时有三把剑在飞舞。他的箭法也无人能比，总是百发百中。交战中打得性起时，他纵身一跃，跳得比自己的身躯还高。他向后跳跟向前跃进得一样远。他游起泳来，就像一只海豹。不管什么运动项目，谁也甭想比得过他。

贡纳尔长得相貌英俊、皮肤白皙，鼻梁笔直，鼻尖上翘。他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目光锐利无比，面颊红润。他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彬彬有礼、意志坚决、慷慨大度、性情平和，是一个真正可交的朋友，也是一个有眼光的朋友。他还非常富有。

贡纳尔的兄弟名叫考尔斯凯格，长得魁梧、健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考尔斯凯格都是个优秀、可靠的人。贡纳尔的二弟名叫赫约特，还是个孩子。贡纳尔还有个哥哥，名叫乌尔姆·斯考加内夫，是个私生子，但在本部传奇中他没有出现。

贡纳尔有个妹妹，名叫阿恩古恩，嫁给了通加的戈狄赫罗尔。赫罗尔是未来之子乌尼的儿子，乌尼则是发现冰岛的加达尔的儿子。阿恩古恩的儿子是跛脚哈蒙德，他住在豪门达斯塔济。

20 有一个人名叫尼雅尔，是索罗尔夫之子索尔盖尔·高尔涅尔的儿子。尼雅尔的母亲名叫阿斯盖尔德，是挪威绅士、缄默者阿斯凯尔的女儿。她来到冰岛以后，定居在厄尔蒂斯坦恩和塞利亚兰之间的马尔卡河的东面。她的儿子霍尔塔-索里尔是索尔莱夫·克劳的父亲。索尔莱夫·克劳的后代是斯



科加尔人、大个子索尔格里姆和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

尼雅尔住在兰德亚尔的伯格索斯沃尔，他在索罗尔山还有一处农场。他财富殷实、相貌英俊，只是有一点与众不同：他没有长胡子。尼雅尔十分精通法律，无人能与之匹敌。他全身充满了智慧，是一位先知，总能提出正确的建议，而且还和蔼可亲。不管什么事，只要有他的建议，最后都会顺利的。他非常谦虚，情操高尚；他能预见到很远的未来，也记得住遥远的过去；不管谁有什么难题，只要找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尼雅尔的妻子名叫贝格索拉，是斯卡普赫丁的女儿。贝格索拉是一位杰出、优秀的女性，只是稍微有点儿铁石心肠。他们有六个孩子：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在这部传奇中，他们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21

现在说说那个把自己的钱财挥霍殆尽的乌恩：她离开自己的农场来到赫利扎伦迪，贡纳尔热情地接待了他的这位亲戚。她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坐在屋子外面交谈起来。她告诉贡纳尔她是多么迫切地需要钱。

“那真糟糕，”他说道。

“你有什么办法？”她问道。

他答道：“你需要多少，就从我这里借多少吧。”

“我不想浪费你的钱，”她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呢？”他问道。

“我想让你把属于我的钱从赫鲁特那里要回来，”她说道。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他说，“因为就连你父亲那么一位熟谙法律的人都要不回来，更何况我对法律所知甚少。”

“赫鲁特是通过武力而不是法律达到他的目的的，”她说，“我父亲当时年纪大了，因此，人们觉得他们俩最好不要决斗。而且，如果连你都没有勇气去要回这笔钱的话，那我的家族中就没有谁敢管这件事了。”

“我倒是有胆量试一试，去把钱要回来，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着手，”贡纳尔说道。

乌恩说：“你去找住在伯格索斯沃尔的尼雅尔，他会想出办法来的。而且，你跟他的交情很深。”

“我想他会像对待别人那样给我出个妙策的，”他说道。

他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贡纳尔接手了这件事。他给了她一些钱，足够她的全家之用。然后，乌恩就回家了。

贡纳尔上马去见尼雅尔。尼雅尔热情地欢迎了他。他们俩走到僻静的地方交谈起来。贡纳尔说：“我来这里是想请你给我出些好主意。”

尼雅尔答道：“我有很多朋友，我的确都可以给他们提些好的建议。但给你出主意将是最让人费神的。”

贡纳尔说：“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同意要把乌恩的财产从赫鲁特那里要回来。”

“这可是件大事，”尼雅尔说，“结果如何还很难说。但我会想出一个自己觉得是最好的计划来的。你如果能一丝不苟地按计而行，这个计划就会奏效；否则，你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一定会一丝不苟地按计而行的，”贡纳尔说道。

尼雅尔沉默了半晌，然后说道：“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过了，你应该这么做。”



22 “你要带上两个人，上马离开家里。你一定要在外面披一件带头巾的斗篷，里面穿一件手工织成的带条纹的衣服；再里面，你一定要穿上上等的衣服，并带上一把短斧。你们每个人一定要有两匹马，一匹膘肥体壮，另一匹骨瘦如柴。你们一定要从这里带上一些自制的东西，明天一早就出发。向西渡过惠特河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头巾放下来。人们会问那个高个子是谁，你的同伴们一定要回答说，这是来自埃亚峡湾的大力士霍克斯特－赫丁，携带着他的货物，他脾气暴躁，多嘴多舌，自称无所不知，与人交易中常常自食其言，事情一不顺心，就出手伤人。你一定要向西赶往博尔加峡湾，到处兜售你的货物，但却常常不遵守诺言。人们就会传言，跟霍克斯特－赫丁做生意很可怕，任何有关他的风言风语都不是假的。

“你一定要骑马先到北部的阿尔达尔，再到赫鲁塔峡湾和拉赫索达尔，最后赶到霍斯屈尔斯塔济。你一定要在那里过夜，坐在大门附近，头要一直低着。霍斯库尔德会宣布说，谁也不许跟霍克斯特－赫丁做生意，并说他对人充满了敌意。第二天早上，你必须离开那里，到离赫鲁特斯塔济最近的农场去。在那儿，你要兜售你的东西，尤其是质量最差的那些，而且，你还要掩盖它们的缺陷。那个农场主会仔细地查看，他会发现这些缺陷。你就从他那儿把东西一把夺过来，再说几句脏话。他会说，你对别人都很粗暴无礼，所以他也没有指望你会对他以礼相待。这时，你一定要出手打他——尽管你不习惯这样；但别用全力，以免被人认出来，引起怀疑。

“他们会派人到赫鲁特斯塔济，告诉赫鲁特最好把你撵走。赫鲁特会立即派人找你，你一定要马上就去。他们会让你坐在

低一些的凳子上，赫鲁特坐在你对面的高座上。你一定要向他问好，他也会礼貌地回答。他会问你是不是来自北部，你一定要回答说你来自埃亚峡湾。他会问那里杰出的人士多不多。

“你一定要回答：‘他们净干些丑恶的勾当。’

“‘你熟悉雷恰达尔吗？’他会问。

“你一定要说：‘整个冰岛我都熟。’

“他会问：‘雷恰达尔那里有威力无边的英雄吗？’

“你一定要说：‘他们都是些小偷和无赖。’

“赫鲁特会放声大笑，觉得很有意思。接着，他会跟你谈起东部峡湾的人。不管谈到谁，你都要嗤之以鼻。然后，你们就会谈到朗河平原区的人。你一定要说，在乱弹琴莫德死后，要在那里找出个杰出的人来就更困难了。赫鲁特会问你，无人能够取代莫德的位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一定要回答说，莫德智慧过人，擅长诉讼，他的权威从未被怀疑过。赫鲁特会问，你是否知道他和莫德之间的过节。

“你一定要说：‘听说他把你的夫人从你身边夺走了，而你却听之任之。’

“赫鲁特会说：‘尽管他进行了起诉，但却没能得到那笔钱，难道你不觉得他的名望值得怀疑吗？’

“你一定要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向他发出挑战，要跟他决斗，但他年纪大了，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跟你决斗。你是通过这种方式驳回他的起诉的。’

“‘我的确向他发出了挑战，’他会说，‘那些愚蠢的人就把这当成了法律。但当时如果他有勇气，他本可以等到下一届大会再去进行起诉的。’



“你一定要说:‘这一点我倒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会问你懂不懂法律。

“你一定要说:‘在北部,大家都认为我懂;但是现在,你得告诉我怎么起诉这个案子。’

“他会问你指的是哪个案子。

“你一定要说:‘是一件跟我毫不相干的案子:我想知道怎么索回乌恩的财产。’

“‘必须要在有我在场的时候或者在我的法定住所宣读一份传票。’赫鲁特会说。

“你一定要说:‘你叙述一下传票的内容,我跟着你复述。’

“于是,赫鲁特就会叙述起传票的内容来。你一定要仔细地注意他的每一个措词。接着,他会让你复述。你就开始背,但背得很差劲,没背两个词就开始出错。赫鲁特会哈哈大笑起来,不会有什么怀疑。他会说,你的复述准确的不多。你一定要怪你的同伴,说他们让你分了心。然后,你一定要请赫鲁特再说一遍,并请他让你跟着他背。他会同意的,并背诵起传票来。他背完后,你一定要跟着背,而且要背得准确无误。然后,你问赫鲁特你背得是否准确,他会说谁也找不出什么错来。然后,你要轻声地说,但一定要让你的同伴们听得见,‘我特此宣读莫德之女乌恩托付予我的案件的上述传票。’

“之后,你要趁人们熟睡之际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带上你的马鞍子出来,到牧场上找到肥的那匹马,上马离开;其他的马就不要管了。你沿着牧场向北骑,在那里呆三个晚上,因为他们大约会花三个晚上的时间找你。然后,你再纵马南下回家。只在夜里赶路,白天秘密地睡觉。我们也将上马赶往‘庭’会,继续进

行诉讼。”

贡纳尔向尼雅尔表示感谢,然后上马径直回家了。

23 两天后,贡纳尔和两个同伴从家里上马出发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径直来到了布洛斯科加海地。这时,有一些人骑着马向他们迎面赶来。那些人问他们,那个把自己遮起来的高个子是谁。贡纳尔的同伴们回答说,那是霍克斯特-赫丁,并说他大概是天底下最坏的人。赫丁作出要攻击他们的样子,但双方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贡纳尔一丝不苟地遵循着计划:他在霍斯屈尔斯塔济过了一夜,然后,从那里顺着山谷一直来到了离赫鲁特斯塔济最近的一个农场。他在那里开始兜售自己的货物,并卖出了三件。那个农场主发现它们有毛病,就说这场交易是欺诈行为。于是,赫丁就打了他。赫鲁特听到了这件事,就派人去请赫丁;赫丁马上来到赫鲁特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赫鲁特让他在自己对面坐了下来。他们的谈话跟尼雅尔预料的非常一致:赫鲁特给他讲怎样提起诉讼,并叙述了传票的内容;赫丁跟着复述,但错误百出;赫鲁特微笑着,没有起疑心;接着,赫丁请他再叙述一遍,赫鲁特就又叙述了一遍;然后,赫丁又背了一遍,背得分毫不差。他让自己的同伴作证人,证明他已经为莫德之女乌恩托付给他的案子宣读了传票。

当天晚上,贡纳尔和别人同时上床睡觉了。当赫鲁特入睡后,他和同伴们穿上衣服,带上武器,溜了出去,找到了各自的马匹。他们骑马渡过河,沿着位于夏尔扎霍特那一边的河岸纵马飞奔,径直跑到了山谷的尽头。他们来到群山和赫伊卡达尔之



间的一个地方藏了起来。那个地方非常隐秘，谁也发现不了他们，除非是巧合。

在霍斯屈尔斯塔济，霍斯库尔德在夜里很早就醒了。他把仆人也叫醒了。“我来给你们说说我做的梦，”他说，“我梦见一只巨大的熊从房子里走了出去，我敢肯定它的块头大得无与伦比。另外还有两只小熊也跟着它一起出去了，他们非常喜欢那只大熊。它朝着赫鲁特斯塔济方向走，走进了那儿的房子。然后我就醒了。现在我想知道，在那个高个子的人身上，你们都发现了什么。”

有一个人答道：“我看到从他的衣袖里露出来金饰带和红布，他的右手上戴着一枚金戒指。”

霍斯库尔德说：“这只熊就是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不会是别人。现在我终于全都明白了。我们这就去赫鲁特斯塔济。”

他们全都出发赶到了赫鲁特斯塔济，叩打大门。一个仆人走了出来，打开锁，他们随即走了进去。赫鲁特正躺在床上，就问是谁来了。霍斯库尔德告诉他是自己。他问赫鲁特，这里都来过哪些客人。

“霍克斯特-赫丁在这儿，”赫鲁特答道。

霍斯库尔德说：“这个人比赫丁更厉害，我猜他是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

“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中了他的计了，”赫鲁特说道。

“出了什么事？”霍斯库尔德问道。

“我给他讲了对乌恩案子怎么进行起诉：我亲自传唤了自己，他跟着复述。他会把这做为诉讼的第一步，这样做是合法的。”

“你们俩的智慧相差悬殊，”霍斯库尔德说，“但这个主意不会是贡纳尔自己想出来的。这一切肯定是尼雅尔策划的，他的智慧无人匹敌。”

他们去找赫丁，但人已经不见了。他们聚集了人马，搜寻了三天，也没能抓到他。

贡纳尔离开山区，飞马南下，赶到山口东部的赫伊卡达尔，然后北上霍尔塔瓦德荒原，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他找到尼雅尔，说他的计划很成功。

24

贡纳尔上马赶到了全岛大会，赫鲁特、霍斯库尔德还有很多人也都到了。贡纳尔开始了起诉程序，并让邻居们来作证人。赫鲁特和他的手下想动手袭击他，但又不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后来，贡纳尔来到布雷扎湾法庭，要求赫鲁特听他宣誓、阐述对他的指控并出示证据。接着，贡纳尔宣了誓，提出了指控，又叫来证人，让他们证明自己已经发出了传票，并证明原告已将案子委托给自己办理。当时，尼雅尔并没有在法庭上露面。

贡纳尔继续进行案件的诉讼。这时，他请对方进行辩护。赫鲁特指定了证人。他说诉讼无效，因为贡纳尔未能向法庭出具三份本该提交的证人证词：一份在床柱附近，一份在大门，另一份在法律岩石。

这时，尼雅尔来到了法庭。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继续进行诉讼的话，他有办法重新启动诉讼程序和案件的审理。

“我不想那样，”贡纳尔说，“赫鲁特给过我亲戚莫德一个选择，因此，我也要给他同样的选择。赫鲁特和霍斯库尔德，你们



能听见我的话吗？"

"我们听得见，"赫鲁特说，"你打算怎样？"

贡纳尔说："让那些在场的人作证：赫鲁特，我要跟你决斗，就是今天，在厄赫萨拉河中的岛屿上进行。如果你不跟我决斗，你就必须在今天把所有的钱都偿还了。"

说完，贡纳尔和同伴们离开了法庭。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也离开了。从此，对这个案子既没有进行起诉，也没有进行辩护。

赫鲁特走进棚屋，说道："以前，只要有人向我发出决斗的挑战，我从来就没有拒绝过。"

"那你一定是想进行决斗了，"霍斯库尔德说，"但要是你能听我一句的话，你可能就不想跟他决斗了：因为你同贡纳尔决斗的结果和莫德同你的决斗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我们两个人完全有能力把钱还给贡纳尔。"

于是，兄弟俩问从他们地区来的农场主们愿意拿出些什么。他们都回答说，赫鲁特要什么他们就捐献什么。

"那我们去贡纳尔的棚屋吧，"霍斯库尔德说，"把钱还了。"

他们来到贡纳尔的棚屋前，喊他出来。贡纳尔带着几个人来到了门口。

霍斯库尔德说："现在你可以把钱拿走了。"

贡纳尔说："那就给我吧，我已准备好接受它了。"

他们把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了他。

霍斯库尔德说："祝你也能像得到这笔钱那样高高兴兴地把它花掉。"

"我们会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是正当要求，"贡纳尔说道。

赫鲁特说:“你为此而得到的奖赏将是厄运。”

“是福是祸,顺其自然,”贡纳尔说道。

霍斯库尔德和他的兄弟回到了他们的棚屋。他心里烦透了,问赫鲁特道:“这件事真是不公,难道贡纳尔永远都不会得到报应吗?”

“肯定会的,”赫鲁特说,“但复仇和荣耀不会属于我们。然而,他很有可能向我们的亲戚寻求友谊和帮助。”

他们就此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贡纳尔把那笔钱拿给尼雅尔看。

“干得好,”他说道。

“这都是你的功劳,”贡纳尔说道。

后来,所有的人都上马离开大会各自回家了。贡纳尔由于这个案子而倍受赞誉。他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乌恩,自己一分也不想留。他说,他现在可以从她和她的亲戚那里期望得到比从别人那里更多的支持了。她回答说的确如此。

25

有一个叫瓦尔加尔德的人,住在朗河河畔的霍夫,是戈狄尤隆德的儿子、憨头郎赫拉弗恩的孙子;赫拉弗恩的父亲是瓦尔加尔德,祖父是艾瓦尔;艾瓦尔的父亲是铁嘴韦蒙德,祖父是索罗尔夫·沃格涅夫;索罗尔夫·沃格涅夫的父亲是老叟斯伦德,祖父是战齿哈拉尔德,曾祖父是套圈赫莱里克。战齿哈拉尔德的母亲名叫奥德,是伊瓦尔·维德法德密的女儿;伊瓦尔·维德法德密的父亲叫勇敢者哈夫丹。灰面客瓦尔加尔德的兄弟、住在奥尔的戈狄乌尔夫是奥迪人的祖先。戈狄乌尔夫的儿子叫斯瓦尔特,孙子叫洛德蒙德;洛德蒙德的儿子叫西格福

斯,孙子叫博学者塞蒙德。瓦尔加尔德的后代叫小考尔贝恩。

瓦尔加尔德和奥尔的戈狄乌尔夫兄弟俩都向乌恩求婚。乌恩没有征求亲戚们的意见就嫁给了瓦尔加尔德。贡纳尔、尼雅尔和很多人都认为这场婚姻不好,因为瓦尔加尔德小气吝啬,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莫德,这个莫德将在本部传奇中频频出现。莫德长大成人后,对他的亲戚很不好,对贡纳尔的态度更为糟糕。他生性狡猾,总是提一些恶毒的建议。

现在得说一说尼雅尔的儿子们了：长子斯卡普赫丁长得魁梧健壮,擅长格斗。他游起泳来,就像一只海豹;他脚步轻快,思维敏捷,充满自信;他言辞犀利,动作迅速,说到做到——尽管他在多数情况下都克制着自己。他长着一头微微泛红的棕色卷发,眼睛纤细,面色白净,脸上棱角分明,鼻子弯曲,上排牙宽宽的。他的嘴长得很丑,然而,他长得还是非常像个勇士。

尼雅尔的二儿子叫格里姆。他一头黑发，比斯卡普赫丁英俊,身材魁梧、健壮。

尼雅尔的三儿子叫海尔吉。他相貌堂堂,满头秀发,身体强壮,擅长格斗。他头脑聪明,脾气平和。

尼雅尔的这几个儿子还都没有结婚。

尼雅尔的四儿子叫霍斯库尔德,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叫赫罗德内，外祖父的名字也叫霍斯库尔德。赫罗德内是住在凯尔迪的英杰尔德的姐姐。

一天,尼雅尔问斯卡普赫丁想不想结婚,斯卡普赫丁就请父亲来管这件事。于是，尼雅尔代他向来自索罗尔山的赫拉弗恩之女索尔希尔德求婚,这样,他就在索罗尔山拥有了他的第二处农场。斯卡普赫丁虽然娶了索尔希尔德，但还是继续和父亲生

活在一起。后来，尼雅尔又代格里姆向住在迪尤帕巴基的阿斯特里德求婚。阿斯特里德是个寡妇,非常富有。格里姆虽然同她结了婚,但还是继续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26 有一个人名叫阿斯格里姆，是埃利达－格里姆的儿子。埃利达－格里姆的父亲也叫阿斯格里姆,祖父则叫翁多特·克劳。阿斯格里姆的母亲尤隆恩是泰特的女儿，泰特是来自莫斯山的老叟凯蒂尔比约恩的儿子。泰特的母亲叫海尔嘉，是索尔德·比尔德的女儿；索尔德·比尔德是赫拉普的儿子、比约恩·布纳的孙子。尤隆恩的母亲叫奥洛夫,是绅士伯德瓦尔的女儿、瓦伊金－卡里的孙女。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的兄弟名叫西格福斯；他还有个女儿，名叫索尔盖尔德，是博学者塞蒙德的祖母，塞蒙德的父亲也叫西格福斯。高克·特兰迪尔松是最为勇敢、成就最大的人之一,是阿斯格里姆的奶兄弟。但是,他们之间却产生了敌意,结果,阿斯格里姆杀死了高克。

阿斯格里姆有两个儿子，都叫索尔哈尔，都很有出息。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叫格里姆,有一个女儿叫索尔哈拉。索尔哈拉长得美丽动人,举止优雅,无所不能。

尼雅尔来到儿子海尔吉那里,对他说:“孩子,我一直在考虑给你娶个妻子——如果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见的话。”

“我当然愿意听你的话,”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有智慧,又是出于好意。你一直在哪里找来着？”

尼雅尔答道:“我们向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的女儿求婚吧,她是最好的选择。”



27 过了不久，他们便出发去向她求婚。他们骑上马，向西渡过肖尔萨河，然后继续西行，一直来到了通加。阿斯格里姆正在家里，对他们的到来给予了热烈的欢迎。他们就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他们三个人开始交谈起来。尼雅尔提起了婚事，代表儿子海尔吉向索尔哈拉求婚。阿斯格里姆对此作了礼貌的答复，并且说，自己最愿意与之签订婚约的人就是他们。接着，他们讨论了婚约的条件。最终，阿斯格里姆答应把女儿许给海尔吉，而且，他们还确定了婚期。

喜筵进行的那天，贡纳尔赶来出席了，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杰出人士也来参加了宴会。

喜筵结束后，尼雅尔提出要做索尔哈尔·奥尔格里姆松的养父。这样，索尔哈尔就搬到了尼雅尔的家里，跟他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爱尼雅尔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尼雅尔也尽心地教他法律，把他培养成了冰岛最优秀的律师。

28 一天，一条船划到了位于阿尔纳贝利的河口，船长是来自维克的白色哈尔瓦德。他来到赫利扎伦迪，跟贡纳尔一起度过了那年冬天。他不断地对贡纳尔说，他应该到国外去。贡纳尔没有多说什么，但也并未排除去的可能。春天到了的时候，贡纳尔赶到伯格索斯沃尔，问尼雅尔出国是否明智。

“我认为是明智的，”尼雅尔说，“不管到哪儿，你都会干得很出色。”

“我不在的时候，请你照看我的财产好吗？”贡纳尔说，“我想让我的兄弟考尔斯凯格跟我一起去，请你和我母亲管理农场。”

“没问题，”尼雅尔说，“不管是什么，我都可以替你照管。”

“祝你一切顺利，”贡纳尔说道。然后，他就上马回家了。

那个挪威人①又一次敦促贡纳尔到国外去。贡纳尔问他有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哈尔瓦德回答说，位于挪威和俄罗斯之间所有的国家他都去过。“我甚至还驾船去过佩尔米亚，”他说。

“带我到波罗的海各国去好吗？”贡纳尔问道。

“当然可以，”他答道。

于是，贡纳尔就做好了跟他一起到国外去的安排。他的所有财产则由尼雅尔负责照管。

29

这样，贡纳尔就出发到国外去了，他的兄弟考尔斯凯格也跟着他一起去了。他们航行到通斯贝格，在那里度过了冬天。此时，挪威的统治者业已发生了变化：灰斗篷哈拉尔德和贡希尔德已经去世，统治王国的是哈康·西古尔达松雅尔。哈康雅尔的祖父也叫哈康，是格约加德的儿子。哈康雅尔的母亲叫贝格约特，是索里尔雅尔的女儿；贝格约特的母亲奥洛夫·阿尔伯特则是美髯公哈拉尔德的女儿。

哈尔瓦德问贡纳尔想不想在哈康雅尔那里做事。

“不，不想，”贡纳尔说，“你有长舰吗？”

“有两艘，”哈尔瓦德答道。

“那么，我想我们还是进行抢劫吧，”贡纳尔说，“我们召集一些人马，跟我们一起干。”

“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尔瓦德说道。

① 指来自维克的白色哈尔瓦德船长。



于是，他们动身前往维克，把那两艘船弄到手，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在招兵买马方面，他们相当成功，因为当时流行着很多有关贡纳尔的溢美之辞。

“你打算先去哪儿？”贡纳尔问道。

“到东部的希森，”哈尔瓦德回答说，“去见见我的亲戚奥尔维尔。”

“你想让他干什么？”贡纳尔问道。

“他是个热心肠，”哈尔瓦德回答说，“毫无疑问，他会为我们的旅行提供一些帮助。”

“那我们就去吧，”贡纳尔说道。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便启程向东前往希森，在那儿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没过多久，奥尔维尔就非常喜欢贡纳尔了。他向哈尔瓦德询问贡纳尔出行的目的。哈尔瓦德告诉他说，贡纳尔想进行抢劫，获得财富。

“这个想法不太现实，”奥尔维尔说，“你们人手不够。”

“你可以帮助我们，”哈尔瓦德说道。

“我是非常愿意以某种方式帮助贡纳尔的，”奥尔维尔说，“虽然你是我的亲戚，但我觉得他更有出息。”

“那你愿意拿出点儿什么呢？”哈尔瓦德问道。

“两艘长舰，一艘四十座的，另一艘六十座的，”奥尔维尔答道。

“谁来配备水手呢？”哈尔瓦德问道。

“我用我的人配备其中的一艘，另一艘配备农夫。但是我听说现在河上有了麻烦，因此，我还不知道你们俩能不能从这里脱身呢。”



“是谁在挡道？”哈尔瓦德问道。

“是兄弟两个，”奥尔维尔答道，“一个叫瓦恩迪尔，另一个叫卡尔，他们是东部哥得兰岛①的老叟斯奈乌尔夫的儿子。”

于是，哈尔瓦德便告诉贡纳尔，奥尔维尔送给他们两艘船。贡纳尔听了很高兴。接着，他们就开始着手进行准备。一切就绪之后，他们来到奥尔维尔那里，向他表示感谢。奥尔维尔告诫他们，对那兄弟俩要多加小心。

30

贡纳尔率领船队顺流而下，向下游驶去；他和考尔斯凯格同乘一艘船，哈尔瓦德则在另一艘船上。过了不久，他们就发现前方有几艘船。

贡纳尔吩咐道：“做好准备，防备他们向我们进攻。如果他们不动手，我们就不必理睬他们。”

人们按照他的吩咐，在各自的船上做好了准备。那些海盗把他们的船队分成了两组，贡纳尔的船就在这两组船之间穿行。瓦恩迪尔操起一把飞抓，“嗖”地一声扔到了贡纳尔的船上，钩住他的船，飞快地把它拖到自己的船旁。奥尔维尔曾送给贡纳尔一把锋利的宝剑，此时，他把它抽了出来。尽管没戴头盔，但贡纳尔仍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到瓦恩迪尔的船头，挥剑杀死了一名海盗。这时，卡尔驾船冲到了贡纳尔的船的另一侧。他瞄准贡纳尔的腰部，隔船掷过来一杆长矛。贡纳尔看到长矛直奔自己而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敏捷地一转身，左手抓住了长矛，回手向卡尔的船扔了过去。一个海盗当即毙命。考尔斯凯格操起

① 今属瑞典。



锚来,向卡尔的船上扔了过去。锚爪正好抓破了船体,深蓝色的海水汹涌而入,战船上的人都纷纷跳到别的船上,贡纳尔也跃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这时,哈尔瓦德的船也冲了上来。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贡纳尔的手下见到自己的首领毫无惧色,便都个个奋勇向前。贡纳尔忽而挥舞宝剑,忽而舞动长矛,很多人在他的手下呜呼哀哉了。考尔斯凯格就在他的旁边,也是英勇无敌。

卡尔跳到他哥哥瓦恩迪尔的船上,他们俩以这条船为依托,打了整整一天。考尔斯凯格在贡纳尔的船上稍微休息了一下。贡纳尔一见,说道:"你今天净照顾别人了,没顾得上自己。你一直在确保你的手下不感到口渴!"

考尔斯凯格一听,端起满满一杯蜂蜜酒,一饮而尽,然后又继续搏斗起来。最后,兄弟俩都跳到了瓦恩迪尔和卡尔的船上,两个人分头从两个方向冲了上去。瓦恩迪尔向贡纳尔猛扑过来,闪电般地挥剑猛砍,却砍在了盾牌上。贡纳尔拧动盾牌,一下子把嵌在上面的剑从剑柄的根部给拧断了。贡纳尔随即挥剑反击,瓦恩迪尔觉得空中似乎同时有三把剑向自己袭来,不知道该从哪一边来保护自己。贡纳尔一剑斩断了瓦恩迪尔的双腿,考尔斯凯格的长矛也刺穿了卡尔。战斗结束后,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

接着,他们从那里继续南下,抵达丹麦,又从丹麦东行至斯莫兰。他们一路之上所向披靡。秋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返回家乡。

第二年夏天,他们继续航行,来到了雷瓦尔,在那里遇上了海盗。他们立刻同他们打了起来,击败了那些海盗。他们接着离

开雷瓦尔，驶往奥塞尔岛，在岬角的背风处停留了一会儿。这时，他们看见有一个人从岬角上走了下来。贡纳尔上岸迎了上去。两个人就交谈起来。贡纳尔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托菲。贡纳尔问他想干什么。

“我想见你，”他说，“在这个岬角的另一侧停泊着几艘战船，我来告诉你谁是他们的首领:统率舰队的是兄弟俩,一个叫哈尔格里姆,另一个叫考尔斯凯格。我知道,他们俩骁勇、彪悍,他们的武器也非常精良，没有什么可以同这些武器相媲美。哈尔格里姆有一杆戟,他给它施过魔法,除了这杆戟,什么武器也杀不了他。另外还有一点,当这杆戟要发出致命一击的时候,你能够马上就知道，因为它在此之前先要高声地鸣叫，这就是它的威力。考尔斯凯格有一把短剑,也是一件十分精良的武器。还有，他们的人马和你们的数量相当。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藏在岸上的一个秘密地点，而我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他们派出了一条船,在岬角周围侦察,因此对你们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现在,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做准备,打算一旦准备就绪,就来袭击你们。你们现在要么马上逃走,要么尽快做好迎战准备。如果你们获胜,我就带你们去他们藏宝的地方。”

贡纳尔把一个戒指送给他，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同伴那里。他告诉他们，岬角的另一面停泊着战船。他说：“他们对我们的情况十分清楚。大家拿起武器,充分、迅速地做好准备,因为那里有金银财宝等待着我们去取。”

于是他们便着手准备起来。刚准备好，就看见几艘战船向他们冲了过来。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都损失惨重。贡纳尔杀死了很多海盗。这时,哈尔格里姆和



他的兄弟跳到了贡纳尔的船上，贡纳尔转身迎了上去。哈尔格里姆持戟向贡纳尔刺来，当时，有一条帆的下桁正好横在船上，贡纳尔纵身向后一跃，跳了过去，而他的盾牌还在下桁的另一侧。哈尔格里姆的戟刺穿了盾牌，扎在了下桁上。贡纳尔随即猛击哈尔格里姆的胳膊，把它打得软了下来，但贡纳尔的剑并没有把他砍伤。那杆戟掉在了地上，贡纳尔一把抢了过来，一戟刺穿了哈尔格里姆。从此以后，贡纳尔就一直带着这杆戟。

这时，两个考尔斯凯格打在了一起，两人势均力敌，打得难分难解。贡纳尔冲上来，给了另一个考尔斯凯格致命的一击。

两个首领一死，海盗们便乞求停战。贡纳尔同意了。他命手下对尸体进行搜身，不管是什么都拿走，但对那些幸存下来的海盗，他让他们保留各自的武器和衣服，不再杀他们，并让他们回家。海盗们走后，贡纳尔占有了他们遗留下来的所有财物。

战斗结束后，托菲来找贡纳尔，表示愿意带他去海盗们藏宝的地方。他说，那些财宝比他们缴获到的数量更多、更值钱。贡纳尔说，他很乐意去。于是，他和托菲一起上了岸。托菲在前面领路，走进了一片树林，贡纳尔跟在后面。他们来到一个堆积了很多木料的地方。托菲说，那些财宝就藏在木料的下面。于是，他们把木料搬到一边，然后就发现了藏在那里的黄金、白银、衣服和精良的武器。他们把这些财宝都搬到了船上。

贡纳尔问托菲想要什么作为酬劳，托菲回答说："我本来是丹麦人，请你把我带回到我的亲戚那里去吧。"

贡纳尔又问他怎么到了波罗的海。

"我被海盗绑架了，"托菲说，"到了奥塞尔，他们就把我弃到岸上。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31 于是，贡纳尔便带着托菲一起上了路。他对考尔斯凯格和哈尔瓦德说:“我们返回北部吧。”

他们俩都感到高兴,就请他做决定。于是,贡纳尔携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从波罗的海东部扬帆启航了。这时,他已经拥有了十艘船，整个舰队浩浩荡荡地向丹麦的海洋比驶去。哈拉尔德·戈尔姆松国王正巧也在那里。有人向他介绍了贡纳尔的情况，说他在冰岛无人能敌。于是，国王便派人去请贡纳尔来见他,贡纳尔立刻就赶来了。国王热情地招待他,并在自己的身边给他赐了一个座位。

贡纳尔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国王为了消遣，就让贡纳尔跟自己的臣下比赛各种运动。但不管在哪项运动上，他们都不是贡纳尔的对手。

国王对贡纳尔说:“在我看来,似乎普天之下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国王接着提出,要是他愿意住下来,他就给他娶个妻子,赐给他大量的财富。贡纳尔对国王表示感谢,但是他说,自己首先得回冰岛,去看望他的亲戚和朋友。

“那你永远也不会回到我们这里来了,”国王说道。

“陛下,那要看命运了,”贡纳尔说道。

贡纳尔送给国王一艘坚固的长舰和很多别的贵重礼物。国王把自己的国服送给了他,还送给他镶着黄金的真皮手套、一副带金边的头饰带和一顶俄罗斯帽子。

贡纳尔离开那里,扬帆北上希森,受到了奥尔维尔的热情接待。贡纳尔把奥尔维尔的船只还给他，并说船连同船上的货物都是奥尔维尔的了。奥尔维尔接受了这些战利品，称赞贡纳尔



是个好人，还邀请他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哈尔瓦德问贡纳尔想不想去哈康雅尔那儿,贡纳尔说他正有此意。“因为现在我已经经受了一点儿考验;而上一次你问我的时候还没有,”他说道。

他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向北驶往特隆赫姆，去见哈康雅尔。哈康雅尔热情地接待贡纳尔,邀请他跟自己一起过冬,贡纳尔接受了邀请。在那里,贡纳尔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圣诞节那天,雅尔送给他一枚金戒指。

贡纳尔喜欢上了雅尔的亲戚、一个叫贝格约特的女人。人们都认为,要是贡纳尔提出来,雅尔是会把她嫁给他的。

32

春天的时候，雅尔问贡纳尔有什么打算。贡纳尔回答说,他想回冰岛去。雅尔说,那一年的收成不好。“因此,出海到国外去的人不会很多。但是，不管你的船上需要多少面粉和木料,我都会如数给你的,”他说道。

贡纳尔向他表示感谢。他的船很快就准备好了。哈尔瓦德随同他和考尔斯凯格一起出发了。

初夏时分,他们抵达了冰岛。此时,全岛大会还没有开始。他们在位于阿耳纳贝利的河口上了岸。一上岸，贡纳尔便吩咐手下人负责卸船，然后就和考尔斯凯格一起打马扬鞭往家赶。回到家里后,人们见到他们都感到很高兴;他们对家里的人也是笑脸相待,并没有变得目中无人。

贡纳尔问尼雅尔在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在。他命人把马牵过来，随即便和考尔斯凯格一起飞马赶往伯格索斯沃尔。尼雅尔对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请他们晚上不要走了。于是,他们就留了下来。贡纳尔还向尼雅尔讲述了自己的旅行经历。

尼雅尔称赞他是最勇敢的人，对他说："尽管你已经经受了许多考验，但你还会面临更多的考验，因为很多人会忌妒你。"

"我是愿意跟每个人都和睦相处的，"贡纳尔说道。

"但还是会发生很多意外，"尼雅尔说，"为了你的生存，你将不得不永远战斗下去。"

"即便那样，我的应战理由也一定是正当的，"贡纳尔说道。

"是的，"尼雅尔说，"只要你不必为别人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

尼雅尔问贡纳尔要不要去参加阿耳庭大会，贡纳尔回答说要去，他又反问尼雅尔想不想去，尼雅尔回答说，他自己并不想去。"而且，我希望你也别去，"他说。

贡纳尔送给尼雅尔一些贵重的礼品，感谢他照顾自己的财产。然后，他就上马回家了。

考尔斯凯格鼓动他去参加大会，对他说："你在那儿会名声大噪，因为很多人都想跟你说句话。"

"我可不想去自我吹嘘、大肆炫耀，"贡纳尔说，"但我想跟好人见见面总归是不错的。"

此时，哈尔瓦德也来到了赫利扎伦迪，就提出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全岛大会。

33

贡纳尔和他所有的同伴都骑马赶来参加全岛大会了。在那里，他们的衣着非常华丽，无人能比；人们从各自的棚屋里走出来，向他们表达敬慕之情。贡纳尔纵马来到朗河平原区的棚屋，跟自己的亲戚们呆在一起。很多人都来找他，请他讲述他的经历。贡纳尔此时心情舒畅，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



迎，人们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

一天，贡纳尔从法律岩石回来，恰巧经过莫斯山人的棚屋。这时，他看见几个衣着华丽的妇女向自己这边走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穿得最为讲究。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她立即向贡纳尔问了声好，贡纳尔礼貌地接受了她的问候，并问她是谁。她说，她叫哈尔盖尔德，是霍斯库尔德·达拉－考尔松的女儿。她跟他说话的时候显得落落大方。她请他讲讲自己的旅行经历，贡纳尔说，他是不会拒绝她的要求的。于是，他们就坐下聊了起来。

她的衣着是这样的：身穿一件红色长袍，上面缀满了饰物；外罩一件猩红色的斗篷，饰带一直垂到了边缘；一头浓密的秀发飘落在胸前。贡纳尔则穿着哈拉尔德·戈尔姆松国王送给他的那套国服，胳膊上戴着哈康雅尔赠送的那个镯子。

他们畅谈了很久。最后，贡纳尔问她是不是没有结婚。

她点头称是，说道："但不是很多人都愿意冒这个风险，跟我结婚。"

"是没人配得上你吗？"他问道。

"不是，"她回答说，"是因为在男人的问题上，我非常挑剔。"

"假如我要娶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贡纳尔问道。

"你是不会这么想的，"她说道。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他答道。

"如果是真的，"她说，"那你得去见我的父亲。"

说完，他们就不再交谈了。

贡纳尔马上来到达利尔人的棚屋。他找到棚屋前的人，问他们霍斯库尔德在不在里面，他们回答说在。于是，贡纳尔走了



进去。

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热情地欢迎他，贡纳尔就在他们俩中间坐了下来。人们从他们的交谈中，丝毫看不出他们双方曾经有过什么冲突。最后，贡纳尔切入了正题。他问，如果他请求同哈尔盖尔德结婚，他们兄弟会怎么答复。

“我们会作出善意的答复的，”霍斯库尔德说，“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

贡纳尔回答说，他是认真的。他说：“但是，我们上次分手的那种情形使得很多人认为我们之间不可能联姻。”

“你觉得这事儿如何，赫鲁特兄弟？”霍斯库尔德问道。

赫鲁特回答说：“我看这样的结合不般配。”

“为什么这么说呢？”贡纳尔问道。

赫鲁特说：“说句实在话，你是一位勇敢、高尚的男子汉，但她却具有多重性格，这一点我根本不想瞒着你。”

“谢谢你，”贡纳尔说，“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促成这桩婚事，那我会认为你还是念念不忘我们的宿怨。”

“事实并非如此，”赫鲁特说，“而是因为我发现你对她的弱点无能为力。即使我们达不成婚约，我们还是想做你的朋友。”

“我已经同哈尔盖尔德谈过了，她也有此意，”贡纳尔说道。

“我知道，你们俩都渴望着这样的结合，但是，说到这场婚姻的最终结果，冒最大风险的还是你们俩。”

接着，没等贡纳尔发问，赫鲁特就把哈尔盖尔德性格的方方面面都讲给他听。尽管一开始贡纳尔觉得他的话里有很多言过其实的地方，但他们最终还是达成了这项婚约。然后，他们派人把哈尔盖尔德叫了来，当面谈了这件事。按照以往的做法，他们



让她自己同意嫁给贡纳尔。他们还决定，喜筵将在赫利扎伦迪举行。最初，这件事情是保密的，但过了不久，人们就都知道了。

贡纳尔上马离开全岛大会回到了家里。然后，他又赶到伯格索斯沃尔，把缔结婚约的事告诉了尼雅尔。尼雅尔听后，显得心情沉重。贡纳尔问他，为什么他觉得这样做不明智。

“要是她嫁到我们东部来，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尼雅尔说道。

“她永远也不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的，”贡纳尔说道。

“只差一点儿罢了，”尼雅尔说，“但你会不断地为她的错误采取补救措施的。”

贡纳尔邀请尼雅尔去参加喜筵，他家里的人想带多少就带多少。尼雅尔回答说，他届时一定去。然后，贡纳尔上马回家，在整个地区四处邀请客人。

34

有一个叫斯莱恩的人，是西格福斯的儿子、红色西格瓦特的孙子，住在弗廖特什立德的格廖特。他是贡纳尔的叔叔，情操高尚。斯莱恩的妻子叫女诗人索尔希尔德，说话刻薄，喜欢嘲弄人，斯莱恩不怎么爱她。斯莱恩受到贡纳尔的邀请，去参加在赫利扎伦迪举行的喜筵，他的妻子则和尼雅尔的妻子贝格索拉·斯卡普赫丁斯多蒂尔一起负责招待客人。

西格福斯的二儿子名叫凯蒂尔，住在马尔卡河以东的莫克，他娶的是尼雅尔的女儿索尔盖尔德。

西格福斯的三儿子叫索凯尔，老四叫莫德，老五叫拉姆比，老六叫西格蒙德，老七叫西古尔德。他们都是贡纳尔的叔叔，也都非常擅长格斗。贡纳尔向他们都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加喜

筵。

贡纳尔还邀请了灰面客瓦尔加尔德和奥尔的戈狄乌尔夫以及他们的儿子莫德和朗诺尔夫。

霍斯库尔德和赫鲁特带了很多人来参加婚礼，其中包括霍斯库尔德的儿子索尔莱克和奥拉夫。新娘也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她的女儿索尔盖尔德也来了。索尔盖尔德长得非常漂亮，当时年方十四岁。跟她一起来的还有很多别的女人。

参加婚礼的还有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尼雅尔的两个女儿索尔盖尔德和海尔嘉。

贡纳尔还邀请了很多邻居来赴宴。他是这样安排客人们的座位的：他自己坐在长椅的正中，挨着他坐在内侧的依次是斯莱恩·西格福松、奥尔的戈狄乌尔夫、灰面客瓦尔加尔德、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朗诺尔夫和西格福斯的另外几个儿子，拉姆比则坐在最里面。坐在贡纳尔的另一面、也就是朝向大门的那一边的依次是尼雅尔、斯卡普赫丁、海尔吉、格里姆、霍斯库尔德、智者哈夫、来自凯尔迪的英杰尔德和来自东部霍尔特的索里尔的儿子们。索里尔自己则想坐在这些大人物的外侧，因为那样大家就会觉得他坐了自己应该坐的位子。

霍斯库尔德·达拉-考尔松坐在对面长椅的正中，他的儿子坐在内侧，赫鲁特则坐在他的另一边、也就是朝向大门的那一侧。其他客人怎么坐的就不清楚了。

新娘坐在横过来的长椅的中间，她的旁边坐着自己的女儿索尔盖尔德，另一边坐着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的女儿索尔哈尔。

女诗人索尔希尔德负责招待客人，这时正和贝格索拉一起



把吃的东西端到桌子上来。斯莱恩·西格福松两眼紧盯着索尔盖尔德,被妻子索尔希尔德看在眼里。她生气了,对他即席念了一首双行诗。

"斯莱恩,"她说,

"你的凝视绝非善良,
你的双眼充满欲望。"

斯莱恩一听,立刻跳到桌子的另一边,指定几个证人,宣布跟她离婚。他说:"我再也不想听她的冷嘲热讽了。"

斯莱恩气势汹汹地说,要是不把她打发走,那么他就走。于是,这件事只好按照他的意愿收场,索尔希尔德被打发走了。随后,大家又都在各自的位子上坐下,喝起酒来,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地。

这时,斯莱恩说:"霍斯库尔德·达拉-考尔松,我不想隐瞒我的想法。我想问你:你愿意把你的外孙女索尔盖尔德许给我,让她作我的妻子吗?"

"不知道,"霍斯库尔德说,"在我看来,你跟你前妻的分手不怎么地道。贡纳尔,他是什么样的人?"

贡纳尔答道:"我不想说,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尼雅尔,你来说点儿吧,大家都相信你。"

尼雅尔说:"关于这个人,可以说他富有,在各方面都很成功,而且颇有权势。你完全可以同他联姻。"

霍斯库尔德接着又问:"赫鲁特兄弟,你觉得呢?"

赫鲁特答道:"你可以同他联姻,因为这场婚姻对她来说还

是适合的。”

于是，他们就婚约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就所有的条件都达成了一致。接着，贡纳尔和斯莱恩站起身来，走到横着的长椅那儿。贡纳尔问母女俩愿不愿意接受这一婚约。她们回答说，她们一点儿也不反对。于是，哈尔盖尔德就把女儿许配给了斯莱恩。

接着，人们把妇女们的座位进行了调整，让索尔哈拉坐在两位新娘中间。宴会继续顺利地进行着。喜筵结束后，霍斯库尔德和他的人马都返回西部去了，来自朗河平原地区的人们也各自打道回府。

贡纳尔给很多人送了礼物，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哈尔盖尔德接管了日常的家务，她贪婪而又作威作福。索尔盖尔德接管了格廖特的家务，她倒是个优秀的家庭主妇。

35

贡纳尔和尼雅尔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因此，每年冬天，其中一个人就会邀请另一个到自己家里去吃冬宴，这已经是他们俩的习惯了。这一年轮到贡纳尔去参加尼雅尔的冬宴。于是，他就和哈尔盖尔德前往伯格索斯沃尔。赶到那里的时候，海尔吉和他的妻子都不在。尼雅尔热情地欢迎他们。过了一会儿，海尔吉和妻子索尔哈拉回来了。

贝格索拉和索尔哈拉一起走到横着的长椅那儿，对哈尔盖尔德说：“你不能坐在这个女人旁边，你得坐到别的地方去。”

哈尔盖尔德说：“我就不挪开，我不想像个被人抛弃的丑婆娘那样坐在角落里。”

“这里我说了算，”贝格索拉说道。

然后，索尔哈拉坐了下来。





(Jón Axel Björnsson)

哈尔盖尔德抓住贝格索拉的手，说道："你跟尼雅尔没什么两样的。你的指甲全都脱落了，而他连胡子都没长。"

贝格索拉把净手用的水端到桌边。哈尔盖尔德抓住她的手，说道："你跟尼雅尔没什么两样的。你的指甲全都脱落了，而他连胡子都没长。"

"没错，"贝格索拉说，"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对对方有什么不满。你的前夫索尔瓦尔德倒是长了胡子，可你却让人把他杀了。"

"贡纳尔，你要是不为我报仇，那么我嫁给你这个冰岛最勇敢的人就没多大用处了，"哈尔盖尔德说道。

贡纳尔呼地站起身来，跳到桌子对面，说道："我要回家了。要找茬吵架，你最好是在自己家里，不要在别人家里。我的很多荣誉都归功于尼雅尔，我不想做你的爪牙。"

说完，贡纳尔就跟哈尔盖尔德动身回家。

"你记着，贝格索拉，"哈尔盖尔德说，"我们的事儿还没完。"

贝格索拉回敬道，哈尔盖尔德不会因此而得到多大好处的。贡纳尔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赫利扎伦迪的家中。整个冬天，他都呆在家里，直到第二年的夏天将要召开全岛大会的时候。



36 贡纳尔打点行装，做好了前往参加全岛大会的准备。临行之前，他对哈尔盖尔德说："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和气一些。在涉及到我的朋友们的问题上，不要发脾气。"

"山精①才会把你的朋友们当回事儿呢，"她说道。

贡纳尔发现，跟她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只好上马来到了全岛大会。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也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家里的事情：贡纳尔和尼雅尔共同拥有劳达斯科利迪的一片林地，两人并没有划分它的归属。习惯上，他们俩各自需要多少就去砍伐多少，从不责怪对方。

哈尔盖尔德雇了一个工头，名叫考尔，跟了她很长时间，属于最坏的那种人。有一个人叫斯瓦尔特，是尼雅尔和贝格索拉的仆人，他们都很喜欢他。

一天，贝格索拉吩咐斯瓦尔特去劳达斯科利迪砍一些柴来。她说："我会随后派人去把柴拖回来。"

斯瓦尔特说，他会照她吩咐的去做。于是，他来到劳达斯科利迪，开始砍柴。他要在那里呆一个星期。

这时，马尔卡东部的一些穷人来到了赫利扎伦迪。他们报告说，斯瓦尔特正在劳达斯科利迪砍柴，砍了很多。

"看来贝格索拉是在对我进行大规模的抢劫，"哈尔盖尔德说，"我要想点儿办法，让他以后再也砍不成。"

贡纳尔的母亲朗恩维格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便说道："即使不参与杀人，也能作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这样的例子我们这里多着呢。"

---

① 古代北欧神话中居住在山洞中或山上的神，有的身躯巨大，有的身材矮小；有的善良友好，有的邪恶而有敌意。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哈尔盖尔德对考尔吩咐道："我给你找了件事儿干，"她边说边把一件武器交给了他，"到劳达斯科利迪去，你会在那里找到斯瓦尔特的。"

"我该怎么对待他？"他问道。

"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人还用问吗？"她说，"杀了他！"

"可以，"他说，"但我的命可能也保不住了。"

"你把什么事儿都看得太严重，"她说，"我一直在为你撑腰，可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这很不好。你要是不敢去，我就再找别人。"

考尔怒气冲冲地操起斧子，跨上贡纳尔的一匹马，马不停蹄地向东径直来到了马尔卡。他跳下马，在树林中等着。后来，人们把木材都搬走了，只剩下斯瓦尔特一个人。

考尔向他扑了过去，说道："知道怎么起劲用斧子砍东西的人多了，不止你一个。"说着，挥起斧子就向斯瓦尔特的头部砍去，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然后，他上马返回，把杀人的经过告诉了哈尔盖尔德。

她说："我会保护你，不让任何人伤害你。"

"也许你能做得到，"他说，"但在杀他之前，我却做了一个结果相反的梦。"

那些搬运木材的人回到林子里，发现斯瓦尔特死了，就把他的尸体运回了家。

哈尔盖尔德打发一个人到大会去找贡纳尔，跟他讲了杀人的事。贡纳尔没有在送信人面前责骂哈尔盖尔德，因此人们一开始并不知道他觉得这件事是好是坏。过了一会儿，贡纳尔站起身，吩咐手下人和他一起走一趟。他们跟着他，一起来到了尼

雅尔的棚屋。贡纳尔派了一个人进去,请尼雅尔出来。尼雅尔马上就出来了,跟贡纳尔走到一边,交谈起来。

贡纳尔说:“有一件杀人的事我要告诉你: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工头考尔干的,被杀的是你的仆人斯瓦尔特。”

在贡纳尔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尼雅尔始终没有说话。后来,他说:“你千万别让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一意孤行。”

贡纳尔说:“你自己来裁决这件事吧。”

尼雅尔说:“让你为哈尔盖尔德所做的一切坏事都进行赔偿,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有朝一日总会发生一件后果比现在更加严重的事情,并不会像现在这样仅仅涉及到我们两个人——尽管目前这件事本身就很严重。我们俩要记住我们一直相互提醒的事。我知道你会正确对待的,但你会面临巨大的挑衅。”

尼雅尔接受了贡纳尔提出的此案由他自行裁决的建议。他说:“我不想太过分:赔我十二盎司银币吧。但我想约定,要是有一天,你不得不就我这一方的所作所为进行裁决的话,那么,你提的条件不能比我已经提出的苛刻。”

贡纳尔如数交出了赔偿金,然后上马回家了。

尼雅尔和他的儿子离开阿耳庭回到了家里。贝格索拉看到那笔钱后说道:“这样解决还是很公平的,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把这笔钱花在考尔身上。”

贡纳尔从大会回到家里,责备了哈尔盖尔德。她说,比斯瓦尔特优秀的人多的是,可他们死了的时候,却没有得到什么赔偿。

贡纳尔回答说,她采取什么行动可以由她自己决定。“但事

情该怎么解决则由我来定，"他说道。

哈尔盖尔德常常口出狂言，吹嘘杀死斯瓦尔特的事，令贝格索拉非常反感。

尼雅尔和他的儿子到北部的索罗尔山去照看他们的农场去了。凑巧在同一天，贝格索拉在外面看见一个男子骑着一匹黑马向这边走来。她站在原地，没有走开，但没认出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手持一杆长矛，腰间挎着一把短剑。她就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特利，"他答道。

她问他从哪里来的。

"东部峡湾，"他答道。

"你要去哪儿？"她问道。

"我没有工作，"他回答说，"我在找尼雅尔和斯卡普赫丁，看看他们愿不愿意雇我。"

"你最擅长干什么？"她问道。

"地里的活儿，"他答道，"很多别的活儿我也干得很好。但我不想隐瞒这一事实：我脾气暴躁，很多人因为我而受过伤。"

"说你不是懦夫，这我是不会反对的，"她说道。

阿特利问："你在这儿说话算数吗？"

"我是尼雅尔的妻子，"她说，"在雇人方面我说话跟他一样算数。"

"你愿意雇我吗？"他问道。

"我要给你一次机会，"她说，"但条件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即使我派你去杀人。"

"做那种事你肯定有足够的人手，不需要我去做的，"他说



道。

“但雇佣的条件我愿怎么定就怎么定,”她说道。

“那我们就达成一致了吧,”他说道。于是,她就雇了他。

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回到家里后，就问贝格索拉这个新雇的人是谁。

“是你的仆人,”她说,“是我雇的他。他说他擅长干体力活儿。”

“他得卖力地干活儿,”尼雅尔说,“但不知道他是不是干得出色。”

斯卡普赫丁渐渐喜欢上了阿特利。

第二年夏天,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上马前往参加全岛大会,贡纳尔也来了。一天,尼雅尔拿出了一袋钱。

斯卡普赫丁问道:“父亲,这笔钱是怎么回事?”

“这是去年夏天贡纳尔为我们被害的仆人付给我的那笔赔偿金,”尼雅尔说道。

“可能会派上用场的,”斯卡普赫丁说着,咧开嘴笑了。

37

现在说说家里的事:阿特利问贝格索拉,他今天该干点儿什么。

“我给你找了一件活儿,”她说,“你去找考尔,直到找到他为止,因为今天你必须得杀了他——如果你听我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因为我跟考尔都是坏人。我会追上他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祝你走运,”她说,“这件事你不会白干的。”

阿特利转身走开,带上武器,上马疾驰而去。他来到弗廖特



什立德，遇到了一些从赫利扎伦迪过来的人。他们都居住在东部的莫克。他们问阿特利去哪儿，他说，他出来找一匹驮马。他们说，这件事儿对他这样能干的人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但你最好还是问问昨天晚上赶路的人，”他们说道。

“是谁？”他问道。

“哈尔盖尔德的仆人、杀手考尔，他刚刚离开牧场，”他们说，“他一夜都没睡。”

“我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量去见他，”阿特利说，“他脾气暴躁，我最好是接受别人的前车之鉴。”

“但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来，说你是什么都行，就是不像胆小鬼，”他们说道。接着，他们就给他指了指考尔所在的方向。

阿特利用马刺刺了一下马，疾驰而去。找到考尔后，他说：“你的那份像驮马的工作干得怎么样了？”

“这不干你的事儿，你这肮脏、卑鄙的家伙。也不干你们那儿的人的事儿，”考尔说道。

阿特利说：“最难干的那部分活儿你还没干呢。”

说完，阿特利挺起长矛，一矛刺在考尔的腰上。考尔抡起斧子向他砍去，但没有砍中。然后，考尔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当即一命呜呼。

阿特利上马离开那里，碰到了哈尔盖尔德的几个女仆。“你们上去找找那匹马，”他说，“好好看着点儿。考尔从马上摔了下来，已经死了。”

“是你把他杀了吗？”她们问道。

阿特利答道：“哈尔盖尔德会明白的，考尔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死掉的。”

随后，阿特利上马赶回家里，向贝格索拉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她向他表示感谢，不仅为他办的这件事情，而且为他当时说的那几句话。

“不知道尼雅尔会怎么想，”阿特利说道。

“这件事他是能够处理的，”她说，“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告诉你：他把我们去年得到的那个奴隶的赔偿金拿到了阿耳庭，现在，我们就用那笔钱来赔偿考尔的性命。但是，即使案子得到了和解，你自己也一定要警惕，因为哈尔盖尔德是不会遵守任何协议的。”

“你不打算派个人把杀人的事告诉尼雅尔吗？”他问道。

“不想派，”她说，“对我来说，最好是不为考尔的死支付任何赔偿。”

说到这里，他们就不再谈了。

有人把考尔被杀和阿特利所说的话都告诉了哈尔盖尔德。她说，她会以牙还牙的。她派人前往阿耳庭，把考尔被杀的事告诉了贡纳尔。贡纳尔什么也没说，派人把这事告诉了尼雅尔，尼雅尔也没说什么。

斯卡普赫丁说：“这些奴隶比以前活跃多了：那时候，他们只不过吵吵架而已，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危害，可现在他们开始互相杀戮了。”

他边说边露出牙齿，笑了。

尼雅尔取下挂在棚屋里的钱袋，走了出去，他的儿子们跟在后面。他们来到了贡纳尔的棚屋。斯卡普赫丁对站在门口的人说：“告诉贡纳尔，我父亲想见他。”

看门人对贡纳尔一说，贡纳尔马上走了出来，热情地向尼雅



尔问好。然后,他们俩走到僻静的地方,交谈起来。

“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尼雅尔说,“我的妻子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协定,让人杀死了你的仆人。”

“这不能怪她,”贡纳尔说道。

“你来裁决吧,”尼雅尔说道。

“好的,”贡纳尔说,“我认为斯瓦尔特和考尔是等值的,你得付我十二盎司的银币。”

尼雅尔拿出钱袋,交给了贡纳尔。贡纳尔发现这笔钱正是他先前付给尼雅尔的那笔。然后,尼雅尔回到了自己的棚屋。这件事情解决之后,他们俩的关系又像以前那样融洽了。

回到家里,尼雅尔责怪了贝格索拉。但她说,她永远都不会向哈尔盖尔德屈服。哈尔盖尔德对贡纳尔和平地了结了这桩杀人案很是气愤。贡纳尔说,他永远也不会跟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作对。哈尔盖尔德依然怒气冲冲,贡纳尔则不予理睬。

在贡纳尔和尼雅尔的关注下,那年没有再发生什么别的不测事件。

38

春天到了,尼雅尔对阿特利说:“我想让你到东部峡湾去找份工作,这样,哈尔盖尔德就害不了你了。”

“我不怕,”阿特利说,“要是我可以作出选择的话,我倒宁愿呆在这儿的家里。”

“这不太明智,”尼雅尔说道。

“我宁愿在服侍你的期间死掉,也不愿换个主人。但是,我恳求你,如果我被杀了,不要让他们付奴隶的价钱。”

“你会作为一个自由人而得到赔偿的,”尼雅尔说,“但是,贝

格索拉会向你保证，要为你血债血还，而且她还会遵守这一诺言的。”

就这样，阿特利成了家族的一员。

现在说说哈尔盖尔德：她差人到西部的比亚德纳峡湾，去请他的亲戚是非精布里恩约尔夫，这个人的品质相当恶劣。贡纳尔对此事则一无所知。哈尔盖尔德说，他能当个非常能干的工头。布里恩约尔夫来到了东部，贡纳尔问他来干什么；布里恩约尔夫回答说，他要留在这里。

“从我听到的来看，你管不好我们的家务，”贡纳尔说，“但是，哈尔盖尔德要留下的亲戚我是不会赶走的。”

贡纳尔没有对布里恩约尔夫以礼相待，但也不能说冷酷无情。就这样，又到了召开全岛大会的时候了。

贡纳尔带着考尔斯凯格上马前往参加大会。赶到那里之后，见到了尼雅尔，他和他的儿子们全都来了。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相处得很好。

贝格索拉对阿特利说：“你到北部的索罗尔山去一下，在那儿干一个星期的活儿。”

于是，阿特利来到索罗尔山，秘密地住了下来。他负责在树林中烧木炭。

哈尔盖尔德对布里恩约尔夫说：“有人告诉我，阿特利不在家里。那么他一定是在索罗尔山干活。”

“你觉得他会在干什么？”他问道。

“干点儿树林里的活儿，”她答道。

“我该怎么处置他？”他问道。

“杀了他！”她说道。



他没有回答。

“要是斯约斯托尔夫还活着，”她说，“这在他眼里可算不上是什么大事。”

“你用不着再这样奚落我了，”布里恩约尔夫说道。

他带上武器，拉过马匹，飞身上马，向索罗尔山飞驰而去。他发现农场的东边有浓烟，就骑马赶了过去。到了附近，他跳下马来，把马拴好，走到烟雾最浓的地方。他看到了烧炭用的火坑，旁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把自己的长矛插在身边的地里。布里恩约尔夫穿过烟幕径直朝他走去；那人正在卖力地干着活儿，没有看到他。布里恩约尔夫举起斧子，击中了他的脑袋，但由于用力过猛，他的斧子脱手了。阿特利抓过长矛，向他投了过来。布里恩约尔夫往地上一趴，长矛从他头顶上飞了过去。

“算你走运，因为我没有防备，”阿特利说，“哈尔盖尔德会高兴死的，因为你就要把我的死讯告诉她了。但好在过不了多久，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的。现在，把你扔在这儿的斧子拣起来吧。”

布里恩约尔夫没有说话。一直等到阿特利咽气之后，他才敢走过去，把斧子拾起来。他纵马来到索罗尔山，宣布他杀死了阿特利。然后，他上马回到了家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哈尔盖尔德。哈尔盖尔德派人到伯格索斯沃尔，告诉贝格索拉，考尔被杀之仇已经报了。

接着，哈尔盖尔德又派人赶到全岛大会，把阿特利被杀的消息告诉了贡纳尔。贡纳尔一听就站了起来，考尔斯凯格也跟着站了起来。

考尔斯凯格说：“哈尔盖尔德的亲戚们总是给你帮倒忙。”

他们马上去找尼雅尔。贡纳尔说:“我不得不告诉你，阿特利被人杀死了。”接着,他告诉了他凶手是谁。“我想付给你赔偿金,并让你亲自裁定金额,”他说道。

尼雅尔说:“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力，不让我们之间出现麻烦。但是，我不能按照奴隶的标准来确定阿特利的赔偿金数额。”

贡纳尔说,这样做是公平的。说着,他把手伸了出去;尼雅尔握住他的手，指定了证人。于是，他们同意和平解决这个案子。

斯卡普赫丁说:“哈尔盖尔德不想让我们的仆人自然老死。”

贡纳尔回答说:“你的母亲会想办法,保证让我们两家轮流攻击对方。”

“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的,”尼雅尔说道。

尼雅尔把赔偿金裁定在一百盎司银币，贡纳尔立刻就交付了。很多围观的人都说这笔钱太多了。贡纳尔生了气,说有人还为不如阿特利的人进行过全部赔偿呢。说完，他们就上马离开阿耳庭,返回了家里。

贝格索拉一见到这笔钱,就对尼雅尔说:“你觉得你现在已经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可是我还没有呢。”

“你没有必要遵守你的诺言,”尼雅尔说道。

“可你心里已经猜到我会的,”她说,“事实也将如此。”

哈尔盖尔德对贡纳尔说:“你真的为阿特利的死拿出一百盎司银币、并使他成为自由人了吗?”

“他早就是自由人了,”贡纳尔说,“我不想把尼雅尔的仆人



弄成没有获得赔偿权利的人。”

“你们俩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哈尔盖尔德说，“你们俩都很软弱无能。”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贡纳尔说道。

这件事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贡纳尔对哈尔盖尔德都是冷冰冰的，直到她有所退让。

那一年直到年底，一切都还平静。春天，尼雅尔没有再雇新的仆人；夏天，人们又前往参加全岛大会去了。

39

有一个人叫索尔德，大家都叫他自由人之子。他的父亲名叫西格特里格，曾经是个奴隶，被阿斯盖尔德释放了，后来在马尔卡河中溺水而亡。从那以后，索尔德就一直跟着尼雅尔。他长得身材魁梧、健壮，作过尼雅尔所有儿子的养父。他看上了尼雅尔的女亲戚古德芬纳·索罗尔夫斯多蒂尔。古德芬纳在伯格索斯沃尔给人看家，当时正怀有身孕。

贝格索拉找到自由人之子索尔德，对他说：“你应该去杀了布里恩约尔夫。”

“我不是杀手，”他说，“但如果你希望我去干，那我就去。”

“我希望你去干，”她说道。

于是，他拉过自己的马，上马赶到赫利扎伦迪。他把哈尔盖尔德叫了出来，问布里恩约尔夫在哪儿。

“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他回答说：“我要让他告诉我他把阿特利的尸体埋在哪儿了，有人告诉我说，这件事儿他干得草草了了。”

她指了指路，说他在阿克拉通加。

“你得小心点儿，”索尔德说，“别让发生在阿特利身上的事再发生在布里恩约尔夫身上。”

“算了吧，你又不是杀手，”她说，“即使你们俩遭遇了，其结果跟上一次相比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从来没见过人流血，”他说，“我会手足无措的。”说完，他纵马冲出草场，向阿克拉通加疾驰而去。

贡纳尔的母亲朗恩维格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她说：“哈尔盖尔德，尽管你千方百计地考验他是否有勇气，但我觉得，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的亲戚不久就会发现这一点的。”

布里恩约尔夫和索尔德在一条公共的小路上相遇了。

索尔德说：“布里恩约尔夫，准备自卫吧。我可不想卑鄙地对你进行偷袭。”

布里恩约尔夫飞马直取索尔德，索尔德举起斧子还击，一下子就把对方的斧柄从紧贴着手的位置砍为两截。随即，他又砍出了第二斧，击中并深深地砍进了对方的胸膛，布里恩约尔夫从马上一头摔了下来，当即毙命。

过了一会儿，索尔德碰到了哈尔盖尔德家的一个牧羊人，就告诉他说，他把布里恩约尔夫杀了，还告诉牧羊人尸体现在躺在哪儿，并让他把杀人的事转告哈尔盖尔德。然后，他赶回了伯格索斯沃尔，把杀死布里恩约尔夫的事告诉了贝格索拉等人。

“但愿你的双手能够长期为你尽心服务，”贝格索拉说道。

那个牧羊人把布里恩约尔夫被杀一事告诉了哈尔盖尔德。她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悲痛。她说，如果可能的话，这将会带来很多恶果。



40 布里恩约尔夫被杀的消息也传到了阿耳庭。尼雅尔让人把事情的经过给他讲述了三遍，然后说道："现在，很多人都变成了杀手，其数量超出了我的预料。"

斯卡普赫丁说："死在我们养父手下的那个人命中注定是个短命鬼，因为索尔德以前从未见过人流血。当初很多人认为，按照我们的脾气，我们兄弟几个会先这样干的。"

"过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了，"尼雅尔说，"到那个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

他们找到贡纳尔，把杀人的事告诉了他。贡纳尔说，损失并不是很大。"但他却是个自由人，"他说道。

尼雅尔马上提出了解决办法，贡纳尔表示同意。赔偿金额则由贡纳尔来定。贡纳尔提出要一百盎司银币，尼雅尔马上就付了款。这样，他们俩又恢复了和睦相处。

41 有一个人叫西格蒙德，是拉姆比的儿子、红色西格瓦特的孙子，很擅长经营海上贸易。西格蒙德举止礼貌得体、相貌堂堂、身材魁梧健壮。他野心勃勃，同时又写得一手好诗。大部分的体育运动他都精通，但他脾气暴躁，好冷嘲热讽，而且傲慢专横。

他来到东部的霍尔纳潟湖，上了岸。他的同伴名叫斯克约尔德，是个瑞典人，性情恶毒。他们弄到了马匹，上马离开霍尔纳潟湖，赶往西部，一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弗廖特什立德的赫利扎伦迪。贡纳尔热情地欢迎他们，因为他跟西格蒙德还是近亲。他邀请西格蒙德留下来过冬。西格蒙德回答说，如果他的同伴斯克约尔德也愿意留下来的话，那他就接受这一邀请。



“我听人说起过他，”贡纳尔说，“说他对你的性格一点儿也没有好处，尽管你也需要改改自己的性格。因此，他留下来会惹来麻烦的。我对你和所有亲戚的忠告就是不要受我的妻子哈尔盖尔德的鼓动而轻易采取行动，因为她做的很多事都是违背我的意愿的。”

“对别人提出忠告总不会错的，”西格蒙德说道。

“那就记住我的忠告吧，”贡纳尔说，“你会经常受到这样的考验，所以你要跟着我，听我的劝。”

随后，他们就当上了贡纳尔的随从。哈尔盖尔德对西格蒙德很好，有时候甚至送给他钱，而且还非常用心地服侍他，一点儿也不比对待自己的丈夫差。很多人对此议论纷纷，不知道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哈尔盖尔德对贡纳尔说：“关于我的亲戚布里恩约尔夫被害一事，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你接受的那一百盎司银币。要是可能的话，我要为他报仇。”

贡纳尔回答说，他不想同她争论这件事。说完就走开了。他找到考尔斯凯格，对他说：“你到尼雅尔那里去一趟，告诉他让索尔德小心些。尽管我们之间有协议，但我觉得这个协议恐怕得不到遵守。”

考尔斯凯格飞马而去，把这些告诉了尼雅尔，尼雅尔又转告了索尔德。然后，考尔斯凯格骑马返回。尼雅尔为他和贡纳尔的真诚表示了感谢。

凑巧有一天，尼雅尔和索尔德正坐在屋子外面。这时，一只山羊总是围着草场，转来转去，也没有人把它撵走。

索尔德说：“这事儿有点古怪。”



“你看到了什么怪事儿？”尼雅尔问道。

“我觉得我看到那只山羊躺在那边的坑里，满身是血。”

尼雅尔说，那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山羊或别的什么东西。

“那它是什么呢？”索尔德问道。

“你一定是要死了，”尼雅尔说，“你看到的是你自己的鬼魂。现在，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如果命中注定了要死，小心也是没用的，”索尔德说道。

哈尔盖尔德找到斯莱恩·西格福松，对他说：“如果你能杀了自由人之子索尔德，我就把你看作是真正的女婿。”

“这我不干，”斯莱恩说，“因为这样我就得忍受我的亲戚贡纳尔的怒火。而且，这样做风险太大了，因为如果我杀了他，我也很快就会受到报复的。”

“谁会报复？”她问，“是那个不长胡子的老家伙吗？”

“不是，”他说，“是他的儿子们。”

接着，他们俩又轻声地交谈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他们最终作出了什么样的安排。

一天，贡纳尔正巧不在家，但西格蒙德和斯克约尔德这对搭档都在，斯莱恩也从格廖特赶了过来。他们和哈尔盖尔德一起坐在屋子外面交谈起来。

哈尔盖尔德说：“西格蒙德和斯克约尔德曾经答应过，要干掉尼雅尔儿子的养父、自由人之子索尔德；斯莱恩，你也说过，你会尽力支持的。”

他们都承认自己作出过这样的许诺。

“下面，我来告诉你们该怎么办，”她说，“你们必须带上自己的家伙，上马到东部的霍尔纳潟湖去，然后，在全岛大会刚刚开



始的时候返回来；要是在大会召开之前回来的话，贡纳尔就会要求你们跟他一起去参加大会。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都会去参加大会的，贡纳尔也会去的。你们应该趁这个机会把索尔德干掉。”

他们同意按照这一计划进行。然后，他们就出发前往东部峡湾。贡纳尔对此一无所知，上马参加大会去了。

尼雅尔派自由人之子索尔德到东部的埃亚菲欧尔区去，并嘱咐他在外面只住一夜。索尔德到了东部，却回不来了，因为河水涨得很高，有很长一段都渡不过去。尼雅尔等了一天，因为他原打算和索尔德一起前往大会的。过了两夜，索尔德从东部回来了，贝格索拉告诉他，他应该去参加大会。“但你先去一下索罗尔山，照看一下那里的农场，在那儿别超过一两个晚上，”贝格索拉说道。

42

西格蒙德和斯克约尔德从东部回来了。哈尔盖尔德告诉他们，索尔德现在还在家里，但过几天就要去参加全岛大会了。“现在，机会就摆在你们眼前，”哈尔盖尔德说，“错过了这次，就再也抓不到他了。”

这时，有一些人从索罗尔山来到了赫利扎伦迪。他们告诉哈尔盖尔德说，索尔德就在索罗尔山上。哈尔盖尔德找到斯莱恩·西格福松等人，对他们说：“索尔德就在索罗尔山上，你们现在就有机会趁他回家的时候干掉他。”

“我们会的，”西格蒙德说道。

他们来到屋子外面，找到武器和马匹，上马去找索尔德。

西格蒙德对斯莱恩说：“你什么也不必干，因为这件事儿用



不着我们全上。”

“那好吧,”斯莱恩说道。

过了片刻，索尔德骑着马向他们这边走过来。西格蒙德对他说:“你自己投降吧,因为现在你活不了了。”

“妄想,”索尔德说,“上来跟我一对一地较量吧。”

“妄想,”西格蒙德说,“我们就是要利用我们人多的优势。难怪斯卡普赫丁那么勇敢，因为据说一个人性格的四分之一要归功于他的养父。”

“你就会懂得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索尔德说,“因为斯卡普赫丁会为我报仇的。”

他们一齐扑了上来，索尔德顽强抵抗，砍断了他们俩的长矛。后来,斯克约尔德砍断了索尔德的一只胳膊,但他用另一只手继续抵抗了一阵儿。最后,西格蒙德的长矛刺穿了他的身体,索尔德一头栽倒在地上死了。他们用草和石头把尸体盖了起来。

斯莱恩说:“我们闯祸了,尼雅尔的儿子们听到以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上马回到了家里，把经过告诉了哈尔盖尔德。听到他们杀了索尔德,她显得非常高兴。

这时,贡纳尔的母亲朗恩维格说话了:“西格蒙德,有那么一句话,‘打人的手,快乐难长久’。在这件事上,也是这样。尽管如此,贡纳尔还是会替你了结这件事的。但是,如果哈尔盖尔德再让你上一次当的话,那你就死定了。”

哈尔盖尔德派人到伯格索斯沃尔去报告杀人的事，她又派另一个人前往“庭”会去通知贡纳尔。贝格索拉说,她不想用刺



耳的语言来回敬哈尔盖尔德，因为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来说，那样做算不上报仇。

43 送信人赶到阿耳庭，把索尔德被害的消息告诉了贡纳尔。贡纳尔说："事情变得糟透了，我觉得没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但是，我们还是得马上去找尼雅尔，希望他仍然能够冷静地对待，尽管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挑衅。"

他们赶去面见尼雅尔，让他出来谈谈。他马上走到贡纳尔跟前，交谈起来。开始的时候，除考尔斯凯格之外，别的人都不在场。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贡纳尔说，"自由人之子索尔德被杀了。我建议，由你自己对这起杀人案进行裁决。"

尼雅尔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你的建议很好，我接受。可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会因此而责怪我，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解决不公平。但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险，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同一位令人尊敬的人打交道，我实在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友谊由于我这一方的原因而遭到破坏。"

"进行裁决的时候，你打算让你的儿子们也在场吗？"贡纳尔问道。

"不想，"尼雅尔回答说，"因为我拿出来的解决方案他们是不会推翻的。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在场，那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那就这样定了，"贡纳尔说，"你多保重。"

他们握了握手，妥善、迅速地达成了一致。



尼雅尔说:“我裁定为二百盎司银币的赔偿金额,这在你看来可能高了些。”

“我不觉得过高,”贡纳尔答道。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棚屋。

尼雅尔的儿子们回到了自己的棚屋。斯卡普赫丁问尼雅尔,他手里那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尼雅尔说:“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的养父索尔德被杀了,我跟贡纳尔刚刚把这件事解决了,他拿出了双倍的赔偿金。”

“是谁杀了他?”斯卡普赫丁问道。

“是西格蒙德和斯克约尔德杀的,但斯莱恩也在场,”尼雅尔答道。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需要很多帮手,”斯卡普赫丁说,“但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还手呢?”

“用不了太久,”尼雅尔说,“下一次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了。但现在,重要的是你们不要破坏我和贡纳尔达成的这一和解。”

“那好吧,”斯卡普赫丁说,“但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什么过节儿,那我们是会记住这一宿怨的。”

“到那时候我也不要求你们什么了,”尼雅尔说道。

44

人们离开“庭”会各自回家了。贡纳尔回到家里,对西格蒙德说:“你的运气比我原来想像的还要差,而且你还滥用自己的天赋。这件事我已经替你了结了,但你一定不要再上哈尔盖尔德的当了。你一点儿也不像我:你喜欢讽刺、挖苦、愚弄别人,而我则不然。你和哈尔盖尔德能相处融洽,是因为你



和她更有共同之处。”

贡纳尔批评了他很长时间。西格蒙德老老实实地听着，并且说，从此以后，他会更多地听从贡纳尔的劝告。贡纳尔说，那样他就会一切顺利的。

他们的协议在一段时间之内得到了很好的遵守，贡纳尔和尼雅尔以及尼雅尔的儿子们都友好地相处，但双方的其他人彼此很少打交道。

有一天，几个女乞丐正巧从伯格索斯沃尔来到了赫利扎伦迪。她们多嘴多舌，而且心术不正。哈尔盖尔德有一个房间，她经常去那里坐坐，她的女儿索尔盖尔德和斯莱恩那天也在那里，但贡纳尔和考尔斯凯格都不在。

那些女乞丐走进那个房间。哈尔盖尔德向她们问好，找来座位让她们坐下，然后问有什么新的消息。她们说没什么要讲的。哈尔盖尔德问，她们头天晚上是在哪儿度过的，她们回答说是在伯格索斯沃尔。

“尼雅尔在干什么？”她问道。

“他在十分投入地静坐，”她们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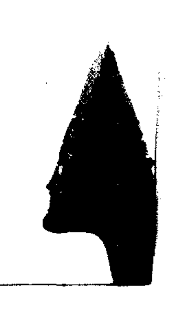
“他的儿子们呢？”她说，“他们总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

“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健壮，只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她们说，“斯卡普赫丁在磨他的斧子，格里姆在给他的长矛安枪杆，海尔吉在用铆钉固定他的剑柄，霍斯库尔德在加固盾牌的把手。”

“他们一定是在准备什么大的行动，”哈尔盖尔德说道。

“我们也不知道，”她们说道。

“尼雅尔的仆人在干什么呢？”哈尔盖尔德问道。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每个人在干什么，”她们回答说，“但是，有一个人在用车子把家畜的粪便运到地里的小山丘上。”

“那有什么用？”哈尔盖尔德问道。

“他说，这样会使那儿的草长得比别的地方的好，”她们答道。

“尼雅尔也并不是事事都聪明，”哈尔盖尔德说，“他还总给别人提建议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们问道。

“我来说一件事实，”哈尔盖尔德说，“他没把牲畜的粪便用车子运到他的胡子那儿，以便让自己长得像一个男人。我们就叫他‘没胡子的老头儿’、叫他的儿子们‘牲畜粪便催成的胡须’①吧。西格蒙德，你就这事儿写首诗，也让我们沾沾你这个诗人的光儿。”

西格蒙德说他正在写。他写了三四行，都是充满了恶毒的言词。

“你可真是个宝贝，”哈尔盖尔德说，“我要的就是这样。”

正在这时，贡纳尔一脚跨了进来。刚才，他一直站在房间的外面，他们讲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一见到他闯了进来，他们全都大惊失色，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但就在刚才，他们还在放肆地大笑。

贡纳尔非常气愤，对西格蒙德说：“你不听别人的忠告，想诽谤尼雅尔的儿子们，更有甚者，还诽谤尼雅尔本人，你真是愚蠢。你已经诽谤了他们，这会让你丧命的。如果有谁再说那些

① 另见第91章。



话，就把他打发走，而且，我也不会放过他。”

他们大为骇然，谁也不敢重复那番话了。贡纳尔说完之后，走出了房间。

那些女乞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刚才那些人说过的话告诉贝格索拉，以便从她那里得到些赏钱。她们来到伯格索斯沃尔，私下里主动把那些恶言恶语告诉了贝格索拉。

当男人们在桌子边坐下来的时候，贝格索拉说：“有人给你们父子都送了件礼物，要是不回送的话，你们就跟三尺顽童一样了。”

“是什么礼物？”斯卡普赫丁问道。

“孩子们，你们都收到了同一份礼物：你们被称作‘牲畜粪便催成的胡须’，我的丈夫则被称作‘没胡子的老头儿’。”

“我们可不像女人，对什么事儿都生气，”斯卡普赫丁说道。

“可是贡纳尔生了气，是替你们生的气，”贝格索拉说，“因此，人们都说他很高尚。你们要是不把这件事儿摆平，那就再也甭想为受到任何羞辱而报仇了。”

“老太太总是对这样的事情津津乐道，”斯卡普赫丁说着，笑了一下。但是，他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汗水，两颊泛起了红斑，这对他来说是极不寻常的。

格里姆沉默不语，紧咬着嘴唇；海尔吉没什么变化；霍斯库尔德则和贝格索拉走了出去。

贝格索拉再次走进来的时候，变得更加愤怒了。

尼雅尔说：“夫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尽管会需要些时间。在很多情况下，男人的脾气都经受着考验，其结果是具有两面性的，即使进行了报复之后也是如此。”



当天夜里,尼雅尔上床睡觉的时候,听到斧子碰了一下壁厨的墙壁,发出很大的声响。他的屋子里还放着另外一个壁厨,上面挂着盾牌。这时,他发现那些盾牌也都不见了。

他问:“谁把我们的盾牌拿走了?”

“你的儿子们带着它们出去了,”贝格索拉答道。

他把鞋套在脚上,立刻走出房间,绕到房子的另一边,看到几个儿子正在往山坡上走。

他问:“斯卡普赫丁,你们去哪儿?”

“去找你的羊,”他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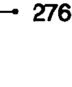
尼雅尔说:“要是那样,你们是不会带武器的,所以你们一定是为了别的事情。”

“父亲,要是找不到羊,我们就去捕三文鱼,”斯卡普赫丁说道。

“祝你们走运,”尼雅尔说道。

于是,他们继续赶自己的路,尼雅尔则上床睡觉去了。

他对贝格索拉说:“你的儿子们全都在外面,而且带着武器,一定是你怂恿他们去干什么去了。”



“要是他们告诉我,他们把西格蒙德杀了,那我会不胜感激的,”贝格索拉说道。

45

现在说说尼雅尔的儿子们:他们来到弗廖特什立德,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接近了赫利扎伦迪。同一天早晨,西格蒙德和斯克约尔德起床后,打算去看看种马。他们带上缰绳,在草场上拉了两匹马,骑上走了。他们在山坡上寻找种马,最后在两条小溪中间找到了它。然后,他们就牵

着马匹，朝山下的大路走去，这段距离还很长。

斯卡普赫丁发现了他们，因为西格蒙德的衣服色泽艳丽。他说："你们看到那边那个红色的恶魔了吗？"

他们瞧了瞧，说看到了。

斯卡普赫丁说："霍斯库尔德，你不要同这事儿沾边，因为你经常被单独派出来，毫无保护。西格蒙德归我了，这可是男子汉的活儿。格里姆和海尔吉收拾斯克约尔德。"

于是，霍斯库尔德原地坐了下来，其他人则继续向前走。双方终于碰了面。

斯卡普赫丁对西格蒙德说："亮出你的武器进行自卫吧，这比你写些歪诗来讽刺我们更有必要。"

西格蒙德拿出了武器，斯卡普赫丁静等着他出击。斯克约尔德转身面对着格里姆和海尔吉。双方恶斗起来。西格蒙德戴着一顶头盔，腰挂盾牌和利剑，手持长矛。他转身面向斯卡普赫丁，挺矛便刺，但却刺在了对方的盾牌上。斯卡普赫丁一斧子砍断了他的枪杆，随即，再次抡起斧子向西格蒙德砍去，一下子砍在了盾牌上，把盾牌砍得一直裂到了把手那儿。西格蒙德右手抽出宝剑，猛刺斯卡普赫丁，但他只击中了斯卡普赫丁的盾牌，而他的剑却紧紧地嵌在了盾牌上。斯卡普赫丁把盾牌迅速地一拧，西格蒙德的剑就脱了手。紧接着，斯卡普赫丁挥斧向西格蒙德劈了过来；西格蒙德虽然穿了一身衣甲，但落在他肩头的斧子还是砍进了他的肩胛骨。斯卡普赫丁随即把斧子向自己这边一抽，西格蒙德便双膝着地朝前跪倒了。但他马上又跳了起来。

"你刚才向我跪下了，"斯卡普赫丁说，"在我们干掉那个家伙之前，你会先完蛋的。"



“那可真是糟糕，”西格蒙德说道。

斯卡普赫丁一斧子打在他的头盔上，接着，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这时，格里姆挥剑砍在了斯克约尔德的腿上，从脚踝处把那条腿砍为两断；海尔吉一剑刺过去，斯克约尔德随即一命呜呼。

后来，斯卡普赫丁看见了哈尔盖尔德手下的一个牧羊人。此时，他早已砍下了西格蒙德的首级。于是，他把它交给那个人，命他把首级带给哈尔盖尔德。斯卡普赫丁说，她会知道这个脑袋有没有作过诗来讽刺他们。他们一走，那个牧羊人就把西格蒙德的头往地上一扔，他们在场的时候，他还不敢这样做。

弟兄几个走到马尔卡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人，就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斯卡普赫丁对他们说，他亲手杀了西格蒙德，格里姆和海尔吉杀了斯克约尔德。然后，他们就回家对尼雅尔讲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愿你这双手永远为你忠诚地服务。现在看来，这次不会再有什么自我裁决那样的解决办法了。”

现在说说那个牧羊人：他回到赫利扎伦迪，把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盖尔德。

“斯卡普赫丁把西格蒙德的头交给我，让我带给你，可是我不敢，”他说，“因为不知道你会怎么对待这件事。”

“你没把它带回来太不对了，”她说，“否则我就会把头拿给贡纳尔，这样，他就不得不为他的亲戚报仇；要不然，他就得忍受众人对他的蔑视。”

说完，她去见贡纳尔，对他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你的亲戚西格蒙德被害了。斯卡普赫丁杀了他，还想让人把他的头颅带

给我。”

“西格蒙德这样的下场是意料之中的事，”贡纳尔说，“种蒺藜得刺。你和斯卡普赫丁经常恶意相向。”

说完，贡纳尔就走开了。

他没有为西格蒙德的死提起诉讼，事实上，他没采取任何行动。哈尔盖尔德常常提醒他这件事，说他们还没有为西格蒙德的死得到赔偿。但是，贡纳尔对她的怂恿不予理睬。

三届全岛大会过去了。每一次，人们都以为贡纳尔会就这一案子提起诉讼。后来，贡纳尔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就上马去见尼雅尔。尼雅尔热情地招待了他。

贡纳尔对他说：“我来这儿是想听听你对一件麻烦事有什么好的建议。”

“理应效劳，”尼雅尔说道。然后，他就给他出了些主意。贡纳尔站起身来，向他表示感谢。

尼雅尔伸手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很长时间过去了，而你的亲戚西格蒙德还没有得到赔偿。”

“他那是罪有应得，因此，他早就得到赔偿了，”贡纳尔说，“但是，如果你愿意赔偿，我也不会拒绝这样高尚的意愿。”

贡纳尔从来没有说过尼雅尔的儿子们的坏话；尼雅尔也只是想让贡纳尔确定一下赔偿金的数目。于是，贡纳尔就确定它为二百盎司银币，斯克约尔德则没有权利获得赔偿。他们马上就如数交付了赔偿金。趁着人多的时候，贡纳尔在“庭”会上宣布，这件事就此了结了。他说，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得体；西格蒙德说了很多恶毒的话，因此他的死是咎由自



取；以后谁也不许再说那些话了，谁要是说了，谁就没有权利获得赔偿。

贡纳尔和尼雅尔都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他们说到做到，一直保持着友谊。

46

有一个人叫吉祖尔，是泰特的儿子、莫斯费尔的老叟凯蒂尔比约恩的孙子。吉祖尔的母亲奥洛夫是绅士伯德瓦尔的女儿，伯德瓦尔则是海盗卡里的儿子。吉祖尔的儿子是伊斯莱夫主教。①泰特的母亲是索尔德·比尔德的女儿海尔嘉，索尔德·比尔德是赫拉普的儿子、比约恩·布纳的孙子。白色吉祖尔住在莫斯费尔，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头领。

本部传奇中还有一个人物，名叫盖尔，大家都叫他戈狄盖尔。他的母亲索尔卡特拉是莫斯费尔的老叟凯蒂尔比约恩的女儿。盖尔居住在赫利德。他和吉祖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相互支持。

那时候，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居住在朗河平原的霍夫。他性情狡猾，心性恶毒。当时，他的父亲瓦尔加尔德正在国外，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他非常忌妒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莫德非常富有，但人们并不怎么喜欢他。

47

有一个人叫奥特凯尔，是斯卡尔夫的儿子、哈尔凯尔的孙子。哈尔凯尔曾跟格里姆斯内斯的格里姆打过仗，并在一次决斗中把格里姆杀了。哈尔凯尔和老叟凯蒂尔比约恩

---

① 伊斯莱夫·吉祖尔松是冰岛第一位主教(1056—1080)。

是兄弟俩。奥特凯尔居住在基尔丘拜尔，他的妻子索尔盖尔德是马尔的女儿；马尔是布朗多尔夫的儿子、法罗人纳多德的孙子。

奥特凯尔非常富有。他有个儿子名叫索尔盖尔，虽然年纪轻轻,但很有前途。

有一个人叫斯卡姆凯尔,住在另一个叫霍夫的农场,家财万贯。他性情恶毒、出尔反尔、目空一切、阴险毒辣。他是奥特凯尔的朋友。

奥特凯尔有个弟弟,名叫哈尔凯尔,长得身强力壮,跟他一起住在基尔丘拜尔。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名叫白色哈尔比约恩,他把一个名叫梅尔考夫的奴隶带到了冰岛。梅尔考夫是爱尔兰人,很不招人喜欢。哈尔比约恩找到奥特凯尔,和他住在了一起。梅尔考夫也跟着一块儿来了,他经常说,要是奥特凯尔是他的主人,那他将非常高兴。所以,奥特凯尔对他很好,送了他一把刀、一条腰带和一套衣服，这个奴隶对他也是俯首帖耳的。奥特凯尔请他的弟弟把这个奴隶卖给他。哈尔比约恩回答说,他倒愿意把他赠送给他,但是又说,梅尔考夫没有奥特凯尔想的那么好。奥特凯尔一成为梅尔考夫的主人，这个奴隶的活就干得越来越糟。奥特凯尔常对白色哈尔比约恩说起这个奴隶干的活是多么得少；哈尔比约恩说，他甚至还有更坏的地方呢。

这时候发生了一次大饥荒,人们既缺干草,又缺粮食。饥荒波及到整个冰岛。贡纳尔给很多人都提供了干草和粮食；只要他还有,那些来找他的人都能得到些补给。

后来,贡纳尔的干草和粮食都用光了。于是,他要考尔斯凯

格、斯莱恩·西格福松和拉姆比·西古尔达松①跟他一起出门。他们来到基尔丘拜尔，把奥特凯尔叫了出来。奥特凯尔向他们问候，贡纳尔也非常礼貌地做了答复。

“事情是这样，”贡纳尔说，“我来这里是想请你卖给我些干草和粮食，如果你还有的话。”

“有是有，”奥特凯尔说，“但干草和粮食我都不卖给你。”

“那你愿意现在先送给我、让我以后再还你吗？”贡纳尔问道。

“不愿意，”奥特凯尔答道。此前，斯卡姆凯尔曾建议他要吝啬点儿。

斯莱恩·西格福松说：“我们干脆自己动手拿走得了，他们这是活该。”

“你们这些西格福斯的儿子想抢劫莫斯费尔的人？除非这儿的人都死光了！”斯卡姆凯尔说道。

“我什么都不会抢的，”贡纳尔说道。

“那你愿意从我这儿买个奴隶吗？”奥特凯尔问道。

“这我不拒绝，”贡纳尔答道。于是，他买下了梅尔考夫就走了，没有借到任何干草和粮食。

尼雅尔知道了这件事，说道：“他们不卖给贡纳尔粮食和干草，这太不像话了。要是像他这样的人都弄不到这些东西，别的人就没什么指望了。”

“你干吗要喋喋不休地唠叨这件事儿呢？”贝格索拉说，“你既不缺干草，又不缺粮食。你要是能把它们拿出来跟贡纳尔一

① 以前没有提到过拉姆比。他是第34章中提到的西古尔德·西格福松的儿子，因此，他是斯莱恩·西格福松的侄子。

起分享，那才算高尚呢。”

尼雅尔说，“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正要送给他些东西。”

他和几个儿子来到位于索罗尔山的农场，用十五匹马拉着干草，五匹马拉着粮食，前往贡纳尔的家。来到赫利扎伦迪后，尼雅尔把贡纳尔叫了出来。贡纳尔热情地向他们问候。

尼雅尔说：“这儿有一些干草和粮食，我想送给你。你需要它们的时候，我不想让你再撇开我而去求助于别人。”

“你的礼物很珍贵，”贡纳尔说，“但是对我来说，更珍贵的是跟你和你的儿子们的友谊。”

后来，尼雅尔就回家了。春天过去了。

48

那年夏天，贡纳尔上马来参加阿耳庭大会。很多来自东部锡达地区的人一直跟他呆在一起，因此，当他们离开大会回家的时候，他又邀请那些人跟自己继续呆在一起。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也来参加大会了。那一年的大会进行得很顺利。

现在回到赫利扎伦迪，说说哈尔盖尔德：她对奴隶梅尔考夫吩咐道：“我给你找了一件活儿干，你去一趟基尔丘拜尔。”

“我在那儿该干什么？”他问道。

“你从他们那儿偷些吃的来，黄油和奶酪要足够两匹马驮的。然后，你就放火烧了贮藏室，要让他们以为是由于疏忽造成的，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是失窃了。”

这个奴隶回答说：“也许我并不是好人，但我还从来没有做过小偷。”

“听听，你把自己说得多好啊！”她说，“可实际上，你不仅是



个小偷，还是个杀人犯呢。你要是不敢去做这个差事，我就让人杀了你。”

梅尔考夫对这一点倒是相当清楚，如果自己不去的话，她是会说到做到的。因此，当天夜里，他就带了两匹马，把褡裢绑在马身上，前往基尔丘拜尔。那里的狗认识他，因此不但没有叫，反而向他跑过来，冲他直摇尾巴。他来到贮藏室，打开门，偷了些吃的，让马驮着。然后，他放火烧了贮藏室，又杀了那条狗。

他沿着朗河往回走。后来，他的鞋带走断了，他拿出刀来修好了，但却把刀和带子忘在了那里。直到回到赫利扎伦迪的时候，他才发现刀不见了。但他却再也没有胆量返回去找了。他把那些吃的东西交给了哈尔盖尔德。她显得非常高兴。

第二天早晨，基尔丘拜尔的人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巨大的损失。他们派了个人到“庭”会给奥特凯尔送信，当时他正在那里参加大会。他显得很平静，说起火的原因是因为贮藏室挨着厨房。于是，大家也都认为这就是失火的原因了。

人们上马离开“庭”会，各自回家了。很多人来到了赫利扎伦迪。哈尔盖尔德把一些吃的东西拿到桌子上，其中包括奶酪和黄油。贡纳尔知道家里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就问哈尔盖尔德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那个地方弄来的东西，会让你吃起来感到非常高兴，”她说，“而且男人们也用不着来管做饭之类的事儿。”

贡纳尔生气了，说道：“如果我变成了贼的同伙，那可真是糟透了。”说着，打了她一个耳光。

哈尔盖尔德说，她会记住这一耳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偿

还。她走了出去，他跟着她也出去了。桌子上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换上了肉。他们猜测，这是因为这些肉是通过诚实的途径弄来的。

吃完饭之后，那些赶路的人就又上路了。

49

现在说说斯卡姆凯尔：他骑着马，正沿着朗河找他的羊，突然看到路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他跳下马，把那个东西拣了起来，发现是一把刀和一条腰带。他觉得这两件东西他都认识，就把他们带到了基尔丘拜尔。奥特凯尔正在屋子外面，见他来了，就向他热情地打招呼。

斯卡姆凯尔问："你能认出这些东西吗？"

"当然，"奥特凯尔答道。

"是谁的？"斯卡姆凯尔问道。

"是那个叫梅尔考夫的奴隶的，"奥特凯尔答道。

"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别只限于我们俩，"斯卡姆凯尔说，"我是在真心实意地给你提建议。"

他们把这些东西拿给很多人看，他们都认出了这是谁的东西。

于是，斯卡姆凯尔问："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奥特凯尔回答说："我们去找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们来到霍夫，把那些东西拿给莫德看，问他认不认得这些东西。莫德回答说认得，并问道："但那又有什么呢？难道你们觉得能在赫利扎伦迪找到属于你的东西吗？"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棘手，"斯卡姆凯尔说，"因为它牵



涉到的人都势力强大。”

“你说得对，”莫德说，“但我知道点儿贡纳尔家里的内情，而你们俩都不知道。”

“如果你愿意管这件事，”他们说，“我们会付给你一笔钱。”

莫德说：“这笔钱可不是好挣的，但也许我会考虑考虑的。”

他们给了他三马克银币后，他才同意帮助他们。他给他们出了这样一个主意：打发几个女人到赫利扎伦迪，带上些小玩艺儿，送给那儿的女佣，看她们送些什么作为回赠。“因为如果人们家里有偷来的东西，他们总是想先把这些东西处理掉。因此，如果有人偷了东西，她们也会那样做的。这些女人必须把各地送给她们的东西拿给我看。一旦这件事真相大白，就跟我再也没什么关系了。”莫德说道。

他们对此表示同意。然后，斯卡姆凯尔和奥特凯尔回到了家里。莫德派了几个女人到这一地区去。她们去了有半个月的光景就回来了，还带回来很多东西。莫德问她们，在哪儿得到的东西最多。她们回答说，是在赫利扎伦迪，并说哈尔盖尔德对她们非常慷慨。他问，她送给她们的是什么东西，她们回答说是奶酪。他要求看一看，她们就拿给他看，一共有很多奶酪，他把它们收了起来。

过了片刻，他去见奥特凯尔，让他把索尔盖尔德的奶酪模子拿出来。奥特凯尔照办了。莫德把奶酪片放进模子里，正好相符，丝毫不差。他们还发现，那些女人甚至还得到了一个整块的奶酪。

莫德说：“现在你明白了，一定是哈尔盖尔德派人偷了这些奶酪。”

他们搜集了全部的证据。然后,莫德宣布,他同这件事再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说完就走了。

考尔斯凯格正在跟贡纳尔交谈。考尔斯凯格说:"我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哈尔盖尔德偷了奶酪,并造成了基尔丘拜尔的损失。"

贡纳尔说,这可能是事实。"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问道。

考尔斯凯格说:"你妻子的错误应该由你来补救。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你去找奥特凯尔,提出一个对他有利的解决办法。"

"说得对,"贡纳尔说,"就这么办吧。"

过了一会儿,贡纳尔派人去找斯莱恩·西格福松和拉姆比·西古尔达松,他们马上就来了。贡纳尔告诉他们他准备去哪儿,他们听了都表示附和。于是,他们一行十二人飞马来到了基尔丘拜尔,让奥特凯尔出来一下。

奥特凯尔正跟斯卡姆凯尔呆在一起。斯卡姆凯尔说:"我跟你一块儿出去,我们俩最好是意见一致。你就会知道:我要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你。我认为你最好姿态要高、态度要强硬。"

接着,奥特凯尔就和斯卡姆凯尔、哈尔凯尔、哈尔比约恩一起走了出来。他们向贡纳尔问了声好,贡纳尔礼貌地应答着。奥特凯尔问他要去哪儿。

"就是这儿,"贡纳尔说,"我是想说明,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巨大而又可怕的损失是我的妻子和我从你手里买来的那个奴隶干的。"

"我早就料到了,"哈尔比约恩说道。



贡纳尔说:“我想给你提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还建议,由这一地区最优秀的人士来确定赔偿金额。”

斯卡姆凯尔说:“你的建议虽然听起来不错,但不公平:这里的农场主有很多是你朋友,而奥特凯尔的朋友却不多。”

“那么我建议,”贡纳尔说,“由我自己来确定赔偿金额,并且马上就告诉你。此外,我还向你保证,你将得到我的友谊,而且我会马上支付赔款:我为你的损失作出双倍的赔偿。”

斯卡姆凯尔说:“不要接受。本该由你决定的事却让他来决定,那样做很丢面子。”

奥特凯尔说:“贡纳尔,我不让你自己裁决。”

贡纳尔说:“我觉得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的建议,总有一天他们是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不过现在先不管这些了,你就自己来定赔偿数额吧。”

奥特凯尔向斯卡姆凯尔俯过身去,问道:“我该怎么说?”

斯卡姆凯尔说:“你就说这个建议不错,然后你把这个案子交给白色吉祖尔和戈狄盖尔。这样,很多人就会说,你跟你的祖父哈尔凯尔一样,是个大英雄。”

于是,奥特凯尔说:“贡纳尔,你这个建议不错,但我想让你给我点儿时间,好让我去找白色吉祖尔和戈狄盖尔。”

贡纳尔说:“悉听尊便。但是,如果你拒绝了我的建议,那么有人就会说,你不知道怎么做才能给自己带来荣誉。”

说完,贡纳尔就上马回家了。

他走了以后,哈尔比约恩说:“现在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多么悬殊了。贡纳尔给你提了几个不错的建议,可你一个都不愿意接受。贡纳尔英勇无双,你觉得跟他继续争吵下去你

会得到什么呢？但是，贡纳尔还是个讲信用的人，即使你以后再接受他的建议，他也是会同意的。我觉得你最好是马上就去见白色吉祖尔和戈狄盖尔。”

奥特凯尔让人把他的马牵了过来，做好了一切准备。他的眼神不太好，斯卡姆凯尔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便说道：“真是奇怪，你的弟弟居然不想替你去。但我愿意替你走一趟，因为我知道，走路对你来说并不容易。”

“我接受你的帮助，”奥特凯尔说，“但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实事求是。”

“我会的，”斯卡姆凯尔说道。

于是，斯卡姆凯尔接过了奥特凯尔的马和旅行斗篷继续前行，奥特凯尔则回家去了。

哈尔比约恩正在屋子外面。他对奥特凯尔说：“你居然把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当成最好的朋友，真是糟透了。而且，我们今后会为你竟然返了回来而后悔不已的：让一个最善于说谎的人去执行这样一件可以说是将影响到许多人的生命的使命实在太不明智了。”

“你如果总像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奥特凯尔说，“那么贡纳尔一举他的戟，你就会被吓破了胆。”

“不知道到时候谁会更害怕呢，”哈尔比约恩说，“但总有一天，你将不得不承认，一旦贡纳尔发起怒来、为他的戟找靶子的时候，他是不会浪费一点儿时间的。”

奥特凯尔说：“除了斯卡姆凯尔，你们都害怕了。”

他们俩都生气了。



斯卡姆凯尔来到了莫斯费尔，把贡纳尔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告诉了吉祖尔。

“依我看，”吉祖尔说，“这些建议都不错，可奥特凯尔为什么不接受呢？”

“主要是因为，”斯卡姆凯尔说，“大家都想让你得到这份荣誉，因此，他在等着你来做决定。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最好的结果。”

斯卡姆凯尔在那里住了一夜。吉祖尔派人去请戈狄盖尔。第二天一早，盖尔就从赫利德赶了过来。吉祖尔把事情的经过向他讲述了一遍，问道：“你觉得现在该做些什么？”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主意，”盖尔回答说，“就是说，要以一种对大家都有利的方式来解决——就该如此。我们还是让斯卡姆凯尔把事情的经过再讲一遍，看看他这次怎么说。”

他们就让他再讲了一遍。

吉祖尔说：“听起来你讲的都是事实，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极为恶毒的人。如果你是好人，那么人就真的不可貌相了。”

斯卡姆凯尔上马回家了，但他首先来到基尔丘拜尔，把奥特凯尔叫了出来。奥特凯尔对他很热情。斯卡姆凯尔向他转达了吉祖尔和盖尔的问候。他说：“这件事没有必要悄悄地背着人谈：戈狄盖尔和吉祖尔都希望你不要进行和解。他们的建议是去进行起诉，告贡纳尔收取赃物、告哈尔盖尔德盗窃。”

奥特凯尔说：“那我们就严格按照他们的建议做吧。”

“他们认为，你先前的态度那么坚定，这一点尤为高明，”斯卡姆凯尔说，“是我让你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一个大人物的。”

奥特凯尔把这些话告诉了他的兄弟们。哈尔比约恩说："这一定是个弥天大谎。"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庭"会最后听取申诉的日子到了。奥特凯尔让他的兄弟们和斯卡姆凯尔陪他一起前往赫利扎伦迪，去送传票。哈尔比约恩表示同意一起去，但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后悔的。

他们一行十二人纵马来到赫利扎伦迪。当他们的马冲进草场的时候，贡纳尔正在屋子外面。但是，直到他们来到房子前面，贡纳尔才注意到他们。他没有进屋，奥特凯尔大声地宣读了传票。

传票宣读完之后，斯卡姆凯尔问道："这样做没错儿吧，农夫？"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贡纳尔说，"但是斯卡姆凯尔，总有一天，我会提醒你回忆起这次造访和你提出的建议的。"

"只要你那杆戟不举起来，就没什么，"斯卡姆凯尔说道。

贡纳尔非常愤怒，走进屋里，把这一切告诉了考尔斯凯格。考尔斯凯格说："真糟糕，当时我们没有在外面，否则，他们这次来就会丢尽了脸。"

"一切都各有其时，"贡纳尔说，"他们这次来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不久，贡纳尔去找尼雅尔，把这件事对他讲了。尼雅尔说："别为这件事担心。相反，在大会结束之前，这件事会给你带来更高的荣誉。我们大家都会到场，用我们的建议和力量支持你。"

贡纳尔向他表示感谢，然后就回家了。奥特凯尔则和他的



兄弟们以及斯卡姆凯尔一同飞马赶往全岛大会。

51 贡纳尔和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上马前往参加全岛大会。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也离开家前去参加了。他们和贡纳尔并辔而行。人们都说,谁也不如这群人勇敢。

一天，贡纳尔来到达利尔人的棚屋。赫鲁特和霍斯库尔德正在棚屋的外面，他们热情地向贡纳尔问好。贡纳尔把这起官司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他们。

“尼雅尔有什么建议？”赫鲁特问道。

贡纳尔回答说:“他让我到你这里来，并且说不管你提什么建议,他都会赞成。”

“那就是说,他想让我拿主意,因为我们有姻亲关系,”赫鲁特说,“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如果他们不允许你进行自我裁决的话,那么,你就向白色吉祖尔发出挑战,要求同他进行决斗;考尔斯凯格则向戈狄盖尔发出挑战。另外还要找些人来对付奥特凯尔和他的同伙。我们的人手已经很富余了，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贡纳尔回到自己的棚屋,把赫鲁特的话告诉了尼雅尔。

奥尔的戈狄乌尔夫知道了这些计划，就把它告诉了吉祖尔。于是，吉祖尔就问奥特凯尔道:“是谁建议你向贡纳尔发传票的？”

“斯卡姆凯尔告诉我说,这是你和戈狄盖尔想出来的主意,”奥特凯尔答道。

“这个可恶的、说假话的畜生现在在哪儿？”吉祖尔问道。

“他在自己的棚屋里,病倒了,”奥特凯尔答道。

“也许他再也起不来了，”吉祖尔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去找贡纳尔，允许他自行裁决。只是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

很多人都说，斯卡姆凯尔坏透了。直到大会结束的时候，斯卡姆凯尔的病也没好。

于是，吉祖尔和他的同伴们动身前往贡纳尔的棚屋。有人看到了他们，就报告了呆在棚屋里面的贡纳尔。他和他的同伴走出棚屋，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白色吉祖尔走到最前面，停顿了片刻之后，说道：“贡纳尔，我们建议，这个案子由你自己进行裁决。”

“那就是说，给我发传票不是你的主意了，”贡纳尔说道。

“我没提那样的建议，”吉祖尔说，“盖尔也没提。”

“那你得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贡纳尔说道。

“你需要什么证据？”吉祖尔问道。

“你得发誓，”贡纳尔答道。

“如果你接受自我裁决的建议，那么我愿意发誓，”吉祖尔说道。

“这个建议我以前也提过，”贡纳尔说，“但依我看，现在需要进行裁决的可不仅仅是这一件事了。”

尼雅尔说：“不要拒绝进行自我裁决。案子越大，涉及到的荣誉就越大。”

贡纳尔说：“那我就遵从我朋友们的意愿，来裁决此案。但是，我要奉劝奥特凯尔，不要再对我进行挑衅了。”

他们派人去请赫鲁特和霍斯库尔德。他们赶来了。吉祖尔发了誓，戈狄盖尔也发了誓。接着，贡纳尔想好了该怎么进行判



决,但跟谁也没有说。后来,他宣布了判决的内容。

“我所做的裁决是,”贡纳尔说,“我应该赔偿贮藏室和室内粮食的损失。对于梅尔考夫那个奴隶的所作所为,我不予赔偿,因为在把他卖给我的时候,你向我隐瞒了他的恶劣品质。现在,物归原主,我把他还给你。我还必须得提到另外一点:你曾经向我发传票,试图让我丢脸。所以,我判决,本人只赔偿贮藏室及室内被烧毁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达不成协议更好,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但要是那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计划来对付你,而且我会把它付之于实施的。”

吉祖尔说:“我们情愿不要你的赔偿,但我们要你做奥特凯尔的朋友。”

“这在我有生之年是办不到的,”贡纳尔说,“但奥特凯尔可以拥有斯卡姆凯尔的友谊,长久以前他一直依赖着这份友谊。”

吉祖尔说:“尽管所有的条件都是你自己定的,但我们还是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

于是,他们就解决这件事情的条件达成了一致,并握了握手。

贡纳尔对奥特凯尔说:“你最好是离开这里,跟你的亲戚们住在一起。但如果你还留在这一地区,就不许再惹我了。”

吉祖尔说:“这是句忠告,他应该听的。”

贡纳尔因为这个案子的解决又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双方达成和解之后,人们就上马各自回家了。贡纳尔呆在家里,一切都很平静。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

52

有一个叫朗诺尔夫的人，是奥尔的戈狄乌尔夫的儿子，住在马尔卡东部的达尔。朗诺尔夫离开全岛大会回家的时候，和奥特凯尔走在一起。奥特凯尔送给他一头九岁口的黑色公牛，朗诺尔夫感谢他送的礼物，并邀请他随时到自己家里做客。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奥特凯尔也没能应邀前往。朗诺尔夫经常派人来提醒他，奥特凯尔也总是保证说，自己会去的。

奥特凯尔有两匹暗褐色的马，马的后背上长着一条贯穿头尾的黑色的纹路。这两匹马在当地都是最为出色的骏马，它们俩都非常喜欢对方，总是相互追逐、嬉戏。

有一个挪威人和奥特凯尔住在一起，名叫奥多尔夫。奥多尔夫爱上了奥特凯尔的女儿西格内。这个挪威人长得魁梧、健壮。

53

春天里的一天，奥特凯尔对大家说，他们要到东部的达尔去。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斯卡姆凯尔陪着奥特凯尔一起去，同去的还有奥特凯尔的两个弟弟、奥多尔夫和另外三个人。奥特凯尔骑着一匹暗褐色的马，另一匹跟在他的旁边。他们向东直奔马尔卡河。奥特凯尔一马当先，跑在前面。两匹马跑得性起，离开了大路，直奔弗廖特什立德。奥特凯尔自己并不想跑这么快。

这时，贡纳尔独自一个人离开家，一手拿着个篮子，里面装满了的种子，另一只手拿着他的手斧。他来到自己的地里，把庄稼的种子撒在地里。他把那件做工精致的斗篷和斧子放在地上，种了一会儿庄稼。

再回过头来说说奥特凯尔：他没打算让他的马跑得那么



快。他的脚上装有马刺。此时,他的马正好穿过那片地,他和贡纳尔都没有看到对方。就在贡纳尔直起身子的时候，奥特凯尔飞马向他冲了过来,脚上的马刺刮了一下贡纳尔的耳朵,划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立刻涌了出来。正在这时,奥特凯尔的同伴们也飞马赶了过来。

“你们都看到了,”贡纳尔说,“奥特凯尔,你让我流了血。这一行为是具有攻击性的:你先是向我发传票,现在,你又撞倒了我,骑马从我的身子上飞过去。”

斯卡姆凯尔说:“你现在的反应很是理性,但是在‘庭’会上,当你的手里攥着你那杆戟的时候,你却远不像现在这样平静。”

贡纳尔回敬道:“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就会见到那杆戟了。”

然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

回到家里,贡纳尔对谁也没有讲这件事,大家也没有想到他的伤口会是别人弄的。但是有一天，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兄弟考尔斯凯格。

考尔斯凯格说:“你必须得把这事儿讲给更多的人听,这样,人们就不会指责你在杀完人之后才指控人家,因为,如果你和奥特凯尔之间的过节儿没有证人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对你的指控提出异议。”

于是,贡纳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邻居们,但一开始,人们并没有太多的议论。

奥特凯尔来到了东部的达尔,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住了一个星期。奥特凯尔把自己和贡纳尔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朗诺尔夫。在场有个人问,贡纳尔是怎么反应的。

斯卡姆凯尔说："如果他只是个普通人，那就应该说他哭了。"

"你这样说很不好，"朗诺尔夫说，"下一次你和贡纳尔碰面的时候，你就会有机会说，在他的本性中，一点儿也没有哭的痕迹。如果你的恶毒不给那些比你善良的人带来麻烦、让他们付出代价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现在，如果你想回家，那我最好是陪你走一趟，因为贡纳尔是不会伤害我的。"

"不用，"奥特凯尔说，"但是，我们会往河的下游再多走一段路，然后再过河。"

朗诺尔夫把一些精美的礼物送给了他，并说，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奥特凯尔说，如果他的话被证明是对的，就请他照顾好自己的儿子。

54

现在再回到赫利扎伦迪：贡纳尔正在屋子外面。忽然，他看到自己的牧羊人飞马向房子这边赶来。等牧羊人跑进了草场之后，贡纳尔问他："你那么慌慌张张地干什么？"

"我想向你证明我的忠心，"他说，"我看到一些人骑着马，沿着马尔卡河向下游去了。他们一共是八个人，其中四个人的衣服非常艳丽。"

贡纳尔说："那一定是奥特凯尔。"

"我常听他们说很多挑衅性的话，"牧羊人说，"斯卡姆凯尔在达尔说，他们骑马把你撞了以后，你就哭了。我向你讲这些是因为我讨厌这些坏蛋们说的话。"

"我们不会让他们用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倒的，"贡纳尔说，"但从现在起，你就去干你想干的事儿吧。"

“要我告诉你的弟弟考尔斯凯格吗？”牧羊人问道。

“你去睡觉，”贡纳尔说，“我来告诉考尔斯凯格。”

于是，牧羊人上了床，马上就睡着了。

贡纳尔带过牧羊人的马，把自己的马鞍子套在了马背上。他取来自己的盾牌，佩上从奥尔维尔那儿得到的那口剑，戴上头盔，拿过自己的那杆戟。戟发出响亮的鸣叫声。他的母亲朗恩维格听到了。

她来到他面前，说道：“孩子，你看上去怒气冲冲的，以前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贡纳尔走出屋子，把戟往地上一戳，纵身跳上马背，打马飞驰而去。朗恩维格走进大房间里，里面是一片喧闹之声。

“你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她说，“但贡纳尔出门的时候，他的戟鸣叫的声音更大。”

考尔斯凯格一听，说道：“这可不是件小事。”

“很好，”哈尔盖尔德说，“这样，当贡纳尔离开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贡纳尔会不会哭了。”

考尔斯凯格带上武器，找了一匹马，快马加鞭地去追赶贡纳尔。

贡纳尔穿过阿克拉通加和盖拉斯托夫纳，又从那儿来到朗河，沿着河流来到下游位于霍夫的渡口。有几个妇女正呆在挤牛奶用的牛栏里边。贡纳尔跳下马来，把马拴好。

此时，奥特凯尔和他的同伴们骑着马来到了这里。通往渡口的路上铺着黏土制成的土坯。

贡纳尔对他们说：“现在是你们进行自卫的时候了，我的戟就在你们眼前。现在，你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会不会因为你们而



哭泣了。”

他们都跳下马，向贡纳尔发起了进攻。哈尔比约恩冲在最前面。

“你不要过来，”贡纳尔说，“我并不想伤害你。但如果是在生死关头，那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

“我这是被逼无奈，”哈尔比约恩说，“因为你想杀我的哥哥。要是袖手旁观，我会感到耻辱的。”说着，他双手挺起一杆很重的长矛，向贡纳尔刺了过来。

贡纳尔举起盾牌去挡长矛，结果，盾牌被哈尔比约恩一矛给刺穿了。贡纳尔把盾牌用力猛地往下一拽，竟然一下子把盾牌插在了地上。随即，还没等别人看清楚，贡纳尔已经飞速地抽出宝剑，砍中了哈尔比约恩的胳膊，把它从手腕之上斩断了。

这时，斯卡姆凯尔从贡纳尔的背后猛扑过来，举起一把巨斧向贡纳尔砍去。贡纳尔敏捷地一转身，面对着他，用戟猛磕斧子的下侧；斧子一下子就被打脱了手，飞进了朗河。贡纳尔二次持戟向他扑来，一戟刺穿了斯卡姆凯尔，把他挑到半空，头朝下扔到了黏土坯铺成的路上。

奥多尔夫抓起自己的长矛，“嗖”地一声向贡纳尔掷了过来，但被贡纳尔在半空中接住，又被掷了回去。结果，这杆长矛直贯盾牌和这个挪威人的躯体，把他牢牢地扎在了地上。

奥特凯尔挥剑劈向贡纳尔。他想砍贡纳尔的膝盖下方。贡纳尔纵身高高跃起，奥特凯尔一剑走空。紧接着，贡纳尔挺戟刺去，一戟刺穿了奥特凯尔的身体。

正在这时，考尔斯凯格赶到了。他径直向哈尔凯尔扑去，用自己的短剑结果了他的性命。贡纳尔和考尔斯凯格一起联手，



一共杀了八个人。

这时，有一个女人跑到附近的房子里，把这件事告诉了莫德，要他去把他们分开。

“我喜欢、爱护的就是那些能够互相杀戮的男子汉，”他说道。

“你不会是这个意思的，”她说，“是你的亲戚贡纳尔和你的朋友奥特凯尔在那里打架。”

“你这可恶的可怜虫，总是喋喋不休，”他说道。于是，在他们进行搏斗的时候，他始终躺在床上。

战斗结束之后，贡纳尔和考尔斯凯格就上马回家了。他们沿着河岸飞马疾驰。忽然，贡纳尔从马上纵身一跃，双脚稳稳地着了地。

考尔斯凯格说：“真棒，哥哥。”

贡纳尔说道：“我对斯卡姆凯尔说‘你骑马撞了我’的时候，他嘲笑了我，他当时说的也是这句话。”

“你已经为此报仇了，”考尔斯凯格说道。

“跟其他人相比，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缺少男子汉的气魄，”贡纳尔说，“因为跟他们相比，杀人带给我的是更多的烦恼。”

55 这件事四处传开了。许多人说，这件事发生得一点儿也不突然，而是自然而然的事。贡纳尔上马来到伯格索斯沃尔，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告诉了尼雅尔。

尼雅尔说：“你干的这件事很大，但你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这么干的。”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贡纳尔问道。



“你想让我告诉你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尼雅尔说，“你必须上马赶往全岛大会。你一定要听我的建议，这样，你就会从这件事情中赢得极大的荣誉。这将是你杀人生涯的开始。”

“告诉我该怎么办吧，”贡纳尔说道。

“好吧，”尼雅尔说，“你永远也不要在同一个家族里开两次杀戒；对于那些杰出人士为你和别人促成的和解协议，你永远也不要违背。即使万一你没有听从我的第一条忠告，也千万别忘了这一条。”

“我觉得，违背这两条的更可能是别人，而不是我，”贡纳尔说道。

“你说的对，”尼雅尔说，“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如果这两条描述的情况都发生了，那么你也就活不长了。否则，你会高寿的。”

贡纳尔问：“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死因将是什么？”

“知道，”尼雅尔答道。

“是什么？”贡纳尔问道。

“是一种人们都不会想到的原因，”尼雅尔答道。

他们说完之后，贡纳尔上马回家了。

这时，有人派了一个信使，到白色吉祖尔和戈狄盖尔那里去送信，因为奥特凯尔被杀的案子应该由他们提起诉讼。吉祖尔和盖尔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他们商定，这个案子应该按照法律进行起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来干。他们俩都不愿意。

“我看有两种可能，”吉祖尔说，“一种是诉讼必须由我们两人当中的一个来进行，我们将抽签决定谁来负责；第二种是奥特

凯尔的死不受任何赔偿。我们能够想像得出,这个案子很难办。贡纳尔的亲朋好友很多,我们俩不管是谁,没有抽到签的那个人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直到案子最终了结。”

于是,他们俩就抽了签,结果是由戈狄盖尔提起诉讼。

过了不久,他们上马渡过几条河,来到那场冲突发生的现场——朗河。他们把尸体挖了出来,指定了证人,让他们看了看那些致命的伤口。然后,他们宣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召集了一个由九名邻居组成的陪审团。

这时,有人告诉他们,贡纳尔正呆在家里,身边有三十个人。戈狄盖尔问吉祖尔想不想带一百人过去。

“尽管人数相差很悬殊,但我还是不想去,”他答道。

于是,他们上马回到了家里。此时,全冰岛都传开了这一诉讼已经开始了的消息。人们都说,这一年的全岛大会将会是动荡不安的一届。

56 有一个人叫斯卡弗蒂,是索罗德的儿子。索罗德的母亲索沃尔是索尔莫德·斯卡弗蒂的女儿。索尔莫德·斯卡弗蒂的父亲是胖子奥莱夫,祖父是孩子王奥尔维尔。斯卡弗蒂和他的父亲索罗德都是赫赫有名的头领,精通法律。但人们普遍认为,索罗德生性刻薄、狡诈。不管什么事情,他们都支持白色吉祖尔。

从弗廖特什立德和朗高两地来了很多人,他们都准备前往参加大会。大家都非常喜欢贡纳尔,都同意站在他那一边。他们赶到“庭”会后,给各自的棚屋搭上了顶。

跟随白色吉祖尔一起来参加大会的有以下这些头领:斯卡



弗蒂、索罗德、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基兹亚贝格的奥德以及哈尔多尔·乌尔诺尔夫松。

一天，人们来到了法律岩石。戈狄盖尔站起身来，宣布起诉贡纳尔，指控他因杀害奥特凯尔而犯有杀人罪。他还宣布了对贡纳尔的第二项起诉：因杀害白色哈尔比约恩而犯有杀人罪。接着，他又宣布，因贡纳尔杀害了奥多尔夫和斯卡姆凯尔，因此在这两个案子上，也要起诉他犯有杀人罪。然后，他又起诉考尔斯凯格：因杀害哈尔凯尔而犯有杀人罪。在盖尔全部起诉宣布完毕之后，人们都说，他的起诉言辞非常恰当。接着，盖尔又问了问被告的所在地区和住所。然后，人们就离开了法律岩石。

全岛大会在继续进行。终于有一天，法庭准备开庭听取起诉。双方都来了很多人。戈狄盖尔和白色吉祖尔站在朗高法庭的南面，贡纳尔和尼雅尔则站在北面。戈狄盖尔要求贡纳尔听他发誓，然后他就发了誓。接着，盖尔就提出了各项指控，并举出了进行诉讼的证人，让那些邻居在陪审团席上就座。问了原告是否对陪审团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之后；他就请该陪审团宣布其所确认的事实。

被指定的这些邻居们来到法庭，出具了证词。他们没有就奥多尔夫作出判决，因为他的诉讼代理人正在挪威，因此他们对这个案子没有管辖权。接着，他们就奥特凯尔的案子作出了判决，认为对贡纳尔的指控是合法的。然后，戈狄盖尔就请贡纳尔为自己进行辩护，并为每一步诉讼都出具证人。

贡纳尔依次要求戈狄盖尔听他发誓及自己对此案所做的辩护。发了誓之后，他说道："我对此案的辩护是，我曾指定了证人，并在各位邻居在场的情况下宣布，由于奥特凯尔用马刺给我



造成了伤口流血，他早已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戈狄盖尔，按照法律，我反对你就此案提出起诉，反对法官就此案作出判决；我还要在此宣布，你的起诉无效。我反对你这样做是根据一项合法的、不可争辩的、绝对的并具有拘束力的禁止权利。按照全岛大会的规定和普通法，我有权这样做。另外，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件事。”

“你是要置法律于不顾、跟我进行决斗吗？”盖尔问，“这是你的一贯伎俩。”

“你猜错了，”贡纳尔答道，“但是，你在法律岩石组成了一个陪审团，来对他们并没有管辖权的奥多尔夫一案进行审理，因此，我要在这儿就此起诉你。为此，我认为，应剥夺你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三年。”

尼雅尔说：“不要这样，因为这只能引发暴力。在我看来，你们俩在某些方面都很有理。贡纳尔，在其中一些杀人行为中，你会被认定为有罪，这一点你是无法脱离干系的。与此同时，你也起诉了盖尔，他也会因此而被认定为有罪。另外，戈狄盖尔，你一定要明白，对你还有另外一条指控，可以把你判为永远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只是现在还没有提出来而已。但是，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去做，就会有人提出这项指控的。”

戈狄索罗德说：“在我和斯卡弗蒂看来，要想不动干戈，你们之间就得通过和解来了结此案。吉祖尔，你怎么不说话？”

“依我看，”吉祖尔说，“我们的诉讼遇到了一些巨大的障碍。很清楚，贡纳尔的朋友们都站在他那一边。对我们这一方来说，最有利的解决方案就是由杰出人士进行仲裁，如果贡纳尔愿意的话。”

“我一直都乐于和平解决，”贡纳尔说，“在很多方面，你都可以要求赔偿。但我仍然想说，我当时的确是被逼无奈。”

于是，按照最有智慧的人提出的建议，他们决定通过仲裁来解决这个案子；他们还决定，由六个人进行仲裁，而且要在“庭”会上立即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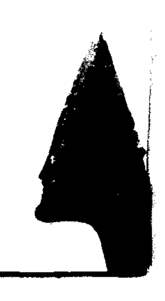
仲裁的结果是：对斯卡姆凯尔的死不予赔偿，为奥特凯尔的死和为马刺造成的伤害而应支付的赔偿金两相抵消，其他被杀的人所得的赔偿应视各人的价值而定。

贡纳尔的亲戚们拿出了足够的钱，这样，所有被杀的人的赔偿金都立刻在“庭”会缴清了。随后，戈狄盖尔和白色吉祖尔走到贡纳尔面前，向他承诺了这次和解。

贡纳尔上马离开“庭”会回到了家里。他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给很多人送了礼物，这些都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随后的日子里，贡纳尔在家闭门不出，但声望日盛。

57

有一个人叫斯塔卡德，是蓝牙蓝须伯尔克的儿子，他的祖父是定居在斯里希德宁山区附近的绑腿索凯尔。斯塔卡德已经结了婚，妻子名叫哈尔贝拉，是红色赫罗尔德和希尔迪贡的女儿。希尔迪贡是索尔斯坦恩·斯帕罗的女儿。希尔迪贡的母亲乌恩是埃温德·卡菲的女儿、智者莫多尔夫的姐姐。摩迪尔芬部落的祖先就是智者莫多尔夫。斯塔卡德和哈尔贝拉的儿子分别叫索尔盖尔、伯尔克和索凯尔。他们的姐姐叫和事佬希尔迪贡。兄弟几个动辄使用暴力，他们生性奸诈、目空一切，一点儿也不尊重别人。



58 有一个人叫埃吉尔，是考尔的儿子，他的祖父是定居在斯托塔莱克和雷扎尔湖之间地区的奥托·伯尔。埃吉尔的哥哥是住在索拉斯科格的奥努恩德，奥努恩德的儿子叫大力士哈利。霍尔塔－索里尔被杀的时候，大力士哈利和铁嘴凯蒂尔的儿子们都在场。埃吉尔居住在桑德吉尔，他的儿子分别叫奥托和豪克。他们的母亲是斯塔卡德的姐姐斯坦沃。埃吉尔的儿子们身材魁梧，具有攻击性，最擅长惹是生非，总是和斯塔卡德的儿子们穿一条腿儿的裤子。他们的姐姐叫夜里的太阳古德隆，非常温文尔雅。

埃吉尔曾把两个挪威人带到了冰岛：一个叫索里尔，另一个叫索尔格里姆。他们都是第一次到冰岛来，人们很喜欢他们。两个人都很富有，都擅长格斗，不管干什么都很勇敢。

斯塔卡德有一匹身上略微泛红的牡马。他和儿子们觉得，别的马哪个都不是它的对手。一天，从桑德吉尔来的这几个兄弟凑巧来到了斯里希德宁附近。他们起劲地谈论着弗廖特什立德所有的农场主们，后来就想是否有人愿意让自己的马同他们的马一比高低。在场的人当中，立刻就有人吹捧他们，并拍他们的马屁，说不仅是没人敢让自己的马跟他们的马比试，甚至连拥有这样一匹马的人都没有。

这时，希尔迪贡插口说道："我知道有一个人有胆量跟你斗马。"

"谁？"他们挑战性地问道。

她回答说："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有一匹棕色的牡马。他有胆量跟你或其他任何人斗马。"

"你们女人总是以为贡纳尔没有对手，"他们说，"的确，戈狄

盖尔和白色吉祖尔跟他作对,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会失败。"

"你们会败得更惨," 希尔迪贡说道。他们为此激烈地争吵起来。

斯塔卡德说:"我实在不希望看到你跟贡纳尔作对,因为他的运气很好,很难让他背运。"

"但你得让我们向他发出挑战、要求同他进行斗马,"他们说道。

"我会的,"他说,"只要你们不捉弄他。"

他们回答说不会的。

于是,他们上马前往赫利扎伦迪。贡纳尔正在家里。他走出屋子, 考尔斯凯格他们的兄弟赫约特也跟了出来。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问他们去哪儿。

"我们就是来找你的,"他们回答说,"听说你有一匹很好的牡马,所以,我们想跟你斗马。"

贡纳尔说:"我的牡马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它还小,而且根本没经历过什么磨炼。"

"但你会给它一次磨炼的机会的,不是吗?"他们说,"希尔迪贡觉得,你对这匹马颇为骄傲。"

"你们怎么凑巧就谈到这件事了呢?"贡纳尔问道。

"有人说,谁也不敢跟我们斗马,"他们答道。

"我敢,虽然这么讲我自己也不情愿,"贡纳尔说道。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等着跟你斗马了?"他们问道。

"看来只有照你们说的办,你们才会觉得这趟没有白来。但我有个要求,"贡纳尔说,"我们斗马的目的应该是让别人高兴,



不是给自己招惹麻烦，而且你们不要损害我的名誉。要是你们像对其他人那样来对待我，那我将别无选择，只能同你们作对，使你们难以收场。你们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你们。”

他们上马赶回了家里。斯塔卡德问他们，事情办得怎么样。他们回答说，贡纳尔让他们这趟走得很有意义。“他已经同意跟我们斗马了，我们还约定了时间。但是很明显，他觉得比不上我们，因为他还试图不参加呢。”

“贡纳尔经常这样，”希尔迪贡说，“接受挑战时行动缓慢，但一旦无法摆脱，他就变得难以对付了。”

贡纳尔纵马去找尼雅尔，把斗马的事和他们之间的对话都告诉了他，然后问道：“你认为斗马的结果会是怎样？”

“你将占上风，”尼雅尔说，“但随之而来的是将有很多人丧命。”

“这一次我会死吗？”贡纳尔问道。

“不是这一次，”尼雅尔答道，“但他们会记住跟你的宿仇，还会再加上新的仇根。除了予以还击之外，你将别无选择。”

贡纳尔上马回到了家里。

59

回到家里以后，贡纳尔得知岳父霍斯库尔德去世了。又过了几天，斯莱恩的妻子、住在格廖特的索尔盖尔德生了个男孩儿，她派人到她母亲①那里，问她应该给这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是叫格鲁姆还是叫霍斯库尔德。哈尔盖尔德说，应该叫他霍斯库尔德。于是，这个孩子就被起名叫霍斯库尔德了。

---

① 即贡纳尔的妻子哈尔盖尔德。



贡纳尔和哈尔盖尔德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霍格尼，另一个叫格拉尼。霍格尼很能干，性格安静，不轻易相信别人，为人可靠。

很多人都赶去看斗马：贡纳尔来了，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兄弟们、西格福斯的几个儿子以及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斯塔卡德和他的儿子们以及埃吉尔和他的儿子们也都来了。他们对贡纳尔说，应该把马带过来了。贡纳尔说可以。

斯卡普赫丁问："贡纳尔，我的朋友，你想不想让我刺激一下你的马，把它激怒？"

"不，不想，"贡纳尔答道。

"可最好还是让我刺激它一下，"斯卡普赫丁说，"我跟他们一样，属于粗野的那种人。"

"没出现麻烦之前，你和他们都不必说什么，也不必做什么，"贡纳尔说，"对于我，麻烦会来得慢一些，当然，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时，马被带到前面，贡纳尔做好了刺激马的准备。斯卡普赫丁把自己的马往前提了提。贡纳尔穿一件红色的短袖束腰外衣，扎一条宽大的银腰带，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这时，两匹马冲了上来，长时间地相互撕咬着，根本没有必要去刺激它们。那景象颇为壮观。

索尔盖尔和考尔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打算在两匹马再次交锋的时候，猛推一下自己的马，看看贡纳尔会不会在他们的马前摔倒。这时，两匹马冲了上来，索尔盖尔和考尔从后面猛地一推自己的马，贡纳尔则把自己的马也向前一推，索尔盖尔和考尔当即仰面朝天地摔倒在马身子底下。他们纵身跳起来，猛地扑向贡纳尔。贡纳尔往旁边一跳，伸手抓住考尔，把他重重地摔到



地上，考尔当即被摔昏了过去。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猛力地一击贡纳尔的马，把它的一只眼睛打了出来。贡纳尔一见，举起一根棍子打了过去，把索尔盖尔也打昏在地。

随即，贡纳尔走到自己的马前，对考尔斯凯格说："把这匹马杀了吧，不能让他身有残疾地活着。"

于是，考尔斯凯格就把马杀了。

这时，索尔盖尔从地上站了起来，操起武器，打算向贡纳尔扑过来，但过来一大群人，把他挡住了。

斯卡普赫丁说："我开始讨厌这种毫无意义的推推搡搡了，真刀真枪地打才更像男子汉。"

贡纳尔非常镇静地站着，只用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挡住他。他一句不得体的话也没有说。尼雅尔试图促成一项和解或让双方停火。但是，索尔盖尔说，自己既不作出这样的承诺，也不接受这样的承诺；因为贡纳尔打了他一棍子，所以他要贡纳尔死。

考尔斯凯格说："贡纳尔一向坚不可摧，只用言辞是打不倒他的，现在也是如此。"

后来，人们离开斗马场，各自回家了。谁也没有再去进攻贡纳尔，整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年夏天，贡纳尔在阿耳庭大会上见到了他的妹夫奥拉夫·皮考克。奥拉夫把他请到自己家里，告诫他要小心警惕，并对他说："为了伤害我们，他们会不择手段，所以你一定要在人多的时候才出门。"

奥拉夫还给他提了些很好的建议。两个人都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60 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在全岛大会上对一起有关继承的案子进行了起诉，被告是乌尔夫·乌加松。但是，阿斯格里姆那一方却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漏洞：他本该指定九个人来组成陪审团，可他只指定了五个。所以，被告一方就把这一点纳入了自己的辩护中。

贡纳尔说："乌尔夫·乌加松，如果人们无法从你那里得到他们自身的权利的话，我就会要求同你进行决斗。阿斯格里姆，如果尼雅尔和我的朋友海尔吉①来不了，他们会希望由我来为你进行辩护。"

"可这不是你我之间的争执，"乌尔夫说道。

"但就像是的，"贡纳尔说道。

案子的最终结果是乌尔夫得支付全额。

于是，阿斯格里姆对贡纳尔说："我邀请你在今年夏天到我家里去。从今以后，在诉讼案子中我要一直支持你，永远也不同你作对。"

贡纳尔上马离开大会回到了家里。

不久，贡纳尔见到了尼雅尔。尼雅尔让他提高警惕，说有人告诉他，斯里希德宁的那些人正打算对他进行袭击。他提醒贡纳尔，千万不要在人单势孤的时候出门，随身一定要带着武器。贡纳尔回答说，他会按照尼雅尔的建议去做的。他还说，阿斯格里姆邀请自己去他家里。"我准备秋天去，"他说道。

"别让任何人事先知道你要去，"尼雅尔说，"也不要让他们

① 第27章中提到，海尔吉·尼雅尔松娶了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的女儿，尼雅尔是阿斯格里姆之子索尔哈尔的养父。



知道你会住多久。总之,我要让我的儿子们跟你一起去,这样你就不会受到袭击了。”

于是,他们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

夏天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再过八个星期就是冬天了。贡纳尔对考尔斯凯格说:“做好出门的准备,我们去通加。”

“你不告诉一下尼雅尔的儿子们吗？”考尔斯凯格问道。

“不用了,”贡纳尔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而惹上麻烦。”

61

贡纳尔、考尔斯凯格和赫约特一行三人上马出发了。贡纳尔带着他的戟和奥尔维尔赠送的那把利剑,考尔斯凯格带上了他的短剑,赫约特也是全副武装。他们来到通加,受到了阿斯格里姆的热烈欢迎,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说想回家了,阿斯格里姆就送给他们精致的礼物,还提出要往东送他们一程。贡纳尔说不必了。于是,阿斯格里姆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走。

有一个叫猪头西古尔德的人，家住肖尔萨。他曾经答应过要刺探贡纳尔的行踪。此时，他来到斯里希德宁，告诉那些人说,贡纳尔正在往回走,同行的只有两个人,所以,这是伏击他的最好时机。

“搞伏击我们需要多少人？”斯塔卡德问道。

“在贡纳尔面前,一般人都会显得懦弱无能,”西古尔德回答说,“因此,少于三十人是不明智的。”

斯塔卡德问:“在哪儿伏击他？”

“在克纳法侯拉,”西古尔德说,“因为在那儿,我们进攻之前他是发现不了我们的。”

"你到桑德吉尔走一趟，"斯塔卡德对西古尔德说，"让埃吉尔挑选十五个人出发，我们再带十五个人前往克纳法侯拉。"

索尔盖尔对希尔迪贡说："我今晚就让你见识见识，我要用这只手结果贡纳尔的性命。"

希尔迪贡说："这次遭遇战之后，我猜你的脑袋和手都保不住了。"

斯塔卡德、他的三个儿子和另外十一个人离开斯里希德宁，来到克纳法侯拉，在那里埋伏了起来。

西古尔德赶到桑德吉尔，说道："埃吉尔，斯塔卡德和他的儿子们派我来通知你和你的儿子们，要你们前往克纳法侯拉，在那里埋伏下来，准备伏击贡纳尔。"

"我们该去多少人？"埃吉尔问道。

"算我在内十五个，"西古尔德答道。

考尔说："今天由我来对付考尔斯凯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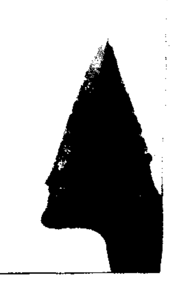
"那我得说，你的任务相当艰巨，"西古尔德说道。

埃吉尔请他的挪威客人们一起去。他们回答说，自己跟贡纳尔并没什么嫌隙。"用这么多人去对付区区三个人，这说明要办成这件事，你们一定需要很多帮手才行，"索里尔说道。

埃吉尔怒气冲冲地走开了。他的妻子对索里尔说："我的女儿把自己的骄傲撇在了一边，对你以身相许。你要是没胆量跟你岳父一起去，那她真是看错了人。你一定是个胆小鬼。"

"那我就跟你丈夫一起去了，"索里尔说，"只是我们俩谁也回不来了。"

他找到自己的同伴索尔格里姆，对他说："你把我箱子上的钥匙拿走吧，因为我再也用不着打开那些箱子了。我们的财产



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离开冰岛吧，不要想为我报仇。你要是不走，那你就性命难保了。”

然后，索里尔拿起武器，站到了队列中。

62 现在说说贡纳尔：他向东渡过了肖尔萨河，过河后刚走不远，就感到昏昏欲睡。他让同伴们不要再走了。于是，他们就停了下来。贡纳尔沉沉地睡了过去，但睡得并不安宁。

考尔斯凯格说：“贡纳尔正在做梦。”

赫约特说：“我把他叫醒吧。”

“别叫，”考尔斯凯格说，“让他把梦做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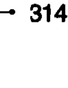
贡纳尔睡了很长时间。醒来后，他感到全身燥热，就把斗篷扔到了一边。

考尔斯凯格问：“哥哥，你梦见什么了？”

贡纳尔回答说：“我梦见发生了一件事情。要是在通加就做了这样的梦，那我就不会带这么少的人离开那里了。”

考尔斯凯格说：“把梦讲给我们听听。”

“我梦见我骑着马正经过克纳法侯拉，”贡纳尔说，“在那儿，我看见很多只狼，向我发起了进攻。但我还是摆脱了它们，来到了朗河。在那儿，它们又一次从四面八方扑了上来，于是，我们就进行自卫。我把冲在前面的几只都射死了，后来，它们冲到了近前，我的弓用不上了。于是，我抽出宝剑，一手仗剑，一手挺戟。我没有用盾牌保护自己，但冥冥之中的确有什么东西在保护我，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杀了很多狼。考尔斯凯格，你当时就在我身边。但是它们把赫约特扑倒在脚下，撕开他的胸膛，



有一只狼的嘴里还叼着他的心。我愤怒极了，一剑把那只狼从肩头那里砍为两截。然后，那些狼就都逃走了。现在，赫约特兄弟，我建议你返回西部的通加。”

“不，”赫约特说，“尽管我知道自己肯定要死了，但我还是要跟你呆在一起。”

他们继续飞马向东。经过克纳法侯拉的时候，考尔斯凯格说道：“贡纳尔，看到山后露出来的长矛和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了吗？”

“我不觉得奇怪，”贡纳尔说，“我的梦正在变成现实。”

“我们该怎么办？”考尔斯凯格问，“我猜你是不想逃走的。”

“让别人嘲笑我们逃跑？休想！”贡纳尔说，“咱们冲到朗河边的那块空地，那里适合自卫。”

他们纵马赶到那里，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飞马从那些人身边经过的时候，考尔喊道：“贡纳尔，你想逃跑吗？”

考尔斯凯格答道：“这个问题待会儿你再问吧。”

63 于是，斯塔卡德催促自己的人马冲了过去，直奔站在河边那块空地上的贡纳尔和他的兄弟们。猪头西古尔德冲在最前面，一手拿着一块不大的圆形盾牌，另一只手则握着一杆打猎用的长矛。贡纳尔看到了他，“嗖”地一箭向他射了过去。看到一枝箭从高处向他飞过来，西古尔德便举起盾牌来挡，但是那枝箭射透了那面盾牌和他的眼睛，从他的颈后飞了出去。他是这场战斗中第一个被杀的人。

贡纳尔又一箭射向斯塔卡德的管家乌尔夫赫丁，正中他的腰部，乌尔夫赫丁“扑通”一声倒在一个农夫的脚下，把农夫绊倒



了。考尔斯凯格甩手扔出一块石头,正中那个农夫的脑袋,这个家伙也当即一命呜呼了。

这时,斯塔卡德说:“只要贡纳尔在开弓放箭,我们就成功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勇敢、迅速地逼近他。”

他们都相互敦促着往前冲,贡纳尔运用弓箭进行防卫,直到他们逼近为止。然后,他把弓箭扔在一边,操起他的戟和利剑,左右开弓地进行搏斗。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很长时间,贡纳尔和考尔斯凯格杀死了很多人。

这时,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说:“贡纳尔,我发过誓,要把你的脑袋带给希尔迪贡。”

“她是不会把你的誓言当真的,”贡纳尔说,“但你总得离我近点儿才行。”

索尔盖尔对他的兄弟们说:“咱们一起上;他没有盾牌,我们会干掉他的。”

伯尔克和索凯尔冲了过来,比索尔盖尔的动作更快。伯尔克挥剑直取贡纳尔,贡纳尔持戟用力一挡,伯尔克的剑就被打飞了。这时,贡纳尔看到索凯尔在自己身体的一侧,正在攻击范围之内。他把身体的重心移到一只脚上,横剑一扫,正中索凯尔的脖子,索凯尔的头颅当即飞了出去。

考尔·埃吉尔松说:“我来对付考尔斯凯格。很长时间以来,我就一直在说,我们俩会是真正的对手。”

“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吧,”考尔斯凯格说道。

考尔挺矛向他刺来。考尔斯凯格刚刚击毙了一个人,双手正未得闲,没法举起盾牌。这样,考尔的长矛刺中了他的大腿外侧,一下子把它刺穿了。考尔斯凯格迅速地向他一个箭步猛扑

过来，短剑击中了他的大腿，将它砍为两截。然后，考尔斯凯格问道："砍中没有？"

"那是因为我没有防备，"考尔说道。他用另一条腿支撑着站了一会儿，两眼死死盯着那截断腿。

考尔斯凯格说："还看什么？你判断的对，你的腿没了。"

考尔"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埃吉尔一见，猛地扑向贡纳尔，挥剑向他砍去。贡纳尔挺戟一个突刺，正中他的腰部，随即用戟把他挑起来，抛进了朗河。

这时，斯塔卡德说："索里尔，你这个挪威人真没用，竟然坐在那里。你的主人、也就是你的岳父埃吉尔已经被他们杀死了。"

索里尔勃然大怒，挺身一跃而起。此时，赫约特已经杀了两个人。这个挪威人就向他扑了过去，砍中了他的胸膛，赫约特当即倒地而死。

贡纳尔一见，纵身扑向这个挪威人，一剑将他拦腰斩为两段。很快，他又挺戟直取伯尔克，一戟直贯他的腰部，并把他钉在了地上。接着，考尔斯凯格砍掉了豪克·埃吉尔松的头，贡纳尔把奥托·埃吉尔松的胳膊从肘部砍为两截。

这时，斯塔卡德说："我们跑吧，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贡纳尔说道："你们空口无凭地去讲这件事儿可不容易。得在你们身上留下些记号，以表明你们的确参加了这场战斗。"

说着，他扑向斯塔卡德和他的儿子索尔盖尔，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口，才让那父子俩狼狈地逃走了。其他许多逃走的人也都被贡纳尔和他的兄弟打伤了。

在这场战斗中，对方一共有十四个人丧命，赫约特是第十五

个。

贡纳尔把赫约特放在他的盾牌上，打马扬鞭回到了家里。他们把赫约特的遗体在家乡掩埋了。很多人对他的死感到悲伤，因为人们都非常喜欢他。

斯塔卡德和索尔盖尔回到了家里。希尔迪贡给他们治疗伤口，她说："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了，不该那样粗暴地对待贡纳尔。"

"当然，"斯塔卡德说道。

64 一天，桑德吉尔的斯坦沃请挪威人索尔格里姆留下来照管她的财产，不要离开冰岛，不要忘记他死去的同伴和亲戚。

索尔格里姆回答说："我的同伴索里尔曾经预言，我要是留在这儿，就会死在贡纳尔手中。对此，索里尔一定有所预感，就像他预感到自己的死亡一样。"

斯坦沃说："我把女儿古德隆和我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怎么样？"

"我真没想到你愿意付出这么多，"他说道。

于是，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索尔格里姆将和古德隆结婚。那年夏天，他们举行了婚礼。

贡纳尔上马来到伯格索斯沃尔，考尔斯凯格和他一同前往。尼雅尔和儿子们正在屋外，看到他们来了，就走上前来热情地迎接他们。然后，他们就走到一边交谈起来。

贡纳尔说："我来这儿的目的是想求得你的帮助，听听你有什么良策。"

尼雅尔回答说，这是他应该做的。

“我闯了一场大祸，杀了很多人，”贡纳尔说，“我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很多人会说，当时你是被逼无奈，”尼雅尔说，“现在，给我点时间来想个办法。”

尼雅尔独自走到一边，把这件事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然后，他走了回来，说道：“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但我觉得要做到的话需要大胆和勇气。索尔盖尔使我的亲戚索尔芬娜怀了孕，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你，由你告他诱奸。我再交给你一件有关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的案子，告斯塔卡德砍伐我在斯里希德宁山脊树林里的树木。这两个案子都由你来起诉。另外，你去一趟争斗的那个地方，把那些人的尸体挖出来，指定证人，让他们看到那些致命的伤口；然后，你就宣布这些死去的人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因为他们袭击你们，目的是想把你和你的兄弟们打伤，并图谋尽快地杀害你们。当这个案子在阿耳庭大会进行审理的时候，如果有人表示反对，说你以前打过索尔盖尔，因此无权就自己和别人的案子进行起诉，那么，我就回答说，早在辛格斯卡拉大会期间，我就恢复了你为自己和别人的案子进行起诉的权利，这样就会驳倒那些反对意见。另外，你一定要去一趟贝尔哈内斯，去找蒂尔芬。他会把一宗起诉住在特勒德拉斯科格的奥努恩德的案子交给你，因为奥努恩德将为他的哥哥埃吉尔被杀而起诉你。”

于是，贡纳尔上马回到了家里。几天后，他和尼雅尔的儿子们来到掩埋尸体的地方，把埋在那里的尸体都挖了出来。贡纳尔说，由于这些人袭击他人并阴谋杀害他人，所以，应据此宣判



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随后,他就上马回家了。

65

那年秋天，灰面客瓦尔加尔德从国外回到了他位于霍夫的家。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前去拜访他和莫德。他告诉他们，贡纳尔非常荒唐地宣布所有被他杀害的人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瓦尔加尔德说,这一定是尼雅尔的主意,而且尼雅尔一定还给他提了更多的建议。索尔盖尔就向瓦尔加尔德和莫德请求帮助和支持。沉默了很久之后，他们都提出了很高的要价。最终,他们就这样一项计划达成了一致:莫德将向白色吉祖尔的女儿索尔卡特拉求婚,索尔盖尔、瓦尔加尔德和莫德立即上马向西,渡过河去。

第二天,他们一行十二人登程上路,来到莫斯费尔,受到了吉祖尔的热情招待,并在那里过了一夜。然后,他们向吉祖尔提起了婚事;最后,他们同意,婚礼将在两个星期后于莫斯费尔举行。事情办妥之后,他们就上马回家了。

过了不久,他们赶来参加婚礼。邻近的很多客人都来了,喜筵进行的十分顺利。后来,索尔卡特拉和莫德一起回到家里,接手管理家务。那一年夏天,瓦尔加尔德就到海外去了。

莫德敦促索尔盖尔开始起诉贡纳尔，索尔盖尔就去见奥努恩德，让他就他的哥哥埃吉尔和埃吉尔的儿子被杀一事进行起诉。他接着说:“我将就我的哥哥被害、我父亲和我本人受重伤一事进行起诉。”

奥努恩德说,他愿意提起诉讼。于是,他们就出去找人,把杀人的事情公之于众，并找了住在争斗现场附近的九个人组成了陪审团。

诉讼程序开始的消息传到了赫利扎伦迪。贡纳尔飞马去见尼雅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问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现在,”尼雅尔说,“你必须把你的邻居召集到争斗的地方,指定证人,把考尔认定为杀害你兄弟赫约特的凶手,这样做是合法的。然后,你必须宣布,指控考尔犯有杀人罪,虽然他已经死了。接着,你必须指定证人,召集邻居,骑马赶奔全岛大会,去证明在赫约特被杀的时候,考尔及其同伴们是否在场、他们是不是正在进攻。你还必须指控索尔盖尔犯有诱奸罪;同样,在蒂尔芬将要移交给你的案子中,你也要指控特勒德拉斯科格的奥努恩德。”

贡纳尔一丝不苟地按照尼雅尔的建议进行了起诉。人们觉得这起诉讼进行的方式十分奇怪,但是这些案子最终还是被送到了全岛大会上。

贡纳尔纵马来到大会。尼雅尔、他的儿子们以及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也都来了。贡纳尔还派人通知了他的妻弟们,让他们多带些人赶到大会上来,因为这场官司将会非常难打。这样,冰岛西部就聚集了一支庞大的人马。

莫德·瓦尔加尔德松骑马来到了大会,达尔的朗诺尔夫、斯里希德宁的人和特勒德拉斯科格的奥努恩德也都来了。

他们来到阿耳庭之后,马上就跟白色吉祖尔和戈狄盖尔汇合在一起。贡纳尔和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以及尼雅尔的儿子们走在一起,声势浩大,弄得人们不得不四散躲开,免得被撞倒。整个大会期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件大案子。

贡纳尔去见他的妻弟们,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向他

询问那次交锋的事。他详细而又客观地讲给他们听，接着又告诉他们从那以后他又做了些什么。

奥拉夫说："尼雅尔跟你站在一起，给你出谋划策，这很难得。"

贡纳尔回答说，他对此永远也无法偿还。他还请求他们帮助和支持他。他们回答说,他们非常愿意。

双方的讼状此时都已送抵法庭，双方分别阐明了各自的理由。莫德问,为什么像贡纳尔这样的人竟然可以有权起诉,因为贡纳尔对索尔盖尔的所作所为理应使他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尼雅尔答道:"去年秋天的辛格斯卡拉会议你参加了吗？"

"当然,"莫德答道。

尼雅尔问:"当时,贡纳尔向他们提出建议,表示愿意进行全面的补偿,这你有没有听到？"

"当然听到了,"莫德答道。

尼雅尔说:"那时候我就已经恢复了贡纳尔从事所有法律事务的权利。"

"你那样做是合法的,"莫德说,"但是,杀死赫约特的是那个挪威人,贡纳尔有什么理由反而控告考尔呢？"

"这也是合法的，因为贡纳尔把他认定为凶手时有证人在场,"尼雅尔答道。

"那样做可能是合法的,"莫德说,"但是,贡纳尔把那些人都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这样做凭的是什么权利呢？"

"这还用问吗？"尼雅尔说,"因为那些人企图伤人、杀人。"

"可是贡纳尔并未受到丝毫伤害,"莫德说道。

“但是，贡纳尔的两个兄弟，考尔斯凯格和赫约特，”尼雅尔答道，“他们一个受了伤，另一个被杀。”

“你讲的这些都是合法的，”莫德说，“但却让人难以接受。”

这时，肖尔索达尔的雅尔蒂·斯凯格亚松走上前来，说道：“我跟你们的这些起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是我想问你，贡纳尔，如果我提出要求的话，为了我的友谊你能做到什么呢？”

“你想让我做什么？”贡纳尔问道。

“是这样，”他说，“你把整个事情交由仲裁，让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来找解决办法。”

贡纳尔说：“那么不管我以后和谁打交道，你都永远不能跟我作对。”

“我答应，”雅尔蒂说道。随后，他同贡纳尔的对手们仔细地谈了谈这个建议。最终，大家都同意和平解决。接着，双方都向对方作出了保证。索尔盖尔受的伤和对他犯有诱奸罪的指控相互抵消，斯塔卡德受的伤和他非法伤害他人相互抵消。索尔盖尔的兄弟们将得到一半的赔偿，另一半则因为他们对贡纳尔的袭击而被取消了。代表蒂尔芬提出的诉讼和桑德吉尔的埃吉尔被杀相互抵消，赫约特被杀和考尔以及那个挪威人被杀相互抵消。其他人都将得到一半的赔偿。

尼雅尔和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以及雅尔蒂·斯凯格亚松参与了这起案子的解决。

尼雅尔曾经把一大笔钱借给了斯塔卡德和桑德吉尔的人，他现在把债权转交给了贡纳尔，让他来支付罚金。参加大会的人中间很多都是贡纳尔的朋友，这样，贡纳尔马上就支付了应付的赔偿；他还给帮助他的头领们赠送了礼物。这一切使得贡纳

尔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大家都一致认为，贡纳尔在南部地区无人匹敌。

贡纳尔上马离开大会回到了家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他的敌人却非常忌妒他获得的声誉。

67 现在说说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他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颇有声望。他身材魁梧、健壮,性格诚实、坦率,但是有点儿耳软心活。最有名望的人们都很喜欢他，他的亲戚们也都很爱他。

一天,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去看望他的亲戚莫德。"我们跟贡纳尔那场官司的结果让我非常恼火，"他说，"我给过你钱,让你在我们俩的有生之年里帮助我们。那么现在,我要你想出一个周密的办法来，你要努力想一想。我这样不加掩饰地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知道你是贡纳尔最大的敌人,同样,他也是你最大的敌人。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就让你的声誉获得极大的提高。"

"看来我对金钱是欲壑难填啊,"莫德说,"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只好听之任之了。然而,既不让你违反你们之间的停火,也不破坏和平，但却能达到你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但是,已经有人告诉我,考尔斯凯格正准备起诉,想把位于莫伊德沃尔的农场的四分之一再要回来。那块地是为赔偿你兄弟的死而支付给你父亲的。考尔斯凯格已经从他母亲那里接管了这个案子。贡纳尔打算用现金赔偿,不给那块地。我们现在先等着,等这个案子了结之后，就告贡纳尔违反了跟你达成的协议。另外,贡纳尔还从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那里弄走了一块耕地,这

样，他又违反了他们俩之间的协议。你一定要去见见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把他也拉进来，然后就去袭击贡纳尔。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没能制服贡纳尔的话，那就不断地对他进行袭击。

"我可以告诉你：尼雅尔对贡纳尔一生的命运做过预言，告诉他说，假如他在同一个家族中不止一次地开了杀戒，而且他凑巧又违反了为再次杀人而达成的和解，那么他的末日就将很快到来。正因为如此，你一定要让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卷进来，因为贡纳尔已经把他的父亲杀了。如果你们俩一起跟贡纳尔交起手来，你必须保护好自己，让索尔盖尔往前冲，这样，贡纳尔就会杀了他，这将意味着贡纳尔已在同一个家族中开了两次杀戒，而你一定要设法脱身。

"要想让贡纳尔因此而丧命，还得让他违反为这次杀人而达成的和解。这一点，我们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

他们商量好了以后，索尔盖尔回到家里，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他们俩同意，应该秘密地着手实施这个计划。

68

过了不久，基尔丘拜尔的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前去拜访另一个索尔盖尔，即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他们走到僻静的地方，交谈起来。两个人整整谈了一天。结束的时候，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送给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一柄镶嵌着黄金的长矛，然后就上马回家了。他们俩从此结成了非常密切的同盟。

在那年秋天召开的辛格斯卡拉大会上，考尔斯凯格提出了诉讼，要求得到莫伊德沃尔的那块土地。贡纳尔指定了证人，提出他可以按照合法确定的价值，付给斯里希德宁的人们一笔钱，



或者另外拿出一块地进行交换。于是,索尔盖尔也指定了证人,指控贡纳尔违反了与他们达成的协议。他们的这些指控结束之后,大会就结束了。

一年过去了。两个索尔盖尔频繁地见面,两个人打得十分火热。

考尔斯凯格对贡纳尔说:"我听说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和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成了好朋友,很多人都说他们不可信,因此你要小心些。"

贡纳尔回答说:"如果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不管我在哪儿,死神都会找上门来的。"

说完,他们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秋天,贡纳尔命令他的手下先在赫利扎伦迪的家里干一个星期的活儿,再到埃亚尔干一个星期,晾晒干草。他还要求,除了自己和妇女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要离开农场。

一天,斯里希德宁的索尔盖尔去找另一个索尔盖尔。跟往常一样,他们俩一见面就聊了起来。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说:"我想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去袭击贡纳尔。"

"跟贡纳尔发生冲突的结果从来都是一样的,"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说,"很少有人能捞到好处。而且,我不想让别人把我看成是破坏停火协议的人。"

"破坏协议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说,"贡纳尔夺走了你的耕地,他又从我父亲和我那里夺走了莫伊德沃尔。"

但最终他们两人还是达成了协议,同意袭击贡纳尔。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说,再过几天,贡纳尔就要孤身一人呆在家

里了。“到那时候，你一定要带十一个人来跟我汇合，我也带十一个人，”他说道。

然后，他就上马回家了。

69 考尔斯凯格和仆人们在埃亚尔住了下来。三天之后，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得到了这个消息，就传信给另一个索尔盖尔，让他在斯里希德宁的山脊上跟自己汇合。随后，他做好了准备，带领十一个人离开了斯里希德宁的农场。他纵马上了山脊等另一个索尔盖尔。

贡纳尔此时正独自一个人呆在农场里。两个索尔盖尔纵马冲进了一片树林；他们感到精疲力竭，什么也干不了，只能睡觉。他们把盾牌系在树枝上，把马拴好，把武器放在身边。

那天晚上，尼雅尔正在索罗尔山上过夜，但却无法入睡。他一会儿从房子里走出去，一会儿又走进来。索尔希尔德问他为什么睡不着。

“我的眼前出现了很多景象，”他说，“我看见很多凶恶的鬼魂，它们是贡纳尔的敌人的鬼魂，可是奇怪的是，它们看起来都怒不可遏，但行动起来却漫无目的。”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飞马来到门前，跳下马来，走进屋里。来人是斯卡普赫丁和索尔希尔德的牧羊人。

索尔希尔德问他：“找到羊了吗？”

“我找到了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他答道。

“是什么？”尼雅尔问道。

“我在山上的树林里发现了二十四个人，”他回答说，“他们把马拴好了，正在睡觉。他们还把盾牌系在树枝上。”



这个牧羊人当时从离那些人很近的地方仔细地观察过他们，因此，他连他们所携带的武器和身上穿的衣服都能描述出来。

于是，尼雅尔准确地知道了他们都是谁。他对牧羊人说："要是多雇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多好啊！你会永远为你今天这样做而感到高兴的。但现在我要给你件事情去办。"

牧羊人表示愿意去做。

"你去一趟赫利扎伦迪，"尼雅尔吩咐道，"让贡纳尔前往格廖特，派人召集人马。我去找树林子里的那些人，把他们吓跑。这件事将对他们很不利，因为在这次冒险中，他们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失惨重。"

牧羊人出发了，把发生的一切向贡纳尔讲述了一遍。于是，贡纳尔飞马来到格廖特。然后，他们派人把人马都召集到那里去。

这时尼雅尔也已纵马前来见那两个索尔盖尔。

"躺在这里可真够麻痹大意的，"他说，"你们这次出来是要干什么？贡纳尔可不是那种可以逼迫的人。说实在的，这是最低级的谋杀计划。你们要知道，贡纳尔正在召集人马，要不了多久就能赶到这里来收拾你们，除非你们马上离开这里，各自回家。"

这一番话把他们都吓坏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抓过武器，跳上马背，纵马返回了斯里希德宁。

尼雅尔找到贡纳尔，告诉他不要解散他的人马。"我来作中间人，努力达成一项解决方案。现在，那些人已经害怕了。这件事牵涉到了他们所有人，所以，为这次杀害你的阴谋所付的赔偿

不应少于为任何一个索尔盖尔被杀而应付的赔偿，假如他们被杀了的话。这笔钱由我来掌握，保证在你需要的时候，能马上拿出来。”

70

贡纳尔对尼雅尔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尼雅尔上马来到斯里希德宁，告诉两个索尔盖尔说，在他们之间的事情了结之前，贡纳尔不想解散他的人马。两个人吓坏了，主动提出愿意进行和解。他们请尼雅尔把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转告给贡纳尔。尼雅尔说，他只肯转达那些背后不设骗局的建议。两个人请尼雅尔参与仲裁，并保证说，不管他作出什么样的裁决，他们都将接受。尼雅尔回答说，只有在全岛大会、而且只有在那些最有声望的人在场时自己才肯进行仲裁。这一点他们也同意了。

于是，尼雅尔就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最终，双方都向对方作出了和平与和解的承诺。仲裁将由尼雅尔进行，他还可以挑选任何人来帮助他。

过了不久，两个索尔盖尔去找莫德·瓦尔加尔德松。莫德严厉地斥责他们，说不该把这件事交给尼雅尔去办，因为他是贡纳尔的好朋友。他说，这样的仲裁结果对他们是不会有利的。

人们像往常一样赶来参加全岛大会，当事双方也都来了。尼雅尔要求大家安静，他问在场所有最有声望的人，针对两个索尔盖尔杀害贡纳尔的阴谋，他们觉得贡纳尔可以提出什么样的索赔要求。他们回答说，这样的人享有很大的索赔权利。尼雅尔又问，贡纳尔应该对所有的人提出指控，还是只要领头的人进行应诉就行了。他们回答说，主要是对领头的人提出指控，但其他所有的人也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很多人会说，索尔盖尔他们那样做并非无事生非，”莫德说，“因为贡纳尔违反了同两个索尔盖尔达成的协议。”

“如果一个人合法地同另一个人打交道，那就不是违反协议，”尼雅尔回答说，“有法则国家兴旺，无法则万事皆休。”

接着，尼雅尔告诉他们，贡纳尔曾经提出过以另一块地或者付现金来交换莫伊德沃尔。听到这些，两个索尔盖尔觉得自己被莫德欺骗了。他们狠狠地斥责他，说这笔赔偿是由于他的错误而造成的。

尼雅尔挑选了十二个人来审理这个案子。所有跟着两个索尔盖尔去的人每人要赔偿一百银币，两个索尔盖尔每人赔偿二百银币。尼雅尔拿了这笔钱，并保管起来。双方按照尼雅尔拟定的措辞，向对方承诺从此和平相处。

离开大会之后，贡纳尔上马向西来到达利尔的夏尔扎霍特。奥拉夫·皮考克热情地欢迎他，他就在那里住了半个月。贡纳尔在达利尔走了很多地方，处处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接待。

分手的时候，奥拉夫说：“我要送给你三件礼物：一个金戒指，一件爱尔兰国王梅尔克雅丹曾经拥有过的斗篷，一条别人在爱尔兰送给我的狗。那条狗长得很大，要是讲作伴儿，一点儿也不比健壮的人逊色。而且，它还通人性，会向你的敌人狂吠不止，但永远也不会对你的朋友吠叫。不管是谁，它都能看出他对你是善意还是恶意；它对你忠心耿耿，会为你去死。这条狗的名字叫山姆。”

然后，他就对那只狗说：“从现在开始，你跟着贡纳尔。你要竭尽全力地服侍他。”

那只狗立刻走到贡纳尔那里，趴在他的脚下。

奥拉夫让贡纳尔提高警惕,告诉他说有很多人忌妒他。"因为你被认为是这个国家中最出色的人,"他说道。

贡纳尔感谢他送的礼物和所给予的忠告，然后就上马回家了。他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切都平平安安的。

71

过了不久,两个索尔盖尔遇到了莫德。他们俩非常不满，觉得莫德使他们损失了很多钱财，而他们俩却什么好处也没捞到。于是,他们要他再想个办法,治治贡纳尔。

莫德说他会想个主意的。他说："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我建议你诱奸贡纳尔的女亲戚乌尔姆希尔德,这样,贡纳尔就会对你更加恨之入骨。然后,我就散布谣言,说贡纳尔不会容忍你的这些所作所为。再过不久,你们两个人就必须去袭击贡纳尔,但不要在他的家里袭击他,因为只要他的狗活着,谁也不要去冒这个险。"

他们同意照这个计划去办。

夏天快要过去了，索尔盖尔经常去找乌尔姆希尔德。贡纳尔对此很不高兴，两个人都非常厌恶对方。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冬天。当夏天再次来临的时候，索尔盖尔和乌尔姆希尔德之间的幽会越发频繁起来。

斯里希德宁来的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和莫德经常见面，两个人打算趁贡纳尔前往埃亚尔察看自己农场之际袭击他。一天，莫德探明贡纳尔去了埃亚尔，就派人到斯里希德宁，告诉索尔盖尔说，这是追踪并干掉贡纳尔的绝妙时机。索尔盖尔和他的手下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一行共十二个人赶了过来。来到基尔丘拜尔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十三个人在等候着他们。



他们商量在哪儿进行伏击，最终，他们同意前往朗河，在那里等着贡纳尔。

贡纳尔从埃亚尔返回来的时候，考尔斯凯格一路上跟着他。贡纳尔带着他的弓箭和戟，考尔斯凯格挎着他的短剑，也是全副武装。

72 正当他们飞马赶往朗河的时候，贡纳尔的戟上渗出了很多鲜血。考尔斯凯格问这意味着什么，贡纳尔回答说，如果出现在别人的土地上，这种现象就叫作“伤雨”。“奥尔维尔告诉过我，每逢大战前夕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道。

他们继续纵马前行，发现河边有人。那些人拴好了马匹，正在等候着。

贡纳尔说道：“是一次伏击！”

考尔斯凯格说：“这些人从来就不值得信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越过他们，赶到渡口那儿，”贡纳尔说，“我们在那儿跟他们较量。”

那些人一见他们往渡口那里飞马而去，就追了过来。贡纳尔给他的弓安上一根弓弦，拿出箭，放在自己面前的地上。等那些人一进入射程，贡纳尔立即开弓放箭。很多人被他射伤，还有几个被射死了。

这时，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喊道：“我们这样干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我们尽量猛冲上去。”

他们尽力向前冲了过来。冲在最前面的是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的亲戚，名叫帅哥奥努恩德。贡纳尔挺戟向他刺去，一

戟刺中了他的盾牌，把盾牌豁为两半之后，又刺穿了他的身体。奥格蒙德·弗洛基从背后向贡纳尔扑了过去，但被考尔斯凯格看见。考尔斯凯格一剑斩断了他的双腿，把他推到河里，奥格蒙德·弗洛基随即溺水而死。随后，战斗变得激烈起来。贡纳尔左冲又突；考尔斯凯格杀死了好几个，还刺伤了很多。

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对另一个索尔盖尔说："真看不出来你有什么杀父之仇要报。"

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回答道："我的确没干什么，但是你还不如我呢。另外，我再也不想受你的奚落了。"

他怒不可遏地扑向贡纳尔，长矛透过贡纳尔的盾牌，刺穿了贡纳尔的胳膊。贡纳尔用力一转盾牌，竟把长矛从根部拧断了。就在这时，贡纳尔瞥见另一个人已冲到他的宝剑攻击的范围之内，就抬手一剑，结果了那个人的性命。然后，他双手握住了那杆戟。与此同时，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已冲到了近前，正要挥剑砍来。贡纳尔怒火中烧，猛地转过身来，和他打了个照面，随即一戟刺进了他的身体，把尸体高高挑起，扔到了河里。尸体顺流而下，漂到渡口，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从此，那里就被称作"索尔盖尔峡湾"。

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说："我们跑吧！照这个样子，我们是没有赢的希望的。"

于是他们全都落荒而逃。

"我们追吧，"考尔斯凯格说，"拿着你的弓箭，追到射程之内，射死索尔盖尔。"

贡纳尔答道："光对这些已经被杀死的人作出赔偿，我们的钱已是不够了。"



“你不会缺钱的，”考尔斯凯格说，“但只要你还活着，索尔盖尔就不会善罢甘休的。”

“要想把我吓倒，他还差得远了，”贡纳尔说道。

他们上马回到了家里，把发生的事情讲给家里人听。哈尔盖尔德听了很高兴，称赞他们干得好。

朗恩维格说：“也许他们干得不错，但我觉得这件事的后果不妙。”

73 有关那场战斗的消息四处传播开来。索尔盖尔的死让很多人感到悲痛。白色吉祖尔和戈狄盖尔上马来到现场，宣布说，这些人是被人杀死的。他们要求附近的居民在“庭”会上作证。然后，他们又上马返回了西部。

尼雅尔和贡纳尔见了面，两个人谈起了那次战斗。尼雅尔对他说：“从现在起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已经在同一个家族中开了两次杀戒。一定要记住，如果你再不遵守将要达成的和解协议，那么你的性命就有危险了。”

“我从来就不想违反协议，”贡纳尔说，“但是在‘庭’会上，我需要你的支持。”

尼雅尔答道：“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忠心地支持你。”

然后，贡纳尔上马回到了家里。

召开“庭”会的时候到了，双方都来了很多人。人们都在谈论这个案子最终会有什么结果。吉祖尔和戈狄盖尔商量他们两人中该由谁来为索尔盖尔的被杀进行起诉，最终的结果是吉祖尔接过了这个案子，并在法律岩石宣布将要进行诉讼。他是这样说的：“我宣布贡纳尔·哈蒙达尔松非法地袭击他人。在这次

非法袭击中，他袭击了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给他造成了内伤；据证实，这是致命的伤害，导致了索尔盖尔的死亡。因此我宣布，贡纳尔应该被判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人们今后不得向他提供粮食、帮助或其他任何援助。我宣布，贡纳尔的财产应予以没收，一半归我，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被没收的财产的那些人。我特此通知将依法审理此案的地区法庭，我亦特此在法律岩石所有人士面前作出法律声明，宣布起诉贡纳尔·哈蒙达尔松，宣判他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然后，吉祖尔再次指定了证人，宣布起诉贡纳尔·哈蒙达尔松，因为他给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造成了内伤，经证实，这一内伤是致命的，索尔盖尔因此而在贡纳尔对其进行非法袭击的地点死亡。接着，同刚才一样，吉祖尔宣布要采取诉讼行为。随后，他向贡纳尔询问了他所在的地区和住所。这一切结束之后，人们就离开了法律岩石。大家都说，吉祖尔的讼词讲得很好。贡纳尔则显得非常平静，什么话也没有说。

大会继续进行着，最后到了法庭开庭的时间。贡纳尔和他的人站在朗河平原法庭的北面，白色吉祖尔和他的人站在南面。吉祖尔出具了证人，要求贡纳尔倾听他宣誓、对他的指控和自己想要出示的证据。接着，吉祖尔就宣了誓，向法庭宣读了事先拟好的讼词。他让证人证明他事先已经宣布了有关事宜，然后，他请陪审团里的邻居们就座，请对方就陪审团组成的合法性提出异议。

74

这时，尼雅尔说：“坐在这里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咱们到陪审团就座的地方去。”



于是，他们走了过去，把陪审团中的四个人撤了下来，宣布由剩下的五人组成贡纳尔的辩护陪审团，调查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和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在出发之时是否蓄意寻找贡纳尔、并蓄意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其杀死。这五个人都很快地宣布说是这样的。尼雅尔说，这是本案中一条非常有力的辩护；他说，除非对方同意进行仲裁，否则他就要把这一条出示给法庭。于是，很多头领要求进行仲裁。双方最终同意由十二个人来审理这个案子。双方随即走上前来，就这一解决方案握了握手。

随后，这十二个人对案子进行了仲裁，确定了赔偿金额。他们裁定，所有的赔偿应在"庭"会立即予以支付，贡纳尔和考尔斯凯格应流亡到国外去，并在国外住满三年。如果贡纳尔有机会离开冰岛但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那么被害人索尔盖尔的亲属就可以将贡纳尔杀死，而不受任何惩罚。

贡纳尔对这种解决办法没有表示任何不满。他向尼雅尔要回自己以前交给他的那笔钱。尼雅尔曾用这笔钱赚了些利息，就连本带利地全都拿了出来。这笔钱和贡纳尔需要支付的赔偿金的数额正好相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们就上马回家了。

尼雅尔跟贡纳尔一起离开了"庭"会。尼雅尔说："我的朋友，请确保你自己遵守这一协议，并且记住我们以前说过的话。正像你第一次海外之行给你带来过巨大的声望一样，这一次你会赢得更大的荣耀。然后，当你回国的时候，你就会受到极大的尊重，安度你的晚年，这里谁都比不上你。但是，假如你违反了这一协议，不到国外去，那你就会被人在这块土地上杀害。对你的朋友们来说，那将是件可怕的事情。"

贡纳尔回答说，他不想违反协议。

贡纳尔回到家里，把协议的内容告诉了家里人。朗恩维格说，到国外去对他有好处，让他的敌人暂时先去找别人的茬儿吧。

75

斯莱恩·西格福松对妻子说,他打算夏天到国外去。她说这样很好。他准备搭乘白色霍格尼的船,贡纳尔和考尔斯凯格则搭乘维克人阿尔恩芬的船。

尼雅尔的两个儿子格里姆和海尔吉也要求父亲允许他们到国外去。尼雅尔说:“你们的旅行将困难重重。虽然你们会赢得荣耀和尊重,但是你们能否保住自己的性命还不清楚。而且,当你们返回家乡的时候，你们也有可能把这次海外之行所惹下的祸患带到这里来。”

但他们还是坚持要去。最终,尼雅尔说,如果他们愿意就去吧。他们准备乘坐黑色巴尔德和埃尔达人凯蒂尔之子奥拉夫的船。很多人都说,本地区最优秀的人士正在流失。

贡纳尔的儿子霍格尼和格拉尼都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们俩的差别很大:格拉尼的性格很像他母亲,而霍格尼则道德高尚。

贡纳尔命人把他和考尔斯凯格的随身物品搬到船上。等这些东西都搬完、船就要准备就绪的时候,贡纳尔骑上马,赶奔伯格索斯沃尔和其他农场,感谢人们对他的帮助。

第二天一早,他做好了上船的准备,告诉大家说,他要永远地离开他们了。大家都感到难过,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做好出发的准备之后，贡纳尔跟大家一一拥抱。人们陪着他一起走到屋外,贡纳尔把戟往地上一撑,飞身上马,和考尔斯凯格疾驰而去。

他们纵马奔向马尔卡河。忽然，贡纳尔的马一滑，把他从马鞍子上一下子弹了起来。贡纳尔猛一抬头，迎面看到的正巧是赫利扎伦迪的山坡和农场。贡纳尔说："多么美丽的山坡啊，看山坡上那淡淡的农田、割过的绿草，我以前竟从没觉得它们像现在这样可爱。我要回家，哪儿也不去了。"

"别让你的敌人为你破坏协议而高兴，"考尔斯凯格说，"因为谁都料不到你会这样做。而且，你要知道，尼雅尔的预言是很准的。"

"我不走了，"贡纳尔说，"希望你也别走。"

"不行，"考尔斯凯格说，"我不能违反这个协议，也不能不做任何我应该做的事，这是我们俩将要分手的惟一原因。请转告我的亲戚和我的母亲，我想我不会再回冰岛了，因为我会听到你的死讯，而你要是不在了，那就没有什么能把我再拉回来的了。"

说完之后，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贡纳尔拨转马头，返回了赫利扎伦迪的家中；考尔斯凯格则找到船，扬帆出海了。

哈尔盖尔德对贡纳尔去而复返感到高兴，但他的母亲却缄口不语。那年秋天和冬天，贡纳尔都一直呆在家里，来找他的人也不多。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奥拉夫·皮考克派了一个人来见贡纳尔，请他和哈尔盖尔德搬到西部去，把农场交给他的母亲和儿子霍格尼。贡纳尔一开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接受了，可真正到了要搬家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去了。

在那年夏天召开的全岛大会上，吉祖尔和戈狄盖尔在法律岩石宣布贡纳尔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大会结束之前，吉

祖尔把贡纳尔所有的敌人都召集到阿尔曼纳陡崖，其中有斯里希德宁的斯塔卡德和他的儿子索尔盖尔、莫德和灰面客瓦尔加尔德、戈狄盖尔和雅尔蒂·斯凯格亚松、索尔莱克的儿子索尔布伦德和阿斯布伦德、艾利夫和他的儿子奥努恩德、特勒德拉斯科格的奥努恩德以及桑德吉尔的索尔格里姆。

吉祖尔说："我向各位建议，我们在今年夏天袭击贡纳尔，把他干掉。"

雅尔蒂说："在阿耳庭大会上，贡纳尔按照我的意愿办了一件事，我当时向他保证，永远不参与针对他的袭击，所以我得遵守我的诺言。"

说完，雅尔蒂离开了他们，留下来的人想好了袭击贡纳尔的计划。为此，他们相互握了握手，还确定了对半途而废的人应进行什么样的惩罚。莫德负责侦察什么时候是对付贡纳尔的最佳时机。这伙人一共有四十个。他们觉得，趁考尔斯凯格、斯莱恩和贡纳尔的许多朋友都在国外的时候收拾贡纳尔并非难事。

人们各自上马，离开"庭"会回家了。

尼雅尔去见贡纳尔，告诉他说，他已经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还有人策划好要对他进行袭击。

"你提醒得很好，"贡纳尔说道。

"现在，"尼雅尔说，"我想让我的儿子斯卡普赫丁和霍斯库尔德到你这里来，和你共同承担风险。"

"不用了，"贡纳尔说，"我不想让你的儿子因为我而被杀害，你不值得为我这么做。"

"没关系，"尼雅尔说，"因为一旦你死了，麻烦就会转移到我的儿子们那里。"



“不会的，”贡纳尔说，“我也不想让麻烦出自我这里。但我想求你一件事：请你照看我的儿子霍格尼。关于格拉尼，我没什么可说的，他干的很多事我都不喜欢。”

尼雅尔作出了保证，然后上马回家了。

据说，后来所有的聚会和集会贡纳尔都参加了，但他的敌人却始终没有胆量袭击他，贡纳尔就像并未被剥夺法律保护的权利时一样生活着。就这样，很长时间过去了。

76

那年秋天，莫德·瓦尔加尔德松传出话来，说贡纳尔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他家里的其他人都在南部的埃亚尔晒制干草，就要完工了。白色吉祖尔和戈狄盖尔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纵马向东疾驰，渡河之后又穿过沙漠，来到了霍夫。随后，他们通知了斯里希德宁的斯塔卡德。所有打算袭击贡纳尔的人都聚集在霍夫，策划怎么进行。莫德说，要想打贡纳尔一个措手不及，他们就必须抓住邻近农场一个叫索凯尔的农场主，强迫他跟他们一起去，然后让他独自前往贡纳尔的农场，把那条叫山姆的狗偷走。

于是，他们来到了东部的赫利扎伦迪，派人去抓索凯尔。他们抓住他后，给了他两个选择：或者他们杀了他，或者他去偷狗。索凯尔决定保命要紧，就跟着他们一起出发了。

赫利扎伦迪的院子那儿有一段围墙，这些攻击者们在围墙边停了下来。农场主索凯尔向坡下的房子走过去；那只狗正躺在屋顶上。索凯尔把它沿着小路向坡上引。但这只狗一见到那些人，就纵身向索凯尔扑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腹股沟。特勒德拉斯科格的奥努恩德举起斧子砍中了狗的头部，一下子砍到了它

的大脑。这只狗发出一声怒吼，随后就倒地死了，他们从未听过类似的声音。

77 此时，在屋子里面，贡纳尔睡醒了，说道："我的养子山姆，你受到了残酷的对待，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俩都快死了。"

贡纳尔的房子完全是由木头建成的，外面是重叠的木板；沿着天花板上的横梁是一排窗户，安着护窗板。贡纳尔住在大厅上面的一个阁楼里，哈尔盖尔德和他的母亲也住在那里。

攻击者们来到近前，但不知道贡纳尔在不在家，就让人先进去打探一下。挪威人索尔格里姆爬上了屋顶，其他人继续坐在外面的地上。贡纳尔瞥见窗外有一件红色上衣，就挺戟刺了过去，一下子刺中了那件衣服。挪威人的盾牌脱了手，脚下一滑，从房顶上摔了下来。他回到吉祖尔等人坐的地方。

吉祖尔看着他，问道："怎么样，贡纳尔在家吗？"

"我不知道，但他的那杆戟肯定在家，"挪威人说道。

话音刚落，他就一头摔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

于是，其他人就向房子冲了过来。贡纳尔向他们射箭，保护自己，使得他们的进攻毫无结果。有些人爬到房顶上，想从那里向他攻击，但贡纳尔还是能用箭射到他们，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们稍作休息后，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贡纳尔继续用箭射他们，他们只得再次无功而返。

白色吉祖尔说道："咱们什么便宜也没捞着，所以一定要攻得再猛一些。"

他们第三次冲了上去，硬撑了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撤了回来。

贡纳尔说："屋顶边缘有一枝箭，那是他们射过来的，我现在就要用它来射他们。被自己的武器打伤对他们来说可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

他的母亲说："不要这样。他们已经退走了，不要再激怒他们。"

贡纳尔没有听。他把那枝箭抓了过来，向他们射去。那枝箭射中了埃利夫·奥努恩德松，把他射成了重伤。他一直独自一个人站在一边，因此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受了伤。

"我看见有一只手从那里伸出来，抓住了屋顶上的一枝箭，"吉祖尔说，"手臂上戴着一个金手镯。如果他的箭还够用，那么他是不会从那儿向外看、去拿那枝箭的。现在，进行攻击的时候到了。"

莫德说："我们把他烧死在里面。"

"绝对不行，"吉祖尔说："就算是我知道自己的生死在此一举了也不行。不过，像你这样据称是十分聪明的人应该能够想出个有效的办法。"

这时，他们发现地上放着一些绳子，它们是用来固定房子的。

莫德说："我们把这些绳子绑在椽子的一头，另一头绑在大石头上，然后用杠子缠绳子，把屋顶的架子拽下来。"

于是，他们拿起绳子，照他说的方法绑了起来。直到他们把整个屋顶都拉下来之后贡纳尔才有所发觉。他不断地用箭射他们，使他们无法近身。后来，莫德再一次说，他们应该把贡纳尔烧死在里面。

吉祖尔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些别人不同意的事情。绝对不行。"

正在这时，索尔布伦德·索尔莱克松纵身蹿上屋顶，割断了贡纳尔的弓弦。贡纳尔双手持戟，迅速地转身面对着他，把戟插进了他的体内，随即把他从屋顶上扔了下去。这时，索尔布伦德的兄弟阿斯布伦德也跳了过来，贡纳尔挺戟向他刺去，阿斯布伦德举起盾牌招架，但那杆戟穿过盾牌，刺在他前臂和后臂之间。贡纳尔随即用力一转那杆戟，盾牌应声劈为两半，阿斯布伦德前后臂的骨头也被拧断了，他一头从屋顶上栽了下去。

此时，贡纳尔已经重创八人，击毙两人，他自己也受了两处伤。但人人都说，不管是面对受伤还是面对死亡，贡纳尔都毫不退缩。

贡纳尔对哈尔盖尔德说："把你的头发给我两缕，你和母亲把它们缠成弓弦后给我。"

"有什么用吗？"她问道。

"我的身家性命全靠它了，"他说，"因为只要我能用弓，他们就永远甭想打败我。"



(Jón Axel Björnsson)

哈尔盖尔德说："你曾经打过我一个耳光。我才不管你能坚持多久呢。"

"那我得提醒你，"哈尔盖尔德说，"你曾经打过我一个耳光。我才不管你能坚持多久呢。"

"人人都有几分尊严，"贡纳尔说，"我不会再求你了。"



朗恩维格对哈尔盖尔德说："你这个恶毒的人，你的羞耻将与你永伴。"

贡纳尔严密而又勇敢地进行着自卫，又重创了八个人，把他们打得奄奄一息。他继续进行着自卫，直到精疲力竭。他自己也受了重伤，但还是敏捷地摆脱了对方的控制，继续搏斗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杀了他。

索尔凯尔·艾尔法拉斯卡尔德用这样的诗句来描写他的自卫：

我们听说
南方的船长贡纳尔
渴望见到敌人凝固的鲜血；
他用那杆画戟进行着自卫
他的武艺高超绝伦
十六位勇士血染征袍
两位勇士命丧黄泉。

吉祖尔说："我们杀死了一位伟大的勇士，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只要这块土地上还有人生活着，那么，人们就会永远记住他那英勇的自卫。"

接着，他来到朗恩维格那里，说道："你愿意给我们块地方来掩埋我们战死的那两个人吗？"

"我很高兴为这两个人提供墓地。但如果是给你们所有的人都提供一块墓地的话，那我会更加高兴，"她说道。

"你完全有理由这么讲，"他说，"因为你的损失是巨大的。"

接着，他命令他们不许盗窃或破坏任何东西，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说："吉祖尔，西格福斯的儿子们还在，因此，除非你或者盖尔在南部住一段时间，否则我们在自己农场的家里是不会安全的。"

"这或许可以办到，"吉祖尔说道。于是，他和盖尔进行抽签，结果是盖尔得留下来。这样，盖尔就来到了奥迪，在那里住了下来。他有个儿子，名叫赫罗尔德，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比约蒂是在格里姆斯内斯的海斯特莱克被杀的病夫索尔瓦尔德的妹妹。赫罗尔德向人吹嘘说，对贡纳尔的致命一击是他干的。他和父亲一同去了奥迪。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也向人吹嘘他如何重创了贡纳尔。

吉祖尔则呆在莫斯费尔的自己的家中。

全国的人都在悲伤地谈论着贡纳尔被杀的消息，他的死使很多人感到悲痛欲绝。

78

贡纳尔的死令尼雅尔感到心情抑郁，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也是如此。他们问尼雅尔，他是不是觉得他们应该宣布贡纳尔是被人谋害的，进而提起诉讼。他回答说，对于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杀几个人报仇，从而以这种方式来诋毁敌人的声誉。

他们为贡纳尔堆起了一座坟丘，把他以坐姿放了进去。朗恩维格不想把那杆戟也放在坟里。她说，只有愿意为贡纳尔报仇的人才能得到这杆戟。因此，谁也没有把它拿走。她对哈尔盖尔德异常凶恶，几乎要杀了她。她说，她儿子的被杀是由哈尔盖



尔德造成的。哈尔盖尔德和儿子格拉尼一起逃到了格廖特。他们把财产分了，赫利扎伦迪的土地和农场归霍格尼，出租的那些土地归格拉尼。

一天，在赫利扎伦迪，一个牧羊人和一个女佣人正赶着牛群经过贡纳尔的坟墓，他们觉得贡纳尔在坟墓里似乎情绪很高，正在朗诵诗歌。回到家里，他们就把这讲给贡纳尔的母亲朗恩维格听，她让他们去告诉尼雅尔。于是，他们便出发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尼雅尔让他们重复了三遍，然后，他和斯卡普赫丁悄悄走到一边，谈了很长时间。

斯卡普赫丁拿着斧子，跟着那两个仆人回到了赫利扎伦迪。霍格尼和朗恩维格热情地欢迎他，见到他都感到高兴。朗恩维格请他多住一段时间，他答应了。他和霍格尼进进出出总是形影不离。霍格尼勇敢、能干，但是疑心较重。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敢把仆人们的幻觉告诉他。

一天晚上，斯卡普赫丁和霍格尼没有呆在家里，他们来到了贡纳尔坟墓的南边。尽管偶尔被云彩遮住，但月亮依然明亮地照着。他们觉得坟墓打开了，贡纳尔转过身，望着月亮。他们仿佛看到坟墓中有四盏点燃了的灯，因此那里没有留下什么影子。他们看到贡纳尔似乎很高兴，脸上漾溢着快乐。贡纳尔大声地朗诵了一首诗。尽管有一段距离，但他们还是听清楚了：

> 那个智慧的、赠人以戒指的英雄，
> 那个无畏的、以全部的勇气征杀的男子汉，
> 霍格尼的父亲，发出了预言：
> 那个持着盾牌的幽灵，

不久即将顶盔挂甲，
他不会在搏斗中退却，
他宁愿为战神而死，
为战神而死。

然后，坟墓又合上了。

“如果是别人对你讲的，你会相信吗？”斯卡普赫丁问道。

“如果是尼雅尔告诉我的，那我就相信，”霍格尼说，“人们说他从不说谎。”

“贡纳尔走上前来，告诉我们说在敌人面前他宁死不屈，这样的幻象含义深刻，”斯卡普赫丁说，“他已经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做。”

“没有你的帮助，我什么也干不成，”霍格尼说道。

斯卡普赫丁说：“我还记得当你的亲戚西格蒙德被杀的时候，贡纳尔是怎么做的，因此，我现在会尽我一切所能来帮助你。我的父亲向贡纳尔做过这样的保证，不管你和他的母亲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都会帮助你们。”

说完之后，他们就返回了赫利扎伦迪。

79

斯卡普赫丁说：“我们今天晚上就立刻行动，因为如果我在这里的消息透露出去的话，他们就会更加警惕的。”

“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霍格尼说道。

等大家都上床睡觉后，他们拿起了各自的武器。霍格尼取下了贡纳尔的戟，那杆戟随即鸣叫起来。朗恩维格愤怒地一跃

而起，说道："我已经下过命令，谁也不许碰那杆戟。是谁拿了它？"

"我要把它带给父亲，"霍格尼说，"这样他就可以在瓦尔哈拉殿堂①把它带在身边，打仗的时候就用得着了。"

"首先你得自己先拿着，为你父亲报仇，"她说，"你听，这杆戟正在宣布一个人的死亡，也许还不止一个。"

霍格尼走了出来，把他和祖母的对话告诉了斯卡普赫丁。

随后，他们前往奥迪。有两只乌鸦一路跟着他们。子夜时分，他们来到了奥迪，把羊群赶到了屋前。

赫罗尔德和特约尔维冲了出来，把羊撵到了小路上。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

斯卡普赫丁纵身跳了出来，说道："不必再看了。跟你们料想的一点儿不差。"

随即，他给了特约尔维致命的一击。

赫罗尔德的手里擎着一杆长矛。霍格尼向他猛扑过去，赫罗尔德挺矛刺来，但霍格尼一戟打断了他的枪杆，随即把那杆戟刺进了赫罗尔德的身体，把他刺穿了。

他们撇下这两具死尸，又来到了斯里希德宁。斯卡普赫丁纵身跃上屋顶，开始把里面的草往外抽。里面的人以为是羊群，斯塔卡德和索尔盖尔穿上衣服，拿了武器，沿着墙角跑到了外面。斯塔卡德一眼瞥见斯卡普赫丁，吓得魂飞天外，转身想跑，却被斯卡普赫丁在墙边结果了性命。此时，霍格尼面对着索尔盖尔，抬手一戟将他刺死。

---

① 北欧神话中意指忠烈祠或烈士纪念堂。

他们离开斯里希德宁，赶到了霍夫。莫德已经站在了地里，请求和解，提出愿意进行全面赔偿。斯卡普赫丁把那四个人被杀的事告诉了他，并且说，除非他让霍格尼自己进行裁决，如果霍格尼愿意接受的话；否则，他的下场跟那四个人的将是一模一样。霍格尼说，他不打算跟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谈什么和平。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由自己进行裁决的建议。

80

在尼雅尔的推动下，那些因为贡纳尔被杀而不得不采取行动的人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并为此召开了一次地区大会，任命了一些仲裁员。这些人对所有的事实都进行了权衡，甚至也考虑了对贡纳尔的袭击，尽管他早就不受法律保护了。莫德先付了一笔赔偿金，因为直到他们确定了另一个案子的赔偿金额之后，才能最终确定莫德应该支付多少赔偿。仲裁员们在双方之间进行了协调，随后，双方就完全和解了。

在全岛大会上，人们就此谈论得很多，结果是戈狄盖尔和霍格尼达成了和解，他们此后也一直遵守着这项协议。戈狄盖尔住在赫利德，直到去世，他自此不再在本部传奇中出现了。

尼雅尔代表霍格尼向诗人维吐利迪的女儿阿尔菲德求婚，她就嫁给了他。他们生了个儿子，起名叫阿里。后来，阿里乘船到了设得兰，在那里结了婚。骁勇无敌的设得兰人埃纳尔就是他的后代。

霍格尼一直和尼雅尔保持着友谊，他从此也不再在本部传奇中出现了。



81 现在说说考尔斯凯格：他来到了挪威，那年冬天住在维克。第二年夏天，他东行来到丹麦，加入了叉形胡子斯文国王的卫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一天夜里，他梦见有一个人走到自己的身边，全身闪闪发光。他梦见这个人把他叫醒了。

那个人对他说："起来跟我走。"

"你想让我干什么？"考尔斯凯格问道。

"我要给你找个妻子，你要成为我的骑士。"

考尔斯凯格梦见自己同意了，接着他就醒了。他找到一位颇有智慧的人，把梦中的情形告诉了他。智者认为，这个梦意味着他应该到南部的国家，去作上帝的骑士。

考尔斯凯格在丹麦接受了洗礼，但在那里他并不觉得满足，于是，他又东行来到俄罗斯，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然后，他来到君士坦丁堡，作了一名士兵。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是他在君士坦丁堡结了婚，成了瓦伦吉恩卫队的一个将领。他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自此，考尔斯凯格就不再在本部传奇中出现了。

82 现在说说前往挪威的斯莱恩·西格福松：他们来到了北部的哈洛格兰，然后南下特隆赫姆，又从那里来到拉德。哈康雅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去打探船上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回来之后，便向哈康做了汇报。于是，雅尔就派人去请斯莱恩·西格福松。这样，斯莱恩就来到他那里。雅尔问他的亲戚都是谁。他回答说，自己是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的近亲。

雅尔说："这对你很有帮助，因为尽管我见过很多冰岛人，但谁也比不上贡纳尔。"

斯莱恩问："陛下，你愿意让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度过这个冬天吗？"

雅尔同意了。那年冬天，斯莱恩就留在了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招待。

有一个叫考尔的海盗，是斯莫兰的灰肋阿斯蒙德的儿子。考尔有五艘船，人数众多，在瑞典的戈塔河中伺机而动。一天，他们从那里出发，前往挪威的福尔达，对哈尔瓦德·索蒂进行了突然袭击。他们在一个教堂的顶楼上发现了哈尔瓦德，哈尔瓦德英勇地进行着自卫。后来，他们就在顶楼上放了火。于是，哈尔瓦德投降了，但他们还是把他杀了，并抢走大量的战利品，然后扬帆返回了勒德瑟。

这个消息传到了哈康雅尔那里，他宣布考尔在他的整个国土上都是不受法律保护人，并悬赏要他的首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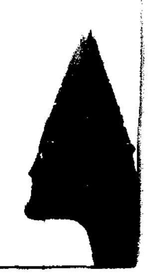
一天，雅尔说："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现在离我们太远了；要是他在这里的话，他会杀了这个不法之徒的。但现在，他会被冰岛人杀害，不能到我们这里来了，这真让人遗憾。"

斯莱恩回答说："我虽然不是贡纳尔，但是他的亲戚，我愿意去冒这个险。"

雅尔说："我很高兴接受你的请战，我要让你装备精良地去完成你的使命。"

这时，雅尔的儿子埃里克说道："父亲，你对很多人都许过美妙的诺言，但却没有相应地履行它们。这是一次最为艰难的使命，因为这个海盗凶狠、邪恶。你必须极其仔细地挑选你的武士和舰船。"

斯莱恩说："即使这次出征困难重重，我也一定要去。"



雅尔给了他五艘船，每艘船上都配备了精兵强将。

跟斯莱恩在一起的有贡纳尔·兰巴松和拉姆比·西古尔达松。这个贡纳尔是斯莱恩的侄子，还很年轻，他们都非常愿意跟对方呆在一起。哈康雅尔的儿子埃里克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他亲自查看船员的配备和武器的供给，在他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做一些变动。最终，他们一切准备就绪，埃里克送给他们一位领航员。

他们沿着海岸向南行驶，不管他们在哪里停靠上岸，雅尔都允许他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他们向东驶向勒德瑟，发现考尔已经去了丹麦，于是，他们又南下跟踪而至。抵达赫尔辛堡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艘船。船上的人告诉他们说，考尔就在前面，他还打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

那天的天气很好，考尔能够看到正在迫近的船只。他说，他夜里梦见了哈康雅尔，那么这些船上坐着的一定是他的人了。于是，他下令所有的人拿起武器，严阵以待。战斗开始了。打了很长时间之后，双方都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这时，考尔跳到斯莱恩的船上，杀了很多人，在自己周围杀出一块空地。他头上戴着一顶金盔。

斯莱恩一看情况不妙，就敦促手下和自己一起冲。他自己身先士卒，和考尔打了个照面。考尔挥剑向他砍来，落在斯莱恩的盾牌上，把盾牌从上到下一劈两半。这时，一块石头飞来，击中了考尔的手臂，他的剑失手掉在地上。斯莱恩直取考尔，把他的腿砍断了，最后，他们终于杀掉了考尔。斯莱恩砍下考尔的首级，收了起来，把尸体扔到了大海。

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然后，北上特隆赫姆去见雅尔，



雅尔给斯莱恩以热烈的欢迎。斯莱恩把考尔的首级拿给他看，雅尔为此向他表示感谢。埃里克说，仅在口头上感谢是不够的。雅尔回答说是的，便邀请他们跟自己一起走一走。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雅尔正在那里建造几艘豪华的船。有一艘已经造好了，但不像是长舰；船头像秃鹰的头，船身装饰华丽。

雅尔说："斯莱恩，你是个大英雄，这是你和你的亲戚贡纳尔的共同之处。我要把这艘船送给你，这艘船叫'秃鹰'号；你也随之得到了我的友谊。我要让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斯莱恩感谢雅尔的盛情，他说，目前他还不急于返回冰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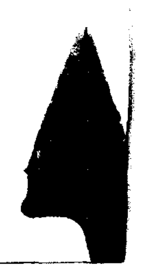
雅尔得前往东部边界去会晤瑞典国王了。于是，那年夏天，斯莱恩作为他的船长和他一起去了。他指挥着"秃鹰"号飞速前进，很少有船能跟得上他，人们都很忌妒他。很明显，雅尔非常重视贡纳尔，因为对那些想找斯莱恩茬儿的人，他都毫不手软地予以镇压。

整个冬天，斯莱恩都是和雅尔一起度过的。春天，雅尔问他想继续留下来还是想回冰岛。斯莱恩说他还没有定下来，但他又说，他想先听听冰岛那边有什么消息。雅尔说，他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吧。于是，斯莱恩就继续和他呆在一起。

后来，冰岛方面传来消息说，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死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消息很重要。雅尔不想让斯莱恩去冰岛了，于是他就继续住在那里。

83

现在说说尼雅尔的儿子格里姆和海尔吉：在斯莱恩扬帆出海的那年夏天，他们也离开了冰岛。他们和奥拉夫·埃尔达和巴尔德上了同一条船；奥拉夫·埃尔达是凯蒂尔的儿



子。①他们途中遇上了强劲的北风，把他们径直向南吹去。当时，一场大雾又向他们罩了过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去，就这样航行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们来到了很大一片浅水区，他们知道一定是离岸不远了。尼雅尔的儿子们问巴尔德知不知道他们到了哪儿。

"经过了这样的天气之后，有很多可能性，"他说，"可能是奥克尼群岛，可能是苏格兰，也可能是爱尔兰。"

两天后，他们发现船的两侧都有陆地，巨浪汹涌着冲进峡湾。经过巨浪区后，他们抛锚停船。到了晚上，恶劣的天气开始好转；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平静下来。这时，他们看到有十三艘船径直向他们驶来。

巴尔德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看样子他们似乎是来攻打我们的。"

他们商量是该进行自卫还是投降，但还没等他们决定下来，那些海盗已经来到了近前。双方都问对方的首领是谁。商船的头领们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又问对方谁是他们的头儿。有一个人说自己叫格约加德，另一个说自己叫斯奈考尔夫，都是苏格兰邓肯斯比的莫尔丹的儿子，也是苏格兰国王梅尔考夫②的亲戚。

"你们有两个选择，"格约加德说，"或者你们上岸，让我们拿走你们所有的财产；或者我们向你们进攻，把你们全部杀光。"

海尔吉回答说："商人们选择进行自卫。"

---

① 参见第七十五章同样的内容，唯一的区别是巴尔德那时称黑色巴尔德，而奥拉夫没有绰号，埃尔达是他父亲农场的名字。

② 可能是马尔科姆二世(1005-1034)。

那些商人说："该死，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能进行什么自卫？性命比钱财重要多了。"

格里姆故意冲着海盗们大叫大嚷，不让他们听到商人们可怜的怨言。

巴尔德和奥拉夫对商人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行为会受到冰岛人的嘲笑吗？拿起你们的武器，进行自卫吧。"

于是，他们都拿起了武器，相互约定只要能够进行自卫，他们就决不投降。

84

海盗们开始向他们射箭，战斗开始了。商人们防守得很严密。斯奈考尔夫奔向奥拉夫，把长矛刺进了他的身体。格里姆把自己的长矛向斯奈考尔夫用力掷去，一下子把他打到了水里。这时，海尔吉来到格里姆身旁，两个人一起联手，把海盗们打得步步后退。战斗中，哪里最需要他们，尼雅尔的这两个儿子就出现在哪里。那些海盗向商人们大声叫喊，让他们投降，但他们回答说，他们决不投降。

这时，他们向海面上望去，只见至少有十艘船从南面经过山岬向他们驶来。船上的人起劲地划着桨，船舷上是一个挨一个的盾牌，径直向他们冲了过来。船首上方的桅杆上站立一人，身穿一件丝绸束腰上衣，戴一顶镀金的头盔，长了一头细密的头发。这个人手里握着一杆镶金的长矛。

他问道："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的选手都是谁？"

海尔吉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说另一方是格约加德和斯奈考尔夫。

"你们的船长是谁？"那个人问道。



海尔吉回答说:“两个船长中,黑色巴尔德还活着,但是另一个名叫奥拉夫的已经战死了。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是我的兄弟格里姆。”

“你们是冰岛人吗?”他问道。

“是的,”海尔吉答道。

于是,那个人又问他们是谁的儿子,他们就告诉了他。他认出了这些名字,说道:“你们以及你们的父亲都很有名气。”

“你是谁?”海尔吉问道。

“我叫卡里,是索尔蒙德的儿子。”

“你从哪儿来?”海尔吉问道。

“从赫布里底群岛来,”卡里答道。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海尔吉说,“那么我们就欢迎你的到来。”

“你们需要多大的帮助都行,”卡里问,“你有什么要求?”

“向他们进攻,”海尔吉答道。

卡里说声好,随即他们就向海盗们冲了过去,战斗又开始了。打了一会儿之后,卡里纵身跳到了斯奈考尔夫的船上。斯奈考尔夫转身面对着他,随手挥剑向他砍去。卡里一纵身,身子向后越过了一根木桁。斯奈考尔夫用力过猛,一剑砍在了木桁上,整个剑身都嵌了进去。卡里一剑向他劈了过来,正中他的肩膀,把他的胳膊砍了下来,斯奈考尔夫当即毙命。格约加德把长矛向卡里掷过去,但被卡里看到了,纵身跃起,长矛扎空了。

此时,海尔吉和格里姆也和卡里联起手来。海尔吉仗剑直取格约加德,一剑把他刺穿了,格约加德随即一命呜呼。他们随即便在船上横冲直撞起来。这时,海盗们向他们乞求和平,他们

同意了，但是拿走了他们所有的东西。随后，他们驶进了群岛中的避风处。

85

那时候，统治奥克尼的雅尔名叫西古尔德，是赫洛德维的儿子、杀手索尔芬的孙子。索尔芬则是吐尔夫－埃纳尔的儿子、住在莫尔的罗根瓦尔德雅尔的孙子，罗根瓦尔德则是埃斯坦恩·格鲁姆拉的儿子。

卡里是西古尔德雅尔的侍卫，在赫布里底从吉利雅尔那里为他收集贡品。卡里请格里姆和海尔吉跟他一起去梅恩兰岛，并且说，西古尔德雅尔会热情地欢迎他们。他们俩同意了，就和卡里一起来到了梅恩兰岛。卡里带他们一同去见雅尔，把他们介绍给他。

"他们是怎么碰见你的？"雅尔问道。

卡里回答说："我是在苏格兰入海口看见他们的，当时他们正在跟莫尔丹的儿子们开仗。他们防守得很勇敢；他们俩在船上敏捷地移来移去，哪里最需要他们，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我打算在你的卫队中为他们谋个位置。"

"就照你说的办吧，"雅尔说，"你已经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了。"

他们和雅尔一起度过了那年冬天，受到了很好的招待。

冬天过去的时候，海尔吉变得沉默寡言了。雅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他为什么不大说话，是不是呆在那里不高兴了。

"我呆在这里很高兴，"海尔吉说道。

"那你有什么心事呢？"雅尔问道。

“你在苏格兰有属地吗？”海尔吉问道。

“我想是有的，”雅尔问，“怎么了？”

海尔吉回答说：“苏格兰人已经把你派往那里的总督给杀了，并封锁了消息，不让它传到彭特兰湾。”

雅尔问道：“难道你有第三只眼吗？”

海尔吉回答说：“没有。”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给你更多的荣誉，”雅尔说，“如果不是真的，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他不是那种喜欢危言耸听的人，”卡里说，“他的话肯定是真的，因为他的父亲能掐会算。”

于是，雅尔派人南下斯特罗马岛，去找他派往那里的总督阿恩约特。接着，阿恩约特又派人南下，穿过彭特兰湾。他们发现，洪迪雅尔和梅尔斯纳蒂雅尔在弗雷西克杀害了西古尔德雅尔的妻弟哈瓦尔德。于是，阿恩约特派人送信给西古尔德雅尔，请他派大批人马南下，把这些雅尔赶走。西古尔德雅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从各个岛上召集了一支军队。

86

于是，雅尔率领军队向南进发，卡里和尼雅尔的两个儿子也都随军出征。雅尔在苏格兰拥有的土地包括罗斯、莫雷山、萨瑟兰和阿盖尔。这些地方的人们也都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报告说，不远处就是那两个雅尔统率的强大军队。西古尔德雅尔率军向他们冲了过去，两支军队在一个叫邓肯斯比角的地方相遇，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苏格兰人曾事先派出了一部分人马，现在这批人就从雅尔的背后包抄过来，雅尔的军队损失惨重。后来，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向敌人猛扑过去，一阵

冲杀,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战斗这时变得更加激烈了,海尔吉和格里姆向雅尔的大旗冲去,打得非常勇敢。

卡里和梅尔斯纳蒂雅尔相遇了。梅尔斯纳蒂把长矛向卡里掷了过来,卡里伸手接住,又把它扔了回去,正中这位雅尔,把他扎透了。洪迪见此情景立即逃走了。卡里他们便四处追赶那些到处奔逃的敌人。后来,他们听到消息,说梅尔考夫正在邓肯斯比集结军队。西古尔德雅尔跟手下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最好还是返回去,不要与这样庞大的军队交锋。于是,他们就撤了回来。

西古尔德来到斯特罗马岛,把战利品分给大家。然后,他北上来到了梅恩兰岛。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和卡里跟他同行。雅尔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他送给卡里一把宝剑和一杆镶金长矛,送给海尔吉一个金手镯和一件斗篷,送给格里姆一个盾牌和一把剑。然后,他让格里姆和海尔吉作了自己的侍卫,以感谢他们的英勇行为。

那年冬天和第二年的夏天,他们都和雅尔呆在一起。后来,卡里率兵出征,他们就和他一起去了。那年夏天,他们四处征讨,所向披靡。他们打败了马恩岛的古德罗德国王,满载战利品返回了。他们和雅尔一起度过了那年冬天,极受宠幸。

春天,尼雅尔的两个儿子请求要去挪威。雅尔说,如果他们想去,那就去吧。他还送给他们一艘快船,配备了勇猛善战的水手。卡里说,他要在夏天的时候前往挪威,给哈康雅尔进贡,他们应该在那里会面。他们同意了。这样,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就出发驶往挪威,在北部的特隆赫姆登陆了。



87 有一个来自特隆赫姆的人，名叫考尔贝恩·阿恩约特松。就在考尔斯凯格和尼雅尔的两个儿子离开冰岛的那一年夏天，他来到了冰岛，在东部的布雷达尔度过了冬天。第二年夏天，他在高塔维克开始装船，作出发前的准备。将要准备就绪的时候，有一个人划着一条小船向他们靠了过来。那个人把小船系在他们的商船上，然后上船来见考尔贝恩。考尔贝恩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赫拉普，”那个人答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考尔贝恩问道。

“我想让你把我越海带到挪威去，”赫拉普答道。

“你是谁的儿子？”考尔贝恩问道。

他答道：“是乌尔古姆莱蒂的儿子、武士盖罗尔夫的孙子。”

考尔贝恩问：“是什么麻烦让你到这里来的？”

“我杀了一个人，”赫拉普说道。

“是什么人？”考尔贝恩问，“谁会为他来起诉你？”

他说：“我杀的是乌尔利格，他是奥尔维尔的儿子、白色赫罗德盖尔的孙子；沃普纳湾的人们要替他起诉我。”

“我看得出来，”考尔贝恩说，“不管谁收留了你，肯定会惹上麻烦的。”

赫拉普说：“对我的朋友们来说，我很讲义气；但是如果我受到了伤害，那我就要进行报复。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白坐你的船的，我有的是钱。”

于是，考尔贝恩就让他上了船。

过了不久，天空刮起了顺风，他们就扬帆出海了。在海上，赫拉普把自己的食物都吃完了，就动手去拿坐在他附近的人的

东西吃。他们跳了起来，诅咒他。这样，双方就动起了手，赫拉普很快就把两个人打翻在地。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考尔贝恩，他就让赫拉普吃他的东西，赫拉普同意了。

他们在阿格德内斯靠了岸，把锚抛了下去。

考尔贝恩问："你要交的旅费在哪儿呢？"

赫拉普答道："落在冰岛了。"

考尔贝恩说："你不会只骗我一个人的，但是这次我就不收你的旅费了。"

赫拉普向他表示感谢，并问道："现在你对我有什么忠告？"

"首先，"考尔贝恩说，"你尽快离开这艘船，因为所有的挪威人都会说你的坏话。第二，永远也不要欺骗你的主人。"

于是，赫拉普带着武器上了岸；他手里拿着一把巨斧，斧柄上包着铁皮。他径直来到了达拉纳，去见古德布伦德。古德布伦德是哈康雅尔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共同拥有一座神庙，只有在雅尔前去参观的时候，这座神庙才开放。它是挪威第二大寺庙，最大的位于拉德。古德布伦德有个儿子，名字叫斯伦德；他还有个女儿，名叫古德隆。

赫拉普来到古德布伦德面前，热情地向他问好。古德布伦德问他是谁，赫拉普报了名，说自己是从冰岛来的。然后，他请古德布伦德把自己收在他的卫队里。

古德布伦德说："我看你不像是能给人们带来好运的人。"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你的传言都是假的，"赫拉普说，"人们传言，所有向你提出请求的人你都会收下，而且没有人像你那样高尚。现在，如果你不收下我，我就把这个与传言不符的事实告诉别人。"



古德布伦德说:“那你就留下吧。”

“你打算让我坐在哪儿?”赫拉普问道。

“在底下的座位上,面对着我的高座,”古德布伦德答道。

于是,赫拉普走到了自己的座位那儿,坐了下来。他很擅长讲故事,因此刚一开始,古德布伦德等人都觉得他很有趣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他的幽默太过夸张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赫拉普开始跟古德布伦德的女儿古德隆私下交谈,很多人都说他打算诱奸她。古德布伦德发觉后,严厉地斥责他的女儿,不该跟他交谈。他告诫她,除非大家都在场,否则不要跟他说话。她答应要作个听话的女儿。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像从前那样交谈起来了。于是,古德布伦德吩咐她的监护人阿斯瓦尔德,她去哪儿,就跟到哪儿。

一天,她要求到坚果林去玩,阿斯瓦尔德就跟着她一起前往。赫拉普出来找他们,在坚果林里找到了他们。他抓住她的手,拉着她跑了。阿斯瓦尔德马上追去,发现他们俩一起躺在灌木丛里。他举起斧子向他们冲了过去,猛砍赫拉普的腿。赫拉普敏捷地一闪身,阿斯瓦尔德没有砍中。随即,赫拉普迅速地挺身站了起来,伸手抓住了他的斧子。阿斯瓦尔德试图挣脱,但却被赫拉普一斧子把他的脊椎砍为两半。

这时,古德隆说:“你刚刚干的这件事意味着你不能再和我父亲呆在一起了。但是,还有一件事会让他更不高兴:我怀孕了。”

赫拉普说:“这件事不能让别人来告诉他;我要回去一趟,把这两件事亲自说给他听。”

“那你就不可能活着离开了,”她说道。

“我要冒一次险，”他说道。

说完，他把她带到别的妇女那里，自己来到了大厅。

古德布伦德正高坐在他的椅子上，大厅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赫拉普走到他面前，手里高高地举着他的斧子。

古德布伦德问：“你的斧子上为什么血迹斑斑的？”

“我关照了一下阿斯瓦尔德的脊椎骨，”他答道。

“我想不是出于善意的吧，”古德布伦德说，“你一定是把他杀了。”

“是的，”赫拉普说道。

“为什么？”古德布伦德问道。

“在你看来是小事一桩，”赫拉普说，“他想砍断我的腿。”

“在此之前你干了什么？”古德布伦德问道。

“那跟他没关系，”赫拉普说道。

“有没有关系你都得说。告诉我是什么，”古德布伦德说道。

赫拉普说：“你要是一定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和你的女儿躺在一起，阿斯瓦尔德不喜欢我们那个样子。”

古德布伦德命令道：“你们都站起来，把他给我抓住，打死他！”

“作你的女婿我一点儿好处也没得到，”赫拉普说，“但是，想这么快置我于死地，你还没有那个能耐。”

人们都“噌”地站起身来，但赫拉普已经溜出了大厅。他们在后面紧紧追赶，但被他逃进了森林，没有抓到。古德布伦德召集了一支人马，命令他们到森林里去搜，但还是没有找到，因为那片林子面积很大，又很茂密。

赫拉普穿过森林，发现前面有一片开垦出来的空地和一座



房子,有一个人正在屋子外面劈柴。赫拉普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说,他叫托菲。托菲问他叫什么,赫拉普告诉了他。赫拉普问他,为什么住在离人群这么远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我不必和别人打交道,”他答道。

“我们都没有跟对方说实话,”赫拉普说,“我先告诉你我是谁。我一直和达拉纳的古德布伦德呆在一起,因为杀了他的监护人,所以逃了出来。我知道,我们俩都属于坏人那一类,因为如果不是被人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你是不会藏到这么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的。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这里的一切由我们俩均分,要么我把你的藏身之处告诉给别人。”

那个农夫说:“你说对了,我把一个女人拐了出来,现在就住在这儿。很多人都在抓我。”

接着,他把赫拉普领进屋里。房子不大,但建得很精致。农夫告诉他的妻子,他已经安排赫拉普跟他们住在一起。

“这个人会给很多人带来厄运,”她说,“但既然你答应了,那就照你说的办吧。”

于是,赫拉普就留了下来。他经常出门,从不在家里呆着。他常常想方设法去跟古德隆幽会。古德布伦德和他的儿子斯伦德搞了好几次伏击,都没能抓到他。就这样,整整一年过去了。

古德布伦德把他和赫拉普的事情告诉了哈康雅尔,于是,雅尔宣布赫拉普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并悬赏要他的首级。他还答应亲自来抓赫拉普,但却从没来过。他认为,抓住赫拉普应该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赫拉普做事非常马虎大意。

88 现在说说尼雅尔的两个儿子:那一年夏天,他们从奥克尼来到了挪威,在那里经营贸易。

斯莱恩·西格福松的船已经准备好了,正要出发驶往冰岛。

这时,哈康雅尔前往古德布伦德家里,参加一个宴会。同一天夜里,杀手赫拉普来到雅尔和古德布伦德的神庙,走了进去。他看到一尊索尔盖尔德·奥特布里奇的坐像,和真人一样高,手臂上戴着一只巨大的金手镯,头上戴着亚麻头巾。他一把把她的头巾扯了下来,拿走了手镯。这时,他又看到了雷神的战车,从他那里拿走了一个手镯,又从伊尔帕那里拿走了第三个手镯。接着,他把三尊神像拖到殿外,把他们身上的服饰都剥了下来,点了一把火把神庙烧毁了。随后就逃之夭夭了。这时候,天快亮了。他经过一块耕地的时候,六个全副武装的大汉从地上一跃而起,向他迅速地猛扑过来。但他防卫得很好。结果他杀了其中的三个人,把斯伦德打成了重伤,把另外两个人赶进了森林,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给雅尔送信了。

接着,他回到斯伦德身边,说道:"我本可以现在就杀了你,但我先不动手。我不会像你和你父亲对待我那样来对待你的,因为我比你们更尊重具有姻亲关系的人。"

赫拉普打算返回森林里去,但他发现有人在他和森林之间守卫着,就不敢冒这个险了。于是,他趴在灌木丛中,在里面藏了一段时间。

那天一大早,哈康雅尔和古德布伦德前往他们的神庙,发现寺庙被烧得墙倒屋蹋,但三尊神像却在外面,装饰身上的都不见了。



古德布伦德说："我神功力无边，他们自己从火里走了出来。"

"他们不是自己走出来的，"雅尔说，"一定是有人烧了寺庙并把神像搬了出来。诸神不会马上就为自己复仇，但我们一定要把肇事者赶出瓦尔哈拉，不能再让他回来。"

正在这时，雅尔的四个手下人跑了过来，报告说大事不好，他们在农田那里发现有三个人被杀，斯伦德身受重伤。

"是谁干的？"雅尔问道。

"杀手赫拉普，"他们答道。

"那么烧毁神庙的就是他了，"雅尔说道。

他们都认为好像是他干的。

"他现在会藏在哪儿？"雅尔问道。

他们回答说，斯伦德告诉他们，赫拉普正藏在灌木丛里。雅尔立即赶去找他，但赫拉普已经逃走了。雅尔下令进行搜索，但还是找不到他，于是，雅尔亲自参加了搜捕。他让手下人休息一下，自己离开了大队人马一会儿。他双膝跪倒，手搭凉棚四处观察，然后，他又回到了手下人那里。

他命令道："跟我来。"

他们跟着他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后来他一个急转弯，来到了一个小山谷里。赫拉普正在他们的正前方，原来他藏在那里。雅尔命令他的手下立即追赶，但赫拉普动作非常敏捷，他们没有追上。

赫拉普向拉德方向逃去。此时，斯莱恩·西格福松和尼雅尔的两个儿子正在拉德，刚要启航。

赫拉普冲到尼雅尔的两个儿子那里——但人还在岸上。他

喊道："我的好朋友，快救命，雅尔要杀我。"

海尔吉看了看他，说道："我看你像个扫帚星，不接受你会好一些。"

"那么，"赫拉普说，"我就诅咒你们因为我而厄运不断。"

海尔吉说："到时候，我会有足够的力量为此而报复你的。"

于是，赫拉普又跑到斯莱恩·西格福松那里，向他求救。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斯莱恩问道。

赫拉普说："我烧毁了雅尔的神庙，还杀了他的手下人。他很快就要追过来了，是他亲自来抓我的。"

"我不能帮助你，"斯莱恩说，"因为雅尔对我很好。"

于是，赫拉普就把他从神庙里偷来的财宝拿给他看，并说要送给他。斯莱恩说他不想无功受禄。

赫拉普说："那我就留在这儿，让雅尔在你面前杀了我，你会为此而被天下人耻笑的。"

这时，他们已能看见雅尔和他的人正在向这边赶来。于是，斯莱恩同意照顾一下赫拉普。他们放下一条小船，把他带到了大船上。

斯莱恩说："最稳妥的办法是把两个桶的桶底打破，把你藏在桶里。"

他们照办了，赫拉普爬进了桶里。两个桶被绑在一起，悬挂在船舷的外面。

这时，雅尔已经率领众人赶到了。他来到尼雅尔的两个儿子那里，问他们赫拉普是否来了，他们回答说他的确来过。雅尔问，他往哪儿跑了，他们回答说没有看见。

雅尔大声说："不管是谁，只要告诉我赫拉普藏在哪儿，就会

从我这里得到巨大的荣誉。"

格里姆轻声对海尔吉说："我们为什么不说呢？我觉得毕竟斯莱恩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们还是不应该说，"海尔吉说，"因为他现在有生命危险。"

格里姆说："也许雅尔会向我们报复，他现在愤怒至极，总有人要遭殃的。"

"这我们倒不必担心，"海尔吉说，"等顺风一起，我们就启航离开这里。"

他们把船开到一个小岛，在那里等候顺风。

这时，雅尔说："现在，我们得问问我的朋友斯莱恩了，如果他知道那个家伙藏在哪儿，他是会把他交给我的。"

他们登上一艘长舰，划到了商船那里。看到雅尔向这边过来，斯莱恩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问候。

雅尔很得体地接受了他的问候，说道："我们在搜捕一个叫赫拉普的冰岛人，他在我们那里干尽了坏事。请你把他交出来，或者告诉我们他藏在哪儿。"



斯莱恩说："陛下，你一定还记得，我曾冒着生命危险杀了一个你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我因此而从你那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

"你现在将得到更大的荣誉，"雅尔说道。

斯莱恩仔细想了想，他拿不准雅尔最看重什么。①最终，他否认了赫拉普藏在他那里，还请雅尔上船来搜。雅尔只搜了片

① 斯莱恩杀死考尔使他赢得了雅尔对他的信任，但他拿不准这种信任是否会让雅尔在赫拉普一事上也相信他。

刻，就回到了岸上。他离开他的手下，非常愤怒，谁也不敢和他说话。

最后，雅尔说："领我去尼雅尔的儿子那里，我要强迫他们对我说实话。"

有人报告说，他们已经开船走了。

"那就算了，"他说，"但是，在斯莱恩的船舷旁有两个水桶，藏一个人很容易。如果斯莱恩窝藏赫拉普，那他一定是藏在那儿。走，我们再到斯莱恩的船上看看。"

斯莱恩看到雅尔又回来了，就说道："雅尔刚才非常生气，现在他更是怒火中烧，我们船上的人都有性命之危了。"

他们都保证不说出来，因为大家都担心各自的死活。他们把一些大粗布袋子从货舱里拿了出来，让赫拉普藏在那里，然后，又把较轻的袋子堆在他身上。他们刚把他藏好，雅尔就到了。斯莱恩向他打着招呼，雅尔沉默了一会儿才向他回礼。他们都看得出来，雅尔已经怒发冲冠了。

雅尔对斯莱恩说："把赫拉普交出来，我知道你把他藏起来了。"

"陛下，我能把他藏在哪儿呢？"斯莱恩说道。

"这你自己清楚，"雅尔说，"但要是让我猜的话，你上次把他藏在了水桶里面。"

"陛下，我不想让你指责我说谎，"斯莱恩说，"还是请你上船搜查吧。"

雅尔上了船，搜查了一番，但没有搜到赫拉普。

"你现在不再指责我了吧？"斯莱恩说道。

"远非如此，"雅尔说，"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找不到



他。在岸上,我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在这儿却不行。”

他命人把小船划到了岸边。他怒气冲冲，谁也无法跟他说话。

他的儿子斯文跟着他,说道:“对无辜的人大发雷霆,这样做真奇怪。”

雅尔再次离开众人，走到一边。然后，他又回来了，说道:“我们再去一次。”

他们又把船划了过去。

“你认为他刚才藏在哪儿?”斯文问道。

“这并不重要,”雅尔说,“因为现在他已经离开那儿了。但是,刚才货舱边上放着两个粗布袋子,因此他有可能藏在货舱里的袋子那儿。”

斯莱恩说:“他们又开船了，正向我们这边过来。快把赫拉普从货舱里弄出来,在他藏身的地方放些别的东西;但是不要动货舱边上的那两个袋子。”

他们照办了。这时，雅尔已经上了船。他愤怒至极，说道:“斯莱恩,现在你会把那个家伙交出来吗?我比刚才更认真了。”

斯莱恩说:“如果他在这儿，我早就把他交出去了。你觉得他藏在哪儿?”

“在货舱里,”雅尔说道。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到那儿去搜呢?”斯莱恩问道。

“刚才没有想到,”雅尔说道。

于是,他们又在船上搜了一遍,但还是没有找到赫拉普。

斯莱恩说:“陛下,你可以赦免我了吗?”

“当然不能,”雅尔说,“尽管找不到他,但我知道是你把他藏

起来了。但是，宁愿让你负我也不能让我负你。”

然后，他又回到了岸上。

“现在我又能看清楚了，”雅尔说，“他把赫拉普藏在帆里。”

这时候刮起了风，斯莱恩扬帆启航了。他朗诵了一首双行诗，并留传了下来：

> 让“秃鹰”号向前飞起来吧，
> 斯莱恩无所畏惧。

听到斯莱恩的诗，雅尔说：“没搜到赫拉普不是因为我缺乏洞察力，而是因为斯莱恩和赫拉普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会把他们两个都拖向死亡的。”

斯莱恩很快就回到了冰岛，回到自己的农场。赫拉普跟着他，和他在一起住了一年。第二年夏天，斯莱恩把赫拉普斯塔济的一处农场送给了他。赫拉普住在那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格廖特河度过，他在那里做尽了坏事。有人说，他和哈尔盖尔德要好，还诱奸了她；但也有人说根本没有这码事。斯莱恩把他的船送给了他的亲戚马大哈莫德。这个莫德曾经在东部贝吕峡湾的高塔维克杀死了奥德·哈尔多尔松。

斯莱恩的亲戚们都希望他将来能当上头领。

89

现在接着说说哈康雅尔：把斯莱恩的船放走之后，他对儿子斯文说：“带四艘长舰，我们去把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干掉。在这件事上他们一定是跟斯莱恩沆瀣一气的。”

斯文说：“对无辜的人采取行动却让有罪的人逃脱，这样做



有欠考虑。”

“这事儿我说了算，”雅尔说道。

随即，雅尔出发去搜捕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并在一个小岛附近找到了他们。格里姆第一个发现了雅尔的战船。

“有战船正向这边驶过来，”他说，“我认出来了，那是雅尔，他一定是来者不善。”

“人们说，所谓勇敢的人就是面临着任何人的进攻都进行自卫的人，”海尔吉说，“我们也要进行自卫。”

其他人都要求他下命令，并拿起了武器。

雅尔靠近了，向他们喊话，让他们投降。海尔吉回答说，只要还有力气，他们就要进行自卫。雅尔说，所有不为海尔吉卖力的人，都可以获得赦免。但是，海尔吉深孚众望，他们都说宁愿和他一起死去。

雅尔和他的手下发起了进攻，但是对方防守得非常严密。哪里的战斗最激烈，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就出现在哪里。雅尔不断地让他们放下武器，但他们作出的回答是一样的：决不投降。这时，朗热来的阿斯拉克猛烈地进攻，三次跳上了他们的船。

格里姆说：“你进攻得很勇敢，但要是能达到目的就好了。”

说着，格里姆抓过长矛，瞄准阿斯拉克的咽喉掷去，阿斯拉克当即毙命。不久，海尔吉杀了雅尔的旗手埃吉尔。后来，哈康的儿子斯文攻了上来，他命令他的手下用盾牌把他们团团包围起来，这样，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就被抓住了。

雅尔想立刻就处死他们，但斯文说，千万不要这样，因为现在正是夜里。

雅尔说：“那就明天再杀他们，但晚上得把他们捆结实了。”



“就这么办吧，”斯文说，“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更勇敢的人，杀了他们怪可惜的。”

雅尔说：“我们最勇敢的两个人都被他们杀了，为了这个我们也必须杀了他们。”

“那样只会使他们显得更加勇敢，”斯文说，“但尽管如此，还是照你的意思办吧。”

于是，海尔吉和格里姆被绑了起来，并戴上了脚镣。然后，雅尔就去睡觉了。

趁他睡着的时候，格里姆对海尔吉说：“要是可能的话，我想从这里逃出去。”

“我们来想个办法，”海尔吉说道。

格里姆说，那边地上放着一把斧子，斧刃冲上。他爬了过去，用它割断了捆着他的弓弦，但他的胳膊也被割伤了，而且伤得不轻。他又替海尔吉解开了绳索。随后，他们蹑手蹑脚地下了船，逃到了岸上。雅尔和他的手下都没有发现。他们把脚镣打碎，逃到了小岛的另一侧。

黎明时分，他们发现来了一艘船。他们认出来人是卡里·索尔蒙达松，就径直向他走去，把他们受到的羞辱告诉了他，又给他看他们的伤口。他们说，雅尔和他手下人正在睡梦中。

卡里说：“出于坏人的原因而让你们受苦，这样做不对。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袭击雅尔，杀了他，”他们说道。

“这不可能，”卡里说，“但你们还是很有胆量的。不管怎样，我们去看看他是不是还在那儿。”

他们来到那里，但雅尔已经走了。于是，卡里驾船来到拉德

去见雅尔，把进贡的钱财交给了他。

雅尔说："你收留了尼雅尔的两个儿子，是吧？"

"是的，"卡里答道。

"你愿意把他们交给我吗？"雅尔问道。

"不愿意，"卡里答道。

"你能发誓说你没有打算袭击我吗？"雅尔问道。

雅尔的儿子埃里克开口道："不该让他这么做。卡里一直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了。我们不会去招惹尼雅尔的两个儿子，那些捣乱分子也会受到惩罚。我认为，现在最好的作法是送给尼雅尔的两个儿子一些厚礼，补偿他们所受到的耻辱和创伤。"

雅尔说："好的，就这么办吧。但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和解。"

他吩咐卡里去问问尼雅尔的两个儿子是否愿意。于是，卡里问海尔吉，愿不愿意接受雅尔的体面的和解。

海尔吉回答说："我愿接受他的儿子埃里克的和解，但不想同雅尔有任何联系。"

卡里把他的话报告给了埃里克。

"就这么办吧，"埃里克说，"要是他愿意，他会从我这里得到体面的和解的。告诉他们，我邀请他们和我住一段时间，我父亲不会伤害他们的。"

他们对此表示接受，于是就去见埃里克，跟他呆在一起，直到卡里准备西行。这时，埃里克为卡里举行了一次宴会，给他和尼雅尔的两个儿子送了一些精美的礼物。

卡里和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向西航行，来见西古尔德雅尔。

他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和他一起度过了那一年的冬天。春天的时候，卡里请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和他一起出去讨伐。格里姆说，如果卡里能和他们一起回冰岛的话，他们就愿意和他一起出去打仗。卡里答应了。

于是，他们跟着他一起出征了。他们袭击了南部的安格莱斯地区和整个赫布里底群岛。接着，他们前往金泰尔区。登陆后，他们和当地土人打了一仗，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并回到了他们的船上。接着，他们又南下威尔士，在那里进行抢劫。从威尔士他们又来到了马恩岛。他们在那里和马恩岛国王古德罗德遭遇，跟他打了一仗。他们取得了胜利，杀了国王的儿子杜恩加尔，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接着，他们又从那里北上科尔，遇见了吉利雅尔。雅尔热情地欢迎他们，他们就和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吉利雅尔和他们一起前往奥克尼，去见西古尔德雅尔。春天，西古尔德把自己的妹妹内莱德许配给了吉利雅尔。然后，他返回了赫布里底群岛。

90 当年夏天，卡里和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准备驶往冰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去见雅尔。雅尔赠给他们精美的礼物，双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然后，他们就启航了。他们在海上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因为正好遇到了顺风。在埃亚尔上岸后，他们弄到马匹，撇下船，上马赶往伯格索斯沃尔。到了家里，大家见到他们都很高兴。他们把货物带回了家，把船拖上了岸。那年冬天，卡里就和尼雅尔一起度过了。

春天，卡里向尼雅尔的女儿海尔嘉求婚，格里姆和海尔吉都替他说好话。最后，他们把她许给了卡里，并确定了婚礼的日



期。仲夏到来之前的两个星期,他们举行了喜筵,夫妇俩和尼雅尔一起度过了那年冬天。后来,卡里在迪尔侯马尔买了一块地,一直延伸到东部的美达尔。他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农场。他和海尔嘉派人照看他们的农场,自己则继续跟尼雅尔住在一起。

91

赫拉普在赫拉普斯塔济有一处农场,但他总是住在格廖特。人们都觉得他无恶不作,斯莱恩却对他不错。

一次,趁莫克的凯蒂尔来到伯格索斯沃尔之际,尼雅尔的两个儿子把他们在挪威受到的耻辱讲给他听,并且说,一提起这件事,他们就恨透了斯莱恩·西格福松。尼雅尔说,如果凯蒂尔能跟他的兄弟斯莱恩说说这事儿,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凯蒂尔满口答应下来。他们让凯蒂尔不必太着急,可以从容地跟斯莱恩谈一谈。

过了些日子,他们跟凯蒂尔提起了这件事。凯蒂尔说,他跟斯莱恩之间的谈话有很多内容他都不想重复,“因为斯莱恩明显地觉得我把和你们的姻亲关系看得过重。”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谈这件事了。尼雅尔的儿子们发觉情况似乎不妙,就向他们的父亲请教该怎么办。他们对他说,他们不想再忍耐下去了。

尼雅尔说:“这件事情不那么容易。现在就杀了他们显得说不过去。我的建议是,你们尽可能地多派些人去跟他谈谈,这样,假如他们出言不逊,很多人都会亲耳听到。然后,再让卡里把这事向他们提出来,因为他是个性情平和的人。这样,你们之间的敌意会不断地增加,因为随着其他人的干预,他们会越来越多地骂人——毕竟他们很愚蠢。人们也许会说,我的儿子反应

迟钝，对此你们必须要忍耐一段时间，因为不管什么事，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①除非被逼无奈，而且你真的想采取行动，否则，就不要说出来。要是从一开始你们就听我的，你们现在就没必要讨论这件事了，也不会蒙受什么耻辱了。但是现在，你们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你们的耻辱会进一步增加，以致于你们别无选择，只有面对困难，拿起武器去杀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网一定要撒得小心谨慎。”

他们谈到这里就停住不谈了，但是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一天，兄弟俩对卡里说，他应该去格廖特走一趟。卡里回答说，随便去什么别的地方都比去格廖特好，但如果这是尼雅尔的建议，他还是同意去的。于是，卡里就去见斯莱恩。两个人把这件事详细地谈了谈，但他们观点却很不一致。卡里回来以后，尼雅尔的两个儿子就问他和斯莱恩谈得怎么样。卡里说，他不想重复他们交谈的内容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趁你们在场的时候把那些话再讲出口的，”他说道。

斯莱恩在他的农场里一共豢养了十五个打手，其中八个人总是跟着他，不离左右。他这个人爱炫耀自己，骑马出门时总是身披黑色斗篷，头戴镀金头盔，手拿雅尔送给他的长矛和一面漂亮的盾牌，腰悬利剑。和他一起形影不离的总是贡纳尔·兰巴松、拉姆比·西古尔达松和赫利扎伦迪的格拉尼·贡纳尔松，而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是杀手赫拉普。他还有一个叫洛丁的仆人，他走到哪里，洛丁就跟到哪里。此外还有洛丁的兄弟特约

① 在第44章结尾，尼雅尔向他的儿子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尔维。

对尼雅尔的儿子们骂得最凶的是杀手赫拉普和格拉尼，而且，不给尼雅尔的儿子们提供赔偿也主要是由于这两个人的缘故。

尼雅尔的儿子们经常敦促卡里和他们一起前往格廖特。终于有一天，卡里同意了。他说，让他们亲耳听听斯莱恩说些什么有好处。于是，尼雅尔的四个儿子，再加上卡里，一行五人准备前往格廖特。

格廖特的门廊建得非常宽阔，可以并肩站下很多人。有一个女人正站在门廊外面，一见尼雅尔的儿子们向这边走来，就告诉了斯莱恩。斯莱恩命令手下人拿起武器，都到门廊那里去。他们按照他的吩咐，来到了门廊。斯莱恩站在中间，杀手赫拉普和格拉尼·贡纳尔松分别站在他的两侧，接下来依次是贡纳尔·兰巴松、洛丁、特约尔维和拉姆比·西古尔达松，其他人则并肩而立。斯莱恩的打手们都在家里。

斯卡普赫丁和众人来到他们面前。走在最前面的是斯卡普赫丁，接下来是卡里、霍斯库尔德、格里姆和海尔吉。他们走过来的时候，对面的那些人一点儿也没有表示欢迎。

斯卡普赫丁说道："欢迎我们光临！"

哈尔盖尔德站在门廊里，对赫拉普低声说了些什么。这时，她开口说道："这里没有人会说欢迎你们的。"

斯卡普赫丁说："你的话不算数，因为你不是个被人抛弃的老巫婆就是个娼妇。"

"在你回家之前，你要为这些话付出代价的，"她说道。

海尔吉说："斯莱恩，我来这里的目的是看看你是不是会为

我在挪威因为你而受到的羞辱作出些赔偿。”

斯莱恩回答说:“我从不认为你们兄弟几个会以男子汉的气概来弄点儿钱;你们打算乞求多久?”

“很多人会说,”海尔吉说,“在你看到自己性命不保的时候,就该识相地把赔偿金拿出来。”

这时,赫拉普说:“你们在挪威受到了羞辱,而我们却脱了身,这说明咱们运气不同,你们活该倒霉。”

“他背弃了对雅尔许下的诺言、跟你纠缠在一起也是没什么运气可言的,”海尔吉说道。

“难道你不该向我索赔吗?”赫拉普说,“我会按我觉得合适的方法赔偿你的。”

海尔吉回敬道:“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交易将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的。”

斯卡普赫丁开口说道:“我们用不着跟赫拉普多费口舌了,跟他只有以牙还牙。”

赫拉普说:“住口,斯卡普赫丁。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斧子砍进你的脑袋的。”

“到底我们俩谁能活着把另一个人的脑袋埋起来还不一定呢,”斯卡普赫丁说道。

“滚回家去,你们这些‘牲畜粪便催成的胡须’①,”哈尔盖尔德喊道,“从现在起,我们就这么称呼你们了,还要叫你们的父亲为‘没胡子的老头儿’。”

尼雅尔的儿子们和卡里非常愤怒,直到所有和他们对峙的

① 见第44章。



人都承认错误、表示不该使用这样的语言之后才离开。但是,斯莱恩并没有认错,他也不想让别人认错。

尼雅尔的儿子们回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的父亲。

“你们有没有指定证人来证明他们说过那样的话？”尼雅尔问道。

“没有,”斯卡普赫丁说,“我们打算以武力来解决。”

贝格索拉说:“谁都认为,你们不会再有勇气拿起自己的武器了。”

“不用再浪费时间怂恿你的孩子们了,”卡里说道,“他们早就迫不及待了。”

随后,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以及卡里秘密地交谈了很久。

92

很多人都在谈论这场冲突。人们都肯定,既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周折,这件事是不会就此平静下来的。

朗诺尔夫是居住在东部达尔的奥尔戈狄乌尔夫的儿子，是斯莱恩的朋友,他曾邀请斯莱恩到他那里去。他们商定,斯莱恩将在冬天的第三或第四个星期到东部去。斯莱恩请杀手赫拉普、格拉尼·贡纳尔松、贡纳尔·兰巴松、拉姆比·西古尔达松、洛丁和特约尔维跟他一起去。他们一共有八个人，索尔盖尔德和哈尔盖尔德也去。斯莱恩广而告之，说他要去看他在莫克的兄长凯蒂尔，还让人们知道他打算去多少天。他们都全副武装地出发了。

他们纵马向东渡过马尔卡河，碰到了一群女乞丐。她们求他们帮助她们渡到河的西岸,他们就帮助了她们。

他们继续向东，来到了达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莫克的凯蒂尔在他们之前就到了那里。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天。朗诺尔夫和凯蒂尔让斯莱恩跟尼雅尔的儿子们达成和解，但斯莱恩尖刻地回答说，他一分钱都不给他们，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和尼雅尔的儿子们碰了头，他都准备收拾他们。

“也许是这样，”朗诺尔夫说，“但我觉得，自从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死后，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会导致某一方丧命。”

斯莱恩说，他对此并不惧怕。

斯莱恩来到莫克，在那里逗留了两天，然后又回到达尔。这两个地方的人们临别时都送给他贵重的礼物。

马尔卡河在冰雪覆盖着的两岸之间流过，河上到处横跨着冰冻的拱桥。斯莱恩说，他打算当天晚上回家。朗诺尔夫不让他走，并且说，每当他自己决定要走的时候，更谨慎的办法是不要走。

斯莱恩说：“这表明我害怕了？那我可不干。”

这时，在他们帮助下渡河的那些妇女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贝格索拉问她们从哪里来，她们回答说从东部的埃亚菲欧尔地区来。

“谁帮助你们渡过马尔卡河的？”贝格索拉问道。

“是附近最爱炫耀的人，”她们答道。

“他们都是谁？”贝格索拉问道。

“斯莱恩·西格福松和他的同伴们，”她们回答说，“他们无休无止地对你的丈夫和儿子破口大骂，我们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们那种样子。”



"人们对他们这种人的看法没法不一致,"贝格索拉说道。

后来,这些女乞丐就走了,贝格索拉给她们送了一些精致的礼物。她问她们,斯莱恩离家会呆多久。她们回答说是四、五天。于是,贝格索拉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她的儿子和女婿,他们在一起秘密地商量了很长时间。

就在斯莱恩和他的同伴上马离开东部的那天早晨,尼雅尔早早就醒来了。他听到斯卡普赫丁的斧子敲击了一下他床头的墙壁。尼雅尔起身来到屋外,看到他的几个儿子和女婿卡里都拿着武器。最前面的是斯卡普赫丁,身穿黑色上衣,手持一面小巧的圆形盾牌,肩扛着斧子。他的身后是卡里,身穿丝绸上衣,戴一顶镀金头盔,手持盾牌,上面画着一头狮子。紧随其后的是海尔吉,身穿红色的短袖束腰外衣,戴着头盔,手拿一面红色盾牌,上面画着一颗心。他们全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

尼雅尔对斯卡普赫丁喊道:"孩子,你去哪儿?"

"找羊去,"他答道。

"上一次你就这么说来着,"尼雅尔说,"可是后来你却追杀人去了。"

斯卡普赫丁大笑起来,说道:"你们听见老爷子的话了吗?他有些怀疑啊。"

"你什么时候这么说来着?"卡里问道。

"杀死贡纳尔的亲戚白色西格蒙德的时候,"斯卡普赫丁答道。

"为什么?"卡里问道。

"因为他杀了我的养父——自由人索尔德的儿子,"斯卡普赫丁答道。

尼雅尔回到了屋里。他们则向北来到劳达斯科利扎，在那里守候着。在那里,他们能看到从达尔西去的人们。那天阳光灿烂,天空万里无云。

这时，斯莱恩正沿着满是砂砾的旷野从达尔飞马向南而来。

拉姆比·西古尔达松说:“劳达斯科利扎山下有盾牌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那里一定有人在等着进行伏击。”

“那我们就改变方向,沿着河流过去,”斯莱恩说,“如果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就会过来追我们。”

他们拨转马头,沿着河边纵马而去。

斯卡普赫丁说:“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们,因为他们改变了路线。因此,除了追过去,我们别无选择。”

卡里说:“搞伏击的时候,人数多占优势。可是现在,他们是八个人,我们才五个人。”

他们也拨转马头，沿着河边向南追了下去。他们看到下游的河上横跨着一座冰冻的拱桥,就打算从那里过河。

斯莱恩和他的人在拱桥靠近上游那一侧的冰上严阵以待。斯莱恩说:“这些人想干什么呢？他们才五个人，而我们有八个人。”

拉姆比·西古尔达松说:“我猜,即使我们的人再多,他们也敢冒这个险的。”

斯莱恩甩掉斗篷,摘下了头盔。

正当他们沿着河岸疾驰时候,斯卡普赫丁的鞋带突然断了,他被落在了后面。

“你怎么退缩了,斯卡普赫丁？”格里姆问道。



“我在系鞋带，”斯卡普赫丁答道。

“咱们继续走吧，”卡里说，“我相信他一步也不会比我们慢的。”



(Jón Axel Björnsson)

斯卡普赫丁纵身跳起，飞身跃过河水……

他们朝着冰冻的拱桥飞驰而去。斯卡普赫丁系好鞋子，飞身上马，并拿起了他的斧子。他来到河边，但是有很长一段河水都很深，过不去。在河的另一边，形成了一个像玻璃一样光滑的巨大冰块，斯莱恩等人就站在冰块的中央。斯卡普赫丁纵身跳起，飞身跃过河水，从冰雪覆盖的一岸跳到了对岸，落地之后，身子继续向前滑行。那块冰异常光滑，斯卡普赫丁像一支离弦的箭，飞速向前冲去。

斯莱恩正要戴上头盔，但斯卡普赫丁早已冲到了面前，挥斧砍中了他的脑袋，把他的头从上到下一直劈到了下巴，牙齿散落在冰上。这一切发生得快如闪电，还没等他们向斯卡普赫丁反击，斯卡普赫丁已经飞速地滑走了。特约尔维甩手把一面盾牌扔在他的前面，但被斯卡普赫丁一跃躲了过去，然后，他又稳稳地落在地上，一直滑到了冰块的尽头。这时，卡里和其他人都向他迎了上来。

“干得真漂亮！”卡里说道。

"你还没动手呢,"斯卡普赫丁说道。

于是，他们又从后面追了上去。格里姆和海尔吉一眼瞥见了赫拉普,随即猛扑过去。赫拉普挥起斧子,直取格里姆。海尔吉眼疾手快,一斧子砍断了赫拉普的胳膊,赫拉普的斧子"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赫拉普说:"你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被这只胳膊打死打伤的人多极了。"

"它再也不会有这个本事了。"格里姆说着,把长矛刺进了赫拉普的身体。赫拉普摔倒在地上,死了。

特约尔维转身面对着卡里,把长矛向他掷去。卡里一纵身,身子腾空而起,长矛从他的脚下飞了过去。随即,卡里向特约尔维猛扑过去,挥剑直砍,正中他的胸膛,宝剑深深地刺了进去。特约尔维当即毙命。

斯卡普赫丁擒获了贡纳尔·兰巴松和格拉尼·贡纳尔松。他问:"我抓了两个傀儡,该怎么处置他们?"

"你要是想就此了结他们的性命,那你可以把他们俩都杀了,"海尔吉答道。

"我不愿意既帮助霍格尼,同时又杀他的兄弟格拉尼,"斯卡普赫丁答道。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当初没有杀他的,"海尔吉说,"因为他永远也不会跟你讲信用的,在场的其他人也一样。"

斯卡普赫丁答道:"我才不怕他们呢。"

于是,他们放了格拉尼·贡纳尔松、贡纳尔·兰巴松、拉姆比·西古尔达松和洛丁。

然后,他们回到了家里。尼雅尔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

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尼雅尔说："这事儿严重了，我的一个儿子可能会因此而丧生，也许还会有更坏的后果。"

贡纳尔·兰巴松回到家里，把斯莱恩的尸体运到了格廖特，人们在那里为他堆起了一座土坟。

93 莫克的凯蒂尔娶了尼雅尔的女儿索尔盖尔德，但他同时又和斯莱恩是兄弟关系，因此，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颇为尴尬的位置上。他上马来找尼雅尔，问他是否愿意为斯莱恩被杀而支付赔偿。

尼雅尔答道："为了能够妥善处理这件事，我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想让你说服你的那些有权获得赔偿的兄弟们，让他们接受协议解决。"

凯蒂尔回答说他愿意这样做。于是，他们决定，凯蒂尔去找所有愿意接受赔偿的人，说服他们接受和解。他回到家里后去找他的兄弟们，把他们都召集到赫利扎伦迪，跟他们商量这件事。霍格尼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最终，双方挑选了仲裁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就杀死斯莱恩所应支付的款项作出了裁决。所有具有合法索赔权的人都接受了这一结果。随即，双方保证和解，并发誓遵守。尼雅尔立即支付了全部赔偿。就这样，事情平静了一段时间。

一天，尼雅尔上马来到莫克，和凯蒂尔见了面。两个人谈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尼雅尔才上马回家。谁也不知道他们作出了什么计划。

凯蒂尔来到格廖特，对索尔盖尔德说："我一直就非常喜欢



我的兄弟斯莱恩,为此,我想收养他的儿子霍斯库尔德。”

“我允许你收养他,”她说,“但是,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尽你一切可能来照顾他;要是他被杀害了,你一定要为他报仇;他结婚的时候,你要送给他礼物。你应该为这些发誓。”

凯蒂尔全都答应下来。于是,霍斯库尔德跟着他一起回到了家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94

一天,尼雅尔上马来到莫克,受到了热情接待。他在那里过了夜。当天晚上,尼雅尔把那个孩子叫来。霍斯库尔德就走到他面前。尼雅尔的手指上戴着一个金戒指,就拿给男孩看。他接了过来,戴在自己的手上。

尼雅尔问:“你愿意把这个戒指作为礼物收下来吗?”

“愿意,”男孩答道。

“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尼雅尔问道。

男孩回答说:“我知道,是斯卡普赫丁杀了他。但是,我们不必总惦记着这件事,因为事情已经了结了,还支付了全面的赔偿。”

“你的回答比我的问题强,”尼雅尔说,“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的。”

“我很高兴你预测我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男孩说,“因为我知道你能预知未来,从不说假话。”

他说,他愿意接受尼雅尔的善意,而且,不管尼雅尔做什么,他也都接受。结果,霍斯库尔德跟着尼雅尔回了家,尼雅尔把他收为养子。为了这个孩子,尼雅尔倾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非常爱他。尼雅尔的儿子们带着他到各地去,他们也都尽自己的可



能来帮助他。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霍斯库尔德完全长大成人了。他长得魁梧、健壮，一头浓密的头发，相貌英俊，说话彬彬有礼，性格慷慨大度、镇静自若，他还擅长格斗。他对每个人都言辞恭敬，人们都很喜欢他。他和尼雅尔的儿子们从未在任何事情上产生过分歧。

95 有一个叫弗洛西的人，是住在弗雷的戈狄索尔德的儿子、奥祖尔的孙子。奥祖尔的父亲是阿斯比约恩，祖父是赫伊昂－比约恩。赫伊昂－比约恩是海尔吉的儿子、比约恩·布纳的孙子。弗洛西的母亲叫英贡恩，是住在埃斯皮赫尔的索里尔的女儿。索里尔是黑色哈蒙德的儿子、赫约尔的孙子。赫约尔的父亲就是率领哈夫武士团的哈夫，他的祖父是色鬼赫约尔莱夫。埃斯皮赫尔的索里尔的母亲英贡恩是居住在埃亚峡湾的瘦子海尔吉的女儿。弗洛西娶了锡达的哈尔的女儿斯坦沃为妻。她是个私生女，她的母亲是白色赫尔约夫的女儿索尔沃。

弗洛西居住在斯维纳费德，是个伟大的头领。他身材魁梧、强健，性格坚强。

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名叫斯塔卡德。斯塔卡德的母亲是索尔斯坦恩·斯帕罗的女儿斯拉斯劳格，索尔斯坦恩·斯帕罗是盖尔莱夫的儿子。斯拉斯劳格的母亲乌恩是早期移民埃温德·卡菲的女儿，也是智者莫多尔夫的妹妹。

弗洛西的另外几个弟弟分别叫索尔盖尔、斯坦恩，考尔贝恩和埃吉尔。

希尔迪贡是弗洛西的兄弟斯塔卡德的女儿。她意志坚强，

长得非常漂亮。在手工方面，很少有女人能赶得上她。她异常强硬、脾气暴躁，但必要时也会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96 有一个叫哈尔的人，人们都叫他锡达的哈尔，是索尔斯坦恩·伯德瓦尔松的儿子。哈尔的母亲叫索尔迪丝，是赫罗德劳格的儿子奥祖尔的女儿，赫罗德劳格是莫尔的罗根瓦尔德雅尔的儿子，他的父亲叫埃斯坦恩·格鲁姆拉。哈尔娶的是智者西德伦迪的女儿尤莱德，西德伦迪是凯蒂尔·斯里姆的儿子、韦拉达尔的索里尔·西德伦迪的孙子。尤莱德的兄弟分别是尼亚兹维克的凯蒂尔·斯里姆和索尔瓦尔德，索尔瓦尔德是海尔吉·德罗普劳加尔松的父亲。哈尔卡特拉是尤莱德的妹妹，她是索尔凯尔·盖蒂松和西德伦迪的母亲。

哈尔有个兄弟叫索尔斯坦恩，外号叫大肚子。他有个儿子，名叫考尔，后来被卡里在威尔士杀了。

锡达的哈尔的儿子分别叫索尔斯坦恩、埃吉尔、索尔瓦尔德、约特和西德伦迪，据说西德伦迪被迪塞尔人杀了。

有一个叫索里尔的人，人们都叫他霍尔塔－索里尔，他的儿子叫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的兄弟分别叫索尔莱夫·克劳和大个子索尔格里姆，索尔莱夫·克劳是斯科加尔人的祖先。

97 现在再说说尼雅尔：他对霍斯库尔德说："我想给你找个女人，安排你们结婚。"

霍斯库尔德回答说，这事应该由尼雅尔来管，他问尼雅尔觉得最好到哪里去找。



尼雅尔答道："有一个叫希尔迪贡的女人，是弗雷的戈狄索尔德的儿子斯塔卡德的女儿。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选择。"

霍斯库尔德说："养父，这事就由你来定吧。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做。"

"那我们就向她求婚吧，"尼雅尔说道。

于是，尼雅尔就召集人手准备出发，西格福斯的儿子、尼雅尔的所有儿子和卡里·索尔蒙达松跟他一起去。他们上马来到了东部的斯维纳费德，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第二天，尼雅尔和弗洛西交谈起来。最终，尼雅尔说："弗洛西，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想跟你家联姻，向你兄弟的女儿希尔迪贡求婚。"

"为谁求婚？"弗洛西问道。

"为我的养子霍斯库尔德，"尼雅尔答道。

"这个主意不错，"弗洛西说，"但是，你和霍斯库尔德的关系非常不稳定。你觉得霍斯库尔德怎么样？"

"我只能说他很好，"尼雅尔说，"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一婚事的话，那么你觉得多少钱合适，我就拿出多少钱。"

"咱们把她叫来，"弗洛西说，"看看她是否喜欢这个人。"

他们把她叫了过来。弗洛西把求婚的事对她说了。

她回答说，她自己是个骄傲的女人；"我不知道跟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是否适合我，尤其是那个人没有什么威信。你曾经跟我说过，你不会把我嫁给一个没有戈狄地位的人的。"

"有这条理由就足以说明你不想要这门婚事，"弗洛西说，"那么，我就不考虑它了。"

"我并不是说，即使他们为霍斯库尔德谋了一个戈狄的位

置，我还是不嫁给他。但是，如果他不是戈狄的话，我就不予考虑。”

“那么，我想请你在这件事上等三年，”尼雅尔说道。

弗洛西对此表示同意。

“我想提个条件，”希尔迪贡说，“假如这门婚事成了，我们要住在东部，就是这里。”

尼雅尔回答说，他要让霍斯库尔德来决定这件事。霍斯库尔德说，他信任很多人，但最信任的还是他的养父。然后，他们就上马回到了西部。

此后，尼雅尔想方设法、费尽心机地想为霍斯库尔德谋一个戈狄的位置，可是谁也不愿把自己的戈狄职位卖掉。

夏天很快过去，又到了召开全岛大会的时间了。那一年的案子很多。跟往常一样，很多人都向尼雅尔咨询。尽管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实际上，他的意见却使控辩双方都受到了损害；而且，案子解决不了的时候，他的建议还引起了很多争吵。所以，当人们上马离开大会的时候，他们都没能达成和解。

又到了召开下一届阿耳庭大会的时候了。尼雅尔前去参加。刚一开始，一切都还平静。后来，尼雅尔宣布说，现在是他们宣布各自的诉讼案件的时候了。很多人说，这很不值得，因为即使那些被拿到大会进行审理的案子最终也没什么结果。“我们宁愿通过刀剑来满足我们的要求，”他们说道。

“你们千万不要那样，”尼雅尔说，“因为这块土地如果没有了法律，那是没什么好结果的。但是，你们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中懂得法律的人应该将其作出修改。依我看，我们最好是召开一次全体头领会议来商量这件事。”



于是，他们就召开了立法会议。尼雅尔说："斯卡弗蒂·索罗德松和各位头领，我向你们宣布，我认为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我们在地区法庭起诉案子的时候，这些案子往往变得错综复杂，以致于无法了结，也无法继续进行审理。依我看，最明智的作法是建立一个第五法庭，来审理那些在地区法庭无法解决的案件。"

斯卡弗蒂说："地区法庭是建立在传统的戈狄的人数的基础之上的，每个地区有三十六个人，你怎么来建立第五法庭呢？"

"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尼雅尔说，"把各个地区最优秀的人士任命为新的戈狄，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就可以宣布效忠于这些新的戈狄。"

"我们接受这一计划，"斯卡弗蒂说，"但应该把什么样的案子起诉或提交到这个法庭呢？"

"所有违反大会程序的案件均应提交该法庭，"尼雅尔说，"伪证罪和误判也应提交该法庭。另外，在地区法庭未能达成一致的案件、有关因在法律诉讼中提供帮助而支付报酬或接受报酬的案件以及向奴隶或债务人提供庇护的案件均应提交给第五法庭。

"在该法庭作出的誓言应最为有效，每个誓言均应由两人以其名誉为发誓人进行担保。

"如果一方对其案件进行了正确的起诉而另一方未能正确起诉，则应对正确起诉方作出判决。

"所有案件的起诉均按照地区法庭的模式进行，区别在于：因为将有四十八人被任命为第五法庭的法官，所以应由原告和被告各自撤掉六名法官。如果被告对此表示拒绝，则应由原告

撤掉本应由被告撤掉的六名法官。如果原告未能撤掉六名法官,则该起诉无效,因为法官的数量必须得是三十六人。

“我们还应在第五法庭之下成立一个立法会议,这样可以让那些中立人士就所适用的法律以及豁免作出决定，他们应由那些最富有智慧和最具有才干的人士担任。第五法庭的法官也应担任中立人士。如果立法会议的成员无法就赋予豁免或造法一事达成一致，应由多数票决定。如果某人没有机会向立法会议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其诉讼被武力拒绝,那么,在立法会议成员在场的情况下,他可以提出否决,从而推翻立法会议作出的所有豁免及法律判决。”

然后,斯卡弗蒂·索罗德松制订了第五法庭规约,并接受了所有的建议。随后,人们前往法律岩石,任命新的戈狄。在北部地区，他们任命了来自费德山中部海岸的人以及埃亚峡湾的劳法斯人为新的戈狄。

后来,尼雅尔要求大家安静,他说:“我的儿子和格廖特的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他们虽然杀了斯莱恩·西格福松,但是我们还是把事情和平解决了,我还把霍斯库尔德带到了家里。现在,我为他安排了一场婚事,但条件是他得成为戈狄。然而,没有哪个戈狄愿意把自己的位置转卖给别人,因此,我想请你们同意为霍斯库尔德在惠塔内斯设立一个新的戈狄位置。”

所有的人都表示同意。于是，尼雅尔就为霍斯库尔德设立了一个新的戈狄位置。从那以后，霍斯库尔德就被称作惠塔内斯的戈狄了。接着,人们就上马离开了大会。

尼雅尔在家里住了不久，就和他的儿子们上马来到了东部



的斯维纳费德。他向弗洛西提起了亲事。弗洛西说,他会守信用的。就这样,希尔迪贡被许给了霍斯库尔德,喜筵的日期也确定了。这些事情办完之后,他们就上马回家了。

过了些日子,他们骑上马,又来到了斯维纳费德,去参加婚礼。弗洛西把答应送给希尔迪贡的嫁妆痛痛快快地拿了出来。夫妻两个前往伯格索斯沃尔,在那里住了一年。希尔迪贡和贝格索拉相处得不错。

第二年夏天,尼雅尔在奥萨拜尔买了块地,把它送给了霍斯库尔德。霍斯库尔德就搬到那里,住了下来。他所有的仆人都是尼雅尔为他雇的。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不管什么事,除非对方同意,否则他们决不擅自作主。

霍斯库尔德在奥萨拜尔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尼雅尔的儿子们的威望都因为对方而有所增长。尼雅尔的儿子们陪着他一起旅行。他们的友谊非常深厚,每年秋天,他们都要邀请对方出席宴会,交换贵重的礼品。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

98

有一个叫莱汀的人,住在萨姆斯塔济。他娶了斯莱恩·西格福松的妹妹斯坦沃为妻。莱汀身材魁梧、健壮,非常有钱,但是心术不正。

一天,莱汀在萨姆斯塔济举行宴会,邀请了霍斯库尔德和西格福斯的儿子参加,他们便都来了。格拉尼·贡纳尔松、贡纳尔·兰巴松和拉姆比·西古尔达松也都在场。

霍斯库尔德·尼雅尔松和母亲赫罗德内在哈尔特拥有一处农场,每次从伯格索斯沃尔前往农场的时候,他总要经过一下萨姆斯塔济的农场。霍斯库尔德有个儿子,名叫阿蒙迪,生来双目

失明,但长得身躯长大,力大无穷。

莱汀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哈尔斯坦恩，另一个叫哈尔格里姆。他们最擅长的是惹事生非,谁也无法忍受他们,所以他们就一直跟他们的哥哥住在一起。

举行宴会的那天,莱汀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屋子外面,但不时地也进到屋里去。他坐下来以后，一直呆在屋子外面的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说:“要是你们这些人刚才在外面的话,你们就会看到一个自鸣得意的人骑马刚刚经过农场。”

“你说的这个自鸣得意的人是谁?”莱汀问道。

“是霍斯库尔德·尼雅尔松,”她说,“他刚刚骑马经过农场。”

莱汀说:“他经常经过这里的农场,很让人讨厌。霍斯库尔德，要是你想为你的父亲报仇、杀了霍斯库尔德·尼雅尔松的话,我愿意帮助你。”

“我不想这样做,”霍斯库尔德说,“因为那样我就是对养父以怨报德了。让你和你的宴会见鬼去吧。”说完,霍斯库尔德从桌子旁边跳起身来,拉过自己的马,上马回家了。

莱汀对格拉尼·贡纳尔松说道:“斯莱恩被杀的时候你在场,关于当时的情景,你们,包括贡纳尔·兰巴松和拉姆比·西古尔达松，一定还记忆犹新。我想等霍斯库尔德·尼雅尔松今天晚上返回家里的途中,咱们迎上去杀了他。”

“不,”格拉尼说,“我不想袭击尼雅尔的儿子们,不想破坏杰出人士为我们达成的和解协议。”

贡纳尔、拉姆比以及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也说了类似的话,他



们决定离开那里。他们走了之后，莱汀说："谁都知道，我的姻亲兄弟斯莱恩被杀，而我却没得到任何赔偿。如果不能血债血偿，我永远也不会满意。"

随即，他把他的兄弟和三个仆人召集到一起，准备出发。他们来到霍斯库尔德·尼雅尔松的必经之路，在农场北面的一个土坑中埋伏起来。一直等到晚上六点，霍斯库尔德才骑着马朝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们手持武器，一起跳起来，向他扑过去。霍斯库尔德勇敢地进行着自卫，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捞到任何便宜。霍斯库尔德击伤了莱汀的胳膊，杀了两个仆人，但最终还是被杀死了。他们在他身上留下了十六处伤口，但是没有砍下他的脑袋。随后，他们走进朗河以东的树林子里，在那里藏了起来。

当天晚上，赫罗德内的牧羊人发现了霍斯库尔德的尸体，就跑回家里，告诉赫罗德内说，她的儿子被人杀害了。

她说："他不可能死。他的头被砍掉了吗？"

"没有，"他答道。

"我去看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吩咐道，"把我的马和雪橇备好。"

牧羊人把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就前往霍斯库尔德躺着的地方。她看了看他的伤口，说道："不出我所料，他还没有完全死亡。比这更严重的伤尼雅尔也能治好。"

他们把霍斯库尔德抬起来，放在雪橇上，飞速赶往伯格索斯沃尔。他们把他拖进羊棚里，让他靠墙直着身子坐着。然后，他们来到房子那儿敲门，一个仆人应声走了出来。赫罗德内从他身旁冲了进去，径直来到尼雅尔的床前。她问他是不是醒了。

他说，他一直睡到现在，但已经醒了。“可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了？”他问道。

赫罗德内说：“你起来，离开这个垫子和那个女人，跟我到外面来，让她和你的儿子们也跟着。”

他们都起了床，来到了外面。

斯卡普赫丁说：“我们带上武器。”

尼雅尔听了，没有说什么。于是，他们又跑回屋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全副武装了。她走在前面，一直来到了羊棚。她第一个走了进去，然后让他们也都进来。

然后，她把灯举了起来，说道：“尼雅尔，你的儿子霍斯库尔德在这里。他受了很重的伤，需要治疗。”

尼雅尔说：“在他的脸上，我看到的是死亡的迹象，没有生命。你为什么不给他做临终仪式呢？他的鼻孔还是开着的。”①

“我想让斯卡普赫丁来做这些，”她答道。

斯卡普赫丁走上前来，为他做了临终仪式。然后，他问他的父亲：“你说是谁杀的他？”

尼雅尔说：“一定是萨姆斯塔济的莱汀和他的兄弟们干的。”

赫罗德内说：“斯卡普赫丁，我把为你兄弟报仇的事交给你了，尽管他不是婚生的，但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把这件事情办好。”

贝格索拉说：“你们男人做事真是奇怪，为了一点儿小事，你们就去杀人；但在这么大的事情上，你们居然忍气吞声，无所事

① 北欧习俗，人死之后应立即合上其眼睛、嘴及鼻孔。



事。这件事要是传到惠塔内斯的戈狄霍斯库尔德那里，他就会跑到这里来，要你们达成和解，而你们也会同意他的建议。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好时机。”

斯卡普赫丁说：“母亲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他们都冲了出去。赫罗德内和尼雅尔一起走进屋里，在那里过了夜。

99 现在说说斯卡普赫丁和他的兄弟们：他们正在赶往朗河。这时，斯卡普赫丁说道：“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听听动静。”

接着，他说：“咱们轻一点儿，因为我听到河的上游有人说话的声音。听着，你们愿意对付谁，莱汀还是他的兄弟们？”

他们回答说愿意对付莱汀。

“这个家伙更难对付，”斯卡普赫丁说，“我可不想让他跑了。我觉得，最好是由我来对付他以确保别让他跑了。”

“如果我们接近了他，就收拾他，不让他脱身。”

他们来到斯卡普赫丁听到声音的地方，发现莱汀和他的兄弟们正在一条小溪旁边。斯卡普赫丁立即纵身跃过小溪，落在对岸满是沙石的斜坡上。哈尔格里姆和他的兄弟们正站在斜坡的上面。斯卡普赫丁猛地挥斧砍中了哈尔格里姆的大腿，一下子把他的腿砍掉了，同时，他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哈尔凯尔。莱汀猛刺斯卡普赫丁，但是海尔吉冲了上来，用盾牌挡住了这一击。莱汀拾起一块石头，打在斯卡普赫丁的身上，哈尔凯尔趁机从斯卡普赫丁的手里挣脱出来，向坡上跑，但他跑不上去，于是只好用膝盖爬。斯卡普赫丁一斧子砍在他的后背上，砍断了他的脊

椎骨。

莱汀转身逃跑,格里姆和海尔吉随后就追,两个人都在他身上留下了伤口。他逃过河去,找到马匹,上马逃向奥萨拜尔。

霍斯库尔德正在家里。莱汀马上找到他,把他们做过的事情告诉了他。

"你竟干得出这种事来,"霍斯库尔德说,"你实在太草率行事了。真应了那句话,'动手打人的快乐稍纵即逝'。依我看,你还能否保得住性命还难说。"

"是的,"莱汀说,"我差点儿没逃出来。现在,我想请你在我和尼雅尔之间促成和解,让我能保住我的农场。"

"我会的,"霍斯库尔德说道。

随即,霍斯库尔德给马备上鞍子,和另外五个人一起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此时,尼雅尔的儿子们已经回来,上床睡觉了。霍斯库尔德立刻找到尼雅尔,两个人随即交谈起来。

霍斯库尔德对尼雅尔说:"我来这里是为我的姑父莱汀求情的。他给你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协议,杀害了你的儿子。"

尼雅尔说:"莱汀肯定觉得,他兄弟们的死意味着他已经付出高昂的代价了。我如果给他一次机会的话,那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但是首先,我要提出这样的条件:莱汀的兄弟们的死和莱汀受的伤都不予赔偿,但要为我的儿子霍斯库尔德之死作出全部赔偿。"

霍斯库尔德说:"我想让你自己来定这些条件。"

尼雅尔说:"我就照你希望的那样办。"

"也许你想让你的儿子们也在场?"霍斯库尔德问道。

尼雅尔答道:“那样的话,我们就解决不了了。但是,不管我作出什么决定,他们都是会遵守的。”

于是,霍斯库尔德说:“我们现在就把问题解决了吧。你必须代表你的儿子保证给予莱汀和平。”

“好的,”尼雅尔说,“我要他为杀害霍斯库尔德支付二百银币,他可以继续在萨姆斯塔济居住,但是依我看,更明智的作法是他卖掉那块地,搬到别的地方去,不是因为我或我的儿子们会破坏同他达成的和解,而是因为有人会在这个地区出现,他将不得不小心提防这个人。如果这样看来好像是我想把他从本地区驱逐出去,那就让他留在这里,但那样的话,他就得为他自己的性命负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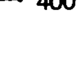
他们商量完之后,霍斯库尔德就回家了。

尼雅尔的儿子们睡醒了,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他们说,他的养子霍斯库尔德来过了。

“他一定是替莱汀求情来了,”斯卡普赫丁说道。

“是的,”尼雅尔答道。

“这可不好,”格里姆说道。



“你们要是像当初自己计划的那样把莱汀杀了,霍斯库尔德就不能庇护他了,”尼雅尔说道。

“咱们不要责怪父亲,”斯卡普赫丁说道。

据说,他们双方的这一协议得到了遵守。

100 这时,挪威的统治者发生了更替。哈康雅尔去世了,奥拉夫·特莱格瓦松继位。哈康是被一个叫卡克的奴隶在盖于尔河谷的里穆尔割断喉咙致死的。

与此同时传来消息说，挪威的宗教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放弃了自己古老的信仰。国王已经把西部的国土转成了基督教的天下，这包括设得兰群岛、奥克尼群岛和法罗群岛。

很多人都说，摒弃古老的信仰是一大丑闻。这些话被尼雅尔听到了，他说："依我看，这个新的宗教似乎好多了，谁接受了它，谁就会幸福。如果有人到这里来传教，我会表示赞成。"

这些话他经常说，而且常常独自一个人走到一边，冥思苦想。

那年秋天，有一艘船来到东部的贝吕峡湾，在一个叫高塔维克的地方靠了岸。船长名叫桑布伦德，是萨克森的维尔巴尔杜斯雅尔的儿子。他受奥拉夫·特莱格瓦松国王的派遣，到冰岛来宣传新的宗教。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冰岛人，名叫古德莱夫。他的父亲叫阿里，祖父叫马尔；再往前数，他的祖先依次是阿特利、斜眼儿乌尔夫、白色霍格尼、奥特里格、奥布劳德、霍达兰的国王色鬼赫约尔莱夫。古德莱夫是一位伟大的武士，骁勇善战，从各方面来说都称得起是个硬汉子。

在贝吕内斯居住着兄弟两个人，一个叫索尔莱夫，另一个叫凯蒂尔。他们的父亲是霍尔姆斯坦恩，祖父是住在布雷达尔的奥祖尔。兄弟俩召集人开了一次会，禁止他们跟桑布伦德和古德莱夫进行交易。

这件事被锡达的哈尔知道了。他住在奥尔法特峡湾的斯沃塔河。他率领三十人骑马来到那艘船那儿，径直找到桑布伦德，问他："你们的贸易是不是进行得很不顺利？"

桑布伦德承认，他说的是事实。

"我就为这事来这儿的，"哈尔说，"我想邀请你们所有人跟



我一起住，然后我来试试，看看能不能给你们的货物找到市场。”

桑布伦德向他表示感谢，然后就跟着他前往斯沃塔河。

那年秋季里的一天，桑布伦德一大早就来到了屋子外面，命人支起了一顶帐篷，在里面做弥撒，那景象颇为壮观，因为那天是一个主要的宗教节日。

哈尔问桑布伦德道：“你们庆祝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谁？”

“大天使米迦勒，”他答道。

“这个天使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哈尔问道。

“有很多，”桑布伦德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进行衡量。他心肠好极了，总是把人们做的好事记上功劳。”

哈尔说：“我倒想让他作我的朋友。”

“可以，”桑布伦德说，“你今天就可以以上帝的名义把自己交给他。”

“这我可以做到，”哈尔说，“但条件是，你得代表他来答应，让他成为我的护卫天使。”

“我答应，”桑布伦德说道。

于是，哈尔和他家里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洗礼。

101 第二年春天，桑布伦德四处旅行，传播基督教，哈尔一直跟着他。他们经过隆斯荒原来到了西部的斯塔瓦费德，那里住着一个叫索尔凯尔的人。他措辞严厉地反对基督教，并向桑布伦德发出挑战，要跟他进行决斗。应战的时候，桑布伦德没有带盾牌，却带了一个十字架。但最终他还是在决斗

中胜利了，杀死了索尔凯尔。

他们又从那里前往哈尔纳舄湖，在黑奈贝尔格沙滩以西的博尔加赫本被人们待如上宾。老叟希尔迪尔住在那里，他的儿子名叫格鲁姆——就是后来去烧死弗洛西的那个格鲁姆。希尔迪尔和家里所有的人也都接受了基督教。

他们接着从那里前往费德区，在考尔瓦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哈尔的侄子考尔·索尔斯坦恩松住在那里，他和家里所有的人也都皈依了基督教。

他们从那里又前往布雷扎，哈尔的另一个亲戚奥祖尔·赫罗尔德松住在那里。他也接受了圣号。①

他们从那里又前往斯维纳费德，弗洛西也接受了圣号，并保证在阿耳庭大会上支持他们。

他们从那里来到西部的斯科加维尔菲区，在基尔丘拜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苏尔特住在那里，他是阿斯比约恩的儿子、索尔斯坦恩的孙子，索尔斯坦恩的父亲是憨头郎凯蒂尔。所有这些父子都已成为基督徒。

随后，他们离开斯科加维尔菲，前往赫夫扎布雷卡。还没等他们赶到，他们要来的消息就已经传到了那里。

有一个叫男巫赫丁的人，住在凯德灵加河。一些异教徒付给他一笔钱，让他把桑布伦德和他的同伴们杀了。这样，他便北上来到阿尔纳斯塔克荒原，拿出了很多祭品，做起魔法来。于是，当桑布伦德从东部骑马过来的时候，他坐骑下面的土地忽然断裂开来；桑布伦德从马上掉了下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爬上了

① 指手画十字架的动作（进行洗礼前的一个预备性的仪式，使参加者能同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交往）。



裂缝的边缘,但是他的马连同所有的马具都被大地吞没了,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于是,桑布伦德开始赞美上帝。

102

古德莱夫立即去找男巫赫丁,在荒原上发现了他,一直追赶他到了凯德灵加河。来到切近,古德莱夫把长矛向他掷去,把他扎了个透心凉。

他们从那里又前往迪尔侯马尔,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聚会。桑布伦德进行了布道。结果,索尔凯尔·海亚尔－泰迪尔的儿子英杰尔德也成了基督徒。

他们从那里向西,来到弗廖特什立德布道。诗人维吐利迪和儿子阿里极力反对他们,因此,他们就把维吐利迪杀了。下面这首诗就是关于这件事的:

那个伟大的英雄①
拿起武器南下,
去砍那个战士②的胸膛。
圣教的这个勇敢的斗士
用他的巨斧,
砍下了维吐利迪的头颅。

桑布伦德从那里前往伯格索斯沃尔,尼雅尔和家人都接受了基督教。但是,莫德和瓦尔加尔德却非常反对基督教。

他们又从那里向西,渡过几条河后,来到赫伊卡达尔,为三

① 指桑布伦德。
② 指维吐利迪。

岁的哈尔做了洗礼。

他们从那里前往格里姆斯内斯。病夫索尔瓦尔德召集了一群人马要对付他们,并送信给乌尔夫·乌加松,让他袭击桑布伦德,并杀了他。索尔瓦尔德还给他写了一首诗:

我——勇敢的武士,
向乌尔夫发出命令:
我要他——乌吉的儿子
在巨人的悬崖边,
摧毁胆小龌龊的敌人,
我来对付剩下的那一个。

乌尔夫·乌加松也给他回了一首诗:

尽管我亲爱的诗人朋友
发来了命令,
但我不想接受这一引诱;
我不会倾心于那只
海员钓钩上垂下的苍蝇
——那是一个正在酝酿着的阴谋
我最好是小心为妙。

“我可不想作他的傀儡,”他说,“他最好小心点儿,别让风大闪了舌头。”

送信的人听到这些,就返了回去。见到病夫索尔瓦尔德后,

他把乌尔夫的话复述了一遍。索尔瓦尔德召集了很多人，宣布要在布洛斯科加海地伏击他们。

桑布伦德和古德莱夫上马离开了赫伊卡达尔，碰到一个人向他们飞马赶了过来。那个人要求见一见古德莱夫。见到之后，那个人说："我要告诉你，他们那里的人搞了很多埋伏。你应该感谢你住在雷恰侯拉的兄弟索尔吉尔斯，他帮你探听到了这一消息。病夫索尔瓦尔德和他的人马现在埋伏在格里姆斯内斯的海斯特莱克河那里。"

"这阻挡不了我们，"古德莱夫说道。

他们拨转马头，朝着海斯特莱克的方向飞驰而去。此时，病夫索尔瓦尔德已经渡过了那条河。

古德莱夫对桑布伦德说："索尔瓦尔德在那儿，咱们去干掉他！"

桑布伦德"嗖"地一声把长矛掷了过去，一下子把索尔瓦尔德穿透了。古德莱夫把他的胳膊从肩头砍了下来，索尔瓦尔德当即一命呜呼。

然后，他们上马来到全岛大会。索尔瓦尔德的亲戚们想杀掉他们，但是尼雅尔和东部峡湾的人们都支持他们。

雅尔蒂·斯凯格亚松念了这样一首诗：

我敢于亵渎神灵，
我惊讶——
美丽的爱神弗蕾亚竟是母狼。
肯定只有一种可能：
奥丁神为狗，

抑或她为犬。

那年夏天，雅尔蒂和白色吉祖尔去了国外。桑布伦德的船“野牛”号在东部的布兰斯内斯失事了。

桑布伦德走遍了冰岛西部。诗人雷夫的母亲斯坦努恩来见他，花了很长时间对桑布伦德大讲异教教义。她说话的时候，桑布伦德一言不发；但后来也发表了长篇大论，把她的观点全都驳倒了。

“你有没有听说，”她问，“吐尔[1]向基督发出挑战，要跟他进行决斗，可是基督没敢应战？”

“我只听说，”桑布伦德答道，“如果上帝不想让吐尔活着，那么吐尔就会化为灰烬。”

“你知道是谁毁掉了你的船吗？”她问道。

“对此你有什么要讲的？”他问道。

“我来告诉你，”她说道：

万能的诸神把牧师[2]的船
拍打到岸边；
吐尔在海上
摧毁了“野牛”号。
当船破为碎片的时候，
基督却无能为力；

① 吐尔，北欧神话中的雷神。
② 指桑布伦德。



我根本不信，
你们的上帝在护卫你们的海船。

接着，她又念了另外一首诗：

吐尔驱赶着桑布伦德的小船
远离了它的航线；
他摇晃着
将它扔到了岸上。
那艘可怜的船
再也不能远航；
吐尔带来的风暴
已将其击为碎片。

说完之后，斯坦恩努恩和桑布伦德就分手了。桑布伦德和他的同伴向西前往巴尔达斯特隆德。

103 盖斯特·奥德莱夫松住在巴尔达斯特隆德的海伊，他非常富有智慧，能预测人们的命运。他举行了一次宴会来欢迎桑布伦德和他的同伴。他们一共有六十个人来到了海伊。据说有二百名异教徒已经到了那里，一个名叫奥特里格的暴徒①也会到那里去，人们都惧怕他。关于他的故事很多，据说他不怕火烧、刀枪不入。异教徒们都惧怕他。

① 意为狂暴的斗士。在北欧传说中，这些人在战前喝烈性酒，使自己性情狂暴，从而不可战胜。

桑布伦德问大家，愿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所有的异教徒都坚决反对。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以证实哪个信仰更好，”桑布伦德说，“我们点起三堆火：你们这些异教徒赐福其中的一堆，我赐福另一堆，第三堆谁也不赐福。如果那个暴徒害怕我赐福的那堆火，而从你们的那堆火中走了过去，那么你们就必须接受基督教。”

“说的好，”盖斯特说，“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我的家人接受你的建议。”

盖斯特这么一说，很多人也都表示接受，赞成的呼声很大。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那个暴徒离房子很近了。于是，他们点起了三堆火。人们都手持武器，跳到凳子上等待着。那个暴徒用武器把门撞开，一路走了进来。他走进大厅，毫不犹豫地从异教徒们赐福过的那堆火中间走了过去。接着，他又走到桑布伦德赐福过的火堆前，但他却不敢穿过去；他说，他的全身都被烧着了。他挥剑朝凳子的方向砍去，可是却砍在了半空中的一道横梁上。桑布伦德挥动十字架，打中了他的胳膊，这时一个很大的奇迹发生了：剑从暴徒的手中“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紧接着，桑布伦德把剑插进了这个暴徒的胸膛，古德莱夫上前一剑将他的胳膊砍了下来。很多人一拥而上，结果了这个暴徒的性命。

随后，桑布伦德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基督教。盖斯特回答说，他愿意履行自己的诺言。于是，桑布伦德就为他和他家里所有的人进行了洗礼，还有很多人也都接受了洗礼。

桑布伦德向盖斯特请教，应不应该往西部峡湾去。盖斯特劝他不要去，说那里的人粗鲁而且邪恶。“但是，如果基督教注定要广为传播的话，那么它就会在‘庭’会上被人广为接受，因为



每个地区的头领都会到那里去的,"他说道。

"我已经在'庭'会上布过道了,"桑布伦德说,"我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在'庭'会。"

"尽管注定会有人通过制订法律来推广基督教,"盖斯特说,"但是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你做的。正如人们说的那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盖斯特给桑布伦德送了一些珍贵的礼物,随后,桑布伦德就又到南部去了。

他首先来到南部地区,又从那里前往东部峡湾。他在伯格索斯沃尔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尼雅尔送给他精致的礼物。接着,他又上马前往东部的奥尔法特峡湾,去找锡达的哈尔。他命人把自己的船修好了。异教徒们都把那艘船称之为"铁篮子"。桑布伦德和古德莱夫乘着这艘船前往国外去了。

104

那一年的夏天,雅尔蒂·斯凯格亚松因为亵渎神灵而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①

桑布伦德对奥拉夫国王讲了冰岛人是多么糟糕地对待他的,他说,他们都是些巫师,让他脚下的土地突然裂开,吞没了他的马。奥拉夫国王听后大怒,下令逮捕所有从冰岛过来的人,把他们投入地牢,并打算把他们都杀了。但就在这时,白色吉祖尔和雅尔蒂来到近前,提出愿意为这些人做担保,并且说,他们愿意前往冰岛,宣传基督教。国王听了很高兴,这样,所有的冰岛人又都被释放了。

① 他在第102章所吟诵的诗句中,骂弗蕾亚是母狼,骂奥丁是狗。在同一章中,据说他去了国外,因此,他是被缺席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的。

接着，吉祖尔和雅尔蒂准备船只前往冰岛，不久就一切就绪了。夏天过去了十个星期之后，他们在埃亚尔登了陆。他们立即弄到了马匹，找来一些人负责卸船。他们骑上马，一行十二个人一起前往全岛大会。他们还送信给基督徒们，让他们为自己的到来做好准备。

雅尔蒂留在了雷扎尔穆利，因为他得知自己已经由于亵渎神灵而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但是，当其他人来到贾巴基以南的韦兰卡特拉时，雅尔蒂又上马跟了过来。他说，他不想让那些异教徒们觉得他惧怕他们。

很多基督徒都出来迎接他们，他们一起浩浩荡荡地飞马赶奔全岛大会；异教徒们也召集了大批人马。一场要把参加全岛大会的所有人都要卷进去的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了，但最终这场战争却并没有爆发。

105 有一个叫索尔盖尔的人居住在廖萨瓦，他是特约尔维的儿子、大个子索尔凯尔的孙子。他的母亲索隆是索尔斯坦恩的女儿；索尔斯坦恩是西格蒙德的儿子、格努帕-巴尔德的孙子。索尔盖尔的妻子名叫古德里德，是赫莱德拉加的黑汉子索尔凯尔的女儿。索尔凯尔的兄弟名叫方背乌尔姆；乌尔姆的儿子是萨伊拜亚尔的老叟赫莱尼。索尔凯尔和乌尔姆的父亲是索里尔·斯内皮尔，祖父是凯蒂尔·布利米尔；凯蒂尔是乌尔诺尔夫的儿子、比约诺尔夫的孙子；比约诺尔夫是毛腮格里姆的儿子、凯蒂尔·亨恩的孙子；凯蒂尔·亨恩是赫拉布尼斯塔的半个巨人哈尔比约恩的儿子。

基督徒们给自己的棚屋搭上了顶子。吉祖尔和雅尔蒂呆在



莫斯费尔人的棚屋里。第二天，基督徒和异教徒都来到了法律岩石，双方都指定了证人，宣布在同对方打交道中，他们不再受法律的约束。随后，法律岩石那里一阵喧嚣，谁也听不清别人在讲些什么。

后来，人们都离开了。人人都觉得形势看来十分危险。基督徒们推举锡达的哈尔，让他负责为他们解释法律。可是，他却去找了廖萨瓦的戈狄索尔盖尔，送给他三个银马克，让他来公布一项法律。这是一着险棋，因为索尔盖尔本人也不信基督教。

索尔盖尔头上蒙了一件斗篷，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谁也没有跟他说话。第二天，人们来到了法律岩石。索尔盖尔要求大家安静，然后说道："在我看来，要是我们没有统一的法律，那我们的问题就没有希望解决了，因为如果法律存在着裂痕，那么和平也会存在裂痕，我们是无法这样生活的。现在，我想问一下异教徒和基督徒，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我公布的法律。"

他们都表示愿意。索尔盖尔说，他想让他们发誓，保证遵守这些法律。他们对此也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就向他起了誓。

"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应成为基督徒，这一点将构成我们法律的基础，"他说，"所有人都要信奉唯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要再对虚假的偶像顶礼膜拜，不再遗弃婴儿，不再吃马肉。公开违反这些教规将受到惩罚，三年之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假如是秘密地进行，那么将不受惩罚。"

几年后，异教徒的所有这些作法都被禁止了，这样，他们在公开和秘密的场合都不能按照他们过去的习俗行事了。

接着，索尔盖尔解释了主日、斋日、圣诞节、复活节和其他所

有主要的宗教节日。异教徒们觉得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欺骗，但是,新的法律已经生效,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成了基督徒。

106 三年后，霍斯库尔德·尼雅尔松的儿子盲人阿蒙迪参加了辛格斯卡拉会议。他让人领着，在棚屋之间穿行，最后来到了萨姆斯塔济的莱汀的棚屋。他让人把自己领了进去,来到莱汀坐着的地方。

阿蒙迪问:“萨姆斯塔济的莱汀在这儿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莱汀问道。

“我想知道你为杀害我的父亲愿意付给我多少赔偿金，”阿蒙迪说,“我是他的私生子,可一分钱的赔偿金也没有得到。”

“我已经为你父亲的死支付了全额赔偿，”莱汀说，“你的祖父和你的叔父们拿了这笔钱，而他们却宣布我的兄弟们没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我是干了件坏事，但是我也已经为此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给他们赔偿,我知道你跟他们达成了协议,”阿蒙迪说,“我问的是你愿意给我多少赔偿金。”

“一分也不给,”莱汀说道。

“我想上帝要是看到你对我这样狠心,也会觉得这不公平,”阿蒙迪说,“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的眼睛看得见,那么我或者要因为我父亲而得到些赔偿，或者要报仇雪恨。愿上帝了结我们俩之间的过节。”

他说完之后，转身就向外走。来到门口的时候，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棚屋里面。正在这时，他的双眼居然奇迹般地睁开了,他又能看见东西了。



他说："赞美你，我的主啊。我现在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

他又冲进了棚屋，径直来到莱汀的面前，一斧子砍在他的头上，斧子都没了进去。接着，他把斧子向自己这边一带，莱汀"扑通"一声向前摔倒，当场毙命。随后，阿蒙迪向门口走去，走到刚才眼睛复明的地方的时候，他的双眼又合上了。此后，在他剩下的岁月里，他的双眼再也没有睁开过。

随后，阿蒙迪让人把他领到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那里，把杀死莱汀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不应为此而责怪你，"尼雅尔说，"因为这样的事情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对近亲的要求不理不睬。"

接着，尼雅尔表示愿意和莱汀的亲属达成和解协议。惠塔内斯的戈狄霍斯库尔德也起了作用，说服他们接受赔偿。于是，这个案子提交给了仲裁。鉴于阿蒙迪的行为有正当理由，因此，他只需支付正常情况下赔偿金额的一半。然后，他们发誓将信守协议，莱汀的亲属们也都向阿蒙迪保证要遵守协议。

人们上马离开"庭"会，各自回家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很平静。

107

灰面客瓦尔加尔德回到了冰岛。他依然是个异教徒，不相信基督教。他来到霍夫的儿子那儿，在那里度过了冬天。

他对莫德说："我在这个地区骑马走了很多地方，我很难认出它过去的样子了。我去了惠塔内斯，看到很多新的棚屋，那里

变化很大;我还去了辛格斯卡拉大会的所在地,看到我们的棚屋坍塌了。怎么会发生这么一件令人耻辱的事?”

莫德回答说:“他们创立了新的戈狄位置,设立了新的第五法庭。人们不再作我们的属民,都去找霍斯库尔德了。”

瓦尔加尔德说:“我把戈狄的职位传给了你,而你却缺乏气魄,没有好好地报答我。现在,我要你对他们进行报复,把他们最终都拖向死亡。方法是利用诽谤,让他们相互对立,让尼雅尔的儿子们杀掉霍斯库尔德。很多人都会为他报仇,这样尼雅尔的儿子们也会因此而丧命。”

“这我可干不了,”莫德说道。

“我告诉你怎么办,”瓦尔加尔德说,“你必须把尼雅尔的儿子们请到家里;走的时候,要送给他们礼物。你一定要等到你们之间的友谊深厚起来、他们对你的信任丝毫不亚于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的时候才开始散布谣言。贡纳尔死后,斯卡普赫丁曾拿走了你的金钱,到那时候,你就能为此向他进行报复。只有这些人都死掉之后,你才能恢复你的头领地位。”

于是,他们俩商定照计划进行。

“父亲,我希望你能接受基督教,”莫德说,“你的年纪已经大了。”

“我不想接受,”瓦尔加尔德说,“而且实际上,我想让你放弃这一信仰,看看会怎么样。”

莫德说,他不会这样做的。瓦尔加尔德把莫德的十字架和他所有的圣物都打坏了。不久,瓦尔加尔德得了场病死了,被葬在一座坟茔里。



108 过了不久，莫德上马来到伯格索斯沃尔，见到了斯卡普赫丁和他的兄弟们。他对他们极尽阿谀奉承，谈了整整一天，还说，他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跟他们见面。斯卡普赫丁非常得体地应对着这一切，但是他说，莫德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后来，莫德和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以致于如果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就不做任何决定。每当莫德来访的时候，尼雅尔就显得很不高兴，而且他的不快每次还都露于言表。

一天，莫德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对尼雅尔的儿子们说："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安排了一次宴会，我想邀请你们和卡里同去。我保证在你们临走的时候，一定送给你们礼物。"

他们答应一定去。莫德回到家里准备宴会。他邀请了很多农场主。参加宴会的人很多，尼雅尔的儿子们和卡里也来了。莫德送给斯卡普赫丁一个很大的金质皮带扣，送给卡里一条银质腰带，还给格里姆和海尔吉送了礼物。

他们回到家里，盛赞这些礼物，还拿给尼雅尔看。尼雅尔说，他们最终得为这些礼物付出全部代价。"你们要小心，别让他的阴谋得逞，"他说道。

109 过了不久，霍斯库尔德和尼雅尔的儿子们相互拜访。尼雅尔的儿子们首先邀请了霍斯库尔德。

斯卡普赫丁有一匹深棕色的马，四岁口，身躯高大，长得很漂亮。这是一匹种马，但还没有和其他的马相斗过。斯卡普赫丁把它连同两匹母马送给了霍斯库尔德。其他人也都给霍斯库尔德送了礼物，表达了彼此的友情。

接着，霍斯库尔德邀请尼雅尔的儿子们到他在奥萨拜尔的家

里去。他已经邀请了很多客人,因此那里的人很多。他在此之前把大厅拆了,还把三个仓库整理了一下,以便让大家在那里睡觉。

所有受他邀请的客人都来参加宴会了,宴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人们准备回家的时候,霍斯库尔德给他们挑选了精美的礼物,还陪着尼雅尔的儿子们一起走了一段路。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和其他人也都陪着他。双方都说,谁也破坏不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过了一段时间,莫德来到奥萨拜尔,让霍斯库尔德跟他谈谈。他们就走到一边,交谈起来。

莫德说:"你和尼雅尔的儿子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送给他们的是精美的礼物,而他们送给你的礼物中却满带着嘲讽。"

"你有什么证据?"霍斯库尔德问道。

"他们送给你一匹深棕色的马,称它是'未经战阵的马驹',他们这样就是想嘲笑你,因为他们认为你也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们忌妒你的戈狄的地位。有一次,你没有参加第五法庭的会议,斯卡普赫丁就趁机抢占了你的戈狄的位子,而且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放弃。"

"你说的不对,"霍斯库尔德说,"在秋天召开的大会上我就把它收回来了。"

"那一定是尼雅尔干的,"莫德说,"但是,他们还违反了跟莱汀达成的协议。"

"我认为这件事跟他们无关,"霍斯库尔德说道。①

① 莫德暗示,阿蒙迪是受尼雅尔的儿子们的鼓动才去杀害莱汀的(第106章),霍斯库尔德(正确地)否认他们卷入了这件事。



"你不会否认这个吧，"莫德说，"你和斯卡普赫丁到东部的马尔卡河的时候，从他的腰里掉出了一把斧子，他本来打算用那把斧子来杀死你。"

"那是他砍柴用的斧子，"霍斯库尔德说，"他往腰里别的时候我还看见了。另外，就在此时此地，我要说明一点，不管你讲尼雅尔的儿子们什么坏话，我永远也不会相信。即使你讲了真话、最终他们要杀了我或者我要杀了他们，我也宁愿让他们杀了我，而不愿对他们造成一点儿伤害。你讲的这些话真是再邪恶不过了。"

于是，莫德只好转身回家了。

过了一段时间，莫德去看望尼雅尔的儿子们，跟兄弟几个和卡里讲了很多事情。

"斯卡普赫丁，有人告诉我，霍斯库尔德说你违反了跟莱汀的协议。我还了解到，他认为你们俩前往东部的马尔卡河的时候你打算杀害他。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次，绝对是他想阴谋杀害你：他邀请你参加一次宴会，让你住在离房子最远的仓库里，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往那里搬运柴草，打算把你烧死在里面。但结果，霍格尼在夜里赶到了，这个阴谋就没有得逞，因为他们惧怕霍格尼。后来，在你们回家的路上，霍斯库尔德和一大群人跟着你们；他当时正在筹划另一个阴谋，他让格拉尼·贡纳尔松和贡纳尔·兰巴松杀死你们，可这两个人没有勇气，不敢向你们进攻。"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先是表示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相信了他。于是，他们对霍斯库尔德转而变得非常冷淡，见面的时候，也很少同他讲话。但霍斯库尔德也没有向他们表示多少

的顺从。事情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那年秋天，霍斯库尔德到东部的斯维纳费德去参加一个宴会。弗洛西热情地招待了他。希尔迪贡也在那里。

弗洛西对霍斯库尔德说："希尔迪贡告诉我说，你和尼雅尔的儿子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淡，这我可一点儿也不喜欢。我给你提个建议：别回西部了，我把斯卡夫塔山的农场送给你，让我的兄弟索尔盖尔住到奥萨拜尔去。"

"那样就会有人说，我害怕了，所以逃走了，"霍斯库尔德说，"我不想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就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灾祸，"弗洛西说道。

"那真是糟透了，"霍斯库尔德说，"因为我宁愿死掉，不享受赔偿的权利，也不愿很多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

几天后，霍斯库尔德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弗洛西送给他一件猩红色的斗篷，饰带一直垂到了边缘。霍斯库尔德上马回到了奥萨拜尔的家里。一段时间过去了，一切都平平静静的。人们都非常喜欢霍斯库尔德，他几乎没什么敌人，但是，他和尼雅尔的儿子们之间的冷淡却在整个冬天里与日俱增。

尼雅尔曾把卡里的儿子索尔德收为自己的养子，他还收养了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的儿子索尔哈尔。索尔哈尔精力充沛，办事果断。他跟着尼雅尔钻研法律，学得非常好，后来成为冰岛的三大法律专家之一。

那年的春天来得早，人们也就早早地开始播种了。

110

一天，莫德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他和尼雅尔的儿子们走到僻静的地方，交谈起来。跟往常一样，他说了一





(Jón Axel Björnsson)

一天，莫德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他和尼雅尔的儿子们走到僻静的地方，交谈起来。跟往常一样，他说了一些诽谤霍斯库尔德的话……

些诽谤霍斯库尔德的话，又加上了很多新的谎言，不断地挑动斯卡普赫丁等人去杀了霍斯库尔德。他说，如果他们不立刻采取行动的话，霍斯库尔德就会抢先下手。

"你的愿望会实现的，但条件是你得和我们一起去，也参加这个行动，"斯卡普赫丁说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莫德答道。

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商定当天晚上，莫德应该到这里来。

贝格索拉问尼雅尔："他们在那儿商量什么呢？"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计划，"尼雅尔回答说，"但如果他们商量的是好的计划，我不会被排除在外。"

当天晚上，斯卡普赫丁没有上床睡觉，他的兄弟们以及卡里也没有睡。到了夜里，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来找他们；尼雅尔的儿子们和卡里拿起武器，一起上马飞奔而去。他们径直来到奥萨拜尔，在墙旁等候着。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已经升了起来。

111 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刻,惠塔内斯的戈狄霍斯库尔德醒来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弗洛西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斗篷,一手拿着装满种子的篮子,一手拿剑,来到自己的田里,开始撒种。

斯卡普赫丁等人已经商定,每个人都要给他留下点儿伤口。斯卡普赫丁从墙后面纵身跳了出来。霍斯库尔德一见,就想转身逃走。但是,斯卡普赫丁冲到他的身边,说道:"惠塔内斯的戈狄,你不必跑了。"说着,他挥起宝剑,一剑砍中了他的头部,霍斯库尔德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他说:"愿上帝帮助我,愿上帝饶恕你们。"

这时他们都向他冲了过来,把他打死了。

然后,莫德说:"我刚刚想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斯卡普赫丁问道。

"我先回家,然后再前往格廖特,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罪恶的事件。我知道,索尔盖尔德会请我宣布这一杀人事件,那我就照办,因为这样会给他们的上诉造成严重损害。①我还将派个人前往奥萨拜尔,看看希尔迪贡和那里的人是不是打算很快就采取行动;这个人会从那里听到霍斯库尔德被杀的消息,然后,我就假装这个消息就是这样得到的。"

"你去想方设法照这个思路办吧,"斯卡普赫丁说道。

然后,尼雅尔的儿子们和卡里往家里走。到家之后,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尼雅尔。

"这是件悲惨的事,"尼雅尔说,"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可怕,可

① 莫德的想法是,如果他作为杀人犯而担任原告的话,起诉将无效。



以这样说，我感到万分悲痛，只要霍斯库尔德还活着，我宁愿失去两个儿子。”

“可以原谅你说出这样的话，”斯卡普赫丁说，“你上了年纪，所以才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因为我老了，”尼雅尔说，“而是因为对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我比你们看得都更清楚。”

“会出现什么后果？”斯卡普赫丁问道。

“我自己、我的妻子和所有的儿子都会死掉，”尼雅尔答道。

“那我呢？”卡里问道。

“人们很难战胜你的好运气，”尼雅尔说，“因为你会把他们都打败。”

霍斯库尔德被杀成了唯一一件能让尼雅尔感到万分悲痛的事，他一说起来就泪如雨下。

112

希尔迪贡一觉醒来，发现霍斯库尔德已经不在床上了。她说：“我做了一些恶梦，不是什么好兆头。去把霍斯库尔德找来。”

人们找遍了整个农场也没有找到他。这时，她已经穿好了衣服，带着两个人来到了那堵墙附近。在那儿，他们发现霍斯库尔德被杀了。

正在这时，莫德的牧羊人来到了这里。他告诉她，斯卡普赫丁和他的同伙骑马离开了这里。“斯卡普赫丁对我大声叫喊，说是他杀的霍斯库尔德，”牧羊人说道。

“这件事要是他一个人干的话，那就真是男子汉所为了，”希尔迪贡说道。

她拾起那件斗篷，擦掉了血迹，用它把凝固了的血块包了起来，再把斗篷折叠起来，放在自己的衣柜里。

接着，她派人前往格廖特，把这个消息告诉那里的人。莫德已经赶到了那里，把这件事跟那里的人们说了。莫克的凯蒂尔也来了。

索尔盖尔德对凯蒂尔说："我们知道，霍斯库尔德已经死了。记住你在把他收为自己的养子的时候所做的保证。"

"当时我也许做了很多保证，因为我从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事实上，我现在很难办，因为我娶了尼雅尔的女儿为妻，和他们毕竟也是一家人了。"

"那你想让莫德来宣布杀人的案子吗？"索尔盖尔德问道。

"我不敢肯定，"凯蒂尔答道，"因为依我看，莫德这个人身上的邪恶多过善良。"

然而，当莫德跟他一交谈，凯蒂尔就像其他人一样觉得，莫德还是可以信任的。于是，他们同意，由莫德宣布杀人的消息，并准备在全岛大会上进行诉讼。

随后，莫德来到奥萨拜尔，住在杀人现场附近的九个邻居也来了。莫德带了十个人跟他一同前往现场。他让邻居们查验霍斯库尔德的伤口，为致命的伤口指定了证人，还为每个伤口指定了证人，但只有一处伤口除外。他假装不知道那是谁干的——实际上，那正是他自己干的。他指控斯卡普赫丁犯有杀人罪，指控他的兄弟们和卡里犯有伤害罪；接着，他让九个邻居前往大会。随后，他上马回家了。

从那以后，他很少再和尼雅尔的儿子们见面，即使偶尔相遇，也是像他们预先计划的那样，彼此都很冷淡。

人们都知道霍斯库尔德被杀了，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都觉得非常难过。

尼雅尔的儿子们前去看望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请求他的帮助。

“在所有的大事上，你们都可以指望我帮助你们的，”他说，“但是这件事让我感到为难，因为起诉这个案子的人数将会很多，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觉得霍斯库尔德被杀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于是，尼雅尔的儿子们就回家去了。

113 有一个叫大力士古德蒙德的人，住在埃亚峡湾的莫德鲁维利。他是埃约尔夫的儿子、埃纳尔的孙子。埃纳尔的父亲是讨厌鬼奥顿，祖父是索罗尔夫·巴特。索罗尔夫·巴特的父亲是索尔斯坦恩·斯克罗菲，祖父是格里姆·坎班。古德蒙德的母亲是索罗德·赫尔默特的女儿哈尔贝拉，哈尔贝拉的母亲是赫布里底群岛人塞蒙德的女儿雷金莱夫，斯卡加峡湾的塞蒙德希尔德就是以赫布里底群岛人塞蒙德的名字命名的。古德蒙德的祖母是瓦尔盖尔德·朗诺尔夫斯多蒂尔，她的母亲是瓦尔伯格，瓦尔伯格的母亲未来人尤隆恩则是圣奥斯瓦德国王的女儿。尤隆恩的母亲名叫贝拉，是圣人埃德蒙德国王的女儿。埃约尔夫的祖母是移民到埃亚峡湾的瘦子海尔吉的女儿海尔嘉，海尔吉的父亲是挪威人埃温德，母亲是爱尔兰国王克雅瓦尔的女儿拉法塔。海尔嘉是海尔吉的女儿，她的母亲索隆·海尔纳是蹋鼻子凯蒂尔的女儿；凯蒂尔的父亲是比约恩·布纳，祖父是绅士格里姆。格里姆的母亲是赫尔沃，赫尔沃的母亲是哈



洛格兰的国王哈莱格的女儿索尔盖尔德。

大力士古德蒙德的妻子名叫索尔劳格，她的父亲是尊者阿特利，祖父是埃利夫·伊格尔。埃利夫·伊格尔是住在奥尔的巴尔德的儿子、机灵鬼凯蒂尔的孙子。凯蒂尔是老叟斯基迪的儿子。索尔劳格的母亲名叫赫尔迪丝，是霍夫济的索尔德的女儿，索尔德的父亲是比约恩·比尔杜斯密约尔，祖父是赫罗尔德·赫里格;赫罗尔德·赫里格是铁肋比约恩的儿子、邋遢鬼拉格纳尔的孙子；拉格纳尔的父亲是朗德维尔，祖父是拉德巴尔德。赫尔迪丝的母亲,也就是索尔德的女儿,名叫索尔盖尔德·斯基达多蒂尔;她的母亲是弗里德盖尔德,是爱尔兰国王克雅瓦尔的女儿。

古德蒙德是一位伟大而又富有的头领，拥有一百个奴仆。他对厄赫斯纳荒原以北的其他头领采取了高压政策，迫使一些人逃离自己的农场,有的人还丧了命,还有的人因为他的原因而放弃了自己的戈狄地位。他的后代都成为冰岛最优秀的民族：奥迪人、斯图尔灵家族、瓦姆人、弗廖特人、凯蒂尔主教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人士。

古德蒙德是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的朋友，因此阿斯格里姆打算寻求他的帮助。

114

有一个叫斯诺里的人，人们都称他为戈狄斯诺里，一直居住在海尔加火山。后来,古德隆·奥斯维夫斯多蒂尔从他手里买下了这块地。从那以后,古德隆就住在了那里,斯诺里则搬到了华姆峡湾，住在赛灵斯达斯通加。斯诺里的父亲名叫索尔格里姆，是专吃鳕鱼的索尔斯坦恩的儿子。索尔斯



坦恩的父亲是大胡子索罗尔夫，祖父是渔夫乌尔诺尔夫。但据大才子阿里说，索罗尔夫的父亲是鲸肋索尔吉尔斯。大胡子索罗尔夫娶了红色索尔斯坦恩的女儿奥斯克为妻。索尔格里姆的母亲是奥拉夫·菲兰的女儿索拉。奥拉夫·菲兰是红色索尔斯坦恩的儿子、白色奥拉夫的孙子。白色奥拉夫是英杰尔德的儿子、海尔吉的孙子。英杰尔德的母亲名叫索拉，是蛇目人西古尔德的女儿、邋遢鬼拉格纳尔的孙女。戈狄斯诺里的母亲名叫索尔迪丝·苏尔斯多蒂尔，是吉斯利的姐姐。

斯诺里是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的好朋友，因此阿斯格里姆打算寻求他的帮助。

斯诺里被称为是冰岛最有智慧的人，能够预测未来。他对朋友很讲义气，对敌人则残酷无情。

那年夏天，许许多多的人都骑马从全国各地前往参加全岛大会，人们也提起了很多诉讼。

115 弗洛西得知霍斯库尔德被杀的消息之后，非常悲痛，也非常愤怒，但他还是保持了平静。人们告诉他，有关这起杀人案的起诉已经开始了，他对此什么也没说。

他传话给岳父锡达的哈尔和哈尔的儿子约特，让他们多带些人到“庭”会去。在东部地区，约特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头领的人。有人预测说，如果他连续三个夏天都去参加全岛大会并能平安回到家里的话，他就会成为其家族中最伟大、在位最长的头领。他已经参加了一届大会，现在是第二届。

弗洛西给考尔·索尔斯坦恩松、老叟希尔迪尔的儿子格鲁姆、方背奥努恩德的儿子盖尔莱夫以及莫多尔夫·凯蒂尔松都



送了信，他们都纵马赶来，和他汇合在一起。哈尔还保证率领大批人马过来。

弗洛西上马去找基尔丘拜尔的苏尔特·阿斯比亚恩松。然后，他又派人去请他的侄子考尔贝恩·埃吉尔松。他马上就来了。

他又从基尔丘拜尔纵马赶往靓仔索尔格里姆居住的赫夫扎布雷卡，他是帅哥索尔凯尔的儿子。弗洛西请他和自己一起骑马赶往大会，他同意了，并对弗洛西说："当然，你的形象如何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过去的你比现在快乐多了。"

弗洛西说："的确，我真希望手头这件事从未发生过，哪怕让我为此而放弃我的一切。但是，如果播下去的是邪恶的种子，那么长出来的必定是邪恶的果实。"

他们从那里穿过阿尔纳斯塔克荒原，于傍晚时分来到了索尔黑马尔。弗洛西的一位密友洛德蒙德·乌尔夫松住在那里。他就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洛德蒙德跟他一起来到达尔。奥尔的戈狄乌尔夫的儿子朗诺尔夫住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过了夜。

弗洛西对朗诺尔夫说："我们现在可以听一下霍斯库尔德被害的真实情况了。你是个老实人，住的地方又离现场不远。告诉我，这些人是怎么争吵起来的。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信的。"

朗诺尔夫说："无须否认，他完全是无辜被害，大家都为他的死感到悲哀，但最为痛心的是他的养父尼雅尔。"

"那么，那些杀人凶手就很难找到支持他们的人了，"弗洛西说道。

"是的，"朗诺尔夫说，"只要不出现意外情况。"



“至今为止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弗洛西问道。

“邻居们已经被召集起来，”朗诺尔夫答道，“而且已经宣布这是一起杀人案。”

“是谁宣布的？”弗洛西问道。

“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朗诺尔夫答道。

“他可信吗？”弗洛西问道。

“他是我的亲戚，”朗诺尔夫答道，“但我必须得承认，事实上他很邪恶——请暂息雷霆之怒。我们所采用的行为方式，一定要确保其所带来的麻烦最少，因为尼雅尔和其他杰出人士一定会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弗洛西说：“朗诺尔夫，你上马去参加阿耳庭大会吧，你刚才说的话对我的作用很大——除非情况变得更糟。”

然后，他们就停止了交谈。朗诺尔夫答应跟弗洛西一起去，他还派人去请他的亲戚智者哈夫。哈夫立刻就飞马赶来了。

弗洛西又从那里前往奥萨拜尔。

116

希尔迪贡正在屋子外面，她吩咐道：“等弗洛西赶到农场的时候，所有的男子都要到外面来；女人要打扫房子，把帘帏挂起来，为弗洛西准备好高座。”

过了一会儿，弗洛西纵马冲进了草场。

希尔迪贡迎上前去，说道：“我的亲戚，欢迎你，同时也感谢你。你来了，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弗洛西说：“我们就在这里吃今天的主餐①了，然后继续赶

① 今天的主餐，指一天中最主要的一顿饭，但时间却是在上午九点左右。



路。”

有人给他们拴好了马。弗洛西走进大厅坐了下来。他用力把那个高座推到一边,说道:“我不是国王,也不是雅尔。没有理由给我准备这么个高座,没有必要取笑我。”

希尔迪贡正在旁边,说道:“如果这样做冒犯了你,那真是糟糕;可我们的本意是好的。”

弗洛西说:“如果你的意图是好的,那么你的行为自会证明;但如果你的意图是邪恶的,那么你就会自找苦吃。”

希尔迪贡冷笑一声,说道:“这还没怎么着呢;我看还没等我们把这个案子了结,我们自己就会先打起来的。”

她在弗洛西旁边坐了下来。两个人悄悄地谈了很长时间。

后来,人们把饭菜端了上来,弗洛西和他的手下洗了洗手。弗洛西仔细地看了看那条毛巾,见它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其中一头还被撕破了。他把它扔在凳子上,拒绝用它擦手。他撕下一条桌布,把手擦干后,扔给了自己的手下。接着,他在桌子边坐下,吩咐他的手下开始吃饭。

这时,希尔迪贡走进屋里,来到弗洛西的面前,把散落在眼前的头发推到一边,擦了擦眼睛,啜泣起来。

弗洛西说:“你的心情沉重,因此你哭了。为好人而哭是对的。”

“针对霍斯库尔德的被杀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从你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帮助呢?”她问道。

弗洛西回答说:“我将充分地利用法律进行起诉,或者达成杰出人士认为从各方面来讲对我们都很体面的一项和解协议。”



她说："假如是霍斯库尔德为了你而有义务采取行动的话，他会进行复仇的。"

弗洛西答道："你的身上一点儿也不缺乏凶猛的气质，你想要什么也很清楚。"

希尔迪贡说："福索尔湖的阿诺·乌尔诺尔夫松对你父亲弗雷的戈狄索尔德的伤害比不上这次严重，可是你的兄弟考尔贝恩和埃吉尔还是在斯卡夫塔山大会上把他杀了。"

说完，希尔迪贡来到厅堂，打开她的衣柜，从里面拿出弗洛西送给霍斯库尔德的那件斗篷，霍斯库尔德就是穿着这件斗篷被害的。她连同斗篷上面的血块都一直保存着。她拿着这件斗篷回到了大厅，静静地向弗洛西走过去。弗洛西已经吃完了饭，桌子也收拾好了。希尔迪贡把斗篷放在弗洛西的肩上，凝固了的血块洒了他一身。

她说："弗洛西，这件斗篷就是你送给霍斯库尔德的礼物，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他是穿着它被杀害的。以上帝和所有杰出人士的名义，我要你凭借基督的神力以及你本人的勇气和男子汉气概，为霍斯库尔德死前所受到的每一处创伤复仇，否则，你将受到所有人的蔑视。"

弗洛西扯下斗篷，扔到她怀里，说道："你是个魔鬼，你让我们采取的行动会对我们造成最为严重的后果。蛇毒莫过妇人心啊。"

弗洛西被激怒了，脸上一会儿血红，一会儿苍白，一会儿又阴沉得像地狱。

他和手下找到各自的马匹，飞身上马，疾驰而去。他来到霍尔特斯瓦德，在那里等候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和其他朋友。

英杰尔德住在凯尔迪，他是霍斯库尔德的母亲赫罗德内的哥哥。他和赫罗德内的父亲是白色霍斯库尔德，祖父是大力士英杰尔德。大力士英杰尔德是红色盖尔芬的儿子、索尔维的孙子；索尔维的父亲是义士贡恩斯坦恩。英杰尔德娶了斯拉斯劳格·埃吉尔斯多蒂尔为妻，斯拉斯劳格的父亲是弗雷的戈狄索尔德的儿子。埃吉尔的母亲叫斯拉斯劳格，她是索尔斯坦恩·斯帕罗和乌恩的女儿，乌恩是埃温德·卡菲的女儿、智者莫多尔夫的妹妹。

弗洛西送信给英杰尔德，让他和自己一起去。英杰尔德带着自己家里的十四个人立刻赶来了。他身材魁梧、健壮，在家里很少讲话，但非常勇敢，对朋友也是慷慨大度。

弗洛西热情地欢迎他，对他说："亲戚，我们碰到了个大麻烦，难以找到解决办法。我想请你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别离开我。"

英杰尔德回答说："由于我和尼雅尔以及他的儿子们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因此我的处境很尴尬。"

弗洛西说："我想，当初我把我的侄女许配给你的时候，你答应过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支持我。"

"我多半会支持你的，"英杰尔德说，"但我想先回一趟家，再从那里去大会。"

117

西格福斯的儿子莫克的凯蒂尔以及他的兄弟拉姆比、索尔凯尔、莫德和西格蒙德得知弗洛西正在霍尔特斯瓦德，就赶过来跟他汇合。拉姆比·西古尔达松、贡纳尔·兰巴松、格拉尼·贡纳尔松和维布伦德·哈蒙达尔松也来了。弗洛



西站起身来，高兴地欢迎他们。

他们沿着河流向南走。弗洛西听他们讲了事件的真实经过。他们讲的跟朗诺尔夫所描述的没什么差别。

弗洛西对莫克的凯蒂尔说："我想问你，你和你的几个兄弟是否打算极力促成这件事情的解决。"

凯蒂尔答道："我愿意在我们之间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已经发过誓，不管最终用什么方法解决，在了结之前我决不放弃，而且我愿意为此付出我的生命。"

弗洛西说："你是真正的男子汉，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是件乐事。"

格拉尼·贡纳尔松和贡纳尔·兰巴松立即说道："我们希望的最终结果是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要他们死。"

弗洛西说："事情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设想发展。"

格拉尼说："自从他们在马尔卡河杀了斯莱恩，我就觉得，我永远也不会跟他们达成和解。现在，他们又杀害了斯莱恩的儿子，我要亲眼看着他们被杀死。"

弗洛西说："你曾经有过机会，完全可以报仇雪恨的，只是你缺乏勇气和男子汉的气魄。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很多人会后悔当初参与了这件事，你们现在所追求的将来会让你们付出更大的代价。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我们杀了尼雅尔和他的儿子，由于他们如此杰出、出身高贵，因此，好多人会为他们报仇，我们将不得不向很多人跪倒求饶，才有可能摆脱险境。你们还会看到，很多现在富有的人将会一贫如洗，而有的人财富和性命都将不保。"

莫德·瓦尔加尔德松赶来面见弗洛西，说他和自己的手下

愿意跟他一起前往“庭”会。弗洛西表示感谢，然后建议莫德把女儿朗恩维格嫁给弗洛西的侄子斯塔卡德——他住在斯塔瓦费德。弗洛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确保莫德及其众多人手的忠诚。莫德对此感到高兴，就把这件事交给白色吉祖尔去办，让弗洛西在大会期间跟他谈谈这件事。

莫德娶的是白色吉祖尔的女儿索尔卡特拉。

接着，莫德和弗洛西上马一同赶奔“庭”会。每天，他们都聚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118

尼雅尔问斯卡普赫丁：“你和你的兄弟们以及你们的妹夫卡里现在有什么打算？”

斯卡普赫丁答道：“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并不遵照梦中的指引行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要去通加找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再从那里前往全岛大会。父亲，你打算去吗？”

尼雅尔答道：“我会去参加大会的，因为只要我还活着，要是不管你们的事，那么我的名誉就会受到损害。我想，在全岛大会上会有很多人替我说好话，我在场只会对你们有所帮助，而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

尼雅尔的养子索尔哈尔·阿斯格里姆松正站在那里。尼雅尔的儿子们嘲笑他，因为他披了一件劣质的带有棕色斑纹的斗篷。他们问他打算穿多久。

索尔哈尔说：“等到我被迫为养父被害采取行动之时，我就会把它扔到一边的。”

尼雅尔说：“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会一显身手的。”

随后，他们全都做好了离家上路的准备。他们一行将近三

十人飞马赶到肖尔萨河，同尼雅尔的亲戚、霍尔塔－索里尔的两个儿子索尔莱夫·克劳和大个子索尔格里姆汇合。索尔莱夫和索尔格里姆把他们带来的人交给尼雅尔的儿子们，还表示支持他们，他们都接受了。接着，他们一起渡过肖尔萨河，来到了拉赫索巴基，在那里停下来休息了一下。雅尔蒂·斯凯格亚松跟他们在那里汇合了。他和尼雅尔一起秘密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后来，雅尔蒂说："我一直想让人们知道，我的计划中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尼雅尔要求我帮助他，我就同意了，答应帮助他。因为他以前常常用他明智的建议帮助我和其他很多人。"

雅尔蒂把弗洛西的所有动向都告诉了尼雅尔。然后，他们就派索尔哈尔先行一步，前往通加，通知那里的人，他们打算在傍晚时分赶到那儿。阿斯格里姆立即着手进行准备，等尼雅尔纵马冲进草场的时候，他已经在外面迎接了。尼雅尔披着一条黑色的披肩，戴着一顶毡帽，手里拿着一把小斧子。阿斯格里姆走上前去，搀着尼雅尔下了马，陪他走进屋里，让他坐在高座上。接着，尼雅尔的儿子们和卡里都走了进来。阿斯格里姆又来到屋子外面，雅尔蒂觉得这里的人太多了，正打算离开的时候，阿斯格里姆一把抓住了他的马缰，叫他别走。接着，阿斯格里姆命人把马鞍子卸了下来，把雅尔蒂领进了屋里，让他坐在尼雅尔的旁边。索尔莱夫和索尔格里姆和他们带来的人坐在另一张长凳上。

阿斯格里姆在尼雅尔对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问道："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

尼雅尔答道："相当糟，因为我担心，所有牵涉在内的人命运都会不妙。你派人去把你所有的属民都找来，跟我一起去参加

大会。”

“我也是这么想来着，”阿斯格里姆说，“我就此向你保证，我这里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抛弃你。”

屋子里的人都向他表示感谢，说他的行为很高尚。他们就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晨，阿斯格里姆的手下全部赶来了。于是，他们全都上马赶往“庭”会。他们的棚屋也已经搭好了。

119

弗洛西已经来到了阿耳庭大会，正在照管自己的棚屋。朗诺尔夫负责达尔人的棚屋，莫德则负责朗河平原地区的人的棚屋。最远的是来自东部的锡达的哈尔，差不多可以说从那里来的只有他一个。但是，他从那里带来了很多人，并且立即同弗洛西的人马汇合在一起。他请弗洛西接受和平解决。哈尔很有智慧，心地善良。弗洛西礼貌地对他的建议作出了答复，但并没有作出什么保证。

哈尔问，答应支持他的人都是谁。弗洛西回答说，有莫德·瓦尔加尔德松。他还说，他已经为自己的侄子斯塔卡德向莫德的女儿求了婚。哈尔说，那个女人不错，但同莫德打交道可不是什么好事，“大会结束之前，你就会相信这一点的。”

说到这里，他们就不再谈了。

一天，尼雅尔、他的儿子们和阿斯格里姆谈了很长时间。后来，阿斯格里姆挺身站了起来，对尼雅尔的儿子们说道：“咱们得去找一些朋友，不能让他们在人数上超过我们，因为这场官司将非常难打。”

阿斯格里姆走了出去，海尔吉·尼雅尔松跟在后面。卡里·索尔蒙达松、格里姆·尼雅尔松、斯卡普赫丁、索尔哈尔·阿斯



格里姆松、大个子索尔格里姆和索尔莱夫·克劳也都跟了出去。他们来到白色吉祖尔的棚屋，走了进去。吉祖尔起身迎接他们，请他们坐下，喝点东西。

阿斯格里姆说："我们不是来喝水的，我要想说的也不必遮遮掩掩。我的亲戚，我想知道从你那里我能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吉祖尔答道："我的姐姐尤隆恩①不会让我对你袖手旁观的；我和你不仅现在，而且永远都是同舟共济的朋友。"

阿斯格里姆向他表示感谢，然后就离开了。

斯卡普赫丁问："现在我们去哪儿？"

阿斯格里姆答道："到厄尔弗斯区的人的棚屋去。"

他们赶到了那里。阿斯格里姆问斯卡弗蒂·索罗德松在不在棚屋里。人们告诉他说在，于是他们就走了进去。斯卡弗蒂正坐在横过来的凳子上，一见到他们，就起身迎接，欢迎阿斯格里姆的到来。阿斯格里姆礼貌地应对着。斯卡弗蒂请他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阿斯格里姆说，他只呆一会儿。"我来这里是有原因的，"他说道。

"那我们就听听吧，"斯卡弗蒂说道。

"我想请你支持我和我的亲戚，"阿斯格里姆说道。

"我所期望的却与此不同，"斯卡弗蒂说，"我不想让自己卷入你们的麻烦之中。"

阿斯格里姆说："这真不是什么好话。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拒绝帮助。"

---

① 吉祖尔的姐姐尤隆恩是阿斯格里姆的母亲。



“那个大块头是谁？”斯卡弗蒂问，“就是排在第五位、面色苍白、一脸晦气、但是看起来勇猛、好像山中巨人的那个？”①

斯卡普赫丁答道：“我叫斯卡普赫丁，你经常在全岛大会上见到我。我一定比你聪明多了，因为我不必去问你姓字名谁。你是斯卡弗蒂·索罗德松，但你杀了埃尔达的凯蒂尔之后就自称‘刷子头’了。你把头发剃光后，涂上柏油。然后你又拿出钱来，让几个奴隶砍来些青草，支楞起来，这样你好在夜里爬进去，藏在里面。后来，你去找埃亚尔的索罗尔夫·洛夫特松，他把你收留下来，把你藏在他的面袋子里，才把你偷运出国。”

接着，阿斯格里姆就和大家离开了那里。

斯卡普赫丁问：“现在我们去哪儿？”

“去戈狄斯诺里的棚屋，”阿斯格里姆答道。

于是，他们就前往斯诺里的棚屋。有一个人站在棚屋的前面。阿斯格里姆问，斯诺里在不在，那个人说在。阿斯格里姆等人就走了进去。斯诺里正坐在横过来的凳子上。阿斯格里姆走上前去，热情地向他问好。斯诺里礼貌地迎接他，请他坐下。阿斯格里姆说，他只呆一会儿。“我来这里是有原因的，”他说道。

斯诺里请他说出来。

阿斯格里姆说：“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法庭，给我以支持，因为你聪明而且在这方面很擅长。”

“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案子，而且进展不妙，”斯诺里说，“很多人都在向我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不愿管其他地区人们的麻烦。”

---

① 北欧神话中居住在洞穴或山中的巨人。



“你这个理由够合理的了，”阿斯格里姆说，“因为你并不欠我们什么。”

“我知道你是好人，”斯诺里说，“我保证不反对你，也不帮助你的敌人。”

阿斯格里姆向他表示感谢。

斯诺里问：“排在第五位的面色苍白、棱角分明、呲牙冷笑、肩抗斧子的那个人是谁？”

“我叫赫丁，”那个人答道，“但是有的人叫我的全名，称我为斯卡普赫丁。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斯诺里说：“我看得出来，你勇猛、相貌惊人，但我猜你所有的好运现在都已走到了尽头，你活着的日子不多了。”

“这没什么，”斯卡普赫丁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终有一死。但是，需要你去做的是为你父亲报仇，而不是预测我的命运。”

“这话很多人都说过了，”斯诺里说，“可我并不生气。”

于是，他们离开了斯诺里的棚屋，没有得到他的支持。

他们从那里又前往斯卡加峡湾人的棚屋。大富翁哈夫拥有这个棚屋，他是索尔凯尔的儿子、戈达尔人埃里克的孙子；埃里克的父亲是赫罗尔德的儿子盖尔蒙德；赫罗尔德的父亲则是在挪威的索肯达尔杀死格约加德的钢髯埃里克。哈夫的母亲是索隆，她是米尔卡的秃头阿斯比约恩的女儿、赫罗斯比约恩的孙女。

阿斯格里姆等人走进了棚屋。哈夫坐在正中的位子上，正在和一个人交谈。阿斯格里姆走上前去，向他问好。哈夫对他表示欢迎，请他坐下来。

阿斯格里姆说:"我想请你支持我和我的亲戚。"

哈夫立即回答说,他不想管他们的麻烦事。"但是,",他说,"我想问一下,排在第五位、面色苍白、残酷无情、好像从海边峭壁上下来的那个人是谁?"

斯卡普赫丁答道:"你别害怕,胆小鬼。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等我,我都敢去;而且,碰到像你这样的人我根本就不害怕。对你来说,更应该做的事情是救出你那被铜头铁剑埃迪斯从你家里抢走的妹妹斯瓦恩劳格。"

阿斯格里姆说:"咱们走吧,从这里是得不到支持的。"

于是,他们又前往莫德鲁维利人的棚屋,询问大力士古德蒙德在不在。人们告诉他们说他在里面,阿斯格里姆就走进了棚屋。里面正中放着一把高座,古德蒙德正坐在上面。阿斯格里姆走上前去,向他问好。古德蒙德向他表示欢迎,请他坐下来。

阿斯格里姆说:"我不想坐,我想来请求你的帮助,因为你是位坚强、伟大的头领。"

古德蒙德说:"我是不会同你作对的。但是,假如我想支持你的话,我们可以那时再谈。"他对他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很和蔼。阿斯格里姆为他的话表示了感谢。

古德蒙德问:"你们中有一个人,我一直在看着他。在我看来,他跟我所见过的其他人都不一样。"

"是哪一个?"阿斯格里姆问道。

"排在第五位、长着栗色头发、肤色苍白、身材魁梧、看上去非常强壮的那个。很显然,他在很多方面都很能干,要是让我在任选的十个人和他之间进行挑选的话,我宁愿要他,也不要那十个人。可是,看起来他的运气不佳。"



斯卡普赫丁说："我知道你是在说我。其实，我们俩的运气都不怎么样，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正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我因为杀了霍斯库尔德而受到谴责。但是，牛皮大王索尔凯尔和索里尔·海尔嘉松一直在诽谤你，你一定会为此而受到谴责的。"

然后，他们走出了棚屋。

斯卡普赫丁问："现在我们去哪儿？"

"去廖萨瓦人的棚屋，"阿斯格里姆答道。

牛皮大王索尔凯尔已经搭起了自己的棚屋，他是戈狄索尔盖尔的儿子、特约尔维的孙子；特约尔维是大个子索尔凯尔的儿子。大个子索尔凯尔的母亲索隆是索尔斯坦恩的女儿；索尔斯坦恩是西格蒙德的儿子、格努帕－巴尔德的孙子。牛皮大王索尔凯尔的母亲是古德里德，她是赫莱德拉加德的黑汉子索尔凯尔的女儿、索里尔·斯内皮尔的孙女。索里尔的父亲是凯蒂尔·布利米尔、祖父是乌尔诺尔夫。乌尔诺尔夫是比约诺尔夫的儿子、毛腮格里姆的孙子。格里姆的父亲是凯蒂尔·亨恩，祖父是半个巨人哈尔比约恩。①

牛皮大王索尔凯尔曾经去过国外，在其他国家赢得了声誉。他曾在东部的耶姆特斯科除掉了一个惹事生非的家伙，然后他又去了瑞典，成了老索尔克维尔的搭当，在波罗的海进行抢劫。一天晚上，在巴拉加尔德斯达的东部，②索尔凯尔出去找水，碰上了一个半人半兽的家伙，和它搏斗了很长时间。最终，索尔凯尔把那个怪物杀了。后来，索尔凯尔南下到了爱沙尼亚，在那

① 这里重复了第105章中索尔凯尔父亲的族谱。

② 疑为芬兰的西南海岸。

儿斩了一只飞龙。然后,他回到瑞典,又接着前往挪威和冰岛。他把自己的这些壮举都雕刻在自己的床柜和高座前面的一个凳子上。

索尔凯尔和他的兄弟们在廖萨瓦会场上跟大力士古德蒙德打了一仗,结果,廖萨瓦地区的人取得了胜利。索里尔·海尔嘉松和牛皮大王索尔凯尔就在当时对古德蒙德进行了诽谤。

索尔凯尔宣称,在冰岛不管跟谁单打独斗,他都来者不拒,也不会屈服。他之所以被称为牛皮大王索尔凯尔是因为他在言行上都不放过任何跟他作对的人。

120

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和他的同伴们来到索尔凯尔的棚屋。阿斯格里姆对大家说:“这是牛皮大王索尔凯尔的棚屋。他是位非常伟大的勇士,如果我们能得到他的帮助,那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因为他性情倔强、刚愎自用。斯卡普赫丁,我得要求你不要参与我们的对话。”

斯卡普赫丁咧开嘴笑了笑。他身穿黑色的束腰外衣和一条带蓝条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的高腰靴子,腰系一条银质腰带;手持砍死斯莱恩的那把斧子——他称它为“战魔”——和一面小巧的盾牌;他的头上系着一条丝带,头发向耳朵后面梳去。他打扮得完全像个武士,所有的人都认识他,连以前没有见过他的人也不例外。他走在指定给自己的位置,既不靠前也不靠后。

他们走进棚屋,径直来到了里面。索尔凯尔正坐在长椅的中央,两旁侍立着他的手下。阿斯格里姆向他问好,索尔凯尔礼貌地迎接了他。



阿斯格里姆说:“我们来请求你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到法庭去。”

索尔凯尔说:“你们既然已经找过古德蒙德，那又有什么必要再来寻求我的支持呢？他一定答应帮助你们了。”

阿斯格里姆说:“我们没有得到他的支持。”

索尔凯尔说:“那就意味着古德蒙德觉得你们的案子不得人心。他肯定是对的,因为这件案子是这里犯下的最恶劣的罪行。现在我明白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里来了。你们一定觉得我不如古德蒙德心细,以为我会支持非正义的事情。”

阿斯格里姆没有说什么,觉得情况看起来不妙。

索尔凯尔问:“那个大块头、令人恐惧的家伙是谁？就是排在第五位、面色苍白、棱角分明、面带邪恶与晦气的那个？”

斯卡普赫丁说:“我叫斯卡普赫丁，你没必要对我这样一个无辜的人说侮辱性的语言。我从来没有像你那样威胁过自己的父亲,也没有跟他动过武。另外,你不常参加大会,也不常打官司，所以也许你更擅长在你那位于厄赫萨拉的与世隔绝的农场里做些牛奶工的活儿。在去大会之前，你真应该先把你吃的马粪从牙缝里剔掉——你的牧羊人看到你居然能干这样脏的活儿简直惊讶得不得了。”

索尔凯尔愤怒地挺身站了起来,抓过短剑,说道:“这把剑是我在挪威得到的。我在那儿就用这把剑手刃了一个无敌勇士;从那时候起,死在我剑下的人不计其数。只要我靠得足够近,我就会一剑把你刺穿，这将是你因为自己的污言秽语而得到的下场。”

斯卡普赫丁持斧站立，做好了准备。他咧开嘴笑了笑，说

道:“我曾手里拿着这把斧子,纵身跳了十二厄尔①,越过马尔卡河,杀了斯莱恩·西格福松。当时,他的周围有八个大汉,可是谁也没有把我怎么样。不管是谁,只要我一举起武器,就会给他留下点儿记号。”

说着,他离开他的兄弟和卡里,向索尔凯尔扑了过去。

他说:“牛皮大王索尔凯尔,你现在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把剑扔在一边坐下来,要么我就把斧子砍进你的脑袋,一直劈到你的肩头。”

索尔凯尔马上把剑插进鞘里，坐了下来。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这对他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阿斯格里姆等人走了出来。斯卡普赫丁问:“现在我们去哪儿?”

阿斯格里姆答道:“回自己的棚屋。”

“那我们只好乞讨不成无功返回自己的棚屋去喽,”斯卡普赫丁说道。

阿斯格里姆转身面对着他，说道:“在我们进行的这几次拜访中,你说的话大部分都是言辞尖刻。但我认为,你对索尔凯尔说的话是他罪有应得。”

他们回到自己的棚屋，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了尼雅尔。尼雅尔说:“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听了发生在斯卡普赫丁和索尔凯尔之间的事情之后，大力士古德蒙德说:“你们都清楚我们和廖萨瓦人之间的矛盾是怎么来的，但我受过的羞辱从没有像索尔凯尔刚刚从斯卡普赫丁那

---

① 厄尔,英国旧时丈量布匹的单位,合45英寸。



里受到的那么大。这件事情很好。”

接着，古德蒙德对他的兄弟斯维劳的埃纳尔说：“法庭开庭的时候，你把我所有的手下都带上，去帮助尼雅尔的儿子们；如果明年夏天他们需要帮助的话，那我就亲自去帮助他们。”

埃纳尔答应了，派人送信给阿斯格里姆。阿斯格里姆说：“像古德蒙德这样的头领已不多了。”

然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尼雅尔。

121 第二天，阿斯格里姆、白色吉祖尔、雅尔蒂·斯凯格亚松和斯维劳的埃纳尔凑在了一起，莫德·瓦尔加尔德松也在场。他此时已经放弃了起诉权，把它交给了西格福斯的儿子们。

阿斯格里姆说：“白色吉祖尔、雅尔蒂和埃纳尔，首先，我来向你们通报一下这个案子目前的情况。你们知道，诉讼一开始是由莫德提出的，但事实是，霍斯库尔德被杀的时候，莫德也在场，而且，那处未被确认是谁留下的伤口实际上是莫德干的。因此，在我看来，根据法律，他们这一次诉讼无效。”

“那我们马上就得把这一点指出来，”雅尔蒂说道。

索尔哈尔·阿斯格里姆松说，这个消息应该等到法庭开庭的时候再透露出去，否则是不明智的。

“有什么区别呢？”雅尔蒂问道。

索尔哈尔回答说：“如果他们现在发现案子起诉不当，就可以马上纠正过来：只要从‘庭’会上派人回去，进行指控，并把邻居们召集到‘庭’会上来。这样，起诉就将是有效的了。”

“你真聪明，索尔哈尔，”他们说，“我们就听你的。”

他们谈完之后就返回各自的棚屋去了。

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在法律岩石宣布起诉这个案子，要求被告说出他们所在的地区和住所。法庭定于星期五晚上开庭，听取原告的起诉。到此为止，大会还是相当平静。很多人试图让双方和解，但弗洛西态度强硬——尽管他那一方的其他人更多的是在口头上坚持。和解看起来似乎是毫无希望了。

终于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法庭开庭的时间到了，所有参加"庭"会的人都来到了法庭。弗洛西和他的人站在朗河平原法庭的南面；锡达的哈尔、朗诺尔夫·乌尔夫松和其他答应要帮助他的人跟他站在一起。阿斯格里姆、白色吉祖尔、雅尔蒂和斯维劳的埃纳尔站在朗河平原法庭的北面；尼雅尔的儿子们则和卡里、索尔莱夫·克劳和大个子索尔格里姆回到了自己的棚屋。他们手握武器，严阵以待，看上去不可战胜。

尼雅尔要求法官开始审理案子。于是，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就开始进行申诉。他们指定了证人，要求尼雅尔的儿子们听他们发誓。发誓之后，他们提出了指控，并出具了宣布进行起诉时的证人；然后，他们请邻居组成的陪审团入座，请被告就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

索尔哈尔·阿斯格里姆松指定了证人，阻止陪审团宣布其审理结果，因为宣布进行起诉的那个人本身就违反了法律，应该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你指的是谁？"弗洛西问道。

索尔哈尔答道："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和尼雅尔的儿子们一起杀害了霍斯库尔德，在为伤口确定证人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留下的那处伤口其实就是莫德留下的。无法争辩的事实是：这一



案子的起诉是无效的。”

122 尼雅尔站起身来，说道：“我请锡达的哈尔、弗洛西、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以及我们这一方的所有人都不要离开，听我说几句话。”

他们照他说的那样，留了下来。他说：“看来这个案子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它本来就该如此，因为它产生于罪恶的根源。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爱霍斯库尔德胜过爱我的亲生儿子。当我听到他被杀的时候，我觉得我眼中最为美好的那一束光被夺走了。要是可能的话，我宁愿失去所有的儿子去换回他的生命。现在，我请锡达的哈尔、达尔的朗诺尔夫、白色吉祖尔、斯维劳的埃纳尔和智者哈夫允许我代表我的儿子们来了结这起杀人案，我愿意让那些最合适的人来作仲裁员。”

吉祖尔、埃纳尔和哈夫都就此讲了很长时间，请求弗洛西接受和解，为此他们还向他表示了各自的友谊。弗洛西得体地应对着，但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锡达的哈尔对弗洛西说：“你的亲戚索尔格里姆·斯托特－凯蒂尔松杀了红色哈尔后，是我帮助他逃到国外去的，当时你答应过今后要帮助我。现在，你愿意遵守你的诺言、帮助我吗？”

弗洛西说：“岳父，我答应你的请求，因为只有那些能使我名声大振的事你才会要求我去做的。”

哈尔说：“那我想让你快点儿进行和解，让这些优秀人士进行仲裁，从而赢得这些最优秀人士的友谊。”

弗洛西说：“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愿意按照我的岳父哈尔和其他优秀人士的意愿去做，每一方合法地挑选六个人来对此

案进行仲裁。我想尼雅尔值得让我作出这一决定。”

尼雅尔向所有的人表示感谢。其他在场的人都说，弗洛西做得很对。

弗洛西说：“现在我来挑选我这一方的仲裁员。我先选哈尔，然后是布雷扎的奥祖尔、基尔丘拜尔的苏尔特·阿斯比亚恩松、莫多尔夫·凯蒂尔松”——他当时住在奥萨尔——“哈夫和达尔的朗诺尔夫。大家肯定都同意，他们是我们这方面最合适的人选。”

接着，他请尼雅尔挑选他们一方的仲裁员。

尼雅尔站起身来，说道：“我首先选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然后是雅尔蒂·斯凯格亚松、白色吉祖尔、斯维劳的埃纳尔、戈狄斯诺里和大力士古德蒙德。”

随后，尼雅尔同弗洛西和西格福斯的儿子们握了握手。他是代表自己的儿子以及卡里跟他们握手的。现在，就由这十二个人来就这个案子作出裁决。对此，可以说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感到高兴。

接着，他们派人去把斯诺里和古德蒙德请来，因为他们还在各自的棚屋里。他们商定，仲裁员应该在立法会议进行仲裁，其他人都要回避。

123

戈狄斯诺里说：“我们审理这个案子的十二名仲裁员都到齐了。我请求大家，不要提出任何阻碍这些人达成良好的解决方案的反对意见。”

古德蒙德说：“你是赞成驱逐出本地区还是赞成完全的流放？”



"都不赞成,"斯诺里说,"因为这些惩罚措施的后果往往很糟糕,有的人因此被杀了,从而又产生新的敌人。我想判决一笔数额巨大的罚款,使为杀害霍斯库尔德而付出的代价比杀害冰岛任何人的代价都高。"

他的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于是,他们就此展开了讨论,但却无法就由谁来宣布罚款以及罚款的数额达成一致。最终,他们进行了抽签,结果斯诺里中了签。

斯诺里说:"对这件事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把我的裁定结果讲给你们听:我要求为霍斯库尔德付出三倍的赔偿,即六百盎司银币。如果觉得太多或太少,你们必须现在就进行修改。"

他们回答说,谁也不想修改了。

"除此之外,"斯诺里说,"全部罚款必须就在大会支付。"

这时,吉祖尔说:"我觉得这不行,因为他们身上不会带这么多的钱。"

古德蒙德说:"我知道斯诺里的想法了:他想让我们这些仲裁员尽量慷慨地捐一些钱,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跟着捐钱。"

锡达的哈尔谢了谢他,说他愿意拿出和捐得最多的人同等数额的钱。于是,所有的仲裁员都同意了斯诺里的建议。

然后,他们就解散了。他们商定,由哈尔在法律岩石宣布他们的仲裁结果。

哈尔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已经就这一仲裁案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裁决赔偿额是六百盎司的银币。我们这些仲裁员将支付其中的一半,全部罚款必须在大会支付。因此,以上帝的名义,我恳求大家捐献一点儿钱。"

大家都表示赞成。哈尔为这一解决办法指定了证人,这样

就不会有人违反它了。尼雅尔感谢他们了结了这个案子。

斯卡普赫丁站在附近,一直沉默不语,只是咧开嘴笑着。

接着,人们就离开法律岩石,返回各自的棚屋去了。

仲裁员们把答应捐献的钱都拿到了农场主教堂的庭院里。尼雅尔的儿子们和卡里也都把身上的钱拿了出来,一共有一百盎司银币。尼雅尔也倾其所有,又凑了一百。这些钱都被拿到了立法会议。其他人也都慷慨解囊,终于凑足了六百,一分也不少。

尼雅尔拿出一件真丝斗篷和一双靴子,把它们放在那堆钱币上面。

接着,哈尔让尼雅尔去把他的儿子们叫来。"我去把弗洛西领来,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互承诺和平了,"哈尔说道。

尼雅尔回到自己的棚屋,对儿子们说:"我们的案子现在有了转机,我们已经和解了,所有的赔偿金也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现在双方就要见面,向对方保证真心、和平相待。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事弄砸了。"

斯卡普赫丁用手敲着自己的前额,咧开嘴笑了一声。然后,他们全都来到了立法会议。

哈尔找到弗洛西,对他说:"现在到立法会议去吧。所有的赔偿金都已全部缴齐,放在一个地方了。"

弗洛西请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和他一起去。他们全都离开棚屋,从东面向立法会议走去。尼雅尔和他儿子们则从西面走来。斯卡普赫丁走到中间的长凳①附近站住了。

① 立法会议中的中间的长凳是戈狄的座位。



弗洛西走进立法会议,检查了一下那些钱币,说道:“不出我之所料,这笔钱质地好、数量大,而且立即全部付清了。”

接着,他拾起那件斗篷,问是谁给的,可是没有人回答。他又一次挥了挥那件斗篷,问是谁给的,并且笑了起来。但还是没有人回答。

弗洛西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你们都不知道这件衣服是谁的呢,还是你们不敢告诉我?”

斯卡普赫丁说:“你觉得可能是谁给的呢?”

弗洛西说:“要是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猜是你的父亲、没胡子的老头儿给的。很多人看到他时,都分不清他到底是男是女。”

斯卡普赫丁说:“他这么大年纪了,你还诽谤他,真是恶毒之至。真正的男子汉从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知道他是男的,因为他和他的妻子养育了自己的儿子。而且,掩埋在我们田庄的亲戚中,几乎没有我们没有替他们报仇或者没有获得赔偿的。”

说完,斯卡普赫丁拿起那件斗篷,把一条黑色的裤子向弗洛西扔了过去,并说他更需要它。

弗洛西问:“为什么我更需要它?”

斯卡普赫丁答道:“因为假如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你是住在斯维纳费德的巨人的‘心上人儿’的话,那么,每到第九个晚上,他就会把你当作女人来‘用一用’。”

弗洛西一把把那堆钱币推到了一边,说他一分钱也不要了,现在只会有一个结果:或者霍斯库尔德一点赔偿都得不到,或者他们为他复仇。他既不建议和平,也不接受和平。他对西格福斯

的儿子们说："咱们回自己的棚屋去。等待我们的将是共同的命运。"

于是，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棚屋。

哈尔说："进行这样争吵的人运气真是差极了。"

尼雅尔和儿子们回到了自己的棚屋。尼雅尔说："我一直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个案子会给我们带来可怕的灾难。"

"不会的，"斯卡普赫丁说，"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他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起诉我们。"

"那样的话，"尼雅尔说，"即将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糟。"

那些捐钱的人在议论纷纷，想把钱再收回来。古德蒙德说："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在任何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会把给出去的再拿回来，因为那样会给自己带来羞辱。"

"说得好，"他们说道。于是，谁也不再打算把自己的钱要回来了。

戈狄斯诺里说："我建议，在下一届大会之前，由白色吉祖尔和雅尔蒂·斯凯格亚松管理这笔钱。我有一种预感，过不了多久，这笔钱就会派上用场的。"

雅尔蒂把这笔钱拿走了一半，由他照管，剩下的一半归吉祖尔照管。然后，人们就回到了各自的棚屋。

124

弗洛西吩咐他的手下全都到阿尔曼纳陡崖去，他自己也去了。等所有人都到齐以后，他们一共凑足了一百人。

弗洛西对西格福斯的儿子们说："在这件事情中，我该做些



什么才能让你们最为满意？”

贡纳尔·兰巴松答道：“除了尼雅尔的几个儿子都被杀死之外，什么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满意的。”

弗洛西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决不放弃，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刻。我还想知道，在场的是否有人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到底。”

他们都回答说，他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干。

弗洛西说：“你们大家都到我这里来，发誓不放弃我们的使命。”

他们全都走到弗洛西面前，对他发了誓。

弗洛西说：“我们还要握握手，说定不管是谁，只要打了退堂鼓，就要剥夺他的性命和财产。”

跟弗洛西一起的头领包括：大肚子索尔斯坦恩的儿子、锡达的哈尔的侄子考尔；布雷扎的赫罗尔德·奥祖尔松；方背奥努恩德的儿子奥祖尔；盖尔莱夫的儿子帅哥索尔斯坦恩；格鲁姆·希尔迪松；莫多尔夫·凯蒂尔松；莫尔通加的索尔德·伊鲁吉的儿子索里尔；弗洛西的亲戚考尔贝恩和埃吉尔；凯蒂尔·西格福松和他的兄弟莫德；索尔凯尔和拉姆比；格拉尼·贡纳尔松、贡纳尔·兰巴松和他的兄弟西古尔德；凯尔迪的英杰尔德；以及赫罗尔·哈蒙达尔松。

弗洛西对西格福斯的儿子们说：“推举一个你们觉得最为合适的人选来作我们的首领，因为我们得有人负责统领全局。”

凯蒂尔答道：“要是让我们兄弟几个来选，那我们就推举你来领导我们。在这方面，你有很多长处：你出身高贵，是一个伟大的头领，不屈不挠，富有智慧。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由你来维护我们的利益最适合。”

弗洛西说："那我只好答应你们的要求了。现在，我来讲一讲咱们该怎么办。我建议大家都离开阿耳庭回家，在夏天晾制干草的整个过程中，你们都要照管好各自的农场。我也回去，今年夏天就呆在家里。在距冬天第八周的那个主日，①我在家里让人为我举行弥撒；然后，我就上马向西，穿过洛马努沙滩。我们每人都要带上两匹马；除了刚才发过誓的人之外，我不再添新的人手了，因为只要每个人都遵守自己的誓言，我们的人手就足够了。我在那个主日要上马赶一天一夜的路，在第二天傍晚时分，我会抵达斯里希德宁山脊。你们所有发过誓的人也应在此之前赶到那里。要是有人参与了我们的行动、但那天却没有来，只要让我们碰见，那他就没命了。"

凯蒂尔说："主日那天离开家里，在第二天就抵达斯里希德宁——这你怎么能做得到呢？"

弗洛西说："我从斯卡夫陶通加向北，在埃亚菲亚德拉冰盖以北向前赶路；然后我再向南进入戈达兰。如果抓紧点儿，这是可以办得到的。现在，我接着把我的计划讲完：我们聚齐之后就全力赶往伯格索斯沃尔，用火和武器袭击尼雅尔的儿子们，不把他们消灭决不罢休。关于这个计划，你们一定要保密，因为它事关我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现在，我们各自上马回家去吧。"

他们回到了各自的棚屋，弗洛西命人备好了马，然后，也不等其他人，径自上马回家了。弗洛西不想见他的岳父哈尔，因为他知道哈尔反对采取强硬措施。

尼雅尔和儿子们离开大会回到了家里。整个夏天，他们都

---

① 主日，即星期日。



一直呆在伯格索斯沃尔。尼雅尔问卡里想不想返回东部他在迪尔侯马尔的农场。

卡里答道："不想，我不会去东部的。因为我和你的儿子们一定要有难同当。"

尼雅尔向他表示感谢，说他原来就料到他会这么做的。

在伯格索斯沃尔，能够打仗的包括仆人们在内将近有二十五个人。

一天，赫罗德内·霍斯库尔德斯多蒂尔来到凯尔迪。她的哥哥英杰尔德热情地迎接了她。她没有搭理他的问候，只是让他跟自己出来一下。他照她要求的那样走了出来。离开农场后，她一把抓住了他，两个人都坐了下来。

她问道："你发了誓要袭击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还要杀了他们，这是真的吗？"

他答道："是的。"

"你可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她说，"尼雅尔救了你三次，使你没被判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但现在的情况是，"他说，"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有生命危险。"

"不会的，"她说，"只要你不背叛对你最有恩的人，你就会活下来，还会被人们称为一个好人。"

接着，她从身边的袋子中拿出一顶亚麻布的帽子，上面满是血迹，还破了好几个窟窿。她说："霍斯库尔德·尼雅尔松被他们杀害的时候就戴着这顶帽子。我看，你根本就不该帮助那些挑起这一事件的人。"

他说："不管出现什么后果，我都不采取针对尼雅尔的行



动。但是,我知道他们会让我处境艰难的。”

她说:“你现在可以帮尼雅尔一个大忙,把那些人的计划透露给他。”

“我不想这么做,”英杰尔德说,“因为如果我把他们出于对我的信任而讲的话泄露出去,那我就会受到人们的耻笑。但在知道他们会对我进行报复的情况下,我脱离了他们的勾当,这却是一件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事。你告诉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让他们整个夏天都要小心,身边的人手一定要多——我的这个忠告对他会很有帮助的。”

于是,赫罗德内来到伯格索斯沃尔,把他们的对话全都告诉了尼雅尔。尼雅尔向她表示感谢,并说她做得很对。“因为如果他像那些人一样跟我作对的话,那真是荒谬透了,”他说道。

然后,她就回家了。尼雅尔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儿子们。

当时,在伯格索斯沃尔住着一位老妇人,名叫塞蓊。她在很多方面都很有智慧,能够预测未来,但她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尼雅尔的儿子们都说她已经是老态龙钟了,因为她非常爱唠叨,但她讲的大部分话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一天,她抓起一根棍子,绕过房子,来到一堆蘩缕①那里,用棍子拍打着,诅咒它们如此地可鄙。

斯卡普赫丁一见,就大笑起来,问她为什么要打这堆蘩缕。

老妇人答道:“有人会把这堆蘩缕拿来点着,放火把尼雅尔和我的养女贝格索拉烧死在房子里。你们快点儿把它扔进水里,或者现在就把它烧了。”

① 蘩缕,一种鸟喜欢吃的植物。



“不，我们不干，”斯卡普赫丁说，“因为假如命中注定如此的话，即使这堆蘩缕不在这里，他们也会找到别的东西来放火。”

整个夏天，老妇人都唠唠叨叨地提起那堆蘩缕，说他们应该把它拿进屋里来，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125 有一个叫朗诺尔夫·索尔斯坦恩松的人，住在斯凯兹的雷基尔，他的儿子名叫希尔迪格鲁姆。冬天到来之前的第十二周那个主日的夜里，希尔迪格鲁姆走到屋子外面，听到了巨大的爆裂声，好像整个天空和大地都震颤起来。接着，他向西面看去，他觉得自己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火圈，里面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灰马。那个人飞驰而过，纵马狂奔；他的手里举着一个燃烧着的火把。他离得很近，希尔迪格鲁姆把他看得非常清楚。他长得像沥青一样黑。希尔迪格鲁姆听到他高声地朗诵着：

我骑着马儿驰骋，
马鬃上挂满了冰霜
前额上流淌着汗水
——我带来了邪恶；
火把的底部在燃烧，
它的中部孕育着祸害；
弗洛西的计划
就像高高举起的火把；
弗洛西的计划
就像高高举起的火把。

接着，希尔迪格鲁姆似乎看到那个人把火把扔到了东部的山里，巨大的火柱随即冲天而起，他连山都看不见了。他觉得，自己看见那个人又飞马向东疾驰而去，然后就消失在火焰中了。

希尔迪格鲁姆回到屋里，躺在床上，昏睡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清醒过来。刚才眼前出现的那一切他还依然记得，就讲给他的父亲听。他让他去告诉雅尔蒂·斯凯格亚松。希尔迪格鲁姆就找到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雅尔蒂说："你看到的是巫师的幻术，它总是出现在大变故之前。"

126

再过两个月就是冬天了，弗洛西开始做好离开东部的准备。他派人去把所有答应和他一起行动的人都找来。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两匹马，携带着精良的武器。他们全都来到了斯维纳费德，晚上就住在那里。主日一大早，弗洛西让人为自己唱了赞美诗，然后坐到桌前吃饭。他吩咐家里人在自己不在期间每个人都该干些什么；然后他就向自己的马走去。

弗洛西等人上马向西，前往桑德（斯凯达尔砂地）。他告诉他们，先不要骑得太猛，等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再加速。他说，要是有人掉队，那么其他人都要等他。他们纵马向西进入斯科加尔区，来到了基尔丘拜尔。弗洛西要求大家都跟他一起去教堂祈祷。他们照办了。

接着，他们又上马进入了山区，来到菲斯基湖，继续向西，把群山和湖泊甩在了东面。他们在埃亚菲亚德拉冰盖的北面向正西方向疾驰，赶奔迈利山砂地（桑德）。随后，他们南下戈达兰，



又从那里赶往马尔卡河。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斯里希德宁山脊，在那里等待黄昏的到来。此时，除了凯尔迪的英杰尔德之外，其他人都来了。西格福斯的儿子们破口大骂起来，但弗洛西说，英杰尔德不在场的时候不必谴责他。"回头我们再跟他算账，"他说道。

127 现在回到伯格索斯沃尔：格里姆和海尔吉不在家，他们到侯拉尔去了，他们的孩子是在那里抚养的。他们告诉父亲说，晚上不准备回来了。他们一整天都呆在侯拉尔。几个贫穷的女人来到那里，说她们是走了很远的路才赶来的。格里姆和海尔吉问她们有什么新消息没有，她们说没什么，但可以告诉他们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兄弟俩问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她们别藏着不说。几个女人说她们这就告诉他们。

"我们是从弗廖特什立德过来的，看到西格福斯的几个儿子全副武装地骑着马奔向斯里希德宁山脊，他们那一伙一共有十五个人。我们还看见格拉尼·贡纳尔松和贡纳尔·兰巴松等五个人骑着马也赶往同一个的方向。这一切看起来使人觉得好像他们是在准备仓惶逃跑。"

海尔吉·尼雅尔松说："弗洛西一定是从东部赶过来的，其他人都是去跟他汇合的。我和格里姆应该跟斯卡普赫丁呆在一起。"

格里姆说是的。于是，他们便马上动身回家。

当时，贝格索拉正在伯格索斯沃尔的家中，她对家里人说："今天晚上吃什么你们自己挑吧，每个人都会得到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因为今天晚上将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的家人做饭了。"

"不会的，"在场的人说道。

"会的，"她说，"要是我愿意，我还可以多说几句。我们有个征兆：今天晚上，在大家吃完晚饭之前，格里姆和海尔吉就会赶回来的。如果他们真的回来了，那么我说过的其他话也会应验。"

说完，她把吃的东西端到了桌子上。

尼雅尔说："我感到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当我环视屋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发现那两堵山墙全都不见了，桌子以及吃的东西上沾满了鲜血。"

除了斯卡普赫丁以外，大家都为之一震。斯卡普赫丁要大家不要忧虑，也不要表现得不得体而让别人说长道短。他说："人们对我们的一举一动比对其他人更加留意，所以我们就该如此的。"

桌子还没来得及收拾，格里姆和海尔吉就回到了家里。大家都吓了一跳。尼雅尔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匆忙地就回来了，他们就把听到的事情讲了一遍。

尼雅尔吩咐说，今天晚上谁也不要上床睡觉了。

128

现在说说弗洛西：他说："我们现在上马赶往伯格索斯沃尔，要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

他们上马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伯格索斯沃尔的小山那里有一块凹地，他们纵马冲进凹地，把马匹拴好，一直等到了深夜。

弗洛西说："我们现在就到尼雅尔的房子那里去，队形要密集，速度要慢，看看他们怎么应对。"



尼雅尔和他的儿子们、卡里以及所有的仆人正站在外面；他们已经在房子的前院里安排好了人，一共差不多有三十个人。

弗洛西停了一下，说道："我们先看看他们打算干什么。要是他们呆在外面的话，我觉得我们永远也收拾不了他们。"

"要是我们不敢袭击他们，那我们岂不是白跑了一趟，"格拉尼说道。

"不会的，"弗洛西说，"就算他们呆在那里，我们也要向他们进攻。但那样我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能活下来告诉人们谁获胜了的人将很少。"

尼雅尔问他的手下人道："你们觉得他们的力量如何？"

"他们很顽强，力量也很大，"斯卡普赫丁说，"但他们在那里停住不动了，因为他们觉得难以战胜我们。"

"不是这样的，"尼雅尔说，"我要大家都进屋里去，因为，当初他们也觉得难以战胜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但当时他是匹马单枪一个人。这座房子跟贡纳尔的房子一样结实，他们是不会打败我们的。"

"这事儿不应这么看，"斯卡普赫丁说，"袭击贡纳尔的人都是品德高尚的头领，他们宁肯败走也不愿把贡纳尔烧死在屋子里。但是现在，如果这些家伙发现别的办法不奏效，他们就会用火来烧我们。为了消灭我们，他们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一定认识到，如果让我们逃脱了，那他们的末日就到了——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另外，我可不愿像一只狐狸似的把自己憋死在洞里。"

尼雅尔说："孩子们，你们又跟以前一样了，不听我的建议，不尊重我。你们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你们

的运气比现在好多了。”

海尔吉说：“我们就照父亲希望的那样做吧，那样对我们最好。”

“我可不敢肯定，”斯卡普赫丁说，“因为他现在注定要背运了。但没关系，我愿意让他高兴，让自己跟他一起被烧死在房子里，因为我不怕面对死亡。”

他对卡里说：“妹夫，我们靠得近一点儿，这样就不会把谁落下了。”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卡里说，“但如果命中注定会有人丧生，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你要为我们报仇，”斯卡普赫丁说，“要是活下来的是我们，就为你报仇。”

卡里回答说他会的。于是，他们都走进了屋里，在各个门口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弗洛西说：“他们注定活不了了，因为他们进了屋子。我们迅速冲到房子那儿，堵在门口。不管是卡里还是尼雅尔的儿子们，一个都不能让他跑了，否则我们就死定了。”

弗洛西等人冲到房子跟前，在房子四周都布置了人手，以防有什么秘密出口。弗洛西和自己带来的人来到房子的前面。赫罗尔德·奥祖尔松猛地向斯卡普赫丁站的地方冲过去，“嗖”地一声把长矛向斯卡普赫丁掷了过去。斯卡普赫丁一斧子砍掉了枪头，随即，纵身一跃，挥斧向他砍去，一下子砍在他的盾牌上，把它一劈两半；斧刃的上半截击中了赫罗尔德的脸，赫罗尔德身子向后一倒，当场毙命。

卡里说：“斯卡普赫丁，谁也甭想从你手里逃脱。你是我们

中最勇敢的一个。”

“这我倒不知道,”斯卡普赫丁说着,嘴唇向两边一动,咧开嘴笑了。

卡里、格里姆和海尔吉投出很多长矛,扎伤了很多人。弗洛西等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弗洛西说:“我们的人员伤亡很重。许多人被打伤了,我们最得力的干将也被杀了。看来我们用武器是赢不了他们的,因为你们很多人的进攻不像你们许诺的那么卖力。现在我们得用别的办法了。有两个选择,哪个都不好:一种选择是我们撤回去,但这样我们大家都活不了;另一种选择是放火把他们都烧死在里面,这将在上帝面前犯下一大罪恶,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我们必须得这么干。”

129

于是,他们弄来了火,在各门口燃起了冲天的大火。

斯卡普赫丁说:“伙计们,在烧火啊?打算做饭吃吗?”

格拉尼答道:“你说得对。你会觉得像烘面包一样热。”

斯卡普赫丁说:“我替你父亲报了仇,你就这样来报答我。你这种人,不该做的事情却重视得不得了。”



这时,几个女人把一些乳清泼在火上,把它浇灭了。

考尔·索尔斯坦恩松对弗洛西说:“我有个主意:我注意到大厅横梁上有个阁楼,我们就在那里放一把火。先从房子后面的那堆藜缕点起。”

他们把那堆藜缕弄过来,点着了。屋子里的人直到整个大厅都被大火吞噬之后才发现。接着,弗洛西等人在所有门前都放起了大火。里面的妇女被烧得很厉害。

尼雅尔对她们说:“勇敢地忍耐一下，不要表现出任何恐惧来,因为这场风暴转瞬即逝,以后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经历类似的风暴了。相信上帝是仁慈的，他不会让我们在今生和来世都被火烧的。”

这就是他对她们说的话，他还说了些别的更能让她们安心的话。

此时,整个房子都烧着了。

尼雅尔走到门口，问道:“弗洛西在不在，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弗洛西回答说能听见。

尼雅尔问:“你究竟愿不愿意跟我的儿子们达成和解呢？你是否可以让一些人离开这座房子？”

弗洛西答道:“我不会同你的儿子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和他们的交道就要打完了。不把他们全都烧死,我们是不会离开的。但我可以允许女人、儿童和仆人们出来。”

尼雅尔回到屋里，对手下人说:“所有获得他允许的人现在就出去。还有你,索尔哈拉·阿斯格里姆斯多蒂尔,你也必须跟他们一起离开这里。”

索尔哈拉说道:“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和海尔吉这样分手，但我会让我的父亲和哥哥们替你们报仇的。”

尼雅尔说:“你会干得很好的,因为你是个好姑娘。”

于是,她离开了,还有很多人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迪尤帕巴基的阿斯特里德对海尔吉说:“跟我来，我给你披一件女式斗篷,再在头上包一条围巾。”

海尔吉先是拒绝，但最终听从了他们的规劝。阿斯特里德

在他的头上包了一条围巾,索尔希尔德给他披上了一件斗篷,他夹在她们俩人之间走了出去。接着,他的妹妹索尔盖尔德和海尔嘉以及很多人也都走了出去。

海尔吉刚一出现,弗洛西就说:“那边的那个女人长得块头很大,肩膀宽阔。抓住她!”

海尔吉一听,随手甩掉斗篷。他身上藏了一把利剑,就挥剑直取其中的一个对手,一剑把那人盾牌的下部砍断,那人的腿也被砍断了。弗洛西冲过来,一剑砍在海尔吉的脖子上,当即把他的头砍飞了。

弗洛西来到门前,要尼雅尔和贝格索拉出来,他有话要说。于是,他们就走到了门口。

弗洛西说:“我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可以出来,因为你们是不该被烧死的。”

尼雅尔答道:“我不会离开这儿的,我已经老了,不可能再为我的儿子们报仇了,我不想在羞辱中苟延残喘。”

弗洛西对贝格索拉说:“那么你出来吧,贝格索拉,因为我根本不想把你烧死在你自己的家里。”

贝格索拉答道:“我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尼雅尔,我向他保证过,我们要风雨同舟。”

说完,两个人又回到了屋里。

贝格索拉问:“我们现在做什么?”

尼雅尔答道:“到我们床上去躺下来。”

她转过来对卡里的儿子索尔德说:“有人会带你出去,你不会被烧死在这里的。”

“外婆,你答应过我,说我们永远也不分开,”小男孩说,“所以

我们不要分开，我觉得和你们死在一起更好。”

于是，她把小男孩抱到了床上。

尼雅尔对他的管家说：“你现在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躺在哪里、我们是怎么躺着的，因为不管烟火怎么烧我，我都不想离开这里。这样，你就会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们的骨灰了。”



(Jón Axel Björnsson)

尼雅尔答道：“到我们床上去躺下来。”

管家说他会的。他们在此之前曾杀了一头公牛，那张牛皮就放在旁边。尼雅尔吩咐管家把牛皮盖在他们身上，他答应了。他们躺在床上，把小男孩放在两人中间。然后，他们把自己和小男孩的身体摆成十字，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这是人们听到他们说的最后几句话。管家拿过那张牛皮，盖在他们身上，然后从房子里走了出去。莫克的凯蒂尔一见，就匆忙跟了过来，仔细地向他打听岳父尼雅尔的情况，管家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

凯蒂尔说：“我们遭受了这么痛苦的折磨，我们应该共同面对这么多的不幸。”

斯卡普赫丁刚才看到他的父亲躺在了床上和所做的安排，就说：“我们的父亲早早地就上床了，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他老了。”

一些燃烧着的木头掉了下来，斯卡普赫丁、卡里和格里姆飞快地接住它们，向屋子外面的那些人扔去。他们就这样又僵持了一阵。后来，那些攻击的人向他们投掷长矛，都被他们在半空中接住，又扔了回去。

弗洛西吩咐大家不要扔了。他说："每次同他们扔来扔去，遭受损失的总是我们。我们就等着吧，让大火来吞没他们。"

他们照他的吩咐停了下来。这时，房上巨大的木梁开始往下掉。

斯卡普赫丁说："父亲现在一定死了，听不到呻吟，也听不到咳嗽。"

说完，他们冲到大厅的尽头。那儿有一根房梁掉了下来，一头搭在地上，一头还在墙头，但中间部分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卡里对斯卡普赫丁说："我们就从这根房梁上逃出去，我在后面帮你。这样我们俩都能逃脱，因为烟都在这边。"

斯卡普赫丁说："你先跑，我紧跟在后面。"

"这不好，"卡里说，"因为如果这儿跑不出去，我可以从别的地方出去。"

"我不想这样，"斯卡普赫丁说，"你先跑，我紧跟着你。"

卡里说："大家都要跑出去，我也是。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分手意味着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如果我逃离了火海，我就没有勇气再回来和你在一起了，那样的话，我们俩就得各奔东西了。"

斯卡普赫丁说："妹夫，一想到如果你逃了出去就会为我们报仇，我就非常高兴。"

于是，卡里抓住一块燃烧着的木头，沿着那根房梁跑上了墙头，随手把手里的木头从屋顶上扔在外面的人群之中，那些人立

即四散躲开。此时,卡里的衣服全都烧着了,甚至头发也被点着了。卡里一纵身,跳下屋顶,专往有烟雾的地方跑。

人群中有一个人问:“那边是不是有人从屋顶上跳下来了?”

“根本不是,”另一个人说,“是斯卡普赫丁向我们扔的又一块着火的木头。”

于是,他们一点儿疑心也没有了。卡里径直跑到河边,跳进水里,扑灭了身上的火苗。他借着烟雾的掩护,从那儿逃到了一处凹地,休息了一下。从此,那里就被称作“卡里的凹地”了。

130

现在说说斯卡普赫丁:他跟着卡里跑上了那根房梁,但正当他跑到烧得很厉害的那部分时,房梁断了。他双脚落地后,又试了一次——这一次,他想爬上墙头,但一根椽子掉了下来,向他砸了过来,他被绊了一下,向后摔倒了。

斯卡普赫丁说:“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随后,他就沿着侧墙向外走。

贡纳尔·兰巴松纵身跳上墙头,看见了斯卡普赫丁,问道:“怎么回事?你哭了吗,斯卡普赫丁?”

“根本不是,”斯卡普赫丁说,“尽管我的眼睛的确很疼。我觉得你好像是在笑,还是我看错了?”

“你没看错,”贡纳尔说,“自从你杀害了斯莱恩之后,这是我第一次笑。”

斯卡普赫丁说:“那么,这里有件东西,可以让你想着他。”

他从钱包里拿出斯莱恩的一颗臼齿——那是他从斯莱恩身上砍下来的——瞄准贡纳尔的一只眼睛扔了过去,一下子就把



他的眼珠打了出来，滚落到腮帮子上。贡纳尔一头从屋顶上摔了下去。

斯卡普赫丁接着跑到他的兄弟格里姆那里；他们想一起用脚把火踩灭。他们跑到大厅中央的时候,格里姆摔倒在地上,死了。斯卡普赫丁继续跑到房子的尽头,但突然“哗啦”一声,整个屋顶塌落下来。他被夹在了屋顶和山墙之间，一点儿也动弹不得。

弗洛西等人在大火前面站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后来,有一个人骑马向他们这边过来，弗洛西问他叫什么。他回答说叫盖尔蒙德,是西格福斯的儿子的亲戚。他说:“你们在这儿干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弗洛西答道:“人们会把这称作既是一次壮举、又是一个邪恶的行动。但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盖尔蒙德问:“死在这里的有多少杰出人士？”

弗洛西答道:“死在这里的有尼雅尔、贝格索拉,还有尼雅尔的儿子海尔吉、格里姆和斯卡普赫丁,以及索尔德·卡拉松、卡里·索尔蒙达松和自由人索尔德。①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人,也不敢肯定他们的身份。”

盖尔蒙德说:“有一个人你把他列在死亡的名单里了,但据我们了解,他已经跑掉了。今天早晨我还跟他说话来着。”

“是谁？”弗洛西问道。

“卡里·索尔蒙达松。我和我的邻居巴尔德碰见了他,”盖尔蒙德答道,“巴尔德送了他一匹马,他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光了。”

---

① 大概应是自由人索尔德的儿子(见第39—43章)。



“他带了什么武器吗？”弗洛西问道。

“他带着他那把‘夺命’剑，”盖尔蒙德答道，“有一侧的剑刃发青，我们就说它的韧性一定是没了。但是他说，他要用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和其他纵火犯的鲜血恢复它的韧性。”

弗洛西问道：“关于斯卡普赫丁和格里姆，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逃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但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死了，”盖尔蒙德答道。

弗洛西说：“你讲的这些话预示着我们不会有和平的日子了，因为逃走的这个人在各方面都最像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西格福斯的儿子们，还有其他人，你们现在必须仔细考虑考虑，这把火将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很多人会丧命，也有很多人会倾家荡产。西格福斯的儿子们，现在，我怀疑你们谁都不敢呆在家里了，这理由的确很充分。所以我想请你们大家跟我一起到东部去，咱们有难同当吧。”

他们向他表示感谢，莫多尔夫·凯蒂尔松吟出了这样的诗句：

强壮的西格福斯的儿子们，
放火烧着了尼雅尔的房子；
所有的人都被烧死了，
但却有一个人活着逃了出来；
杀害了勇敢的霍斯库尔德的
尼雅尔终于受到了报应；①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是尼雅尔的几个儿子)。



熊熊的火焰在房子里蔓延，
耀眼的火花在大厅里飞舞。

“我们必须干点儿别的能让我们感到骄傲的事情，而不是烧死尼雅尔，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荣耀可言，”弗洛西说道。

弗洛西走到了山墙上。格鲁姆等人也跟着走了上去。

格鲁姆问：“斯卡普赫丁真的死了吗？”

他们回答说，他已经死了好长时间了。此时，火苗时起时落，他们听到从底下的余烬里传来这样一首诗：

那个女人不会阻止
自己奔涌而出的泪水
为了她那英勇的斗士
而进行的殊死战斗。

格拉尼·贡纳尔松问：“斯卡普赫丁念这首诗时是死了还是活着？”

“我不想对此妄加猜测，”弗洛西答道。

“我们去找找斯卡普赫丁和其他被烧死在这里的人吧，”格拉尼说道。

“不行！”弗洛西说，“人们此时一定正在从整个地区召集人马，只有傻瓜才会在这种时刻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不管谁留在这里，过一会儿就会被吓破了胆，连逃跑的路都找不着。因此我建议，我们立即上马离开这里。”





弗洛西和他带来的人全都飞快地找到各自的马匹。

弗洛西问盖尔蒙德:“英杰尔德有没有呆在他位于凯尔迪的家里?”

盖尔蒙德回答说,他应该在的。

“那个人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弗洛西说,“对我们不守信用。”

弗洛西问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你们想怎么处置他?是放他一码,还是找到后杀了他?”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打算去找英杰尔德算账。

于是,弗洛西等人飞身上马,疾驰而去。弗洛西一马当先,直奔朗河,然后朝着河流的上游方向跑去。这时,他发现有一个人在对岸正向下游纵马飞奔。他认出来了,那人正是凯尔迪的英杰尔德。弗洛西向他大喊一声,英杰尔德停了下来,向河边走过来。

弗洛西对他说:“你违背了你自己对我们许下的诺言,你要为此而失去你的财产和生命。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就在这里,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杀了你。但我看得出来,你很为难,如果你让我来进行裁决的话,我愿意饶恕你。”

英杰尔德说:“等我跟卡里汇合之后再让你进行裁决吧。对于西格福斯的儿子们,我的回答是:我不怕他们,相反,他们却很怕我。”

“如果你不是胆小鬼,那你就呆在那儿别动,”弗洛西说,“我让人来教训教训你。”

“那我在这儿恭候了,”英杰尔德说道。

弗洛西的侄子索尔斯坦恩·考尔贝恩松手握长矛,催马来

到弗洛西面前。他是弗洛西手下最为勇敢、最受敬佩的人物之一。弗洛西从他手里抓过长矛,“嗖”地一声向英杰尔德的左侧掷过去。长矛从盾牌的把手下面穿了过去,把盾牌劈为两半,紧挨着英杰尔德的膝盖,穿过他的大腿,牢牢地扎在马鞍子的侧面。

弗洛西向英杰尔德喊道:“刺中你了吗?”

“刺是刺到了,”英杰尔德答道,“但只是擦破点儿皮,算不上什么伤。”

英杰尔德猛地把那杆长矛从自己的腿上拔了出来,对弗洛西说:“如果你不是胆小鬼,就该轮到你呆在那儿不动了。”说着,他把那杆长矛又扔回了河这边。弗洛西见那杆长矛直奔自己而来,慌忙把马往旁边一带,长矛紧贴着他的胸口飞了过去,没有击中他,却一下子扎在索尔斯坦恩的腰上。索尔斯坦恩从马上一头栽了下去,一命呜呼了。英杰尔德随即纵马跑进了树林,他们没有抓到他。

弗洛西对他的手下说:“我们刚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将会遭受什么样的不幸。我现在建议上马回斯里希德宁山脊去,我们在那里可以观察到这个地区的人们在朝哪个方向集结,因为此时他们一定已经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力量。他们会认为,我们将从斯里希德宁山脊向东,赶往弗廖特什立德;然后从那儿北上,进入山区,再前往东部地区。他们大部分人马会沿着这个路线走,但有些人会沿着海岸向东,前往塞利亚兰——即使在那里找到我们的希望比较小。因此,现在我建议:我们上马赶往斯里希德宁山,在那里等三天。”

于是,他们按照他的吩咐,上马出发了。

131 现在说说卡里：他离开那块凹地之后，见到了巴尔德。两个人交谈的内容跟盖尔蒙德报告的一样。与巴尔德分手后，卡里飞马去见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莫德显得非常悲痛。卡里说，他们应该勇敢地去做很多事情，但不是为死者哭泣。他请莫德召集人马，把他们都带到霍尔特斯瓦德。

然后，他上马去见肖尔索达尔的雅尔蒂·斯凯格亚松。正当他沿着肖尔萨河赶路的时候，他看见有人在他身后飞马赶来。于是，卡里便停下来等着那个人。他认出来人是凯尔迪的英杰尔德，他的大腿上满是鲜血。他问英杰尔德是谁打伤了他，英杰尔德就把自己跟弗洛西遭遇的经过告诉了他。

“你们俩是在哪儿碰上的？”卡里问道。

“在朗河，”英杰尔德答道，“他从河对岸把一杆长矛向我扔了过来。”

“你有没有回敬他们？”卡里问道。

“我把长矛扔了回去，”英杰尔德说，“他们说击中了一个人，把他扎死了。”

“难道你不知道是谁吗？”卡里问道。

“好像是弗洛西的侄子索尔斯坦恩，”英杰尔德答道。

接着，他们俩一起赶到雅尔蒂·斯凯格亚松那里，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他听了很悲痛，说他们应该追上去，把那些人全都干掉。他开始召集人马，能找的他都找来了。随后，他们上马和卡里一起前往霍尔特斯瓦德，见到了莫德·瓦尔加尔德松。莫德业已率领了一支庞大的人马等候在那里了。他们分头进行搜索：一批沿着海岸向东，前往塞利亚兰；一批北上弗廖特什立



德；另一批人则再往北，赶往斯里希德宁山脊，再从那里南下戈达兰，然后再北上桑德。还有一批人马前往菲斯基湖，然后再返回来。

其余人马沿着海岸来到了霍尔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索尔盖尔，问他弗洛西等人有没有经过这里。

索尔盖尔回答说："也许我这个头领不怎么聪明，但我想，在杀害了我的叔叔和堂兄弟们之后，弗洛西是不敢明目张胆地从我这里经过的。你们唯一的选择是返回去，因为你们已经追得太远了。告诉卡里，他应该到我这里来，如果他愿意，就和我呆在一起；如果他不想到东部来，那么只要他愿意，我可以照看他在迪尔侯马尔的农场。另外告诉他，我会前往全岛大会，给他以支持。他一定要明白，我和我的兄弟们将为这次纵火事件提起诉讼。如果我们能够胜诉，我们就将坚持下去，直到那些人被判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我们报仇雪恨之后为止。现在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因为我知道搜索将毫无结果。他们现在会极其小心的。"

于是，他们上马往回返。全部人马在霍夫汇合了。大家都说，没有抓到他们是莫大的耻辱。莫德说并非如此。很多人敦促说，他们应该前往弗廖特什立德，把所有参加放火的人的农场都抢过来。他们就此征求莫德的意见。莫德说，这样做最欠考虑。他们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莫德答道："如果他们的农场依然如故，他们就会回来看望他们的女人，那样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顺藤摸瓜，抓到他们。请不要怀疑，我对卡里忠心耿耿，因为我自己也得小心。"①

① 莫德参与了杀害霍斯库尔德·斯莱恩松，因此他是西格福斯儿子们的敌人。

雅尔蒂要莫德遵守自己的诺言。然后，雅尔蒂邀请卡里和他呆在一起；卡里回答说，他愿意先到他那里去。这时，有人告诉卡里说，索尔盖尔早就邀请他去他那里了。但卡里说，他可以以后再去索尔盖尔那里，还说，如果再多几个像索尔盖尔这样的人，他就会振作起来的。

然后，他们便解散了。

弗洛西等人在山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弗洛西说："我们上马走吧，现在安全了。"

西格福斯的儿子们问，现在是不是应该到各自的农场去照看一下。

"莫德正盼着你们去看望你们的女人，"弗洛西说，"我猜，他的建议是不动你们的农场。我建议，我们谁也不要离开大队人马，大家跟我一起到东部去。"

他们全都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上马离开那里，穿越冰川以北，然后向东来到斯维纳费德。接着，他们立即派人去收集粮草，以便保证有足够的必需品。

弗洛西从不吹嘘自己，也从来没有人从他身上看出任何恐惧。整个冬天，他都呆在家里，直到圣诞节来临。

132

卡里请雅尔蒂去把尼雅尔的遗骨找回来。他说："因为不管你说自己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雅尔蒂回答说可以，并说要把尼雅尔的遗骨带到教堂里去。他们一行十五人上马出发了。他们向东渡过肖尔萨河，号召别人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最后，他们一共聚集了一百人，

其中包括尼雅尔的邻居。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伯格索斯沃尔。

雅尔蒂问卡里,在这片废墟中,尼雅尔会在哪里。卡里用手指了指,人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里有一大堆灰烬需要清除。在灰烬的底下,他们找到了那张牛皮,它已经被火烧得起了皱。他们把它掀了起来,发现下面躺着两个人,一点儿也没有被火烧着。他们为此而赞美上帝,觉得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他们把躺在两人中间的那个男孩抱了出来——他放在牛皮外面的一个手指被烧没了。尼雅尔被抬了出来,接着是贝格索拉。看着他们的遗体,大家都哭了。

雅尔蒂问:“你们觉得这些尸体怎么样?”

他们答道:“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雅尔蒂说:“坦率地说,贝格索拉的遗体尽管保存得很好,但没有出乎我的预料。尼雅尔的面容和整个身体显得容光焕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死人。”

他们都表示赞同。

然后,他们开始寻找斯卡普赫丁。仆人们把弗洛西等人听到那首诗的地方指给他们看,只见坍塌了的房顶搭在了山墙上。雅尔蒂说,他们应该在这里挖一下。于是,他们动起手来,后来终于找到了斯卡普赫丁的遗体。他靠着山墙站立着,他的双腿在膝盖以下几乎都被烧没了,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完好无损。他的牙齿紧咬上唇,睁着眼睛,但双眼并没有肿起来。他曾经使劲地用斧子砍山墙,半截都没入了墙中,但斧子的韧性依然完好无损。人们就把他连同斧子一起抬了出来。

雅尔蒂拾起斧子,说道:“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武器,配得上它的人很少。”

卡里说:"我知道谁配得上它。"

"是谁?"雅尔蒂问道。

"索尔盖尔,"卡里说,"我认为现在他是这个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接着,他们把斯卡普赫丁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它们并没有被烧掉。他右臂在上,两臂交叉成十字。他们还在他身体上发现了两个记号,一个在背后,另一个在胸前,全都烧成十字的形状。他们猜测可能是他自己烧的。大家都说,站在已经死去的斯卡普赫丁面前比他们原来预料的要容易一些,因为谁也不惧怕他了。

他们接着去找格里姆,后来在大厅的中央找到了他的遗体。在他对面的侧墙下面,他们找到了自由人索尔德,随后又在纺织间找到了老太太塞蓊和另外三个人。他们一共找到了十一具尸体。然后,他们把它们都抬到了教堂。

接着,雅尔蒂就上马回家,卡里跟他一起去了。英杰尔德的腿受了感染,就找雅尔蒂给看看。雅尔蒂给他治好了伤,但从那以后,英杰尔德就变成了瘸腿。

卡里来到通加,去见阿斯格里姆。索尔哈拉早就到家了,把纵火的事情也对阿斯格里姆说了。阿斯格里姆热情地欢迎卡里,说他应该在他那里住一年。卡里回答说好。阿斯格里姆还邀请所有居住在伯格索斯沃尔的人都到他那里,和他住在一起。卡里说,他的这个提议很好。"我就代表他们接受了,"他说。于是,他们全家便都搬了过去。

听到自己的养父尼雅尔被人烧死在家里,索尔哈尔·阿斯格里姆松悲痛欲绝,整个身子竟然膨胀起来,鲜血从两个耳朵里



喷涌而出。直到他昏倒在地,血才止住不流了。后来,他站起身来,说自己这个样子真不像个男子汉,“但我这笔债也要由那些纵火犯来偿还。”

别人都说,谁也没有觉得他刚才的样子可耻。但他说,他没办法阻止别人对此说三道四。

阿斯格里姆问卡里,从居住在河东的人们那里能得到什么支持。卡里回答说,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和雅尔蒂·斯凯格亚松会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和他的兄弟们。阿斯格里姆说,这些人手都很得力。

“我们从你那里能得到什么帮助呢?”卡里问道。

“我所拥有的一切,”阿斯格里姆答道,“我还愿为此冒生命危险。”

“那就这么干吧,”卡里说道。

“我还让白色吉祖尔参与了进来,”阿斯格里姆说,“我问过他我们该怎么办。”

“这很好,”卡里问,“他建议怎么办?”

阿斯格里姆答道:“他建议我们先躲起来,等春天到了的时候,我们就到东部去,开始起诉弗洛西杀害海尔吉,把邻居找来,在大会宣布对纵火一案进行起诉,再让同一批邻居组成陪审团。我问吉祖尔,应该由谁来为杀人案进行起诉。他回答说,应该由莫德来做——即使他不愿意。他说:‘最重的责任理应由他来负,因为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中,他发挥了最坏的作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莫德,卡里都要向他表达自己的愤怒。有了这一条,再加上我自己的另一个计划,我们就可以说服莫德,让他承担起诉责任。’”

卡里说："只要你愿意给我们以指导，我们将尽量听从你的建议。"

据说当天晚上，卡里根本就没有睡觉。有一天夜里，阿斯格里姆醒来后，发觉卡里还没有睡。

阿斯格里姆问："你在晚上难道不觉得困吗？"

卡里则吟诵了一首诗：

> 睡神避开了我的双眼，
> 战神的强弩彻夜在我面前浮现；
> 我想起了那个人，
> 那个勇敢的尼雅尔。
> 秋天，熊熊的火焰在家中吞没了尼雅尔，
> 从此，对我的伤害
> 深深留驻在我的心头。

卡里最经常提起的就是尼雅尔和斯卡普赫丁，但他从来没有诅咒过他的敌人，也没有对他们发出过什么威胁。

133 现在说说住在斯维纳费德的弗洛西：一天夜里，当他睡得正熟的时候，格鲁姆·希尔迪松使劲地想把他叫醒。过了很长时间，弗洛西才醒了过来。他让格鲁姆去把莫克的凯蒂尔找来。

凯蒂尔来了。弗洛西对他说："我想告诉你我做过的一个梦。"

"你说吧，"凯蒂尔说道。



“我梦见我是在洛马努山峰上，”弗洛西说，“我走到屋子外面，抬头看了看山峰。这时，山峰裂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男子，披着一张山羊皮，手里拿了一条铁棍。他边走边对我的手下人大声叫喊——有的人先叫，有的人后叫——他一个一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他首先喊的是红色格里姆和阿尔尼·考尔松。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梦见他喊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和锡达的哈尔的儿子约特，还有另外六个人的名字。停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喊了另外五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也就是你的几个兄弟。接着，他又喊了五个人，其中包括拉姆比、莫多尔夫和格鲁姆；紧接着，他又喊了三个人。最后，他喊了贡纳尔·兰巴松和考尔·索尔斯坦恩松。

“喊完之后，他走到了我的面前。我问他有什么新的消息，他说他会告诉我的。我问他叫什么，他回答说，他叫雅恩格里姆（钢铁－格里姆）。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他要去参加全岛大会。

“‘你到那儿有什么事呢？’我问道。

“他回答：‘我先要解散由邻居组成的那个陪审团，接着解散法庭，然后再为交战双方准备战场。’

“接着，他吟诵了下面这首诗：

一位勇敢的武士①
不久将来到这里；
人们将目睹到
地上众多的骷髅；

① 指卡里。

宝剑的长吟
将回荡在山间；
滴滴鲜血
将打湿众多人的双腿。

“然后，他用铁棍猛地向下一击，发出了一声山崩地裂的爆响。他就走进了山峰。我当时吓坏了。现在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梦预示着什么。”

“我有一种预感，”凯蒂尔答道，“所有被他喊出名字的人都注定要丧命的。我认为，明智的作法是目前不要把这个梦告诉任何人。”

弗洛西表示同意。

冬天一天一天地过去，圣诞节也过去了。

弗洛西对他的手下说：“我打算咱们现在离开这儿。我觉得我们不会再有和平了，我们应该四处去寻求帮助。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的话现在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将不得不跪倒在许多人面前，然后，这一切才能了结。”

134

他们全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弗洛西穿的裤子和袜子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打算亲自步行，他知道这样就可以让别人觉得步行容易一些。他们先是前往克纳帕沃尔，于第二天傍晚时分来到了布雷扎。离开布雷扎后，他们来到考尔瓦山，又从那儿来到霍尔纳潟湖的比约纳尔内斯；接着，他们来到洛恩的斯塔瓦费德，然后来到了斯沃塔河的锡达的哈尔那里。弗洛西娶的是哈尔的女儿斯坦沃。哈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弗洛西对哈尔说："岳父，我想请你以及你所有的属民跟我一起到阿耳庭大会去。"

哈尔说："事情终于像那句谚语说的那样：匹夫之乐转瞬即逝。当初那些跟着你、迫不及待地要做坏事的人现在却都成了缩头乌龟。但我还是决定尽我一切力量来帮助你。"

弗洛西问："在目前情况下，你对我有什么建议？"

哈尔回答说："你必须北上沃普纳湾，向沿途所有的头领求助。在大会结束之前，这些人的支持你都会需要。"

弗洛西在岳父家住了三个晚上。稍事休息之后，就前往东部的盖特海德勒和贝吕峡湾，在那儿住了一夜。离开那里之后，他们继续东行，来到布雷达尔的海达尔。大力士哈尔比约恩住在那里；他娶的是索尔利·布罗德–海尔嘉松的妹妹奥德内，弗洛西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哈尔比约恩问了很多关于火烧尼雅尔的问题，弗洛西详细地一一作答。哈尔比约恩问弗洛西，去北部峡湾的时候，他打算走多远。弗洛西回答说，他打算最北到沃普纳湾。接着，弗洛西从腰里解下一个钱包，说想把它送给哈尔比约恩。哈尔比约恩把钱收下了，但他说，弗洛西并不欠他什么礼物。"我想知道，你打算让我怎么报答你，"他说道。

"我不需要钱，"弗洛西说，"我和你没有姻亲关系，也没有血缘联系，因此我也没有权利向你提出什么要求，但是，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前往大会，在与我有关的争议中支持我。"

哈尔比约恩说："我答应和你一起前往大会，在涉及到你的争议中，像帮助自己的兄弟那样竭尽全力地帮助你。"

弗洛西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他离开海达尔，来到布雷达尔荒原，接着又来到赫拉芬克尔斯塔济。赫拉弗恩凯尔·索里

松住在那里；他的祖父是赫拉弗恩的儿子赫拉弗恩凯尔。弗洛西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请赫拉弗恩凯尔和他一起前往阿耳庭大会，并给他以支持。赫拉弗恩凯尔花了很长时间解释自己不能去,但后来答应说,他的儿子索里尔将率领他们的全部属民前去参加大会,并像本地区其他戈狄一样,给他以同样的支持。

弗洛西向他表示感谢，然后离开那里前往贝尔萨斯塔济。霍尔斯坦恩住在那里，他是智者贝斯的儿子。他热情地欢迎弗洛西,弗洛西就向他请求帮助。霍尔斯坦恩说,自己很早以前就欠下了弗洛西这份人情。

离开那里之后，他们又来到了瓦尔肖夫斯塔济。比约尼的哥哥索尔利·布罗德–海尔嘉松住在那里。他娶的是莫德鲁维利的大力士古德蒙德的女儿索尔迪丝。他们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早上的时候,弗洛西问索尔利,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参加大会,他愿意付给他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索尔利说,"因为不知道我的岳父大力士古德蒙德支持哪一方。不管他支持谁,我都支持他。"

弗洛西说:"从你的答复中我可以看出,这儿说话算数的是你的妻子。"

弗洛西站起身来,吩咐他的手下带上衣服和武器。随后,他们就离开了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帮助。

他们沿着拉加尔湖的南端向前走，然后向北穿过荒原来到了尼亚兹维克。那里住着兄弟两个人：智者索尔凯尔和索尔瓦尔德。他们的父亲是凯蒂尔·斯里姆,祖父是智者西德伦迪。他们的母亲英格维尔德是智者索尔凯尔的女儿。弗洛西在那里受



到了热情的招待。他把自己此行的目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请他们帮助他。但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弗洛西给他们每人三马克金币，他们就同意帮助他了。

他们的母亲英格维尔德就在附近，听到他们答应前往大会时，就哭了起来。

索尔凯尔问："母亲，你为什么哭呢？"

她回答说："我梦见你的兄弟索尔瓦尔德穿了一件红色的紧身上衣。那件衣服可真是紧啊，就像缝在他身体上一样。他的袜子也是红的，用一些碎布条包裹着。一看到他我就觉得心痛，因为他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而我却无能为力。"

他们对她大笑起来，说这真是胡说八道，她的蠢话阻止不了他们前往"庭"会。

弗洛西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离开那里前往沃普纳湾，来到了霍夫农场。比约尼·布罗德-海尔嘉松住在那里。他的父亲是海尔吉，祖父是索尔吉尔斯；索尔吉尔斯的父亲是白色索尔斯坦恩，祖父是奥尔维尔；奥尔维尔的父亲是埃瓦尔德，祖父是公牛-索里尔。比约尼的母亲是哈拉·莱汀斯多蒂尔。布罗德-海尔吉的母亲是索里尔的女儿阿斯沃尔；索里尔的父亲是麦片粥-阿特利，祖父是索里尔·西德伦迪。比约尼·布罗德-海尔嘉松娶了朗恩维格·索尔盖尔斯多蒂尔为妻；她的祖父是戈达利尔的埃里克；埃里克的父亲是盖尔蒙德，祖父是赫罗尔德；赫罗尔德的父亲是钢髯埃里克。

比约尼热情地欢迎弗洛西的到来。弗洛西请他帮助他，并提出愿意付给他钱。

比约尼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男子汉行为或帮助别人而

收受过任何贿赂。但既然你需要帮助,那我将出于友谊,前往大会,像帮助我的亲兄弟那样帮助你。”

“那么我就欠下你一大笔人情了,”弗洛西说,“我预料到你会这么做的。”

随后,弗洛西又前往克罗萨维克。索尔凯尔·盖蒂松一直就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弗洛西把自己这次来的目的告诉了他。索尔凯尔说,他有义务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他、不抛弃他的事业。他们分手的时候,索尔凯尔送给弗洛西一些精美的礼物。

弗洛西离开沃普纳湾南下,进入弗廖茨达尔冰河区,跟霍尔斯坦恩·贝萨松住在了一起。他告诉霍尔斯坦恩说,除了索尔利·布罗德-海尔嘉松以外,人们都愿意给他以大力支持。霍尔斯坦恩说,这是因为弗洛西不喜欢暴力。霍尔斯坦恩也把一些精美的礼物送给了他。

弗洛西接着北上弗廖茨达尔冰河,然后南下,翻山越岭之后,来到厄赫萨尔劳恩火山岩区;接着,他又南下斯维丁侯纳达尔,沿着奥尔法特峡湾的西面,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斯沃塔河——他的岳父哈尔住在那里。弗洛西和他的手下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进行了休整。弗洛西请哈尔告诉他该采取哪些措施,下一步该干什么。

哈尔说:“我建议你和西格福斯的儿子们现在就回去,住在你的农场里,然后再让他们派人去照管各自的农场;你们前往阿耳庭的时候,一定要一起走,不要分散成一个一个的小组。然后再让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去看望他们各自的女人。我和我的儿子约特也将带着我们的全部属民前往大会,尽我一切可能,召集人手来帮助你。”



弗洛西向他表示感谢。他们分手的时候，哈尔把一些精美的礼物送给了他。

弗洛西随即离开了斯沃塔河，一路无话，回到了他位于斯维纳费德的家中。冬天剩下的日子以及整个夏天，他都一直住在家里，直到全岛大会召开的时候。

135

现在说说卡里·索尔蒙达松：一天，他和索尔哈尔·阿斯格里姆松一起去莫斯费尔看望白色吉祖尔。吉祖尔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便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一次，他们在一起谈论尼雅尔被烧死的事。吉祖尔说，卡里能够逃出来，真的很幸运。于是，卡里就吟诵了下面这首诗：

我——磨着斧子的勇士
怒火中烧，
在尼雅尔的住处
从烟火中突围；
尼雅尔的儿子们——
那些勇敢的斗士
被大火吞没；
请倾听我的哀歌吧！

吉祖尔说："你这样想是很自然的。我们暂时不要再谈这件事了。"

卡里说，他打算回家去。

吉祖尔说："我坦率地给你提些建议。你千万不要回家，但



如果你的确想离开这里,那你可以到东部去,到埃亚菲欧尔区的霍尔特,去找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和索尔莱夫·克劳。你要让他们跟你一起到西部来,因为他们有义务起诉这个案子。他们的兄弟大个子索尔格里姆也应该和他们一起来。你们一起去找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把我的这个口信带给他:他应该为弗洛西杀害海尔吉而起诉弗洛西。如果他有任何反对意见,你就要勃然大怒,愤怒得好像就要把斧子砍进他的脑袋。如果他还是不听,你就告诉他,说我也非常生气。再告诉他,我会去把我的女儿索尔卡特拉接回家来。这一点他是忍受不了的,因为他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爱着她。”

卡里感谢他的计策。他没有提请求支持的事,因为他知道,吉祖尔在大会上完全会像一个真正的朋友那样帮助他。

于是,卡里向东渡过几条河流,来到弗廖特什立德,接着向东渡过马尔卡河,抵达塞利亚兰。他们随后继续东行,来到了霍尔特。索尔盖尔非常高兴地欢迎他们的到来。他把弗洛西的行程以及他在东部峡湾所得到的支持都告诉了他们。卡里说,弗洛西很有理由寻求帮助,因为他要偿还的孽债太多了。

索尔盖尔说:“他们获得的支持越少,对我们越有利。”

卡里把吉祖尔的建议告诉了索尔盖尔。

随后,他们纵马向西,来到朗河平原,去找莫德·瓦尔加尔德松。他热情地欢迎了他们。卡里把莫德的岳父白色吉祖尔的口信带给他。说服莫德可不怎么容易。莫德说,起诉弗洛西一个人要比起诉其他十个人还要难。

卡里说:“你这个样子跟吉祖尔预料的一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你都令人感到不快。你懦弱胆小,感到害怕了。现在摆在



你面前的是：索尔卡特拉将回家，去和她父亲呆在一起。”

她立即开始打点行装，并说她一直就准备跟他分手。这时，莫德突然转变了态度，口气也变了。他请他们不要生气，并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卡里说：“你既然接手了这个案子，就大胆地进行起诉吧，你的性命能不能保得住就全看这个案子了。”

莫德说，他会全身心地投入、以男子汉的气概把案子处理好的。

说完，莫德找来了九个邻居。他们都住在纵火现场附近。接着，他抓住索尔盖尔的手，指定了两个证人——“我请你们作证，索尔盖尔·索里松把弗洛西·索尔德松犯有杀人罪的案子以及该案的起诉证据都交给了我，由我起诉弗洛西杀害海尔吉·尼雅尔松；由我采取法律行动，充分利用证据，或者进行起诉、或者达成和解，如同我是本案的直接原告一样；本案的移交程序是合法的，我也将合法地接手这一案子。”

然后，莫德第二次指定了证人。“由你们作证，”他说，“我宣布弗洛西·索尔德松采取了一次非法的袭击行动。在这次袭击中，他给海尔吉·尼雅尔松造成了脑部伤害、或者内伤、或者伤及骨髓，这被证明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则因此而死亡。我在五位邻居面前做此宣布，”他一一说出了这五个人的姓名，“我特依法做此宣布；我同时宣布：索尔盖尔·索里松已将此案移交给本人。”

莫德又指定了证人——“由你们作证：我宣布弗洛西·索尔德松给海尔吉·尼雅尔松造成了脑部伤害、或者内伤、或者伤及骨髓，这被证明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于弗洛西对其进

行非法袭击的地点。我在五位邻居（他一一说出了这五个人的姓名）面前做此宣布”，我的宣布是合法进行的；我同时宣布：索尔盖尔·索里松已将此案移交给本人。”

接着，莫德第三次指定了证人。“由你们作证，”他说，“我要求这九位看过袭击现场的邻居（他一一说出了他们的姓名）前往大会，组成邻居陪审团，决定弗洛西·索尔德松是否在现场对海尔吉·尼雅尔松进行了非法袭击：当时，弗洛西·索尔德松给海尔吉·尼雅尔松造成了脑部伤害、或者内伤、或者伤及骨髓；这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亡。我要求你们，按照法律的要求、应我的请求，在法庭就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指控作出裁决。在各位在场的情况下，我特依法做此召集。我要求你们审理索尔盖尔·索里松移交给我的案子。”

随后莫德又指定了证人。“由你们作证，我要求这九位看过袭击现场的邻居前往大会作证，以决定弗洛西·索尔德松是否在现场对海尔吉·尼雅尔松进行了非法袭击：当时，弗洛西·索尔德松给海尔吉·尼雅尔松造成了脑部伤害、或者内伤、或者伤及骨髓；这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亡。我要求你们，按照法律的要求、应我的请求，在法庭就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指控作出裁决。在各位在场的情况下，我特依法做此召集。我要求大家审理索尔盖尔·索里松移交给我的案子。”

然后，莫德说：“按照你的要求，起诉程序现在已经开始。索尔盖尔，你去大会的时候，请你到我那里去一趟，然后我们两组人马聚在一起，一块儿前往大会。我的人马将在大会开幕之前做好准备；在所有的事情上，我都会忠于你的。”

他们说，他们对这一切感到满意。他们相互发誓，除非卡里



允许，否则决不放弃相互帮助；他们还发誓，愿意为对方付出自己的生命。然后，他们就带着对彼此的友谊分手了，并为在大会期间见面作出了安排。

随后，索尔盖尔返回了东部。卡里纵马向西，渡过几条河流之后，找到了住在通加的阿斯格里姆。阿斯格里姆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卡里把白色吉祖尔的计划和诉讼已经开始的消息全都告诉了阿斯格里姆。

“我早就料到他会干得很漂亮，”阿斯格里姆说，“现在他再次表明他非常能干。关于东部的弗洛西，你听到些什么消息？”

卡里说：“他长途跋涉去了沃普纳湾，那里几乎所有的头领都已答应前往大会，助他一臂之力。另外，弗洛西和他的手下正指望得到雷恰达尔、廖萨瓦和厄赫萨尔峡湾的人们的帮助。”

他们就此谈了很久。已经快到了召开全岛大会的时间了。

索尔哈尔·阿斯格里姆松的腿部感染得非常严重，以致于脚踝以上肿得像女人的大腿一样粗，没有拐杖就走不了路。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黑头发、黑皮肤；他言辞克制，但脾气暴躁。他是冰岛的三大法律专家之一。

很快到了人们离家前往参加大会的时候了。

阿斯格里姆对卡里说：“你现在就上马出发，以便在‘庭’会开始的时候你能在场，把我们的棚屋搭起来。我的儿子索尔哈尔跟你一起去。虽然他的脚坏了，但我知道你会给他以最大的仁慈和照顾。在大会上，我们最需要他的帮助。另外，还有二十人将和你一同前往。”

他们为自己的行程做好了准备；随即，他们上马赶到了“庭”会，把棚屋搭了起来。一切准备就绪了。

136 弗洛西和参加纵火的那一百人一起从东部向这边赶来，径直来到了弗廖特什立德。白天，西格福斯的儿子们照料自己的农场；到了晚上，他们纵马向西，渡过肖尔萨河，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拉过马匹，继续赶路。

弗洛西对手下们说："我们现在去通加的阿斯格里姆那里，给他找点儿麻烦。"

他们说这很好。于是，他们就飞马赶往通加。直到离通加很近的时候，他们才放慢了速度。

阿斯格里姆正站在房子外面，只有几个人陪着他。弗洛西他们一出现在视野之内，就被他们发现了。

阿斯格里姆的手下们说："那一定是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

阿斯格里姆说："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些人嘻嘻哈哈的，而尼雅尔的亲戚，像索尔盖尔这样的人，在为尼雅尔报仇雪恨之前是永远也不会笑的。我猜的和你们想的大不一样，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大可能：我认为来的是弗洛西那些纵火犯，他们是来找我们的茬儿的。大家都回到屋子里去。"

他们走了进去。阿斯格里姆命人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帘子挂上，然后放好桌子，把吃的端了出来。他又加了一些凳子，从大厅的这头一直摆到了那一头。

弗洛西纵马冲进草场，吩咐手下人下马进屋。他们照他的命令做了。弗洛西和他的手下走进了屋子。阿斯格里姆正坐在横过来的凳子上。弗洛西看了看那些凳子，发现一切都准备齐全了。

阿斯格里姆没有向他们问好，但对弗洛西说道："桌子已经

准备好了,吃的也准备好了,谁需要什么就请便吧。"

弗洛西等人都在桌子边坐了下来，把武器靠墙放着。坐不下的人则坐在了另加的凳子上。有四个人拿着武器,吃着东西,站在弗洛西的座位前面。他们吃饭的时候，阿斯格里姆一言不发,脸涨得通红。吃完之后,几个女人进来收拾桌子,另外几个把脸盆端了进来，让他们洗手洗脸。弗洛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儿也不着急。

在横过来的凳子的一角，放着一把劈柴用的斧子。阿斯格里姆双手把它抄了起来,纵身跳到凳子边上,照着弗洛西的脑袋砍了过去。格鲁姆·希尔迪松凑巧看到了这一切,立即跳起来。格鲁姆的确是个力大无穷的家伙，在阿斯格里姆手的上方一把抓住了斧子,随即用力一转,斧刃就对着阿斯格里姆了。很多人也都跳了起来,准备扑向阿斯格里姆。弗洛西说,谁也不要伤害他。他说:"我们对他太过分了。他只是不得已才这样的,这表明他是非常勇敢的男子汉。"

弗洛西对阿斯格里姆说:"我们现在安然无恙地分手，到大会上再见,那时就把这一切都了结了。"

"是的,"阿斯格里姆回敬道,"我只希望,大会结束的时候,你的威风将不复存在。"

弗洛西没有回答。他们走出门,上马疾驰而去。他们径直来到乐伊加湖,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赶路,来到了拜提维利尔，停下来休息了一下。好几批人跟他们在那里汇合了，其中包括锡达的哈尔和所有来自东部峡湾的人。弗洛西热情地欢迎他们，把自己一路上的情形以及同阿斯格里姆见面的经过都告诉了他们。很多人都称赞弗洛西,说他很勇敢。

哈尔说："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样做非常愚蠢。不必再给他们新的提醒，他们也会把自己的痛苦铭记在心的。这样过分地逼迫他人，只会给自己招惹麻烦。"

很明显，哈尔觉得他们太过分了。

他们一起上马离开那里，径直来到"庭"会的上游那块空地。他们在那里把人马部署好了之后，便飞马直奔大会。弗洛西在来大会之前，已经命人把拜尔吉的棚屋搭了起来。来自东部峡湾的人们都来到了各自的棚屋。

137

现在说说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他率领一支庞大的人马离开了东部，跟他在一起还有他的兄弟索尔莱夫·克劳和大个子索尔格里姆。他们纵马径直来到霍夫，来找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在那儿一直等到他做好了准备。莫德把每个能拿得动武器的人都召集了起来。兄弟几个发现，莫德在这些方面都极其果断。

他们上马西行，渡过几条河流，然后等着雅尔蒂·斯凯格亚松。刚等了一会儿，他就来了。他们热情地欢迎他。随后，他们一起上马继续赶路，一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比斯克普斯通加的雷基尔。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阿斯格里姆跟他们汇合。

接着，他们向西渡过布鲁拉河。阿斯格里姆把发生在自己和弗洛西之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

索尔盖尔说："在本届大会结束之前，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胆量。"

随后，他们径直来到了拜提维利尔。白色吉祖尔率领一支庞大的人马赶到了那里，他们在一起谈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



上马来到上游的空地。把所有人马布置完毕之后，他们纵马来到了大会。弗洛西等人飞快地拿起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阿斯格里姆等人根本不予理睬，而是直接前往他们自己的棚屋。那天剩下的时间在平静中过去了，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战斗。

全国各地的头领都来了。在人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参加大会。

138

有一个人叫埃约尔夫，是伯尔维克的儿子、奥特拉达尔的灰面客埃约尔夫的孙子。灰面客埃约尔夫的父亲是大嗓门索尔德，祖父是奥拉夫·菲兰；他的母亲是中部峡湾的斯凯吉的女儿赫罗德内。斯凯吉的父亲是兽皮－比约恩，祖父是斯库塔德－斯凯吉。人们对埃约尔夫非常尊重。他熟谙法律，是冰岛的三大法律专家之一。他长得特别英俊，身材魁梧、健壮，很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头领。跟他的家人一样，他对钱很感兴趣。

一天，弗洛西来到比约尼·布罗德－海尔嘉松的棚屋。比约尼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弗洛西就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两个人谈了很多事情。



后来，弗洛西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比约尼答道："很难找到有效的办法。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你去寻求更多的帮助，因为对方正在召集人马来对付你。我还想问一下，弗洛西，你这一方有没有著名的法律专家？因为对你来说，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努力和平解决，这将是非常好的结局；另一种是在法庭上为你们这一方进行辩护，如果可以

进行辩护的话。尽管这看起来可能颇为蛮横无理，但我认为你必须这么办，因为你已经表现得非常傲慢了，现在谦卑起来对你没有好处。”

弗洛西说：“既然你提到了法律专家的事，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们这一方一个懂法律的都没有。而且，除了你的亲戚索尔凯尔·盖蒂松之外，我也想不出东部峡湾还有谁是这方面的专家。”

比约尼说：“我们绝对不要考虑他；他尽管精通法律，但他非常谨慎，谁都别指望他做护身。但他会尽力帮助你的，因为他非常勇敢。我可以告诉你，为纵火辩护的人是注定要死的，我不想让我的亲戚索尔凯尔遭受这样的命运。我们再考虑其他地方的人选吧。”

弗洛西说，他不知道谁是最优秀的法律专家。

比约尼说：“有一个叫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的人，是西部峡湾地区最好的法律专家。请他出山得付一大笔钱，但这阻挡不了我们。另外，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带上武器，极其小心。但是，除非是为了自卫，否则不要动手。现在，我跟你一起去求助，因为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可负担不起。”

于是，他们离开棚屋，去找厄赫萨尔峡湾来的人。比约尼同莱汀、布莱英和赫罗伊·阿恩斯坦恩松说了会儿话，很快，他就从他们那里探听到了他想知道的消息。

接着，他们去找杀手-斯库塔的儿子考尔和戈狄阿斯凯尔的儿子埃温德·索尔凯尔松，向他们求助。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愿意，但当他们收下了三马克银币之后，他们就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了。



随后，他们又前往廖萨瓦人的棚屋，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弗洛西请他们帮助自己，但却很难说服他们。

于是，弗洛西十分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横行霸道，但在会议期间却不愿帮助别人，甚至在需要你们的时候也不愿意。你们要是无视斯卡普赫丁对你们这些廖萨瓦人的羞辱，[1]那你们就会沦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为人们所不齿。"

但后来，弗洛西还是同他们私下里交谈了一次，表示愿意为他们的支持付钱，并说了一些恭维的话来诱使他们。最终，他们答应帮助他，而且态度变得非常坚决，说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愿意为了弗洛西进行战斗。

比约尼对弗洛西说："干得好！你真是一位伟大的头领，一个勇敢而又具有坚定意志的男子汉。任何事情阻挡不了你。"

接着，他们离开那儿向西，渡过厄赫萨拉河后来到了赫拉德的棚屋。他们发现棚屋外面站了很多人，其中一个人肩头披着猩红色的斗篷，头上缠着一条金带子，手里拿着一把嵌银的斧子。

比约尼说："真是走运，这位就是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

他们走到埃约尔夫面前，向他问好。埃约尔夫立刻认出是比约尼，就欢迎他的到来。比约尼抓住埃约尔夫的胳膊，领他来到阿尔曼纳陡崖。他让弗洛西等人在后面跟着，埃约尔夫的手下也都一起跟了过去。他吩咐他们站在峡谷边上，在那里负责警戒。

---

① 见第 120 章。

比约尼、弗洛西和埃约尔夫继续向前走。后来，他们走上了一条从峡谷上面延伸下来的羊肠小道。弗洛西说，这个地方不错，可以坐下来，而且视野广阔。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坐了下来，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了。

比约尼对埃约尔夫说："朋友，我们来看你是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全力支持。"

埃约尔夫说："大会上可供选择的能人很多，要找到比我更能有助于你们的人也并不难。"

比约尼说："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身上具备的很多素质表明，在参加大会的这些人当中，谁都比不上你。首先，跟邋遢鬼拉格纳尔的所有后代一样，你出身高贵。不管是在全岛大会还是在自己的地区，你的祖先在重大的事件中一贯发挥着作用，而且他们总能最终取得成功。因此，在我们看来，你像你的亲戚们一样，是非常可能赢得各种官司的。"

埃约尔夫说："你讲得很好，但我却承受不起。"

弗洛西说："你不需要仔细琢磨，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们想请你在我们的案子中支持我们，跟我们一道前往法庭，搜寻可以用来为我们辩护的要点，代表我们进行辩护。另外，在本届大会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埃约尔夫听后大怒，跳起身来说，谁也甭想让他当傀儡，或者让他在没有必要卷入的事情上冒险。

"我现在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要奉承我了，"他说道。

大力士哈尔比约恩伸手抓住他，把他按在自己和比约尼之间坐下，然后说道："一斧子是砍不倒一棵树的。朋友，跟我们坐一会儿吧。"



弗洛西从胳膊上取下一个金手镯，说道："埃约尔夫，为了感谢你的友好和对我们的支持，我要把这个手镯送给你，同时也向你表明，我不愿意欺骗你。这个手镯你最好收下，因为在阿耳庭大会上，我还从来没给别人送过如此贵重的礼物。"

这个手镯非常大，做工也非常讲究，抵得上一千二百厄尔带斑纹的家织布。哈尔比约恩随手把它套在了埃约尔夫的胳膊上。

埃约尔夫说："既然你这么友好，那我只好收下这个手镯了。你放心吧，我来负责为你辩护，而且，如果有任何其他必要的事情，我也会去做的。"

比约尼说："这件事你们俩都处理得很好。在场的还有其他人，也就是我和哈尔比约恩，我们俩有资格证明你已经接管了这个案子。"

于是，埃约尔夫站起身来，弗洛西也站了起来，两个人握了握手。这样，埃约尔夫就从弗洛西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的辩护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行为——因为任何被告都有变成原告的可能。接着，埃约尔夫把所有诉讼程序中将要用到的证据，不管是要在地区法庭还是在第五法庭出具的，统统接了过去。这样，弗洛西就合法地把这个案子移交了，埃约尔夫也合法地接手了这个案子。

接着，埃约尔夫对弗洛西和比约尼说："现在，我按照你们的请求，已经接手了这个案子，但我要求你们从一开始就要保密。如果这个案子起诉到了第五法庭，那么，关于你为了得到我的支持而付给我钱的事，你说的时候尤其要小心。"

弗洛西、比约尼和其他人都站了起来。弗洛西和比约尼返

回各自的棚屋，埃约尔夫则来到戈狄斯诺里的棚屋，在他身旁坐了下来。他们谈了很多事情。戈狄斯诺里一把抓住埃约尔夫的胳膊，把袖子挽了上去，发现他戴着一个巨大的金手镯。

斯诺里问："这是买的还是别人送的？"

埃约尔夫吓了一跳，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斯诺里说："我明白了，这是你得到的一件礼物。但愿你不要因为这么个手镯而丢了性命。"

埃约尔夫跳起身来，转身就走。他不想谈这件事。

埃约尔夫起身的时候，斯诺里说："法庭审理结束之前，你很可能会明白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礼物了。"

埃约尔夫回到了自己的棚屋。

139

现在说说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和卡里·索尔蒙达松：他们和白色吉祖尔、雅尔蒂·斯凯格亚松、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以及莫德·瓦尔加尔德松见了面。

阿斯格里姆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保密，因为在场的各位彼此都了解，大家都是忠诚可靠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弗洛西等人采取了什么措施？因为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计划。"

白色吉祖尔答道："戈狄斯诺里派人送信给我说，弗洛西从北部地区得到了很多支持，他的亲戚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接受了某人送的一个手镯，但不想让别人知道。斯诺里说，据他猜测，对方选择了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来为本案进行辩护，他们送给他手镯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他们都同意，事情的真相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吉祖尔对大家说:“我的女婿莫德已经接手了这个在大家看来最为困难的案子,要起诉弗洛西。现在,我想把其他诉讼在你们之间做一分工,因为不久就要在法律岩石宣布采取诉讼行动了。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帮助。”

阿斯格里姆答道:“你说得对,但我们去寻求帮助的时候想请你跟我们一同去。”

吉祖尔说他愿意去。

于是,吉祖尔便挑选了几个最精明的人手跟他一起去,其中包括雅尔蒂、阿斯格里姆、卡里和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

吉祖尔说:“我们先去斯卡弗蒂·索罗德松的棚屋。”

于是,他们来到厄尔弗斯人的棚屋。吉祖尔走在前面,后面依次是雅尔蒂、卡里、阿斯格里姆、索尔盖尔和他的兄弟们。他们走进棚屋。斯卡弗蒂正坐在横过来的凳子上,一见吉祖尔走进来,就立即站起身来迎接,热情地欢迎他和他的同伴,并请吉祖尔在自己身边坐下来。于是,吉祖尔就坐了下来。

吉祖尔对阿斯格里姆说:“你向斯卡弗蒂提出我们的请求吧,我再做适当的补充。”

阿斯格里姆说:“斯卡弗蒂,我们来是寻求你的帮助和支持的。”

斯卡弗蒂说:“上一次,我不愿意管你的麻烦事,你当时觉得我很固执。”①

吉祖尔说:“现在是为另外一件事。农场主尼雅尔和他的妻子贝格索拉被人平白无故地烧死了,我们已经为他们俩和尼雅

① 见第119章。

尔的三个儿子以及其他许多好人启动了诉讼程序。你当然不会再拒绝支持你的亲戚和妻弟了。"①

斯卡弗蒂答道:"当初,斯卡普赫丁曾说,我在头上涂了沥青,割了些草放在头上;他说我吓破了胆,索罗尔夫·洛夫特松只好把我放藏在面袋里,用他的船把我带回了冰岛。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永远也不参与为他的死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吉祖尔说:"现在这个时候提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已经死了。即使你不愿帮助别人,但你一定会帮助我的。"

斯卡弗蒂答道:"除非你执意参与,否则,这个案子跟你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吉祖尔生气了,说道:"你一点儿也不像你父亲:尽管他的性格有点儿变幻无常,但在人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乐意提供帮助。"

斯卡弗蒂说:"我们俩性格不同。白色吉祖尔,在你袭击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的时候,阿斯格里姆,在你杀死你的同奶兄弟高克的时候,你们俩都觉得自己做了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阿斯格里姆答道:"当人们了解到事情坏的一面的时候,他们往往很少顾及到好的那一面。很多人认为,我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杀了高克。你不想帮我们的忙,这我可以接受;但你用这样羞辱的语言来伤害我们却让人接受不了。我希望,本届大会结束之前,你会因为这个案子而声名狼藉,谁也不会为你的

① 吉祖尔和斯卡弗蒂的妹妹结了婚。



耻辱作出什么赔偿。”

然后，吉祖尔等人站起身走了出去。他们接着来到戈狄斯诺里的棚屋，走了进去。斯诺里正坐在横着的长凳上。一见到他们，他就马上认出了是谁，立即起身迎接，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他请他们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相互询问最近都在谈些什么事情。

阿斯格里姆对斯诺里说：“我和我的亲戚吉祖尔是来寻求你的帮助的。”

斯诺里答道：“你们是为你们死去的亲戚而进行诉讼的，因此，你们有充分的理由向我求助。我们以前得到过尼雅尔的指点，尽管现在很少还有人记得这些。告诉我，你们觉得自己最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阿斯格里姆答道：“如果我们迫不得已而在大会上动起干戈，我们觉得那时候最需要你的支持。”

斯诺里说：“的确，到那时候你们将面临极大的危险。毫无疑问，你们对此案的诉讼将非常有力，但同样，对方的辩护也将无懈可击，而且双方都不会屈服。这一点你们是不会忍受的，所以，你们会袭击他们。除此之外你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打算以一种让你们丢脸的方式来为被他们杀害的人支付赔偿，以一种让你们感到耻辱的方式来为你们失去的亲人支付赔偿。”

不难看出，他是在怂恿他们。

吉祖尔说：“斯诺里，你讲得很好。在最重要的时刻，你总是镇定自若，极有领袖风范。”

阿斯格里姆说：“请告诉我，假如形势像你说的那样发展下去，你准备怎么帮助我们？”

斯诺里说:“我会向你们作出一个友好姿态,而你们所有的荣辱将全靠它了。我不会去法庭。但是,如果你们在大会上动起手来,那么,只有在你们有把握的时候才可以袭击他们,因为你们面临的是非常强大的对手。如果你们发现自己寡不敌众,那么就向我们这边撤退,我会把我的人部署好,做好帮助你们的准备。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他们撤退了,我猜他们会逃到阿尔曼纳陡崖,在那儿找藏身的地方;假如他们逃到了那里,那么你们就永远也抓不到他们了。因此,我的任务是抢在他们前面,把我的人马集结起来,阻止他们去找藏身之处。但不管他们沿河北上还是南下,我们都不去追赶。然后,待我估摸着你们把他们的人马杀到你们既能赔偿得起、又不会失去你们的戈狄地位和家园的时候,我就率领我的人马冲过去,把你们双方分开。如果我为你做了这么多,那么到时候你必须得听从我的命令。”

吉祖尔向他表示了深深的谢意,说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些。然后,他们全都离开了斯诺里的棚屋。

吉祖尔问:“我们现在去哪儿?”

阿斯格里姆答道:“去莫德鲁维利人的棚屋。”

于是,他们来到了莫德鲁维利人的棚屋。

140

走进棚屋里的时候,他们看见古德蒙德正坐在那里,跟他的同奶兄弟、富有智慧的埃纳尔·考纳尔松说话。他们径直走到了古德蒙德面前。他热情地欢迎他们,整理了一下棚屋,给他们腾出座位来。然后,他们就相互询问最近有什么消息。



阿斯格里姆说："坦率地说，我们是来向你寻求坚定的支持的。"

古德蒙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别的头领？"

他们回答说，他们已经跟斯卡弗蒂和戈狄斯诺里见过面。然后，他们又低声地把同他们俩接触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他。

古德蒙德说："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目光短浅，固执己见。这一次我要让你们毫不费力地得到我的支持。我和我所有的属民将和你们一同前往法庭，尽我之所能来帮助你们，和你们并肩战斗。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将和你们一样，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斯卡弗蒂的事由我来处理，我会确保他的儿子兔唇索尔斯坦恩参加到我们这一方来。他不敢违背我的意愿，因为他娶了我的女儿尤迪丝。这样，斯卡弗蒂就会努力去阻止这场争斗的。"

他们向他表示感谢。他们谈论了很长时间，但他们的声音很低，别人什么也听不见。古德蒙德要他们不要再去向别的头领乞求帮助了。他说，这听起来有点儿固执己见。"但是，现有的这些人手已经足够了。另外，在所有的诉讼过程中，你们一定要带着武器，但暂时先不要动手，"他说道。

然后，他们全都离开了古德蒙德的棚屋，回到了各自的棚屋。有一段时间，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些事。全岛大会则在继续进行。

141

一天，人们都来到法律岩石。头领们找好了各自的位置，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白色吉祖尔、大力士古德蒙德和戈狄斯诺里坐在台上，就在法律岩石旁边；东部

峡湾的人们则站在台下。莫德·瓦尔加尔德松站在岳父白色吉祖尔的旁边。莫德很擅长言辞，吉祖尔就让来他宣布对杀人案进行起诉;他还要求他声音大一些,以便让大家都听清楚。

莫德指定了证人,说:“由你们作证,我宣布弗洛西·索尔德松进行了一次非法袭击。在这次袭击中，他在现场袭击了海尔吉·尼雅尔松,给他造成了内伤、或者脑部伤害、或者伤及骨髓;这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亡。我宣布，为这一袭击行动,应判决弗洛西·索尔德松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今后不得给他提供食品、帮助或任何形式的资助。我宣布,弗洛西·索尔德松的所有财产应予以没收,一半归我,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其被没收财产的人。我特此在依法审理这一案件的地区法庭中宣布对这一杀人案进行起诉。我特在法律岩石、在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此项宣布并进行诉讼。我特此宣布,在本届大会中,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剥夺他的一切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我特此宣布，本案诉讼权已由索尔盖尔·索里松移交给我。”

法律岩石那儿的人们议论纷纷，说莫德讲得很好而且非常大胆。

莫德第二次说道:“请你们作证，我宣布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弗洛西给海尔吉·尼雅尔松造成了内伤、或者脑部伤害、或者伤及骨髓;这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因此而在弗洛西·索尔德松对其进行非法袭击的地点死亡。弗洛西,我宣布,因为这次袭击,应判你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不得给你提供食品、帮助或任何形式的资助。我宣布,你所有的财产均应予以没收,一半归我，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你被没收财产的人。我特



此在依法审理这一案件的地区法庭中宣布对这一杀人案进行起诉。我特在法律岩石、在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此项宣布并进行诉讼。我特此宣布，在本届大会中，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剥夺他的一切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我特此宣布，本案诉讼权已由索尔盖尔·索里松移交给我。”

莫德说完之后坐了下来。在他说话的时候，弗洛西仔细地听着，但一句话也没说。

这时，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站了起来，指定了证人，说道：“请你们作证，我宣布起诉格鲁姆·希尔迪松，因为他携带引火之物，将其点燃后投放在位于伯格索斯沃尔的尼雅尔的房子里，尼雅尔·索尔盖尔松、贝格索拉·斯卡普赫丁斯多蒂尔以及其他人被当场烧死。我宣布，由于格鲁姆·希尔迪松的这一袭击行为，应该判他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不得向他提供食品、帮助或任何形式的资助。我宣布，他所有的财产应予以没收，一半归我，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其被没收财产的人。我特此在依法审理这一案件的地区法庭中宣布对这一杀人案进行起诉。我特在法律岩石、在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此项宣布并进行诉讼。我特此宣布，在本届大会中，起诉格鲁姆·希尔迪松，剥夺他的一切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接着，卡里·索尔蒙达松对考尔·索尔斯坦恩松、贡纳尔·兰巴松和格拉尼·贡纳尔松进行了起诉。人们都称赞他们的讼词说得好。

索尔莱夫·克劳对西格福斯的儿子们进行了起诉。他的兄弟大个子索尔格里姆则对莫多尔夫·凯蒂尔松、拉姆比·西古尔达松和大力士莱多夫的兄弟赫罗尔·哈蒙达松进行了起诉。

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对莱多夫、索尔斯坦恩·盖尔莱夫松、阿尔尼·考尔松和红色格里姆进行了起诉。

他们的讼词讲得都很有力。接着，别的人便开始就各自的案子进行起诉。这些耗去了大半天的时光。然后，人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棚屋。

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陪着弗洛西回到了他的棚屋。当他们走到棚屋东面的时候，弗洛西问他，有没有理由可以针对这些指控进行辩护。

"根本没有，"埃约尔夫答道。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弗洛西问道。

"难啊，"埃约尔夫回答说，"但我来给你提个建议：你必须放弃你的戈狄头衔，把它交给你的兄弟索尔盖尔。然后，你声明自己是来自北部雷恰达尔的阿斯凯尔·凯蒂尔松的属民。如果原告对此没有发觉，那就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损失。因为他们把本来应该交由北部的地区法庭审理的案子交给了东部的地区法庭，尽管他们并不知情。这样，由于把案子起诉到了错误的法庭，他们就会在第五法庭转而成为被告。我们将启动这一法律程序，但只是作为最后一着才采用。"

弗洛西说："也许你已经报答了那个'手镯之恩'了。"

"不知道，"埃约尔夫说，"但在诉讼过程中，我会给你以大力的帮助。大家都会同意，这将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大的帮助。现在，你必须派人去把阿斯凯尔找来；索尔盖尔必须再带上另一个人，跟你立即汇合。"

过了一会儿，索尔盖尔来了，接受了戈狄这一头衔。随后，阿斯凯尔也来了。弗洛西宣布，自己已经成为他的属民。这件事

除了他们自己，别人谁都不知道。

142 一切都平静地过去了。法庭开庭的时间到了。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全副武装起来，并在各自的头盔上做了标记。

索尔哈尔对阿斯格里姆等人说："你们不要太草率，一切都要尽量做到准确无误。如果有什么意外，你们要马上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出主意。"

阿斯格里姆等人望着他。他的脸看上去好像沾满了鲜血，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夺眶而出。他要来自己的长矛，那是斯卡普赫丁送给他的，是一件很珍贵的武器。

他们转身走开的时候，阿斯格里姆说："我的儿子索尔哈尔呆在棚屋里，情绪低落。我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现在，咱们去找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我们要作出一种姿态，让他觉得好像只有他的诉讼才重要似的，因为制服弗洛西要比制服很多别的人更重要。"

阿斯格里姆派人送信给白色吉祖尔、雅尔蒂和大力士古德蒙德。他们全都聚在了一起，马上前往东部的地区法庭。他们从南面来到了法庭；而弗洛西和他的手下以及所有来自东部峡湾跟他汇合的人则从北面来到了法庭。弗洛西还带来了雷恰达尔、厄赫萨尔峡湾和廖萨瓦等地的人，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也在其中。

弗洛西向埃约尔夫俯下身来，说道："情况看来还好；你预料的结果可能很快就要出现了。"

"先不要谈这件事，"埃约尔夫说，"尽管也许我们最终将不



得不用一下那个计策。”

这时，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指定了证人，要求进行抽签，来决定提起完全剥夺法律保护权利的诉讼人中谁先进行起诉或谁先提起诉讼，谁第二个，谁又是最后一个。莫德是在所有法官都在场的情况下，向法庭提出这一合法要求的。于是，他们进行了抽签，结果是由莫德首先提起诉讼。

于是，莫德第二次指定了证人，他说："我请你们作证，我保留纠正本人申诉中任何错误的权利，不管是由于申诉过多还是由于失误造成的错误。我要求有权纠正我的全部措辞，直至整个诉状的形式完全正确为止。我特此为本人和其他可能利用或受益于本证词的人指定上述证人。"

接着，莫德说道："我请你们作证，我要求弗洛西·索尔德松或任何其他辩护代理人听我发誓、提出指控以及为起诉他而打算出具的证据。我特在法庭上、在诸位法官面前提出这一合法要求。"

莫德继续说道："我请你们作证，我面对《圣经》合法地发誓，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尽我一切努力，诚实、公正地依法进行此案的诉讼；只要我在大会，我将满足法律的所有要求。"

他接着说道："我曾指定索罗德作为证人、索尔比约恩作为第二证人。现在，请他们作证：在弗洛西·索尔德松进行的非法袭击中，弗洛西袭击了海尔吉·尼雅尔松；弗洛西给他造成了内伤、或者脑部伤害、或者伤及其骨髓；这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亡。我在当时、当地即宣布弗洛西·索尔德松进行了非法袭击。我当时宣布，由于这一袭击行动，应判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不得给他提供食品、帮助或任何形式的资助。我当时宣



布，他所有的财产应予以没收，一半归我，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其被没收财产的人。我特在依法审理这一案件的地区法庭中宣布对这一杀人案进行起诉。我特在法律岩石、在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此项宣布并进行诉讼。我特宣布，在本届大会中，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剥夺其享受法律保护的一切权利。我当时宣布，索尔盖尔·索里松已将本案的诉讼权移交给我。在我当时所作的声明中，我使用的措辞同现在所陈述的讼词相同。我特此向法庭提出起诉，要求作出完全剥夺被告法律保护权的判决，内容和我于东部的地区法庭、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所作的宣布一样。”

莫德接着说：“我曾指定索罗德作为证人、索尔比约恩作为第二证人。现在，请他们作证：弗洛西·索尔德松在一次非法袭击中，袭击了海尔吉·尼雅尔松，给他造成了内伤、或者脑部伤害、或者伤及其骨髓；这是致命的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亡。我在现场宣布，由于这一袭击行动，应判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不得给他提供食品、帮助或任何形式的资助。我当时宣布，他所有的财产应予以没收，一半归我，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其被没收的财产的人。我特在依法审理这一案件的地区法庭中宣布对这一杀人案进行起诉。我特在法律岩石、在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此项宣布并进行诉讼。我特宣布，在本届大会上，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剥夺其享受法律保护的一切权利。我当时宣布，索尔盖尔·索里松已将本案的诉讼权移交给我。在我当时所作的声明中，我使用的措辞同现在所陈述的讼词相同。我特此向法庭提出起诉，要求作出完全剥夺被告法律保护权的判决，内容和我于东部的地区法庭、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

所作的宣布一样。”

随后，为莫德所宣布的内容作证的人来到法庭，其中一人复述了一遍证词，两个人对证词的内容都没有异议。证人是这样说的：“莫德曾指定索罗德作为证人，指定我为第二证人；我叫索尔比约恩。”然后，他报了自己父亲的名字，并接着说道，“莫德指定我们为证人，以证明：他已经在当时、当地宣布，弗洛西·索尔德松进行了非法袭击；弗洛西非法地袭击了海尔吉·尼雅尔松，给其造成了内伤、或者脑部伤害、或者伤及其骨髓的致命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亡。莫德宣布，由于这一袭击行动，应判弗洛西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不得给他提供食品、帮助或任何形式的资助。莫德当时宣布，弗洛西所有的财产应予以没收，一半归他，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其被没收财产的人。莫德在依法审理这一案件的地区法庭中宣布对这一杀人案进行起诉。他特在法律岩石、在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此项宣布并进行诉讼。莫德宣布，在本届大会中，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剥夺其享受法律保护的一切权利。莫德当时宣布，索尔盖尔·索里松已将本案的诉讼权移交给他。在莫德当时所作的声明中，其所使用的措辞同现在我们所作的证词相同。我们已经正确地出具了证词，我们对其内容不持异议。我们特此为莫德所作的宣布出具上述证词，即他要求作出完全剥夺被告法律保护权的判决，内容跟他于东部的地区法庭、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所作的宣布一样。”

接着，他们又第二次为莫德的话作证。他们首先提到了伤口，然后是那次袭击，其他的措辞和以前的完全一样。他们向东部地区法庭出具了上述证词，内容和莫德所作的宣布一样。



接着，为莫德接手本案起诉权作证的人来到了法庭，其中一人复述了他们的证词，两个人都表示同意证词的内容。他们宣布，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和索尔盖尔·索里松指定他们为证人，证明索尔盖尔·索里松已委托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来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指控他因为杀害海尔吉·尼雅尔松而犯有杀人罪。这个证人说："索尔盖尔将案子的起诉连同起诉的所有证据均交给莫德进行处理，他还委托莫德有权充分利用所有的证据进行起诉或达成和解，就像他本人是原告一样。索尔盖尔已合法地将案子移交给莫德，莫德也已合法地接手了这个案子。"

接着，按照索尔盖尔和莫德的要求，他们出具了证词，证明案子的起诉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已被东部地区法庭接手。他们让所有的证人在作证之前发了誓，也让法官们发了誓。

这时，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指定了证人，他说："请你们作证，针对我对弗洛西·索尔德松的指控，我当初召集了九位邻居；现在，我请他们在河的西岸就座。我接着请被告就这一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我特在法庭上提出这一合法要求，请各位法官听清楚。"

然后，他又一次指定了证人，说："请你们作证，有关本案诉讼的首要步骤现在均已完成，其中包括听取誓言、发誓、提起诉讼、为有关的宣布作证、为接手诉讼作证、要求邻居就座、要求对方就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我要求这些证人对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进行确认；另外还要确认，即使为了寻找证据或出于其他任何理由我离开了法庭，我也没有放弃起诉。"

这时，弗洛西和他的同伴们走到由邻居组成的陪审团就座的地方。弗洛西对他们说："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会知道这些被召

集来的邻居是否具有合法资格。”

莫克的凯蒂尔答道：“这些邻居中，有一个人曾在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接受洗礼的时候抱着他；还有一个人是他的第二代堂兄。”

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关系解释了一下，并为此发了誓。

埃约尔夫指定了证人来作证，在决定陪审团的组成无效之前，该陪审团还应存在。接着，埃约尔夫第二次指定了证人，说：“你们作证，我要求这两个人离开陪审团。”然后，他说出了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父亲的姓名。他接着说：“因为其中一人是莫德的第二代堂兄，另一人则跟他有宗教上的联系，因此，应该让他们离开陪审团。现在，按照法律，你们两人已经没有资格参加陪审团了，因为我们已经合法地要求你们离开陪审团了。我按照大会的规则以及本国的法律，解除你们的陪审员资格。在弗洛西·索尔德松委托给我的案子中，我解除你们的陪审员资格。”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声地说，莫德属于诉讼不当。他们都认为被告比原告更有理。

阿斯格里姆对莫德说：“尽管他们觉得自己占了上风，但事情并非完全对他们都有利。得派个人去找我的儿子索尔哈尔，听听他有什么建议。”

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可靠的人去找索尔哈尔，把案子的进展情况以及弗洛西等人是如何认为他们已经使陪审团的组成无效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索尔哈尔说：“我来想个办法，不让这件事破坏我们的起诉。你告诉他们，尽管他们受到了这些小伎俩的欺骗，但也不要相信这就会破坏我们的起诉，因为那个大圣人埃约尔夫忽略了



一点。你尽快回去,让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到法庭上指定证人,宣布对方的异议无效。"然后,他详细地给他解释他们应该怎么办。送信人返回后,把索尔哈尔的建议告诉了他们。

于是,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来到法庭,指定了证人。他说:"请你们作证,我宣布,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解除那两个陪审员的要求无效。我的根据是,他解除这两个人所依据的理由同本案的最初原告无关,而只是同提起诉讼的人有关。故此,我特为本人以及任何可能需要这些证词的人指定上述证人。"

随即,他把这些证词出具给法庭。接着,他来到邻居们组成的陪审团就座的地方,说已经站起来的那些人应该重新就座;然后,他宣布他们依然是陪审团的合法成员。所有在场的人都说,索尔哈尔干了件了不起的大事。这样,大家又认为原告比被告更有理。

弗洛西问埃约尔夫道:"你觉得这是符合法律的吗?"

"我想是的,肯定符合,"他说,"我们明显地忽略了这一点。但我们不能放弃。"

随后,埃约尔夫指定了证人,说:"请你们作证,我解除这两个人的陪审员资格。"接着,他说出了他们的姓名,并且说:"理由是你们只是这里的房客,而不是财产的所有人。我不允许你们参加陪审团,因为现在你们已经被合法地解除了陪审员的资格。根据大会的规则和本国的法律,我取消你们的陪审员资格。"

埃约尔夫说,如果这一点能被推翻的话,那他将非常惊讶。这时,所有的人都说,被告比原告更有理。大家都非常赞赏埃约尔夫,说在法律上谁也不可能像他那样聪明。

于是，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和阿斯格里姆派人去见索尔哈尔，告诉他目前的进展情况。索尔哈尔听后，就询问那两个邻居是拥有财产还是一贫如洗。

送信人说，其中一个依靠饲养产奶的牲畜生活，既养奶牛又养奶羊，另一个则拥有他们俩共同居住的土地的三分之一，自己养活自己；他和租借土地的那个人还共同拥有一处矿床和一个牧羊人。

索尔哈尔说："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埃约尔夫等人忽略了一点。尽管埃约尔夫夸下海口，说他是多么地正确，但我可以立即使他们对陪审团的异议无效。"

然后，他非常详细地告诉送信人他们应该怎么办。送信人返回后，把索尔哈尔的建议告诉了莫德和阿斯格里姆。

于是，莫德来到法庭，又一次指定了证人，说："请你们作证，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对陪审团的异议无效，因为被他要求解除陪审员资格的人是有合法的权利担任陪审员的。任何人只要拥有三百或三百单位的土地，即使不依靠饲养产奶牲畜生活，也有权参加由邻居组成的陪审团；而且，任何人只要依靠饲养产奶牲畜生活，即使没有土地，也有权参加由邻居组成的陪审团。"

他把证词提交给了法庭，然后来到邻居们就座的地方，让那两个人重新坐下，说他们有权参加由邻居组成的陪审团。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大家都说，弗洛西和埃约尔夫的理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这时，人们都认为，原告比被告更有理。

弗洛西问埃约尔夫道："这样对吗？"

埃约尔夫回答说，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于是，他们派了个人到法律宣讲吏斯卡弗蒂那里，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斯卡弗



蒂回答说,尽管知道的人很少,但法律的确有这样的规定。那个人就把他的答复告诉了弗洛西和埃约尔夫。

后来，埃约尔夫向西格福斯的儿子们询问其他几位邻居的情况。他们回答说，还有对四个人的召集也属于非法,“因为住在离现场更近的人并没有被找来,他们还在家里呆着呢。”

于是,埃约尔夫指定了证人,为他作证:他要解除这四个人的陪审员资格。他显得非常理直气壮。

接着,他对那些邻居们说:“在执法的问题上,你们对双方必须要一碗水端平。当法庭传唤你们的时候,你们必须到庭,指定证人，说明要你们作出判决还有困难。因为你们本来应该是九个人，但现在你们只有五个人的任命是合法的。要是索尔哈尔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他就什么案子都能打赢了。”

大家都看得出来,在整个过程中,弗洛西和埃约尔夫显得不可一世。人们纷纷传言,说这一纵火杀人案被撤销了,因为被告比原告更有理。

阿斯格里姆对莫德说:“等我们见过索尔哈尔后,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没什么可吹嘘的。尼雅尔说过，索尔哈尔跟着他学习法律的时候,学得非常出色;如果让他在现实中检验一下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他是冰岛最伟大的法律专家。”

随即，他们派人去见索尔哈尔，告诉他案子目前的进展情况,弗洛西和埃约尔夫是如何自我吹嘘的,还告诉他,人们都觉得这个案子的起诉被驳回了。

“这没什么,”索尔哈尔说,“他们也不会因此而获得什么荣耀。你去告诉莫德,让他指定证人,发誓说大部分陪审员的任命是正确的。然后,他必须把这一证词出具给法庭,这样他就可以

挽救这个案子的诉讼。法庭将判他为每一个被错误任命的陪审员支付三个马克的罚款，但这次开庭可能不会审理这件事。你现在回去吧。”

送信人回来后，一字不差地把索尔哈尔的话复述了一遍。

于是，莫德来到法庭，指定了证人，发誓说大部分邻居的任命是正确的。他宣布，这样他已经挽救了这个案子的诉讼。“我们的敌人应该把他们的名誉建立在别的事情上，而不要指望我方犯什么重大错误，”他说道。

人群中出现一阵巨大的骚动。大家都说，莫德处理得很得当，而弗洛西等人只不过是要了点儿骗术和小花招而已。

弗洛西问埃约尔夫这样对不对。埃约尔夫回答说，他不敢肯定，但这个问题应该由法律宣讲吏来负责解答。于是，索尔凯尔·盖蒂松代表他们走到法律宣讲吏斯卡弗蒂那里，把案子目前的进展情况告诉了他，问他莫德所宣称的是否有道理。

斯卡弗蒂答道：“这里的法律专家比我想的要多。我必须告诉你，他们在每一点上都是正确无误的，也是无懈可击的。我原来以为，尼雅尔死后只有我一个人了解法律的这个细节，因为当时我敢肯定，尼雅尔是唯一知道这个细节的人。”

索尔凯尔回到弗洛西和埃约尔夫那里，告诉他们说这是有效的法律规定。

接着，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来到法庭，指定了证人，说：“请你们作证，我要求我为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一案而召集的邻居宣布他们的裁决结果，不管结果是对哪一方有利。我特在法庭上、在各位法官面前，提出这一合法要求。”

这样，莫德召集的那个由邻居组成的陪审团来到法庭。其



中一个人宣布了他们的裁决结果，其他人都表示同意。这个人说："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召集了我们九个自由人；现在，陪审团内有我们五个人，另外四人已经被解除了陪审员资格，因为被告对他们四人的资格提出了异议；否则这四人也将同我们一起宣布我们的裁决。现在，法律要求我们作出裁决。莫德要求我们宣布的是弗洛西·索尔德松是否在现场非法袭击了海尔吉·尼雅尔松——在那次袭击中，弗洛西·索尔德松给海尔吉·尼雅尔松造成了内伤、或者脑部伤害、或者伤及其骨髓的致命伤害，海尔吉因此而死亡。莫德要求我们宣布法律所要求的、与此案有关的裁决，他准备将裁决结果交给法庭；在由索尔盖尔·索里松移交给他的案子中，我们是被他合法地、以一种我们能够听到的方式召集起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发了誓，作出了合法的裁决，并就裁决结果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裁定：弗洛西败诉，对他的指控是合法的。我们九位邻居特此在东部地区法庭、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应莫德的要求而作出这一裁决。这是我们的集体裁决。"

接着，他们又宣布了一次他们的裁决结果。这一次，他们先提伤害，再提袭击，其他部分的措辞跟第一次宣布的完全一样。他们裁定弗洛西败诉，原告对他的指控是合法的。

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来到法庭，指定了证人，证明在他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的案子中，他所召集的邻居已经宣布了他们的裁决结果，裁定对弗洛西的指控是合法的。他这样做，既是为自己指定证人，也是为那些"可能有必要使用或受益于这一证词的人"指定证人。

接着，莫德第二次指定了证人，说："我请你们作证，由于目

前已经出具了所有的起诉证据，所有的证词均已提交，陪审团已经作出裁决，裁决的宣布以及所有事项均有证人，因此，我特邀请弗洛西·索尔德松或任何接手替他辩护的人在我起诉他的这一案子中进行辩护。但是，如果在他们的合法辩护中出现任何情况，而我在对他们的起诉中可能用到这些情况，那么，我将保留使用这些新情况的权利。我特此在法庭、在诸位法官面前提出这一合法要求。”

“埃约尔夫，”弗洛西说，“等你一出来辩护，他们就会缩头缩脑、抓耳挠腮。一想到他们那个样子我就想笑。”

143

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来到法庭，指定了证人。他说：“请你们作证，这是合法的辩护：这个案子本来应该起诉到北部的地区法庭，但你们却将其起诉到了东部的地区法庭。因为弗洛西早已宣布过，自己是北部的戈狄阿斯凯尔的属民。这里有两位当时在场的证人，他们将证明，弗洛西首先把自己的戈狄地位送给了他的兄弟索尔盖尔，然后他宣布自己是阿斯凯尔的属民。我特此既为自己、也为那些可能有必要使用或受益于这一证词的人而指定这两位证人。”

接着，埃约尔夫第二次指定了证人，说：“我请你们作证，我邀请本案的诉讼方莫德、或者任何其他可能起诉的人，听我发誓，听我即将作出的辩护，并听我即将出示的所有证据。我特此在法庭上、在诸位法官面前提出这一合法要求。”

随后，埃约尔夫又一次指定了证人，说：“我请你们作证，我面对《圣经》合法地发誓，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尽我一切努力，诚实、公正地依法进行此案的诉讼；只要我在大会，我将满足与



我有关的法律上的一切要求。”

埃约尔夫说：“我指定这两个人为证人，证明我提出这一合法的辩护：本案被起诉到了一个没有管辖权的地区法庭之中。我认为，他们的起诉因此无效。我特此向东部的地区法庭作出上述辩护。”

接着，他向法庭出具了与辩护有关的所有证词；然后，他又指定了证人，为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所有的辩护步骤作证。

埃约尔夫指定了证人。他说道：“我请你们作证，我禁止本法庭的法官就莫德及其支持者所提起的诉讼作出判决，因为我们已经向法庭作出了合法的辩护。我这样做的依据是一项合法的、无可争辩的、绝对的并富有拘束力的禁止权利，根据大会的规则和本国的法律，我有权这样做。”

然后，他请法庭就他的辩护作出判决。

接着，阿斯格里姆和他的支持者们又对纵火案提出了指控。这些诉讼按照常规进行了。

144

现在说说阿斯格里姆和他的支持者们：他们派人到索尔哈尔那里，把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告诉了他。

索尔哈尔说：“我离得太远了。我要是在现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了。我现在明白他们的策略了：他们还打算把对纵火的起诉也宣布为无效，阻止对这一案子的审理，因为这是他们试图摆脱一切罪恶的策略的一部分。你现在尽快赶回去，告诉莫德，让他起诉弗洛西和埃约尔夫把金钱交易带入了法庭，①他

① 弗洛西雇佣埃约尔夫作他的法律专家时送了他一个金手镯（见第 138 章），这在本部传奇中被认为是违法的，但在现存的法律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应该要求部分剥夺他们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然后，他一定要再次地传唤他们，指控他们出具了与此案无关的证词，这样，他们就违反了大会的程序。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如果同一个人两次被判为部分剥夺其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那么，该被告就必须被判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你们必须抢先提出诉讼，这样才可以先对他们进行起诉并作出判决。”

送信人离开之后，赶到莫德和阿斯格里姆那里，把索尔哈尔的话告诉了他们。于是，他们来到了法律岩石。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指定了证人：“我请你们作证，我指控弗洛西·索尔德松在大会期间向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行贿，支付了金钱，以换取他的帮助。我宣布，为此应该对他作出判决，部分剥夺他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在他向负责审理有关没收案件的法庭支付一马克银币以及生计费用之前，人们不得向他提供帮助，或给他以庇护。如若他未能支付上述款项，那么他就成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我宣布，他所有的财产应予以没收，一半归我，一半归本地区依法有权获得其被没收财产的人。我要求在依法审理此案的第五法庭进行起诉。我要求现在就进行审理，对其作出完全的惩罚。我特此在法律岩石、在所有人面前提出这一传唤。”

接着，他又提出了相似的一个传唤，指控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接受了那笔钱；同样，他把这个案子起诉到了第五法庭。

他接着指控说，弗洛西和埃约尔夫把与此案双方无关的证词提交给大会，这样就违反了大会的程序。他要求为此判决部分剥夺他们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然后，他们就来到立法会议，第五法庭就是在那里开庭的。



阿斯格里姆和莫德离开以后，地区法庭的法官们对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意见不一。有的要判弗洛西胜诉，有的要判莫德和阿斯格里姆胜诉。最后,他们不得不宣布法庭出现了分歧。在莫德进行传唤的时候,弗洛西和埃约尔夫都一直在场。

过了一会儿,弗洛西和埃约尔夫被告知,他们在法律岩石受到了传唤，要他们在第五法庭出庭；他们每人都受到了两次传唤。

埃约尔夫说:"事情出现了不利于我们的变化。我们呆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成功地发出了传唤。很显然,这是索尔哈尔的才智,这一点谁也比不上他。现在,他们就可以率先在法庭上提起诉讼了,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但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就去法律岩石，开始起诉他们，尽管这对我们的帮助不会很大。"

于是,他们来到了法律岩石。埃约尔夫宣布,他要指控对方违反了大会的程序。接着,他们又来到了第五法庭。

现在说说莫德:与阿斯格里姆来到第五法庭之后,莫德就指定了证人,要求他们听他发誓、提出指控以及为起诉弗洛西和埃约尔夫而准备出具的所有证据。他在法庭上、在所有法官面前提出了这一合法的要求。

在第五法庭,共同宣誓人要通过自己宣誓来确认誓言。

于是,莫德指定了证人。他说:"我请你们作证,我特此在第五法庭起誓。我恳求上帝在我的今生和来世中帮助我，竭尽全力地按照法律,诚实、公正地起诉这个案子。我合法地对弗洛西提起实质性诉讼。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也不会进行金钱交易以换取帮助。不管是为了合法的或是非法的目的,我都没有、也

不会接受金钱。”

这时，莫德的两个共同宣誓人来到法庭上，他们指定了证人。“请你们作证，我们面对《圣经》合法地起誓。我们请求上帝在我们的今生和来世帮助我们，我们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我们认为莫德将尽其一切努力，按照法律诚实、公正地起诉这个案子；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也不会进行金钱交易以换取帮助。不管是为了合法的或是非法的目的，他都没有、也不会接受金钱。”

莫德已经召集了住在辛格韦德利附近的九个人为这个案子组成了一个陪审团。①于是，莫德指定证人，提出了他对弗洛西和埃约尔夫的四项指控；他的措辞和在进行传唤时的是相同的。他把案子起诉到了第五法庭，要求法庭判决部分剥夺被告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他使用的措辞和在进行传唤时的一样。

接着，莫德指定了证人，邀请九位邻居在河的西岸就座。然后，他又指定证人，邀请弗洛西和埃约尔夫对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他们走到陪审团那里，仔细地看了看，但一个也解除不了。于是，他们怒气冲冲地走开了。

莫德指定了证人，要求他召集的九位邻居宣布他们的裁决结果，不管他是胜诉还是败诉。陪审员们来到法庭上，其中一个宣布了他们的裁决结果，其他陪审员都表示赞同。他们全都在第五法庭起了誓。他们认为对弗洛西的指控是合法的，裁决他败诉。他们把裁决结果原样提交给了法庭。在莫德宣布进行起诉的时候在场的那个人此时也在场。随后，他们宣布了所有应

① 选择辛格韦德利附近居住的人是因为莫德指控弗洛西和埃约尔夫的不端行为发生在辛格韦德利的大会。



该宣布的对所有指控的裁决结果。这一切都合法地进行完了。

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和弗洛西一直在寻找机会，以便宣布整个诉讼程序无效,但他们并没有找到。

莫德指定了证人,说:“我请你们作证,我为起诉弗洛西·索尔德松和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而召集的九位邻居现在已经提交了他们的裁决结果,他们裁定:对他们的指控是合法的。”

他指定这些人来为此作证。

接着,他又一次指定了证人。他说道:“我请你们作证,我邀请弗洛西·索尔德松或任何接手替他辩护的人在我起诉他的这一案子中开始辩护,因为至此所有诉讼证据都已出具:包括要求听取起誓、进行起誓、陈述各项指控、为传唤程序指定证人、邀请邻居组成陪审团、邀请被告对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宣布陪审团的裁决结果以及为裁决结果指定证人。”

他指定这些人来为已经采取的步骤作证。

接着,提起诉讼时在场的那个人站了起来,把案子作了一下总结。他首先总结了莫德如何让他们听他起誓、听他陈述讼状并听他出具起诉的各项证据;然后,他又总结了莫德和共同宣誓人如何起誓以及莫德如何提起诉讼。在总结中，他使用了莫德在陈述讼状和进行传唤的过程中讲过的所有措辞:“在起诉到第五法庭的时候，莫德使用的措辞和他在进行传唤时所使用的措辞是一致的。”

他又总结了证人是如何为传唤作证的。他一字不漏地重复了莫德在传唤中所说的话以及证人们的证词:“现在，我已在总结中将其重复了一遍。证人向第五法庭提交的证词和莫德在传唤中所使用的措辞是相同的。”

他总结了莫德如何邀请由邻居组成的陪审团就座；和由弗洛西或任何接手替他辩护的人对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他还总结了邻居们如何出庭、如何公布他们的裁决结果以及如何宣布弗洛西受到了合法的指控。“几位邻居已向第五法庭宣布了他们的裁决结果，”他说道。

他总结了莫德如何为裁决结果的公布指定证人；然后他又总结了莫德是如何为所采取的步骤、为邀请被告进行辩护而指定证人的。

这时，莫德指定了证人。他说：“我请你们作证，由于属于诉讼的所有步骤现在均已完成，这些步骤均已得到总结和复述，并已提交给法庭，因此，我禁止弗洛西·索尔德松或任何接手替他辩护的人提出反对意见。”

接着，负责总结的那个人就把莫德的这一证词又做了总结。

随后，莫德指定了证人，请法官们就此案作出判决。

这时，白色吉祖尔说：“莫德，这样是不够的，你还得再做点儿别的，因为一个由四十八人组成的法庭是没有审判权的。”

弗洛西问埃约尔夫道：“我们现在怎么办？”

埃约尔夫答道：“很难办。我们最好是等着，因为我怀疑他们在申诉的时候会出现失误：莫德刚才要求立即对案子进行判决，但他们首先得从法庭上撤掉六个人。然后，当着证人的面，他们得邀请我们来撤掉另外六个人，但我们不要去。这样，他们就不得不自行撤掉另外六个人了，但他们很可能忽略这个细节。如果他们真的忽略了，没有撤掉另外六个人，那么整个案子的起诉将是无效的，因为进行判决的人数正确的应该是三十六



名法官。”

弗洛西说:“埃约尔夫,你真是个聪明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你。”

莫德·瓦尔加尔德松指定了证人,说:“我请你们作证,我从法庭上撤掉六个人。”然后,他一个一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并且说道:“我拒绝在法庭上给你们以位置。根据大会的规则和本国的法律,我撤掉你们的法官资格。”

随后,他当着证人的面,邀请弗洛西和埃约尔夫从法庭上撤掉另外六个人,但他们说不想这么干。于是,莫德就要求对此案作出判决。正在法官们作出判决的时候,埃约尔夫指定了证人,宣布法庭的判决以及整个诉讼均为无效。他指出,判决是由四十二人作出的,而本来应该由三十六人作出。“现在,我们要在第五法庭起诉他们,要求判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说道。

白色吉祖尔对莫德说:“你犯了个错误,如此重要的细节居然被你忽视了,真是倒霉。阿斯格里姆,我的亲戚,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阿斯格里姆答道:“我们必须派人到我的儿子索尔哈尔那里,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45 戈狄斯诺里了解到诉讼的进展情况之后,就把自己的人马部署在阿尔曼纳陡崖和赫拉德棚屋之间,他事先已经给他们讲了该怎么办。

现在说说索尔哈尔:一个送信人找到他,向他讲述了目前的情况、他们将如何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以及他们对杀人

案的起诉如何被全部驳回了。索尔哈尔听到这些，心里乱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双手把斯卡普赫丁送给他的那柄长矛抓了过来，一下子刺进了自己的大腿。腿上的肌肉和那个疖子紧紧地箍着长矛，他猛地转动长矛，把那个疖子割了下来。然后，他双腿稳步、飞快地走出棚屋，



(Jón Axel Björnsson)

索尔哈尔挺矛便刺，一下子刺穿了红色格里姆的盾牌……

连那个送信的人都跟不上。他径直向第五法庭走去。在那儿，他碰见了弗洛西的亲戚红色格里姆。两人刚一碰面，索尔哈尔挺矛便刺，一下子刺穿了格里姆的盾牌，将其劈为两半。长矛随即直贯格里姆的身体，从他的后背露了出来。索尔哈尔一抖长矛，把他扔在地上，格里姆当即毙命。

卡里·索尔蒙达松看到了这一幕，就对阿斯格里姆说："你的儿子索尔哈尔来了，他已经干掉了一个。我们这些人当中，要是只有他一个人有勇气为纵火案报仇的话，那将是天大的耻辱。"

"不会的，"阿斯格里姆说，"咱们上吧。"

他们的手下发出了一声呐喊，然后爆发出一片请战的呼声。弗洛西等人转过来跟他们对峙着，双方相互大声地搦战。

现在说说卡里·索尔蒙达松：他纵身冲到了阿尔尼·考尔松和大力士哈尔比约恩的面前。哈尔比约恩一见，抡起斧子直砍他的腿部。卡里一纵身，身子跃向半空，哈尔比约恩一斧走空。卡里转身扑向阿尔尼·考尔松，一斧子砍在他的肩头，砍断了他的肩胛骨和锁骨，一直劈到了他的胸部。阿尔尼当即倒地而死。紧接着，卡里挥斧猛砍哈尔比约恩，劈开了他的盾牌，砍掉了哈尔比约恩的大拇指。这时，霍尔斯坦恩把自己的长矛向卡里扔了过去，卡里敏捷地一伸手，在半空里抓住了长矛，随手"嗖"的一声又扔了回来，弗洛西的这个手下应声而倒，当即一命呜呼。

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冲到大力士哈尔比约恩的面前，单手持斧，直取哈尔比约恩。哈尔比约恩"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爬起来，随后落荒逃走了。接着，索尔盖尔又和索尔瓦尔德·斯鲁姆-凯蒂尔松碰了头。索尔盖尔当即挥起斯卡普赫丁那把名叫"战魔"的斧子，直取索尔瓦尔德。索尔瓦尔德举起盾牌来招架，但索尔盖尔的斧子一下子把整个盾牌劈为两半，而且上半截斧刃击中了他的胸膛，并砍进了体内。索尔瓦尔德当即倒地而死。

现在说说阿斯格里姆和他的儿子索尔哈尔：他们同雅尔蒂和白色吉祖尔一起，联手向弗洛西、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以及其他纵火犯发起了进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阿斯格里姆一方攻势强劲，锐不可当，弗洛西一方不得不向后节节败退。大力士古德蒙德、莫德·瓦尔加尔德松和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则猛攻来自厄赫萨尔峡湾、东部峡湾以及雷恰达尔等地的人的阵地，那里的战斗也很激烈。卡里·索尔蒙达松冲到比约尼·布罗德-

海尔嘉松的面前，抓过一柄长矛向他刺去，结果刺中了他的盾牌。比约尼慌忙把盾牌往旁边一拉，不然的话，卡里的长矛会把他连同盾牌一起刺穿的。比约尼随即挥剑砍向卡里的腿部，卡里把腿一收，身子一转，比约尼一剑走空。卡里回手就是一剑。突然，旁边一人纵身跳了过来，举起盾牌来挡卡里的剑。但是，卡里的剑把他的盾牌从上到下砍为两半，剑尖擦过那个人的大腿，把他整条腿都豁开了。那个人随即倒在地上，落了个终身残疾。卡里随即双手擎矛，对准比约尼猛刺过去。比约尼发现自己别无选择，身子只好往斜刺里一倒，躲了过去，随后爬起身来，落荒而逃。

这时，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向以霍尔斯坦恩·贝萨松和索尔凯尔·盖蒂松为前锋的阵地发起了猛攻。结果，他们击退了霍尔斯坦恩和索尔凯尔。大力士古德蒙德的手下看着他们望风逃窜的样子，便大声地嘲笑他们。

廖萨瓦来的索尔瓦尔德·特约瓦松受了重伤；他的胳膊被刺穿了，人们都认为是大力士古德蒙德的儿子哈尔多尔投的长矛，但索尔瓦尔德在有生之年都没有为此得到什么赔偿。

卷人这场战斗的人很多。尽管这里描述了一些当时发生的情况，但还有对很多情景的描述并没有流传下来。

弗洛西曾告诉过他的手下，如果寡不敌众，他们就要想方设法赶到位于阿尔曼纳陡崖的要塞，因为在那儿，他们只会受到来自一个方向的进攻。但锡达的哈尔的手下和他的儿子约特在阿斯格里姆等人的进攻下望风而逃，没有往那里去，而是沿着厄赫萨拉河的东岸向南跑了下去。

哈尔说："整个阿耳庭都在打仗，真是可怕极了。约特，我的



儿子，我想我们该去求助，把双方分开，尽管这样会使我们受到一些人的埋怨。你在桥头等着我，我到各个棚屋求救去。”

约特说：“要是看到弗洛西等人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我就立即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你想干什么都行，”哈尔说，“但我求你一定要等着我。”

这时，弗洛西的人开始溃逃了。他们都逃往厄赫萨拉河的西岸，阿斯格里姆、白色吉祖尔和他们的全部人马在后面紧紧追赶。弗洛西和他的手下撤到了韦尔吉棚屋和赫拉德棚屋之间的空地上。但是，戈狄斯诺里早已把他的人马部署在那里，把路堵得死死的，他们根本无法从那里逃走。

戈狄斯诺里对弗洛西喊道：“你怎么慌慌张张地？谁在追你？”

弗洛西说：“你这么问并不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你想阻挡我们前往阿尔曼纳陡崖的要塞吗？”

“我并没有阻挡你们，”他回答说，“但我知道谁在阻挡你们。你不问，我也告诉你，是索尔瓦尔德·克罗平斯凯吉和考尔。”

其实，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早就死了，而且是属于最坏的那一类人。

戈狄斯诺里再次发话了，这次是对他的手下：“带着你们的利剑和长矛向他们冲，把他们从这儿赶走。等其他人从下面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但你们不用追他们，就让他们双方自己一决雌雄吧。”

斯卡弗蒂·索罗德松的儿子名叫兔唇索尔斯坦恩；他正和岳父大力士古德蒙德并肩冲杀。斯卡弗蒂听到斯诺里的话之

后，就赶往戈狄斯诺里的棚屋，打算请斯诺里和他一道去把交战双方分开。但还没等他走到斯诺里的棚屋门前，最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阿斯格里姆等人从山下冲了上来。

索尔哈尔说："父亲，斯卡弗蒂·索罗德松在那儿。"

阿斯格里姆说："我看见了，孩子。"说着，他闪电般地把长矛掷向了斯卡弗蒂。长矛正中他小腿最宽厚的部分，把他的两条腿都刺穿了。斯卡弗蒂"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他附近的人只好让他平躺着，把他拖进了一个磨剑人的棚屋里。

阿斯格里姆和他的人马迅速地向前推进，弗洛西等人沿着河岸向南败退到了莫德鲁维利人的棚屋。在一个棚屋的外面站着一个叫索尔维的人；他正在一个大锅里煮肉，刚把肉拿出来，但锅里的水已经开到了极点。索尔维抬头瞥见东部峡湾的人们在狼狈逃窜，离他这里已经很近了。

索尔维说："怎么回事？这些东部峡湾的人在没命地奔逃，难道他们都是胆小鬼吗？甚至连索尔凯尔·盖蒂松也在逃。很多人说，他极其勇猛。可现在他跑得比谁都快。人们说他的那些话肯定有好些不实之词。"

大力士哈尔比约恩正在他附近，就说道："你敢说我们都是胆小鬼，你这样说逃脱不了惩罚。"他伸手把索尔维抓了过来，高高地举起来，把他头冲前，扔进了那口大锅，索尔维当即毙命。这时，后面追来的人朝他冲了过来，哈尔比约恩只好继续奔逃。

弗洛西瞄准布鲁尼·哈夫立达松，把长矛扔了过去，一矛正中他的腰部，布鲁尼当即倒地而死。他是大力士古德蒙德的手



下。

索尔斯坦恩·赫莱纳松从布鲁尼身上抽出那杆长矛，向弗洛西掷了过去，扎在了他的腿上。这一下把他的腿伤得很重，弗洛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但马上又爬了起来。

他们转了个方向，奔向瓦特恩峡湾人的棚屋。约特和哈尔率领他们的人马正在从东岸渡河。他们来到火山岩区的时候，从古德蒙德那里飞来一柄长矛，正中约特的腰部，他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人们永远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杀的他。

弗洛西等人在瓦特恩峡湾人的棚屋附近拐了个弯儿。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说道：“卡里，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在那儿。让他为接受那个手镯而遭报应吧。”

卡里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说着，他抓过一杆长矛，瞄准埃约尔夫投了过去。长矛正扎在他的腰上，把他刺穿了。埃约尔夫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

这时，战斗稍稍缓和了一下。戈狄斯诺里带着自己的手下以及斯卡弗蒂赶来了。他们立即穿插到双方之间，把他们分隔开来，这样，双方就无法相互进攻了。哈尔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也想把交战双方分隔开来。他们宣布，在大会剩下的日子里实现停火。人们把死者的尸体都集中起来，抬到教堂，并给伤者包扎伤口。

第二天，人们又回到了法律岩石。锡达的哈尔站起身来，要求大家安静。顿时，法律岩石那儿变得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道：“在这次诉讼中发生了令人难过的事情，有的人在这一事件中死了。我要告诉你们，我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英雄。但我想请阿斯格里姆和其他与这些诉讼有关的人给我们提

出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接着，他又讲了很多颇有说服力的话。

卡里说：“即使别人都同意和解，我也不同意，因为你们打算把这场战斗中的杀戮和那场纵火案两相抵消。我们不能容忍你们这么做。”

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也附和着。

这时，斯卡弗蒂·索罗德松站了起来，说道：“卡里，当初你不该从你的姻亲那里逃走，现在你最好不要阻止我们达成和解。”

于是，卡里吟诵了下面这首诗：

即使我跑了，
你也不要指责我，武士。
我的力量和武器
暴风雨般地击碎敌人的盾牌。
修长、锋利的宝剑
长啸如龙吟。
而你——红须的懦夫
却逃回了自己的棚屋。

接着，卡里又吟诵了另一首诗：

武士们不愿停止战斗，
而此时的诗人斯卡弗蒂
蜷缩在盾牌后面，



身子被扎伤。
这位仰面朝天的无畏英雄
被厨子们拖进了小丑的房间。

随后，卡里又吟诵了第三首诗：

当船上的水手们
嘲弄着被烧死的
尼雅尔、格里姆和海尔吉——
他们犯了天大的错误。
如今，在缀满石南花的山丘上，①
在大会结束之后，
人们的嘲讽转向了那一方。

人们哄笑起来。戈狄斯诺里面带微笑，口中吟诵了下面的诗。他的声音很小，但人们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斯卡弗蒂不想打了，
阿斯格里姆射中了他的枪杆；
霍尔斯坦恩不情愿地逃走了，
索尔凯尔硬着头皮向前。

人们的笑声更响了。

---

① 指弗洛西的家乡斯维纳费德。



锡达的哈尔说道:"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约特的死让我多么地痛苦。很多人认为，为他所做的赔偿要高于任何其他在这里丧生的人。但是,为了达成和解,我愿意放弃索赔;另外,我还愿意向我的对手们保证和平相处。戈狄斯诺里以及其他最优秀的人士,我要求你们确保在我们双方之间达成和解。"

他说完之后坐了下来。他的话引起了人们的欢呼，大家对他的善意异口同声地表示赞赏。

戈狄斯诺里站起身来，发表了一篇长长的、充满智慧的演说,请阿斯格里姆、吉祖尔以及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人接受和解。

阿斯格里姆说:"当弗洛西强行闯进我家里的时候,我就决心,永远也不接受跟他的和解。但是现在,戈狄斯诺里,由于你和我的其他朋友们说的这些话,我就不反对了。"

同样,索尔莱夫·克劳和大个子索尔格里姆说,他们也愿意接受和解。他们还敦促自己的兄弟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也接受和解,但他没有同意。他说,他永远都和卡里保持一致。

这时,白色吉祖尔说:"现在,弗洛西得决定,在有人反对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进行和解。"

弗洛西说他愿意,"反对我的优秀人士越少,我越欢迎。"

大力士古德蒙德说道:"只要对纵火一案的起诉不被驳回,那我本人愿意为在大会发生的杀人的赔偿进行担保。"

白色吉祖尔、阿斯格里姆和雅尔蒂也都这么说。这样,他们就按照这些条件达成了一项和解。

他们握了握手，把这件事交给了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戈狄斯诺里负责进行仲裁,还有其他一些优秀人士帮助他。他们把被杀的人相互进行了比较，差额部分通过支付赔偿金加



以解决。他们还对纵火案进行了仲裁：被告要为尼雅尔支付三倍的赔偿，为贝格索拉支付两倍的赔偿，斯卡普赫丁和惠塔内斯的戈狄霍斯库尔德两人的被杀相互抵消，为格里姆和海尔吉支付两倍的赔偿，为其他被烧死的人一律支付一倍的赔偿。

他们裁定，为卡里的儿子索尔德之死不支付任何赔偿。

弗洛西和其他纵火犯得离开冰岛，但除非他们愿意，他们并不一定非要在那年夏天离开这个国家。但如果三年之后他们还没有离开冰岛的话，那么他和其他纵火犯就将终身被剥夺法律保护的权利，人们可以在春季大会或者在秋季大会上宣布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宣布都可以。

弗洛西得在国外呆满三年，但贡纳尔·兰巴松、格拉尼·贡纳尔松、格鲁姆·希尔迪松和考尔·索尔斯坦恩松永远也没有权利回国。

他们问弗洛西是否想为他身上的伤要求赔偿。他回答说，他不想用自己的身体赚钱。至于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由于他的不公与不正当行为，因此对他的死不予赔偿。

各方相互握了握手，对上述的这些裁决结果都表示同意。从那以后，他们从来没有违反过这一协议。阿斯格里姆和他的朋友们向戈狄斯诺里赠送了精美的礼物；斯诺里因为这个案子而赢得了极大的尊重。斯卡弗蒂的伤没有得到赔偿。白色吉祖尔、雅尔蒂和阿斯格里姆邀请古德蒙德到他们那里去看看。他接受了邀请，他们每个人都送了一个金手镯给他。然后，古德蒙德上马回北部去了，他也由于处理这件事而受到了广泛赞誉。

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邀请卡里和他一起走，但他们先跟古德蒙德一起往北，一直到了山区之后才分手。卡里送给古德

蒙德一个金质胸针，索尔盖尔送给他一条银质腰带。这两件礼物都极其珍贵。他们怀着对彼此的友谊相互分手了。古德蒙德继续纵马北上,回家去了。在本部传奇中,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卡里和索尔盖尔离开山区南下,来到赫雷帕尔,接着又来到肖尔萨。

现在说说弗洛西：参加纵火的那些人都上马来到了东部的弗廖特什立德。弗洛西在那儿吩咐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去照看一下他们的农场。后来，弗洛西听说索尔盖尔和卡里跟古德蒙德去了北方,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卡里和索尔盖尔打算住在北方。西格福斯的儿子们问,他们是不是可以到东部的埃亚菲欧尔区,去把赫夫扎布雷卡的人欠他们的钱收回来。弗洛西说可以，但他恳求他们在那儿呆的时间要尽量短一些。接着，弗洛西上马经过戈达兰,进入山区后,经过埃亚菲亚德拉冰盖的北部,一路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位于斯维纳费德的家里。

现在说说锡达的哈尔:当初为了达成和解,他说他不要求对方为杀死他的儿子进行赔偿,但是,聚集在大会上的人们都付了他赔偿,总数超过了八百盎司银币,是正常赔偿的四倍。但其他跟随弗洛西的人都没有为自己的损失得到任何赔偿，因此他们很不高兴。

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在家里呆了两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们上马往东,来到劳法费德,在那里过了夜。他们一共有十五个人，因此一点儿也不担心会有人来取他们的性命。当天晚些时候,他们离开劳法费德,打算在傍晚时分赶到赫夫扎布雷卡。他们在凯德灵加河停留了一下,大家都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146 现在说说卡里：就在同一天，他和他的同伴们纵马向东，渡过马尔卡河之后，继续赶往塞利亚兰。他们在那儿碰见了几个女人。

那些女人立刻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虽不像西格福斯的儿子们那样无忧无虑，但也够粗心大意地了。"

索尔盖尔问："你们干吗要替西格福斯的儿子们担心呢？关于他们你们了解到些什么情况？"

她们答道："他们昨天晚上住在劳法费德，打算于今天傍晚赶到美达尔。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发现他们很怕你们，而且他们还打听你们什么时候回家。"

说完，她们继续赶路去了。卡里和索尔盖尔翻身上马，用马刺猛刺一下各自的马，飞奔而去。

索尔盖尔问："你现在脑子里在想什么？你想让我们去追他们吗？"

卡里答道："我不会拦着的。"

索尔盖尔问："我们该怎么干？"

"不知道，"卡里说，"因为事情的结果经常是用口杀人的人长命百岁。但我知道你的打算：你想杀死其中的八个，但这也不如你当初勇猛。那次你用一条绳子把自己顺到一个峡谷里，干掉了七个。你和你的亲戚们就是这样，总是想干些了不起的事。但我会和你一起去，这样我就能够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了。现在我们纵马追吧——就我们俩，因为我知道你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沿着山上边的一条小路纵马东去，绕过了霍尔特，因为索尔盖尔不想让他的兄弟们为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受到谴责。接着，他们继续向东，来到了美达尔。他们在那儿碰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的马背上驮着一个装泥炭的筐。

那人说道："索尔盖尔，我的朋友，你的人手不够啊。"

"什么意思？"索尔盖尔问道。

"就是说，在这附近可能会有可供劫掠的对象，"那人说，"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从这里经过，他们整个白天都会在凯德灵加河睡觉，因为他们想在今天晚上赶到赫夫扎布雷卡去，不打算再往前走了。"

说完，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索尔盖尔和卡里继续飞马向东，前往阿尔纳斯塔克荒原。一路无话，他们来到了凯德灵加河，河水涨得很高。他们沿着河岸缓辔而行，因为他们发现那边有几匹没套鞍子的马。他们纵马来到近前，发现凹地里睡着几个人，长矛直插在凹地的土坡上。索尔盖尔和卡里把它们都拔了起来，扔进了河里。

索尔盖尔问："你想让我们把他们叫醒吗？"

卡里答道："这还用问吗？你已经决定不杀熟睡中的人，以便不损害你的名誉。"

于是，他们俩冲着他们大声地叫喊起来。那些人醒了，跳起身来，抓起武器。直到他们武装好了，卡里和索尔盖尔才向他们进攻。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猛地扑向索尔凯尔·西格福松。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从索尔盖尔的背后向他袭来，但还没等他动手，索尔盖尔已经双手挥起"战魔"，闪电般地往后一击，斧子正砸在那个人的头上，把他的头骨击得粉碎，那人当场毙命。紧接着，索尔盖尔斧子又向前一挥，砍中了索尔凯尔的肩膀，砍断了他的胳膊。

此时，卡里正孤身一人力战莫德·西格福松、西古尔德·兰



巴松和拉姆比·西古尔达松。拉姆比从他的身后挺矛便刺，卡里一见，纵身跃起，双腿在空中来了个劈叉，拉姆比的长矛一下子刺到了地上。接着，卡里双脚一收，身子落在枪杆上，只听“咔嚓”一声，枪杆被他踩断了。此时，卡里一手擎矛，一手仗剑，但没有拿盾牌。他右手长矛猛刺西古尔德·兰巴松，正中他的胸膛，矛尖从他的背后直贯而出。西古尔德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随即，卡里左手挥剑直取莫德·西格福松，一剑正刺在他的臀部上，剑体深深地扎了进去，连他的脊椎骨也被刺穿了。莫德身子往前一倒，当场毙命。

随后，卡里双脚像陀螺一样灵巧地一转，直奔拉姆比·西古尔达松。拉姆比一见，三十六计走为上，转身落荒而逃。

这时，索尔盖尔正和大力士莱多夫打在一起。两个人都同时向对方挥动兵刃。莱多夫力气极大，斧子所到之处，盾牌被打得碎片纷纷。索尔盖尔双手舞动斧子，结果，斧子的下半截击中了对方的盾牌，把它劈为两半；斧子的上半截砍断了莱多夫的锁骨，并一直砍到了他的胸部。这时，卡里纵身向前一跃，一斧子砍断了莱多夫的大腿。莱多夫倒地而死。

莫克的凯蒂尔说道：“我们赶紧上马，这些人的力量太可怕了，我们抵挡不住的。”

他们冲到各自的马匹那里，跳上马背。

索尔盖尔问：“你想让我们追击吗？我们还是可以再多杀死几个的。”

卡里答道：“跑在最后面的那个莫克的凯蒂尔，我不想杀他，因为我们俩的妻子是姐妹，而且在我们这场争端中，他的表现最好。”

于是，他们翻身上马，径直回到了位于霍尔特的家里。索尔盖尔让他的兄弟们到东部的斯科加尔去（他们在那儿还有一处农场），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指责他的兄弟们破坏停火协议。

索尔盖尔和卡里身边一直带着很多人，能征贯战的从来没有少于三十人。他们整天高高兴兴地。人们认为，索尔盖尔在这一事件中大大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卡里也是如此。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们追赶对方的故事：他们俩如何追赶十五个人，如何杀死五个，又如何把其他人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凯蒂尔等人：他们拼命地纵马飞奔，一直逃到了斯维纳费德。他们告诉弗洛西他们的行程是多么的不顺。

弗洛西说，他早就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们应该引以为戒，不要再那样赶路了，"他说道。

弗洛西是个最大的乐天派，跟他在一起让人感到高兴。据说，他天生就具备了一位伟大头领所应有的大部分素质。那年夏天和冬天，他都一直呆在家里。

那年冬天，圣诞节过后，锡达的哈尔和儿子考尔从东部来了。弗洛西对他的到来感到高兴。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那些案子。弗洛西说，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哈尔说，事情的结果跟他料想的一样。弗洛西问他觉得最好该怎么办。

哈尔答道："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和索尔盖尔达成一项和解。但这不会是件容易的事。"

"你认为杀人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了结了吗？"弗洛西问道。

"我想不会的，"哈尔答道，"但如果只剩下卡里一个人的话，那么你需要对付的人就少了。要是你不跟索尔盖尔和解，那么



你的死期就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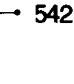
“我们该向他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呢？”弗洛西问道。

“一个对你比较苛刻但他可以接受的方案，”哈尔答道，“因为你没有义务为西格福斯的儿子们的被杀而进行诉讼，那是他们兄弟的事；另外，跛子哈蒙德必须为他的儿子莱多夫被杀进行诉讼。但是，你还是能够同索尔盖尔达成和解的，因为我会和你一起去，他多少也会欢迎我的。卷入这起争端的人如果不参加和解，那么他们谁也不敢呆在位于弗廖特什立德的家里。因为如果呆在那里，那么他们的末日就到了。考虑到索尔盖尔的脾气，这的确会发生的。”

于是，他们派人去找来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向他们提起了这件事。最终，在哈尔的劝说下，他们同意了哈尔的一切建议，愿意达成和解。

格拉尼·贡纳尔松和贡纳尔·兰巴松说：“要是只剩下卡里一个人，那我们就能让他怕我们了。”

“别这么讲，”哈尔说道，“跟他较量，你们会发现很不合算，因为在你们被杀之前，还得支付大量的赔偿。”



说完，他们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147

锡达的哈尔和儿子考尔等一行六人打马扬鞭向西部飞驰而去。他们穿过洛马努沙滩，接着又向西穿过阿尔纳斯塔克荒原，一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美达尔。他们在那里向人们打听索尔盖尔有没有呆在他位于霍尔特的家里。人们说在，又问哈尔准备去哪儿。

“去霍尔特，”他答道。

他们揶谀道，这可是趟好差事。哈尔在那里停留了片刻，让马休息了一下，随后上马疾驰。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索尔黑马尔，在那里过了夜。

第二天，他们上马赶到霍尔特。索尔盖尔跟卡里等人正在屋子外面，这时，他们看见了哈尔。只见他骑在马上，批着一件黑色的斗篷，手持一柄嵌银的小巧的斧子。等他们来到草场的时候，索尔盖尔迎了上去，帮助哈尔下了马。卡里和索尔盖尔都吻了吻哈尔，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领进了大厅。他们让他在横过来的凳子的高座上坐下，向他询问有什么新的消息。那天晚上，哈尔就在那里过了夜。

早上，哈尔向索尔盖尔提起了和解一事，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他。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言辞之间充满了欢愉和善意。

索尔盖尔说："你一定知道，我不打算跟那些纵火犯达成任何和解。"

"当时情况不同，"哈尔说，"那时候你怒不可遏地要杀人。可从那时候起，你已经杀了不少了。"

"这倒不假，"索尔盖尔说，"你们准备跟卡里达成什么样的和解呢？"

哈尔回答说："要是他愿意和解，我们会向他提出体面的和解条件。"

这时，卡里说："索尔盖尔，我的朋友，我恳求你跟他们和解，因为现在的形势对你最为有利。"

索尔盖尔答道："我觉得，撇开你而去跟他们达成和解不是什么好事，除非你和我一样接受同样的和解。"

"我不想和解，"卡里说，"尽管可以说我们已经为纵火复了

仇，但我不得不说，我儿子的仇还没有报。这件事我要尽自己的所能、一个人来做。”

索尔盖尔也不愿意进行和解，但后来，卡里说，如果他不和解的话，那么自己就和他一刀两断。这样，索尔盖尔只好答应和弗洛西等人在召开和解大会之前实现停火；哈尔代表弗洛西和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也作出了同样的承诺。分手之前，索尔盖尔送给哈尔一个金手镯和一件猩红色的斗篷，卡里送给他一条带有三个金十字架的银项链。哈尔热情地感谢他们送的礼物，带着极大的荣誉上马离开了。他一路马不停蹄地来到斯维纳费德，弗洛西热情地迎接了他。

哈尔把他的整个行程以及跟索尔盖尔的谈话内容都告诉了弗洛西。他告诉他，索尔盖尔一开始不愿意和解，后来卡里出面了，说如果索尔盖尔不接受和解的话，那他就跟他断绝来往。哈尔还告诉弗洛西，卡里不愿和解。

弗洛西说：“像卡里那样的人不多，我最希望的倒是自己能具备他那样的性格。”

哈尔和他的手下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当拟定的和解大会召开的时间一到，他们便上马向西，按照双方的协议，赶往赫夫扎布雷卡。索尔盖尔则从西部赶过来跟他们会面。

双方讨论了和解协议。一切都像哈尔说过的那样进行着。在他们就协议条件达成一致之前，索尔盖尔要求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就应该允许卡里跟他呆在一起。他说：“在我的家里，双方都不得伤害对方。我可不想从你们每个人那里分别收取赔偿金。弗洛西，我要你负责从你的追随者们那里把钱收齐。我还要求在大会上达成的所有有关纵火案的协议都要得到

遵守，而且，我要求你向我作为第三人进行赔偿。”

弗洛西全都痛痛快快地同意了。至于他们受到的流放国外和剥夺法律保护的权利的判决，索尔盖尔并没有予以赦免。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弗洛西和哈尔就上马返回了东部。

哈尔对弗洛西说：“女婿，这一和解协议中的所有内容你都要遵守，包括流放国外、到罗马朝圣以及支付赔偿金。如果你能勇敢地做到这一切，那么，尽管你现在遭到这么可怕的事，但你还是会被看成是一个勇敢的人的。”

弗洛西回答说，他会做到这一切的。随后，哈尔上马回到了东部自己的家里。弗洛西则回到了位于斯维纳费德的家里，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148

现在说说索尔盖尔以及他从和解大会返回后的情景：卡里问他们有没有达成和解，索尔盖尔回答说，他提的全部条件对方都答应了。于是，卡里就想上马离开这里。

索尔盖尔说：“你没必要走，因为我们的协议规定，你愿意什么时候呆在这里都可以。”

卡里说：“我的亲戚，不能这样。因为如果我杀了人，他们马上就会说你和我是同伙，我可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要你做的是，跟我的妻子海尔嘉·尼雅尔斯多蒂尔以及我的女儿们一起照管我的财产，这样，我的对手就不会把它们夺走了。”

索尔盖尔同意了卡里的请求，于是，他就托管了卡里的财产。

然后，卡里上马走了。他带着两匹马，另外还有武器、衣服和一些金银。他向西经过塞利亚兰，沿着马尔卡河向北，径直来



到索斯默克。那里有三处农场，都叫莫克。位于中间的那座农场上住着一个叫比约恩的人，人称白色比约恩；他的父亲是卡达尔，祖父是比亚尔菲。比亚尔菲曾经是尼雅尔和霍尔塔—索里尔的母亲阿斯盖尔德的奴隶，后来被释放成了自由人；他娶了一个叫古德劳格的女人为妻。古德劳格的父亲索尔布伦德是阿斯布伦德的儿子；她的母亲也叫古德劳格，是哈蒙德的姐姐，而这个哈蒙德就是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的父亲。古德劳格看中了比约恩的钱，就嫁给了他，并不怎么爱他，但他们还是一起生了几个孩子。在他们的农场里，各种东西应有尽有。比约恩喜好自夸，他的妻子古德劳格对此非常厌恶。比约恩非常精明，行动敏捷。

这时候，卡里来到了这里。夫妇俩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他就在那里过了夜。

第二天早上，他和比约恩一起交谈起来。卡里说："我希望你能收留我，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很大的忙。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出去旅行，因为你精明能干、动作敏捷，而且我觉得你还颇有胆量。"

比约恩答道："我不怀疑我的精明、勇气或者其他什么男子汉的气质。你来这儿，一定是因为你找不到别的可去的地方了。但是卡里，应你的要求，我不会把你当成普通人对待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答应的。"

他的话被他的妻子听到了，就说道："让山中巨人们揭掉你的狂傲与自大吧，你不该用这样的谎话和胡言乱言来欺骗自己，欺骗卡里。我会很乐意给卡里提供食物和其他我认为对他有用的好东西。但是卡里，不要指望比约恩会多么勇敢，因为我担心

到时候他就不会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坚定了。”

比约恩答道:“你经常对我冷嘲热讽,但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我知道,不管面对的是谁,我都不会逃走,证据是找我打仗的人不多,因为谁都没这个胆量!”

卡里在那里藏了一段时间,很少有人知道。人们大都以为他北上去找大力士古德蒙德了,因为卡里让比约恩告诉他的邻居们:卡里赶路的时候,他见到了他;他正在前往戈达兰,再从那儿去找大力士古德蒙德。于是,这个消息就在全国传开了。

149

现在说说弗洛西:他对他的那些参与纵火的同伴们说:“我们不能再让自己无所事事地闲呆着了。我们得考虑一下,到国外去、支付赔偿金和尽量体面地履行和解协议中的义务。我们在最适当的时候出发吧。”

他们就请他替他们寻找适当的时机。

弗洛西说:“我们上马到东部的霍尔纳鳥湖去,那里有一条船,船主是来自特隆赫姆的埃约尔夫·诺斯。他想结婚,但除非他在这里定居,否则他的婚事就得不到批准。我们一起把他的船买下来,因为我们没多少钱,但人很多。那艘船很大,我们这些人全都装得下。”

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谈这件事。过了不久,他们上马往东,径直来到霍尔纳鳥湖的比约纳尔内斯,在那里找到了埃约尔夫。那年冬天,埃约尔夫就在那里作客。弗洛西在那里受到了欢迎,他们一行便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弗洛西向船长提出了买船的事。船长回答说,只要他能够得到应得的价钱,他就可以把船卖掉。弗洛西问他想要什么样的支付方式。那个挪威人



回答说，他需要土地，而且是附近的土地。他把自己和农场主的交易全都告诉了弗洛西。弗洛西说，他们共同努力，先把婚事促成，然后他和他的手下再从他手里把船买走。这个挪威人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弗洛西把在博尔加赫本的土地提供给他。随后，挪威人就跟那个农场主谈了谈，弗洛西也在场。弗洛西帮忙说了几句话，婚约就订了下来。

弗洛西把位于博尔加赫本的那块地转交给了挪威人，双方就购买那艘船的事达成了一致。他还从挪威人那里得到了二千单位的家织布——这也是他们合同的一部分。

接着，弗洛西上马往回返。他的朋友们非常喜欢他，不管他需要什么，他都能从他们那里作为礼物得到或借到。他飞马回到了斯维纳费德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弗洛西派考尔·索尔斯坦恩松和贡纳尔·兰巴松到东部的霍尔纳舄湖去，让他们呆在船上，把船准备好，同时搭建棚屋，捆扎家织布，并准备给养。

现在说说西格福斯的儿子们：他们对弗洛西说，他们要到西部的弗廖特什立德，去看看他们的农场，拿些家织布来，再带些别的必需品。"现在没必要提防卡里了，因为他人在北边呢，"他们说道。

弗洛西答道："我不敢肯定那些传言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卡里的行踪。我看，甚至比这些传言更原始的也经常是假的。我的建议是，你们要很多人一起走，不要分散行动，要尽量警惕一些。凯蒂尔，你应该记得我给你讲过的那个梦，你曾让我保密，因为在你的同伴中，在那个梦中被点了名字的人还有好几个。"①

① 见第133章中描述的弗洛西的梦。



凯蒂尔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你对我们的警告是出于好意。”

于是，他们就不再谈这件事了。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和一同去的人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他们一行共有十八个人。他们吻了吻弗洛西，然后上马走了。弗洛西说，在这些纵马离去的人中,有的他再也见不着了。但这并没能阻止他们。那些人还是纵马疾驰而去。

弗洛西曾经吩咐过他们,让他们先到梅德兰,然后再到兰布罗特区和斯科加尔区，把他的一些东西带到东部来。他们纵马来到斯卡夫陶通加,然后北上进入了山区,经过埃亚菲亚德拉冰盖北部之后,又南下戈达兰,穿过了位于索斯默克的森林。

莫克的比约恩发现了这些纵马飞驰的过客，就立即迎了上去。他们相互礼貌地打着招呼。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向他打听卡里·索尔蒙达松的消息。

比约恩答道:“我见过卡里,但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去了北部的加萨沙滩,打算找大力士古德蒙德。依我看,他很怕你们,觉得自己势单力孤。”

格拉尼·贡纳尔松说:“过一阵子,让他感到害怕的事情会更多。等他落到我们的手心儿,他就会明白的。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我们根本就不怕他。”

凯蒂尔让他闭上嘴,不要说大话。

比约恩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会在弗廖特什立德呆将近一周的时间,”他们答道。接着,他们告诉他他们哪一天前往山区。说完,他们就分手了。西格福斯的儿子们回到了各自的农场，家里人见到他们都很高



兴。他们就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

比约恩回到家里，见到卡里，就把西格福斯的动向和他们的打算全都告诉了他。卡里说，在这件事上，他向他表示了极大的友谊和忠诚。

比约恩答道："我知道，要是我答应帮助谁的话，肯定是会有效果的。"

他的妻子说："即使你算不上叛徒，但你也够坏的了。"

接着，卡里又在那里住了六天。

150 卡里对比约恩说："我们现在向东翻过几座山，到斯卡夫陶通加去，然后秘密地继续穿过弗洛西的属民居住的地方，因为我打算在奥尔法特峡湾上船出国。"

比约恩说："这要冒很大的危险。除了你和我，敢这么做的人可不多。"

他的妻子说："如果你辜负了卡里对你的期望，你就会知道你再也不能睡到我的床上了。我和亲戚们会把财产分掉的。"

比约恩说："亲爱的，要是你想离婚，恐怕得找点儿别的什么理由，因为我就要向你证明在刀光剑影中我是一个多么勇敢、无畏的武士啦。"

那一天，他们纵马向东，进入了冰川以北的山区，但根本没走别人走过的路。接着，他们又南下斯卡夫陶通加，穿过众多的农场，来到了斯卡夫特河。他们把马牵到一块凹地里，不断地观察周围的情况，把自己藏了起来，以免被人发现。

卡里问比约恩："要是他们从山上向我们这里直冲过来，我们该怎么办？"



比约恩答道："不是有两个选择吗？我们或者沿着山坡向北骑，让他们从我们身边溜走；或者如果他们有人掉了队，那我们就向他们进攻。"

他们讨论了很长时间。比约恩一会儿说他会尽快地逃走，一会儿又说他会留下来决一死战。卡里觉得他非常有趣。

现在说说西格福斯的儿子们：正像他们跟比约恩说过的那样，他们按照计划，于同一天离开家里，来到了莫克的比约恩的家。他们敲了敲门，想见一见比约恩。比约恩的妻子走到门前，向他们问好。他们马上说想找比约恩。她回答说，他骑马去了南边的埃亚菲欧尔，再向东经过塞利亚兰，然后再向东去霍尔特。"因为那儿有人欠他的钱，"她说道。

他们也知道比约恩在那边有要收的欠款，因此就相信了她的话。他们上马向东，进入山区之后，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斯卡夫陶通加，然后，沿着斯卡夫特河南下，找到一个地方，让马休息一下。无巧不成书，正好是卡里和比约恩预料的那个地方。随后，他们分为两路：莫克的凯蒂尔和另外八个人向东赶往梅德兰，其他人则躺下来睡觉。直到卡里和比约恩向他们冲过来，他们才发觉情况不妙。

有一块小小的陆地伸进了河里。卡里来到那里，让比约恩站在自己身后，不要冲得太靠前，尽力帮助他就行了。

比约恩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别人来保护我，但事已至此，你来决定吧。不管怎么说，我用我的智慧和速度，给我们的敌人造成的损失不会很小的。"

那些人全都跳起身，向他们冲了过来。莫多尔夫・凯蒂尔松的速度最快，"嗖"地一声把长矛投向卡里。卡里把盾牌举在



身前，长矛扎在了盾牌上。卡里用力一转盾牌，竟把长矛拧断了。与此同时，卡里已经抽出了宝剑，猛劈莫多尔夫，莫多尔夫举剑接架相还。卡里一剑砍在他的剑柄上，顺势向前一推，削在他的手腕上，砍断了他的手，莫多尔夫的手和剑同时落在了地上。卡里继续迅速地把剑向前一推，刺进了他的肋骨。莫多尔夫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

格拉尼·贡纳尔松绰起长矛向卡里掷来。卡里迅速地把盾牌往下一戳，把它立在地上，伸出左手，在半空中一把抓住飞来的长矛，"嗖"地一声又扔给了格拉尼。旋即，他又用同一只手抓起了地上的盾牌。格拉尼把盾牌在面前一举，接住了长矛，但那杆长矛把盾牌刺穿以后，又扎在他的胯骨下面，刺穿了他的大腿，把他牢牢地钉在了地上。他使了使劲，但没有挣脱。后来，他的同伴们过来才把长矛拔了下来，然后把他抬到一处凹地，在他四周竖起了盾牌来保护他。

这时，有一个人猛地冲到前面，从侧面直扑卡里，试图砍断他的腿。比约恩一剑斩断了那人的手，然后又跳回到卡里的身后，所以比约恩没有受伤。卡里就势挥剑猛地一扫，将那人拦腰斩断。

这时，拉姆比·西古尔达松向卡里扑了过来，挥剑就砍。卡里横过盾牌一接，拉姆比没有砍进去。卡里仗剑猛刺拉姆比，宝剑直贯他的胸膛，剑尖从他的背后露了出来。拉姆比当即毙命。

这时，索尔斯坦恩·盖尔莱夫松向卡里扑了过来，想从他的侧面进行攻击。卡里一见，挥剑把他从肩头斩为两半。过了片刻，他又干掉了家住斯考尔的一个叫贡纳尔的很能干的农场主。

比约恩也打伤了三个企图袭击卡里的人，但他一直没有冲到前面，接受考验。在这场战斗中，比约恩和卡里一点儿也没有受伤。但所有跑掉的人都受了伤。他们跳上各自的马匹，飞快地向斯卡夫特河逃去。他们惶惶如惊弓之鸟，即使碰到农场也片刻不敢停留，也不敢跟别人讲发生了什么事。卡里和比约恩看着他们仓惶逃走的样子，就大声地向他们呼喊着。

他们向东逃到了斯科加尔区，一直逃到斯维纳费德才停下来。他们到来的时候，弗洛西并不在家，因此他们就没有从那里出发搜寻卡里和比约恩。所有人都觉得，西格福斯的儿子们这次实在是丢尽了脸。

卡里骑马来到斯考尔，宣布他杀了人。他告诉那里的人说，他们的户主和另外四个人已经死了，格拉尼受了伤；他还说，如果想让格拉尼活命，那他们最好去把他抬到房子里。比约恩说，他没有劳动自己的大驾去杀死格拉尼，但他的确该死。他们回答说，格拉尼以前杀死的人并不多。比约恩说，现在，格拉尼可以想让锡达死多少人，就能死多少人了。他们回答说，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然后，比约恩和卡里就上马离开了。

151

卡里问比约恩："我来考考你的智力水平。你说，我们现在该干些什么？"

比约恩答道："你是不是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得精明点？"

"当然啦，"卡里答道。

"那就好，"比约恩说，"咱们把他们当作愚蠢的巨人一样骗一下子吧。咱们假装到北部山区去，一碰到小山丘，就返回来，沿着斯卡夫特河南下。如果他们追赶我们的话，他们追得紧的



时候，哪儿最安全，咱们就藏在哪儿。”

卡里说道：“就这么办吧，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你会发现的，”比约恩说，“我的聪明才智跟我的勇敢比起来毫不逊色。”

于是，他和卡里按照计划上马沿着斯卡夫特河南下。这条河在一个地方出现了一条向东的支流和一条向东南的支流。他们顺着中间的支流，径直来到梅德兰和一处名叫克林鲁迈利的沼泽后才停了下来。沼泽的四周到处都是火山岩。

卡里让比约恩看着马匹，并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困了，”他说道。

于是，比约恩看着马匹，卡里躺了下去。刚睡了一小会儿，比约恩就把他叫醒了。他已经把他们的马匹都带了过来，就在他们身边站着。

比约恩说：“离开我你还真不行。幸亏我有这么大的勇气，要是别人，早就撇下你逃命去了。你的敌人正在向你冲过来，你最好是做好准备吧。”

卡里来到一块悬石的下面藏了起来。

比约恩问：“我站哪儿？”

卡里答道：“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站在我身后，拿面盾牌保护自己，要是这样做有用处的话；另一个是上马，尽快逃走。”

“我可不想那么干，”比约恩说，“原因很多。首先，我要是上马走了，就会有人恶意地说我胆小如鼠，撇下你自己跑了。第二，我知道，他们会认为抓住我很有价值，这样，他们就会有两三个人来追我，而我对你也就没什么用处了，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所以，我宁愿留下来跟你在一起，进行自卫，直到最后一

刻。”

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有人赶着几匹驮马穿过沼泽地。他们一共有三个人。

卡里说:“他们没发现我们。”

“让他们先过去吧,”比约恩说道。

这些人继续向前走了。但很快又有六个人骑马赶了过来。那些人刚一过来,就立即跳下马,向卡里和比约恩冲了过来。格鲁姆·希尔迪松率先扑向卡里,把长矛“嗖”地一声向他扔了过去。卡里一转身,格鲁姆没有打着,长矛打在了岩石上。比约恩一见,迅速地挥剑砍掉了枪头。卡里此时尽管还没有站稳,但已经挥起了宝剑,一剑正中格鲁姆的大腿,把他的腿砍掉了。格鲁姆当场毙命。

这时，索尔芬的两个儿子维布伦德和阿斯布伦德向卡里扑来。卡里迎着维布伦德，向前一跃，把剑插进了他的身体，随即一剑斩断了阿斯布伦德的双腿。在这场交锋中，卡里和比约恩都受了伤。

接着，莫克的凯蒂尔向卡里扑来，挺矛便刺。卡里飞身跃起,长矛扎进了地里。卡里身子往枪杆上一落,“咔喳”一声将其踩为两截。

随即，卡里伸手抓住了凯蒂尔的双臂。比约恩立即冲了过来,想杀死凯蒂尔。

卡里说:“住手。我要给他和平。凯蒂尔,即使下一次我还有机会取你的性命,我也永远不杀你。”

凯蒂尔一句话也没说,跟在别人后面,上马逃走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别人。那些人又把这件事讲给那个地区的人



们听，他们马上召集了一大批人马，沿着各条河道追了下去，一直追到北部山区，搜捕了整整三天。然后，他们往回返，所有的人便都回家了。凯蒂尔和他的同伴们向东来到斯维纳费德，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那里的人。弗洛西并没理睬他们这些经历，但他说，他还不敢肯定事情是否到此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冰岛还没有像卡里这样勇敢的人，”他说道。

152 现在说说卡里：他安全地渡过河去，来到沙滩上，把马牵到长满青草的河边，割了些草给它们吃，以免把它们饿死。卡里猜测，他们可以离开那里了。而此时，凯蒂尔等人也刚好放弃了追捕。卡里在夜里纵马穿过那个地区，进入山区。接着，沿着他们东行的路线一路往回赶，一直到了莫克他们才停下来。

这时，比约恩对卡里说：“你见到我的妻子的时候，一定要对得起我，因为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信。这事儿对我很重要。现在，你要报答我给予你的大力支持。”

“我会的，”卡里答道。

于是，他们纵马来到农场。比约恩的妻子问他们情况怎么样，并热情地欢迎他们回来。

比约恩说：“我们的麻烦来了，老姑娘。”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后来，她问：“比约恩跟你在一起表现得怎么样？”

卡里回答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比约恩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打伤了三个人，自己也受了伤。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打仗的时候也非常可靠。”



他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晚上，然后上马赶往霍尔特，去找索尔盖尔，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告诉了他，因为此时这个消息还没传到那里。索尔盖尔向卡里表示了感谢。很明显，这个消息令他非常高兴。他问卡里，他还有哪些事情要办。

卡里说："有机会的话，我打算干掉贡纳尔·兰巴松和考尔·索尔斯坦恩松。那样，我们就将一共杀死十五个人，其中包括你和我一起杀死的那五个。但我想请你帮个忙。"

索尔盖尔说，不管是什么事，他都愿意帮忙。

卡里说："我想让你把这个人置于你的保护之下，他叫比约恩。我们干掉那几个人的时候，他和我在一起。你和他交换一下农场，在你附近送给他一处十分肥沃的农场，保护他，别让他受到报复。对于像你这样的头领来说，这件事应该很容易。"

"这我办得到，"索尔盖尔说道。

于是，索尔盖尔就把位于奥索尔斯考利的一处非常肥沃的农场送给了比约恩，他自己则把位于莫克的比约恩的农场要了过来。索尔盖尔亲自把比约恩的家小和家当搬到了奥索尔斯考利。在他的安排下，比约恩和别人所有的争议都得到了解决，并和他所有的敌人实现了和解。同以前相比，比约恩被人们看成是个人物了。

然后，卡里上马离开了霍尔特，一路马不停蹄地径直来找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并受到他诚挚的欢迎。卡里把与杀人有关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听到这个消息，阿斯格里姆感到十分高兴。他问卡里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卡里回答说，如果可能的话，他打算在那些人出国之后跟着出国，追上他们，把他们干掉。阿斯格里姆说，没有人像他这样勇敢。卡里在那里住了

几个晚上。

后来，卡里上马去找白色吉祖尔。吉祖尔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卡里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告诉吉祖尔说，他打算去埃亚尔。他们分手的时候，吉祖尔送给卡里一把精致的宝剑。于是，卡里就上马南下，前往埃亚尔。他取道奥克尼，找到了他的终身好友、非常勇敢的黑汉子考尔贝恩。考尔贝恩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并且说，他们俩应该分享共同的命运。

153 现在说说弗洛西：他和同伴们飞马向东赶到霍尔纳舄湖。他的大部分属民都跟着他一起来了。他们把各自的物品、给养以及航行中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搬到了东部。后来，他们把船修好了。弗洛西一直呆在船上，直到船修好为止。一刮起顺风，他们就扬帆出海了。他们航行了很远，碰到了恶劣的天气，而且还偏离了航线。

一天，迎面三个巨浪向他们打了过来。弗洛西说，他们应该离陆地不远了，这些算不上什么大浪。这时，海上下起了大雾，天气变得糟透了，一场暴风雨向他们袭来。他们晕晕忽忽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了夜里，他们被海浪推到了岸上。命是保住了，但那艘船却被打成了碎片，什么物品也没能抢救出来。他们只好去找一个可以暖暖身子的地方。

第二天，他们爬上一座山头。这时，天气已经变好了。弗洛西问那些出过国的人认不认得这是哪儿。有两个人认了出来，说他们来到了奥克尼的梅恩兰岛。

“我们本可以在另一个更好的地方登陆的，”弗洛西说，“因为被我杀死的海尔吉·尼雅尔松是西古尔德雅尔的侍卫。”

他们找了个藏身的地方，拔了些苔藓盖在自己身上，在那里藏了一会儿。但过了不久，弗洛西说："我们不能再躺着、坐等当地人来发现我们。"

于是，他们爬起身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弗洛西说道："我们主动到雅尔那里投案自首。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不管怎么说，如果他决定跟那些人站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于是，他们离开了那个藏身的地方。弗洛西说，在他把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行程讲给雅尔听之前，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们继续向前走，碰到了几个人。那些人给他们指了指雅尔居住的方向。这样，他们就来到了雅尔那里。弗洛西和他的同伴们向他问好。雅尔问他们是什么人。弗洛西报了自己的名字，并告诉他自己来自冰岛的哪一个地区。对于那次纵火的事情，雅尔已经有所耳闻，因此马上就意识到这些人是谁。

于是，他问弗洛西："关于我的侍卫海尔吉·尼雅尔松，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这……，"弗洛西说，"我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雅尔听了，一声令下，把弗洛西等人抓了起来。正在这时，锡达的哈尔的儿子索尔斯坦恩走上前来。弗洛西的妻子斯坦沃是索尔斯坦恩的妹妹。索尔斯坦恩也是雅尔的侍卫之一。他一见弗洛西被抓，就来到雅尔面前，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来换弗洛西的性命。雅尔非常愤怒，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同意。但最后，在其他优秀人士和索尔斯坦恩的请求之下（索尔斯坦恩周围有很多朋友，很多人都过来和他一起求情），雅尔终于同意进行和解，跟弗洛西和他的同伴们实现了和平。



像其他实权人物一样，雅尔让弗洛西留在自己身边，接替海尔吉·尼雅尔松的位置。这样，弗洛西就成了西古尔德雅尔的一名侍卫。过了不久，他就大受人们的喜爱。

154 现在说说卡里：在弗洛西等人离开诺纳峡湾半个月之后，他和考尔贝恩也一起扬帆出海了。他们遇到了顺风，在海上航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在设得兰和奥克尼之间的弗里德利岛登陆了。有一个叫白色大卫的人迎接了卡里，并把他所知道的弗洛西的行程情况全都告诉了卡里。大卫是卡里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那年冬天，卡里就住在他那里。在那儿，他们探听到了西部梅恩兰岛上所发生的一切。

现在说说西古尔德雅尔：他邀请赫布里底群岛的吉利雅尔到他那里作客。吉利是他的妹夫，娶的是他的妹妹赫瓦弗洛德。还有一位爱尔兰的国王也来了，他叫西格特里格。他的父亲是奥拉夫·克瓦伦，母亲叫考姆洛德。考姆洛德长得非常漂亮，但她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处理属于她权限之外的事情。可是，人们普遍认为，在处理属于她权限之内的事情上，她的性格却是邪恶的。

她曾经嫁过一个叫布里安的国王，但他们后来离了婚。布里安是最为圣明的国王，宫廷设在金科拉。他有个兄弟叫乌尔夫·赫莱达，非常勇猛善战。布里安有个养子，名叫克特雅尔法德，是凯尔菲尔国王的儿子。凯尔菲尔国王跟布里安国王打了很多年的仗，后来逃出自己的国家，作了修道士。后来，布里安国王到罗马朝圣的时候，遇到了凯尔菲尔国王，两个人就和好了。布里安收养了他的儿子克特雅尔法德，爱他胜过爱自己的

儿子。在本部传奇中,克特雅尔法德此时已经长大成人,胆略非凡。

在布里安的儿子中,老大叫杜恩加德,老二叫马尔加德,老三叫塔德克。塔德克是布里安最小的儿子,我们称他为塔恩。布里安国王的两个长子已经完全长大成人,英勇无敌。考姆洛德并不是这几个孩子的亲生母亲。他们离婚以后,她对他恨之入骨,天天盼望他死掉。

对那些因为同一行为而三次被判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布里安国王对他们都加以赦免。但如果他们再犯的话,他就让人对他们依法进行处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君主。

考姆洛德竭力地逼迫她的儿子西格特里格干掉布里安国王。她派他去找西古尔德雅尔,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他在这件事上的帮助。西格特里格在圣诞节前抵达了奥克尼。如前所述,吉利雅尔也到了那里。

按照坐次的安排,国王坐在正中的高座上,两侧坐着几位雅尔。西格特里格和吉利的手下坐在内圈里,弗洛西和索尔斯坦恩·哈尔松则坐在西古尔德一侧靠近门口的地方。整个大厅里都坐满了人。

西格特里格和吉利雅尔想听听那次纵火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况。他们就让贡纳尔·兰巴松来讲。这样,他们就给他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

155

现在说说卡里、大卫和考尔贝恩:他们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梅恩兰岛,然后立即上了岸,只留下几个人看

守船只。他们朝雅尔的官邸走去。他们来到大厅的时候,里面的人正在喝酒。此时,贡纳尔凑巧正在讲纵火的事情,卡里和他的同伴们就在外面听着。这一天正是圣诞节。

西格特里格国王问:“火在燃烧的时候,斯卡普赫丁表现得怎么样?”

“一开始很坚强,”贡纳尔说,“但他后来却哭了。”

他讲的完全歪曲了事实,在很多细节上还撒了谎。卡里忍无可忍,仗剑冲了进去,并吟诵了这样的诗句:

战斗中大胆的人们
吹嘘着火烧尼雅尔的经历,
但你可曾听说
我们如何不断地攻击他们?
那些纵火犯
将一路平安地回老家去:
他们血淋淋的肉体
将成为乌鸦的美食。

说时迟,那时快,卡里沿着大厅径直冲到贡纳尔面前,一剑砍在贡纳尔的脖子上。贡纳尔的头颅“嗖”地一声快速地飞了出去,落在国王和雅尔面前的桌子上。

西古尔德一下子认出了杀人的是谁,就大声喊道:“把卡里抓住,杀了他。”

卡里曾作过雅尔的侍卫,极受大家的爱戴。因此,尽管雅尔发话了,但还是没有人站起来。

卡里说:"雅尔,很多人会说我这样做是为你替你的侍卫海尔吉·尼雅尔松报了仇,雪了恨。"

说完,卡里就走了,没有人出来追他。他和同伴们来到船边。那天天气很好,他们向南驶往凯斯内斯郡,在弗雷西克上了岸,来到著名的斯凯吉的家里,在他那里住了很长时间。

现在回到奥克尼:人们把桌子清理干净,把贡纳尔的尸体抬了出去。有人向雅尔报告说,卡里南下苏格兰去了。

西格特里格国王说:"这个家伙非常大胆,行动果断,毫不犹豫。"

西古尔德说:"谁也比不上卡里勇敢。"

于是,弗洛西代替贡纳尔,接着讲纵火的事情。涉及到的每一个人他都讲得非常得体,他的叙述人们都相信了。

接着,西格特里格国王向西古尔德雅尔提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请他加入到针对布里安国王的战斗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雅尔表示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条件是如果他们杀了布里安,他就娶西格特里格的母亲为妻,当爱尔兰的国王。西古尔德的手下都试图阻止他,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达成了这样的协议:西古尔德雅尔答应参加远征,西格特里格国王答应把母亲嫁给他,并让他当爱尔兰国王。他们商定,西古尔德雅尔应在棕枝全日①那天率领其全部人马赶到都柏林。

于是,西格特里格国王回到了南部的爱尔兰,告诉母亲说,雅尔同意和他们合兵一处,还把自己作为回报所答应雅尔的事情告诉了她。她听了以后感到很高兴,但是说,他们还得寻求更

① 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多的帮助。西格特里格问该从哪里求救。

考姆洛德说："在马恩岛附近有两个海盗，他们一共有三十条船。他们勇猛异常，无人能敌。一个叫奥斯帕克，另一个叫布罗迪尔。你去找到他们，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帮助你。"

于是，西格特里格就出发去找这两个海盗，并在马恩岛附近找到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布罗迪尔表示一点儿忙也不帮。后来，西格特里格国王提出把王国和他的母亲都送给他，布罗迪尔才同意，并且说，这件事要保密，不能让西古尔德雅尔听到什么风声。他们商定，布罗迪尔应在棕枝全日之前赶到都柏林。

西格特里格回到家里，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母亲。

西格特里格走后，布罗迪尔和奥斯帕克在一起商量这件事。布罗迪尔把自己和西格特里格谈话的内容全都告诉了奥斯帕克，并请他和自己一起联手，攻打布里安国王。他说，他们可以从这次行动中得到很多好处。奥斯帕克回答说，他不想去攻打这样一位仁慈的国王。两个人都生了气，就把人马分开了：奥斯帕克带走了十艘船，布罗迪尔带走了二十艘。

奥斯帕克不信基督教，但却非常聪明。他把自己的船停泊在海湾内，布罗迪尔则在海湾之外抛锚停泊。布罗迪尔以前曾经是个基督徒，做过负责弥撒的执事，但他已经抛弃了信仰，背叛了基督教，转而相信了一些邪教，非常擅长巫术。他有一件衣甲，刀枪不入。他长得身材魁梧、健壮，头发极长，他把它们都扎进了腰带。他的头发是黑色的。

156 一天夜里，布罗迪尔和他手下的头顶上空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把他们全都惊醒了。他们跳起身来，穿上衣服。伴随着那一声巨响，天上下起了沸腾的血雨。他们举着盾牌，保护自己，但还是有不少人被烫伤了。这一怪现象一直持续到天明，每艘船上都死了一个人。于是，他们就在白天睡了一觉。

第二天夜里，又爆发出一声巨响，他们又跳起身来。他们的剑都从剑鞘中自己跳了出来，斧子和长矛也都飞到半空，叮叮当当地在空中飞舞。这些飞起来的武器向他们猛烈地进攻着，他们不得不设法保护自己，但还是有很多人受了伤，每艘船上又都死了一个人。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天明。于是，他们又在白天睡了一觉。

第三天夜里，巨大的声响又像前两天一样出现了。一群乌鸦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些乌鸦的嘴和爪就好像是铁做的一样，它们凶猛地向他们扑来。他们一手仗剑进行自卫，一手举着盾牌保护自己。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天明。同样，每艘船上又死了一个人；同样，他们又只睡了一会儿。

布罗迪尔睡醒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吩咐手下准备一条小船。他说，他要去见见他的同奶兄弟奥斯帕克。他带着几个人上了小船，来到奥斯帕克那里后，把发生的这些怪事都告诉了他，请他告诉自己这意味着什么。奥斯帕克说不想告诉他，除非布罗迪尔发誓跟他保持和平。布罗迪尔答应了，但奥斯帕克却把时间推迟到了黄昏时分，因为布罗迪尔从不在晚上杀人。

黄昏来临的时候，奥斯帕克说："当天空向你们倾倒血雨的时候，那意味着你和别人的手下都会流很多血，你们将伤亡惨



重。至于你听到的那一声巨响，那意味着你将亲眼目睹到天崩地裂，你们不久都会命丧黄泉。当天空中飞舞的武器向你们袭来的时候，那意味着你所信赖的那些魔鬼将把你拖进地狱，遭受苦难。”

布罗迪尔听了大怒，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马上返回到他的手下那里，命令他们用船封锁海湾，把船用绳子系在岸上。他打算在第二天早上把奥斯帕克他们全部杀光。

他们所有的这些准备都被奥斯帕克看在眼里。他发誓接受基督教，去找布里安国王，至死都和他呆在一起。他想好了一个使他的船只不被发现的计划：他们沿着海岸用篙撑着船，割断了拴着布罗迪尔的船只的绳子。此时，船上的人正在熟睡，那些船便随波逐流地相互碰撞起来。

接着，奥斯帕克和他的手下把船划出了峡湾，向西部的爱尔兰进发。他们一刻也没有停留，最终来到了金科拉。奥斯帕克把自己了解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布里安国王。他从布里安那里接受了洗礼，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他的指挥。

于是，布里安国王从他的王国各地把人马召集起来。这支人马要在棕枝全日前一星期赶到都柏林。

157

西古尔德雅尔准备离开奥克尼。弗洛西提出和他一起去，但雅尔不愿意，因为弗洛西还得去罗马朝圣。于是，弗洛西又提出让他手下十五个人参加这次远征，雅尔接受了。随后，弗洛西就和吉利雅尔前往赫布里底群岛去了。

跟西古尔德雅尔一起去参加远征的有索尔斯坦恩·哈尔松、红色赫拉弗恩和斯特罗马岛的厄尔林。雅尔不想让哈里克

跟着去。他对哈里克说,他会把发生的事情第一个讲给他听。

雅尔和他的全部人马在棕枝全日那天来到了都柏林，布罗迪尔和他的手下已经到了。布罗迪尔想通过巫术看看战斗的结果如何，他得到的预言是：如果在耶稣受难节[1]那天开仗，布里安会被杀死，但会赢得胜利；然而，如果在耶稣受难节之前开仗，所有反对布里安的人都会被杀死。于是，布罗迪尔建议不要在星期五之前开仗。

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有一个人骑着一匹果灰色的马向他们赶来，手里拿着一杆投枪。这个人跟布罗迪尔和考姆洛德谈了很长时间。

布里安国王已经把他的部队带到了都柏林。到了星期五的时候，他的部队从城里冲了出来。双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西古尔德站在正中，两边分别是布罗迪尔和西格特里格国王。

现在说说布里安国王：他不想在星期五那天开仗。于是，他们在他四周竖起了一道由盾牌组成的围墙，他的前面也部署了军队。乌尔夫·赫莱达站在一侧，对面是布罗迪尔；另一侧站的是奥斯帕克和布里安国王的几个儿子，对面是西格特里格；中间是克特雅尔法德，在他前面是飘扬着的军旗。

这时，双方猛地向对方冲了过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布罗迪尔在敌阵中一路冲杀，所向披靡，什么兵器也伤不了他。但后来，乌尔夫·赫莱达向他扑了过来，三次用力将他刺倒在地，布罗迪尔几乎站不起来了。当他最终站起身子的时候，就逃进了树林。

---

① 耶稣受难节：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西古尔德雅尔和克特雅尔法德的交锋打得非常艰难。克特雅尔法德勇猛地冲杀着，在他面前的人都被他杀死了。他从西古尔德雅尔的队列中杀出一条血路,径直冲到军旗前,杀死了旗手。雅尔随即命令另一个人来掌旗。战斗又变得激烈起来。克特雅尔法德给了这个新旗手致命的一击,然后,又一个一个地砍杀他周围的人。

西古尔德让索尔斯坦恩·哈尔松来掌旗，索尔斯坦恩就做好了准备。

正在这时,白色阿蒙迪说道:“别拿那面旗,谁拿谁死。”

“红色赫拉弗恩,”雅尔命令道,“你来掌旗。”

“你还是自己来掌这见鬼的东西吧,”赫拉弗恩答道。

雅尔说:“乞丐要饭的时候还得带上自己的袋子啊。”①他把旗子从旗杆上拿了下来,插在自己的衣服之间。过了不久,白色阿蒙迪被杀死了；随后不久，雅尔自己也被一杆长矛刺穿了身体。

奥斯帕克在敌人的整个侧翼里左冲右突。他已经受了重伤，布里安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西格特里格国王一见奥斯帕克,赶紧逃走了;随后,西格特里格的大队人马开始溃逃。就在其他人拼命奔逃的时候，索尔斯坦恩·哈尔松却停下来系他的鞋带。克特雅尔法德问他为什么不跑。

“因为我今天晚上到不了家,”索尔斯坦恩说,“我的家远在冰岛。”

克特雅尔法德撇下他,一个人跑了。

---

① 意即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

红色赫拉弗恩被人追到了一条河里，他觉得自己见到了下面的地狱，一些魔鬼正要使劲把他往下拽。

他说："使徒彼得，你的这条忠实的狗已经去了两次罗马，如果你允许，他还会去第三次。"

于是那些魔鬼就放了手，赫拉弗恩这才得以逃过河去。

布罗迪尔发现布里安国王的部队正在追赶溃逃的敌人，"盾牌城墙"那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于是，他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从"盾牌城墙"杀开一条血路，猛地挥起斧子向国王砍去。国王的小儿子塔德克伸手来挡，被布罗迪尔砍掉了手臂，同时，国王的头颅也被砍掉了。国王的血滴落在那个孩子的残臂上，伤口马上就愈合了。

这时，布罗迪尔大声喊道："你们相互通知，布罗迪尔把布里安杀死了。"

周围的人立即去追那些追赶溃敌的人，告诉他们布里安国王阵亡了。乌尔夫·赫莱达和克特雅尔法德立即折回来，在布罗迪尔等人周围组成了一个圆圈，挥舞着树枝将他们包围起来。后来，布罗迪尔被活捉了。乌尔夫·赫莱达割开他的肚子，揪着他绕着一棵橡树不断地走，把他的肠子全都拽了出来。直到他所有的肠子都被拽出来之后，布罗迪尔才咽气。他的手下也全都被杀死了。

人们抬起布里安国王的尸体，将他平放在地上。国王的头已经牢牢地长在了树干上。

在这次布里安之战（克朗塔夫之战）中，一共有十五个纵火犯被杀死了。哈尔多尔·古德蒙达松和斯特罗马岛的厄尔林也阵亡了。

耶稣受难节的那天早晨，在凯思内斯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多鲁德的人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发现有十二个人一起骑马赶往妇女们工作的地方；到了那里之后，那些人全都走了进去。多鲁德走上去，从一扇窗户望进去，看见里面有几个女人，正支起了一台织布机织布。男人的头颅被用作坠子，肠子被用作经纬线，一把宝剑被用来当作搅拌器，一枝箭被用来当作别针。这些女人吟诵着这样的诗句：①

一条宽宽的经线
警示着一场屠杀；
鲜血像这细线一样
从织机如雨般地倾盆而下。
战斗着的人们正在编排队形，
奥丁神的婢女们
将用血红的纬线
将其织完。

武士的衷肠
被织成了经线，
下面是武士的头颅
做成的沉重的线坠；
沾满鲜血的长矛

① 这首诗通常被称作《多鲁德之歌》。托马斯·格雷（1716—1771）将其译为《不幸的姐妹》，指的是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婢女）。她们边唱边把克朗塔夫之战（此处称“布里安之战”）用织布的过程描述出来。



那是综片的插杆，
细长的羽箭
那是经纬的别针。
我们要用我们的利剑
来打造战争的巨网。

西尔德侍女,还有
另三个侍女
准备织布了
她们抽出了宝剑。
枪杆将要断裂，
盾牌将要破碎；
宝剑嘶咬着盾牌。

我们缠绕着,缠绕着
编织着战争。
年轻的西格特里格国王
勇敢地投入了。
我们的亲人正在奋勇搏斗，
我们冲过去
跟他们一起并肩向前。

我们缠绕着,缠绕着
编织着战争。
我们和不屈的国王在一起。



两个守卫着国王的侍女
目睹了勇士们
带血的盾牌。

我们缠绕着,缠绕着
编织着战争。
勇敢者的旗帜
直捣敌阵
我们不能让他牺牲——
他们的生死
掌握在我们侍女手中。

西格特里格统率的海盗
从山岬的那一端来了,
他们将主宰这块土地。
我来宣布
无敌的布里安国王
注定要命丧疆场;
那勇敢的雅尔
也已在枪林中阵亡。

爱尔兰人将忍受黑暗
只要有人活着
黑暗就要存在。
现在,网已经织成,

战场已是血红。
这块土地上的人啊
就要听到他们亲人的噩耗。

环顾四周
那是多么地令人恐怖；
血红的云彩
笼罩着天空；
带着勇士的鲜血
那天空将绚烂多彩；
奥丁神的侍女们
轻声吟唱着
哀悼亡灵的歌。

我们的话
是对年轻的王子的善言；①
意志坚定的我们
唱起了凯歌；
听到侍女心声的人啊
请你转达那些勇敢的斗士。

让我们跨上无鞍的骏马
手擎着我们的利剑

---

① 年轻的王子，指西格特里格。



离开这里

飞速奔驰吧。

接着，这些女人就把那块布从织机上拽了下来，把它撕得粉碎。每个人都把手里拿着的那条布保留了下来。

多鲁德离开窗口回家了。那些女人也上马走了，六个往南走，六个往北走。

在法罗群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布伦德·格内斯塔松的身上。

在冰岛的斯维纳费德，在耶稣受难节那天，牧师的长袍上渗出了鲜血，他只好把它脱掉了。

耶稣受难节那天，在斯沃塔河，一个牧师觉得，自己看到圣坛边有一个深深的海洋，他看到海里有很多恐怖的景象。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定下神来，接着主持弥撒。

在奥克尼则发生了这样的事：哈里克觉得自己看到西古尔德雅尔和几个人呆在一起。他带过自己的马，上马去见雅尔。人们看到他们一起纵马跑到了一个小山的背后，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再也没有发现过哈里克的踪影。

在赫布里底群岛，吉利雅尔梦见一个人向他走来，说他叫赫尔芬，是从爱尔兰来的。雅尔就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赫尔芬说道：

当宝剑长鸣于爱尔兰，

当勇士们殊死搏斗的时候，

我正在那里；

在战斗中，盾牌相撞，
很多武器破成了碎片。
我听说进攻是英勇的，
西古尔德重创了敌人，
在乱军之中死了；
布里安阵亡了，
但赢得了胜利。

弗洛西和雅尔就这个梦谈论了很久。

一个星期以后，红色赫拉弗恩找到他们，向他们详细讲述了布里安之战的情况以及国王、西古尔德雅尔、布罗迪尔以及所有海盗们死亡的消息。

弗洛西问："我的手下呢？你有什么消息没有？"

"他们全都死在那里了，"赫拉弗恩说，"只有你的妹夫索尔斯坦恩活了下来。他被克特雅尔法德赦免了，现在正和他呆在一起。但哈尔多尔·古德蒙达松死了。"

弗洛西告诉雅尔，他要走了。他说："我们得去罗马朝圣了。"

雅尔说，他愿意走就走吧。他送给弗洛西一艘船和其他所有的必需品，还有很多银子。于是，弗洛西等人航行到了威尔士，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158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卡里：他让斯凯吉去给他找一条船来。斯凯吉送给他一艘长舰，并配齐了船员。随后，卡里、大卫和考尔贝恩就出国了。他们沿着苏格兰峡湾向南航



行，在那儿遇见了从赫布里底群岛来的人，他们把在爱尔兰发生的那场战争告诉了卡里，还说弗洛西和他的手下已经去了威尔士。听到这些，卡里对他的同伴们说，他要南下威尔士去追杀他们。他说，那些不想跟他一起去的人现在就可以离开。他说，他不想向任何人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仍然认为自己的仇还没有报完。他的同伴们都决定和他在一起。于是，卡里就南下威尔士，把船开进了一个避风的小海湾里。

那天上午，考尔·索尔斯坦恩松去城里买一些银子。在所有的纵火犯中，他说话最为恶毒。考尔常常去找一个有钱的女人，他打算娶她为妻，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就在同一天上午，卡里也进了城。他正好来到了考尔正在数银子的地方。卡里认出来是考尔，就抽出宝剑，猛冲过去，一剑挥在他的脖子上。考尔的头在飞离身体的时候，还依然在数着银子，念着“十”。

卡里说：“你们去告诉弗洛西，就说卡里·索尔蒙达松杀了考尔·索尔斯坦恩松。我宣布这件事是我亲手干的。”

接着，他回到自己的船上，把杀死考尔的事告诉了他的同伴。他们又北上航行到伯威克，把船拖到岸上，然后前往苏格兰的惠特贝里，在那里和梅尔考夫雅尔一起度过了那年冬天。

现在说说弗洛西：他来到城里，把考尔的尸体弄了回来，将其放平，为他的葬礼花了很多钱。弗洛西一句有关卡里的坏话也没说。他们离开那里，南下渡过英吉利海峡，然后就开始了朝圣之旅。他们步行南下，一路不停地径直来到了罗马。在罗马，他受到了极大的荣誉，教皇亲自免除了他的罪恶，他为此也花了

一大笔钱。

他沿着东线①往回走。在很多市镇上，他都做了停留，向大人物们介绍自己，并从他们那里赢得了很大的荣誉。他在挪威度过了第二年的冬天，埃里克雅尔送了他一艘船，以便让他返回冰岛。雅尔还送给他大量的面粉，很多人也都十分慷慨地对待他。

随后，他启航前往冰岛，在霍尔纳鳥湖登了陆，来到了自己位于斯维纳费德的家。至此，他已经履行了和解协议中自己的义务，既包括出国也包括支付赔偿。

159 现在说说卡里：第二年夏天，他找到自己的那艘船，南下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开始了自己的朝圣之旅。他步行南下，受到了赦免，然后沿西线②返回，在诺曼底登上自己的船，北上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格兰的多佛。接着，他离开多佛西行前往威尔士，然后沿威尔士海岸北上，来到苏格兰峡湾，直到抵达凯思内斯郡的弗雷西克见到斯凯吉后才稍做停留。接着，他把那艘货船交给了考尔贝恩和大卫。考尔贝恩驾船去了挪威，大卫则留在了弗里德利。

卡里在凯思内斯郡度过了那年冬天。就在这个冬天，他的妻子在冰岛去世了。

第二年夏天，卡里准备返回冰岛。斯凯吉送给他一艘货船，配备了十八个水手。他们的准备工作有点儿晚，但他们还是启

① 经过瑞士和德国。
② 经过法国。



航出海了。他们航行了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抵达了英戈尔夫角。他们的船在那里被毁，被海浪击成了碎片，但他们的命还是保住了。

当时，鹅毛大雪漫天飞扬。卡里的手下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他建议去斯维纳费德，看看弗洛西到底有多大的肚量。于是，他们冒着暴风雪，步行来到了斯维纳费德。

弗洛西正坐在大厅里。他马上认出了卡里，就跳起身来迎接，并且吻了他，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的高座上。他请卡里就在那里过冬，卡里接受了他的邀请。

他们完全和解了。后来，弗洛西把他的侄女希尔迪贡嫁给了卡里。希尔迪贡曾经是惠塔内斯的戈狄霍斯库尔德的妻子。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住在布雷扎。

人们传说，弗洛西是这样死的：他上了年纪之后，到国外去弄盖房子的木材，在挪威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夏天，他的船准备得晚了。人们对他说，那艘船的情况不适合航行。但弗洛西说，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来说，这已经够好的了。于是，他上了船，扬帆出了海。此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那艘船的消息。

卡里和海尔嘉·尼雅尔斯多蒂尔所生的孩子是：索尔盖尔德、拉根海德、瓦尔加尔德和索尔德；索尔德在伯格索斯沃尔被烧死了。希尔迪贡和卡里生的孩子是：斯塔卡德、索尔德和弗洛西。弗洛西的儿子名叫考尔贝恩，是他们这一支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

至此，火烧尼雅尔的传奇就结束了。

ICELANDIC CULTURE SERIES
冰岛文化丛书

